
中国古典小说选刊
洪秀全演义
黄小配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洪秀全演义

黄小配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目　录



第　一　回

花县城豪杰诞生　小山头英雄聚首

诗曰：

金田崛起奋同仇，叹息英雄志未酬；
又见腥膻渺无际，秦淮呜咽水空流。

哀哀同种血痕鲜，人自功成国可怜；
莫向金陵闲眺望，旧时明月冷如烟。

这两首七绝，是近时一个志士名叫志攘的所作。为慨太平天国十四年基业，成而复败，得而复丧，凭今吊古，不胜故国之悲。玩其词气，大有归罪曾、左的意思。其实兴亡成败，大半都是自己造出来的。假使定都金陵而后，君臣一德，上下一心；杨、韦不乱，达开不走；外和欧、美，内掠幽、燕，就有一百个曾国藩、左宗棠，有什么用呢？不然，洪王初起时光，信用未孚，军械不足，三五千的保良军，怎么倒能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把清国人马，杀得一败如灰？到后来地大人众，粮足兵精，倒反覆亡了呢？所以在下断定太平天国的亡，不干曾、左，都是太平天国自己亡掉的。看官不信，且听在下道来：

话说中国自大明崇祯十七年，被满清并掉之后，汉族人民，时时图谋恢复：象云南的吴三桂，武昌的夏逢龙，昆明的李天极，台湾的朱一贵，衮州的王伦，甘肃的张阿浑，四

川的王三槐，河南的李文成，永州的赵金龙等，众多豪杰，差不多没一年不乱。无奈人心思汉，天命祚清，西起东灭，终没有成过一回事。直到清宣宗道光末年，佞幸专权，朝多失政，水深火热，百姓苦不堪言，英雄造时势，时势造英雄，广西地方，才崛起一位非常大豪杰，做出一番动地惊天大事来。此人姓洪，名秀全，广东花县人氏。自幼抱负不凡，尝与同县人骆秉章，月夜池塘洗澡，秀全信口占道：

夜浴鱼池，摇动满天星斗；

非常之志，溢于言表。骆秉章应声对道：

早登麟阁，挽回三代乾坤。

秀全道："乾坤已非三代，麟阁早属他人，登也不必，挽也多事。"秉章笑他为狂人。秀全也不睬。及长，专好结交豪杰，时人都非笑之。只有同县人冯逵，字云山的，深相赞许，称秀全非池中之物！道光二十九年，两广地方，贼盗蜂起，如罗大纲、大鲤鱼、陈金刚等，都拥有三五千人马，打村劫舍，横行无忌。官场怕耽干系，索性隐起不奏。秀全慨然道："贼盗横行，清朝的能力，已经瞧的见，投袂奋起，正在此时！"不防背后有人道："秀全哥如此抱负，何不索性起来做一番事业！"秀全回头，见来的不是别个，正是生平第一知己冯云山，不觉大喜。遂邀云山坐下道："逆胡肆毒，神州陆沉，黄帝子孙，谁不愿报仇雪恨？这会子两粤豪杰，风起云涌，正是天亡逆胡之时。使我洪秀全有尺寸之凭藉，建义桂林，声罪北平，则三齐抗手之雄，燕、赵悲歌之士，安知不闻风响应！"云山道："哥哥既然知道，何不就动手呢？"洪秀全道："云山又来了！光复这一件事，非同小可，岂是赤手空拳，能够做得的。至少总要有三五千人马，才能够动得手。"云山道：

“从来说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！只要有了豪杰帮助，三五千人马，何难一呼而集？”洪秀全道：“豪杰之士，我是很欢迎的！怎奈眼前没有，我也没法。”云山道：“独怕哥哥不诚心。要是诚心求贤，眼睛前就有一个大豪杰。”洪秀全道：“豪杰在那里？姓甚名谁？”云山道：“就在本城花县衙门里。”洪秀全笑道：“兄弟讲玩话了！官场中那里有豪杰？”云山道：“此人并不是官，是一个幕友。姓钱，名江，浙江人氏。胸罗战史，腹有奇谋，端的经天纬地。此番来粤，也是为物色真人，同谋光复。哥哥如果要见，我就去请他来。”洪秀全道：“你与他几时认识的？”云山道：“认识得没有几多天。”洪秀全道：“衙门中人怕有点儿靠不住。”云山道：“我冯逵总不会给当你上。”洪秀全道：“不是这么讲。人情鬼蜮，世路崎岖，怕你也被人家套在圈中。”冯云山道：“哥哥，你没有见过他，所以这么说。一见之后，你也相信了！”洪秀全道：“既是这么说，就烦兄弟请他来谈谈。要真是志同道合，就是中国人民的福气了。”云山道：“不瞒哥哥说，我已与他约好了呢。”当夜无话。次日，冯云山黑早起身，略点了点子饥，就出村迎接钱江去了！

却说这钱江，表字东平，本贯浙江归安人氏。少失怙恃，依叔父钱闳作生活。五岁上学，聪颖非常；九岁下笔成文。叔父常说道：“此是吾家千里驹，他日定能光宗耀祖！”钱江急应道：“大丈夫作事，成则流芳百世，败则遗臭万年。岂单靠光宗耀祖乎！”众人莫不称奇。既长，诸子百家，六韬三略，兼及兵刑、钱谷、天文、地理诸书，无所不读。时扬州魏平，任归安令，闻江名，以书召之。江大笑道：“江岂为鼠辈作牛马耶？”遂以书绝之。

道光二十九年，两广一带，贼盗四起：罗大纲、大鲤鱼、

陈金刚等，纷纷起事。小则打劫村舍；大则割据城池。官僚畏罪，不敢奏报。钱江看到这机会，便道："今天下大势，趋于东南，珠江流域，必有兴者，此吾脱颖时矣！"时钱闳已经弃世，钱江遂舍家游粤，寓于旅邸。可巧故人张尚举署花县知县。闻江至，大喜道："东平不世才，本官当以礼聘他，何愁县里不治！"说罢，便挥函聘江。江暗忖花县区区百里，怎能够施展？只是凭这一处栖身，徐徐访求豪杰，也是不错。想了一会，便回书应允。花县离省治不远，一半天就到了。投谒张令，张令降阶相迎，执手道："故人枉顾，敝县增光不少！惜足下不是百里才，还恐枳棘丛中，不能栖凤凰！只好暂时有屈，徐待事机罢了。"江听罢答道："小可有甚大志，蒙故人这般过誉！但既不弃，愿竭微劳。"张令大喜，钱江遂留县署中。一应公事，张令都听他决断，真是案无留牍，狱无冤刑，民心大悦。

钱江每日闲暇，或研习兵书，或玩游山水，已非一日。那日游至附近一个小山上，独行无伴，小憩林下，忽见一书生迎面而来，头上束著儒巾，身穿一件机白麻布长衣，下穿一条元青亮纱套裤子，脚登一对薄皮底布面鞋，年约三十来岁。眉清目秀，仪容俊美。见了钱江，便揖说道："看先生不象本处人氏，独步在这里，观看山景，可不是堪舆大家，讲青鸟、寻龙穴的么？"钱江道："某志不在此。自古道地灵人自杰，讲什么真龙正穴。足下佳人，奈何也作一般迷信呢？"那人急谢道："小弟见不及此。才闻高论，大歉于心！请问贵姓尊名，那里人氏？"钱江答道："某姓钱，名江，号东平，浙江人也。"那人又问道："可是县里张老爷的幕府么？"钱江道是。那人纳头便拜。欢喜说道："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。

仰慕已久，幸会幸会！”钱江即回礼道：“小可钱江，蒙老兄如此敬爱，请问先生上姓尊名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小弟姓冯，单名一个逵字，别号云山，向在山中念书。久慕先生不求仕进，却来敝县管理刑名，真是敝邑人民之幸！可惜无门拜谒，今日相遇，良非偶然。请假一席地，少谈衷曲，开弟愚昧，实为万幸！”钱江听罢，暗忖这人器宇非凡，谈吐风雅，倒把人民两字，记在心中，料不是等闲之辈！正要好乘机打动他。便答道：“不虞之誉，君子羞之，老兄休得过奖！倘不嫌鄙陋，就此席地谈心如何？”冯逵大喜，两人对面儿坐了。钱江探着问道：“方今天下多故，正豪杰出头的时候，老兄高才，为甚不寻个机会出身？”冯逵答道：“现在的主子又不是我们汉族人！大丈夫昂昂七尺，怎忍赧颜称臣？故隐居于此，愿先生有以教之！”钱江道：“足下志量，令人钦佩！只是鞑靼盘踞中原，二百年矣！君臣既有定分，何能再把他当仇仇看待！”冯逵听到这话，不觉怒道：“种族之界不辨，非丈夫也！某以先生为汉子，直言相告，怎倒说出这无耻的话来？”言罢，拂袖便去。钱江仰面哈哈大笑！冯逵回首道：“先生笑怎的？”钱江道：“不笑足下，还笑谁？”冯逵道：“某有何可笑？任先生是县里幕府，拿某作个不道的人，刑场丧首，牢狱沉冤，某也不怕。”钱江越发笑道：“试问足下有几颗头颅，能够死几次？纵有此志，倒不宜轻易说此话。弟若忘国事仇，今日也不到此地了。方才片言相试，何便愤怒起来呢？”冯逵急谢道：“原来先生倒是同情，不过以言相试。某一时愚昧，冒犯钧威，望乞恕罪！”钱江听了，便再请冯逵坐下。随说道：“足下志气则有馀，还欠些学养。俗语说得好：逢人只说三分话，路上须防人不仁。足下方才这话，幸撞着小弟，若遇着别人，是大不

了的。须知此事非同小可，成则定国安民，败则灭门绝户。事机不密，徒害其身。死也不打紧，只恐人心从此害怕，那鞑靼盘踞中原，又不知更加几百年了?”冯逵道:“先生之言甚善！奈某见非我族类，却来踞我河山，不免心胆俱裂。窃不量力，欲为祖国图个光复。只救国有心，济时无术，若得先生指示前途，愿随左右，以供驱策。但恐鞑靼根深蒂固，不易摇动耳！余外并无他虑，不知先生以为何如?”钱江答道:“足下休惊，胡虏气数将尽矣!”冯逵大喜问道:“先生何以见之?”钱江听罢，便不慌不忙的说出来。管教：

席地谈心，定下惊天事业；

深山访主，遭逢命世英雄。

要知钱江说出什么话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会深山群英结大义　游督幕智士释豪商

话说当时钱江说出胡虏气数将尽，冯逵不胜之喜，便问钱江怎的见得？钱江答道："自古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方今满帝无道，信任嬖臣，烟尘四起，活似个亡国样子。且近年黄河决溃，长安城无故自崩，水旱瘟疫，遍于各地，皆不祥之兆。谋复祖国，此其时矣！两年前浙江童谣说道：'三十万兵动八方，天呼地号没处藏；安排白马接红羊，十二英雄势莫当'。据童谣看来，上句三十万兵动八方，明年正是道光三十年，这时定然刀兵大起的了；第二句得见这次兵戈声势，非同小可；末二句便是有英雄崛起的意思了！某前者夜观天象，见南方旺气正盛，将星聚于桂林，他日广西一带，豪杰不少。足下既有这等大志，自今以后，物色英雄，密图大事，若徒把这一般话，挂在口头，虽日日愤激，怎能济事？某此番不远千里，来到贵省，正为此意。若不是这样，彼区区县令幕府，怎能笼络鄙人呢？"冯逵听那一席话，便道："先生天人，令冯某佩服不置！自今以后，愿不时教诲为幸！"钱江道："不是小弟自夸，若有机会成就这一件事，不过如探囊取物！不知足下在广东，也曾得有同志么？"冯逵道："同志中人本不易得。所见有洪秀全者，真英雄也！此人就是本县人氏，生有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。且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。少年曾进洪门秀士，因不屑仕进，只在家

中读书，今年已三十，正和小弟同砚念书。若得此人共事，不愁大事不成！改日便当和他拜谒先生，共谈心曲，你道如何？”钱江道：“小弟幕里谈话不便，不必客气，不劳足下来见。就请以明天午刻为期，足下到这地少候，同往谒见洪先生罢了！”冯逵喜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看看夕阳西下，二人便说“我们散罢！”各自握手而别。

且说钱江回至幕里，暗忖冯逵这人，到有一副热心。惜乎性情太急，若不加以陶养，将来或误大事。但所谈洪秀全，不知是怎样的人？待明天会他一会，再作计较；果有机会，自然不好错过。想了一会，便把公事理过，胡乱睡了一夜，巴不得天明。一到天明起了身，梳洗已毕，用过早饭，可巧这日又没什么事干，恐误了与冯逵相约期限，便独自一人，走出县衙，依着旧路而来。到了昨天谈话处，已见一人在这里等候。钱江仔细一望，不是别个，正是冯逵。钱江喜道：“云翁如何先期早到，想劳久候了！”冯逵急迎道：“既承夙约，怎敢失信？”说罢，便携手同行。

一路所经，但见山势崇隆，树林幽雅，流泉有韵，百鸟飞鸣。钱、冯二人正在赏玩，忽林后转出一人，大喝道：“你两人干得好事！连日在山林里图谋不轨，要背反朝廷，都被我探听明白。我今便要往县里出首，看你们怎的逃去？”冯逵听说大惊，急行回视，大笑道：“孝翁休恶作剧，惊煞人也！”钱江急问那人是谁？冯逵答道：“此人就是某所说洪君的次兄，双名仁达，别号孝庵的便是。倒是同志。方才说那些话，不过相戏耳！”洪仁达便向钱江声诺，展问姓字。钱江回过。洪仁达就在林下剪拂过了。仁达道：“昨天云翁对某的兄弟说及先生大名，不胜仰望！巴不得急到县里拜谒先生。今天倒蒙枉

驾，很过意不去！”钱江道：“君家兄弟如此热心，某真相见恨晚也！”冯逵和洪仁达一齐谦让。一路上又说些闲话。冯逵忽指着前面一人说道：“洪大哥亲自来接也！”钱江举头一望，但见那人生得天庭广阔，地阁丰隆，眉侵入鬓，眼似流星，长耳宽颐，丰颧高准，五尺以上身材，三十来岁年纪。头戴济南草笠，身穿一领道装长服，脚登一双蒲草鞋儿，手执一柄羽毛扇子。钱江不禁暗地里喝一声彩！约摸远离二三丈，那人就拱手道：“劳先生这行至此，折杀洪某了！”说罢纳头便拜。钱江急回过礼说道：“刀笔小吏，何劳远接？足下可不是云翁说的洪秀全哥哥么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小可正是姓洪！原名仁浯，字秀泉，后隐名于此，改名秀全。昨天听得云翁说起先生盛名，祇以贵幕里谈话不便，未敢造次进谒。今蒙枉顾，足慰生平！”钱江大喜。

四人同行，不多时，早到一个山寺。这寺虽不甚宽广，却也幽静。钱江在门外观看一会，才携手进寺。转弯抹角，正是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”真个好所在！秀全导至一密室，分宾主坐下。秀全卸去济南草笠，露出头上完发蓬蓬。钱江大惊道：“原来洪君是个道者，某真失敬了！”秀全道：“那里说？小弟不忍徇异族薙发制度，削弃父母的毛血，乔扮道装，无非免暴官污吏的捕风捉影。若中原未复，反甘心作方外人，弟所最鄙。先生休再疑虑！但恐此事非同小可，纵有热诚，没从着手，也是枉然！若得先生曲赐教诲，实为万幸！”钱江便答道：“自甲申遭变以来，屡起革命，亦足见人心未忘祖国也！吴三桂误于前而悔于后，本不足以服人心，且日暮途穷，卒以致败。自是满洲势力完固，虽吕留良、曾静、戴名世之徒，鼓吹风潮，终难下手，亦势为之耳。嘉庆间川、

湖以邪教起事，尚纵横数省，震动八方。况足下以命世之杰，具复国之诚，伸大义于天下，名正言顺，谁不望风归附？方今朝廷失道，盗贼纷起，足下因其势用之，总揽贤才，拯扶饥溺，此千载一时之机也，惟足下图之！”秀全听罢，大喜道：“先生之言，洞中机要。奈今广东人民，风气未开，沉迷不醒，若要举义，计将安出？”钱江又道：“广东滨临大海，足下舟师未备，粮械未完，非用武之地也；广西地形险阻，豪杰众多，又无粮食不敷之患，大鲤鱼、罗大纲等，虽绿林之众，然皆聚众数千，势不为弱！足下若携同志士，间道入广西，抚其众，勉以大义，旌旂所指，当如破竹！然后取长沙，下武昌，握金陵之险要，出以幽、燕，天下不难定也！”秀全避席谢道：“先生名论，顿开茅塞！但广西一路，不知何时可行？”钱江道：“且勿造次。方今中外通商之始，外教流行最盛，足下当潜身教会，就借传道为名，直入广西行动。一来可以劝导人心，二来足下起事，和外国同一宗教，可免外人干预，实为两便。成事之后，制度由我。逆取顺守，足下以为何如？”这一席话，说得洪秀全叹服不置。便请钱江齐入广西，共图大事。钱江道：“这又不能。足下先宜进身教会里，就借传道为名，直入广西，才好行动；若是不然，足下到了广西，便算个别省的人氏，稍有举动，反令人疑心，不免误却大事。足下且宽心！日前县令前赴省会，谒见总督林公，那林公还赞本县的事务办得妥当。后来县主说出某的名字，林公不胜之喜。正要请某到督衙里去。某若得这个机会，结纳三五豪商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们协助军需，如此不忧大事不成！”说罢，秀全见钱江议论纵横，确有见地，便道：“先生此论，洪某受益不少。自今以后，常常赐教可也！”

正说话间，见一人岸然直进房里。钱江见那人赤着双足，头带箬笠，手挽犁锄，气象粗豪，象个农夫模样，心里倒觉诧异，只得起迎。秀全道："先生不必拘礼！这是长兄仁发，别号道生，隐居寺里，已有数年。方才在后园种菜消遣！虽生得性情戆直，却怀着一副热诚，彼此均是同志，就请同坐谈心。但有失礼，先生幸勿见怪！"钱江道："英雄韬晦，今古一般，那有见怪之理？君家兄弟如此志气，怎不令人见爱！"洪仁发向钱江通问姓名，钱江答过。仁发道："原来昨天云山兄说的就是先生，想煞我了！今日幸会！"钱江谦让一回，各人又谈了一会话，看看天色渐晚，冯逵说道："天时晚了，先生不便回衙，就请在这里用过晚饭，再作竟夕之谈。"钱江道："不必客气！小可回衙还有公事，改日再谈罢。"说罢，便要辞退。洪家兄弟那里肯依。钱江度强不过，只得坐下。只听仁发道："一顿晚饭又没有菜，留来留去做甚么？"仁达劝他退下，才退了出去。秀全道："家兄性直，出语伤人，好过意不去。"钱江道："那等正是任事之人，休小觑他也！"冯逵随转出来，嘱咐仁发，打点晚膳，都是鸡鸭蔬菜之类，不一时端上来，仁发开了一坛酒，齐肃钱江入席。钱江本欲谦让，又恐仁发抢白，只得坐了客位。各人一齐坐下。秀全道："今日此会，良非偶然！某当与诸君痛饮一醉。"说罢，举杯相劝。仁发见各人劝来劝去，忍耐不得，一头饮一头吃，各人见他素性如此，且不理他。

饮了一会，又谈些心曲，正说得入港，仁发见酒尚未完，肴已将尽，便再到厨里，又宰了一头鸡，煮得热喷喷的上来。冯逵道："我们只顾说，还是仁发兄省得事呢！"仁发道："这是饮吃的时候，谈了好半天，还要说什么？"各人听了，一齐笑

起来。直饮至三更时分。钱江道:"酒太多了，请撤席罢!"秀全自觉有七分酒意，便说一声简慢，各自离席，仁发却将杯盘端下去。几人再谈一会，已是二更天气了。秀全道:"某有一言，不知先生愿闻否?"钱江道:"既是知己，还怕怎的?有话只管说便是。"秀全便道:"先生明天准要回衙去!某不敢强留，致误先生公事。但恐他日再会，比不得今夕齐全，不如我们几人当天结义，共行大志，你道如何?"钱江道:"此事正合弟意，准可行之!"秀全大喜。冯逵、仁达、仁发自没有不愿。当下五人焚香表告天地，誓要戮力同心，谋复祖国;若背此盟，天诛地灭。各人祭告已毕，仁发道:"如有一个背了盟誓的，休教他撞着我手里!"说罢连钱江都忍笑不住。几人便重复坐下来，再谈了一个更次而罢。是夜钱江宿于寺中。

次朝一齐起来，梳洗已毕，钱江便要辞回。秀全不敢相强,恐碍了衙门公事,齐送钱江下山。到了山下,钱江道:"这里回县衙不远，不劳君等远送，就此请回罢"!秀全便珍重了几句，各人握手而别。当下钱江返至县署，才发付了公事，忽上房里转递到一函，却是林总督的聘书。那林总督本是福建人氏，双名则徐，别号少穆，是个翰林出身，这时正任两广总督。虽识不得民族大义，却有一片爱民之心，到是清国当时少有的人物了!钱江把来书看罢，觉书中有一种求贤若渴的语气，暗忖这机会倒不容易:大则打动林公,图个自立;小则结识豪商巨贾，接济军需，还胜过在这荒僻小县。想罢，便携着林公这一封书，入谒县令张尚举，具道要往督幕的意思。张尚举道:"先生非百里才，本县怎敢屈留先生，先生请自便。若有要事，还请赐函惠我，便是万幸了!"钱江谦让过，便辞了出来，一面报知洪秀全，一面打叠行程，别了张

尚举，望省城进发。

才半天，早到了省城，寻着督衙，把名刺投将进去，林则徐不胜之喜，立即迎接入内。林则徐道："先生不弃，辱临敝署，不特本部堂之幸，实两广人民之幸也！"钱江道："小可钱江，有什么才力，偏劳大人错爱。但得侍教左右，敢不尽心竭力以图报！"林则徐听罢，喜个不住。又谈些时务，见钱江不假思索，口若悬河，十分叹服。侍役倒上两盅茶，二人茶罢，则徐便令侍役送钱江到书房里去。看官记着，自此钱江便在总督衙里办事了！

且说此时海禁初开，洋货运进内地，日多一日，以洋务起家的很是不少。就中单说一家字号，名唤怡和。这"怡和行"三个字，妇孺通知，算得岭南天字第一家的字号！那行里东主，姓伍，别号紫垣，生得机警不过，本是个市廛班首。所有外商运来的货物，大半由他怡和居奇。且外商初到，识不得内地情形，一切价目，皆由该商订定。因此年年获利，积富至一千万有余！内中货物以鸦片为大宗，都是通商条约里载得很明白的。怎奈林则徐虽知得爱民，还不懂得通商则例，以为鸦片是害人东西，便把那鸦片当作仇人一般，把洋商恨得要不的。追本求源，于是想严查鸦片，禁止入口。将发售鸦片的大行店尽行法办，那怕华商不畏惧？好歹没人代售鸦片，岂不是不禁自绝，还胜过和外人交涉？想罢，就先把个怡和行东主伍商查办起来了！可巧那案情落在钱江手里。钱江暗忖道："林公意思，定要把伍商重办。但按通商条约，本来办不得伍商。这个商千万家财，若由钱某手里出脱了这一个人，他便感恩无地，那时要与他同谋大事，那有不从？"想了一想，早定了个主意，故意把案情延缓了数天。

这时伍商的家人正在日日奔走官衙。走衙门拍马屁的，又纷纷到怡和行里寻着管事的人，你也说有什么门路，我也说有什么门路，还有一班就把钱江的名字说将出来。试想钱江是个总督特地聘用的人员，那个不信他好情面？那伍商的家人，自然要上天钻地，找个门径来交结钱江。

那一夜初更时分，钱江还靠在案上观书，忽见一人排扉而入，乃是花县张令幕里同事的朱少农。背后随着一人，年近五旬，面貌却不认得，钱江急忙起迎让坐。朱少农指着那人说道："此敝友是富商伍紫垣的管家潘亮臣也！伍氏为鸦片案情，见恶于大府，非先生不能援手。所以讬弟作介绍，投谒先生。"钱江道："伍君罪不至死，但恐林帅盛怒之下，无从下手耳！"潘亮臣道："先生既知敝友罪不至死，先生宁忍坐视？倘能超豁他一命，愿以黄金万两为寿！希望救他则个。"钱江怒道："某虽不才，岂为金钱作人牛马？足下乃以此傲人耶！"朱少农急谢道："愚夫不识轻重，冒犯先生。"钱江道："某平生好救人，不好杀人，待林帅怒少平，有可效力之处，当为伍君出脱，不劳悬念也！"二人大喜，便拜谢而别。管教：

英雄弄计，枉教青眼气豪商；

官吏交谗，竟被黄堂陷志士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三　回

发伊犁钱东平充军　入广西洪秀全传道

话说朱少农、潘亮臣见钱江已经应允，即拜谢而出。潘亮臣一路上想着钱江的豪气，不较金钱，更自赞叹不已！回到怡和行里，先致谢过朱少农，便把这一条门径，一头报知伍紫垣；一头安慰伍氏家人。静候好音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钱江自从朱少农、潘亮臣去后，一发定了主意，专要解脱伍紫垣。那一日因事谒见林则徐，则徐便问伍氏的案情怎的办法？钱江答道："以大人势力，杀一个商人，有甚难处？但恐条约上说不去，反动了两国干戈，倒又不好！小可为此怀疑未决。"则徐道："先生差矣！万乘之国，不为匹夫兴兵；谁为杀一商人，却要劳动干戈。就使外人兴兵到来，我岂不能抵敌耶？"钱江道："大人见的很是！但外人最重商务，只怕外人为保护商务起见，倒不能不争这一点气。再者外人近来新式战具甚多，筹防也非易事。到那时恐朝廷降一张谕旨，责大人擅开边衅，又将奈何？"则徐道："鸦片之患，害人不浅！若能保奸商除去，虽死何憾！"钱江道："如此大人之误有三。"则徐道："先生说某三误，其说安在？"钱江道："大人责任制使，却与一个商人拼死生，是犹以美玉碰顽石，且大人既死，再不能替国家出力了，国家就少一位良臣，其误一也；大人办了一个商人，却因外国责言，被朝廷降罪，落得奸商借口，使后来贩运鸦片的更无忌惮，其误二也；除了一个奸商，而鸦

片不能杜绝，恐后来督抚皆以大人作殷鉴，从此鸦片再无拟禁之人，其误三也。小可与伍商素昧生平，只碍着只等曲折，因此不避嫌疑，为大人陈之。望大人参酌而行!"这一席话，说得则徐悚然。便改容问道："先生说来，很有道理，某深佩服！但不知先生主见若何?"钱江道："擅拿不能擅放。不如以奸商图利害民，改流三千里，然后把鸦片如何害民的道理，晓谕人民，免人民受累，岂不两全其美!"林则徐听了，点头称善！当下钱江退出，把这宗案情办法，先报知朱少农。并说改杀为流，本非容易，闻伍商有老母在，可以禀请留养，不过少花费些，缴出军流费用，准可没事了。朱少农闻报，忙告知潘亮臣准备去了。

不一日，果然竟把这一件案情批出，要把伍商流三千里去。伍氏家人知是钱江安排已定，倒不慌忙，急具了状子，呈到督辕里，依照钱江所说，状子里称是老母在堂，乞请留养，并愿缴费赎罪！这都是律上所载，不由不准的，自然依例批发出来。顿时把一个总督盛怒，谋置死罪的商人脱得干干净净。伍商见都是钱江出的力，自然十分感激，忙备三五千两银子，酬谢朱少农。只钱江偏不要一个钱，无可图报，只得借了酒筵，潘亮臣请钱江赴宴。钱江喜道，"机会到了，我救了他一命，没有要他一个钱，他来请我，我正好乘时说他也!"想罢，随换上一身衣服，与潘亮臣同坐了两顶轿子，离了督衙，望洋行而来。

一路无话，至了怡和行内，但见伙伴奔走，客商往来，果然是一个大行店。才下了轿子，潘亮臣带钱江到楼上，伍紫垣早上前迎候，通过姓名，钱江知他就是伍紫垣。打量一番，不觉大吃一惊！看官，你道钱江怎的吃惊起来？原来他

见伍商一团媚笑，满面虚文，并且眼虽清而好横视，其心多疑，疑则生忌；准虽隆而带曲折，其性必狡，狡则为奸。这种人万万不能与他谋事，因此深自懊悔。心里虽然这么想，面子上仍虚与周旋，一时推说夜后进城不便，就要告辞，伍商那里肯依。钱江无奈，只得草草终席，托言不便久谈，要回城里去。紫垣强留不得，只得送至门外而回。

钱江依旧上了轿子，跑回衙里坐定，心上懊悔不已！又暗忖道："这会到督幕里，满望结交一二豪商，奈第一着便错了，误识了那厮。况且身为内幕，要结交外人，倒不容易，恐难再逢第二个机会，不如另设法儿才是。"过了数天，便在城里寻一个所在，租作公馆，日间在衙里办事，夜来便回公馆去。那一夜正在书房闷坐，忽门上报道，有人来拜会。说罢，递上一个片子。钱江拿过一看，却是萧朝贵三字。钱江自念，向不与此人相识，今夤夜来访，必有事故。便令门上请来相见。门上转身出去，便带了那人同进来。钱江即忙躬身迎接。但见那人相貌魁梧，举止大方，钱江暗暗称异。便让那人坐下。那人开言道："卑人萧朝贵，仰慕先生大名，不揣唐突，特来叩见！"钱江道："刀笔小吏，却蒙老兄枉顾，惭愧万分！不知老兄那里人氏？深夜到此，必有见教！"萧朝贵道："小弟广西武宣人氏，侨居桂平。现任广州刘浔是小弟舍亲。弟到广东两月有余，闻先生大名，如雷灌耳！若蒙不弃，愿托门下，先生肯赐教诲否？"钱江答道："小弟有何本领，敢为人师？既蒙相爱，朋友可也！但不识老兄此来，究有怎么意见？"萧朝贵道："弟不过物色英雄耳！"钱江道："物色英雄，究是何意？"萧朝贵便笑而不言。钱江又以言挑说道："贵亲现任广州，图个进身，自是不难。可为老兄致贺！"萧朝贵道："古人

有言：‘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’若辈甘为奴隶，非弟同志，先生此言，轻弟甚矣！”钱江听罢，即忙改容谢过。萧朝贵又道：“先生日前解释伍商，究竟什么用意？小弟实在不明。”钱江道：“这是按律办去，并非特地解释伍商，老兄何出此言？”萧朝贵道：“初识不谈心腹事，先生此言，弟实不怪！但这般重大案情，先生并没收受金钱，数日间便行了结，若无别的用意，弟终不信。”钱江听到这话，不觉拍案惊道：“老兄料事如神，某愧不及！若是早遇老兄，必无此失。”萧朝贵道：“弟才万不及先生，只是旁观者清耳！弟正为此事，要来叩见，愿先生以心腹相告，幸勿怀疑！”钱江听了，见萧朝贵十分诚实，便把来游广西与释放伍商用意，一一说明。萧朝贵道：“弟观先生行事，已料得七分，只弟亦久怀此意。倘有机会，愿效微劳，祸福死生，誓不计也！”钱江大喜。萧朝贵便移坐向钱江附耳道：“弟更有心腹之言相告，只恐交浅言深，先生不信耳！”钱江道：“既为同志，有话但说何妨。”萧朝贵道：“先生在此，不宜久居，速行为是！”钱江便问何故？萧朝贵道：“前充督幕的李云龙与前任广府贵同乡的余溥淳，是郎舅姻亲。余溥淳借李云龙之力，得任广府。自从先生进督幕去，李云龙失了席位。那余溥淳又因府署被劫的事情，林总督将他撤任。余、李二人为先生不念同乡之情，不为援手，皆怀恨于心。李云龙对弟说道：‘他在浙江时光，县令魏平曾以书相召，他非但不就，反出不逊之言，早知此人不是安分之辈！现在盘踞督幕，叫他总要落在我手里。’先生不可不防！”钱江道：“某都省得。自恨少年时光头角太露，致小人疑忌，怎好不防？但某此来，所谋未就，如何便去？纵使暗箭难防，某自有临机脱身之计。惟某所谋起事地方，正在广西。老兄何

不早回贵省，数日后弟当挥函荐人来投老兄，自有主意。但事关紧要，切宜慎密才好。”萧朝贵道：“既如此，弟当便回，那有泄漏的道理？先生请自准备可也！”

钱江见萧朝贵一表人物，又如此心细，十分敬爱。又复谈了一会，已是三更天气。钱江恐夜深了，萧朝贵回府衙不便，遂留宿了一夜。越早起来，钱江要留饭，萧朝贵恐刘浔见疑，不敢久留。钱江不便相强，只得送出门外。甫到头门，只见一人迎面而来：却是个道装模样。钱江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洪秀全。钱江一面招接秀全，一面再挽朝贵手，请回复坐。

三人齐进里面，钱江代洪、萧二人，通过姓名。徐向朝贵说道：“某方才说荐往广西投足下者，正是此人。今日相会，实天凑其便也！”说罢，又向秀全把昨夜和朝贵相谈的事，说了一遍。秀全不胜之喜，徐说道：“弟在山中，闻得先生为鸦片案情，结识了一个绝大富商，料有好意，因此特地到来探问。”钱江道：“明公原来不知！正为此事懊悔不已。”秀全急问何故？钱江把上项事说出来。并道：“本欲与明公共图大事，耐这些些小事，犹自失误，何以见人？”秀全道：“昔管仲前则所行辄阻，后则有谋皆中，时为之耳。先生何便灰心？”钱江答道：“明公此言，足使钱某发奋！但日前议入广西一事，明公还有疑心否？”秀全道：“所虑者粮械不敷，人才不足耳！余外更无他疑。”钱江道：“罗大纲血性过人，可以因势利用，何患粮械不敷？起事后因粮于敌，随机应变，钱某自有法子，何消多虑！若人才一事，勉以大义，结以恩情，何患不来？且萧兄久在广西，交游甚广，此事都在萧兄身上了！”萧朝贵插口道：“时势造人，人造时势。敝省举人石达开者，真英雄

也。弟当为明公罗致之。”秀全大喜，便问入广西之计。钱江道：“日前说借名外教一事，明公何便忘之？”秀全正欲答言，见萧朝贵先说道：“此事更妙！弟有故人郭士立，现为天主教士，向在香港，现正来至羊城。今天便同明公往谒如何？”秀全道：“此是天助我也！事不宜缓，就请同行。”钱江便令速进早饭。三人草草用过，洪秀全和萧朝贵，便辞了钱江，一齐望城而来。

萧朝贵因此事着急，竟把回见刘浔的心事撇开。二人一路上说些闲话，不觉到了城外，寻着郭士立所住礼拜堂。向守门的动问一声，知郭教士在堂里。二人径进内面，郭教士慌忙迎接，又向秀全通过姓名，分宾主坐下。寒暄了几句，萧朝贵具道仰慕已久，要服从贵教，乞求洗礼的话。原来大凡服从外教的人，必由教士洗礼。当下郭士立答道：“洗礼倒还容易，必要那人听个道理，由教士念过人品何如，方能进得教来！”秀全是初来教堂，不晓得其中情节。郭士立便把这情节，对朝贵说个透亮。朝贵低头一想，道：“秀全兄是本处人氏，无论何时洗礼都不打紧。只是小弟乃广西人氏，目下正要回乡，又不知何时再遇老兄了，统求老兄设法方便。”郭士立听罢，暗忖他两人是读书人，却要来奉道，实在难得！且凭他到广西去传道也是不错。想罢，只得从权允了。洪、萧二人大喜。果然到了十天八天，郭士立与那洪、萧两人洗礼。两人在教堂已非一日，可巧郭士立又因要事，须回香港，便着洪、萧两人入广西传道。立刻给了文凭，交洪、萧两人领了，各自分别而去。这里不表郭士立回港。

且说洪、萧两人领了文凭，先回城内，寻着钱江，把前项事情说了一遍，钱江不胜之喜。再留在公馆里住了两天，

嘱咐些机密事情，便请洪秀全同萧朝贵，先回花县等候。自己却待要辞了督衙幕府席位，才好动身。秀全不敢久留，即着萧朝贵复过刘浔，假说回乡，二人便同到花县去了。

这里钱江打发停当，忙回衙里办事。不提防数日间，那鸦片案情发作，不知何人唆弄，朝廷把一张谕旨降将下来，将林则徐撤任，立要他回京问话，却把一个徐广缙升了总督。那林则徐在任凭着钱江，却是案无留牍的，自然没有甚么首尾未完的事件，早已交卸停妥，立回京去。只这徐广缙做了总督，本是个务虚名没器量的人。钱江暗忖：这个时候，正好辞退幕府席位。不料辞了几次，徐广缙竟执意不从，钱江摸不着头脑。一日忽听到广缙复聘李云龙到幕里。仔细探得广缙和前任广府余溥淳有师生情分，因此抬举李云龙。过不多几时，果然寻一点事儿，将刘浔革了，便把余溥淳复署广府。余溥淳、李云龙与钱江是个对头，钱江知机，就打点走路。不想小人眼明手快，李云龙竟把钱江私纵伍商，图谋不轨的事情，详了一禀，在督衙发作起来。徐广缙又因林则徐在任时，万事由钱江主持，夺了自己权势。正好乘这个机会，泄却心头之恨，竟把钱江拿押起来，交广府衙门审讯。钱江这时已料着是余溥淳、李云龙两人瞒禀徐总督，要图陷害。连讯了几堂，还亏口供尚好，且所控各事，又没什么凭据，以故仍押羁中。

这时禁押钱江的事，早传遍了。那一点风声传到花县，飞入洪秀全耳朵里，一惊非小！正要亲进省城问候，只见冯逵说道：“哥哥曾到省城多时。未知李云龙禀内牵涉哥哥没有？休便起程，不如小弟替走一遭。倘有缓急，飞报前来，哥哥便和众人随着朝贵兄弟，先入广西，免得同陷虎口。”众人大

喜。冯逵辞了秀全等，立刻望省城进发，不过半日，到了广府衙门。寻着狱卒，就想打通门径来见钱江。清国监房积弊，多由狱卒把弄，大凡探问人犯的，倒要贿通狱卒，这便唤作通门头。若没有通过门头，任是至亲人等，决不能探监犯。一面冯逵早知得这个缘故，正待向狱卒关说，那里知道这狱卒倒是个好人。此人姓陈名开，生平单好结交豪杰。当时见了钱江，问他是被控犯着谋乱的人。便忖道："此人有这般思想，料有过人的本领。"因此反要巴结钱江起来。每日酒肴供奉，所以钱江没些受苦。那一日陈开见冯逵到来探问，不待打通门头，早带他至钱江面前相见。钱江见了冯逵大惊道："云翁来此做甚？若是泄漏风声，株连起来，各兄弟都有不妥。就此回去，速进广西为是！"冯逵道："为先生案情，放心不下，特替哥哥来走一遭。先生自料这案如何？"钱江道："弟一人虽居虎口，安如泰山。这案本没凭据，料不能杀弟。且徐广缙那厮，内怀刻毒，而外好声名，必不杀我，众兄弟放心可也！"冯逵道："我们若到广西，先生无人照料，不如求托伍商，设法贿免。想伍氏受过先生大恩，那有不从？"钱江笑道："某今时被困监牢，那人不知？他还没有到来问候，岂是感德图报的人。云翁休作梦话！"冯逵正欲再言，只见陈开慌忙进来说道："不好了！幕里传出消息，先生这段案情，要充发伊犁去了。"冯逵一听，唬得面如土色。忽见钱江呵呵大笑。冯逵便问："先生闻得充军，如何反笑起来？"钱江道："不消多问，后来便知，某自有脱身之计。云翁不宜久留，就此请回花县，速入广西，迟则误事。休在此作儿女态也！"冯逵听罢，便不敢久留。管教：

充发边隅，豪杰叹风尘跋涉；

潜来西省，英雄奋雷雨经纶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四 回

闹教堂巧遇胡以晃　论嘉禾计赚杨秀清

话说钱江听得要充发伊犁，便哈哈大笑。冯逵、陈开都不解其意。钱江笑道："二位不用疑虑，我自有脱身之计。"立催冯逵等速去广西。冯逵便不敢再留，只心里还疑惑不定。觑着陈开离了几步，再向钱江问脱身的原故。钱江附耳道："某若充发伊犁，必然路经韶州，那里便是某脱身之处。不消多说。公等入广西，当依前说，利用罗大纲。得了这一支人马，事如顺手，便当进向湖南，钱某当与君等在湖南相会。"冯逵道："某所疑者：罗大纲这支人马，恐难夺得广西全省。"钱江道："招贤纳士，附者云来，何必多虑！某视官军，直如儿戏。清将中只有提台向荣，勇于战斗，只宜智取，不宜力敌。凡事不宜躁急，切切记着！"冯逵听罢，不敢多言，便辞了钱江，又向陈开致谢一番，离了监房，忙回花县去了。陈开和钱江谈了一会，果过了两天，徐广缙批发下来，把钱江定了罪案，充发伊犁。那时正是正月初旬，恰值清太后万寿花衣期内，便把钱江充发的事，暂缓起程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冯逵自回到花县，把上项事情对众人说知。众人还恐钱江有失，怀疑不定。只有洪秀全说道："钱先生料事如神，休要误他玄机。我们起程为是。"众人那敢不依。众人中只洪仁发有家眷，不便携带，留在本村。秀全有一个胞妹，唤做洪宣娇。这宣娇虽是女流，很有丈夫志气。常说道，"国

家多事，我们做女子的怎好光在粉黛丛中讨生活，总要图个声名，流传后世，方不负人生大志。”自幼不缠足，不事女红，练得一副好枪棒。饶有胆略，活是一个女英雄。这会听得诸兄要入广西，就要跟随同去。于是洪秀全、洪仁发、洪仁达、冯云山、萧朝贵、洪宣娇男女六人，打叠细软，离了花县，望广西进发。不数日间，已抵梧州。

这梧州原是广西第一重门户，当时商务还不甚繁盛。洪秀全等到了这里，便找着一家店房歇下。仁发道：“钱先生要我们到广西，说自有机会，今这里便是广西了。机会却在那里？如果是骗我们，叫他休撞着我！”萧朝贵忍笑不住。云山急道：“仁发兄休高声，如泄漏，怎生是好？恐被官府知道。”仁发才不敢多言。秀全向朝贵道：“我们仓卒到此，还未商定行止，以老兄高见，究往何地为先？”朝贵道：“桂平地方殷富，豪杰众多。且弟久住该处，声气灵通，不如往桂平为是。”秀全点头称善。一夜无话，越日支发了店钱，携了行李，便往桂平进发。心中有事，路上风景也无心玩赏。

这日行到了桂平，果然好一座城池。但见熙来攘往，虽不及广州繁盛，在广西地方，究竟也可以了。萧朝贵带众人到自己家里去，不料双门紧闭。速唤几声，总没人答应。邻舍人家出来观看，朝贵打躬动问，才知道家眷已回武宣县去。朝贵本贯武宣人氏，因他的父亲经商桂平，就在桂平居住。父亲萧伟成殁后，朝贵东游数月。他的浑家见家中没个男子主持，这时盗贼又多，便飞函报知朝贵，竟迁回武宣县去。不料那浑家寄书往广东时，朝贵已起程西返，因此两不相遇。朝贵到了这个时候，正没有主意，只见冯云山说道：“今朝贵兄家眷不在此间，幸秀全哥哥尚有传教文凭，不

如我们就找一个教堂住下，较为妥当。”秀全道：“此计甚妙！”六人便一齐举步转过县署前街，寻一间礼拜堂，谒见教士，具道传教的来意。那教士念过文凭，不胜之喜。看官你道那教士是谁？就是姓秦唤日纲，别号鉴石的。当下把各人招进里面，又把行李安置停当，谈了一会。秀全见秦教士虽没甚聪明智慧，却是个志诚的人，倒觉可靠。一发安心住下。秦教士却把教堂事务，暂托洪秀全看管，自己却好回家一转。秀全自然不敢推辞。交代过后，这一所礼拜堂，就由秀全看管起来。

那一日正值礼拜，是个西人安息的日子，教会中人无论男女，都到礼拜堂唱诗听讲。秀全就乘这个时候演说道理，打动人心。无奈当时风气未开，广西内地，更自闭塞。礼拜堂中，除了教会中人而外，仅有无赖子弟，裸衣跣足，借名听讲的，因此堂内十分拥挤。当下秀全登堂传道。坛上听讲的，见秀全是个新来教士，又生得一表人才，莫不静耳听他议论。只洪秀全与秦日纲不同：日纲不过演说上帝的道理，洪秀全则志不在此。草草说几句，崇拜上帝的日后超登天堂；不崇拜上帝的生前要受虎咬蛇伤，死后要落酆都地狱，就从国家大事上说道：“凡属平等人民，皆黄帝子孙，都是同胞兄弟姊妹，那里好受他人虐待！叵耐满洲盘踞中国，把我弟兄姊妹，十分虐待。我同胞还不知耻，既失人民资格，又负上帝栽培。”说罢不觉大哭起来！

那些听讲的人，有说这教士是疯狂的；或有些明白事理的人，倒说教士很有大志。只有那班失去了心肝的书腐，不免骂道：“这教士专讲邪说，要劝人作乱，如何使得？”以故一时间，把教堂喧闹起来！那些教会里的人见如此情景，都一溜烟的散去。秀全正待下来，只见洪仁发从里面飞出，方欲一

拳一脚，把众无赖打翻。还亏冯逵赶出来劝阻，秀全即拉仁发转进内里，无奈人声闹做一团，冯逵劝解不得。秀全恐酿出事来，一面拦住洪仁发；宣娇是个女流，更不敢出。萧朝贵和洪仁达急跑出来帮着冯云山劝解。无奈那些无赖子弟一发喧闹起来，声势汹汹，有说要拿那教士来殴打的；有说要把那教堂折毁的。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渐渐便有人把堂内什物抛掷出去。正在仓皇之际，只见一人拨开众人，直登坛上，对着众人喝一声道："你们休得无礼！这里是个教堂地方，不过劝人为善。便是官府闻知，也要点兵保护。林则徐烧了鸦片，还要动起干戈，若是打死教士，只还了得！你们听我说，好好散去；若是不然，我便不依。"这几句话说完，众人一齐住手，没点声都抱头鼠窜的散去了。

冯云山急视那人，见头戴乌缎子马蹄似的顶子帽，身穿线绉面的长棉袍，腰束玄青绉带，外面罩着一件玄青荷兰缎马褂，生得身躯雄伟，气象魁梧，便拱手谢了一声，请那人谈话。那人下了坛，把萧朝贵肩上拍一下道："萧兄认不得小弟么？"朝贵仔细一望，方才省得，不觉喜道："原来是胡先生，某真失照了！"便要迎入内地坐定。原来那人姓胡，名以晃，花洲山人村人氏，本是个有名望的缙绅。向与朝贵的父安萧伟成有交，现做保良攻匪会的领袖。家内很有资财，只因膝下没有儿子，把家财看得不甚郑重。生平最好施济，凡倡善堂，设义学，赠棺舍药，无所不为。人人都敬服他，莫不唤他作义士，所以说这几句话，便把众人解散了。当下同至里面，秀全慌忙让坐，通过姓名，胡以晃便向朝贵说："仁兄许久不见，却在这里相会。"朝贵道："这话说来也长。自从先父殁后，往游广东，数日前方与洪君回来。只望在此传

道，谁想遇着这班无赖，到堂搅扰，若不是老兄到来，不知闹到怎的了？”以晃道：“这都小事。只小弟听得洪君议论，早知来意。但要图谋大事，便当及早运筹，若专靠打动人心，还恐不及了，且这里也难久居。那班泼皮，虽一时解散，难保日后不来，列位还要早早打算为是。”秀全道：“老兄之言甚善。但弟等初到贵县，朝贵兄家眷不在此间，到那里藏身去呢？”以晃道：“敝乡离此不远。不如离了桂平，先到敝乡，小弟门户虽不甚宽广，倒还可以屈驾，未知列位意见如何？”秀全道：“才劳相救，又来打搅，怎得过意？”以晃道：“既是同志，自是一家人，明公休要客气。”秀全听了大喜。立刻挥了一函，着守门的转致秦日纲，便收拾细软，用过了晚饭，乘夜随着胡以晃同往山人村而来。

那村内约有数百人家，多半务农为业。秀全看看胡以晃这一所宅子：头门一度屏门，靠着一个厢房，屏门后一间倒厅；过了台阶，却是一间正厅。台阶两廊，便是厢厅；正厅背后便是住眷所在。从耳廊转过，却有一座小园，园场内几间房子，颇为幽静。胡以晃便带众人到这里，早有婢仆等倒茶打水伺候。茶罢，秀全道：“府上端的好地方，好所在！乡间上却少见得，只小弟们到来打扰，实在过意不去。”以晃道：“不消明公过奖。祖父遗下家财，也是不少，只小弟连年挥霍，已去八九，只有这一所宅子，仅可屈留大驾，住在此间，断无别人知觉。尽可放心也！”秀全道：“义不长财，古人说的不错。奈弟等志在谋事，那能久留？不过三五天便当行矣。”以晃道：“明公如此着急，不知尊意究竟要往哪里去？”秀全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满意要游说一二富绅，资助军粮；余外便通罗大纲，借用这一支人马，较易举事。足下以为何如？”以晃

道:"既是如此，便权住此间。罗大纲现扎大黄江口，离此不远。不如密遣一人，直进江口，求见罗大纲，虽是绿林，倒是个劫富济贫、识得大体的。若是求富绅资助，却非容易。若辈视财如命，团团作富家儿，几见有能识得大义？只敝亲杨秀清，别号静山，乃桂平平隘山人氏，广有家财，附近乡村的田亩，都是他的产业。无奈这人不识世故，还恐说他不动。只他有一种癖性，专好人谀颂。但怕阿谀奉承，明公恐不屑作这样行动。"秀全道:"委曲以谋大事，那有行不得！愿乞一函，作弟介绍，感激不浅。"以晃道:"这又不能。因他是个守钱奴。常见小弟性好施济，便骂小弟视钱财如粪土，虽属儿女姻亲，年来已不通讯问；无论弟难介绍，就是明公到他府上，也不好说出弟的名字。若是不然，终恐误却大事。"朝贵说道:"俗语无针不引线，这却如何去得？"秀全道："没打紧，弟当亲往，随机应变。只今就烦云山兄弟往江口一行，好说罗大纲起事；朝贵兄弟权回武宣走一遭：一来省问家事，二来物色英雄，限二十天为期，齐回这里相会可也。"云山、朝贵都一齐应允。只见仁发焦躁道:"各人都去了，偏我是无用之人，要留在这里，我却不愿。"秀全道:"大兄不须焦躁。我们打点停妥，回时准合用着大兄。"仁达又劝了一会，仁发方才不语。从此仁发、仁达、宣娇仍留在胡以晃家内；秀全、云山、朝贵三人，别了以晃，各自起程。

按下云山、朝贵。且说洪秀全别了胡以晃，仍望桂平而来，将到平隘山地面，这里正是杨秀清村庄所在。秀全正想寻个法儿来见杨秀清，庶不致唐突，猛然见一带田禾，有四穗的，有合颖的，都十分丰熟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便在田堤上贪看一会。那些农夫见秀全道装打扮，把田禾看个不

住，倒很奇异！便向秀全问道："看道长不是此处人氏，把田禾看了多时，究是何意？"秀全故作惊讶道："某见这田，生得一禾四穗，正是吉祥之兆，应在主人。不知那田是何人产业？其福不浅。"那农夫道："这里一带，都是本村杨绅秀清管业。"秀全便纵眼一望：何止十数顷。一发求农夫引路，四围看了一遍，都是丰熟得了不得，且行且赞，不觉西山日落，天色昏了，秀全假作惊道："某此地无亲眷，正要赶回城里去，奈贪看田禾，天色已晚，如何是好？"那农夫还未曾答言，秀全又道："可否在老伯处借宿一宵？明天纳还房租，万望方便！"那农夫道："老拙三椽之屋，焉能容得大驾。且先到敝乡，再行打算便了。"秀全便随那农夫到村里来。那些乡人见农夫引了一个道士回村，都纷纷来问缘故，才知道是贪看田禾，误了回城的时候。这时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风声早惊动了杨秀清。

当下秀清听了，便召那农夫到家问个详细，农夫把秀全论的一一说来。秀清暗里欢喜。即着人命道士到府上谈话。秀全暗忖道："今番正中吾计了！"便随来人望秀清府上来。将近到门，秀清早出迎接，直进厅上坐定，才通姓名。秀全以手加额道："贫道自离深山，追寻龙脉，至此已经数载；原来是大英雄，大福泽的人，就在这里。"说罢，又纳头再拜，把个杨秀清喜得手舞足蹈。立命下人奉茶、奉烟，纷纷不绝。又令厨子速备晚膳，招待秀全。略谈一会，不一时端上酒菜，秀清先肃秀全入席，自己主位相陪。秀全便道："贫道戒酒多年。今日大幸，遇着足下，生平之愿足矣。当与足下痛饮一醉！"说罢，一连饮了数杯。秀清陪着，两人都有些酒意。秀全恐秀清真个醉了，不便说话，便请撤壶。秀全草草用些饭，

是夜就宿在秀清府上，作竟夕谈心。管教：

顽廉懦立，造就豪杰出风尘；

千载一时，共作英雄兴草泽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　五　回

杨秀清初进团练局　洪秀全失陷桂平牢

话说秀全在杨秀清府上，因胡以晃早上说过，已知秀清是个最好奉承的人，因此把秀清竭力恭维。用过晚饭之后，秀清便引秀全入书房里谈话。秀清道："老兄此来，使小弟得识仙颜，良非偶然。万望老兄一发指示前途，实为万幸！"秀全听罢，暗忖秀清说这话，正好乘机打动他了。又假说道："小弟向在罗浮修道，已十余年矣！这会特来广西，寻访英雄共事，不想遇着老兄。龙眉凤目，双耳垂肩，富贵实不可言！今老兄的田亩，又生得一禾四穗，正应其兆矣！"秀清笑道："不劳老兄过奖！小弟藉先人产业，薄有家资，也曾报捐一个候补同知，老兄富贵之言验矣！但不知一禾四穗，后来又有什么好处？"秀全不觉大笑道："老兄富贵，岂区区一个同知而已耶？"秀全才说了这两句话，复移座近秀清，低声说道："老兄自待，休得太薄。弟试言之：恐王公丞相，犹不足以尽足下之贵！"秀清答道："清朝规例：非翰林不能拜相；非宗室不能封王。弟既非宗室，又非翰林，乃区区一同知，何敢有王公宰相之望？兄言此犹不足尽弟之贵，此言毋乃太过？"秀全道："贵人此话，只言得一半。自古道：'胡虏无百年之运'！满人入主中国，已二百余年，天道好还，理当复归故主。今朝廷无道，烟尘纷起，天下会当变矣！小弟自离山，云游各省，又经数年，所见王气钟灵，莫如广西；瑞气祥符，

应在足下。昔嘉禾合颖，识者卜成周之将兴，何况老兄一禾四穗，实古来所未有，此则足下所知，不劳鄙人多述矣！”秀清本是热心富贵的人，听得洪秀全说这话，早有几分心动，便答道：“老兄之言，洞悉理数。但小弟无权无勇，如何行事？”洪秀全道：“足下休慌，今天下英雄，已环集而听候足下矣！昔刘邦以亭长而定汉基；朱元璋以布衣而建明祚。郡县世界，天命所属，多在草泽英雄。弟初到广西时，听得童谣说道：‘二百年前有一清，二百年余又一清；一个英雄定太平，扫除妖孽算中兴。’此谣盖应在足下也。头一个清字，是指现时满清；第二句一个清字，是明明道着足下矣！”秀清听了，心上一发欢喜，仍假谦让道：“老兄此言，小弟何以克当？但老兄方才说天下英雄环集相候，究从那处见得来？小弟愚昧，望老兄教诲。”秀全见秀清有九分意思，便把钱江、冯云山、萧朝贵一班人物，及要游说罗大纲的事，尽情说出来。秀清满面笑容说道：“如此行为，足见老兄志气。但不知杨某要怎样行事？还请明言。”秀全道：“今老兄富有资财，又是个在籍缙绅，趁此时广西盗贼纷起，不如禀了抚台，倡办团练为名，招集二三千人马，禀领军械，训练成军。待小弟义旗一举，有老兄及罗大纲二支人马接应，取广西如反掌耳！既有根本，然后招贤纳士，长驱北上，以图大事，有何不可？”秀清答道：“老兄此计，妙不可言！但恐到那时，团练军心里不从，却又如何是好？”秀全道：“此易事耳！自来谋大事者，多用委曲之道，方能使军心用命。因洪某近到贵省传道，正要借此以一人心。常说道，崇信上帝的永无灾难，死后并登天堂；不崇信上帝的，生前虎咬蛇伤，死后沉埋地狱，如此那怕人心不服？足下准可行之！若人心皈依上帝时，又那怕他敢违

号令？设或不然，待洪某起义之后，足下团练军训练已成，可以暗禀官府，请将团练出境讨贼，官府那有不准？这时就借此为题，谓官府逼团练军出征打仗，这时人心自然愤激，足下到那时又当瞒禀督府，谓团练军不愿出境，官府自然要诘责团练军，那时团练军又不免与官府为难。既已与官府为难，则大势已成，那时军心若不随我行事，还逃得那里去？”秀清听罢，拍案赞道：“洪君如此足智多谋，杨某不得不服，愿遵明训。”秀全至此才把正话说道：“若得足下如此，汉种之幸也。但事以速为妙，迟则生变矣！”杨秀清便留秀全于府中。越日先到县城，以盗贼蜂起为名，禀请自备军仗，兴办团练。

当时桂平县令张慎修，早知秀清是个富绅，今有此义举，赞叹不已，批准速办！并允代秀清详陈广西巡抚周天爵存案。秀清便回乡对秀全说知。秀全一一指点停妥，就日在杨氏祖祠，挂起一张官示，招人充当练军。果然不消十天，已得精壮二千有余。但杨秀清不解训练，又识不得什么队伍，不免要寻人帮助。秀全道：“只都不难！待洪某令萧朝贵助足下可也！”正在商量间，只见家人报道：“有两个大汉，带同数人来到庄口，称要见杨绅。我们不敢自主，特来报知。”杨秀清听了，肚里思疑不定，便向秀全问计。秀全道：“容洪某暂避厅后，足下就唤为首的进来，见机行事。”说罢转过里面去。秀清便令家人，把余人留在门外，单唤为首的进来。家人领过。

不一时，只见一高长大汉，生得威风凛凛，气象堂堂，大踏步至厅上。见了秀清，一揖坐下。秀清忙向那人请道姓名。那人答道：“小弟姓李，名唤开芳，本武宣人氏。曾在平回案内，保举都司，旋在江西杨提台案下，管带营官。因两名

兵勇好赌输钱，携枪逃遁，叵耐当道不明，责我失于打点，立把一个都司褫革了。小弟自思因没有人情，许多汗马功劳，仅得一个都司；又因小事革职，回来苦不得志。却与结义兄弟林凤翔来游贵境，遇着旧部数人，听得足下招办团练，故不揣愚昧，前来叩见。若得足下不弃，收作小卒，定当竭力图报。”秀清答道：“难得足下如此仗义，弟很钦佩！一发请贵昆仲一起谈话，请林凤翔进来，余外数人都到厢厅上待茶去。”少顷见林凤翔进到厅上，却是生得一表人物，秀清好不欢喜。正让坐间，秀全却从厅后转出，便一齐通过姓名，分宾坐下。秀清指秀全向李、林二人说道：“此洪君是广东有志之士，与弟莫逆交，都不用客气了。”说了，又向秀全把李开芳方才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秀全便向李开芳道：“两位怀抱大才，何故轻于去就？方今朝廷无道，官吏奸庸，有情面的执掌大权；没情面的一官半职也不能保。如李兄从前境遇，岂不是埋没英雄，实在令人可叹！”李、林二人听了，不胜伤感。秀清又道：“英雄遇合，自有其时；二位仁兄休便灰心，再图机会罢了。”林凤翔答道：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？弟等年逾五旬，岂尚能留老眼，看时清耶！”秀全道：“老兄休如此说。今天下多故，机会当不远也，愿少待之。”

李、林二人见秀全议论风生，十分拜服！秀清便令家人打点房榻，安置林、李。秀全道：“足下既有此两人辅助，明日就当编定队伍，用那两人带帮训练团练军，弟可行矣。但弟等志气，现时未便对李、林两位明言。到那时官府相逼，不由他不从也！”秀清道：“这都省得。但不知足下此行往哪里去？”秀全道：“弟行踪无定。但听得起义，即依前议前来相应。”秀清便不再多言。秀全当即辞过，又嘱咐李开芳、林凤

翔几句办理团练话而行。众人送至门外，握手而别。

越日，秀清便同李开芳、林凤翔等人把招齐的练勇，制了旗帜，置备枪械，共二千四百余人，分为四营。日日训练，以待应用不提。

且说，秀全别了杨秀清，仍望桂平县城进发，将近城外，忽有农家装束的一男一女，驰步而来，大叫："哥哥往那里去？"秀全回头，却是萧朝贵。秀全道："兄弟不由县城径往胡兄弟府上，却从这条路来？又扮这个装束，携着一个女子，慌慌忙忙，究是什么缘故？"朝贵见问，便引秀全到林里，僻静的所在才答道："兄弟奉哥哥之命，回武宣，谁想贱内已经亡过；随行的便是小妹萧三娘，因见武宣亲属难靠，故携他到桂平寻亲安顿。不料家母舅李炳良，现任桂平县署文案，见了兄弟，反吃一惊。弟问起缘故，他说道有个张秀才，名唤上宾，自从兄弟们在教堂闹事之后，竟具一张状子，告发我们妖言惑众；还说小弟引诱妖人到县里，要图谋不轨。弟因此不敢留，又不敢再到秦教士那里。后闻杨秀清要倡办团练，又不知哥哥在秀清庄上事体如何？故乔妆同着舍妹，特来探问，再商行止。哥哥你今不可进城也！"秀全道："为我一人误及兄弟，心上实在不安。但畏首畏尾，必不足图事。我必要进城，会秦教士一面，然后回胡兄弟处，探听云山消息。兄弟和令妹不如先到秀清庄上安歇几时，就同帮办团练。只方才说被人控告的事，不宜说出。因秀清只是个图富贵的人，恐闻有这宗祸患，必然反悔也。"因把与秀清相见的举动，及办团练原委说了一遍。朝贵道："原来如此！但彼此同心一德，共谋大事，哥哥反说误及兄弟，何以克当？唯哥哥若要进城，不宜久住，只见了秦教士一面，便当回胡兄弟处，

前途各自珍重罢了。”说罢拱手而别。萧三娘又向秀全道个万福，便跟随朝贵望平隘山的路上行去，按下慢表。

只说秀全才进得城里，城门就闭，急跑到礼拜堂，寻着秦日纲，日纲见了秀全大惊道：“老兄因何还到这里？自从日前闹事，不知谁到这衙门告发：说这里收藏歹人，妖言惑众，今天方有差役到来查搜一遍。非是小弟怕事，还恐累及老兄。目今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！老兄请自打算才好。”秀全听了，已知朝贵的话，端的不错。自料深夜，城门已闭，还逃得那里去？因见日纲是诚实的人，便说：“自古道，一人干事一人当。因事累人，弟不为也！弟正为此事到来，待老兄出首。倘有意外，誓不牵涉他人。”秦日纲道：“不是如此说。弟怎肯出首，以危足下。但深夜不便逃走，须待明天商酌了。”是夜，秀全便宿于礼拜堂内。自忖难得秦教士如此相待，只偏有这宗意外，便是逃得去，也恐百般阻碍，办事还不容易。想到这里，又不免伤感起来。足足想了一夜，都不曾合眼。

越早，天色将明，正要起来梳洗，忽门外声势汹汹。秀全在床上吓得一跳，急登楼上，偷从窗外一看，只见十数人如狼似虎，把教堂前后门守定。秀全料知不是头路，正在筹计，只见秦日纲跑上楼来，报道：“不好了！老兄昨夜到这里，不知被谁人窥破，报知衙门差役，今却来围教堂，要捉我们也！请老兄速从瓦面逃走，休要自累！”秀全道：“弟是别省人，初到这里，路途不熟，逃将焉往？若既逃被获，此情即不可辩矣！请老兄启门，任掳去，没些凭据，那怕申辩不来？若小弟被捉后，就烦足下，往平隘山杨秀清庄上，对萧朝贵说知可也。”日纲听罢，犹不忍开门，秀全催逼连番，日纲只得下楼把门开放。那十数名差役，蜂拥进来，四围搜过，才登楼

上。一见秀全，不说一话，即行拿去，一并捉住秦日纲同行。日纲大叫无罪！秀全向日纲大声道："祸来顺受，何用多言！即至公堂，小弟必不牵累足下也。"日纲便随着秀全任差役拘去。管教：

英雄失陷，暂从枯井困金龙；

侠士遭逢，打破樊笼飞彩凤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六 回

罗大纲皈依拜上帝 韦昌辉乘醉杀婆娘

话说洪秀全和秦日纲，被桂平县差役捉将去，那些虎狼差役，象获了海洋大盗一般，登时上了枷锁，解至桂平县衙里，禀过县主张慎修。张县令随即升堂，略问过几句口供，就令先行看押，待禀过上台，再行审办。这时洪、秦二人到了看押所在，但见监房高不容身，地方湿秽，臭气逼人，黑暗中没一线光明；有无数犯人呻吟号哭，好不凄楚！一连二三天，秀全尚觉坦然，秦日纲因以无辜牵累，不免暗中下泪。秀全便道："为弟一人，累及老兄，虽死不足图报！但事到如今，哭也无益，要想个法儿解救才是。"日纲答道："足下不是有心累小弟，小弟何敢埋怨？只是同陷牢中，解救也非容易。牧师李人瑞与弟至交，可能保领。奈远隔梧州，往返时恐误了时日矣！似此如之奈何？"秀全道："萧朝贵现时正在杨秀清庄上。秀清是个地方上有名望的缙绅，现又奉谕倡办团练，若得此人设法，准可无事。但此人好富贵而恶患难，除是以势挟制之，方能有济耳！"日纲道："他原是一个清白缙绅，怎能以势挟制得他？足下此言，小弟实不敢信！"秀全道："他原与小弟有一件密事同谋。待弟修一封书，交托萧朝贵，转求秀清设法。他若不来解救，必然要牵累到他的身上，他平生最畏患难，此时骑虎难下，那怕他不从？"方商议间，欲写书苦无笔墨。忽见一人转进监里来，年三十来

岁，生得粗眉大耳，向秀全估量一番。秀全心生一计：向那人唤一声大哥，唱一个喏。那人把头一点，秀全便与他通问姓名。那人道："某姓韦，单名一个俊字，别号昌辉，是本县一个差头。特来巡监，要问我做甚？"秀全趁势答道："弟欲写一封信与亲友，欲乞老兄暂借笔墨一用。若能方便，倘有出头之日，愿以死报！"韦昌辉道："你是何人，犯何罪的，要通信那里去，你且说来！"秀全道："在下洪秀全，被人诬控图谋不轨！今欲求人取救，要飞信到杨秀清府上也。"韦昌辉一听，立即纳头拜道："原来足下就是洪大哥，幸会幸会！"秀全惊道："小弟向不曾识荆！却如此见爱，究是什么原故？"昌辉道："实不相瞒，某虽皂役中人，向爱结交豪杰。弟有一个密友胡以晃兄，说过足下大名，正恨无门拜会，今足下既被困监牢，再不劳写书，若有怎样机关，弟愿替走一遭便是。"秀全听了，不觉仰天叹道："鸡鸣狗盗，也有英雄！虎狼差役之中，却有老兄的侠气，某从今不轻量风尘中人物矣！"说罢，便把要通知萧朝贵转求杨秀清的一点事情，至嘱昌辉。昌辉一一领过，即转出带那狱卒李成与秀全相见，并嘱他看待洪、秦两人，自己便离了监房，望平隘山而去。

且说杨秀清自从萧朝贵兄妹到了，即令其妻何大娘子，招待萧三娘。自己却与萧朝贵、李开芳、林凤翔商妥团练的办法！先把招定之二千余人，汰除老弱，挑足二千人，就中分作四营：秀清自行管带后营，兼统团练全军；前营管带萧朝贵，左营管带李开芳，右营管带林凤翔，并将李开芳带来的旧部十数人，分任百长；其余强壮的，选作什长；所有长夫伙夫，一概编定。团练军中文件，自有聘定的文案主持，都依军营的法度。军中全用红旗，都是预先制定的：每营大旗一

面，旗上写着团练军三个大字，就在村外扎营。果然旌旗齐整，队伍分明。一切粮食，除请富户帮助之外，都由秀清供给。刀牌剑戟，都是本乡和附近各村原有的。听得团防御盗，那处不来供应？再具了一张状子，到县里领得洋枪数百根。朝贵一发立定营规：（一）不准扰乱村间，抢劫财物；（二）要同拜上帝，使生前脱离灾难，死后超登天堂；（三）不准淫掠妇女；（四）不准扰害商务；（五）不准仇杀外人。这令一下，谁敢不从？专候秀全、云山消息。

那一日，数人正在村上议事。忽听守门的报道："有桂平县里差役，要见萧大哥。"这时朝贵听得，只道被人控告的事情发作，一惊非小。便问守门的，那差役有几人同来？守门的答道："只有一人。他说道名唤韦昌辉！"秀清道："此人我也认得。他是一个侠士，但性质稍凶暴耳！就请来相见不妨。"守门的答应一声，便引韦昌辉进来。当下昌辉见了各人，唱一个大喏，不暇请姓问名，略与秀清寒暄几句，便问哪一位是萧朝贵兄弟？朝贵道："只小弟便是！未审仁兄有什么见教？"昌辉不便直言，急引朝贵至静处：把秀全被拘，嘱咐的话说了一遍。朝贵听罢大惊，急同昌辉转进里面来。秀清见朝贵额上流着一把汗，忙问有怎的事故？朝贵道："不好了！秀全哥哥陷在桂平县牢了！"各人听到这话，皆吃一惊！秀清面如土色。朝贵道："今日之事，少不得秀清哥哥设个法儿。若不急行打点，恐一发株累起来，各人都有不安。恐悔之无及矣！"秀清到了此时，更没主意。忽然守门的又进来报道："外面胡姻翁同着一位大汉，已来到庄上了！"话犹未了，胡以晃已经进来，后面随着的却是洪仁发。论起胡以晃，本与杨秀清意气不投，久无来往，只因自从与洪秀全一别，绝无消息，故

特地到来探问一遭。这时秀清和朝贵，见以晃到来，急的让坐。以晃便与仁发，一同坐下。与各人通过姓名，单不见有秀全在坐，心上疑惑，便问“秀全兄弟，往那里去了？”朝贵道：“胡兄原来不知！秀全哥哥已陷在桂平牢里了。贵友韦昌辉到来传报，正为此事要商量设法，恰值老兄已自进来。”胡以晃犹未答言，只见仁发跳起焦躁道：“到了广西许多时，今日往这方，明日往那方，来来去去，总不会干一点事，先陷了俺的秀全兄弟。若有些风吹草动，你们可对得住？今有团练军二千，不如乘机杀进城中去，好歹杀了昏官，救出兄弟也罢了！”以晃急向仁发拦阻道：“兄弟休得如此躁急，且从缓计较！”仁发更怒道：“缓甚么？缓得一肚子气了！”各人都来相劝，仁发只得隐忍。朝贵向韦昌辉问计？昌辉道：“此时若要保领，恐待官府发下来，已是不及。但各位要什么办法，某尽可作内应！如果不能，韦某见各位义气深重，就由韦某手上，纵他便是！”以晃道：“大丈夫出言如山，兄弟休言之太易也！”韦昌辉向以晃大声道：“与足下相交许久，几曾见过有说谎的、相负的？”朝贵道：“韦兄高义，断不食言！无奈兄弟不便进城。目今就烦韦兄回衙，安慰秀全哥哥；胡兄便速往江口，寻着云山兄弟，看看罗大纲事情如何？不如就用罗大纲这一支人马，劫进监牢，有韦兄作内应，尽可救出哥哥，更可乘机起事也！”胡以晃道：“此计大妙！不劳多嘱，只今便行。”朝贵大喜。

不提防胡、韦两人正欲行时，洪仁发道：“我也要走一遭”。朝贵道：“此行须要秘密，人多恐不便行动，仁发兄不如勿往。”仁发急道：“为着自家兄弟事，我也要亲自走走，无论那个拦阻，我都不依！”各人听了，都不敢相劝。胡

以晃道："去也容易，只要依某行事才好。"仁发道："既为着兄弟之事，件件可能依命，你只管说来。"以晃道："第一不能使酒任性。"仁发道："这个依得！"以晃道："第二件行止由某分发。到江口时，或留老兄在站里，我须独自前行，却不得违拗。"仁发道："你若留某在站里，独自回来，某又识不得路途，如何是好？"各人听了都大笑起来。以晃道："那有此理？老兄请自放心！"仁发道："如此却可依得！不知第三件又何如？"以晃道："无论何处，我二人若有说话，不宜高声；倘遇着多一个人，你休要说一句话。"仁发道："这却使不得。天生某这一个口，这一副舌，是要来说话的。老兄难道要某做个哑子不成？"朝贵道："怕你不说，说时恐误了大事。"仁发红涨了面，大怒道："朝贵兄弟你也如此说！试问某这一个口，这一副舌，曾否误了你们一点事来？今却小觑我也！"胡以晃急劝道："不必生气！萧兄不过防兄乱言，误了大事，反陷哥哥，并无他意。总求老兄谨慎言语，也就罢了！"仁发方才不说。于是胡以晃、洪仁发、韦昌辉辞了众人，出了杨家庄，让韦昌辉跑到城里去。胡以晃便同洪仁发望江口而来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冯云山，自从别了洪秀全来到江口，这时，盗贼蜂起：罗大纲、大头羊、大鲤鱼几伙人马，都扎在江口附近，所以江口附近驻扎清兵不少。凡往来人等，都要搜寻一遍。稍有形迹可疑，便捉将官里去。云山到这个时候，暗忖自己一个道装，不免令官吏思疑，若稍有畏缩，必被他们捉去，却要想个法儿，才好过去。不料正筹度间，离不得百步，已有一员武弁，戴了白石顶子，带着数十名勇丁，在路旁把守。云山便心生一计，拼着胆子向那员武弁一揖问道："贫道由梧州到此，要往浔州去，不识路途，敢向总爷借问一声。"

那员武弁听罢，把云山估量一番，以为云山独自一人要问路，料是一个安分修道的，并无分毫疑惑，便亲自答道："由这里到浔州，不过顺着大路。只是路途颇远，盗贼太多，你孤单一人，如何去得？"云山道："贫道孤身，除路上盘缠，并没银两，料然不妨。但贫道方外之人，恐一路官兵见疑，想总爷捍卫地方，保护良民，又如此谦虚，略名分与贫道答话，实令人感戴！敢乞一名贵勇，引贫道出境，不知可能恩准否？"那武弁见云山颂他谦虚，已有几分悦意，遂答道："这却使得！"便命一名勇丁，带云山出境。云山谢了一声，即随那勇丁而行。一路上清兵见云山有勇丁护送，都不来盘问，并无阻碍，出了江口，便赏了那勇丁一块洋钱，打发回去，却独自往大路而行。

行不十余里，已是罗大纲扎营所在：早有罗大纲手下人等，见了云山，正要上前盘问！云山先说道："某广东人也！特来求见罗大王，敢烦通报。"那手下人等听了，看云山是个道士，要来求见大王，还不知与大王有什么相交？只得代他通报。便答应一声，入禀罗大纲去。罗大纲听说，暗忖此人，经过许多官兵住扎地方，却能到此，莫不是官兵奸细？只他一人到来，惧他做甚？遂令引云山进来。云山到了帐里一揖，还未坐下，只见罗大纲作色道："罗某与足下无一面交，独来求见，若为清官作奸细的，休待罗某动手！"云山故作笑道："休问冯某奸细不奸细！只问大王欲勉作豪杰，抑欲终作盗贼？"罗大纲道："作豪杰如何？作盗贼如何？你且说！"云山道："作盗贼的，只顾目前抢掠，杀人纵火，就请杀某可也！若勉作豪杰，则有势力就应急行大志，招贤纳士，又惧其不来，乃遽以奸细疑人，何无容人之量耶？"罗大纲急离坐

说道："先生之言，某闻教矣！先生尊名上姓？来意如何？还请赐教！"云山见罗大纲如此恭敬，口称先生不绝，一发用言语激他道："某姓冯，号云山。此来非有求于明公，而直欲救明公也！"大纲道："某有何事，却劳先生相救？"云山道："公此言，正是燕巢危幕，不知大厦将倾！今明公株守此地，自谓英雄，须知骑虎之势，不进图大事，必坐待危亡！绿林豪客，从无百年之盛，为王为寇，虽曰天命，实仗人谋。明公聚众数千，纵横百里，不乘此机，急图大事，还待何时？某闻明公大名，不远千里，冒险来投，奈何遽以奸细相疑？"这一席话，把个罗大纲说得五体投地。就向云山道："先生金石之言，顿开茅塞。方才冒犯，伏乞恕饶！"说罢便携云山手，到帐里从新施礼。云山又回过了，然后分宾主坐下。大纲复道："先生来意，某已知之，未知如何行事才好？再请明言。"云山道："宗教为立国之本。某等实见机会可乘，已同十数豪杰齐到广西，传授上帝福音，兼图大志。现在布置一切，已有头绪。若得明公兵力相助，义旗一举，成事断不难也！"大纲道："上帝道理却是如何？罗某实不懂得！"云山道："上帝道理，不过一个'善'字：信从的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有救，只既拜上帝，不宜另拜别神；若拜别神，上帝不佑。明公既有大志，当令手下，一概归依上帝，待弟诸事停妥，即约期一同起事可也！"大纲听罢大喜，便与云山为誓，要戮力同谋大事。留云山暂在帐中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胡以晃、洪仁发望江口而来，离江口将十余里，早知前途有兵驻扎，以晃深恐仁发性质粗豪，如露破绽，实在不了。猛然见附近有一个墟落，还有一二家不褴不褛的店房，便向仁发道："前面官兵盘察甚严，两人同行，却防不便。不如

足下权在这里歇歇，待弟单身前去。”仁发道：“便是小弟去不得不成！”以晃道：“不是如此说！前日教堂闹事，老兄可能知得？弟虽不才，却有些微名，可以无碍。且来时曾说过，行止须听某嘱咐，何便忘却？”仁发觉得有言在前，无奈只得应允，以晃大喜。便择一间村店，安置仁发，遂单身行来。还亏以晃是本省人氏，识人颇多，因此并无阻碍，已出了江口，只寻思怎么才能看见云山！心上正在筹躇，将近罗大纲扎营地方，突见营内十数骑，内中一人正是云山！以晃呼道：“云山兄弟往那里？”云山回头一望，见是胡以晃，肚子里不免惊疑。便用手招以晃前去问道：“方才偕各位巡视地方，偏遇着足下！足下因何独自到此？”以晃即附耳道：“不好了！秀全哥哥却陷在桂平县监里也！”云山听得叫一声苦，魂不附体！见目前不便说话，便引回大营，再作计较。到大营后，先见过罗大纲，然后回下处谈话。云山先问来历？以晃把上项事说了一遍，并把有韦昌辉为内应，要求罗大纲调人劫狱的事都说过了。云山道：“劫狱一策，实是何人主意？”以晃道：“是萧兄弟的主意！萧兄弟现在秀清庄上。依洪哥哥嘱咐，与秀清办了一支团练军，好待乘机接应，还有李开芳、林凤翔相助为理，可以无虑。只萧兄弟亦在被控之内，故不便前来！”云山道：“萧兄弟只见得一半！他的意思：一则因洪哥哥被控图谋不轨，不欲使秀清禀保者，盖惧官府猜疑，致牵累团练军；二则团练军初成，恐军心未必用命，肯同进劫监牢？故令老兄来此。实则劫狱一事，断行不得！这里离桂平还远，用人少自然劫不来；若用人多了，一路上官兵星罗棋布，却不易行动也！”以晃道：“然则奈何？”云山道：“韦昌辉如此热血，实不难释放哥哥！但释放后，颇难安置。因哥哥住了贵府多时，

多有认得他的，自然再难前往。即到秀清庄上，恐风声一扬，不特连累秀清，且恐团练以此解散，反至前功尽废了；若是投奔这里，又路途较远，官兵麇聚，似此实费踌躇。”以晃道：“平南县有个金田地方，由桂平绕昭平而去，该处官兵实少。且金田还有一个大机会，独惜路途又远，如之奈何！”云山道：“金田什么机会？不妨明说。”以晃道：“弟有故人黄文金，原是个世袭的缙绅。素有大志，不求仕进。素恨满人盘踞中华，连世袭的顶子却也不要。现办一个保良攻匪会。此处耳目颇疏，若谋在该处起义，更是容易。”云山道：“如此甚妙！若有金田起义，再令杨秀清牵制桂林救应之师，这里罗大纲便可直取永安驻扎，有此三路，何忧大事不成？但事不宜迟，就请速行为是。”以晃便嘱云山代向罗大纲道歉，即辞出，依旧路回来，先寻着洪仁发，支发了店钱而去。

洪仁发见忽来忽往，早含着一肚气，只事到其间，也没得可说。当下一路无话，忙跑回桂平，见了韦昌辉，告知前事。昌辉慨然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某愿舍家图之。但昨天已将洪、秦两兄分押，欲劫之，颇费踌躇。”说罢便带了胡、洪二人先回家里安歇。不提防到了门外，只见邻宅王举人的儿子王艾东，正从自家屋里转出，与韦昌辉打个照面，不觉满面通红。昌辉喝一声道：“弟不在家里，过来则甚？”王艾东道：“正寻老兄谈话。听说老兄不在府上，方欲回去，今老兄既有贵友到来，弟不便打搅，改日过来拜候罢了。”昌辉有事在身，只得把手一拱，说一声怠慢。便带胡、洪两人进去，先引到倒厅上坐下，随令家人治膳。原来昌辉先妻自从亡过，续娶一个继室王氏，生得面似新桃，腰如冶柳；并有一婢，名唤秋兰，同在妙龄。昌辉是个专好交朋，不顾女色的人，因此

回家的时日较少。那王氏婆娘便不能安居，看王艾东是个年少风流，遂不顾同姓嫌疑，竟与私通。那婆娘心肠既辣，手段又高，只道王艾东是个缙绅门户，可能压倒昌辉。初时犹瞒着秋兰，明来暗去，渐渐连秋兰同走一路了，已非一日。人言啧啧，只瞒了昌辉一人。那愚民又最畏劣绅，见王艾东的父亲是个举人，自不敢说出别话来了。只这日那婆娘见艾东撞着昌辉，心里仍不自在，因忖昌辉带了两人回家谈话，料然有别的事故，转令秋兰到厨治膳，却蹑足潜踪，密听昌辉几人说话。听得昌辉说道："小弟就从。明晚带两位到了狱中，口称探监，那狱卒是弟抬举他的，弟顺便遣开狱卒，开了链锁，整便梯子，仁发兄便扶秀全哥哥逾墙逃去。趁城门未闭，均到西门约齐同走，以图大事可也。"胡、洪两人答应。那婆娘听得，早记在心头。少时把膳呈上，三人痛饮一会，昌辉有些醉意，便安置胡、洪两人打睡，自己却回房去。那婆娘早知昌辉进来，却不理会，先到床上睡下。昌辉道："你也不理我。因我素日不理家事，因此恼了？"那婆娘突然道："你干得好事？"昌辉道："我没有寻花问柳，干过那事来，却如此生气？"婆娘道："结交歹人，要劫狱谋反，我明天便要出首去！"昌辉听罢大惊道："那有此事？你休听别人言语！"婆娘拍着胸脯，笑嘻嘻说道："你瞒得别个，如何瞒得老娘！方才在倒厅上说怎么话？我记在心头，你如何赖得！"昌辉此时没言可答，只得哀求道："无论未有此事，纵有此事，岂不念夫妻情分，休要泄漏。待我多把金钱与你使用就是了。"婆娘又道："我不是小儿，任人欺弄的！我明天要出首去，好教你看！"昌辉道："休得如此！你要如何便如何罢了！"那婆娘道："这都使得，只怕你干不来。"昌辉道。"件件依得，你只管说便是。"

那婆娘道："我耐不得只般丑丈夫，你要把一纸休书，让我改嫁王艾东；再把秋兰随我去，便万事干休。若有一个不字，老娘只是不依。"说罢翻身向内而去。昌辉听了这话，已知那婆娘与王艾东有了私情，要陷害丈夫，不觉乘些酒气，愤火中烧，再不多言，立时拔出佩刀，窥定那婆娘颈上一刀，分为两段。管教：

闺房喋血，杀淫妇于当堂；

豪杰毁家，脱真人于陷阱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七　回

韦昌辉义释洪秀全　冯云山联合保良会

话说韦昌辉，因那婆娘王氏拿了自己要劫狱谋乱的马脚，逼写离书，要改嫁王艾东去，才知道王氏有了私情，不禁一时性发，乘着醉意，把王氏斩为两段；因忖秋兰，也是同走一路的，如何容得过？便把刀拭净，带着余怒，不动声息，来寻秋兰。谁想秋兰听王氏房里有些喧闹，恰待潜来探听，突然撞着昌辉，见他满面杀气，心上吃了一惊！方欲退避，不提防昌辉一把揪住，突然盘问王氏与王艾东通奸的情事。秋兰见昌辉如狼似虎，料知抵赖不过，只得从头招认：把如何通奸的，原原本本说来。昌辉不待他说完，已是无明孽火高千丈！用左手依旧揪住秋兰右手，拔出佩刀，秋兰知不是头路，迫得跪下求铙，昌辉那里肯听？秋兰正待喊叫时，昌辉手起刀落，一颗头颅已滚下地去了！昌辉这时才泄一口气，跑出倒厅上把上项事情对胡以晃两人说知。以晃大惊道："兄弟差矣！却误了大事也。"昌辉愕然道："这该死的淫妇，难道老兄还要惜他不成？"以晃道："这等淫妇，原是留他不得；只嫌兄弟来得造次。兄弟久居衙门，难道不知命案事情紧要？恐兄弟急须逃走，方能保得性命。叵耐放下图救洪哥哥的大事，若兄弟去了是断行不得的！似此如之奈何？"昌辉听罢，觉得有理，只此时已是懊悔莫及，便向以晃问计。以晃低头一想，道："事到如此，实在难说！只此事最要的是：瞒着王

艾东一人。不如将尸首锁闭房里，洗净痕迹，明天兄弟便同仁发先进狱中打点一切，约定酉刻行事，弟权在府上勾留半天。若王艾东见弟在此，料然不敢进来，待至酉时，弟却跑至西门，会同兄弟几人，逃走便是。”昌辉与仁发连称妙计！商议已定，把两个尸首安放停妥，三人胡混睡了一夜。

越早起来，只留以晃一人，守着门户；昌辉即同仁发先进牢中，见了秀全，密地告知此事。随即诈称仁发是姻亲，要设宴招待。将近申牌时分，即邀请狱卒同饮。互相劝杯，狱卒三人早有两人吃得大醉，已寻睡去了。只有一人，名唤李成，尚坐着滔滔不绝，言三语四，看看已近酉牌，昌辉急得无法，却闪步向秀全问计。秀全附耳嘱咐，如此如此。昌辉即转身出来，授意洪仁发，假做说要吸洋膏，昌辉便问李成道：“舍亲在此，弟不便行开，敢烦足下代往购买洋膏。狱中之事，弟权代看守，尽可放心。”李成见昌辉是同事中人，自然没有怀疑，忙应允而去。昌辉就在房中，取匙开了秀全的锁，一面移过梯来，仁发即扶秀全登梯到了墙上，昌辉随上，再移梯搭在墙外，三人一齐下来。内中还有监犯，看见昌辉在此，却不敢多言。秀全猛想起秦日纲尚在狱里，另禁别处，欲一并救出，奈狱犯因秀全逃出，纷纷喧议，昌辉恐误了事，便向秀全道：“欲并劫日纲，实是不易。且他是个教士，未必便杀，且劫哥哥，而日纲尚在狱中，县令必疑日纲不是同谋，可以暂缓时日，再作打算。今唯有急逃耳。”秀全然之。还幸这监狱的围墙外，却是一条僻巷，没人来往，三人逃了性命，如飞的往西门跑来。已有胡以晃恰可到来，接着四人，不暇打话，趁着城门未闭，便一齐跑出，乘夜望昭平而行。

却说李成买了洋膏回来，却不见了昌辉、仁发，连唤几声，那有一个影儿？肚子里正在疑惑；急点视监狱，却不见了秀全，只留链锁在地。慌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云中！忙向各监犯问了一声，始知韦昌辉带秀全逃狱，方悟昌辉设宴共饮的不是好意。遂唤醒同事两人，告知此事。只事到其间，实在无可设法。只见三面相对，口呆目定。料知此事遮掩不得，急的禀过司狱官，转详县令去。张县令听得，一惊非小，转念夜间或逃不往别处！立刻传令城中守备，调齐兵勇沿城踩缉。一面发差役两名，到昌辉宅里侦察。只见双门紧闭，内里没个人声。那差役忖道："便是昌辉逃去，难道带齐家眷逃走不成？"急撬开前门，进去一望，见家具一切还在，唯人影儿却没有一个。再进里面，又见房门锁住，更自疑惑不已。一发打开房门观看，这时不看犹自可，看了反把两人吓得面如土色。只见两个人头，一对尸身，横滚在地上。那差役不知来历，还疑昌辉慎防泄漏，要杀妻灭口而逃。没奈何向邻舍动问一声，都答道不知缘故。只有王艾东心中明白几分，还自不敢说出。那差役没头没脑，只得回衙禀报情形。张县令没法，把狱卒三人押候治罪，再悬重赏，通缉逃犯。计开韦昌辉、洪秀全二名，及不知姓名通同劫狱的一名。或一千元，或五百元，只道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谁想一连数天，还是杳无音信。只得依着官场惯例，详禀上台请参。又提过秦日纲讯问，所供劫狱一事，实不知情，只得将他另押一处，听候缉回逃犯，再作计较。

且说洪秀全、胡以晃、韦昌辉、洪仁发数人离了桂平县城，披星戴月，不分昼夜奔程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不一日到了金田。这金田地方虽不甚广，却倒民俗淳厚，水秀山

清，十分可爱。秀全等四人观看了一会，因心中有事，忙寻到黄文金府上，先把胡以晃一个名刺传进去。少时见里面传出一个请字：即由胡以晃先行，一同进到里面，已见黄文金在厅上迎着。秀全偷看黄文金，果然生得长眉秀目，广额丰颐，四尺以上身材，三十来岁年纪，秀全暗暗赞美！急同黄文金唱一个喏。黄文金回过了，便把四人接应，倒厅里通过姓名，分宾让坐。文金先向以晃说道："年来隔别足下，渴想欲死。今同几位跋涉到来，料有见教！不嫌茅舍隘陋，多住几时也好。"以晃道："只因路途隔涉，琐务又繁，未及到门拜候。今因秀全兄弟，从广东到来，代上帝传讲道理，劝人为善；适闻足下创办保良攻匪会，保卫桑梓，因此洪哥哥十分仰慕，故托某作介绍，特来拜谒，别无他意。"文金听罢，忙向秀全谦让道："如弟不才，辱蒙眷注，何以当之。"秀全见文金如此豪侠，便乘机道："向闻大名，如雷灌耳！幸得拜谒，足慰生平！就足下所办保良攻匪会，雄心义举，两者兼优。叵耐朝廷失道，外侮频仍，官场为竭泽之渔，百姓有倒悬之惨，民迫饥寒，逼而为盗，恐今日攻匪保良，明日盗风猖獗，徒负足下一团美意耳。"黄文金答道："明公金石之言，顿开茅塞。某亦知朝廷失道，未足与谋，乃有志未逮，无法安民；只分属缙绅，不得不竭其心力，保卫闾阎。若谓结纳官场，非某所愿也。"秀全听了这话，觉黄文金的是可儿，便可乘间而入，遂再说道："足下之言甚是。某亦素具安民之志，独惜心长力短耳！倘不嫌鄙陋，愿附骥尾，以助足下一臂之力。未审尊意若何？"文金大喜道："但得明公如此，实为万幸。休说相助，小弟但听指挥足矣！"秀全听罢，又谦让一回，几人复谈了一会。秀全遂渐渐把上帝的道理说将出来，

探探黄文金意向。那黄文金见秀全议论激昂，已是九分拜服，今听上帝的道理，爱人如己，凡属同种人民，都是同胞兄弟，如何不信？越日便告知同会中人，一概崇拜上帝，以免灾难！那同会中人又向来敬服黄文金，是个光明磊落、疏财仗义的人；且是本地的缙绅，有声有望，还那有一个不遵从的？以故金田附近一带，崇信上帝的都居十之八九，家家户户，有见着洪秀全者，都唤着洪先生，从不敢唤他的名字。秀全见着别人，又一概称呼兄弟，从没有一分高傲的气，因此人人敬服！就是三尺小儿，都知道有个洪先生了！

秀全更把保良会改定章程，凡总理协理及书记与一切会员，都是投票公举，皆有次序。这时洪秀全的声名反在黄文金之上，所以投票时，竟推秀全做一个会中总理。秀全见着如此，即当众说道："强宾不压主，总理一席，小弟如何敢当？"说罢，仍复让过黄文金。黄文金哪里肯依？众人又纷纷说道："公举的章程，是洪先生所定。如何先自违却，反要推辞？岂不是冷了众人之心么！"秀全见众人如此说来，无奈只得应允，自此保良会日盛一日了。秀全一发把运动杨秀清的手段，教黄文金禀领枪械，请示兴办团练，以保护乡民，是以金田又起了一支团练军。虽不及杨秀清的团练人马众多，却幸这数百团练军，都是崇信上帝的人，更易调动。秀全几人见了这个局面，好不欢喜。

不提防那桂平县，自从失了一个逃犯洪秀全和三个劫狱的，张县令竟要行文各县，四处缉拿，那一日正颁到金田地方。所有村落，都挂了一张告示：要捉拿洪秀全几人。早有人把这一点消息，到黄文金府上报知。各人听了，心中不免疑惧！秀全故作说道："某此次来到广西，本欲劝人为善，设

法安民，谁想遭了官场之忌，以得小弟为甘心。小弟诚惧以一己之故，累及诸君，不如待某亲自投案。自作自受，以免株累别人也罢了。”说罢泪下如雨。韦昌辉道：“明公若要如此，枉某出生入死，毁家赴义相从至此矣！”那洪仁发即攘臂道：“兄弟休慌！若是官差到来，教他来一个死一个，来十个死五双，怕官差的不是好汉了！”胡以晃正欲劝时，只见黄文金说道：“明公休便如此，这里附近都是崇拜上帝，敬重明公的同胞，兄弟虽不才，也有些微名，便藏在这里，料没有一个敢去出首；即或不然，就与同罪，弟亦何怨？因为洪君是豪杰士也！”胡以晃道：“难得文金兄弟如此仗义，我们怎好负他盛意？权在此间暂避几时罢了。”各人一齐答道：“以晃兄弟说得甚善，我们再不用拘执了！”

正说话间，忽家人报道：“门外有一位道士，自称是冯云山，要来相访。小的不敢擅自请进来，特此报知。”秀全听得冯云山到了，便向黄文金说出与云山是同志。文金即令请进来叙话。少时云山进到里面，各人一齐起迎云山。先见黄文金、韦昌辉请过姓名，然后与洪秀全、仁发、胡以晃寒暄过，各自溯说别后行状。秀全意欲问罗大纲如何情形？只碍黄文金在座，尚未把自己的来意说明，恐不便谈及，只得问一声，因何到此？云山本是乖觉的人，见秀全如此问法，便道：“闻得哥哥离了桂平牢狱，逃难到此，因见今日官吏，以网罗党狱为得计，恐穷追极捕，此地不宜久居。且今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未审哥哥意下如何？”秀全道：“正为此事，就想起程。不过文金兄弟盛意苦留，实不忍过却也！”云山便向黄文金道谢，并说道：“黄兄盛意果好！就怕官场难靠，泄了风声，不免要累及足下，到那时如何过得意？”黄文金道：“实不

相瞒，诸君来意虽未明言，弟却省得。官场不来追捕犹可，如必为已甚，弟当统率保良会中人，及现在之团练军，乘机抗拒官兵，有何不可？”云山急答道：“得足下如此，实中国之幸也！不知附近保良攻匪会，究有若干人，能否足用？”文金道：“所有村落，皆设有保良攻匪会，或三五百人、一二百人不等，都是由小弟一人提倡，统通不下二三千人，势亦不弱。但恐骤然与官军为难，人心或有不齐耳！”云山道：“此甚易事！凡人劝之则兴，逼之则速，请趁此时机，将附近一带保良会联合为一，互相救应，想足下鼎鼎大名，本处保良会，又如此兴盛，别处那有不景附云从？待至联为一气，当由足下和洪哥哥主持领袖。若官吏闻得洪哥哥在这里，势必起兵到来围捕，我因其势，谓官吏要摧残保良会，即率保良会以抗拒官兵，谁敢不从？此实起事一大机会也！足下以为然否？”文金踌躇。

少顷，云山道：“足下究有甚么疑虑？还请明言。”文金道：“先生高见，弟很佩服！只小弟是本处人氏，田园尚在，庐墓斯存，设有不利，何以自处？愿先生有以教之。”云山笑道：“足下英雄士也！作此孩子语，实出某之意外。方今朝廷失道，官吏昏庸，盗贼频仍，捐抽日重，欲救民于水火之中，此其时矣！事成则举国皆安。今若不行，长此昏沉世界，即高堂大厦，能享几时？足下岂犹欲靠官场保身命耶！”文金听上这话，额上流着一把汗，即避席说道：“先生之言，顿开茅塞！自今以往，愿听指挥，即破产亡家，誓不悔也！”各人听罢大喜，就立刻歃血为誓。文金复推洪秀全为领袖，宣读誓书：大家要戮力同心，共挽山河，救民水火，各人唯唯从命！誓罢，便商议联合保良会之计。

文金道："各处保良会首领，不是小弟姻眷，即是良朋，都易说也。只有对村一位武秀士谭绍洸，本别处人氏，已两代寄籍此间，与小弟向有意见；劝他附从，怕是不易。余外更无他虑矣！"秀全道："为一国谋个光复，自应开诚布公，断不可以芥蒂微嫌，遽自失睦。不知足下与谭绍洸有何意见？都要商量解释为是！"文金道："并无他故！论起谭绍洸，本与小弟是个姨表兄弟。因前年两村互斗，弟见劝解不来，置之不理。有敝乡侄子，竟焚谭绍洸两所房屋，今两村已归和好，只谭绍洸以小弟不理此事，致遭火劫，故长年绝无往来，就是这个缘故。"云山道："如此有何难处？弟当为足下解之！"文金称谢。便令家人导冯云山到对村来，寻着谭绍洸的宅子，口称有要事要来相访。谭绍洸忙接进里面。见冯云山素未谋面，如何要来见我，心里不免疑惑。只得让云山坐下，各道姓名。绍洸道："先生可是本处人氏？"云山答称不是。绍洸又问道："不是本处人氏，到这里有甚么贵干？"云山又答称无事。绍洸诧异道："既不是本处人氏，到本处又无贵干，然则见我则甚？"云山道："某生平游历各处，好排难解纷，不平者，某代伸之；不和者，代解之。缘与黄文金有旧，听得年前贵村械斗，他因此与足下不和，某是以来见。若谓不然，岂以弟踵门行乞，求衣食于足下耶？"绍洸道："某与黄文金不和，与卿甚事，要来干涉，究是何意？"云山笑道："若仅干弟事，弟不来矣。弟以为两村械斗，实非乡闾之福。为缙绅者，方宜捐弃前嫌，重修旧好，以为子侄倡。今两村已经和睦，而足下与黄文金均负一乡闾之物望，乃各怀意见，若此何以矜式乡人？设子侄稍触嫌疑，复行生衅，将涂炭兄弟，焚劫乡闾，皆足下与文金之罪矣！愿足下思之。"这一席话，不由谭绍洸心上

不感动！便改容道："先生之言，乃金石之言也，某闻命矣！但此事原属黄文金不是。他不向我求助，我反要求他，如何说得去？"云山又笑道："足下何始终不悟也？某是黄文金之友，某来犹黄文金来耳。且同是姨表弟兄，以长幼之序，足下方当前往负荆，今黄文金反着弟先容，而足下仍固执如此，倘日后两村复失和，是罪在足下矣！足下亦何忍作乡中罪人乎？"谭绍洸听罢，恍然大悟，急向云山谢道："非先生教诲，弟负罪不少，今就同先生往谒黄文金如何？"云山开导，欣然领诺道："足下若往，黄文金定降阶相迎也！"谭绍洸闻言大喜，便立即穿过衣履，随着云山而来。管教：

联欢杯酒，再敦廉、蔺交情；

纠合英雄，成就洪、杨事业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八　回

冯云山夜走贵县　洪秀全起义金田

话说谭绍洸听得冯云山这番议论，已幡然改悔醒悟，便随冯云山到黄文金府上。家人入内报知。文金肃整衣冠，迎谭绍洸至里面，并与洪秀全相见。黄文金谦谢前过，谭绍洸自然喜之不尽。秀全更从旁解说几句，于是各人从新谈话。冯云山把联合保良会之意，对谭绍洸一一说个透亮。谭绍洸听了，自念若能联合各地保良会互相救助，原属共保乡闾之妙策，况自己新与黄文金捐释前嫌，正好藉此连络，因此慨然允诺。冯云山等不胜之喜！便道："谭兄高义中人，深悉大体，也不劳多说。目今务求联合保良会，共卫桑梓，使各地闻风相应，实贵省之幸也！"到后渐渐说到官吏昏庸，人民涂炭的光景，谭绍洸虽非文墨中人，听他们这么说，心上不免感动。又见各人都义气激昂，知是非常之举！遂答道："诸君皆豪杰之士。叵耐小弟僻处乡关，绝无闻见。今听名言，令某佩服！弟虽不才，或可执鞭随镫，以从诸君子之后也。"各人听罢，一齐谦让。

谭绍洸见天已傍晚，方要辞去，黄文金已准备酒菜，竭力邀留。一时家人搬到膳具，端上酒菜，因广西一地，却少水上鲜鱼，除了外埠贩来海味之物，都是鸡鸭猪羊等肉，当时已算十分丰美。谭绍洸见黄文金如此盛设，好生过意不去。黄文金一发令家人开了一坛绍兴酒，自己端了主位，先请谭

绍洸，其次冯云山、洪秀全、韦昌辉、胡以晃、洪仁发几人都依次坐下。纳入席中，只有洪仁发见那新开坛的绍兴酒，香气扑鼻的，恨不得急吃几大碗。究竟碍着谭绍洸是个新来的佳客，也不敢太过无礼，急待黄文金举杯劝客之后，自己却不管各人谈论，惟有一头饮，一头吃而已！各人知他素性率直，都不甚觉得诧异。黄文金恐谭绍洸不好看，便指洪仁发对谭绍洸说道："这位是秀全哥哥的兄长，性本率直，却是个天真烂漫的人。彼此同志，都不必客气！"谭绍洸道："兄长如何说此话？从来办事的英雄，大半出于无奈。某生平绝不小觑此等人也！"洪仁发正欲对答，云山恐他冲撞谭绍洸，不好意思，只得暗中使个眼色，仁发就不敢说话。只见绍洸对洪秀全说道："君等以广东人氏，来到敝省，且志在造福吾省民生，令某等愧死矣！今遇英雄，愿得稍助微力，以赎前过。"洪秀全一面逊谢，又再把联合保良会之利，痛说一番。黄文金见秀全议论不凡，从行的又皆有勇有谋的人物，更自叹服。不觉一连饮了数大杯，又向各人劝一会酒。正是"酒逢知己千杯少"，揣各人都有些酒意，黄文金便乘醉歌道：

锦绣河山荆棘路，纵横万里狂氛怖！天荒地老几时休？腥风吹醒愁人酒。长安迷漫禁风烟，宫嫔歌舞互争妍，白是民膏红是血，君王相对笑无言。同胞未敢嗟涂炭，中有英雄慨然叹！何日春雷震地飞，一声长啸苏群黎。

黄文金歌罢，各人都不觉感叹！洪秀全又歌道：

萑苻满地纷披猖，民如蝼蚁官如狼。携幼扶老属道旁，相逢但说今流亡！君王宫里犹欢宴，贰臣俯首趋金殿；回望同胞水火中，闻如不闻见不见！哀哉大陆昏沉

二百秋，不作人民作马牛！英雄一恸气将绝，何时剑溅匈奴血？

歌罢各人和之。冯云山进道："哥哥何便心伤如此！自古养牲豪杰，屠狗英雄，后来皆是定邦安国。今日长歌当哭之人，安知非他日救国安民之士？愿哥哥少待之。"秀全长叹一声，答道："难得诸君如此慷慨，毁家相从。独惜秀全虚生天地间，年逾三十，一事无成，日月蹉跎，老将至矣！"说罢潸然泪下。各人看看秀全这个光景，都不免触起胸怀，感叹不已。黄文金见秀全有些酒意，又恐谭绍洸天晚不便往来，便向各人再敬一杯，说一声简慢，就令撤席。早有家人将杯盘端下去。各人盥沐后，用过茶烟，谭绍洸即便辞行。秀全要留绍洸作竟夕之谈，绍洸道："小弟来时，未有致属家人，恐劳盼候，改日再来扳谈便了！"秀全便不敢相强，齐送谭绍洸出门后，各人都因有些酒意，不便久谈，胡混睡去。自此谭绍洸不时过来叙话。

那些附近保良会，听得谭绍洸都与黄文金相合，莫不欣然相从。有迟疑未决的，谭绍洸即责道："我与黄文金，前有仇隙，尚且为大局起见，要互相联络，何况你们。你们总没有我们两个的深仇积怨！"因此各村保良会，都争先恐后，皈依上帝的道理。各地保良会都让洪秀全作首领，冯云山等相助为理。所以金田一带，保良会声势日大。秀全已隐有操纵全军之势。冯云山见此情景，便暗向秀全说道："方今保良会已是可用！且又劳杨秀清、罗大纲久候。若再延时日，恐官府闻哥哥在此，又来骚扰，不可不虑！"秀全道："此言甚善！某料黄文金是同志中人，已知了我们的用意，只谭绍洸尚在有意无意之间耳！某有一计，正待贤弟为某一决也。"云山便问计将

安出？秀全道："今幸保良会中人，都皈依上帝，视某如神圣；若突然起事，恐反令人心生疑。不如传布某的名字，在这里保良会中。官吏知之，必来捉我，这不怕会中人不来救我！我欲乘机率众以拒官兵，则大事从此行矣！未审贤弟意见何如？"云山道："如此甚妙！但官兵一日不来，即一日不起义，仍非良策。弟意请以八月初一为期，一齐集义。弟今则西入贵县，沿武富偷进江口，督罗大纲依期进攻永安州；哥哥若遇官兵到此，即依尊策而行。若是不然，哥哥亦当待罗大纲起义之后，以越境救助人民为名，率保良会之众，直趋永安州会合，官吏闻得哥哥有此举动，必调兵相拒。此时欲求一战，实不难矣！胜则直抵桂平，若失利，罗大纲即由永安入桂平，以截官兵之后。哥哥即奋击官兵，求通桂平一路，以应杨秀清；然后合三路，以趋桂林可也！"秀全听说，即依计而行。

云山一面辞过众人，扮作一个云游道士，望贵县而去。那日到了贵县城中，双足却因连日跑路，疲倦得很，正要寻个所在，歇过一夜。在街上来来往往，忽然背后一人呼道："云山兄弟，往哪里去？"云山回头一望，原来是秦日纲。倒吃了一惊。急赶上两步，接着秦日纲问道："兄弟自此一别，知得老兄被洪哥哥连累，禁在监中。到监后两天，即把洪哥哥另禁别处。因此韦兄弟劫狱时，不曾救得老兄。因何到此？"秦日纲道："弟所谓因祸得福也。当初被禁时，是同在旧羁；后洪兄弟改押新羁，正当韦兄弟劫狱时，不曾救得，故县令疑我不是同伙知情，讯了一堂，便批准保释。今来此地探望亲友。不知兄弟何来？洪兄弟现在哪里？"云山道："这里不是谈话之所！可有认识的僻静地方？畅谈一会较好。"秦日纲道："只有一所教堂，离此不远，是弟居留之地，就请同往坐

谈何如？”云山大喜，二人便望教堂而来。

甫进了教堂，只见一人衣裳楚楚，在教堂里打坐，似行路到此歇足的。一见他两人进来，那双眼早抓定冯云山。云山不知何故，偷眼回看秦日纲，见日纲已是面如土色。云山摸不着头脑，即向那人请问姓名。那人才答得一个张字，即出门而去。云山见得奇异，便问日纲，此是何人？日纲道：“不好了！此人即日前在桂平告发洪哥哥的张秀才也！他本贵县人氏，曾充桂平县外幕。生姓奸险。今见此人，大非吉利。似此如之奈何？”云山一想道：“任他如何摆布，料不能如兄神速！弟十分疲倦，权坐片时，再作计较罢了。”秦日纲便带到后面坐定，呼僮烹茶，大家诉说别后之事。时已近晚，云山道：“今夜断不能在此勾留。弟数年前在本县曾课徒于黄姓之家，此黄姓是敝省番禺人也！倒能做油炸生涯。本是个有心人士，不如改往他的府上权宿一夜，较为妥当。”秦日纲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某亦愿同行。因弟虽有志未逮，然甚愿随兄弟之后也。”云山听罢，不胜之喜！秦日纲呼僮到来，赏他二三块银子，遣他回乡；自己却诡称要回桂平去。

将近夜分，便同云山转过黄姓家上来，那黄姓的，原来唤做广韶，生有三子，俱曾受业于冯云山，这回见云山到来，父子四人，好不欢喜，一面迎至厅上，吩咐家人治膳相待。正自互谈别后的景况，忽然家人报道：“前街那所教堂中，不知有甚事故，也有许多官兵围捕。却搜来搜去，搜不出一个人来。”黄广韶听罢，偷眼看看秦日纲两人面色，却有些不象。且素知他两人是个教士，此事料然有些来历。便把家人喝退，一面令进酒馔来，独自陪两人对酌。酒至半酣，黄广韶道：“两位来此，必有事故。某非好为小人者，不妨直说也！”冯云

山道："忝在宾主多年，何敢相瞒！弟到广西，原为传道起见。不料本县一个张秀才苦苦攻讦小弟妖言惑众，以至官吏购缉甚严，故逃避至此。素知足下是个诚实君子，聊以实情相告，万勿宣泄为幸！"黄广韶道："弟观秦兄神色，已料得八九分。但家人颇众，谈话切宜低声，休被别人知觉。便对小儿辈，却不宜直说也！某料官吏注意者，只在冯兄。若要逃走，当在今宵；倘再延迟，截缉益严，更难出关矣！"云山道："此言甚善！惜此时城门已闭，如之奈何？"黄广韶道："这却不妨！敝宅后靠北门。那守城军士赖信英，家有老母，常受某赒济。若要偷出城门，自能方便也。"云山道："如此是天赐其便矣！事不宜迟，就此请行。"黄广韶便不敢再留。用过饭后，冯、秦二人却没什么行李，即依黄广韶嘱咐，对家人等托称有事，立要辞去。只有黄广韶导出门外，冯、秦在后相随。还幸所行不远，已是北门。且贵县不甚繁嚣，夜分已少人来往。黄广韶即寻着赖信英，说称有紧要事情，要立刻出城赶路。赖信英见是黄广韶到来说项，自然没有不从。登即开了城门，让冯、秦二人出去。正是：

闻鸡已过函关客，走马难追博浪人。

冯、秦两人出了城外，辞过广韶，握手后，即趱程而去。黄广韶却独自回家，一并瞒却家人，不消说了。这里按下冯、秦两人行踪莫表。

且说洪秀全，自从冯云山去后，打点保良会事务，越加用心，因此日盛一日，声名洋溢。那洪秀全三个字，飞到平南县令马兆周耳朵里。马兆周因日前桂平张县令行文各县，早知洪秀全是个逸犯，登时带了二十名差勇，直过金田捉洪秀全。当下寻到黄文金府上，口称与洪秀全相会。黄文金已

知马县令的来意，便答称洪秀全不在这里。马县令不信，定要把黄文金府上搜过，黄文金那里肯从？便和马县令口角。马县令好不知死活，还仗着官势，口称要捉捕黄文金。那差勇更是狐假虎威，听得马县令一声喝起，早把黄文金拿下。那些保良会中人，都是崇拜上帝的，平日最爱黄文金和洪秀全二人。这番见把黄文金拿捕，便一齐上前，问个原故。黄文金心生一计道："这赃官到来索贿，黄某不从，今要把我们拿捉，速来解救才是。"那时一般保良会中人，只知有上帝，那知得有官府？联同一二百人之多，立将黄文金抢回，并把二十名差勇打得个落花流水。马县令见不是头路，撇了差勇，独自逃命，急望县城回去。余外二十名差勇整整打死五名，单留十五名，都是破头烂额，狼狈奔回。马县令看见，又羞又恼，急忙知会临近浔州府及附近州县，报金田保良会窝藏逸犯，拒杀官兵，聚众为乱，请合兵攻剿等情。依着官场惯例，少不得把保良会讲得十分凶悍。这会浔州知府白炳文听得这点消息，非同小可！又听得洪秀全是有意谋乱的人，一面详禀上台；一面调齐人马，会攻金田保良会。只当时浔州一带，盗贼虽众，究竟太平日久，兵马无多。三路合齐，计得兵勇一千名。用都司田成勋统领二百人马为前队，余外马兆周领三百人居中，白炳文合后，浩浩荡荡杀奔金田而来。

早有探子报到黄文金府上。黄文金便请洪秀全召集各地保良会首领会议。谭绍洸第一个先到，一时各首领俱已到齐。即有许多保良会中人，到场观看。洪秀全当众说道："洪某到贵省来，不过为传播道理，别无他意。就是今日联合保良会，也不过为地方谋保卫。谁想虎狼官吏，不能捕盗安民，反来攻击诸君。若甘心受祸，好自为之；若要保全身家性命，即

当急谋捍卫。非是洪某好事，实是事势不得不如此也!”各人听罢，皆大呼道:“人生在世，那有不爱身家性命?愿听洪先生指挥!”当下众口齐声，声如雷动。秀全一发说道:“既是如此，限明早便要各乡保良会到此聚集，官兵不来攻击犹自可;若要攻击时，即当竭力抵御。我们保良会原谋保护地方，实是美事。是非曲直，当有台司知之。若等州县小吏，何足介意耶?”各人听罢，都不胜之喜。立即回去打点一切。

果然到了越早，不约而同，一齐携了枪械到黄文金村上，听候洪秀全的号令。那秀全待各地保良会到齐，点过一会，却不下二千人。洪秀全便令父子同来者，父去子留;兄弟同来者，兄去弟留。并无兄弟及一切残弱的，一发安慰一番，发遣回家去，单挑得精壮一千人。随对韦昌辉、黄文金等道:“官兵虽属无用，仍是操过队伍;我军虽然强壮，究竟未经训练，待彼来时，当以散队击之。”就把一千人分为五队，每队二百人，先令谭绍洸率二百人回村驻扎，以壮声势。

谭绍洸去后，忽探子报道:“官军离此尚有三十里之遥。”秀全听得，便道:“彼军行程甚缓，是欲待夜分，掩军袭击，为一网尽擒也!此处村口，离此十五里有一小山，树木深丛。文金兄弟可领一军，在此埋伏:彼军到时，休要管他;待彼退时，彼必提灯笼火把，兄弟却望火处攻之，当获全胜!”黄文金得令去了。又令胡以晃、韦昌辉、各带二百人在村后分东西两路埋伏:胡以晃在东路，韦昌辉在西路，但听号炮一响，一齐攻出。各人分拨停妥，秀全却与洪仁发，将所余二百人，分藏各巷内，以暗击之。却把各巷闸门紧闭，只留村口一条大路，让官军进来。并令各家关闭门户，以防彼军骚扰，均不准张灯举火，以疑敌军，各人都依令而行。秀全便

与仁发，在黄文金府上等候，以盼佳音。管教：

设谋定计，安排香饵钓鳌鱼；

伐罪救民，大举义旗驱枭獍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九 回

劫知县智穷石达开　渡斜谷计斩乌兰泰

话说洪秀全计画已定，专候官军到来接战，直到夕阳西坠，才接探报报称："官军离村外十里，扎了大营，不知何意？"秀全正在沉吟，忽见一人进来，口称奉官军之命，到来投递书函，说罢把函呈上。秀全就案上拆开一看：却是白炳文责黄文金把自己交出，如若不然，大兵一到，玉石俱焚的话。秀全看罢，援笔照来书尾批了几句，说道："此处保良会，原是御暴安良，并无歹意；虽有洪秀全，岂能交出？若能礼谅，固是感激；若是不能，请听尊意便是！"覆了立即打发来人回去。白炳文接着，不胜之愤。骂道："这几句话，分明是要来挑战。谅鼠辈何足拒我大兵？"便令督兵前进。及到村口，已是初更时候。这时正是七月将尽，月色无光，村中又无动静，前军都司田成勋，恐防中计，不敢擅进，忙向白炳文禀报情形。白炳文道："若辈有何计策？不过闻我们大兵到来，预先逃避耳。急宜挥军前进，勿被他们逃走。"田成勋听罢，心中不悦。惟上台号令，怎敢违抗？便回军中传令，直进村里来。只见各门紧闭，又无灯火，并无一人往来，心上好生疑惑。

少时马兆周中军已到。田成勋急会合商量计策。马兆周欲纵火焚村，成勋道："为恶的只是黄文金与洪秀全，何忍祸及全村！老兄前曾到过黄文金府上，料知路径，不如前往拿住黄文金，然后解散村民，较为上策。"马兆周深是其言，遂

合兵同进。忽然前村锣声震动，火光中摇旗呐喊，似有应敌之状。田、马二人，正在惊惶，不提防各巷枪声齐发，都向田、马两军中击来。田、马二军，措手不及，中枪者不计其数。急欲回枪接战，奈闸门紧闭，暗黑中又不知保良军伏于何处？急欲逃时，韦昌辉、胡以晃两军已是分头杀到，谭绍洸又在前村杀来接应。把官军困在垓心，急难逃脱，只得勉强混战一场。不提防洪仁发领了数十人，从东巷内转出，枪声响处，马兆周应丸落马。田成勋大惊：自料寡不能敌众，后军又不见到来助战。正要杀条血路逃走，忽听得来路上喊声大震，胡以晃所领东路保良军，纷纷逃避。田成勋仔细一望，火光中认得旗帜，却是白炳文亲领后军到来。此时心上稍安，急与白炳文会合。不料后面大队赶来。原来胡以晃逃避之意，深恐腹背受敌，特让官军合为一路，然后合兵从后击之，这时来势更加猛烈。田成勋早失了队伍，反冲动白炳文一军，立脚不定。那韦昌辉、洪仁发、谭绍洸都随着胡以晃，分头赶来。官军又不识路径，唯有东奔西窜，白炳文那里还有心恋战，只得死命奔走。

走不得数里，丛林中号炮轰天震地，黄文金领二百人，从林内杀出，弹如雨下，都向火光中击射官军。田成勋左臂上早中了一弹，犹是死命坚忍，保护白炳文杀条血路，落荒而走。黄文金大呼道："降者免死！"各军士都各顾性命，听得黄文金这话，纷纷向保良军投降。黄文金急把降军作后队。正要督兵追捉白炳文，只见洪秀全亲自赶到，急止住黄文金道："彼辈如亡魂之鸟，捉之不足为功，留之不足为害！徒伤人命，不如收兵。"黄文金听罢，便领众同着洪秀全而回。这时，田成勋保着白炳文落荒而逃，将近浔州，才觉心安。计

点败残军士，仅存二百余人，多半是负伤的，好不气恼。又见军士捱了一夜，肚中料是饥饿，即令埋锅造饭，然后赶程。饭后回到衙内，一面把损兵折将，及马兆周战死情形，禀报上台去，自请治罪。并称洪秀全如此猖獗，实为大患，要求再兴大兵征剿。

那时广西巡抚周天爵，得了这条信息，一惊非小！暗忖金田属平南县所管，县令马兆周平时失于觉察，临时又不能解救，致激成此变，究属不合。除马兆周已死，姑免置议；白炳文未经禀报，擅自兴兵越境图功，以致误事，一并革职。另委新官赴平南之任，兼办团练。又以洪秀全如此声势，竟能大破官兵，自料广西兵力单薄，盗贼又多，尚不敷调遣，如何是好？想了一会，即调提督向荣，入桂林商议应敌之计。一面申奏朝廷，一面写文书到广东总督徐广缙处，布告乱事，兼请兵助战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洪秀全等，收兵回到村里，计点军士，伤亡不过数十名，当即筹款抚恤外，急忙召集同志相议。谭绍洸进道："哥哥用兵如神，十分叹服。只郁林州虽然败去，大兵必复再来；弟等身家性命所关，如何是好？"说犹未了，早有洪仁发、韦昌辉一齐说道："水来土掩，鼠辈何足介意？谭兄弟何没志气耶！"洪秀全尚未答言，只见黄文金道："今日局势已成，谭兄弟这话都不必多说。目今便要招兵买马，以图大事。但自古道：'无粮不聚兵'。独惜小弟家资绵薄，不能支撑几时耳。"秀全听了沉吟答道："贤弟此论甚是！可惜此间离桂平略远，不然秀清兄弟，实不难接济也！"胡以晃道："哥哥此言，谓远水不能救近火。眼前便有郑氏铜山，哥哥何故忘之？"秀全猛然省道："莫非朝贵兄弟所说的石达开乎？"以晃道："正是此

人。”秀全道：“某欲见此人久矣！此人不特是个富户，真是一个英雄。但不知此人现在何处？”以晃道：“此人本桂平白沙人氏！现在浔州一带办理盐埠。事母至孝，最得人心。自他承办浔江盐埠以来，所有盐枭，皆畏惧敬服，不敢私贩。论起他本是个举人出身，不求仕进，偏好结交江湖上有名豪杰。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此观变沉机之士，恐不易罗致之！哥哥欲得此人，也要寻个善法才好。”秀全道：“朝贵兄弟不在此间，更无他人与他相认识。必待有了机会，方好寻他。”说罢，又向黄文金说道：“黄兄弟自问能支持军饷几时？不妨直说！”黄文金听罢，偷以目视谭绍洸。绍洸道：“今日事已如此，不由不做。黄兄慷慨仗义，弟虽力薄，亦可少助之！”文金便答道：“如此甚善！合两家之力，若以一万之众，可支持四十天；若二万之众，可支持二十天，久则不敢闻命矣！”秀全大喜道：“只消支持十天足矣！旬日内，某必有计，可以赚石达开也！现时便要出榜招兵，较为要着。”胡以晃道：“大凡起义，必须布告天下，声动大义，方足以召号人心。哥哥以为然否？”秀全道：“何消说得！帷幄之事，某自主之；笔墨之才，兄弟当之可也！但起事伊始，不宜急说，满、汉界限，因二百年习染相忘，国民已不知有主奴之辨，故当从缓言之：不如先斥朝廷之无道，与官府之苛民，较易激人猛省。兄弟以为何如？”以晃道：“此言正合某意！”便立就案上援笔写来。忽又想道：“凡檄文中必有个主名！座中究以何人出名才好？”黄文金先道：“洪哥哥素孚人望。除了他，还有何人？”秀全道：“强宾不压主，就由黄兄弟主名可也！”文金谦不敢当！各人又皆让秀全，秀全只得领诺！以晃便书。那檄文道：

奉承天道，吊民伐罪，保良军大元帅洪，谨以大义

告布天下：窃以朝上奸臣，甚于盗贼；衙门酷吏，无异豺狼。皆由利己殃民，剥闾阎以充囊橐；卖官鬻爵，进谄佞以抑贤才。以至上下交征，生民涂炭。富贵者，稔恶不究；贫穷者，含冤莫伸；言之痛心，殊堪发指！即以钱漕一事而论，近加数倍，三十年之税，免而复征，重财失信。加以官吏如虎之伥，衙役凭官作势，罗雀掘鼠，挖肉吸脂，民之财尽矣！强盗四起，嗷鸿走鹿，置若罔闻。外敌交攻，割地赔钱，视为闲事，民之苦极矣！朝廷恒舞酣歌，粉乱世而作太平之宴；官吏残良害善，讳涂炭而陈人寿之书。萑苻布满江湖，荆棘偏于行路，火热水深，而捐抽不息；天呼地吁，而充耳不闻！我等志士仁人，伤心触目，用是劝人为善，立保良会。乃复指为莠民，诬为歹类，欲逞残民之势，遽操同室之戈。我等以同胞性命所关，黎庶身家所系，因之鼓励团防，维持桑梓。刻下奸官败去，闾里稍安，不得不再募良民，共维大局。凡我百姓兄弟，不必惊惶，商贾农工，各安生业；富贵助饷备粮，多少数目，亲自报明，给回债券以凭，日后清偿。如有勇力智谋，自宜协力同心，共襄义举，俟太平之日，各予荣封。现在各府州县官员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；其余虎狼差役，概行剿灭，以快人心！恐有流贼土匪，借端滋事，准尔等指名投禀，俾加惩治。倘有愚民助桀为虐，及破坏教堂，滋扰商务，天兵所到，必予诛夷！凛之慎之，檄到如律令！

自从这道檄文一出，不数日间，远近纷纷应募，共得精壮六

千人。秀全便制定旗帜，取炎汉以火德王天下的意义，全用红色，上书保良军三个大字。就将军人编为队伍，日日训练，以候征伐。一面派探子侦查清官行事。

那日正在府堂商议大事，忽有军人报道："今有新任平南县杨宝善，从永淳调任平南，将从这里附近经过，特来报知。"秀全道："有此机会，赚石达开不难矣！"便唤韦昌辉道："兄弟可领五十人，扮作民妆，到浔江等候。杨宝善必从这条路经过，到时便拦截之。口称是石达开部下，要禀过石某，方敢放行。他若问石现在何处？但答称现在保良军里，与洪某议事。只不宜将杨宝善杀害，如此如此，不忧石达开不来也。"昌辉领命而去。

且说宝善奉了周巡抚札令，改调平南；又因平南一带，方有乱事，自然赶紧赴任。那日三号官船，恰至浔江，正在顺流而下，忽芦苇中突出数十人拦住去路。随后人等，慌忙禀知。杨宝善听得，大吃一惊！拚着胆到船前喝道："老爷是新任平南知县！你们好不识法令，拦截官船，意欲何为？"昌辉答道："我是奉石达开哥哥号令，到此防守。暴官污吏，我都认不得，非有石哥哥号令，插翅也难飞去。"杨宝善道："石达开是个盐商，何以有此不法？他现在那里，本县要与他会话。"昌辉道："石哥哥现在保良军里，和洪先生商议大事。你要会他，请自前去，我却不能唤来。"杨宝善听罢，暗忖石达开，原来是洪秀全一路，如何是好！没奈何，一面命差役恐吓他们，一面驶船直下。谁想韦昌辉领那数十人，一拥进船，杨宝善知不是头路，急舍舟登陆，带了十余名亲随，落荒而逃。

韦昌辉却不来追赶，只扣留这三号官船，便回去缴令。

秀全大喜道：“将来杨宝善必追究石达开，不愁石某不来矣！”就犹未了，只见守门的进来，报称有石达开要来叩见。秀全不胜诧异，暗忖道：“方才令韦昌辉干了这宗事，如何石达开已是随后进来，难道这机会泄了不成？”心上正狐疑不定，只得请进来临机应变罢了。想罢，便传出一个“请”字。那守门的便请石达开进来。秀全一望，见石达开生得头大如斗，口阔容拳，隆准丰颐，两目闪闪如电，四尺以上身材，三十来岁年纪，边幅不修，精神活泼，大步踏进来！秀全急的起迎。其余各人，都上前见礼，让坐茶罢。秀全道：“素闻大名，今日幸得相见，足慰生平！”石达开笑道：“足下的是妙计，独惜不甚完全。小弟正日日打探你们举动，不过待看如何，才商行止耳！试想浔江一带，何处无小弟的人物，足下这条计，可弄得别人，如何弄得石某？倘石某亦召百人，驱御韦兄亲见县令，自行解释，又将奈何！”这几句话，说得秀全目瞪口呆，半晌，便转口道：“班门弄斧，弟真万分惭愧！只因素仰足下智勇足备，不过以无门拜会，出此下策，若得足下同举大义，不特弟开茅塞，实生灵之幸也！”说罢又向石达开再拜。达开见秀全之意甚诚，更自倾倒。便答道：“某何足道哉！敝友李秀成，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正汉之留侯，蜀之武侯也！若得此人，何忧大事不成？”秀全道：“何广西豪杰之多也！此事容图之。但目前之计，速望老兄指示为要！”石达开道：“金田壤地褊小，非用武之地！明公久屯于此，非长策也！以弟愚见，不如分兵两路：一路出永安州；一路绕梧州上游，会合于桂平，以窥桂林省郡。如此取广西实如反掌耳！”秀全笑道：“豪杰之士，所见略同。昔云山兄弟，曾言及此。某以粮食之故，急未能发，今得足下，复何虑哉！”遂定计分为东

西两路：东路以石达开统领三千人，洪仁发为前锋，谭绍洸合后；西路自领三千人，以韦昌辉为前锋，黄文金合后。所有粮食，都是石达开预行筹画。就令胡以晃率领保良军，仍驻金田，专司转运粮草。

秀全濒行时，向洪仁发道："卤莽任性，古人所戒！服从善言，是为丈夫。兄弟今后，见石君达开，如见弟可也。"仁发答应过了，便立刻起程。真是旌旗齐整，号令严明，所过秋毫无犯。乡民纷纷助饷，从军声势愈大！

这个风声，早传到桂林省里。巡抚周天爵、布政使劳重光，雪片似的文书，到广东告急。怎奈两广总督徐广缙，粤抚叶名琛，各负虚名，毫无韬略。接到广西文告，只有互相推诿，便激动了副都统乌兰泰：忖知广西乱事，非等闲可比。那日即进督衙，奋勇进行。徐广缙大喜，便令乌兰泰，领本部旗兵一千名，并拨中、广两协劲卒三千名，统共四千人马，昼夜兼程，望广西进发。

当下周天爵得了驿报，便召劳重光议道："乌兰泰虽是台湾案内保举军功，究竟有勇而无谋，恐未足恃！但事势已急，若转折往还，更是误事，又将奈何？"劳重光道："今日正是急不能待。不如乌军到时，休令来省，就令速赴永安驻扎，以压洪秀全；再令提督向荣、总兵张敬修，援应后路。如此较为稳便！"周天爵深是其言，立即驰令乌军，转赴永安；一面召向荣、张敬修，告知此事，兼发令箭。向荣道："前军若能一胜，乱势自迎刃而解。但不知乌军能否一战？"周天爵道："战则有余！胜败却未敢必？公自有权，相机而动便是。"向荣不敢再辩，怏怏而行。又有军情紧急，便立即打点军备，与张敬修望江口而去。

且说乌兰泰，志在速战。起程后，不消四天，已抵梧州。探得石达开一军，正在上流，趋桂平，便要等候石军到来，拦路截击。忽见周巡抚号令，要速赴永安。乌兰泰心上很不服，自以为失此机会。只上台号令，不得不从。遂星夜望永安去。不料洪仁发，早探得乌军行程，又欲截击之，忙到中军，向石达开请令。达开道："乌军初来，锐气正盛。我军新举，倘有失利，人心随散矣！某料广西紧急，乌军必赶紧前进。不如权扎大营，他若来攻，只管接战；他若不来，我从后趋桂平，截其后路，有何不可？"仁发听了，因前有秀全吩咐，便不敢辩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乌军到江口时，洪秀全大队已到，离永安约二十里，扎下大营。这里离罗大纲驻处却是不远。秀全要差人暗行，知会冯云山，请来相议军务。偏是差人未发，云山已是来到。秀全慌忙接入，便道："方才正要差人邀请兄弟，不料兄弟先自到来了！"云山道："弟何日不打探哥哥举动？早知我军行程到此，必要相见，何劳再请！"秀全大喜，便问进攻之计。云山道："乌军现在江口，徐广缙委用此人，好误大事。弟向知此人性急好事，必要图功，自然急攻。哥哥，周天爵乃无谋之辈，若乌军到时，令他直取金田，截我后路，则我等危矣！今来此，此最下策也。待两军会战时，哥哥可故作退败，弟便令罗大纲乘势袭取永安；乌兰泰一闻此消息，必无心恋战。再由罗大纲这里，乘虚攻江口，乌兰泰必定不敢回江口，当从小路奔逃。此处近有一条小路，山势虽不甚高，树木十分丛杂，名曰钭谷。以弟所料，乌兰泰必从这条路去。弟亲领轻骑二百人，埋伏此路，斩乌兰泰必矣！乌军一败，向荣定然胆落，军无斗志。我以乘胜攻之，

广西不难定也。秀全听罢大喜，便依计而行！管教：

帷幄运筹，大展龙韬斩都护；

疆场决胜，再施虎略取城池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十 回

洪仁发误走张嘉祥 钱东平重会胡元炜

话说冯云山已定下计策，要赚斩乌兰泰。洪秀全便依计而行。云山即辞回罗大纲营里，调动人马，策应洪军。秀全送云山去后，随唤韦昌辉嘱令如此如此；又唤黄文金嘱令如此如此。两人得令去后，秀全便亲领中队为前部，专待乌军。

且说乌兰泰已到了一天。扎营已定，却不见洪秀全动静，便向参谋张奋扬问计。张奋扬道："彼军起旗，本宜速进，今却不动，其中或者有诈！大人恐不宜轻举。"乌兰泰笑道："小丑跳梁，有何妙计！以某从军多年，百万之众，某且不惧，何况一洪秀全？某当亲自擒之。"张奋扬道："某所虑者，永安州城耳。永安绝无险要：且东邻象州，西界桂平，又是四战之地，恐贼军必垂涎此地，以趋桂平，又将奈何？"乌兰泰道："公言很是！但本军仅三千人，只足当洪秀全之数；若再分兵以守永安，实非良策！今向军门随后出矣，永安料必无虞。况秀全尚在前敌，岂能遽至永安耶？某若以全军临之，秀全一败，即广西皆安矣。何必多虑！"张奋扬听罢，暗忖自己所言，志在全军退守永安，今见主将不从，更不敢再说，只得辞出帐来。乌兰泰便令都司陈国栋，协领国恩为前部，望洪军杀来。谁想秀全深沟高垒，只选精锐三百人，压住阵脚，全军却伏在营里，屹然不动。

陈国栋见所发枪弹，全不中要害，又见秀全绝无动静，

便向国恩道："张奋扬久参军幕，料事多才，今敌军如此动静，不可不防！"国恩听罢，便令陈国栋，独当前面；却自来见乌兰泰，禀报情形。乌兰泰怒道："凡攻营拔寨，一鼓作气，迟则军心懈矣！速回去尽力攻营。如有退后者，立依军法！"国恩无奈，便跑回前军。令陈国栋尽力攻营。当下洪秀全，见敌军来势渐猛，便令军士还枪接战，胡混战了一回，只见秀全领军望西而逃。陈国栋便同国恩两人，领军随后追赶。

这时乌兰泰，听得前军得胜，便号令一声，率大队前进。正到阵前，只见洪军旌旗纷纷变换：忽改后军为前军，绕东而来，却打着黄文金的旗号。乌兰泰急令分军，以陈国栋、国恩会追洪秀全，然后单迎黄文金接战。不料黄文金，这一枝军如生龙活虎，望乌兰泰本军，弹如雨下。乌兰泰正在酣战，忽流星马飞报祸事：报称向提督未到江口，流寇罗大纲，用冯云山之计，已率大队，径取永安州去了！城池紧急，特来报知。乌兰泰听了，吓得几乎坠马！回顾张奋扬叹道："果不出足下所料！永安若失，何处可归？不如退兵。"便传令陈国栋、陈国恩先退，自己亲自断后。不提防洪秀全、黄文金，分头赶来，军士无心恋战，各自逃命。中弹下马者，不计其数。

乌兰泰便死命逃奔。忽然前部喊声大震：原来迤西一军，飞走横贯而来，为首的却是韦昌辉。陈国栋、国恩勉强接战。协领国恩措手不及，面颊上早中了一流弹，落马而死；陈国栋吃了一惊，望后便退。此时欲回永安，已被韦昌辉截住，不能冲出。后面洪、黄两枝人马，又卷地追来，杀得乌军全无队伍，逃的逃，降的降，乌兰泰立杀数人，那里阻止的住？此时洪、韦、黄三路逼住，乌兰泰料不能回永安，便令向西而逃！陈国栋顾不得军士，急令亲信百人，保护乌兰泰，透

出重围。张奋扬急对陈国栋说道："我一头走，他一头追，究非长策。望足下保乌帅先行，后兵我自当之！"说罢，便率败残的百人死力抵御洪秀全。乌兰泰已自走去。可怜张奋扬，一个谋士，以众寡不敌，竟力尽自刎而亡！后人有诗叹道：

十年帷幄赞军营，转助强胡拒汉兵。

回首孤坟荒草里，幽魂空绕永安城！

自张奋扬殁后，五百军人，纷纷逃散。秀全一一招降，皆用好言安慰。见乌兰泰逃走已远，便移兵望永安州而来！按下慢表。

先说乌兰泰，自得张奋扬抵御一阵，才逃得性命。计部下三千军士，只剩二百余人，或是手无寸铁，或是焦头烂额。乌兰泰十分忿恨。时已夕阳西下，刚行至一处，但见树木丛森，分不出路径。便问左右："此处是何所在？"左右有识得路途的答道："此处地名钭谷。过了这所山林，便有小路通出江口。"乌兰泰道："贼军党羽甚多，我正好从小路奔走。"便令从钭谷行来，约十里许，见山路狭隘，乌兰泰不觉有些心慌。忽一声号炮，只听得呼道："害民贼快来送死！"说犹未了，枪弹纷纷飞来了。冯云山亲领三百人，截住去路。乌兰泰料知中计，急传令退后。不料枪声响处，纷纷从树林里击来。乌军只剩下二三百手下败残军士，已是子药俱尽，并不能还放一枪，只有敛手待毙。更不知云山人马多少？正在心慌，又见山路崎岖，行走不便，只见枪声又渐渐逼进。乌兰泰不觉仰天叹道："可怜带兵数十年，今日却丧在此地矣！"说犹未了，脑袋上正中一流弹，大叫一声，倒在马下。陈国栋急下马相救。乌兰泰道："受伤已重，料难再生，救亦无益。足下速速回去，再请救兵罢了！"陈国栋犹不忍行。忽然乌兰泰大叫一

声，口吐鲜血而死。陈国栋便欲夺回尸首。不料冯云山所领数百人，已自追至，陈国栋急得策马落荒而走。冯云山杀散余众，便令收军，于路上得了乌兰泰尸首，后来命军士以礼厚葬之！并题其墓曰：清故都统乌兰泰之墓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奋勇驰驱去，貔貅出粤东；
将军空百战，钭谷叹孤穷。
枉握兵符重，其如汉祚隆？
至今浔水上，夜夜泣西风！

当下云山自全军得胜之后，乘夜驰回永安。可巧洪秀全大兵已到，便到营中，谒见洪秀全。行间忽见永安城上，旌旗齐整，秀全正自惊疑。冯云山道："此罗大纲兵也！是预早安排的定了。想已袭得永安城矣！"秀全大喜，便令进城相见。云山便令人报知罗大纲，预备迎接。

秀全即令云山先行。韦昌辉仍统领二千人城外驻扎，分布犄角，自己却与黄文金同行。行不数里，早见罗大纲列队相迎。秀全立即下马，同入永安城去。但见城内人民，俱备酒食迎接。原来居民久苦烦苛，今见洪秀全，树起伐罪救民的旗号，那不欢喜！秀全都一一抚慰，随到罗大纲营里，一面出榜安民；一面安排功劳簿，论功庆贺。云山进道："城池已得，惟州官逃避，必到向荣那里催取救兵。我据孤城以待战，非长策也！宜乘胜由江口窥桂平，以接运石达开与杨秀清，实为上策！"秀全深然其计。即令罗大纲部下赖世英，领本部一千人，坐守永安，兼运粮草；随令韦昌辉为先锋。却令罗大纲原部，不下万人，申明号令，严整旌旗，大队望江口进发。

且说提督向荣，自领了巡抚周天爵之命，要接应乌军，

兼敌洪秀全，便令总兵张敬修为前锋，记名提督张必禄为合后，正在督兵驰下。不料前途探马报到，乌军全军覆没：都统乌兰泰，协领国恩已阵亡，都司陈国栋不知下落，现永安城池失守，洪军大队正望江口来也！向荣听罢，呆了半晌。张敬修道："洪军既胜，锐气百倍；又兼罗大纲之众，未可轻敌！不如回见周巡抚，再商行止！"向荣道："广西精锐，尽在本军，若不战而回，人心益乱。不如先图规复永安，以镇民心！若是不然，洪氏大势益盛，广西危矣！"便不从张敬修之言，即下令趋进永安。忽又流星马报称：石达开一军，已从梧州上游蜂拥而来！向荣大惊道："此时若趋永安，恐腹背受敌矣！不如回桂平，以待敌军！"遂改令俱回桂平去。

原来石达开在广西，最得人心！所过望风投顺。那日大军正到昭平境界，忽探得富川一带，有流寇张嘉祥为乱，现在向荣正分兵剿捕。石达开得了这个消息，便与洪仁发、谭绍洸相议。绍洸道："向荣若是分军，何不急攻桂平？"达开道："洪哥哥正乘胜由江口进兵，何忧桂平不下！惟张嘉祥乃广东高要人也！向随叔父经商广西。自以行为无赖，被叔父逐出，遂投绿林为盗。后杀盗首，而取其女，旋因手下不服，逃至富川。今复结众，扰乱乡民，此人与弟曾有一面之交，素知他骁勇善战，唯是热心官阶，性情反复，若遇向荣，彼必投降，实为心腹之患！我不如先罗致之：可用则用，不可用则杀之，以绝后患！但昭平正当冲要之地，弟却不便离营而去，不知谁人愿替某一行？"洪仁发道："弟愿当此任！"谭绍洸急止道："仁发兄弟性急，恐不宜独当一面。"仁发大怒道："秀全兄弟还不敢说某一句闲话。汝何人？敢小觑我耶？若不叫我当此一任，我便要逃回广东去矣！"绍洸道："汝回广东去，干人

甚事?"二人相争不已！达开劝解道："彼此都为公事，何苦争气。究竟仁发兄弟先说，就令仁发前往便是。"说罢，便令仁发领本部一千人，往取富川。并嘱咐道："军行须戒任性。若遇张嘉祥，当招之使降，次则擒他回来，石某自有主意；不然则杀之，休令他逃去！我在此敬候捷音。倘有缓急，飞报前来可也！"仁发领命，欢喜而行。绍洸心颇不快，石达开婉言相劝。当下就留绍洸在营喝酒，酒后耳热，达开乘兴挥毫，题了一首五律。其辞道：

"大盗亦有道，诗书所不屑；黄金似粪土，肝胆硬如铁。策马度悬崖，弯弓射明月；人头作酒杯，饮尽仇仇血！"暂时按下。

且说张嘉祥，自从逃至富川，竟聚集三五百人，打家劫舍。听得向荣要兴兵来剿，忽向军未到，洪仁发军先自到了！张嘉祥惊道："如何石达开亦有这般神速也?"便聚手下商议道："我辈麇聚绿林，终非长策！不如乘此机会，杀败洪仁发，立些功劳，向官军投顺，图个衣顶荣身，岂不甚好?"众人齐道："大哥言之有理！就这个主意便是。"张嘉祥大喜。便督率手下，专待洪仁发。不料洪仁发虽然性急，还自有些分寸，竟向军中传令道："我们兄弟，你可知道，秀全兄弟和韦昌辉、黄文金，那里杀败乌兰泰，夺了永安城，威声大震，早得了头功；我们这会，如果不能拿住张嘉祥，便算失了礼面，怎好见人？这会务要奋心协力，把他拿的寸草不留，才显得我们的本领。"三军齐声应道："不劳说得，我们愿听号令！"洪仁发喜得手舞足蹈。果然领了那一千人马望张嘉祥巢穴杀来。张嘉祥见仁发来势凶猛，便当先迎战；不提防仁发一千人，不事纪律，纷纷乱进，枪声乱鸣，嘉祥手下的党羽，一来寡不敌众，二来又当不得这般猛势，各先逃避。洪军如乘风破

浪，直进军中，反把张嘉祥困住。嘉祥料不能脱身，急生一计，下马向仁发投降。连左右护卫，统通二三十人，都被洪仁发留住。仁发非常得意，呵呵大笑道："可笑石达开兄弟，把张姓的一番夸奖，今日却是束手受缚也！"嘉祥道："仁发我的父，那里得知，张某这起一路兵，正欲接应你们，由富川取平乐府城投顺洪军，共图大事，故此不战就擒耳！"仁发听了这话，心内一想，暗忖道："秀全兄弟戒我卤莽，石兄弟又说得张姓的如此能战！这回又擒得如此容易，或者有点跷蹊，也未可知！"便回嗔作喜道："我也听得石兄弟说过，和你有一点交情，要招你回去，同谋大事。只是我心上还信你不过，恐你反投清军，却又怎好？"嘉祥反笑道："怪得人人说，你是卤莽的，端的不错。"仁发怒道："我如何卤莽？你且说来！"嘉祥道："张某若要投顺清兵，不在富川起乱了！张某不过要立点功劳才好。你们兄弟若不相信，今清兵将到富川，待我招齐旧部，杀退清兵，斩将搴旗，以表真心，倒是容易。只怕没有这等度量！"仁发听罢，心内本加愤怒，只回想怎好被这小人觑我！便向嘉祥道："你若是有这般真心，我自然有这般大量。你留下你的兄弟作按当，你且去来！"嘉祥一听，忙谢一声，急的如飞而去。

时族弟洪容海在旁，进道："张嘉祥那厮，达开兄弟说他性情反复，今他神色不同，此去定不回矣！"仁发道："怎好以不肖之心待人。想两天内必有消息也！"不料过了两天，不知逃到那里，绝不见张嘉祥有些动静。洪仁发大怒，便要进兵，再拿张嘉祥。洪容海急止道："张贼未必可拿，清军又是将至，且恐误了石兄弟进兵的时期。不如回去，再行设法。"仁发无奈，只得押了留下的二三十人，传令退兵。路上痛恨张嘉祥，

咬牙切齿的骂道："此后如见了张嘉祥，必以死命搏他。某与他誓不干休也！"当下且行且恨，急回昭平缴令。

石达开急忙出营迎接。仁发把留下的二三十人献上。达开急问道："曾拿得张嘉祥回来没有？"仁发初犹满面通红，不便说出。达开再问一声，仁发道："人是拿得的！只是洪某不细，被他留下这些兄弟，托说投附我们，要先杀清军，以表真心，因此被他逃去了。"达开听了，顿足叹道："石某当初说怎么话来？素知那厮虽是骁勇，实毫无信义；今他宁负义，断送二三十名兄弟，反要单身逃去，今后我们反多一敌手矣！"时谭绍洸冷笑不止，仁发又羞又恼。达开恐仁发不好意思，急安慰道："好兄弟，休要激愤。待再有机会，石某定能擒他，不过稍待时日耳！"仁发道："何消说得！我若再遇他时，怎肯干休？誓拿此人，以雪今日之恨！"说罢，石达开便向那张嘉祥留下的二三十人说道："张贼无义，陷了你们，却自逃去，你们今又降否？"那二三十人一齐答道："倘仗大义，留得残生，誓杀张贼以报，断不失信也。"达开大喜。便招降那二三十人，仍令洪仁发统领前军，望桂平进发。果然与洪秀全两军会合于桂平。向荣退保桂林，又被杨秀清会杀一阵，广西越加紧急，此是后话，按下慢表。

再说浙江归安钱江钱东平。自从被困监牢定罪，充发新疆，旋因花衣期内，未能起解。当时广州城外，有一个世家子弟，唤做潘镜泉。为人无心仕进，素性疏狂，所以那流俗人等，反起他一个"荒唐镜"的绰号。只因当时两广总督子爵徐广缙，广东巡抚男爵叶名琛，各负虚名，不理政事，累得内患外攻，竟无宁日！潘镜泉大愤，便写了数百张不肖子、不孝男六个字，偏贴城厢内外。因此官府闻知，便要把潘镜

泉拿捕。潘镜泉得了这个消息，急要逃走，正待寻个心腹人商酌：因念前日和钱江有了交情，自己又自很佩服他的，正好和他商量行止。那日便亲到狱里，找着钱江，把上项事情说了一遍。钱江道："黑暗官吏，擅威作福；为足下计，倒是走为上着。只目下荆天棘地，广东那藏得住身？不如先入广西较妥！"潘镜泉道："先生得毋欲某从附洪秀全耶？"钱江道："足下乃隐逸之狂士，非戎马之英雄，去亦何益？且足下家人妇子，全在羊城，行止亦不宜造次。但到广西找寻亲眷，暂且安身可矣！"镜泉道："正合弟意！此行吉凶，望先生为弟卜之！"钱江道："不劳多说，弟已为足下起得一课：乃泰之三爻，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，艰贞无咎，足下尽可无事。就请速行。"镜泉听了，急谢过钱江，忙出了狱门，间关望广西而去。

当时自潘镜泉去后，官府拿他不着，仍恐他的党羽从中又来唾骂官长，自当绝其根株。猛然想起钱江尚在狱中，久经定了罪案，这时便当起解！那广州知府余溥淳，便请过督抚，发下批文，就令差役陈开、梁怀锐两人，把钱江押解起程。要到韶州府里，领得回文，然后交代返省。还亏钱江这里，在狱里颇得人心，就是陈、梁两差役，都当他是神怪一样，以故晓行夜宿，从没分毫苦楚。那陈开，又是没处没有朋友的，是以所过地方官衙，禀明查照之后，一切衙中差人，都看陈开面上，竭力照拂。

钱江看见陈开如此豪侠，已有几分看上了，独惜陈开这人，虽有义气，只胸中没一点墨，如何办得事！心里正是叹息。忽然第三天，早已到三水县城，即到县衙里投报。本来押解军犯，凡所过地方官衙，该要受些刑棒，只因有陈开竭力周旋，因此钱江不特没受些苦，反得沿途供应。

这日正在府衙里差馆歇足，钱江窥着左右无人，便向着陈开说："大丈夫未经得志，本不宜说报恩的话。只钱某这番落难，得足下的厚恩不浅了！某知足下，是风尘里不可多得的人，却可惜屈在胥役里，岂不是误了前程？"陈开道："某虽不才，自以失身致污清白，亦深自悔！可惜公事在身，不能随侍执鞭耳！今番待回省缴过回文之后，倘得先生去处，当万里相寻，死亦无憾！"钱江道："丈夫贵自立。当今乱世，以广东之险，粤民之众，大有可为！今洪氏在广西起义，正自得手，若能以一军牵制广东兵力，以助洪氏之成，其功不小！足下何不图之？"陈开道："佛山一带，弟一呼而集者，可得万人。先生之言，弟可以行之！"钱江道："恐此皆陷阵冲锋之辈，而非决谋定计之才也！况广东形势，起事必当要害，以弟愚见，当由省城以趋佛山，不宜由佛山以趋省城也！"陈开道："先生此言，弟实不解？若起事，必当要害；那洪氏何以偏在金田？望先生一发开弟愚昧，实为万幸！"钱江道："此形势不同也。广东自经外患，兵力充斥；若是荒隅告警，官军朝发夕至，容易解散。且以徒步之众，先据荒隅之地，而后攻兵粮精足之坚固城池，断乎不可！足下休得思疑。"陈开听了，方才拜服！钱江又道："足下左右，尚未得人。某此行，将在湖南，足下切宜秘密布置，某当遣人来助。若未得钱某主意，休得妄行，是为要着。"陈开一一拜领！陈开又道："此行若到韶州，弟当便回，此时无人伏侍先生，又将如何？"钱江道："韶州知府是胡元炜，某见此人，则灾星脱矣。何必多虑！"两人说罢，梁怀锐恰自外回来，胡混过了一夜，越日即起程，望韶州进发。管教：

数载暌违，倏忽重逢旧雨；

　　　频年险难，顿教离脱灾星。

要知钱江此去若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萧朝贵计劫梧州关　冯云山尽节全州道

话说陈开说称，恐到了韶州之后，自己领了回文，便要回省，恐钱江无人打点，因此怀着忧虑。钱江竟答称到韶州府时，见了知府胡元炜，自有脱身之计，目前却不便说明。陈开听了，自是放心。过了一天，即同梁怀锐，依旧护送钱江起程，望韶州进发。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，不过四五天，早由四会过英德县，直抵韶州府。陈开当下即禀见知府胡元炜呈验，因过了韶州，便是湖南地界，要另由地方官派差，护押犯人出境。当下胡元炜，把文书看过，心里已有打算。即把钱江另押一处，不由衙里差役看管，只派亲信人看守；立刻就批发了，令陈开两人回去。

陈开得了回文，即来见钱江叙话：说明公事已妥，不久便回省了！心里还有许多要说的话，碍着梁怀锐，不敢乱说。当下心生一计，拿些银子，着梁怀锐买些酒菜回来，和钱江饯别。遣开了梁怀锐，即潜对钱江道："此行终须一别！未知先生前途怎样？又不知何时再得相会？弟实放心不下！"钱江叹道："足下真情至性，某已知之！某过此，便出生天堂矣！但目前不能说出。倘有泄漏时，不特累及胡知府，且于某行动亦甚不便也。"陈开虽然是个差役，还是乖觉的人，暗忖钱江此言，甚足怪异；又见胡知府把他另押，料然有些来历，便说道："这却难怪！但某所欲知者，后会之期耳！"钱江道：

“青山不老，明月常圆，后会之期，究难预说。但前途各自珍重罢了！”陈开听得此言，心上闷闷不乐。钱江诈作不知，只再把广东起事，宜在省城，不宜在佛山的话，重复嘱咐一遍。陈开方欲再说，只见梁怀锐已自回来，忙把酒菜摆上，三人对酌。谈了一会，然后睡去。

越日，钱江便催促陈、梁两人回去。陈开无奈，只得起程。临行时，又苦索钱江一言为赠。钱江信口说道：“宰羊拜佛上西天。”在钱江这句话，分明叫他由羊城起事，过佛山，入广西去了！只陈开却不懂得。似得个闷葫芦一般，又因多人在旁，不敢多问。便珍重了几句，各自洒泪而别。

不说陈开二人回去，且说胡元炜自从批发回文之后，越日到了夜分，即令亲信人等请钱江到后堂去。原来胡元炜，本与钱江是个同学中人。少年各抱大志，为莫逆交；两人平日言志，元炜尝言道：“弟才万不如兄！苟能干一事，以报国民，死亦足矣！”钱江道：“一事流芳，亦足千古。但某志不在此也！”元炜便问钱江之志何如？钱江道：“愿复国安民，为汉之张良，明之徐达耳！”年既长，钱江忽请元炜纳粟入官。元炜大惊道：“方今烟尘四起，天下正将有变，弟方欲附骥成名。且奴隶官阶，小弟尚无此志，足下这话，得毋以戏言相试耶？”钱江道：“办大事不在区区外面张皇，某殆欲足下将来作内应也！”元炜深然之。钱江便竭力赀助，元炜遂报捐知府，分发广东补用。恰值钱江任林则徐幕府之时，遂委他署韶州府去。到这时再复见了钱江，急的降阶相迎，让入上房里坐定。茶罢各诉别后之事。

胡元炜先开言道：“天幸小弟得任斯缺。故人这段案情，偏经过弟的手里。弟另押足下以亲信人守之，盖不欲足下为

差人熟认也。世间可无小弟，断不可无足下一人！足下明天便当逃去。后来祸患，弟愿当之！”钱江道：“何必如此？某用足下，岂仅为救弟一人计耶！只换一狱中囚犯，替某充军足矣！”元炜道：“换犯顶替，恐有泄漏；衙里义仆徐福、梁义，受某厚恩。且徐福相貌年纪，与足下还差不多，不如用他两人押足下出门，到中途把足下释放，即以徐福冒作足下，而以梁义为解差，较没痕迹。此计你道何如？”钱江道：“如此甚妙！但恐替灾捱难，实非易事耳！”元炜道：“此事容弟探之。”说罢便引钱江至厅上，自己在上房闷坐。

少顷徐福进来，见元炜托腮纳闷，徐福便问元炜，怎地忧愁？元炜初只摇手不答。徐福问了再三，元炜才把与钱江厚交，今他有难，不能相救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徐福道：“小的受恩主厚恩，本该图报；但有用着小人之处，虽死不辞！”元炜故说道：“如此必须捱苦！钱江乃某之故人，某宁死，何忍累及你们？”徐福听罢，一发坚请要行。元炜乃大喜，拜道：“你能干此事，令胡某生死不忘矣！”便把和钱商议的话细说出来，徐福概不退辞。便唤梁义进上房里，告知此事。元炜见二人都已应充，即通知钱江，立即亲自押了文书，着徐福两人，乘夜打叠，准越早起程而去。

徐福、梁义二人听了，一面打点行装，胡元炜潜向钱江道事妥了，明天便行；但不知足下此行，将往何处？钱江道：“弟与洪秀全相约，原定在湖南相见。今洪氏恋攻广西，月前料不能急进湖南！恐这回又须折入广西矣。”元炜道：“此入广西，约有两路：若由乳源过阳山，绕连山而入富川，此路较近；但风声太近，恐徐福不便更换耳！不如由乐昌过宜章，便是湖南境界，这时任由徐福替冒足下，足下即可入桂林，

绕宁远，出道江，便是广西全州的地方了。路途虽远，较为稳便！未审尊意若何？”钱江道：“此弟本意也！弟去后，足下当设法改调别省，广东非洪氏用武之地；若在浙江、湘、鄂之间，弟所赖于足下者不少，愿足下留意，勿负此言！”胡元炜点头应允。随具了三百两银子，交钱江作路费。少时徐福回来道：“行装已打点停当了！”胡元炜便令各人睡去。越早天未大明，元炜起来，催促各人起程。钱江与胡元炜洒泪而别。钱江此去，一到宜章，即入广西而去；后来徐福由新疆逃走，此都是后话！

且说洪秀全这一枝军，已逼近桂平地面，恰可石达开已到，两军会合，成为犄角之势。一面差人从间道报知杨秀清，令他乘胜起兵。冯云山进道：“此间有哥哥和石达开在此，不忧桂平不下！不知秀清兄弟如何摆布？弟愿亲往走一遭。”秀全道：“某甚不愿兄弟离去左右。且兄弟孤身独行，某亦不放心！不如勿往。”云山道：“弟意以为各军俱聚于广西，甚非长策。弟听得清廷以林则徐，办广西军务，此人好生了得！犹忆钱先生嘱咐弟时，着在广西起事后，速进湖南。弟故欲以杨秀清一军，由全州进湖南，使林则徐首尾不能相顾也！全州既定，向荣必退，哥哥即由桂平过全州，共趋湖南，有何不可？”秀全道：“桂林未下，广西根本未成，某实不以此计为然。”云山笑道：“哥哥岂欲广西为基业耶？大局若定，何忧一桂林？钱先生之言，必不妄也！”秀全听罢，默然不答。云山坚请要行。秀全见他主意已定，遂不强留。云山便扮作一个逃难乡民，从小路望平隘山去。

那一日杨秀清、萧朝贵几人，正商议起兵，接应秀全。忽报云山已到。秀清立即请进里面，各人分坐后，秀清便问

秀全军情怎样？云山说了一遍，各人好不欢喜！萧朝贵道：“昨得广东潘镜泉暗地通来消息，说钱先生已自起解了，未知兄弟那里还有听得没有？”云山道：“此事却不听得。弟料钱先生起解之后，必有脱身之计！弟意正欲由此起兵取全州，入湖南也！”秀清道：“此间各事齐备。只子弹太不敷用，枪械亦自欠些，如何是好？”云山道：“某听得广西军火，清官向由广东接应。现在转运局，设在梧州关里，正是屯积辎重之地。若劫得此关，军械何愁不足？但无人可行，亦是枉然！”萧朝贵奋然道：“兄弟何欺人之甚也！偷营劫寨，尚不能行，遑论安邦定国？此事萧某可当之。”云山便问以劫关之法？朝贵道：“更得一人为助。余外只消四十人足矣！”说罢，便向云山附耳说称如此如此，云山大喜。朝贵便请洪仁达同行。仁达更不推辞。朝贵就在团练军中，挑了惯熟水性，身体强壮的，统共四十人，携定干粮，离平隘山而去。

这时广西纷乱，商民来往，都结队而行。朝贵、仁达，便将四十人扮作商民模样，前后分两队，望梧州进发。所过关卡，都当他们是个商民，概不盘究。因此朝贵安然到了梧州。约过梧州二十里，原来朝贵有一族弟萧仰承，平时向受朝贵赒济，当时正在梧州操米艇业为生。朝贵寻着了他，求他代雇米艇十艘。萧仰承自然从命。朝贵雇定米艇后，扬帆望梧州关来。

此时因桂平告警，所有梧州军队俱发桂平去了。梧州关里，只有护勇三四十名防守；余外约离二三里扎下一营清兵，却不满三百人。当下关吏见十艘米艇齐至，便令扦子手十人，分往各艇查搜。不提防朝贵艇内，每艇四人，见扦子手下来，即举枪相向！扦子手那里敢动？随用物塞其口，使不得叫喊。

关吏见扦子手许久不回关，只道有了私货，再派护勇十名巡视，被舰内人如前法缚住，统通三次。

朝贵看见关里只存八九人，即先率数人登岸，故作呈验过关票情状。朝贵一到关里，又诈作遗失一票，再呼艇内人拿票来！旋又见艇内来了数人。登时已夕阳西下！萧朝贵即领了各人，一齐拥进关里，关吏措手不及，所存数人，即被萧朝贵各人拿下。各以性命交关，那里敢做声？萧朝贵即在关内，搜得洋枪数千枝，弹子十万颗，或箱或袋，细捆停妥，都运下各艇去；关库所存银子，搜掠无遗。朝贵一发扬臂道："烦苛关役，克剥商民，已非一日，留他也是无用！正好替民除害，更快人心！"说罢一刀一个，把关吏和扦子手杀个干净。然后回艇扬帆，望桂平而去。加以艇内各人，又惯识水性的，正是帆开如满月，艇去似流星。到了越早，已是桂平境界。已有冯云山派了数十人，扮作船夫一般，在上流迎接。朝贵大喜。一齐护送到平隘山，缴纳计点，增了无数军械，好不欢喜。

只说梧州知府朱元浩，这日不知为了什么事，到关里转运局处，拜会头执事。方到关前，先令跟人把片子传进，见门房里没有人答应，急进几步一看，吃了一惊！只见几个尸首，横滚在地上，都是血迹模糊的。跟人急的跑回，到朱元浩轿前禀报。朱元浩听得，料知转运局里有了事变，只得拚着胆，到局里察验。命手下人等，纷纷搜查：但见仓库空空，军械无存；被杀的自关吏以至上下人等，统共九名。朱元浩不胜惊骇！立即回衙，一面禀报上台去，一面暗派差人侦探此事。

过了一天，即有探子回道："梧关上流，有无主米艇十数艘，想是强盗行劫军械时用的！查此米艇，是梧州下流的一

般装整，若拿得艇主，自知得强盗下落了！”朱元浩道：“这话有道理！只劫去库银军装，已是紧要事情；况且杀了许多人命，非同小可！如何关前还有防军驻扎，竟至没人知觉？本官实在不明！你们速去查确回复便是。”各探子自得了朱元浩号令，不敢怠慢，忙到梧州下流，密地查探。

此时各地都纷纷传说梧州关被劫的事情！萧仰承听得这个消息，想起雇艇一事，料是朝贵所为，恐怕累及，忙先逃去。不提防萧仰承逃后，各艇主寻他不着，只当萧仰承是一班同谋伙劫的，深恐祸及自己，且防将米艇藉没归官，便急的具了一张禀词，诉到梧州府去。朱元浩接了禀，旋见探子回报，都与禀词内所说的差不多，朱元浩即令探子退下。暗忖：雇艇的是萧朝贵，代雇的是萧仰承；若是萧仰承同谋，只由仰承雇艇足矣！何必另出朝贵的名目？想此事自是萧朝贵所为！因不识艇主，故累及仰承耳。此事只追拿萧朝贵一人，便可了事；若牵连多人，不免打草惊蛇，反令朝贵得以走避，实为失着。想到桂平团练局内，听得有个萧朝贵的名字，不如移文桂平县令，着杨秀清交出此人。主意已定，立即移文桂平县去。

那桂平张令，接得这道移文，暗想此事关系团练局，未便擅自拿人。便发下一函，请杨秀清到衙里叙话。秀清看了那函，沉吟不语；冯云山在旁问秀清有什么事情？秀清随把那函给云山一看。云山笑道：“此我们起事的机会也！”秀清便问何故？云山道：“此必是萧朝贵的事情发作了！移文到县里，要捉拿朝贵兄弟的。”秀清道：“这样小弟身上不便，如何去得？”云山道：“也不妨。待某扮作跟人，随了足下去，县令有怎么话，看某眼色，一概应允便是。”秀清听罢，见云山愿意同去，自

己怎好推辞，便勉允诺。两人立即更衣。秀清乘了一顶轿子，云山拿了个帖子，在后跟随，直奔桂平县衙来。

霎时行到，云山先把帖子向门上投进，少时门上传出一个"请"字，秀清即带了云山，直进内而去。已见张令，具袍服出迎到厅上。分坐后，茶罢，张令先问团练局的情形。秀清应酬了几句。张令随把梧州府移文，说了一遍。云山以目视秀清。秀清道："既有此事，实在败坏团练声名，如何忍得？"张令道："此事全在贵绅身上了！望即把萧朝贵押到敝衙，免得本官发差拿人，致上台疑虑团练局，实为两便。"秀清道："此易事耳！待小弟回去假设一宴，于席上拿之，毫不费力。这时送到父台这里，任由处断，便是不劳父台着意也！"张令大喜。略谈了一回，秀清看看云山的眼色，便起身辞行。张令又叮嘱几番，秀清一概应允。张令送秀清去后，自回内堂去。

秀清却与云山，仍望平隘山而回。云山向秀清附耳嘱咐，如此如此。秀清听罢，云山自回秀清府上。秀清便独进团练局来，假作面色青黄不等，垂头丧气的情状，左右急问何故？秀清叹道："不消说了！今日乃知官场，是端的靠不得的。"左右再问何故？秀清才道："今因本省有乱，要我们团练局出征去也！想我团练军，要来保护桑梓，今不发枪械，不给军饷，要我们充当前敌，如何使得？杨某宁待罪而死，岂肯送诸君于死地耶！"说罢放声大哭。萧朝贵早已会意，遂奋意答道："我们不往，彼将奈何？"秀清道："今若不往，县令明天将发差拿人矣！"这两句说完，只见洪仁达、李开芳、林凤翔等，都暴跳如雷，骂昏淫官吏的不绝口。各营头目，见此情形，都纷纷上前问讯，已知道这桂平县令，要团练军出境开战了，少

时传遍了各营。正是人人愤懑，个个动怒，喧做一团。

杨秀清与萧朝贵急出来慰道："你们不用如此，我们自有主意了！"众人一齐发喧道："我们团练只要保卫桑梓，那里肯当无械无粮之兵，受那种昏官的调遣？我们宁死，都不愿去了！"朝贵道："正为此事，有这个踌躇！因这等军令，是断不能去的。只因桂平县令说过，若不允去，明天定要拿人。因此要想个法子。你们休得性急才是！"众人听了更怒道："他若要拿人，我便和那班狼差，决个雌雄。那有敛手待毙的道理？"说罢都摩拳擦掌。秀清二人，又故意安慰一会，然后回局。一面通知云山。云山便冒作秀清名字，修了一禀：伪称正在捉拿萧朝贵，团练不服，恐防酿出大事，特请起兵到来弹压等语。桂平张令，得了这一张禀子，立即调守备马兆熊，带兵一营，往平隘山弹压！

不料这一营兵，将到平隘山地面，云山便扬言道："不好了！桂平县起兵来拿人。"团练军得了这个探报，纷纷执械向秀清面前请战！秀清便说道："众人如此奋勇，杨某愿与诸君誓同生死！只是现在宜不动声息。俟彼军到时，出其不意而攻之，料无不胜也！"各人得令欢喜而行。

这时马兆熊，奉令弹压，原不知杨秀清、冯云山的弄计，只统了那一营兵，直奔平隘山而来。到时只见团练军绝无动静，便令安营。不想话犹未了，团练军已纷拥进来。那时个个愤恨官军，无不力战。马兆熊忽见团练军进来，尚不知何故？及见团练似开仗的样子，即令军士御敌。一来措手不及，二来寡不敌众，三来团练军由怒生奋，马兆熊如何抵敌得住？团练军里左有萧朝贵，右有冯云山，中央杨秀清，各分队进来，杀得尸横遍野，马兆熊大败而逃。

杨秀清传令收军。计点军士，幸无多损伤。回至团练局，正欲颁款赏给有功之人，忽见冯云山，当众大哭。军中各营长，皆不知其故？纷纷问道："现已攻败官军，正该色喜！先生因何哭起来？"云山道："列位有所不知！今番马兆熊虽然败去，料官场必以我们抗拒，再起大兵前来！在弟等本不难逃去。可惜列位皆本处人，日后奸官必然加害，如何是好？"杨秀清会意，即奋然道："方今黑暗世界，纵得苟安，亦属无补于事。已弄出，不如索性以图大事，有何不可？"冯云山道："某实视官兵如草芥耳！若得同心协力，何事不成？就此起义，与洪哥哥相应便是。不知诸君，皆愿意否？"各人齐声道："无有不愿！"云山大喜。即传檄各营，先由恭城过全州，直出湖南而去。计议已定，便择日起程，望全州进发。

军行时，云山暗令心腹人，把平隘山分头纵火，烧个净尽。秀清急问何故？云山道："足下有所不知！这团练军，是用计逼成，非有心起义，与洪哥哥的人马不同。若被清官知出我们用计，恐一张告示，从此解散矣！今使彼无家可归，彼不从我，又将安往乎？"秀清道："此计甚是！但恐人怀怨望，又将何如？"云山道："我只说恐清官把民屋发卖，以充军饷，不如焚之，免官兵踞以为利，岂不甚妙？"秀清听了，方才拜服。便一面申明军令，依次而行，所过秋毫无犯。还喜恭城僻县，无兵把守。不一日，已取了恭城。

这时巡抚周天爵，先接了桂平县详文，已知道桂平团练军反了，一惊非小！即令向荣，分军救护去；彼又接得恭城令失城文报，一发催向荣赶紧分兵。向荣一连接两条令箭，便向张敬修道："本军正与洪秀全相持，忽有分兵之令，恐桂平不能守矣！请将军以本军坚守，不能守，则退保桂平；我却

从后追击杨秀清。得失在此一举，愿将军勉之！”张敬修领诺，向荣便交割军符，再嘱咐道：“将军非洪某敌手，守则可保，战必无功，不可不慎！”张敬修听得此言，只道向荣小觑自己，快快不乐。向荣无话，即领本部大兵，望全州而行。

且说冯云山一路取恭城，过灌阳，入新安，势如破竹。沿途招募壮丁，军声大震，直叩全州下寨。忽听流星马探报：知道向荣大队追来。云山听得，谓秀清道：“向荣此次来追，必得周巡抚之令，故以分兵。但彼以军情紧急，必倍道而行，不如回驻灌阳以待之！劳逸殊势，向荣虽勇，必为所败；向军一败，则洪哥哥得手，吾势成矣！”秀清以为然，遂驻于灌阳、新安之间。先以千人成列，余外俱埋伏，专听号炮，分头杀出。

且说向军驰到恭城，已知秀清望北而走，以军士过劳，欲稍歇士马。提督张必禄道：“迤北一带州县，知救兵已到，秀清将无人可敌。而州县纷纷降附矣！不如赶至灌阳，以镇人心。”向荣听了，觉此话也很有理，复督兵前进。时云山计算向军将到，传令诸将道：“向军到时，必争入灌阳，闭城休歇。惟我军休令他入城，待其到时，喘息未定，急攻之可获全胜！”分拨甫定，已见南路尘头大起，向军星驰电卷而来。向荣望见秀清军少，心中大疑，因团练军已有二千余，又多降附，今所见仅千人，料有埋伏。便欲先争灌阳。忽见秀清军中，号炮一响，已分头杀出。向荣见地势失了便宜，急令人马退后。惟秀清军养精蓄锐，向军如何抵敌？闻得一个退字，已各自逃窜。云山令前营洪仁达先出，左有李开芳，右有萧朝贵，分三路进杀，向军大败。冯云山知前军得利，急与林凤翔引中军亲自来追，不提防军情得手之际，忽然一颗

流弹，正中云山左臂，翻身落马。管教：

敌势方摧，但见清兵填血海；

天心莫问，顿教皇汉堕长城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洪秀全议弃桂林郡　钱东平智败向提台

话说冯云山，领中军亲自追赶向荣，正在三军得手的时节，不提防平空飞下一颗流弹，正中云山左臂上，几乎坠马。幸得右护卫使林凤翔策马上前救护，保定云山先退。这时云山伤势沉重的很，因欲镇定军心，只得勉强撑持。向秀清道："兄弟速速进兵，休为我一人误了大事。这会若能挫动向荣锐气，广西全省唾手可得！若因此退兵，不特失了锐气，沮丧军心，反使向荣军声复振，又费一番手脚了！"秀清听罢，由林凤翔保护云山先退，依然统领大军赶来。

当时中军内里军士，早知云山受伤，不免有些畏惧！幸亏洪仁达前军尚未知觉，一面追赶向荣，此时立脚不定，约追至二十余里，却可好一片战场。向荣急令前军扎营待战，自己却自死力支撑一阵。不料杨秀清压住中军，却令李开芳接应洪仁达，分两路攻击向荣。向荣便令左三营统将提督张必禄，抵御李开芳，自领本军抵御洪仁达。两军正在混战之时，偏是团练军后营萧朝贵，已自赶到，急从右路转出，单击向荣前军。向荣那一军，正在安营未定，如何抵御？向荣知不是头路，恐全军俱败，立再分兵两营阳攻萧朝贵，便乘势退兵：先令张必禄领三营先退，自己亲自断后而去。

萧朝贵便领这一枝生力军，横贯邀截张必禄。张必禄此时已腹背受敌，李开芳又渐渐逼近来了，张必禄犹望向荣救

应，不想向荣本军已被洪仁达牵制，移动不得。张必禄心慌，早失了队伍，军士纷纷乱窜。朝贵亲领百人，冲入中军，来捉必禄。朝贵大呼道："捉得张必禄的，受上赏！"三军一声得令，冒死单攻必禄一军。张必禄知不能免，急提枪自击而亡！时军士见统领已死，哪里有心恋战，只有各自逃命。朝贵一一招降。便令李开芳监住降军，自己却来会追向荣。时向荣已缓缓退去。恰值黄昏时分，天有微雨，秀清只得传令收军。这一场恶战，好不利害！还亏向荣一员老将，尽力支持，除了张必禄三营之外，军士还死伤不多：只折了提督张必禄。挫动锐气，料不能进战，便详文申报周巡抚，催取救兵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杨秀清收军回后，以萧朝贵折了张必禄，便录为头功；余外都记了功劳。一面犒慰三军，然后同萧朝贵来见云山。只见云山躺在床上，受伤已重，朝贵便亲至床前问疾。云山道："大丈夫提三尺剑，凭三寸舌，纵横天下，事之成败，不必计也！某本欲与诸君共饮胡虏之血，以复国安民。今所志未遂，已是如此，亦复何说！今天幸有了时机，望此后诸君珍重前途，共成大事，某死亦瞑目矣！"朝贵垂泪答道："兄弟之言，金石也，敢不尽心！望兄弟善自将息，保全玉体。"言下唏嘘。云山听了，没有答话。秀清便说道："先生倘有不幸，某与秀全，将倚靠无人矣！似此将若之何？"半晌云山才说道："弟本庸材，辱承洪哥哥重寄，今不幸中道暌离，负洪哥哥多矣！东平先生文经武纬，胜弟十倍，不久必到广西，何忧辅佐无人？只一件是最要紧的……"说到这里，不觉双目复开，往下就不说了。秀清再问时，云山又停了半晌才再答道："吾有所思也！"秀清徐问所思何事？云山又道："思吴三桂耳！不

知国家大义，徒以南面称尊，伤残同类，自取灭亡，可为殷鉴！”秀清听罢，把头一点，只是不答。适林凤翔至，请秀清点发军粮，秀清旋与林凤翔转出。云山私向萧朝贵道：“将来误大事者，杨秀清也！此话兄弟切宜秘密。仍望钱先生至时，烦兄弟代致一声，将来大事成就，当即处置此人，想钱先生必有同情也！”朝贵便密记此言。少顷秀清入，再问云山身后之事？云山道：“今日大事，不忧不成。只和衷共济，各勿猜疑，两言足矣！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！望诸君休忘此言。”徐又长叹一声，执萧朝贵手道：“再不能与兄弟共事疆场矣。所志未逮，能不痛哉！但吾死后，切勿举哀，恐向荣以我三军慌乱，乘机围我也！”朝贵顿首谨诺。云山言讫而卒，时年仅三十八岁！时人有诗赞道：

> 山川英秀自钟灵，辜负雄才应运生；大厦甫营梁已折，将军欲去树先崩！坡坏落凤悲庞统，谷过盘蛇吊孔明。回首当年星陨处，东南隐隐有哀声！

当时又有五律一首，单咏冯云山用兵如神的诗道：

> 花县夸英杰，金田创保良；宗声承大树，师事礼钱江；钭谷谋先定，全州势莫当！临终忧后事，遗恨失东王。

自从冯云山死后，杨秀清一面暗地差人，报知洪秀全。秀全不听，万事皆休；听了正是魂向天飞，魄随云散，叫一声痛哉痛哉！登时昏倒在地。左右急的扶起，灌救半晌，才渐渐醒转来。不觉长叹道：“某自与云山论交于总角之时，奔走于患难之间，共死生，同荣辱，决谋定计，某方倚俾正殷，竟一旦弃某而去，使某如失左右手，此后我军损一栋梁矣！某与向荣誓不两立也！”说罢捶胸顿足，众人无不下泪。石达开

进道："某举一人，可代云山者！明公果愿闻之否？"秀全道："某自物色英雄以来，师事者钱江；兄事者便是云山。恐天下英才，应无出此两人之右。今兄弟反说有可以代云山之人，某真不信。"石达开当下听了此言，颇不满意。便向秀全道："蛟龙不遇云雨，美玉混于碔砆，为世所欺，固亦难怪！不意神武如明公，乃作此一般愚见也！自来道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明公轻量天下士耶？"秀全听罢，自知失言，急向达开谢过。随问所举者究是何人？达开道："即藤县李秀成也！此人躬耕陇亩，不求仕进；生平又不治经术，只研究定国安民之策，今年已二十八岁矣！其父李世高，每欲为之婚娶。秀成答道：'古人有言，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！'终不娶。其父叹道：'是儿非常人也！'自此遂听其所为。今其父已经去世，秀成正在家居。明公何不访之？"秀全道："某亦几忘此人矣！现在两军相峙，某亦不便行动；且以云山新故，正自伤感，可否兄弟代某一行。"达开听罢，允诺而退。越日达开便带领十数亲随人等，乔装望藤县而来。

且说李秀成，本名守城，本藤县新旺村人氏。十三岁就颖悟非常。以守成二字不佳，请父亲另改别名。其父笑道："守成二字有何不美？吾儿何以欲改之！"秀成道："儿愿为开创英雄，不愿为守成人物也！"其父大异之，遂改名秀成。那日正待出门耕作，只见十数人迎面而来，为首的，正认得是石达开。秀成料知有故，便回转门首时，达开已到。秀成迎进内面，让坐后，秀成先说道："久别足下，忽经数载！近知足下从洪氏，创起义兵，救民水火，图复山河，不胜厚幸！但不知仓皇戎马，亲自到此，究是甚么好意？"达开道："秀全哥哥敬慕贤弟大名，意欲亲自来访，只以军务紧急，未能抽

身，故着某到此，望贤弟以救民为念。”秀成道：“秀全何如人也？”达开道：“此命世英杰，又何待言！”秀成道：“方今人心昏浊，除他一个，确无第二人！足下称他，原是不错。只是他还有一病，足下想已知之！”达开惊道：“秀全哥天姿英敏，究有何病？某实不知。贤弟试且说来！”秀成道：“苟安为败事之本，洪公恐不免此病！”达开道：“然则，贤弟何以知之？”秀成道：“他久驻桂平城外，盖欲杨秀清挫动向荣，彼乘机取桂林，以为基业也！若此迁延不进，使清廷各路，得徐为之备，岂是善策耶！且留胡以晃于金田，置罗大纲于江口，明是分屯坚守，欲据广西，以为苟安之证。足下以为然否？”达开叹道：“贤弟之言，如见肺腑。就请贤弟同行，面见洪哥哥谏之！”秀成道：“且住！他今日尚非用武之时也！他是能干的人，且左右皆英杰之士，弟以陇亩匹夫，岂能动彼物色？足下休矣！”达开道：“此却不然。他师事钱江，兄事云山；识罗大纲于绿林之中，拔某等于江湖之上，爱才如命。贤弟何必思疑？”秀成道：“钱江、云山等，皆同盟起义之人。用罗大纲则资其兵力；用足下则藉以号召人心。某却比不上足下！若用小弟，除是在行伍间，先立大功劳，方足以动彼，而坚后来之信任耳！”石达开深然之。秀成遂愿起程。即唤胞弟毓成至，嘱托家事，并说道：“某与石君，义如兄弟！且亡国已久，异族盘踞中原，几无天日。今得洪氏奋起义师，某不得不尽心力，以遂生平之志！此后贤弟谨守田园可也。”毓成一一拜领。秀成与石达开，便与毓成作别，依旧路回来。

一路上说些闲话，不一日早到洪秀全军前，时秀全正在帐中理事。听得李秀成已到，立即出来迎接。看看秀成一表人物，心中自是欢喜！只见他边幅不修，象个乡愚的样子，

又不免见的奇异。当下迎至帐里坐定。秀全道:“素闻大名,如雷灌耳！今日幸得相见。”秀成道:“农家子，有什么学识？深辱明公过爱！倘不嫌鄙陋，得随鞭镫，以稍尽愚衷，愿亦足矣!”秀全听罢，略露一点喜色，便令左右，送李秀成到馆驿安置。秀成辞出,石达开心上颇不自在。秀全随问达开道:“我不信此人，果有许大的才干?”达开道：“明公差矣！天下越大本领的人，却不轻露头角。若徒作惊人之论，只要显得自己如何本领，此器小易盈。愿明公勿信之!”说罢，又把秀成恐他苟安，及图据桂林，殊非善策的议论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秀全大惊:“彼真知我肺腑也！英雄之士,所见略同。从前劝我休取桂林的，有东平、冯云山；及今李秀成，便是三人矣。此人见识，不在钱东平与冯云山之下，我当用之!”便令石达开急寻李秀成，谢过，再请入帐内相见。

达开领了出来，才到馆驿门首，只见秀成匆匆欲行。达开惊道：“贤弟将欲何往?”秀成道：“我固知秀全之不能用我也，今果然矣！留此何益?”达开急的安慰秀成，随把秀全反悔,及令自己重新来请的意说出来,秀成道:“虽是如此，某料此人多疑！某视东平、云山两先生与他同盟结义的，却自不同，某断不敢骤居参谋一席。宁随足下先立功勋，庶足坚其信任耳!”达开点头称是，便请秀成同往再见秀全。秀成道:“彼求我则急，我求彼必缓。某今不愿再去,望足下为我善言复之!”达开无奈,只得独自回见秀全。说称“秀成自誓先立功劳，才复来见明公。自古道:‘士各有志，不可相强。’明公由他罢了!”秀全此时心上甚是不悦，没奈何只得听之。便令达开与秀成共赞军务。看官记着：自此秀成便在石达开军中，日日讲求方略，训练军人，专候征伐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钱江自从在湖南宜章地面，与徐福、梁义二人分别，便扮作一个商人模样，沿道江而下。这时广西地面，纷纷论谈洪秀全的乱事，钱江因此听得冯云山凶耗，倒吃了大惊！暗忖云山这人，虽欠些学养，只是决谋定计，临机应变，实不可多得的人物。这会殁于军中，如折一心。想到此时，不觉暗地洒了几点泪。那一日已到恭城，胡混寻一间旅店歇下。旋探得洪秀全已分遣石达开一军，攻下桂平，现大队正困平乐府。此时全州地方，已有杨秀清大军屯扎，向荣只在灵江下流；张敬修已退住阳湖。其余各路，都是些少人马，早知得广西清军全不济事。钱江就立刻望平乐府而来，要与洪秀全会面。

那日秀全正在帐中商议军务，只见守营军士，直到帐前禀称："有自称钱某的到来，要见哥哥。小的不敢自主，特来禀报！"秀全听罢，料是钱江，巴不得三步跑至营前接见。当下见了，果是钱江，好不欢喜。便携手同进帐里来。让坐后，各诉别后之事。秀全道："为弟一人，累先生多矣！"钱江道："此非明公一人事也！乃国家事耳！且英雄蒙难，古所常有，又有什么怨呢？"说罢，随问现在军情？秀全把始末说了一番。钱江听罢，沉吟少顷，便答道："明公大失算！军行因粮于敌，方为妙策。今尚留胡以晃一军，久驻金田，以应粮台，究是何意？为今之计，速召胡以晃回来，然后令杨秀清权驻全州，休使妄动！却使从事者，从柳州上流，虚攻桂林，以分彼军势；却会合于全州，直进湖南可也！还恋广西作甚？"秀全深然其计。便令石达开，领本军二万人，同洪仁发、谭绍洸、李秀成分攻柳州。石达开正打点登程时，李秀成族弟李世贤，投到军中。达开令他与洪仁发为前部，望柳州进发。按下慢

表。

此时洪秀全，便依着钱江之计，先后召胡以晃、赖汉英回来。不一日赖汉英自永安至；胡以晃自金田至。一面会合军中，一面令韦昌辉以本部取平乐府，作驻扎。然后大队望北进兵。忽流星马飞报军情：说称林则徐在潮州身故；清廷现派大学士赛尚阿，都督广西诸军事，现已到了！且向荣自从全州一败，飞文告急；故周天爵又派劳崇光，领新军万人堵握上流，抵御杨秀清。今向荣又与张敬修合军，专候赛尚阿号令，与我军交战。各人听了，都见清军复振，面有惧色，钱江转仰面大笑！洪秀全便问笑的怎地原故？钱江道："若是林则徐到来，此人老成谨慎，可称敌手！今委赛尚阿来，那厮懂得甚事？却好断送广西军人的性命！今向荣既候赛尚阿号令，非三四天后，不能出战。我们趁此时机，就先取平乐府，作个老营可也！"说罢便带领十名小校，亲自往观平乐府城形势。

行不一二里，忽前途一骑马飞来，钱江看得奇异，急命小校截住去路，把那人拖下来问他去处？还是不答。搜他身上，得着一封书信：却是平乐府知府差往张敬修军里催取救兵的。因忖平乐府城里，早已空虚。若以兵力急攻，彼忖向荣会合之众，必死守以待救兵，如此反费时日。想罢，便令韦昌辉退兵，随附耳嘱咐如此如此；又唤赖汉英嘱咐如此如此。两人去后，钱江自与胡以晃领军一千，预备接应。此时平乐知府周应鸿，听得韦昌辉兵退，只道向荣、张敬修两人大兵已至，故韦昌辉收兵御敌。且以城门久闭，阻碍行人，便率兵到城楼上守护，将西门开放，以便行人来往。只来往人等盘诘甚严。奈城门闭了数天，一旦仅将西门开放，因此

来往拥塞道路，挑瓜卖菜，赶柴打草的不绝！赖汉英就趁这个时候，约带百数十精健的人，扮作挑贩买卖，乘机混入城中。夕阳既下，城门复闭。捱到初更时分，行人渐息时，因兵戈告警，各家都关门早寝。忽然飞报知府衙门火起，周应鸿正在各城门巡查，猛听得吃了一惊。奔回衙去，不一时东南两门，又一连几处告报被火。周应鸿料知有奸细在内。只这时居民纷纷出门观火，乱做一团，哪里分得是乱党还是居民？赖汉英趁势奔到南门。还喜守城军士，都跑往府衙及东南两门救火，仅留下几十个残兵，赖汉英便率数十人，逐散军士，斩开城门。原来韦昌辉先时已得钱江号令，带三百人，在南门附近埋伏，这时便一拥进城，大呼降者免死！居民呼天叫地。周应鸿听得革命军进了城来，黑夜里不知人马多少，军士又无心恋战，但听得革命军由西南角拥进，只得领军向东南冒火而进。才走至北门，只见赖汉英已亲领百人赶到，斩开城门，早放钱江、胡以晃两人引一干人马拥进。周应鸿急的回马逃走，望东门而来。忽火光中喊声大震：韦昌辉所领数百人，截住去路；周应鸿见前后受敌，料不能逃脱，遂下马投降。钱江便令安抚余兵，一面使人救火，三更而后，方才扑灭。越日便出榜安民。

此时洪秀全得了捷音，即令罗大纲、黄文金谨守大营，独自进城与钱江商量计策。钱江道："今番彼军失了平乐，向荣必亲自到来。彼军本无能事之人，向荣虽勇，却没有七头八臂，已如强弩之末，不足惧也！若破向荣一军，余皆不足道矣！"正议论间，忽报杨秀清遣秦日纲至，要禀请前途军令。钱江便唤入，嘱道："此间甚是顺手！就请足下致复杨兄弟，休要妄动！若赛尚阿、向荣大军拥下，即可出战，或不战以

牵制之，某自有破敌之计。”秦日纲拜领去后，钱江又道：“某向闻李秀成此人，好生了得！恨某迟来一步，未及与彼相见。今有一个紧要去处，恐非他不能了事，如之奈何？”说罢，只见韦昌辉进道：“运筹帷幄，自在先生；若是冲锋陷阵，弟等亦未尝落后，先生何轻视人耶！”钱江道：“非是某轻视兄弟！但此任甚是紧要。倘有差失，实非同小可。”昌辉道：“若得先生明示，倘有差失，愿按军法就是！”钱江大喜，便嘱咐道：“彼军粮台，现驻阳朔。兄弟可领三千人，于明日黄昏而后，直入阳朔，放火为号，彼军必即回兵相救，兄弟却移兵转攻向军大营，某自有计接应。”韦昌辉得令去了。钱江又附耳向秀全授计：令与黄文金、罗大纲如此如此。随令胡以晃驻守平乐，遥为声势；分拨已定，自与赖汉英来替洪秀全镇守大营。

且说赛尚阿，自从到了广西，便会合各路人马，且得劳崇光这一枝生力军，因此声势复振。遂大举南下，来攻秀全。惟向荣心上只欲坚守，以待广东援军，颇与赛尚阿意见不合，只得把一切情形，详禀巡抚周天爵。奈周巡抚见洪氏羽翼已成，早没了主意，又因柳州一带告警，所以移动不得，惟有劝向荣谨顾大局而已！那一日赛尚阿便令张敬修为前部，劳崇光为后应，自与向荣亲攻秀全。

此时两军对峙，罗大纲自为先锋。安营即定，洪军却不出战，张敬修便自挥军进来。罗大纲略战一会，望后而退；张敬修却不来追赶，正向中军赛尚阿，禀请行止！赛尚阿便令向荣亲统本部前来，会同张敬修追击洪军。不料向荣未到，洪秀全却亲自出营讨战。张敬修只道罗大纲败去，秀全亲自出来，暗忖拿得洪秀全一人，便是大事停妥，还恐失此机会，

急的大兵赶来。秀全略战一会，又望后而退，张敬修见连战得手，遂挥军直下。那张敬修正在追赶之时，忽向荣赶到，传令退军。张敬修忆起全州之役，向荣分兵时，谓他非洪秀全敌手。便疑向荣忌他成功，因此推托不愿退兵。向荣道："洪军退得齐整，恐是诱敌，非真败也！将军不信，后悔无及矣！"正自争论间，忽见阳朔城内火光冲天，军心已自慌乱。随见飞马报道："韦昌辉已直取阳朔去了！"张敬修乃大惊道："果不出将军所料！阳朔为三军粮食所在，不可不救！"说罢，便急领军望阳朔赶来救应。

时已夕阳西下。秀全探得彼军移动，急同罗大纲引兵杀回。向荣情知中计，只得死力混战；不提防张敬修行到阳朔，韦昌辉已自退去，反乘势攻向荣后路。向荣大惊，急欲退时，被秀全一拥而进，向荣队伍错乱，军士被杀的不计其数。这时赛尚阿听得前军大败，正要提兵救应，忽然正东一带鼓声震地，火光中现出无数旗帜，立即使人探听，却是黄文金一路。赛尚阿便不敢妄动。向荣看看救兵不到，便奋力杀退韦昌辉，只望与赛尚阿合兵。谁想罗大纲并力赶来，枪弹如雨点一般；黄文金又从东杀至。韦昌辉见向荣左右受敌，复奋力赶来，三路把向荣困在垓心。向荣正自危急，忽然西路上一枝军杀入，冲动罗大纲一军，直入重围，力挡韦昌辉，救护向荣，却是张敬修。此时向荣心中稍定，张敬修道："四围皆是敌军，不宜再战，速退为妙！"向荣、张敬修两人，带领败残军士，只在树林内奔走。秀全大呼道："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诸军速宜追赶！"三军一时得令，都奋勇赶来。黄文金一马当先，本部军兵继进，齐望中营伞盖红顶花翎放枪击来。向荣见许多弹子，都落在身边，吓得心胆俱裂，急令从人撤

去认记。话犹未了，一颗子弹正中向荣坐下马，把向荣掀倒在地来。管教：

赤胆将军，险在场中抛老命；

绿林强盗，翻从马上拜干儿。

向荣性命毕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张国梁背义加官　赛尚阿单骑逃命

话说向荣正自奔走，不料一个弹子正中坐马，掀倒地上来。正在危急，忽一骑飞来救起向荣，急取从人马，换与向荣骑坐。众视之，乃中军前中营帮带郭定猷也！向荣得命，急向后而逃。忽然正西一路纷纷冲入。原来罗大纲领人马奋力杀将来，张敬修支撑不定，前面又遇韦昌辉阻截，张敬修只得望东而走，因此冲动中军。此时清军已被杀得七断八落。罗大纲一枝人马，本是绿林豪客，个个能征惯战，比别军更自利害，死命望张军赶来。张军中纷纷逃窜。那张敬修正在狼狈，又听得前途喊声大震，吓得张敬修几乎坠马！正欲令人打听，忽前途报称：是赛尚阿领兵到来救应！张敬修心神稍定，急与赛尚阿会合奔回。不多时漫山遍野，都是洪军，正南洪秀全；西南罗大纲；正东黄文金；正西韦昌辉，分四路追来。洪秀全传令道："时不可失！这会不到桂林不休。"三军听罢，人人猛进，个个前驱，卷地杀来。赛尚阿哪里还敢恋战？唯有策马奔逃。正逃走间，忽一人撞入中军，口称奉向荣将令到此。赛尚阿急令传他进去面禀，那人便上前禀道："向提督以三军大败，若是各军会合一处而逃，必被敌人追赶不了，且又失援应之力。望中堂速行打算！"赛尚阿听了，暗忖此言甚是有理！便令张敬修退入永福，向荣望灌阳而去，自己却回桂林。洪秀全恐夜深不便追赶，只得暂且收军。

这一场大战，清军死的三千有余，都、游以下将校不下丧了十余名，杀得个个魄落。听得洪秀全名字，胆也寒了！一路上收兵，但见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好不凄惨！秀全叹道："均是汉族同胞，却令涂炭至此，某实不得已也！"洪军中见清官有戴着翎顶、死在路旁的，或以足践之，秀全急止道："彼亦死节忠臣也！各为其主，何必如此？"三军听得此言，无不叹服！时人有诗赞道：

大度恢宏处，英雄自有真。敬怀忠烈士，畛域不须分。

当时又有诗赞钱江用兵的道：

平乐城边杀气冲，先生帷幄运筹工；中兴从此成基础，仿佛南阳起卧龙。

秀全行不及数里，只见钱江领了数十人，到中途迎接，秀全一见，即下马相迎，欢喜说道："先生神算，人所不及，想从此胡人胆落矣！"钱江道："此非弟一人之力，乃诸兄弟之功也！"秀全便与钱江并马而回。及到大营，早有赖世英接着，立即大开宴席，庆贺功劳，不在话下。

这时钱江便对秀全说道："趁此大胜之时，休教向荣再养锐气。"秀全大喜，随派人传令石达开、杨秀清，分路进兵。

石达开一路暂行慢表。且说杨秀清得了钱江号令，却是要先攻向荣，待拿得向荣，绝了后患，才会合进湖南去的。杨秀清即对萧朝贵说道："向荣每战必败，看来是个没用的人。钱先生偏注意在他身上，某实不解！"萧朝贵说道："弟游广东时，向闻钱先生说，此人虽无甚计策，只是勇敢耐战。且经战事已久，军令整肃，甚得人心。若有数万训练之众，粮械足备，使他独掌全权，实未可轻敌！今他以赛尚阿反居其上，

是天使之败矣！望兄弟休便轻视。”秀清听罢，颇有不悦之色。便道：“足下向说云山和钱先生，同有一般本领。想云山在时，劝某直进湖南。今钱先生反令回击清军，某实不解！由他怎么说，我们自进湖南可也！”萧朝贵听到这里，心中大怒，只念目前发作起来，反恐有碍大局。想了一会，即和颜说道：“兄弟休要如此！钱先生主意不是不进湖南，不过目前恐劳崇光乘我们之后耳！兵机前后不同，兄弟何苦生气！”杨秀清听说得有理，才不反对，于是会合诸将商议进兵之计。

且说赛尚阿，至桂林地面，计点败残军士，不满三千。欲待进桂林省城去，又羞见满城文武！况且自己奉命都督广西诸军，是断不能不出的。听得劳崇光一军，正扎灵川，不如移兵那里。待与劳崇光合兵，较有把握。想罢便先令军士埋锅做饭，然后起程，望灵川进发。将赶至十余里，只见劳崇光早引一枝军远地迎接。见了赛尚阿，即下马在道旁等候！赛尚阿想起他身拥重兵，听得兵败，却自不来救应，心中甚是不悦！奈这会正靠他一路兵，怎好发作？只得隐忍说道：“败军之将，何劳兄弟远接！”崇光道：“卑职听得前军有失。奈此处正当冲要，恐杨秀清乘机掩袭，故不敢远离，只在附近打听耳！今幸中堂无恙，待重整军威，再图恢复可也！”赛尚阿听罢，才知劳崇光不发兵的原故。两人遂并马同进城里来。劳崇光一面置酒与赛尚阿解闷。酒至半酣，赛尚阿叹道：“某当初奉命督军，只道小丑跳梁，容易剪灭！今日遇之，方知洪秀全名不虚传也！朝廷自此成一心腹大患矣！”劳崇光道：“广西兵微将寡，实难为力！奈屡至广东催取救兵，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，今天说要防外攻，明天说要防内患，互相推诿。自乌兰泰死后，已再无接应。卑职料广西实无能为矣！”

两人正谈论间，忽报向荣亲至，赛尚阿急与劳崇光出迎。

向荣入内坐定，赛尚阿道："将军贪夜赶至，必有事故？"向荣道："某先到此，三军随后至！某军中统领有江忠源者，此人谋勇足备，分发广西知府，现到某军中。他料杨秀清必袭取灵川也！"赛尚阿道："若灵川有失，彼必取桂林。灵川城池难守，如之奈何？愿得一见江忠源，以决大计。但不知此人何在？"向荣道："现在门外，弟不敢造次引见。"赛尚阿便令请江忠源。入内相见已毕，赛尚阿便把灵川难守，恐杨秀清趋攻桂林，一一问计。江忠源道："彼军不攻桂林也，洪氏必不以广西为基业。石达开一军，不过虚张声势耳！彼盖欲尽破吾军，使无后顾，然后大队入湖南去也！"赛尚阿几人听罢，深服其论。便问应敌之计？江忠源道："天幸冯云山已死，杨秀清若来，吾必破之！"便向赛尚阿说如此如此，可以破杨秀清也。赛尚阿大喜，便令依计而行。

此时杨秀清自从与萧朝贵议事之后，立即通函，知会洪秀全接应。随留秦日纲守营。令萧朝贵、洪宣娇为前部，引大队望灵川而去。忽离灵川十余里，萧朝贵驻兵不进，秀清不知何事？正要差人问个原故，忽见萧朝贵已自进来，向秀清说道："灵川，本有劳崇光重兵把守。今远望不见城中动静，只西北小山上扎一营盘，人马却是不多。其中恐有埋伏，未可轻进。"秀清道："清军屡败，已成惊弓之鸟，望风逃遁，何必多虑！"萧朝贵道："向荣非畏事之人也！"秀清道："向荣已退灌阳，如何知骤攻灵川？且兄弟言向荣有勇无谋，何以这会又惧他有埋伏？吾计已决，限今晚即下灵川，休再多言！"秀清说罢，洪仁达又道："如朝贵兄弟畏惧他人，我愿自为前部。"秀清道："如此甚妙！"遂改令洪仁达为前部，转令萧朝贵、

洪宣娇随后接应，以备缓急。一面催兵进行。

将近离灵川城不远，忽见城东山林内现出些少旗帜。杨秀清道："想此军就是埋伏军矣！朝贵兄弟料的不错。但如此埋伏，何足惧哉？"便令李开芳，引二千人往攻西北小山上的营盘；令林凤翔引三千人抵御东山林内的埋伏军；自与洪仁达亲攻城去。萧朝贵道："既是兄弟要进兵攻城，我就在这里扎营。若有缓急，亦可救应。"杨秀清从之。

萧朝贵扎营甫定，秀清即令洪仁达直攻北门。不料城上并无人马把守。洪仁达绝不费力，已攻进北门。但见城内亦无一兵，只见有些少居民，在街上来往。见了洪军，都纷纷逃避。其余各家，都是关门闭户，真象个予逃兵火的样子。洪仁达只道劳崇光先期逃去，因此不疑。并不阻当，直进城内，即令军士四下扎营。

先说李开芳引兵至西北山上。那零星人马见了李开芳军，却已一哄而散。李开芳草草扎下，还亏杨秀清因虑萧朝贵之言，未敢遽进城里，只在城外安营。忽到了黄昏而后，城中一个炮声震地，这炮便是号炮。萧朝贵便知中了敌人之计，急令洪宣娇引一军往西北小山上接应李开芳；却自领军往东门外山林接应林凤翔；一面请杨秀清救护洪仁达。分发甫定，即听得城中喊声震地！原来城里作关门闭户的，都是伏兵，江忠源督令分头放火。洪仁达见军心慌乱，急的传令逃去。江忠源冒烟突火来捉洪仁达。那洪仁达无心恋战。知得杨秀清一军，尚在北门，未进城里，急杀条火路，望北门而来！杨秀清欲进城去，又不知伏军多少，正自难决；旋见洪仁达带领败残军士，狼狈奔至，杨秀清只得把住北门，接应洪仁达，阻住追兵。

此时江忠源犹望东北两路伏军，杀入围困洪军。不料劳崇光埋伏西北小山下，已被李开芳、洪宣娇死力抵御，因此不能得手。洪军又不曾尽数入城，向荣伏在东门外山林，又被萧朝贵和林凤翔拌住。江忠源便请令赛尚阿，引大队从北门直赶出来。杨秀清见军心已乱，忙传令各路分退。这时江忠源、向荣、劳崇光奋力赶来！萧朝贵亲自断后，且战且走；不提防清军后面尘头大起，旌旗蔽日，蜂拥而来，三路清军，一齐望后而退。

原来洪秀全因秀清起兵时函请接应，因恐有失，特令钱江统领黄文金、罗大纲两路向灵川杀来。将到灵川地面，猛见杀气冲天，炮声不绝，钱江知道两军交战，便令军士倍道而行。正见杨秀清兵败，急令罗大纲要截向荣后路。萧朝贵认得救兵已到，便挥军杀回，反把向荣困在垓心。且疲战之后，挡不住罗大纲的生力军，向军被杀的不计其数。向荣正在危急之际，忽北路一枝人马杀入，力挡罗大纲，救护向荣，乃是江忠源。忠源道："敌军势大，速退为是！"于是江军在前，向军在后，望西北而退。

忽流星探马报称："杨秀清、洪仁达、李开芳、林凤翔、洪宣娇五路之兵，分三面杀来。"江忠源叹道："吾计不成，反遭此败，有何面目见人。"便欲拔刀自刎，左右急的扶救。早有胞弟候补同知江忠济，保护杀出重围！忽当头一军，迎头杀来，却是洪宣娇引一队兵截住去路。江忠济奋力把洪宣娇杀退，会同向荣，乘势杀出；幸得劳崇光接应，齐望灵川奔回。看看离城不远；不提防鼓角喧天，喊声震地，黄文金引军杀出，把清军冲为两段。江忠源见首尾不能相顾，自与劳崇光、江忠济先回灵川。黄文金死命追赶。此时向荣手下军

士，纷纷逃窜，只剩数十骑望西而逃。但见树木丛杂，向荣正自心慌，忽然林里一枝军转出救护向荣。黄文金见敌人有了救应，恐遇埋伏，只得收兵而回。

原来救向荣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张嘉祥。他自从富川败后逃到这里，再进五七百人，阻截山林，勒收行旅。这会听得向荣兵败，欲从此处图个出身，因此带了手下人等，特来救应。当下向荣得他救护，便问壮士何名？张嘉祥具以实对。向荣道："此地非栖身之所！方今四方多事，何患无出头之日？不如随某回去，寻个一官半职，也不枉为人在世。"张嘉祥大喜。就带了贼众，跟随向荣去。后来向荣认为义子，带他与劳崇光相见，商量个保举；又恐困败得贼人救护，于面上不好看，遂与他改一个名字，唤作张国梁，反称他剿平张嘉祥一路，遂升为都司，在向荣军中效力，此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劳崇光几人逃回灵川，寻着赛尚阿，各诉兵败的原故。赛尚阿道："江兄弟自是妙计！可惜敌人势大，兼有救应，以至于此。今孤城难守，又无援兵，如之奈何？"江忠源道："守则坚守，逃则即逃，迁延不断，必误大事！"正谈论着，忽各门飞报洪军纷纷围了！忠源道："此时便不可逃矣！速筹守御才是。"赛尚阿便令分兵守御四门。江忠源更申明军令，抚恤残兵，竭力死守。洪军一连攻打两日不下。钱江道："灵川城池甚固，却如此难攻，想城内必有能者。"遂令各军分截灵川粮道，一连三日，又依然如故。钱江道："兵不在众，城不在坚，视夫人力耳！徒攻何益？不如撤开一路，让他逃去！"说罢便令罗大纲撤去西门一路。这时早有报入赛尚阿军里。赛尚阿道："我方守困，彼忽退兵，必有埋伏。不如勿逃！"江忠源道："中堂之言是也！彼见我军死守，彼军亦连日苦战，

不欲疲其兵力耳。请劳方伯和中堂先逃。某兄弟两人断后可也！”赛尚阿从之，即令劳崇光先行，自己居中，江忠源断后。定于五鼓做饭，乘着天色未明，引领败残军士逃出西门而去！

钱江探得清军已退，对诸将道：“古云穷寇莫追，但不宜令他休养锐气。”便令各路进城。留萧朝贵、洪仁达在城外扎营，分布犄角之势；只命罗大纲引军追赶。并嘱罗大纲道：“今番不必再求大胜，即杀他余军，孤彼军势足矣。他能计败秀清，坚守灵川，军中必有能事之人，休便轻敌！”罗大纲领命而去，追至十余里，只见黄文金正欲这条路回来。文金却不知钱江怎地意见，急的接应罗大纲，迎头攻击。赛尚阿那里还有心恋战！只道洪军是预先埋伏的军士，又各自逃命；只有江忠源奋力抵御罗大纲，劳崇光又支撑不住，赛尚阿正如惊弓之鸟，恨不得爹娘多生两条腿，早逃性命，便引左右心腹的人，杂在乱军中落荒而逃。管教：

堂堂宰相，微服几罹性命之忧；

娇娇英雄，传檄足壮山河之气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李秀成百骑下柳郡　石达开传檄震湖南

话说赛尚阿，自从逃出灵川，因罗大纲引兵追至，黄文金又前途拦截，这时腹背受敌，料不能支持，便乔装杂在乱军中，带领左右心腹，独自逃走。正是一时无主，军逃四散。劳崇光、江忠源又首尾不能相顾，只得各自杀出重围，直望桂林奔回。罗大纲又因得了钱江的号令，不敢穷追，便与黄文金会合，杀了一阵，即乘胜收兵而回。

赛尚阿见洪军已退，劳崇光、江忠源又先后奔到，方始心安。计点败残军士，自经这两场恶战，仅留下四五千人；余外降的、死的，都不计其数，好不伤感。随后接着探军的回报道："自灵川逃出之后，一路上洪军并无埋伏。黄文金一路，原是追赶向提督回来，中途相遇的；罗大纲的追兵，又是虚张声势。今敌军已全数退至灵川附近驻扎了。"赛尚阿听说，随赞道："江兄弟，料事原是不错。灵川一役，不过敌军人马众多，故有此败，非战之罪也！"便令厚赏。江忠源班师自回桂林去。

且说钱江见全军得胜，一面飞报洪秀全大犒三军；自此由全州至灵川，下至平乐、桂平一带，都是洪军的势力，把清军两广要道，统通断绝了。

那日洪秀全到灵川，和钱江商议进兵之计。钱江道："军士连月疲战，现在清军大败，料不敢复出。正宜休养几时，

再图进取湖南。"洪秀全点头称是。钱江便令置酒与洪秀全庆贺，所有将士都陆续到了，只杨秀清托病不至。秀全私问钱江道："某料秀清未必有病。这会不到，究是何意？"江道："哥哥原来不知。此人眼光不定，面生横肉，久后必不怀好意。自今起事之际，自不宜同室操戈，只日后自有处置，哥哥不必忧虑！"洪秀全听罢，心上半信半疑，旋唤萧朝贵入内，问以秀清行动。朝贵道："他曾对弟说，哥哥劝他起事之时，曾许他日后有九五之尊。只有此句，余外却没有怎么说来。"秀全答道："此我当日要靠着他的财力，实一时权宜之计，也不想他就从这里怀着歹心。但得大事已成，让他登其大位，某有何怨？"说罢，萧朝贵又把冯云山临终之言，对钱江说了一遍。钱江叹道："云山真非常人也。天不假以年，可不痛哉！"秀全听得，亦为下泪。少倾三人齐转出来，肃各将士入席。只见洪秀全面有泪容，倒见奇异，只不敢造次多问。各人便先后就座。酒至半酣，黄文金起身，向秀全问道："自军兴以来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，今大势已成，三军欢乐，哥哥却面带忧色，究是何故？小弟实在不明！"秀全犹未答言，钱江急代答道："方才某在内面，和哥哥谈话，正惟见今日大势已成，各兄弟戮力同心，故得如此。奈忆起云山兄弟，中道归天，不由得心上不伤感。自今以后，望各兄弟一发奋勇，以继云山兄弟之志，挽回江山，实为万幸。"各人听罢，都喏喏连声的应允，再后举杯把盏，痛饮了一会。

钱江向秀全道："某有一言，不知哥哥愿闻否？"洪秀全道："某与先生原是个心腹交，有话便说，何用猜疑！"钱江道："某知哥哥有一令妹，年已长成，却是个女豪杰。今朝贵兄弟中年丧妻，正合匹配，可否让小弟做这个媒，使两家结

为婚姻，是一件好事，未审哥哥意下如何？”秀全听罢，不胜之喜！随说道：“先生之言，正合某意；但得朝贵兄弟不弃，就是万幸了。”朝贵道：“那有嫌弃！只怕小弟庸才，匹配令妹不上，如何是好？”钱江道：“彼此同心起义的人，休说这话。明日正是黄道吉日，就从明日定婚，一切虚文都不用备办了。”朝贵听了，自不推辞，秀全更自欢喜。

此时洪宣娇在席上听得钱江说起她的亲事来，早已面色红涨似的，掩面逃席去了。各人听得，自然没有不鼓掌赞成。一连又饮了数杯，然后散席。

钱江便令人分头打点亲事。俗话说：“人多好做作”。不多时早把各事办妥，做媒的便是钱江，并请洪秀全兼主两家婚事。

到了明日，杨秀清知道萧朝贵和洪宣娇结亲。秀清知道朝贵是自己将士，防他作了洪秀全的羽翼，只这事断不能拆散的，不如乘机巴结萧朝贵为是。便故作欢喜的进来，向秀全说道：“某病中听得朝贵兄弟和令妹结亲，是一件好事。只周公制礼，没有一人兼主两家的婚事道理，这女家主婚的自然是哥哥，男家主婚的让小弟一人成此美事。”钱江在边听了，急说道：“如是甚好，难得杨兄弟这般识得大体。”秀全见说，自然没有不应承。

那日萧朝贵便与洪宣娇成亲。换过吉服，交拜天地，然后送入洞房，说不尽新婚的乐处。一连两天，又是大排宴席，好不热闹。事后朝贵向钱江问道：“先生听秀清要与小弟主婚事，先生却如此喜色，究是何故？”钱江道：“此人心怀叵测，诚如云山之言，后必为患。但大事未定，苟使自相残杀，敌人反得乘间而入，不可不慎。他要主婚事之意，盖欲笼络

贤弟为羽翼也。某见昨天犒赏军士，他竟推病不至，故乘这个机缘，消其嫌隙耳。此事贤弟切宜秘密。久后我当图之。”朝贵听罢，方明此意，只有秘而不言。

自此洪秀全和钱江日日训练军人，休养士气，专候征伐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石达开，自领了钱江之令，独统一军，由柳州进发。论起这个路途，本攻不得广西要害，且从这里沿上游进湖南，又是路道迂绕。实则钱江之意，欲分清军兵力而已。向荣亦知其意，故柳州没有重兵把守，只令副将刘金成领二千人马，镇守府城。那一日刘金成听得石达开兵至，料敌不过，已雪片文书到桂林告急。奈这时桂林无兵可调。赛尚阿只令张国梁、江忠济同进，率三千人到柳州助战。早有细作报石军中。时石军已到雒容，离城十里下寨，石达开便请李秀成商议进兵之计。秀成道：“行军之道，上策在谋，其次在勇，清军那里副将刘金成，原不懂事；只闻江忠济救兵将到，此人却有点本领。趁他未到，自当先发制人。某愿得精兵百人，取柳州城池，双手奉献。”石达开道：“军中无戏言，恐贤弟未可轻敌。”秀成道：“那敢戏哥哥？探得刘金成部下，只有二千人，已分兵一千把守雒容交通要路；余外重兵聚于东门。某素知柳城外南路，有一小山，离城不远。某今夜就从这里偷过，直掩西门，如此如此，却可破刘金成也。柳州是个殷富地面，取得时有益军粮不少。”石达开听得大喜道：“如此请贤弟领百人先行，某再令韦昌辉领精锐一千人，乘夜进发，为贤弟接应。某大军却随后来也。”秀成便领命而退。回至下处，选了精锐善战的百人，打叠起程。只各人都怀着寡不敌众的意见，面有畏色。秀成奋然道：“某非轻举妄

动者。只以力战，不如计取，故百人已是有余。诸君若计死生，怀疑惧，某当独往。"那百人见秀成如此说，各皆奋勇前行。秀成便置酒与百人痛饮一会，已近夜分，便令百人预带纵火之物，听令而行；兼藏利刃，携了长枪及预造下的软梯，都已带足。

那时正是二月下旬，满天星斗，月色无光。秀成引路先行，百人随着而进，悄悄地偷过小山，只抵柳州城西门外，已是三更天气。军士见东门一带刁斗森严，西门却悄无人声，疑有埋伏。秀成道："那有埋伏？正惟如此，某故敢以百人来也。他只道东门是我军来路，故以重兵守之。庸人见识，何必多怪！"说罢军士各自无言。秀成便令把软梯搭过城墙上。还喜城不甚高，军士一齐拥上，适有巡城兵两人行至，见了那百人，正待逃走，秀成眼快，一把揪住一人，余一人已被军士拿住，都不敢作声，随把两人分做两段。秀成先分五十人下城，去夺开西门；自领五十人拥至城楼。那城楼里，只有二三十人驻扎，见秀成五十人进来，却逃不得一个，都教他魂魄往谒阎罗殿上去。秀成随领一百人直杀奔城里：分头在各要道纵火。柳州知府王兆祺，闻惊跑出衙来，不提防被秀成人马冲过来，中弹落马。秀成令军士一发呐喊助威。这时都传说洪军攻破西门，知府战死了。居民拥儿抱女，呼兄唤弟，要逃兵火。那一百人个个奋勇。这时刘金成听得敌军已攻进城里，吓得三魂去二，七魄留三，又在黑夜里，不知敌人多少。但见火光冲天，军声震地，刘金成已没有主裁。只见守备李应元，奔至东门请兵御敌，刘金成才分三百兵分头救火；令百五人寻敌军接战，余外都留守东门。分拨甫定，忽城外喊声大震。原来韦昌辉已得石达开将令，引二

千人接应。清军纷纷报道:"石达开大队来了。"刘金成急返城楼一望，见分驻雒容要道的一千人，已各自溃散；这时清军已无心恋战。李秀成领着百人，直杀过东门来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亏了守备李应元，有些主见，恐秀成夺破东门，里应外合，忙到东门保护。恰值李秀成兵到，从暗觑明，分外真切，便放出"擒贼必擒王"的手段，枪声响处，李应元早已落马。秀成乘势杀了一阵，李应元部下都一哄而散。李秀成不去追赶，先抢开东门，引韦昌辉大队进来。刘金成见不是路，急上马杀出东门而逃，李秀成不去追赶，赶忙出榜安民。

次日石达开大队俱到。韦昌辉、李秀成率军士迎入城里。石达开谓李秀成道:"昔甘宁以百骑劫营，传诸千古；今贤弟以百人下府城，更非甘宁所能及。洪哥哥闻之，当令心折矣。"秀成道:"小小伎俩，某料刘金成无谋，故冒险行之，实不足为训也。"说着时，不觉已到府衙。秀成随令厚葬王兆祺、李应元尸首，一面再议进兵之计。秀成道:"我军已下柳城，士气尚未疲惫，就当乘势进兵。"石达开依从其计，遂拨一千人马守柳州；自己率全队进发。

且说江忠济、张国梁领命，引兵援救柳州。救兵如救火，一路上倍道而行。才过永福县，只见刘金成同着数十人狼狈奔至，哭诉柳州失守之事。江忠济见柳州已失，只得率兵回驻永福，预备石军来攻；一面使人通知赛尚阿。当下赛尚阿闻柳州已失，惊慌无措。江忠源道："某料石军必不攻桂林。我军可派兵紧守永福，勿使有失。"劳崇光道:"桂林为全省命脉，彼军势所必取。彼军若乘胜攻取桂林，全省休矣。以弟愚见，宁失十永福，不可失一桂林，望中堂思之。"赛尚阿道:

“劳方伯之言，正合某意。”遂不从江忠源之言，调江忠济、张国梁引军回桂林。江忠源又道：“虽是如此，恐江忠济、张国梁中途有失，也不可不准备。”赛尚阿听罢，便令向荣、江忠源各领二千人接应。

当下江忠济听得回军之令，叹道：“自撤藩篱，而聚于孤城之中，大为失算。只将令不可违也。”即传令退军。约行十余里，只见路途崎岖，树木丛杂，江忠济传令暂缓行程。忽探马报道：“前面山林中隐隐现出旗帜，此行恐要谨慎。”江忠济听罢，便欲退回永福，忽然后军探马赶至，报称：“我军才离了县城，李秀成不费一力，已领军袭了永福。今来路不知人马多少，望大人从速计较。”江忠济此时见前后皆是敌军，呆了半晌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张国梁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只管前进便是。”江忠济没奈何，只得奋勇向前。不一时间喊声大震，左有谭绍洸，右有洪仁发，两路杀出。江、张两人，急得分头接战。不提防石达开、李世贤大队追至。江忠济无心恋战。那洪仁发见了张国梁，正如仇人见面，分外眼明，恨不得生擒到马上。张国梁急杀条血路望桂林而走。只有江忠济尚困在垓心，欲随着张国梁而去，争耐洪仁发死命追赶，急的望南而下，不料斜刺里又来了一枝军截住去路，却是韦昌辉。石达开也随后赶到。此时军士已多逃散。江忠济料不能脱身，又恐受敌军所辱，遂轰枪自击而亡。石达开乘势杀了一阵，于乱军中寻得江忠济尸首，命带回营中，以礼葬之。然后引兵来赶张国梁。追杀数里，见向荣、江忠源已有接应，石达开遂传令收军，自回与李秀成相议，便撤去永福之兵，并离开桂林，领全军直奔灵川，与洪秀全会合。

秀全听得石达开已到，自与杨秀清、钱江出来迎接。石

达开急下马，见礼毕，秀全道："柳州永福之战，贼军胆落矣。藉兄弟之力，成就事功不少。"石达开道："此非弟一人之力，乃秀成之谋，与诸兄之功也！"钱江道："名下无虚士，秀成智勇足备，吾不如之。"秀成听罢，急的谦让一回。洪秀全便令重赏李秀成，随大合诸将会议进湖南之计。钱江道："今宜先定官制，使各有次序，然后统属军人较易，主公以为然否？"秀全道："先生之言是也。但愚意更欲颁定国名，使各兄弟得所瞻仰。"钱江道："中国原是汉族，就名大汉的便是。"秀全道："虽是如此，但我们以宗教起义，意欲从这里取个国名，你道何如？"钱江道："现在宜号召人心，故宜取一个汉字，若事成之后，与外国交通，却别作商议。"秀全从其计，便先取国名大汉。随说道："今若遽定官名，除了军务，仍未有事可办，不如暂定营中官制便是。"各人听罢，都无异言。便令钱江定议。一面定议留守之人，然后进兵湖南，各人都以第一天将杨秀清声望素著，即留他与胡以晃、秦日纲并将校数十员，共统军驻扎全军要道，一来应付粮草，二来镇定已克的各郡城池，伺隙以窥桂林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钱江议定营中官制，然后点齐人马，统通大兵马步各营，不下十万人，择日出师湘省。都督前部：第二天将复汉将军石达开；虎威将军、第三天将萧朝贵；安汉将军、第四天将韦昌辉；各路救应使、靖虏将军、第五天将黄文金；中军左统领、虎卫将军、第六天将洪仁发；中军右统领、定威将军、第七天将洪仁达；第八天将行军司马谭绍洸；第九天将护粮使林彩新；第十天将后路都督李世贤；第十一天将前军副都督罗大纲；第十二天将后军副都督赖汉英；左文学掾周胜坤；右文学掾陈仕章；中军掌旗官吴汝孝；掌令官龚

得树；各路稽查李昭寿；裨将刘官芳、赖文鸿、古隆贤、杨辅清、张王良、李文炳、何信义；帐前左护卫、第十三天将李开芳；帐前右护卫、第十四天将林凤翔；军师说赞方略兼大司马钱江；参谋襄理方略，第十五天将李秀成；齐奉千岁洪秀全，择日兴师伐清；又令陈坤书、吴定彩、苏招生、陆顺德四人，监造舟船，沿湘江而进，水陆策应。分拨已定，申明军法，整齐队伍。前部石达开、罗大纲引将校二十员及马步人马先行，起程时先把檄文布告道：

前部都督、第二天将、复汉将军石　谨奉大汉千岁洪意，以大义布告天下：盖闻归仁就义，千古有必顺之人心；返本还原，百年无不回之国运。自昔皇汉不幸，胡虏纷张，本夜郎自大之心，东方入寇；窃天子乃文之号，南面称尊。阳借靖乱之名，阴售并吞之计。而乃蛮夷大长，既窃帝号以自娱；种族相仇，复杀民生以示武：扬州十日，飞毒雨而漫天；嘉定三屠，匝腥风于遍地。两王入粤，三将封藩，屠万姓於沟壑之中，屈贰臣於宫阙之下。若宋度歃歔於南浙，故秦泥不封於西函。鸣呼明祚，从此亡矣！国民宁不哀乎？递其守成之世，筹其永保之方，牢笼汉人，荣以官爵，伈俔之辈，雍乾以还，入仕途而锐气消，颂恩泽而仇心泯，罹於万劫，经又百年。然试问张广泗何以见诛？柴大纪何以被杀？非我族类，视为仇雠。稍开嫌隙之端，即召死亡之祸。若夫狱兴文字，以严刑惨杀儒林；法重捐抽，藉虚衔纲罗商贾。关税营私以奉上，漕粮变本以欺民，斯为甚矣。尚忍言哉！洪公奉汉威灵，悯民水火，睹狼枭之满地，作牛马於他人，用是崛起草茅，纵横粤桂。早卧薪以尝胆，

爰破釜以沉舟，忍令上国衣冠，沦於夷狄；相率中原豪杰，还我河山。自起义金田，树威桂郡，山岳为之动摇，风云为之丕变。英雄电逝，若晨风之梯北林；士庶星归，甚涓流之赴东海。一举而乌兰泰死，再举而赛尚阿奔。固知雨露无私，不生异类；自令天人合应，共拯同胞。今广西已定，士气方扬，军兵则铁骑千群，将校则旌旗五色，特奋长驱，分征不顺。中临而长江可断，北望而幽云自卷，凡尔官吏，爰及军民，受天命者为其人，当思归汉；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胡可违天？所有归顺之良民，即是轩辕之肖子；如其死命助胡，甘心拒汉，天兵一到，玉石俱焚。本天将号令严明，赏罚不苟，若或扰乱商场，破坏法纪，轻置鞭笞之典，重以斧钺之诛。各自深思，毋贻后悔。如律令！

自此檄文布告之后，远近震惊，赴军前投顺者，不计其数。管教：

造成天国，先安大局下长江；

直撼中原，又令三湘成战地。

要知洪秀全此去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胡林翼冷笑掷兵书　曾国藩遵旨兴团练

话说石达开，自得令带领前部先行，临行时，把檄文远近布告，这时已震动了湖南一省，早有把这个消息报到湖南巡抚那里。湖南巡抚张亮基，桐城人氏。为人颇有才干，还能实心办事。自从广西起乱，不时奏报到京。此时道光帝已经殁了，太子早已被踢身亡，各大臣便拥立道光帝次子，唤做奕詝的登位，改元咸丰。那咸丰帝较道光帝强些，办事却有决断。听得张亮基频频奏报广西乱情，料知洪氏大势已成，不易和他敌手；又因广东逼近广西，两省原有关系，惟赛尚阿统通置之不理，不觉愤怒。就降了一道谕旨：调赛尚阿回京，另调劳崇光办理广西军务。就把一个叶名琛，升任两广总督去；一面令张亮基募兵堵御湖南，并饬他令省内在籍大绅，兴办团练。这时候劳崇光知道洪氏势大，料不能胜他，一味的迁延不进；赛尚阿恨不得早日回京，卸了责任。惟有张亮基得了这道谕旨，立刻出榜招军，号令属下文武官员，分头训练人马；又劝令在籍缙绅，倡办乡团。从此湖南省内，就有许多喜功名、乐战事的人物，出来办事。

就中先表一人，姓胡，名唤林翼，号叫咏芝，本是一个翰林院庶吉士。见邻省有战务，料知这场干戈，不易了事，就想图个军功，博一个妻封子荫。遂不及散馆，捐了一个候补道，指省贵州。这胡林翼生下来，倒也有些异兆：因宅子

里有所小园，树木众多，那日不知何故，百鸟在树林里互相飞鸣；无数雀鸟，集在屋上，恰恰产了他下来，因此取名儿叫林翼。果然读书颖悟，早已游泮水，折桂枝，步南宫，入词馆，从世俗眼上看来，好不欢喜。可惜这人，有这般聪明，只知取功名，做高官，却没有一点复国安民的见地。

闲话休提。且说他自从翰苑改捐道员，因见时事日非，将有乱象，便苦志讲求兵法。与同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郭意诚三人为密友。常谓诸葛孔明为古亮，左宗棠为今亮；郭意诚为老亮，自己却自认为新亮。曾国藩见他如此说，便问他视自己何如？林翼却是笑而不答。其自负如此。及至洪秀全大军进伐湖南，胡林翼正在家居。那一日往访故人罗泽南，亦是湖南人氏，号罗山。为人勇敢，且饶有胆略。那时听得林翼到访，便迎进里面坐定。寒暄几句。林翼见案上罗列书籍，随信手取来一看，却是兵法七册，草庐经略等书。林翼笑道："罗公业此则甚？"泽南答道："今天下纷乱，正吾人进身之时。虽一知半解，或从这里博一个功名，也未可定。"林翼笑道："罗公乃高明之士，何所见不广耶？这等兵书，只可在一千年前欺弄无知之徒，今时却是用不着了。"泽南便道："昨曾老赐弟一函，劝弟多读兵书，将来有个用处；今老兄反说用不着，小弟实在不明。"林翼道："曾老懂得甚事！若是临法帖，说诗律，他还有点能耐。老兄试想，近来枪炮何等利害，料不是古老成法，可能取胜；其中或不无可行，究不足为训。但得将校勇敢，军人用命，便是节制之师；器械精良，准头命中，即是战胜之品；为将的随机应变，身先士卒，赏罚无私，自是将才。何苦研究古法。且谈兵法的动说先贤诸葛亮，试问诸葛亮又读的那些兵书？岂不是混闹的。"说罢，随把那

兵书掷回案上。罗泽南道："足下说的，自是名论，令小弟佩服。只近来听说曾老，欲谒抚军张公，要兴办团练，以卫梓里。曾致意小弟将来到他那里，好助他一臂，足下以为何如？"胡林翼道："此足下之事，某本不宜说及。只办大事的人，须精明强干，才足以服从。曾公外局，还是一个恂恂儒者，惟心地上吗？……"那胡林翼说到这里，往下就不说了，急得罗泽南摸不着头脑。便问道："究竟他心地上却是怎的？"林翼道："自悔失言。现承明问，怎不得不说：他对人本有一个谦恭的气象，笼络人才，他自然有的本领；奈心地里没一点才干，且好用才，而又好忌才。若在他的手里，早是能征惯战的人，他却可以认为生死交；若要谋个出身，恐上不过三司，下不过府县，始终要受他节制，他才得安乐。倘要求到督抚的地位，除非离了他手下。总之，不愿他人的声价，出他头上，却是的确的了。"罗泽南这里听得，心上觉有些不悦。便答道："这样看来，曾老是个忌才害贤的人物了？"胡林翼道："这样说来，又有些奇处。他是一个好名矫饰的人，害贤的事他却断断干不出。他拿一个老前辈的气象待人，是谦虚不过的，人却不敢把他来怠慢。只他遇着才干的人，总不愿声价出他之右，自然要笼络到他的手里，毕生要听他的使用；倘或笼络不来，他就有点不妥，这是方才说过的了。"泽南听罢，点头答两声是，究竟心上还不以为然。林翼又说道："他现时要办通省团练，又恐有志之士不能招徕，曾到抚军那里，设法求朝上降一道谕旨，使他办理，好拿着谕旨来压服同人。只是丈夫贵自立，若不是遇着大本领的人，胡某断不愿甘居人下。"罗泽南默然不答。胡林翼早知他不甚赞成自己议论，便说些闲话，辞了出来，望宅子里回去。

到半路上，忽前途一人呼道："咏翁往那里去？"胡林翼举头一望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郭意诚。急上前答道："连日无事，因往罗山处坐了片时。谁想回到这里，却遇老兄。老兄今欲何往？"意诚道："无事出外游玩，正要回家去。看那一旁有一座亭子，我们可到这里坐坐。"说罢，便携手到亭子里，在石磴上分坐已定。意诚道："足下到罗山那里，究有何事？"林翼道："别无他故，不过闲谈而已。"随把和罗山谈论曾氏的说话，说了一遍。意诚道："足下差矣。曾老虽没甚才干，庸庸厚福，将来必至台阁将相的地位。且有这般外局，彼此都为大事，足下休要中伤他才好。"胡林翼道："小弟那有不知。只这些人，胡某誓不同事也。"意诚道："诚如足下之言。曾老亦曾有书召弟，他恐权柄不专，曾面谒抚军，要请代奏：给发谕旨，然后举行。弟亦颇不以为然。足下与他分道扬镖，好是好极，只有二句话，请兄牢记：曾老才不及足下之才；足下福不及曾老之福。请记此言，后来当必有验。"林翼听罢，沉吟半晌，随又说道："公言是也。只我辈但求事功，何论福命。"说罢，便握手而别，各自回去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亮基，自从领得谕旨，要劝谕各绅倡办团练。这时石达开正沿江而上；洪军又遣兵分攻新甯、甯远、新田等处。石达开又已过道江，下永州，直取祁阳，势如破竹。湖南省内迤南一带已雪片文书告急。湖南本属内地，兵力向来单薄。此时张亮基好生著急。几番劝谕曾国藩办团。奈曾国藩要得了谕旨，然后兴办。

原来曾国藩，乃湘谭人氏，号涤生。素性拘迂，不论怎么事情他遇着时，倒要显出自己道学的气象。常把忠臣孝子四个字，挂在口头里；他同父的兄弟五人，国藩居长，其次

国璜，又次国华，又次国葆，又次国荃，国荃别号沅甫。那兄弟五人，就算国荃有本领。国藩早年得志，是从三甲进士，翰林院检讨出身。他常恐各弟出他头上，常说道双亲年迈，诸弟倒要在家奉养，休要出身仕进，勿离了父母膝下才好。说到这里时，又恐各弟见他既说这话，自己反要出身做官，觉不好意思，便又说道："我不幸列了仕途，苦不能似诸弟常常侍奉父母，心上还自抱歉。惟有每天寄书一通回乡，问问父母安好，就罢了。"内中各弟，惟国荃最知他的心事，只碍着一个兄长，不好多言，却只得由他而已。那曾国藩虽然外局有这般道学，惟心性里却实在风流少年：尝眷恋一土妓，唤做春燕，暮去朝来，已非一日，早有个白首之盟。曾有一联赠春燕。联道：

报道一声春去也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

后来因不知从那处，染一个癣癞之疾，就嫌春燕身子不净，只道从她身上沾染得来的。因此就和春燕绝交。春燕忿甚，遂至自尽。自此之后，那癣来得好生利害：在隆冬时，犹自可；若在春夏之交，就浑身发作起来了。这时自忖身为官宦，有这恶疾，很不好看。就托称这癣是自幼生来的：因老娘产下他时，梦一条巨蟒入屋，因此生得浑生似鳞的一般。世人听说，因他后来做了大官，也有信他的；独是鳞的原是鳞，癣的原是癣。鳞是没有发作的。讳癣为鳞，岂不可笑。只是他在京当翰林时，酒食戏游上，倒巴结得几个王公大臣，所以那年大考，就得了一个二等第二名，升了翰林院侍讲。不上数年，竟升到一个侍郎地位。

当洪秀全进兵湖南的时候，正在丁忧，居乡守制。他把个谦恭的容貌，乡籍间倒传一个名誉，况且又是一个大绅，

办理团练这点事不用他，更用谁人？其后张亮基因他要领得谕旨，然后开办，只得奏到北京那里，求咸丰帝颁发谕旨下来。果然六百里加紧，十来天上下时光，就降下了一道谕旨：着湖南巡抚张亮基转到在籍侍郎曾国藩，倡办团练，以卫桑梓。那张亮基接谕之后，便即行通知曾国藩去。国藩这时因谕旨已经到了，洪军又压境，自不能不办。只自忖兹事体大，自己本身又没有什么才干，只要靠人扶助。方自筹度间，忽守门的拿一个名刺传进来，却是郭意诚姻家，到来相见。

原来郭意诚与曾国藩本是一个姻亲，平日又是意气相投的。国藩见他素有才略，这会正合靠着他，今他先自到来，正中其意。急忙引进里面，分坐后，国藩道："姻丈驾到舍下，必有见教。"意诚道："怎么说。姻翁这会有个为国建功立业的机会，特地到来贺喜。"国藩道："姻翁这话，想是为奉旨办团的事。只姻翁如何早已知道？"意诚道："今儿正在抚辕里出来，是抚军张公说来的。现在军临境上，统宜早些筹策才是。"国藩道："现在正要寻姻翁商议，寻个相助之人。"意诚道："君家兄弟皆卓荦不凡，正合用着。寻人实在不难。"国藩道："某实不愿兄弟离家，使高堂缺人奉养也。"意诚听了，点头说一声是；随又说道："罗公泽南，是姻兄向来赏识的，怎地却忘记了？"国藩道："一罗泽南，恐不足济事。弟意欲商请胡咏芝，姻翁以为何如？"意诚道："咏芝自待甚高，恐不为足下用也。"国藩道："是亦难怪。但上为朝廷，下为桑梓，何故芥蒂？然则就烦姻翁指示一切，意下如何？"意诚道："弟素性疏懒，不能任事。除罗山而外，所见骁勇可恃用者，莫如塔齐布、杨载福两人。姻兄若得此两人为辅，自不难成功也。"国藩听得大喜。说道："姻翁此来，益弟不少。日后有事，再

当奉教。”意诚谦逊一番而别。

国藩自郭意诚去后，一面修书致罗泽南、杨载福、塔齐布三人，说明奉旨兴办团练，求他相助的意思。那三人原是一勇之夫，自接得曾国藩的书信，那懂得民族的大道理！只当有一个侍郎肯抬举他，好不欢喜。都不约而同，先后到曾国藩宅子里，听候差使。国藩一一安慰。就借公局作团练办公的地方，募集乡勇五千人，分为五队。即令罗泽南、塔齐布、杨载福三人，各统一路；自己却统中队；只有一队，还欠管带之人。次弟曾国璜进道："各胞弟皆具进身之志，饶有胆略；且相随兄长左右，一可以相助，二来又得兄长随时指点，原是不错。却皆弃而不用，何也？"国藩道："愚兄忝在仕途，自以受朝上深恩，故不得不竭力图报，别家庭而缺定省，非我志也。今又使各弟同去，高堂垂耄，还有靠何人？反使愚兄益滋罪矣。"国璜道："弟不才，不能宣力国家。若是侍奉高堂，准可勉力；其余三弟择一而用，未尝不可。且移孝作忠，又何碍于天伦？愿兄长思之。"国藩听得此话，实觉无言可答。沉吟少顷，只得勉强答道："弟言亦是。但兵凶战危，有何佳境？不知三弟中，有谁人愿去？"说犹未了，只听得国华、国葆、国荃齐应道："弟等皆愿往不辞。"国藩一听，觉得三弟皆愿同去，不知处置那一个才好。又想一会，说道："九弟沅甫，尚须读书；处事恒有沉毅之气，可随余往。余外就烦两弟，日侍高堂，晨昏无缺，以赎愚兄离家不孝之罪可也。"说罢，各弟皆默然不应。国藩便带国葆同去，使他自统一路。不上数天，团练已经成事。所有器械，都由官家给发，陆续打点粮台。先把成军情形，详报张亮基，日日训练，以候战事。管教：

共振军声，翻倒湘江成血海；

警来噩耗，竟催天将陨长城。

要知后来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洪宣娇痛哭萧朝贵　钱东平大破曾国藩

话说曾国藩奉旨兴办团练，次第成军，由塔齐布、罗泽南、杨载福、曾国葆，分军统率，规模井然。巡抚张亮基，便据情奏报北京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石达开前部已到祁阳。张亮基知衡州紧急，立把衙里公事，嘱托藩、臬两司，代拆代行；随用胡林翼为参谋，亲自引军来救衡州。一面致书曾国藩，明引团练军策应。于是两路大兵，直奔衡州而来。石达开闻报，忙到中军，与洪秀全、钱江商议进战。此时秀全恰会著客。原来胡以晃遗书，荐一人来归，洪秀全即令唤入。只见那人生得威风凛凛，气象堂堂，约三十上下年纪，见了秀全，一揖就坐。你道那人是谁？原来就是陈玉成，湖北麻城县人。自幼父母亡过，学得浑身武艺，最精不过是枪法，能于百步内百发百中。向在湘、桂之间，散放布粟，远近皆闻其名。秀全到广西时，早听得他的名字，这回相见，自然大喜。便道："素仰兄弟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得相遇，足慰平生。"陈玉成道："莽夫不识大体。倘蒙不弃，早晚执鞭随蹬，稍尽犬马之劳，实为万幸。"秀全道："雄才不愿终老牖下。何况亡国已久，正该图个光复；某不自量力，为天下倡，但得兄弟们同心协力，此不特某一人之幸也。"陈玉成听言谦让。正谈论间，忽报石达开到。秀全暂令陈玉成退下，让石达开进来。秀全道："石兄弟独自到

此，必有事故。"达开便把张亮基、曾国藩两路兴兵来援衡州的事情，说了一遍。钱江先答道："曾国藩不打紧，只他手下一人，名唤罗泽南；张亮基军里一人，唤做胡林翼，都是文武足备的，贤弟未可轻敌。今且前进，某当另派勇将来助兄弟也。"说罢，便即唤李秀成道："素知兄弟能谋善战，且向在石军营里。今可到石兄弟军前，以备策应，某随后自有计也。"李秀成领令而行。秀全又向石达开道："兄弟多识此间豪杰。今胡以晃荐陈玉成到此，兄弟曾识其人否？"达开道："某闻之久矣，只未识其面。此人向在广西濒海一带，散放布粟，人人畏服。实江湖上有名人物。既然到此，某愿与他相见。"秀全便邀陈玉成进来，告以达开愿见之意。陈玉成听说，即上前向石达开声喏！达开急回道："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。素仰大名，幸会幸会！"陈玉成急答道："小弟有何本领，要劳将军过奖！"达开谦逊一会，随对秀全道："弟视陈兄弟气概，胜弟十倍。今前军正需用人，愿请陈兄弟到营里相助。倘蒙允许，弟所赖者不浅也。"洪秀全从之。便令陈玉成与李秀成，随石达开往前军去。三人别过秀全、钱江而行，一面伸明号令，直取衡州。

这时曾国藩团练军已到，钱江又恐初进湘省，防失锐气，便再令萧朝贵、杨辅清引五千人，接应将来。随后，钱江又率大队继进。早有细作报知张亮基，张便和曾国藩商议道："洪军全军到此，声势甚大。此行恐先挫锐气，则必至两湖震动，计不如坚守为上。"国藩道："某亦谓然。但朝廷付任于某等两人，若并不能一战，恐洪军更分掠各郡，旁入江西，四面紧急，将不能收拾，却又如何是好？"胡林翼道："某所虑者：众寡不敌耳！今番为湖南第一次战事，不可不慎。某闻杨秀

清以不得主之故，常怀怨望；不如遣人，间道入广西，散布谣言：称洪秀全不与杨秀清共进湖南，使之孤军留守，实修怨而欲陷秀清于死地；秀清必闻而生疑。然后，我坚守衡州，以待其变；一面增募军兵，并加紧飞调湖北各军，以资调遣，较为上策。”罗泽南道：“胡公言之甚善。但广西所以致败，全在将不知兵。洪军乌合之众，不足为虑，以我训练之师，准可一战。以弟愚见，不如两策俱行：一面遣人入广西行咏芝之计；一面与他开战，何必多虑？”胡林翼争道：“以江忠源之谋，向荣之勇，先后损兵折将，望风披靡。洪军中料多能事之人，不得谓乌合之众。兵法说得好：‘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’某不才，愿公等思之。”张亮基听罢，便请曾国藩决议。那曾国藩又素信罗泽南的，便道：“罗山之计甚高。且洪氏大势已成，不宜再令养成锐气，速战为是。”遂决依罗泽南之计而行。先遣人入广西行事；随令曾国葆引军助守衡州，余外都候石达开接战。

且说石达开已准备攻取衡州。忽报萧朝贵、杨辅清领军到，便大会诸将商议。李秀成道：“钱先生力赞胡林翼与罗泽南，料不是等闲之辈，本不宜轻敌。但清军如先调合湖北各路，以厚军力；再令江西分兵策应，复令向荣、江忠源等，攻杨秀清，以牵制洪哥哥大军，这样实费筹画。今彼见不及此，而恃才轻于一战，其心骄矣。吾因其骄而用之，如此如此，可以破曾国藩也。”石达开便令各军退十里下寨。洪秀全听得这个消息，一惊非小，忙召钱江问个细底。钱江道：“有李秀成在，料能忖度军情。且张亮基等与赛尚阿不同，最宜谨慎，但恐向荣等乘机伏杨秀清之后，于我大碍，我一发与李秀成相应，大军暂缓前进；另派韦昌辉、李世贤统军在后，

以照应杨秀清可也。"洪秀全一一从之。这时曾国藩听得达开已退；洪军又不进，不知何故。正自踌躇，胡林翼道："彼军人数三倍于我。忽然退去，恐有计也。"国藩道："大约因胡兄弟这条计在广西散布流言；或因杨秀清有了变，故洪军急于打回耳。自当追之，不宜失此机会。"帐里诸将都觉此言有理。只有胡林翼不信入广西的人，有这般神速。只是石达开纵然退兵诱敌，洪秀全又何以中途不进，好生诡异，因此沉吟不语。团军各统领皆主速宜追赶。曾国藩便令杨载福，张亮基便令副将王兴国，各引前队先进；随后张亮基、曾国藩各引前军赶来。

只见前面山林之内，都是洪军旗帜。胡林翼急道："洪军人马既离此不远，曾国藩团练军又不知胜负，不如暂缓进兵，以观动静。"张亮基亦以为然，便飞令王兴国勿进。忽然探马报道："洪军已分遣水军苏招生、陆顺德两将，沿湘江直攻衡州府去也。"张亮基听得，便欲回救衡州。胡林翼谏道："若此反受牵制矣。府城尚有曾国葆一军助守，未必遽行失陷。不如调兵断彼水军来路，较为上策。"张亮基听说有理，随差人报知曾国藩。

原来曾国藩望见洪军旗帜，只道是洪秀全疑兵之计，死命追去。忽听得衡州府城被洪氏水军攻击，便拨塔齐布回救府城。此时石达开知曾军移动，一面令罗大纲、陈玉成直攻曾国藩，留李秀成、萧朝贵牵制张亮基；自己亲护舟师前进。分拨既定，陈玉成先出，罗大纲继进，分两路直取曾营。

那时曾军正在移动，陈、罗二将已卷地拥来。还亏罗泽南有些主意：号令三军，坚持不动。无奈洪军中陈、罗二将，来势太猛；罗泽南支撑不住，反困在垓心；又因寡众不敌，

左冲右突，不能得脱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忽然北路上一枝军杀入，罗大纲前营纷纷退后，直透重围，救出罗泽南。众视之，乃杨载福军也。泽南道："曾公现在那里？"杨载福道："曾公已退出后路。敌兵势大，不宜恋战。"便会合杀将出来，犹望张亮基一军救应。谁想张亮基拨陈坤修一军，往截洪氏水兵，都被石达开杀退。张亮基各路俱败，早忙了手脚。胡林翼道："现在四面皆危，这里又受牵制。不如将计就计，请公假作移营，往援曾军之状；彼见我兵动，必锐意赶来，某却如此如此，可以止洪军也。"张亮基从之，急领各营望曾军接应前来。胡林翼便先令一军埋伏，自己仍作退状。那萧朝贵听得，即请进兵。李秀成道："彼去得整暇，恐非真退。切勿误追。"萧朝贵大呼道："各人皆立大功，岂进湖南后，我辈遂为木偶耶？"便不听李秀成之谏。秀成再止道："石哥哥在此，诸事尚多从我，你何故违令？"萧朝贵道："我从洪哥哥出入患难之中，那有你来？你今日立过多少功劳，却来傲我？我却不依！"说罢，便领本部奋勇赶来。李秀成无奈，只得随后照应，以防伏兵。

当下萧朝贵见张亮基和胡林翼，走得不远，越加驰军疾进；不想林内一枝伏兵杀出，枪声响处，弹如雨下，李秀成觉得，正要杀散伏军，奈离得太远，救之不及。呜呼不幸，一颗弹子飞下来，正中萧朝贵脑袋上，登时跌落马下没了。李秀成大怒，挥兵直截过来，把数百伏军杀个寸草不留。胡林翼欲回救时，已是无及。秀成即令把萧朝贵尸首扛回军中。便统本部及萧朝贵部兵大队，杀将进去。那洪宣娇在营里听得丈夫已殁，不觉眼中流泪，心中大愤。随引一队女兵，跟随李秀成而进。部将郜云官问秀成道："哥哥前不欲朝贵追，今番却自来追，何也？"秀成道："前不欲追者，惧伏军耳。今

伏兵已过，吾何惧哉！"便会合各路，与罗大纲、陈玉成、洪宣娇分头赶来。张、曾两军那还有心恋战，只顾死命而逃。李秀成追杀二十余里，看天时将晚，始传令收军；洪宣娇独进，追至胡林翼后路，立杀数十人而回。这一场恶战，杀得张、曾两军，人人胆落，遗下尸首，及获得辎重器械无数。随与石达开会合，秀成便令舟师退后。石达开道："舟师正自得手，何故便退？"秀成道："舟师先进，所以诱敌耳。孤军不行险地，况在夜里乎？"达开深服其论，即传令收兵。达开道："今日仗兄弟之谋，全军大胜，可惜萧朝贵不听号令，以至于此；今后失一栋梁矣。"洪宣娇听得，更感触起来，放声大哭。各人安慰了一会，回到营里。达开便把胜仗情形，及萧朝贵因何致死，报到洪秀全军里。

秀全初时听得大胜，正自欢喜；后来又听得萧朝贵不听李秀成之劝谏，以至阵亡，遂放声大哭道："朝贵兄弟与某等论交于患难之中。正欲同心戮力，共谋光复，不竟朝贵竟先我而亡。今后吾折一臂矣！哀哉朝贵，痛哉朝贵。"哭了一会，各人都为劝慰，秀全方才收泪。便与钱江商议进兵。钱江道："前军一胜，湘人胆落矣。乘此进兵，正合时矣。"便督大队人马前进，到时，已见石达开、李秀成出迎。秀全先赞秀成战胜之功，随问起萧朝贵死事。石达开先将朝贵不听号令，以致中计的原故说明，秀全为之摇首叹息。李秀成即进道："大王与诸将，皆出生入死之兄弟，既著声望，又负勋劳；秀成以陇亩匹夫，骤司军令，宜乎众人之不服也。今至损折国家栋梁，实由于此。自此愿退居士卒之列，以听驱策，再不敢居上位，以误军情也。"洪秀全急执秀成之手说道："皆是吾不明之故。因爱惜兄弟，故为叹息，愿卿勿以芥蒂生嫌。"秀成

道："弟以庸才，荷蒙不弃，久欲同心协力，上雪人民之恨，下报兄弟之仇，那有芥蒂生嫌的道理？"各人听得，无不感动。随议厚恤萧朝贵。钱江道："现在只得以厚礼葬之。待国基既立，然后追赠封官便是。"洪秀全从之。钱江道："今后彼军既败，必飞调长沙各路接应，而分道求救于江西。我宜先发制人。"便令林彩新领五千人，及部将十员，从间道先取醴陵；随令赖文龙、古隆贤，各领三千人，分取攸县及耒阳两县。并嘱咐道："这三路是江西来路，幸彼军无兵把守。诸君此行，一举可下。得了这三处，不特可以惊吓曾国藩，亦足以屏障江西。事不宜迟，就请便行。"三人领命去后，钱江便与李秀成乘马，领了数十骑，亲往湘江巡视一遍。并沿路观看衡州府城西南两路而回。随大集诸将听令。先对李秀成说道："今张亮基全军退入衡州，而曾国藩又分布城外，以为犄角。吾巡视湘江及西南两路门者，欲彼知吾从这条路进兵也。今彼搭浮桥，通过右岸，另屯兵队，志在防我水道耳。"即唤吴定彩、苏招生、张顺德嘱咐道："三位可带舟师先进。各船篷面都用白铁包着棉花，遮蔽内外，以避弹子，冒险前进。先烧浮桥，断彼接应，看东门火为号，乘机杀入城中。"三人得令，自去准备。钱江又唤陈坤书嘱道："兄弟可带舟师护住陆军。但看浮桥烧断，即渡陆军登过右岸，杀散敌兵。"各人去后，随令李秀成领一万人带同陈玉成、李世贤、赖汉英，直取曾国藩；又唤石达开、罗大纲，嘱咐如此如此；又唤韦昌辉、谭绍洸，嘱咐如此如此。分拨已定，传令午刻造饭，申刻起兵。洪秀全自领李开芳、林凤翔统中军，为各路救应。

且说张亮基探得萧朝贵战死，便对胡林翼道："萧朝贵乃洪秀全妹丈，亲爱逾于常人。恐连日治丧，洪军不能遽出矣。"

胡林翼道："洪军随后来也。彼军本利在急战，况加以萧朝贵之恨，那有不来？只城孤兵寡，不可不虑。"正说着，早听得洪秀全大队拥到。胡林翼便督率军士守城，昼夜亲自巡阅。那日正见钱江、李秀成两人巡视湘江及城外西南两路。林翼道："彼欲从此路进兵也！"便令加兵，守护西北两门。少时与张亮基登城楼远看：只见漫山遍野，都是洪军。林翼大惊道："彼军如此之众，而我调长沙各军，至今未到，如之奈何！此城料不易守，不如退兵为上。"曾国葆道："战既不胜，守又不能，有何面目回见湘中父老？某宁死不退！"张亮基听罢，不能主裁。忽攸县、醴陵、耒阳三处，文书雪片飞到，都是催兵救应的。胡林翼道："彼分掠三路，欲断我江西救应之兵也。奈他虽告急，只此处自顾不暇，何能分兵？"张亮基道："请兵不救，是弃三郡矣。恐朝廷见罪，如何是好？"林翼道："某宁受罪名，以求实际。此处正当长沙要冲，非那三郡可比，望中丞思之。"正议论间，只见曾国藩策马而至。见了张亮基，便问行止。张亮基故作问道："洪氏军势甚盛，某欲退而避之，尊意若何。"国藩道："退兵诚是！但我退后，不特衡州失守，且彼将随我而进，恐两湖皆震动矣。不如坚持一阵，以待长沙救兵，较为上策。"张亮基听了，更无思疑，便请国藩回营，准备应敌，一面饬兵守城。

果然到了次日，见洪军纷纷调动。将近黄昏时刻，水师已沿河而进。张亮基即令军士环岸放枪，无奈打出去，皆不中要害。吴定新乘着南风，督船先进，直泊浮桥，纵火烧之。张亮基撤军救应。此时陈坤书，已渡陆兵过了右岸，水陆并进。清军在右岸的仅千把人。瞧见洪军杀来，又见浮桥被毁，不战自乱。张亮基急调军防洪氏水军登岸。不想石达开、罗

大纲大队拥到，直攻西南两门。张亮基手忙脚乱，待拨兵助守；不料东门守将飞报祸事：说称韦昌辉调百人直抵东门，依钱江密计，各携火药一包，放在城脚，轰发起来。那东门城墙整整陷了数丈。韦昌辉乘机拥进。陈坤书等见东门火起，急领水陆各营，登到岸上，杀进西门而来。一面绕过南门，接应石达开进去。张亮基见三路俱失，急急领败残军士逃去；此时犹望曾国藩一军救应。不提防曾国藩各营，早被李秀成牵制，不能冲突进城。及至东门火起，军民大乱，李秀成乘势杀进去，曾军各自逃走。罗泽南立杀敌数人，不能阻止。那陈玉成一马当先，拨开杀路，直入军中，来捉曾国藩。还亏塔齐布、杨载福挡住一阵，拥护曾国藩望北而逃。李秀成、李世贤、赖英分头赶上，又亏罗泽南亲自断后，随战随走。不提防石达开自进衡州之后，就令罗大纲领军，会合韦昌辉从斜里望曾军杀来，塔齐布、杨载福双战不利，只望西北而逃。忽然李秀成赶至，大呼道："城池已失，全军皆败，去将安逃？降者免死！"于是国藩之军闻说，纷纷投降。罗泽南大怒，方欲阻挡，奈李秀成军如海涌，急得会合曾国藩而逃。不料正东又一枝军杀入，吓得曾军呼天叫地。原来洪秀全亲领李开芳、林凤翔带兵到此，反把曾国藩困在核心，军士各自逃窜。正在围困既急，忽然西北方一彪人马杀入，力挡罗大纲，直透重围。众视之，乃胡林翼、曾国葆也。曾国藩道："咏芝到此，吾无忧矣。但不知张公何在？"林翼答道："衡州已失，张公已退至上流。目下敌军势大，速退为上。"便传令各路一齐退走。林翼便与泽南亲自断后。不料说犹未了，后面喊声又起：李秀成、陈玉成、韦昌辉依旧赶来。曾国藩正奔走间，忽被弹子击中坐下马，那马后蹄一掀，把曾国藩

掀倒在地下。此时左右皆因慌乱，不能救护，好不惶急。忽见胡林翼军内，一员马将跳下马来，一手挟起曾国藩，复飞身上马，杀出重围，曾军便乘势退去。洪秀全见敌军去远，始传令收军回衡州。

那曾国藩被救之后，便问那将是谁？那将大声答道："屈居下僚张玉良也。"国藩惊道："如此可谓埋没英雄。独惜足下骁勇如此，何不早言？"张玉良道："用非其时，言亦何益。且怀一才而急欲自见，某不为也！今番亦聊以小试耳。"原来张玉良亦湖南人氏，素有勇力，且又善战。曾国藩听得，叹羡不已。少时见败残将士，陆续俱到，仅留下千把人；再行十余里，已见张亮基亦只剩下一千余人，扎在小山之上。国藩上前相见，各诉败军之事。管教：

皇汉天兵，直似雄风吹败叶；

风尘侠士，犹如毛遂处囊中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彭玉麟恤情赠军饷　郭嵩焘献策创水师

话说曾国藩退兵之后，见了张亮基，各诉败兵之事。张亮基道："早听胡咏翁之言，不至有今日之败矣。"曾国藩道："某此时亦在无可如何。只是朝廷寄湘省责任于中丞与某二人，若并不能一战，反使长成敌军锐气，而致城池失守，恐至人心震动耳。"说罢，不觉泪下。随又道："此行若不得张玉良，则某亦不能与中丞相见矣。"张亮基急问何故？国藩便把被救情形，一一说知。张亮基听得有如此战将，急命张玉良上前相见。少时左右引张玉良至。只见张玉良威风凛凛，到时长揖不拜。张亮基即急起迎让坐。随道："豪杰屈不见用，某之罪也。"遂令厚赏他银子。一面飞奏朝廷，报知兵败情形；并保举张玉良，以为营官。

忽然耒阳、攸县各处官吏，都纷纷奔至，说称城池失守。曾国藩大怒，欲治各官之罪。张亮基道："众寡不敌，非各官之罪也。且我们拥兵不下二万，而不能保守一衡州，又何责彼耶？"曾国藩听了此话，满面羞惭。随说道："现今各城失守，报到朝里，恐不免见罪，如之奈何？"张亮基道："兵败致罪，国法也！某又何辞。岂敢粉饰以欺朝廷哉？"随向胡林翼道："现今军势已衰，此地不宜久居，恐敌军掩至，吾等皆为齑粉矣，足下有何高见？"胡林翼道："此处离衡阳不远，不如退到那里，招集流亡；随调武昌、长沙各军，并招募新营，再请

江西援应，养气待时，或可再战。否则非吾所敢知也。”张亮基从之。便传令各营，齐望衡阳而退。

且说洪秀全大军既定了衡州，立即出榜安民，一面赏恤各军士。此时湘省人民，皆知洪氏大势已成；且又知得光复山河的道理，都恭迎王师，助粮馈饷的不计其数。于是洪秀全声威大震，移檄各郡。不多时醴陵、攸县、耒阳三县报捷已到，便欲加封各人官爵。钱江道：“近来豪杰纷纷来归，亦以亡国之痛，思展长才，助明公之力，以报答国家耳。果其志在官阶，则将愿为贰臣，以从张亮基等之后，岂复能为我用耶？今若胜一仗，加一官，若至天下大定之时，恐封不胜封，将何以自处？窃为明公不取也。”秀全听毕，恍然大悟，便止加官之令。传令大宴将士。这时大小将官，都已到齐，正在饮宴之际，秀全欲议收取长沙之计。李秀成道：“长沙一局，无异桂林，克之诚费兵力。我不如攻其易者，以振军威。然后沿湘江，克武昌，以抚临江、浙。种族之理既明，待布告新国之后，则东南各省，张檄而定，何忧一长沙？此时长驱北上，自无后患。若徒据目前根据，既懈军心，又费时日，使满清得徐为之备，实非良策。愿明公思之。”钱江听罢鼓掌道：“李秀成之言是也。今彼军既败，必调湖北各军，以保护长沙。我国留军于此，由衡阳以攻长沙为名，即足以牵制两湖各军。就乘湖北空虚，以攻武昌，则势如破竹矣。”洪秀全两皆从之。

忽报杨秀清差人送礼物到来犒军，兼贺大胜。秀全急召那人入内相见。那人原来是胡以晃的亲弟，唤做胡以昶。钱江先问秀清在军中，作何举动？胡以昶道：“现在听得清廷调向荣、张国梁及江忠源三人，回守湖北。惟广西散布谣言，

说主公独进两湖，恐不利于秀清，因此秀清深怀疑虑。幸家兄胡以晃力为解劝，方始无事。因前两天，秀清妻室殁了，现在却没有什么动弹。只来日大难，望先生何以处之?”钱江道:“此必敌人反间之言也。”说罢，令胡以昶暂行退出。秀全便复问钱江以处置杨秀清之计?钱江道:“我有一间之微，敌人即欲乘机煽动，是不可不慎。故目下切忌生嫌，当以调和为上策。某思得一计在此，望主公决之。”随附耳向秀全说称如此如此，秀全大喜。钱江随转出来，秀全即移身入内，见了洪宣娇，即把秀清的举动，一一说知。洪宣娇道:“如此看来，不知哥哥怎么处置才好?”秀全便把钱江嘱咐的话，细说出来。宣娇听了，早已会意。

那一日见了萧朝贵的妹子，名唤萧三娘的，宣娇本与三娘，有个姑嫂情分。便乘间说出杨秀清的举动。三娘道:“大事未定，若先相矛盾，反使敌人得利，恐不宜以猛手段出之。须于两处调停妥当，实为利便。”宣娇道:“正是如此。现钱先生有一个妹子，欲与秀清续婚，使大家和好，示无嫌隙，此计甚善，惟钱先生的妹子，尚在年幼，恐不能久待，是以未决。”萧三娘本是个警觉不过的人，听了此话，暗忖许久:不听得钱先生有个妹子。这回说来，觉得可异，想不过打动自己而已。只身为女子，横竖要嫁人，且兄长朝贵生时为大局之计，与他周旋，自己怎好拂主公之意，以误大事。想罢便答道:“尊嫂这话，我不相信。因何不听得钱先生有个妹子?你如何这样说。若别有谋，还当实说才是。”宣娇听罢，便附耳说了几句。萧三娘登时两脸晕红了。原来钱江素知杨秀清最畏妇人。故欲以萧三娘嫁了杨秀清，使调停其间。这会萧三娘听得，心上本不甚愿嫁秀清;只重以秀全之命，又是国

家大事，实不好推辞，只得应允。宣娇大喜，急往报知秀全，秀全又转告钱江。大家画计已定，秀全即差胡以晄回去，并备些礼物，吊唁杨秀清之妻。随对以晄说道："秀清中年丧妻，大不幸也，洪某实在伤感。今有一头好亲事，当与秀清兄弟为媒，以成其美事：即是朝贵兄弟的妹子萧三娘，确实不错，望对秀清兄弟善言之。"胡以晄领命而去。

回至全州，复过杨秀清。说称秀全哥哥，听得兄弟失偶，甚为感伤。现有吊唁的礼物，及有颁赏诸军士的，都交杨秀清收过了。随又把秀全主张他与萧三娘结婚的事说知。杨秀清素知萧三娘有几分姿色，且有才略，心里自然欢喜，随点头称善。胡以晃在旁，又加以一力赞成，秀清便回书至秀全，谢其作合这头亲事。秀全忙与钱江商议。钱江道："他既应允，自事不宜迟，立刻成亲可也。"秀全从之。即致书杨秀清，请他择个成亲日子，送将过来。忙即打点亲事：先令洪仁达，带了萧三娘送到全州就亲。钱江又嘱咐萧三娘一番而罢。果然那日杨秀清准备迎亲。大吹大擂的宴贺，好不闹热。洪秀全又令军中各将士，纷纷致贺。

自杨、萧成亲之后，夫妻自然亲爱。萧三娘又听钱江所嘱，在秀清眼前，盛称洪秀全之德，并说他无时不记挂秀清。秀清听得，暗忖自己，方自思疑秀全，原来秀全反是个好人，却不免错怪了。奈究竟日前听得谣言，又不免记在心上，便把这来历对三娘说知。三娘道："此是敌人反间之计。你反认以为真，何其愚也。"秀清恍然大悟。三娘又道："妾前听得洪哥哥说道，但得大事已成，无论何人登位，却是心安。这样看来，岂不是错怪了人。"秀清道："我一时愚昧，见不到此。"便立刻修书到洪秀全那里，说明自己猜疑的原因，并谢

前过。秀全好不安乐，即同钱江商议进兵之计。

早有细作报到衡阳。张亮基听得萧、杨结亲之事，便向胡林翼问这个是怎么意见？林翼道："此必是因我们布散流言，有了嫌隙，故为此计耳。他们手段很好，只我们却要防备。"曾国藩道："某虽在此，甚忧长沙。恐彼从间道，乘我不备也。"胡林翼答道："此事可不必多虑。彼不取桂林，即是不取长沙之意。必将上攻武昌，断我南北交通之路，则东南各省皆在彼掌握中矣。彼何忧一长沙耶？但根本之地，亦不宜不顾。此处离长沙不远，不如先催取长沙各军，再行打算便是。"张亮基道："现在军中粮食短少，运粮的又不接续，吾甚忧之。"林翼道："正惟如此，今彼兵四出分掠，若间道绝我粮道，实为大患。今衡阳地面离长沙较近，尚易接应。若目前不济，不如募捐于民，以应目前之需。中丞以为然否？"张亮基称说甚善。遂传令商民，劝示捐助。叵奈衡阳是个瘦地，募捐总然无效。

却说黄文金听张、曾两军退兵乏粮，便入见洪秀全，欲请兵往追。秀全求决于钱江。钱江道："归师莫掩，穷寇莫追。且我所虑者，他会合湖北、江西各军，以阻我耳。今乘此机会，以视师衡阳为名，到时另使能事者引劲旅，率耒阳、攸县、醴陵之众，以入江西；今先令水师望湖北进发，吾因沿陆路以趋武昌可也。"洪秀全深然其计。遂令陈坤书、吴定彩、苏招生、陆顺德四将，统水师沿江而进；随令石达开先引前部，望衡阳进发。

且说曾国藩、张亮基回至衡阳，早有县令迎至城里，就将县衙门作了行台驻下。一面抚恤败残军士；争奈武昌、长沙两路救军，总是不至。原来清军自从衡州大败，长沙一夜，

十室九惊，只道洪将攻到长沙的了。故粮道亦为之阻窒。募捐又是不足用的。曾国藩看得如此，正在无可计较，忽粮务委员到来，请发军粮。并说道："粮期已逾十数天，军士已有怨言，恐不能再缓矣。"曾国藩听得，此时实在慌忙。忽又探马报称："洪秀全已遣石达开前部，望衡阳而来矣。"这时两面急报，吓得曾国藩魂不附体。急得令粮务委员暂退。随与罗泽南相议道："军粮缺乏，洪军又至，恐必使人心瓦解，长沙亦将震动，如之奈何?"罗泽南道："以弟愚见，石达开行程甚缓，未必志在攻取衡阳；但众寡不敌，亦不得不避之。惟目下军粮紧要，屡催长沙运粮不至，不如就在城里富商谋借五六千，较为稳便。"曾国藩道："城内并无知己。借款二字，如何说得容易?"罗泽南道："以老兄乃一个本籍大绅，凭个名目借贷，或能如愿，也未可定。"曾国藩乃点头称善。是时已打听得，城内一间当铺，素称殷富，是个有名的谦裕饷当字号。曾国藩便穿过袍服，望谦裕饷当而来。到时把一个名刺差人投进去，说称要与司事人会面。那伙计见有曾国藩三个字，自不敢怠慢，忙代转递去了。

原来那司事人姓彭，名玉麟，别字雪琴，乃本籍一个诸生。为人外貌却甚刚严，只心里上却是好名不过的。只因功名不得上进，因此闷闷不乐；又因家道困难，还亏平日有个刚正的虚名，就浼亲朋，荐到这间店子里司事。这会听得曾国藩到来相见，暗想他来不知有甚事故？只要接他进来，当这干戈扰乱之时，好歹口上谈兵，说个天花模样，或凭这个机会有个好处，也未可知。想罢，便请曾国藩进至里面坐定，通过姓名。曾国藩把彭玉麟估量一番，果然生得一表人物，心里已自欢喜。便说道："素闻足下慷慨之名，未能会晤。今

日一见，足慰生平。”玉麟道：“小可微名，何足动侍郎清听！只明公此来，必有见教，望乞明言。”曾国藩道：“因在衡州以众寡不敌，被洪军杀败，逃走至此。现因军粮缺乏，恐军心生变，欲在贵号挪借五、七千银子，暂济目前；待长沙运到之后，即行交还。此为朝廷大事，且足下向有侠名，幸勿见却。”彭玉麟听得，暗忖店里的款项，本不是自己的，自己本无权挪借。惟他是一个侍郎，且奉命带兵，这会借款，算是借与朝廷，是个大大题目。纵然是老板责备，也是没奈我何。况且我拿款来借他，他自是感激我，是亏在老板，居功只在我一人，看来实是不错。想罢，便开口道：“些些小事，有何不得。借了之后，东主有什么责言，晚生愿以一身当之。只明公在衡州，如兵临险地，似非善策！即衡阳亦不是久居之地，望明公思之。”曾国藩听罢，觉此人如此信义，又能畅谈兵法，早看上了他。便答道：“原来足下不特是一个慷慨之人，还是个高明之士，倘愿出山，曾某愿为力保。”玉麟道：“出身有何不愿？当今四方多事，正欲略展微忱。只怕朽栎庸材，不足发明公之梦耳。”曾国藩听罢，称赞不已。彭玉麟就开了柜子，取了白金五千两，交过曾国藩。国藩领过之后，随称谢道：“此行得足下之力不少。他日军事得手，誓不相忘也。说罢，即握手而别。带领从人，一路回来，感激彭玉麟不已。

回营后，即对张亮基说知，就把军粮分拨已定。忽流星马报称：“石达开前军已离衡阳不远。”胡林翼即对张亮基说道：“此地不能守矣。速退为是。”张亮基立即知会曾国藩；传令各营，拔寨退兵，齐望长沙而去。石达开到时，听得张、曾两军俱退，仍恐有诈，使人打听，果然是一座空城，遂唾手得了衡阳。一面飞报洪秀全，齐到衡阳驻扎。再定行止。

且说彭玉麟尚在衡阳城里，单恐洪军知道借款曾国藩的事情，发作起来，有些不便，欲单身逃走，往寻曾国藩，讨个好处；只还有一件事，心上还不安。原来彭玉麟前年已丧偶，只留下二子，未进当店以前，曾在邻乡设帐授徒，适铺邻一个孀妇徐氏，差不多二十多岁的年纪，姿首颇佳。徐氏常见彭玉麟外貌端庄，心里早自属意，只难以启口。探得彭玉麟生平好画梅花，笔法却有一种劲气，便遣丫环递上一扇，求玉麟代画梅花，故意露其芳名示意。那彭玉麟内性本是风流跌荡的人，便慨然应允。果然不上三两刻，早把那扇儿画停妥。随就画上题诗道：

俊俏天香笑亦愁，芳姿原是几生修。知音料有林和靖，无限深情在里头。

题罢即把那扇交过丫环，当即回报徐氏。那徐氏看了，不禁情感于中。暗忖这人不特是个庄重儒生，竟是个风流才子，这个姻缘，自不好错过。想罢，便回一书道：

薄命人徐氏，书奉雪琴先生文席：自亲芝颜，早系魂梦。顾不敢以造次出之者，诚以君本读书，宜敦士品；妾方守节，尤贵庄严。名誉所关，人言可畏！故以慎密行之耳。然心虽如此，情自难禁。聊遣丫环，乞书示意：叨蒙不弃并诗，捧读之余，神魂不知何往。自念妾以蒲柳之姿，何敢以梅花自比；然而和靖自命，多情如君，妾铭感多矣。妾闻之：君子不以言戏人，言出于君，而听于妾，神明共鉴，生死以之。此后令媒通礼，一惟君命！若始挑之，而终弃之，妾固败名，君亦丧德。如此妾无颜生于天地矣。书不尽言，死待遵命。敬依原韵，和成一章。自知珠玉在前，不免大方见笑，亦聊以示意

耳。

末注薄命人徐氏裣衽。书后，又复一诗道：

独倚妆台眺晚愁，敢因薄命怨前修；争得秀才半张纸，好香吹到下风头。

书罢，再命侍婢送到彭玉麟那里。玉麟得了，不胜之喜。自此吟咏往还，殆无虚日。徐氏送馈饮食各等，已非一次，便成了白头之约。只是徐氏守得颇正，因待玉麟妻服满后，始行合卺，玉麟只得听之。不料好事未成，已渐渐泄了出来。乡人就互相传说，都道这个教学先生，是很不正派的了！这样连徐氏也没有面目见人。只得劝玉麟力图改业，奋志前程而已。彭玉麟因此就托亲朋，荐到这间当店。此时见人言啧啧，又因初在当店，外局少不免要慎些，故此图娶徐氏的事，就暂时按下不提了。谁想到店未久，就遇曾国藩借款一事；及至秀全进兵衡阳，彭玉麟恐洪军查出见罪，急得要收拾逃走往寻曾国藩，好歹念着借款之情，有个好处。惟心中本放不下徐氏，只念曾国藩是个最讲道德的人，若然带了个少妇同行，反令曾国藩小觑自己，自然带不得徐氏同去。但恐此行不通知徐氏，本对她不住；若要通知时，又怕徐氏苦苦缠住，实在难以打算。只古人说得好："宁教我负天下人，莫教天下人负我，"不如自行逃去。待至发达时，再迎徐氏，也未为迟。想罢，便携些细软，对店伴诡称出外些时，竟望长沙而去也。后来徐氏听得，竟信彭玉麟有意负她，遂投江而死，此是后话不提。且说彭玉麟直奔长沙而去。探得曾军已屯扎长沙对面，名唤沙洲的地方，玉麟便投刺入内请见。曾国藩听得彭玉麟已到，念起当时借款之情，自然感激不尽。忙请进里面，述起衡阳失守的情形，不觉泫然泪下。随说道："雪

琴到此，现军中正少文案一员，可权在此间。倘有机会，国藩自当竭力保举。”彭玉麟便称谢不已。正谈论间，忽报翰林院庶吉士、郭嵩焘，别字子美，到来拜会。原来郭嵩焘与曾国藩，本属姻亲，又最莫逆。国藩忙接进里面，向嵩焘道：“子美别无来恙？到此必有见教。”嵩焘道：“因亲翁回军到此，特来拜谒。”国藩道：“败军之将，有何面目见故人耶？”嵩焘道：“众寡不敌，胜败亦兵家之常耳。只有个紧要去处，故晚生不忖冒昧，聊进一言。不知姻翁愿闻否？”国藩道：“有何不愿？就请明示。”嵩焘道：“我军只靠陆路为应敌；今洪军分遣水师出现于湘江，或进或不进，我已防不胜防。将来长江一带形势，反折入于敌人之手矣。今宜创建舟师，仿广东拖罟形式制造，训练水师，以固江防，实为上策。”曾国藩称然其计。时湖北各军已陆续赶到，因此长沙清营，军声复振。曾国藩便商议创建水师一事。管教：

轴轳千里，长江各振军威；

戎马两年，天国重光汉祚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左宗棠应聘入抚衙　洪天王改元续汉统

话说郭嵩焘献策创练水军，曾国藩深信其言，便与张亮基商议：依广东拖罟之法，制造舟师，不在话下。

张亮基因这时光，军务忧劳，染上了一病，故军事反决于曾国藩之手。但是胡林翼对张亮基说道："某昨探洪军帷幄主谋之人，上者是钱江，次则李秀成，此两人好生利害。"张亮基道："此两人从那里出身？"林翼道："昨据广西知县李孟群驰书来报，称李秀成向来隐居不仕，躬耕陇亩，研究兵法，善于临机应变；并且驭众有方，人为乐用，不可轻视也。钱江向参粤督林则徐幕府，因事充发新疆，不知怎地便能脱回。此人天文地理，无所不通；诸子百家，无所不晓。且政治军旅，更其所长，活是王佐之才。吾军中实无其右者。明公当谋以对待之。"亮基道："贤士归于洪秀全，羽翼成矣。不知钱江是充发军台的，何以擅自回来？亦不可不查究！"林翼道："由广东至新疆，路经百数州县，应有押送犯人文凭，只不知是在那个州县逃脱？抑有顶冒？此人狡计极多，无从查悉；或者从新疆逃回，亦未可知。目前查究事小，应敌事大，明公以为然否？"亮基道："人谓涤生徒好虚名，今果然矣。诚不如足下知彼知己也。为今之计，申奏朝廷，令江、浙、湖北各省准备戒严。奈目下军粮支绌，难募新军。某不特恐湖南难保，即长沙亦属可危，非能事者不足以定大计。今湖北抚、

藩，尚在待人而用，某欲破格保足下为湖北布政，兼署巡抚，俾握军事，以壮上流声势，足下意下何如？”林翼道：“某若湖北安身，则为湖北之事，不复为明公效力矣！此间军事需人，又将奈何？”张亮基道：“可择贤士以代之。”林翼道：“贤士不可多得。某举一人，可以敌钱江者，明公欲闻之否？”亮基道：“那有不愿？足下速为我致之。”林翼道：“此人性质豪迈，识略冠时。若得此人，军务必有起色。但他素性最鄙涤生，恐不愿与同事耳！”亮基道：“究竟此人是谁？若与涤生有些意见，某可从中调停之。”林翼道：“此人湘阴人氏，现居长沙省城，壬辰科已登贤书姓左，名宗棠，别字季高，即意诚先生所谓今亮的便是。”亮基道：“吾闻此人久矣。但此人学问虽高，只性质甚傲，将来何以驭之？”林翼道：“明公欲用其人乎，抑欲驭其人乎？如欲用其人，则但求于国家有济可也；若徒欲驭之，则某亦从此去矣。”张亮基听罢，恍然大悟，先向林翼谢过，遂托林翼往访左宗棠。林翼不敢怠慢，便亲自造左宗棠的宅子来。先把个名刺，传进里面。左宗棠见是胡林翼到此，料然为着军务而来，便请进里面来。分坐后，宗棠道：“咏芝军书旁午，今拨冗到此，有何见教？”林翼道：“弟应抚台张公之聘，以公事颇繁，未能拜谒。今长沙各军，连战皆败，虽然众寡不敌，亦是人谋不及使然。倘洪氏大势一成，国势恐不可为矣。今奉张公之命到此，愿足下出其余绪，以救国家，实为万幸。”宗棠道：“疏懒之人，本不足以谈军事。且洪氏以复国为名，其言甚正，吾辈拒之，实为不顺。足下以为何如？”林翼听得大惊道：“如此，则足下反欲助洪矣。奈清朝二百年统绪何？”宗棠道：“此中亦有个斟酌！待观洪氏法度如何？如其大势可成，吾必听之；若其不能，则丈夫不甘老

牖下，我当有以处之也。”林翼道：“昔王猛舍晋以辅前秦，彼岂不知顺逆耶？诚以天意不可违。且豪杰处世，不宜泯没而终也！愿足下思之。”宗棠听罢，默然不答。林翼又道：“足下果无意出山耶？”宗棠答道：“是又不然。张公欲委以军粮之任，则目前不敢与闻；若是衙中大事，则某愿任之。虽然，子，吾密友也，故以心腹相告，足下幸无泄漏。望于张公之前，为弟善言复之。”林翼听得，怏怏而别。回见张亮基，隐过别话，只言左宗棠不愿参与军事，只愿帮理衙中事务而已。亮基道：“目下军务紧急，某欲用宗棠者，只此而已。若衙中各事，自有他人代劳也。”林翼道：“明公差矣！彼既能任衙中幕府，岂见各事紧急，还能坐视不救耶！”张亮基道：“公言是也。”遂复令林翼致意左宗棠。宗棠道：“既承张公厚意，义不容辞。但张公在一日，某当任一日；若张公不在时，某当告退。”胡林翼道：“兄言甚当。人生出处，谁能强之？吾兄准可放心。”左宗棠便慨然领诺。胡林翼大喜，立即回报。张亮基就聘宗棠到衙里办事。自此长沙事务，就由左宗棠办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洪军既进衡阳，那日洪秀全大集兄弟，会议进攻之计。黄文金进道：“今大军俱屯于此，殊非良策。不如依钱先生说，遣能将，分大兵，分道进攻江西；而以全军下长沙，以为基本。哥哥以为然否？”李秀成道：“进兵江西，实非其时；不如先由长沙，直出武昌，能握长江上流，以断彼南北交通之路，则江西、闽、越、浙江，皆吾掌中物矣。以莫敌之势，长趋直进，谁能阻之？若一旦分兵，恐江西一军，未能得手；而大局震动，不可不审也。”秀全听罢，目视钱江。钱江道：“江西不可不进，武昌不可不攻，诚如秀成之言。若进江西，

今非其时矣。不如先围长沙。如其不克，则直进武昌可也。”秀全道：“以百胜之师，岂一长沙不能下乎？”钱江道：“彼军气已复，湖北救军又至。锐气聚于长沙，未可轻视。纵能克之，而大费兵力，又稽时日，则不如不取为愈矣。”正议论间，忽报水师统带官陈坤书到。洪秀全接进里面，问以何故到此。陈坤书道：“清军今在洞庭湖，大造舟师，欲与我水军为敌。今湖北能战的军营，大半调到长沙，不如乘虚攻之。苟进克湖北，则湖南气夺矣。主公以为然否？”钱江道：“如此则天助吾也。宜先令水师，由洞庭湖取岳州，以窥汉阳，则武昌唾手可得。今乘他水师未备，宜速进兵为是。”洪秀全深然其计。便再拨精兵五千名，令陈坤书带领，由水路先去。一面起大队人马，来攻长沙。

早有细作报到曾国藩那里。国藩便亲来与张亮基商议。胡林翼道：“今我军以屡败之余，且众寡不敌，战亦无益；不如尽行退入长沙，较为稳便。”曾国藩争道：“全军聚于一城，恐非善策，且我处处让之，恐被乘机直进湖北，则事不可为。”张亮基不能决。胡林翼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不如我军先入长沙，以厚根本。留曾军在此，以为犄角，你道如何？”曾国藩以为然，只向张亮基请以多隆阿相助。张亮基许之。便令多隆阿统三千人，附于曾国藩，以壮声威。随把本军退入长沙而去。不料正移动间，探马飞报祸事：说称洪氏水军已克洞庭湖，直取岳州去。一路当者披靡，洪军人马不知多少，岳州甚是急危，特来报知。张亮基听得大惊道：“如此则此间危矣。”便请曾国藩一并退入长沙。说犹未了，洪军前军已到。只见附近村落乡民，拖男带女，纷纷逃窜。呼声震地，军心尽皆惶恐。罗泽南叹道：“止如山立，进如潮涌，彼军中真有

能人也。此时移退长沙，亦不及矣。便请下令，坚壁以待之。”

且说洪军到时，秀全便欲进击曾军。钱江急止道：“败曾军如折枝耳。彼若以长沙精兵冲出，则我腹背受敌。不如分兵压之。”便令李秀成同谭绍洸、黄文金、李世贤、赖汉英、洪仁发、洪仁达直逼曾国藩，而以全军攻围长沙。

当分军时，李秀成道：“某本后进，资望较浅，二洪皆主公兄长，从事已久，某恐不能令之也，愿主公别择贤者，免误大事。”钱江先答道：“善哉李秀成之言。此鉴于萧朝贵之所以失也。”秀全答道：“彼此均属兄弟。任统帅者，便有特权倘有违令，当以军法从事。”又谓仁发、仁达道：“三军将令，在于统帅。愿两兄弟毋得轻玩。”两人唯唯领诺，惟心中却不免恶忌李秀成，有些不服。只秀成得秀全之命，便慷慨起行。可巧湖南提督余万清一路，领了张亮基号令，以本军六千人，附入曾国藩麾下。曾国藩见军势复振，只道余万清一路，是一枝生力军，就令他作前部。不提防尚未成军，李秀成已到，把余万清慌得魂不附体，领军望后而退，因此曾军大乱。秀成乘势攻之，直取中军，把曾、余军分做两段。少时李世贤、谭绍洸、黄文金、洪仁发、洪仁达俱到。曾国藩见不是头路，急命塔齐布、罗泽南、多隆阿一齐御敌。还亏他三人支持一阵，便退三十里下寨。李秀成见大军攻围长沙，尚未得手，即传令收军，扎下营寨，再候行止。

且说秀全亲统大军，攻围长沙，恰杨秀清由全州赶到。秀全问广西近情何如？秀清道：“现闻江忠源调署湖北臬司，不日起程；向荣前因兵败免官，今已开复，将调来两湖与我军对敌。张国梁亦升副将，都随向荣去了。”秀全道：“如此是

广西似无内顾。此间军粮亦足，奈食盐缺少。因我军连营陆路，盐运艰难，不可不虑也。”钱江道：“若非通过湖南，食盐实无把握。为今之计，宜四处发人征盐，用小包装运，以济目前。一面用法围攻长沙。但求夺满人之气，而后直趋湖北，庶无后顾也。”秀全听得，便令发人四处征盐。

那一日，胡林翼正登城楼，望见洪军漫山遍野，把长沙围得水泄不通，心甚忧虑。忽见洪军皆用小包运物进营，乃喜道：“此必食盐无疑矣。因彼军久屯陆路，食盐实其所苦。不如四处阻窒盐引，彼断难久居，是乃解围之一策也。”张亮基从之。打发去后，果然洪军征盐，越发棘手；整整围了四十余天，长沙未下。秀全心慌，便募集采煤的，不下千人，仿鳌翻之法，先筑土营，随开了地穴，直透城垣，埋下火药；时长沙南城，里有金鸡、魁星二楼。楼下正是火药埋处。俱用线索通引，以待轰发。不料胡林翼登城，用远镜窥观洪军，只见军士筑就土营，负锄携铲，往来不绝。大惊道：“此必从地道攻城也！宜阻截之。”乃命参将张协中，在城中掘开濠道。谁想协中去犹未久，轰天响的霹雳一声，南路城垣陷去五六丈，张协中登时殒命。洪军正欲进城，胡林翼急调各军到南门守御。早有副将林绍良领一千人先出，力阻洪军。这时洪军万枪齐发，林绍良死于乱军之中。不多时，清兵各营，大半奔至南门。林翼又命军士乘战时，筑土为垣，力行抵御。钱江见清兵聚于一处，急切不欲遽入，便对秀全道：“我此行本志，不在得取长沙；今乘彼军忙乱，可以偷过长沙直趋岳州矣。”洪秀全从之。便传令李秀成一并拔营，望岳州进发。

那时曾国藩、张亮基皆疑洪秀全诱敌，不敢来追。秀全便领大军望前缓缓而行。于岳州途间，忽石达开部下将校名

唤曾天养的献上一颗玉石，晶莹可爱。并说道："当长沙城陷时，小将先扑城垣，故得之。想是地道发出者。小将不敢隐匿，因此来献主公。"秀全听罢，与钱江、杨秀清、李秀成、石达开互相传看，觉此玉面面通灵，端的非常之宝。玉中隐隐现出太平二字。钱江首先赞道："此天所以赐主公也。"是时传遍各营，齐呼万岁。秀全大喜，就升曾天养为都指挥使。不觉行近宁乡。钱江望城内旌旗齐整，忽探马来报道："此清副将纪冠军之兵，是护粮往长沙者。"钱江道："既有粮草，必有食盐，当以计取之。"便令谭绍洸、黄文金领军在后埋伏；余外各军，诈作奔走之状。纪冠军果然领军五千人来追。不及二十里，将欲退时，左有谭绍洸，右有黄文金，两路杀来，秀全引军杀回，冠军大惊。正欲退时，恰遇黄文金，措手不及，脑上中着弹子，坠马而死。秀全尽降其众，随入宁乡。所得粮饷器械无数。才望岳州进发。行到那里，只见陈坤书等，早领兵接进岳州城里。

原来陈坤书等到岳州时，清提督博勒恭武弃城而遁。故陈坤书等，不费一战之力，已得了岳州。秀全好不欢喜。此时各人都有推请洪秀全改元正位之心：先有石达开、韦昌辉入见钱江，告知此意。钱江道："天赐玉玺，时不可失。"便入见洪秀全，说明将士推戴之意。秀全初犹推辞。钱江道："今万众一心，如主公固却，不特冷众兄弟之心；且杨氏自念羽翼未成，断不敢遽怀二心，何多忧虑？"秀全道："众人之意皆同否？"钱江道："那有不同？"随出门外，引一班人进来：却是石达开、李秀成、黄文金、陈玉成、韦昌辉、谭绍洸、洪仁达、洪仁发、李世贤、李开芳、林凤翔、罗大纲、曾天养、陈坤书等，钱江并呼道："昨日之谋，主公允矣。"于是众人一齐俯

伏，皆呼万岁！管教：

两年力战，已重开汉室威仪；

万岁欢呼　又复见新朝气象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封王位洪秀全拒谏　火汉阳曾天养鏖兵

话说钱江引石达开等十余人，入见洪秀全，皆俯伏同呼万岁。洪秀全便对钱江道:“诸君以大义责孤，孤不敢不从。只今宜先定国号，布告中外，然后整饬制度才是。”钱江道:“主公以宗教起义，崇尚天父天兄。今主公既为天子，可称天王。国名就唤天国的便是。”众人听了，皆鼓掌称善。秀全道:“年号又将若何?”钱江道:“长沙城外，已有玉玺出现，早露出太平二字，此皆大王上应天命所致。就依作国号，何必多疑。”洪秀全一一从之。便改为天国太平元年，颁行天下。时满清咸丰元年也。随后即商议改正制度。李秀成道:“满清入关时，下薙发之令，屠杀汉人，不计其数，实汉人之大耻也。今我国本宜返本还原，一律蓄发易服，以复我皇汉威仪，则华夷之界辨矣。”秀全点头称善。即令钱江改定制度、服色。随奉洪天王冠天冠，服黄龙袍，祭告天父天兄。各事停妥，便议封赏各有功的兄弟。钱江进道:“光复汉家，战功不可不封，名爵亦不可太滥;宜仿汉朝制度，定为侯爵三等，以辨等差。其余就依着指挥使名目，下的就是都尉、检点、都监等名目;文官设总丞相府，掌枢密事。余外六部，皆作丞相，各有专司。今大事草定，实难完备。待天下一统光复时，因时制宜，逐渐修改可也。”秀全道:“孤自与众兄弟起义以来，奔走患难，皆如手足，各以兄弟相称，原是平等道理。若以孤一人徒居

大位，使各兄弟不能共享荣名，孤不忍也。孤意欲择尤加封王位，以壮国家声势。事成之后，各使就土归藩，仿姬周封建之法；俾兄弟功臣，累世拥护王位。先生以为何如？”钱江谏道：“大王差矣！天赋虽是平等，各位原有高下。且所以能令众者，以号令所出耳。大王若亲贤爱士，则君臣如师友，何必使名位相同，而始谓之亲爱耶？上观往古，旁观各国，未闻有君臣同尊者。即周室称王，而诸侯封建，上者亦不过称公。纵大王不忍专权，在百官亦宜分次序。若是不然，恐难令众。愿大王思之。”李秀成道：“钱先生之言是也。方今军事方殷，必有主持军政者，而后诸将可以奉行。若各自为主，恐名位相当，即权势等，亦谁肯奉令而遵调遣者？初则互争权柄，继则抗违军令，皆所不免。如此则国家未定，而水火内兴，祸将不远。昔汉封七国，晋封八王，乱随相属。行诸承平之日，犹且不可，况在今日乎？大王高明，何以见不及此！”秀全听罢，终不释然，便问石达开意见如何？达开道：“料事深达，臣不如钱江；多谋能事，臣不如秀成，何必多问？臣等非不欲居高位，享荣名，想亦时势不可耳。大王当自审也！”当下各人议论纷纷。

且说杨秀清听得各人推戴洪秀全，有劝进之事，便和萧三娘商议。三娘道：“此乃大事，亦是公事，君侯何以不与闻？宜速趋进朝，赞成此举，当不失开国元勋；当人心归一之时，君若稍怀异志，不特国家难救，抑且祸患难知。不可不察。”秀清以为然，便趋上谒见洪秀全，并呼万岁。随说道：“臣弟秀清，适有微恙，是以未能与各兄弟同来。今病稍愈，特来进谒。”天王道：“劳贤弟多矣！”说罢，即把拟封诸兄弟王位之事，问秀清意见若何？秀清道：“大王自广东起义以来，即与

众兄弟同赴广西。臣弟等毁家赴义，正是生死与共，祸福相同；且云山已死，朝贵又亡，臣弟每一念及，常为伤感。今大王已有今日，若不使各兄弟得享同等荣华，窃为大王不取也。”洪秀全意愈决。钱江又道：“诚如李秀成之言，恐诸王相争，各不用命，大事即去矣。臣何忍见此。”说时不觉泣下。黄文金、洪仁达便挟钱江出去。少顷，石达开、李秀成亦辞出。钱江于路与李秀成道：“某等追随患难以来，言听计从，诚不料有今日也。”石达开道：“国家隐患，即伏于此；不特吾等的不幸，亦汉统的不幸，吾等何不以去就争之。”钱江道：“大王畏惧杨秀清，乃欲以王位买结其心。若秀清未到，或犹可切谏及止。今秀清一力主张，是大王意决矣！争亦无益。”说罢，复叹道：“云山若在，断不使大王行此事也。”石、李二人均为叹息。不说三人回去。

且说秀全自钱江等出后，心内原有些悔意。只秀清在前既已主张，自己又早已说出来，自然不得不行。便即封杨秀清为东王，追封冯陆逵为南王，萧朝贵为西王，韦昌辉为北王。四王封后，秀清、昌辉一齐谢恩。又封洪仁发为安王，洪仁达为福王，石达开为翼王，钱江封靖国王，领丞相事。以秦日昌为天官丞相，胡以晃为地官丞相，李开芳为春官丞相，林凤翔为夏官丞相，黄文金为秋官丞相，罗大纲为冬官丞相，皆封公爵。又以李秀成、陈玉成、曾天养、李世贤、谭绍洸、赖汉英皆为副丞相，俱位侯爵兼指挥使。其余李昭寿、陈坤书、杨辅清、苏招生、吴定彩、陆顺德、洪容海、罗亚旺、范连德、万大洪、林彩新、郜云官、林启荣皆任元帅，兼都检使，以上各员，俱以天将名之。余外进秩有差。定议后，即令制造官服，分颁各兄弟功臣。杨秀清又奏道：“大王既正

位天王，继承汉统，兄弟皆受殊恩，只是六宫内政，主持不可无人。臣弟有一女，年已十八，甚有贤德。欲进侍大王，助理内政，未审大王意下如何？”洪天王听得，见秀清一旦如此恭顺，心甚欢喜，便准奏而行。自此杨秀清既与天王称兄称弟，又为国丈，位东王，掌军机，且李开芳、林凤翔、杨辅清一门羽翼，皆任丞相，贵盛无比。

那钱江听得天王封自己为靖国王，竟欲上表力辞，即往商诸李秀成。秀成道：“天王既定主意，各官受封，料不能更改。且先生若退居下位，恐更不能令众矣。”钱江觉得有理，便罢力辞之意。李秀成便示意石达开，使言于洪天王，更以钱江为军师兼军中大司马之职。天王一一允从。又令各王妻室，皆称王娘；丞相以下妻室，皆称夫人。各事停妥之后，休兵数天，然后大集众臣，共议起兵，为窥取湖北之计。

杨秀清、石达开、韦昌辉等，及丞相以下数十人，皆在一堂会议。只有钱江称病不至。洪天王心知因昨日谏止封王之事，不听其言，心中有此不遂，故此不到。因此洪天王心里到不自在。且当时既定了爵位，李秀成已反居下僚，亦不敢遽行进策。只有东王杨秀清，自忖进兵湘省以来，未有寸功，即欲领军独取汉阳，为立功固权之计，便拟八路攻城之策。石达开道：“汉阳为数省通衢，四至八达，皆咽喉之地。看来是个重镇。今满清湖北巡抚是常大淳，乃是无谋之辈，并未增兵助守。臣弟愿得精兵千人，会合水师各军，亲取汉阳，双手奉献。”天王听罢，犹未答言，各将已纷纷进计：有言明攻的，有言暗袭的，天王以钱江未到，未敢决行，终不能定议。只对众人说道：“诸兄弟奇谋勇略，想皆可行。孤当亲造钱军师寓里，再决此事。”众人听了，各自退出。洪天王

独留李秀成未去，即一同来见钱江。路上谓秀成道:“今日议取汉阳，贤弟独不发一言者，何也？孤不敢决行者，正以贤弟未尝说及耳。”秀成道:“臣弟在下，自当听诸王号令，何敢越俎言事？古人说得好：位卑言高，罪也！臣弟是以不敢。”天王叹道:“孤不听钱先生及贤弟阻止封王之谏，实误大计。今已如此，后更可虑。只是悔之无及矣！”秀成道：“东王之意，不得军权，怎肯干休？恐诸将未必尽肯为彼用命。则国事殆矣。”天王听罢，不觉为之长叹。

正说话间，已到了钱江的寓处。早有左右传到里面，钱江只得装着病，迎接天王。只见天王背后，李秀成亦已随到，一齐到了堂上。钱江道:“臣弟适有微恙，未能造谒，今又劳天王屈驾到此，何以克当？”天王听罢，把眼看看钱江，见他没有什么病状，心上更不安乐。即说道:“正闻先生身体不快，特来探视。”钱江答道:“但觉胸中结郁，有些气滞，余外别无他病。不劳天王费心。”天王道:“方才会议窥取汉阳，有议明攻的，有议暗袭的，孤不能决。因此来就决于先生。”钱江沉吟少顷，即答道:“两策皆是，但求得其人耳。若用明攻，非大兵不可。巡抚常大淳虽属无谋，然江忠源已到湖北按察使本任，他知汉阳重要，汉阳一失，武昌亦危，现拟以大兵亲自守之；向荣亦自广西奔到，必会合江忠源死守此地。我若以大兵攻之，必费时日，而彼得徐为备矣。不如先发制人，趁他未至，以精兵数千人，先行夺之，实为上策。”天王道：“此任非谋勇足备者，不足以当之，孤欲以李秀成当此重任，先生以为然否？”钱江道:“秀成才自可用。只愁一区区丞相，终不能令众，如之奈何？”天王听了，默然不语，徐徐说道：“石达开如何？”钱江道：“可矣！就以李秀成副之。并令水

军由鹦鹉洲沿江而进。限三日内，须下汉阳，迟则满军救兵一至，反费手脚矣。”天王点头称善。此时才把昨日违谏封王之事，道歉一番而罢。

天王回府后，即令石达开、李秀成领三千人渡江，攻取汉阳；并领李世贤、陈玉成、曾天养、赖汉英等将士，立即起行。达开一面传令陈坤书，预备水师接应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江忠源，自从在广西经过数载，原有些本领；还亏广西巡抚周天爵看上他，把他奏保，蒙恩破格录用，因此得调湖北按察使，兼署藩司、领襄办湖北军务的差使。那忠源到任后，料知湖北并无战将，可巧清廷又因向荣久经战阵，便令一并驰赴湖北，并授他钦差大臣。故此向荣乃星夜望湖北进发。惟江忠源听得洪天王在岳州改元正位，不久必争汉阳；正要调兵动守，只怕眼前赶调不及，即传令副将朱翰，领兵五千先行；与汉阳知府董振铎并力守御，虚张声势，以为疑兵。自己却随后进发。原来那朱翰只是一勇之夫，毫无计策。才到了汉阳，即与董振铎商议：董知府领兵守城，朱翰自领本部，在城外扎营，分布犄角之势，专候天国兵到来交战。早有细作报到石达开那里。达开已知汉阳战守未备，急令人衔枚，马勒口，倍道而行。到时，只见汉阳城内旌旗大整；城外另又屯兵，约三五千人。李秀成进道：“城内征尘不起，必无大兵；彼肃整旌旗，另屯城外，不过虚者实之耳。今先调水军，水道先行攻城，城内必然慌乱；吾因以实力攻其城外屯营，二者若败其一，则人心益惧，而汉阳下矣。”石达开以为然。即令陈坤书以大船四艘，小船十艘先进；随后大队水军皆随江上下，以攻西南两门。果然董振铎恐城中有失，不暇与朱翰联络，移兵往守南门沿岸，兼顾西门。李秀

成见城内兵有移动，即调兵进攻朱翰。这时正是十一月中旬的时候。将至夜分，恰见阴云布合，达开恐天降雨，不欲乘雨用兵。秀成道："北风甚急，风随云卷，必无大雨。最好得骁勇者，乘着黑夜，直抵城濠，用药焚之，彼军必然惶乱。朱翰一鼓可破矣！"说犹未了，则只见曾天养攘臂道："小弟愿往。"秀成道："兄弟既自要去，须领百人各携火药一包，到濠边掷下，纵起火来，吾自有计捉朱翰也。"曾天养得令，即点飞捷的百人，准备停当。入夜寒风凛烈，百人结束而行，不动声息，拥至城濠，把火药放下，放起火来。霹雳的一声，火势骤发，城垣已卸下一幅。是夜火乘风势，直掩城内，延烧民房。一来因隆冬时候，各物遇火即着，又因风势太猛，不多时，只见一派通红，贯彻内外。董振铎只道城内有了奸细，暗作洪军的内应，一时手足无措。那朱翰又只道天国水师攻进了城，因此无心恋战，正待逃奔。忽然鼓声大振，石达开已领诸将，带兵掩至，正如疾雷不及掩耳。朱翰即命部将，分头抵御。只可怜官兵五千人，一闻号令，不战自退。朱翰立杀数人，那里杀得住。时石军已直压阵前，李秀成亲自擂鼓催进。朱翰大怒，急自率兵接战。夜里又不辨石军多少。朱翰即令本军，放枪轰击时，李秀成正在擂鼓催进。黑夜看不真，忽被一颗弹子飞来，从左臂飞过，臂上已着微伤。秀成恐鼓声一歇，军士胆阻，只得忍痛，擂鼓愈猛。前后左右各营，只道中营得胜，一齐拥进：左有李世贤，右有陈玉成，如排山倒海一般。朱翰身中数弹子，犹自死力支持，不提防石军四围冲至，已围得铁桶相似，各闯入朱翰营中，拔出短刀，如斩瓜切菜，杀得人人胆落，个个心惊：有逃命的，有投降的，不计其数。朱翰料不能挽回，杀条血路逃走。

抖起精神，马头到处，敌军纷纷退避。正要杀出重围，只见后面鼓声又起，一将赶来，大呼道："满奴逃往那里去？李秀成在此！"朱翰听得李秀成，更自心慌，只顾前走，不敢回马交战。不料当头又一军拦住去路，却是石达开。朱翰知不能脱，急得拔剑自刎而亡。石、李两人乘势杀了一阵。自朱翰死后，清军无主，各自投降，秀成一一安抚。忽报汉阳大火，秀成忙率马步前往瞧视。

原来曾天养自城濠纵火之后，城垣整整陷了数丈，天养乘势攻入，进了汉阳。便分头纵火，烧得一个汉阳象火城一般。比及石达开兵到时，已是烈焰腾空，漫天彻地。知府董振铎，已死于乱军之中。曾天养杀至南门，先接陈坤书等登岸；后又复纵火，正烧得得意，又越过北门来，意欲一并焚烧。恰遇李秀成大喝道："城池已下，与居民何辜？兄弟休再纵火。"曾天养听得，看看是李秀成，方才住手。秀成急令军士，分头扑灭，直至两日后方才息火。及至江忠源带兵到时，见汉阳已失，随即收兵回武昌去。

石达开立即出示安民，分恤被灾人民，又责天养自后不得如此。天养道："我们到时，他却不献开城门，怜他则甚？不如纵火烧尽，到觉干净。"李秀成听说得可笑，只得以大义解释：宜有爱民之心。曾天养始无话说。管教：

一炬飞扬，汉阳郡直成瓦砾；

万军齐下，武昌城又起干戈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

向荣大战武昌城　钱江独进兴王策

话说石达开既救灭汉阳火势，又分恤被火之家，然后责备曾天养。那曾天养犹以不能尽烧汉阳为憾。还亏李秀成以大义相责，方始无事。石达开、李秀成把捷音报到洪天王那里，天王即同杨秀清、钱江等，领人马齐到汉阳驻扎。天王看见汉镇为数省通衢，百货山积，果然好一个巨镇，令官吏等就住在会馆里。各人看见汉阳被火之后，民舍凋残，百姓许多失所，钱江就令搭数十棚厂，权把难民安置；一面发帑赈济饥民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向荣自从得满清广西巡抚周天爵题奏，因此复得重用；旋又拜钦差大臣之命。张国梁亦得记名提督，尽先补用总兵。向荣既得重权，又兼统湘、桂各军，兵势复振。就行知江忠源，为协守武昌之计。时天国太平元年，满清咸丰元年。

洪天王既定汉阳，便议收取武昌。杨秀清道："武昌居长江上流，得之可以直撼江南，俯视江西。我军数千之众，已下汉镇，全军锐气尚盛。且汉阳与武昌，只是一水相隔，克之实如反掌矣。"钱江道："东王言之有理。但武昌虽然易取，只向荣新授大臣，合湘、桂两省精锐，不下三万人；又得张国梁相助，若与江忠源里应外合，敌之亦殊不易也。"洪天王道："先生屡称向荣本领。惟自军兴以来，向军未尝一胜，其

本领何在？”钱江道：“此人英悍耐战。往日之败，不过以无谋之辈，肘制其上耳。今既为钦差，又拥重兵，实为劲敌。须得一文武兼备者御之，使不能与江忠源相应。然后专取武昌，方有把握。”杨秀清道：“臣弟欲以本部兵独当向荣。俾众人得专力武昌，万无一失。”钱江道：“东王若要去，须要谨慎，休得轻视向荣。倘有差误，关系非小。”秀清怒道：“据先生说来，诸君皆合立功，偏杨某是无用了？”天王向秀清说道：“贤弟不必生气。就请以本部兵抵向荣，孤更拨一员上将助你。”说罢，即唤李秀成道：“孤素知贤弟谋勇皆优。今拨汝五千人为后路。倘有缓急，便可接应东王。”李秀成不敢推辞，只得领命而行。罗大纲道：“方今隆冬时候，河水已涸，江上浮涨巨沙，水师难进内港。不如以兵船作浮梁，贯以铁索，由汉镇直进武昌省城，则进兵自易。”钱江道：“此计甚妙。但恐我筑浮梁，江忠源即引军阻吾工事，实费时日。请暗中准备兵船、铁索各等工事，待迟数天，一月将尽，夜色无光，然后乘夜砌造浮梁，分为六道，以渡大军，便可直捣武昌城。今探得向军已抵洪山，我宜把水师先渡过武昌东岸，彼军船支未备，防兵又驻守城里，枪攻则远不能及，炮攻则有碍向军，亦不能施放。既可隔绝江、向二人相通，亦可以壮杨秀清声援。我即可相继而进，岂不甚妙？”洪天王鼓掌称善，即下令依计而行。

这时向荣已抵洪山下寨。那洪山正在武昌城东路。向荣因见汉镇已失，不欲并守孤城，便分布犄角，以便进战。钱江打听得清楚，暂缓进攻，奈杨秀清自领本部万人有余，并健将李开芳、林凤翔，及将校部云官、万大洪、李昭寿、范连德等，正欲渡江来攻向荣。李秀成急赶上止道：“天王以十

余万之众，且不敢遽渡武昌；今东王若急要进兵，一渡过彼岸之时，胜则大功，败则不可收拾矣！愿东王思之。”秀清道：“天王以尔为后援者，谓我不能胜向荣也。且大丈夫不可为人所料。吾必渡江，请子观其胜负可矣。”遂不听李秀成之言。秀成无奈，只得报知洪天王。随令陈坤书、陆顺德各备水师策应。及钱江闻之，急对天王道：“三军之所以能用命者，以将令所出也。东王如此，何以服人。吾必阻之。”便飞令阻止杨秀清渡江。不料军令到时，杨军已渡过右岸矣。石达开道：“不如大军俱填浮梁而进，犹可以慑向荣也。”天王以为然。遂依钱江前策，准备一切。

那时向荣已探得杨秀清之兵已经渡江，只看洪军的大队动静，然后发令。因见同时洪军水师布满江面，乃叹道：“洪军此举，将以水师为声援，而后进攻武昌。某闻东王素不听令。今如轻进，吾先破之；彼全军自胆落矣。”即传令军中幸勿妄动，待破中军大举旗时，一齐进发；又令张国梁引五千兵，靠江扎营，截断洪军水师；并令总兵汤贻汾、陈胜元分左右翼以待，张敬修往来接应。

当下杨秀清安营既定，即令部云官、万大洪分两路先进，见向荣绝无动静，只得收军。及至黄昏时候，复令部云官搦战。向荣依然不动。几回冲突，奈向荣依然不动。杨秀清又只得收军而回，心上十分愤怒，只无可如何。谁想过了一夜，天上尚未大明，忽然寨外人马喧天，鼓声震地，杨秀清从床上惊起，正欲问时，原来向荣人马已杀至营前。秀清军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个个如梦初觉。向荣军士蓄锐已久，到此时无不耀武扬威。杨军不能抵挡，各自逃窜。向荣先令汤贻汾、陈胜元两路先进。秀清往后而奔，即欲令三军渡江回

来。惟时向荣随后已到。时因天色初晓，余露未散，不辨向兵多少。但闻向荣军士呼道：“捉得杨秀清的受上赏！”秀清心慌，又欲靠着陈坤书的水师渡回，奈又被张国梁阻截。此时觉四至八道，都是向军。张敬修在后营里，知道全军得胜，因愤从前屡败，此时正要争功，又催军前来，声势更自凶猛。杨军里的将士部云官、万大洪，双战张敬修不住，军士折伤甚众。陈坤书、陆顺德欲遣水师登岸援应，都被张国梁阻压。杨军因此大败。张敬修正追得得意，忽听鼓角喧天，两路人马杀到，奋力杀退张敬修，救出杨军大半。众视之，乃老将林凤翔及部将李昭寿也。秀清大喜，便欲会合一同渡江。林凤翔厉声谏道：“某正为闻得东王要退兵渡江，故飞军赶来。彼来我走，向军岂能杀尽我耶！若要渡江，则彼乘半渡时击我，我军不死于刀枪，必死于波涛，恐无噍类矣。”杨秀清大悟，便令军士齐望后路奔来。不多时向军大队都至。向荣、张敬修、汤贻汾、陈胜元分道杀来。老将林凤翔，急令部云官、万大洪保护杨秀清先行，自己与范连德、李昭寿亲自断后，且战且走。少时，李开芳亦调兵赶到，合力抵御向军。奈向军乘胜之余，一股锐气，全无惧怯，犹自死命来追。这时杨军兵败，李秀成早已知道。奈隔江相向，不能驰救，急飞报洪天王军里。钱江大惊，即请：“令石达开、韦昌辉、黄文金、洪仁发、陈玉成、罗大纲，分军沿浮桥六道，直攻武昌城，以挟制向荣。武昌可下而向军亦退矣。”天王从之。

六将得令，一齐举兵。钱江又嘱咐各人，带兵不在多，只求快捷。吾随后即以大军接应。因此石达开等，各领一、二千人，立刻起程。星驰电卷，渡浮梁而过。钱江又随令陈坤书、陆顺德不须接应杨秀清，速移各船，驶攻武昌城去。

天王道:“如此,恐东王势反孤矣。”钱江道:“杨军尚欲望胜耶?水师既不能登岸相救,留亦何用。”天王方且无话。去后,钱江又令李秀成假作渡江之势,以慑向荣之后。那时向荣正赶杨秀清,与李昭寿、李开芳、林凤翔混战。急听后军报称,钱江已令六将军,沿浮梁直攻武昌去。向荣大惊道:“武昌人马不多,必难守御;若失了武昌,是失去湖北也。我不可不退。”便令以后军为前军,乘胜退回。李开芳、李昭寿、林凤翔却不能追赶。统计这场恶战:杨军被毁去营垒数十座,失其枪炮二千有余,杨秀清将败兵退入妙河,计点兵士:整整或死或伤的,失了四五千人,悔恨不已。

且说向荣收兵退至洪山。总兵张国梁进道:“武昌城里,只有江忠源,断不足当洪之众;抚军木偶耳。不如分兵一半入城,而以一半扎城外御敌,较为上策。”向荣以为然。先把此意报知城内。那巡抚常大淳恐开城不便:一恐洪军乘势掩入,二恐人民出降,犹豫不决。差人问计于江忠源。时江忠源正自巡城,闻得这点消息,即来见常大淳说道:“人民倘有出降,彼军由西南两路而进,向军若进以资助守,亦是一策。但宜绕过南门而进,使彼不能掩入;另拨兵阳作接战,洪军亦未必遽能偷过南门也。”常大淳道:“人民倘有出降,又将如何?”江忠源道:“降否视乎人心。果其有变,即留在城内,亦未足济事也。”常大淳方悟,即时回复向荣。向荣正拟分军:不提防雷霆震动,霹雳的响一声,倾盆的大雨降下来,火药不燃,枪炮无功,因此不能分军。

这边洪军都由钱江预作准备,便令冒雨而进。一面募死士凿开城濠,先令水师潜进:陈坤书冒险先入南濠,都由小艇抢进城濠内;陆顺德又选勇士数十人,由城濠先自登陆,

出其不意，杀倒守城军士，大呼道："天国兵已攻进武昌城了！降者免死。"城里兵、民听得大惊，各自慌乱。这时石达开等六人攻城正急，西门一带，正在两军死力相持。忽抚衙差官，奉到常大淳令箭，驰马报道："敌军已进南门了！"江忠源早已吃惊。犹故作镇静的说道："武昌城池高深，洪军岂易进来耶？休得摇乱军心。"只是军士听得，已不战自乱。知府明善只道真个失城了，急得自刎而死。军士见了，各自逃窜。江忠源立杀数人，犹止不住。石达开、韦昌辉乘着忙乱，并力攻城，纷纷把火药掷下城边去；西门城楼一角，早炸作粉碎，未几城楼亦复倾坠。那逃不尽军士压死千人有余。城中呼天叫地。韦昌辉、罗大纲两军先抢进城上。城里清兵那里还敢阻挡。江忠源不能挽回，急飞奔抚衙而来，要与常大淳一齐弃城而去。不提防常大淳听得洪军先后把西南两门攻下，如惊弓之鸟，自忖若要逃时，倒不免有失地之罪；若要不逃，又怕被洪军拿获。只得暗地流了几点泪：背着家人，到后花园里在株古松树下，自缢而亡！时人有诗叹道：

天兵齐下卷荆襄，八路英雄撼武昌；

偏有不知亡国恨，尚留一死报君王！

自常大淳死后，城中益乱。前按察使凉星源，及道员傅炳吉，倒同时殉难。江忠源知得常大淳消息，不复再进抚署，急得奔至南门，可巧向荣大队亦到，便会合而逃。

那时石达开诸将，听得江、向已经合军，亦不来追赶，只分头抢了各道城门。不多时，洪天王、钱江全军已到。只道武昌全城俱定，便欲跃马先进。钱江谏道："元帅系三军之命，犹不轻临险地，况大王为万民之主耶？今武昌虽下，仍在人心惶乱之际，大王恩威未布于此地，须防不测。今宜点

步兵一队先行，大王继进可也。"天王从之。便令裨将邓胜领步兵一队先行。才进到西门城门里，忽城濠内伏兵齐起，邓措手不及，死于马下，军士叫起来。钱江大惊，急督率兵士接应。原来江夏知县夏鸣盛，因愤恨武昌城池失守，志在刺杀天王，以图恢复。远地早见洪天王与钱江并马先行，只道天王乘胜得意，自为前驰，故先伏数十人在城濠里，当其进城时，即行发作。不料到了城边，因钱江一谏，改换邓胜先行，故杀了邓胜，却不曾伤及天王，亦云幸矣。若无钱江一谏，天王生死，仍未可知也！当时有诗赞钱江道：

武昌城外战云飞，运筹帷幄仗军师。
谨慎直同诸葛亮，片言救主脱危机！

又有诗赞洪天王道：

草茅崛起承天命，皇汉声灵有主张。
纵使贼臣扶逆满，岂能狡计害真王。

当下洪天王因听钱江之谏，不为夏鸣盛伏兵所害。钱江知道邓胜已死，急得督兵进战，那夏鸣盛犹自手执绣旗，大呼杀敌。钱江即令赖汉英相与巷战。那夏鸣盛虽然奋勇，奈寡不敌众，怎能抵御？那时黄文金在城里又闻得城内有变，急驰兵来到西门，把夏鸣盛手下数十人，不留一个都砍为肉泥一般，然后迎天王进去。就借巡抚衙门，作了行宫。一面出榜安民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杨秀清兵败之后，退入妙河，因听得天王既定武昌，即收兵回至城里，先告诉兵败原因；言下有愤恨李秀成拥兵不救的意思。洪天王安慰了一会。未几李秀成一到，天王道："东王兵败，若得贤弟进兵援应，恐向荣未必遽行得志也。"李秀成道："隔江相向，即驰救已不及；且起程之时，弟屡谏东

王不可渡江，东王不从，故遭此败。臣弟勉强渡江相救，恐半渡被击，则两军俱败矣。弟非畏死，诚以同败无益也。弟蒙大王赏识，屡委重任，自愧资望较浅，不足服人，故前失于萧朝贵，今又再失于东王。自今以往，弟愿为偏裨，以从诸王之后。否则有令不行，胜败非敢知矣。”洪天王听罢，默然不答。时钱江在旁，亦随口答应：“弟屡言向荣虽短于谋，惟久经战阵，临事谨慎，且骁勇耐战，未可轻视；东王自恃其勇，不听吾言，故至于此。非李秀成之咎也。”天王点头称是。一面分赏有功诸将，并赏李秀成，以为进谏者劝。东王心上，自然不服。惟素知李秀成智勇过人，不欲与他失欢，外面还与他巴结。秀成心知其意，亦不计较。

那一日天王，请诸将商议进兵何处时，听得江忠源与向荣各军已分屯黄州、兴国、大冶各州县，江南援军亦至，因此清军声势复振。又听得清廷因常大淳已死，已调胡林翼为湖北布政使，兼署巡抚。故洪天王之意，不欲遽离武昌，以下江南。杨秀清便乘势进道：“长安为古帝王建都之地。重关叠险，可以久守。不如遣兵由河南直取长安，以为基业；然后分兵四川，握险要而图之，亦一策也。”黄文金道：“四川天府之雄，汉高因之以成帝业；武昌四战之地，断难久守。东王之言，愿大王从之。”钱江道：“江南乃国家菁华之地，进可以直趋北京，退亦可以自持，此用武之地，而大王若舍此不图，改兵而西，使满清徐复元气，诚为大王不取也。”洪天王听罢未答。时已议论纷纷，大半以取长安及西川为善策；主取金陵者，只钱江、李秀成、石达开三人。洪天王不能决。各臣工退后，钱江独寻李秀成说道：“东王得志，吾辈无噍类矣。若改兵西向，则天下事从此去也。天王初犹言听计从，

近来反慑于东王之势，如何是好?”李秀成道：“同室操戈，是不可为。何不把大势详奏天王，看他有转意否?”钱江以为是。便回府乘夜拟定《兴王策》一篇，越日进诸洪天王。天王把来一看，策道：

臣弟江言：伏惟大王首事之初，笄发易服，欲变中国二百年胡虏之制；筹谋远大，创业非常，知不以武昌为止足之地也明矣！今日之举，有进无退：区区武昌，守亦亡，不守亦亡；与其坐而待亡，孰若进而犹冀其不亡。不乘此时长驱北上，徒苟安目前，懈怠军心，诚无谓也！清初吴三桂起兵之时，不数月而南六省皆陷，地广人众，自谓称雄。然遣将四出，不出湖南一步，扰攘十余年，终底灭亡，前车其可鉴也！或谓武昌襟带长江，控汴梁而引湘鄂，握险自固：然后间道出奇，以一军出秦川，定长安，扰彼关外者；或以一军驱夔庆，取成都，定四川，以为基业者。不知秦陇四塞，地错边鄙，人悍物啬，粮食艰难；且重关叠险，纵我攻必克，必大费兵力。劳而无功，固贻后悔；得不偿失，亦弃前功。况削其肢爪，究不若动其腹心之为愈也！至于四川一局，今昔异形。其在蜀汉之时，先以诸葛之贤，继以姜维之智，六出九伐，不得中原寸土；赖吴据长江之险，以为唇齿，尚难得志，况今日哉？方今天下财库，大半聚于东南。当此逐鹿于甯谧之时，欲以四川一隅敌天下，江知无能为也。以江愚昧，不如舍西而东：金陵建业，皆帝王建都之所；淮泗、汴梁，实真人龙起之方。宜先取金陵以为基本；次取开封，以为犄角，终出济南，以图进取。握齐鲁之运河，可以坐困通仓之食；截南北之邮传，可以牵制异

族勤王之师。然后约我老万，以攻梁厦；檄我丹山，以攻温处，所过则秋毫无犯，所至则结纳贤良，而民有不完发易服，箪食壶浆以迎者，江未之信也！南京不下，则江东不得渡；丰沛不陷，则青兖不得进；山东不定，则燕京不戒严。粮糟困于内，汉心离于外，孟子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，正此时也。今日之事，势成骑虎，万一颓惰，转致蹉跎。成败之机，间不容发。我军远离乡井，志切从龙，闻进则同心同力，踊跃争先；闻退则畏首畏尾，存亡莫保。戎衣两截，舍舍冲陷，渡河而后，无复作南还之望者，皆欲立功名，复汉祚，誓九死以垂勋，不愿一生而伏莽也！诚因时而励之：群策群力；一可当百，万战何敢辞？时哉不可失！席前之箸，江愿借而筹之；马上之策，江愿指而先之也。俟南京底定之后，招集流亡，秣厉兵马，扼要南堵，挥军北上，左出则趋江北以进战，急则可调淮阳之军以继之；右出则掘河海以拒敌，急则可调开归之军以应之。南阳、江甯，则发一军以突其西，略攻河内州县，乘胜入晋，直抵燕冀无返旆！杭、嘉、金、衢，别以一军冲其东，应我沿河舟师，相机定浙，候间窥闽，无轻举。兵不止于一路，计必出于万全。先固江南之根本，徐定新造之人心。修我政理，宏我规模，外和诸戎，内抚百姓，则西而秦蜀，东而豫粤，可传檄而定。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也！自汉迄明，天下之变故多矣！分合代兴，原无定局。晋乱于胡，宋亡于元，类皆恃彼强横，赚盟中夏；然种类虽异，好恶相同，亦不数十年奔还旧部。从未有毁灭礼义之冠裳，削弃父母之毛血，义制甚匪，官人类畜，中土何辜？久遭

涂辱至如是之甚者也！帝王自有真，天意果谁属？大任奋兴，能不勗诸！更有期者：旌旂所指，与民无逆；提剑号召，是汉即从。便知今日之举，并非无名之师：仍知中国之仍为华，不肯终变于戎狄。王者发轫，彰明较著，阵堂旗正，不必秘诈；军行令肃，所至则归。彼纵有满洲蒙古，殚精竭虑之臣；吉林索伦，精骑善射之将，虽欲不望风投顺，我百姓其许之乎？方今天下以利为治，上下交征，风俗之坏，斯已极矣；亡国为奴，惨受桎梏，人心之愤，亦已久矣；纳贿损民，腼然民上，缙绅之途，亦已污矣。磅薄郁积之气，久而必伸。有王者起，孰不去其旧染之污，拭目而观其新命之鼎哉！布置条度，此其大略也！欲成基业，愿勿他图。夫草茅崛起，缔造艰难，必先有包括之心，寓乎宇宙，而后有旋乾转坤之力。知民之为贵，得民则兴；知贤之为宝，求贤则治。如汉高祖之恢宏大度，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，一旦天人应合，顺时而动，事机之来，莫可言喻。否则分兵而西，武昌固不能久守；且我之势力一涣，即彼之势力复充。久之大势一去，不能复振。噬脐之悔，诚非吾属所忍言者矣！江自论交于寒贱之中，奔驰于患难之际，外托君臣之义，内联兄弟之情，义重恩深，方粉身不及图报；况乎误国之谋，何忍坐视。兹透观大势，力审机宜，谨就管见所及，拟定兴王之策十有二条，伏乞采择施行！

洪天王看罢，乃叹道："靖国王不世才也！朕如何不听。"便拿定取金陵主意。想罢，又把十二条兴王策，细细看下去。管教：

万言进策，即回天意定汉基；

　　五道兴师，又把长江成战地。
要知钱江《兴王策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

洪天王开科修制度　汤总兵绝命赋诗词

话说洪天王看罢钱江奏议，早已回心转意，决计要取金陵。随又把《兴王策》十二条，细看下去，道是：

（一）方今中国大势：燕京如首，江浙如心腹，川、陕、闽、粤如手足。断其手足，则人尚可活。若取江南，而随椎其腹心，则垂危矣！故以先取金陵，使彼南北隔截。然后分道：一由湖北进河南，一由江淮进山东，会趋北京，以断其首。待北京既定，何忧川、陕不服，是当先其急而后其缓。

（二）我国新造，患在财政不充；而关税未能遽设：当于已定之初，在商场略议加抽，而任其保护。于商业每两征抽一厘，名曰厘金。取之甚微，商民又得其保护何乐不从？而我积少成多，即成巨款。但宜节制，不宜勒滥苛民。

（三）自满清道光以来，各国交通，商务大进。商务盛，即为富国之本；能富即能强。宜与各国更始：立约通商，互派使臣，保护其本国商场。以中国地大物博，如能逐渐推广，三十年内可以富甲天下矣！

（四）我军既以财政为患，当于圜法讲求。今我国尚未与各国通商，可以目前限制各国银元入口；即所定之地，可以不准清军清国银元通用。如此商民必以为不便。

然后我可铸银，与商民易之。易彼银而铸我银，我可权宜以五六成银色鼓铸。凡银不论高低，只求上下流通，一律准用。富户以我不用清银，必来交换，即可由一千万铸至二千万；由是夹佩纸币，则三千万可立就矣！

（五）百官制度，宜分等级：官位自官位，爵典自爵典。大王既加封各王，已不能更改。当于官位分开权限，以重军政。使王公以下之谋臣勇将，免抑制而能施展。诚以凡事论才不论贵。即各国亲王，亦不能尽居高位，掌大权者也。

（六）将来天下大势，必趋重海权。今后若中国大定，仍当建都江南：据江河之险，盛备舟师，即可以呼吸各行省，四面接应。自不至有扞格之虞。

（七）我国起事以来，战争未已，不暇修理制度。今宜开科取士，增选文才，使各献所长；因时制宜，以定国制，而待采行。

（八）满清连战皆败，将来恐借外人之力，以戕害汉人，为自保大位之计。前既与各国更始，立约通商，则自当优待旅华外人，以示天下一家，以杜彼奸谋。

（九）我军连战虽胜，恐亦不免惫疲。今雄兵近二百万，宜加以训练，分为五班；待定江南之后：以两班北伐，以一班下闽、浙，留两班驻守三江。轮流替换，免疲兵力，以为久战之计。

（十）中国膏腴土地，荒弃自多，宜垦荒地为公产，仿上古寓兵于农；或为屯田之法，按时训练，则兵力固充，即饷源亦不绝矣！

（十一）中国人数虽多，而女子全然无用：宜增开女

学，或设为女科女官，以示鼓励。尽去缠足之风，而进以须眉之气。男女一律有用，则国欲不强不得也！

（十二）矿源出于地利，惟中国最盛焉：满洲除洲滇铜矿之外，未有开采。我宜颁谕国中：一律采掘，以收地利。国课既增，民财日进。然欲兴矿务，当仿各国创行铁路，以便转运；且为兴商计，利莫大焉。以上管见，只其大略，馀外相机而定。满清以残酷，我以仁慈；满清专用宗室私人，我以大同平等，力反其弊。兴王之道，尽于是矣。愿大王留意焉！

洪天王看罢大悦，立派人请钱江到殿上商议。钱江道："湖北已定，急宜开科取士，以定人心。再应派员布告各国：申明我汉复国的意思，免各国来干预。然后再取安徽，顺下江南可也。"洪秀全道："吾弟真济世才。"即下令开科取士，以钱江、石达开为主试官。因从前未行岁试，士子报册赴考的，赏赐监生，一体进场。

这时李秀成已率偏师收兴国州而回。所以附近武昌一带州县，听得兴国开科取士，都望风投顺，因此到来报考的不下五六千人。就中一位姓刘的，唤个继盛，别字赞宸，乃兴国州人氏。生平博览群书，素有大志，不乐满清功名。有劝之赴考试者，常对人说道："我明之刘基也，岂为胡元所用哉？"愚者皆笑其非。及洪天王定湖北之时，年已三十。听得天国开科取士，乃向其乡人说道："我今将为状元，不久便作开国元勋矣！何以贺我？"乡人益非之。刘赞宸叹道："此所谓燕雀不知鸿鹄志也。"遂别其父母，赴武昌应试。

这时天国取士与满清不同：第一场是时务策；第二场是制艺；第三场是诗赋。不限添注涂改，不用抬头，不拘字学，

以故人才美不胜收。刘赞宸三场试满，皆中肯要，遂拔作状元。其中更有洪家兵力未到的地方，其士人潜到武昌应试的，不可胜数：故榜眼是安徽宿松李文彬，探花是湖北黄州王元治。自此三人以下，俱赐及第，皆傚唐宋制度：故得第的，凡二百八十余人。洪天王一一召见，俱在行宫赐宴。刘状元应对如流，洞识时务，洪天王大悦。命以彩舆文马，锦衣侍卫，护从游街三天。士女观者，填街塞衢。

事后，刘状元遍谒各王公，并投拜钱江门下。便乘间对钱江说道："各大臣皆与先生同事已久，某岂敢以疏间亲！只是既属师生，聊贡一言：某观各大官类皆气宇昂轩，英杰士也。但福王洪仁达，东王杨秀清，如曹孟德谓司马懿，所谓鹰视狼顾者。先生当有以防之。"钱江叹道："豪杰之士，所见略同，今信然也。但仁达一愚夫耳，不足以为害；若秀清则其志不小，某岂不知！特以天下未定，不忍同室操戈。且其罪状未明，遽然除之，其党羽亦必不服也。子姑待之。"刘状元听了，叹息而罢。自此钱江益赏识刘状元。常在洪天王跟前称赞他；洪天王亦深知其能，不时召他商议大事。一日天王向刘状元问道："中国亡于胡虏，已二百年。孤以大义起兵，而所到城池，尚多抗拒，岂以复国之事为非耶？抑朕之恩诚未布耶？愿卿细言其故。"刘状元道："二者皆非也：习惯相忘，此理之自然，无足怪者。自满清乾嘉以来，吾民已不知有亡国之痛矣。大王奋然举义，智者称为伐罪吊民；愚者即指为作乱犯上，岂识得中国为谁人土地？自今而往，当派人到处演说，使知我国起兵的原因，互相观感，则人心自然归顺。"洪天王深然其计。又忖新科及第二百余人，未有位置，不如给以俸禄，使当演说之职，岂不甚善。因此派人到各府州县，

分头演说，果然人心日进，皆知天王师出有名，多为从服。天王更在武昌府内小别山，高塔坛台，高五丈，方三丈，以刘状元登台演说：称天国驱逐满人，重新汉祚：今后人民不得垂辫发，衣胡妆，听者多为泣下。以致互相传话，有当时因避乱逃别处者，皆回武昌；亦有天国未定的地方，其人民寄寓武昌者，至是知得此等的道理，多回乡举义。所以蕲州二处，遂起有义勇军，与清官为难。

这点消息，传到洪天王那里，天王便集诸将议道："今蕲水、蕲州二处，既有乱事，自当乘势取之。"遂问诸将，谁敢往取？林凤翔应声愿往；洪仁发亦应声愿往，二人正在相争。洪仁发道："我只要二千人，包管取此两郡城池，双手捧献。"林凤翔道："不消用二千人之多，只五百人足矣。"仁发大怒道："是我先应的，你如何争功？"方欲发作，天王急止道："尔二人不必相争：朕今令卿二人，各领二千人马，分取一郡；先得者便为头功。"便令二人拈阄，拈着取那处者，便往取那处。二人唯唯领诺。其后林凤翔拈着往取蕲州，洪仁发拈着往取蕲水。二人各领人马欢喜而行。天王更各拨步将二员，相助而去。

按下一头。先说林凤翔领兵到了蕲州，先在城外六七里扎营，即使人下书于清国知州伍文元：劝其投诚。伍文元见书大怒道："吾乃清国臣子，岂降汝耶？"立即发付回书，督兵登城守御。林凤翔听得，便写了几道檄文，射入城中。说称："天国大兵，无战不胜，无攻不取。今伍文元助满拒汉，如城破之日，玉石俱焚，实非天国救民水火本意。不过伍文元不顾民命，以至于此，天国实非得已也。尔众人先自思维，后来休得抱怨。"这时人民：一来知满汉界限的，二来见了这

道檄文，都归咎伍文元。这时就有一位英雄，唤做汪得胜，大呼道："这时不归顺天国，更待何时？"便率领数百人，号为义勇军，杀入州衙，欲结果伍文元，乘势杀散清兵。林凤翔知得城中大乱，奋力攻城，里应外合，不消一日，便得了蕲州。林凤翔进兵城里，伍文元急欲逃走，正在逃至南门，却与林凤翔部将范德连相遇。还亏范德连眼快，一枪击中伍文元左腿上。伍文元翻身落马，众军士即上前把他拿住。伍文元犹骂不绝口。及解至林凤翔军前，凤翔颇有怜惜之意。便把满、汉的界限，及天王兴兵的原故，说了一番，有劝他投顺之意。伍文元听得，低头不语。林凤翔再复问他。伍文元垂泪答道："公言甚是，我岂不知？只是丈夫从一而终，断不能改事二主。奈家中尚有严亲，下有妻子，倘蒙矜爱，乞放归田里，以终老林下，侍母余年；若其不能，就请行刑。若贪官位，以损臣节，某不为也。"林凤翔听罢，又叹道："忠不忘君，孝不忘母，此忠孝士也。杀之不祥。"便命左右释之。范连德谏道："今日释之，明日必再为敌矣。岂不虚劳兵力耶。"林凤翔道："彼不忘君父，断非负义人也。"竟纵之而去。伍文元亦不拜谢，毅然出营。范连德又道："元帅施恩于彼，而彼绝无感激，无礼太过，可速擒回，免生后患。"凤翔道："此正是汉子，吾甚敬之。且言出吾口，何可反悔。"说罢，竟把伍文元置之不理，却自来安抚居民；留范连德镇守蕲州，自班师而回。洪天王亲自出来迎接。林凤翔述起释放伍文元之事，天王道："将军义勇若此，可以愧煞胡虏矣。"一面厚赏林凤翔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洪仁发领兵到了蕲水，顾谓部将罗亚旺道："某不经战阵，已有数月，自觉心痒。这会到了蕲水，他若不行投顺，

当把城池扫为平地，才显得我们的手段。”罗亚旺一声得令，把蕲水县围得铁桶相似。县令徐汝成听得有警，急点齐城中人马，不过千把的兵，死力守御。并告众军道：“洪仁发性情悍暴，若被他破了城池，性命财产断难保守。”因此军士闻言，各都尽力守城。洪军整整攻了两天，不能得下。仁发大怒道：“俺在天王跟前夸了大口，与林凤翔赌赛，先得者便为头功。今城池又非十分坚固，那有攻不下的道理。”便亲自督率枪队，猛力来攻。奈城上矢石交下，军士不敢逼近城，总攻不着要害。激得洪仁发暴跳如雷。正在没法，忽城里纷纷乱窜，一队义勇队从城里叫杀起来，徐汝成军中大乱。只道是洪军预伏城内，作了内应，故各要逃命。徐汝成大惊，急要开城逃走，洪仁发乘势攻之。正遇徐汝成出来。仁发大怒，指着大骂道：“匹夫负固不降，今亦要逃走耶？”枪声响处，汝成早已落马。仁发进到里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当者即杀，吓得民居呼天叫地。洪仁发正杀得性起；忽一人赶上来，拉住说道：“城已下矣，多杀何益！”洪仁发方才住了手。回视那人，乃罗亚旺也。少时义勇军首领李侍仁亦到，便一齐入到县衙，点视仓库：计得白银十余万。一面封好解送武昌大营。留李侍仁暂守蕲水，即班师回武昌。一路上对罗亚旺说道：“前后不过五天，已攻下蕲水，恐此时林凤翔尚在交战中也。”说时不觉喜形于色。及回至武昌，到天王驾前缴令，已见林凤翔在座。洪仁发面有惭色。洪天王早知此意，安慰一番而罢。

是时湖北郡县，征的降的多已平定。于是大修国制，改定刑章，尽去满清的残酷：死罪至大辟而止；行刑只可打藤；罪轻者免刑，讯定后都罚作军营役。又禁止拜跪，人民大悦。官制各有专司，不能兼缺。文官乘舆，武官乘马，减

除执事仆从。诸王皆衣黄袍，侯相衣红，以下皆衣蓝色谱服。文的分凤、鹤两等，武的分麟、狮两等，制度井然。统计自入湖北以后，男女来归的数百万；得满清库银亦百余万，辎粮器械不计其数。便大会诸将，议取江南。

这时正是天国太平三年，满清咸丰三年，清主以赛尚阿师久无功，责令归旗，以宗室琦善代其职，并令琦善与向荣同拜钦差大臣。琦善总领五省及东三省马步兵三十余万，出镇河南，以窥湖北；向荣亦统江、皖、湘、鄂之众，不下十万人，驻守安徽，以当前敌。清主又令曾国藩统率湘勇，会攻湖北。

洪天王听得三路人马，声势甚大，便与钱江计议。钱江道："听得清廷以云贵总督吴文熔移督两湖；令胡林翼为湖北巡抚，亲与我们对敌，亦不可轻视。总之，不进，不足以一隅当四面之冲；进则可以将清军立为齑粉。大王始终听臣，也不是钱江夸口，远则一年，近则数月，管教大王稳坐南京金殿也。"洪天王便问计将安出？钱江道："琦善以亲见用，亦赛尚阿等耳，非将才也。此行必须驻兵汴梁，以观曾、胡胜负，此一路不足忧矣；只有曾、胡两路，以功名心重，必锐图湖北，当以上将领军，驻于汉阳以待之。愚意以九江为数省咽喉之地，不如以上将先行据之，断彼数省交通；亦可顺入江西，以分其兵力，然后我尽统大军，以下江西可也。"洪天王深然其计，次日即传旨东征。

留秦日纲、胡以晃守武昌。又暗忖钱江每以杨秀清阻挠军令，此次不便同行，便令领水陆各军六万人住镇汉阳。又令李秀成取九江。秀成荐偏将林启荣才可大用，天王即令秀成与启荣领大兵一万，望九江而去。天王自统率诸将，起大军

二十万，分作两路：一路由蕲水取道太湖，沿潜山趋三桥，直攻安庆；一路由宿松沿荆桥，过徐家桥，入石牌会攻安庆。以石达开、陈玉成为前部，以李开芳、林凤翔为左右护卫，钱江为军师。大军分作五路：第一路是韦昌辉、谭绍洸；第二路是黄文金、李世贤；第三路是罗大纲、曾天养；第四路是洪仁发、洪仁达；洪天王自与诸将为第五路。万大洪、林彩新为运粮官，赖汉英为合后，涓择正月壬寅日初十出师。又因安徽省城，贴近长江河岸，先令苏招生、吴定彩，以船舶二十艘，助守汉口；余外船舶八千万余，都由陈坤书、陆顺德带领，沿水道分进，然后统率各路：以第一路、第三路为左军，进宿松；以第二路、第四路为右军，进太湖；洪天王自统诸将为两路救应。浩浩荡荡，直望安徽进发。大军将到蕲水，勇军首领任得胜、李侍仁先后来迎。洪天王安抚已毕，就令二人作向导官，引军前进。早有细作报到向荣军里。

时江忠源正授安徽布政使。他自向荣由武昌兵败，退至黄州，又恐守黄州不住，已退入安徽屯驻。听得洪军大队前来，一面飞报两江总督陆建瀛与安徽巡抚蒋文庆，准备接应，却自与向荣商议应敌之计。向荣道："敌兵分水陆而来：水师我所未备，实自吃亏。现安徽以太湖、宿松两处，为第一重门户。与其待敌入境，不如先出迎之，较为上策。"江忠源道："琦善以十万之众，驻守河南，若乘虚下湖北，以邀洪军之后，而我坚壁以待之，彼将乱矣。但不知琦善意见何如耳。"向荣道："琦善以宗亲得膺重权，断不能靠他出力。观于赛尚阿，可以见矣。"江忠源点头称是。旋得安庆文报驰到，说称两江总督陆建瀛，领兵五万，亲自来皖助战。向荣得了这个消息，更觉心安。便立即发令，督兵前进：以汤贻汾为先锋，

领兵万人，先到宿松堵守；以张国梁领兵一万，握守太湖。忽流星马飞报：天国大兵已出鄂境，分取太湖、宿松，五路人马，声势甚大。向荣听得大惊道："彼军来何速也。"便催令汤贻汾、张国梁，火速起程，到宿松、太湖驻守；自与江忠源各统大军，陆续进发。时天国大兵已倍道而行，探得向荣、江忠源分两路防御。

洪天王向钱江问道："今分兵两路，究取何路为先？"钱江道："今宜两路并举，而当着重宿松，因从此陆路进兵较易。待宿松、太湖俱下，即会合以取安庆可也。"便令石达开、陈玉成会同韦昌辉、谭绍洸、罗大纲、曾天养，齐望宿松而来。清将汤贻汾听得洪军势大，料敌不过，便与部将彭定基计议，谨守城池，不敢出战。更在城外筑成长濠以御之。一面飞报向荣，催兵前来。向荣知洪军改分两路而进，便对江忠源说道："宿松、太湖，皆属要地。今敌人既分两路，我亦当以两路御之。"便使江忠源领兵五万，往守太湖；自己却来助守宿松。传令军士，不分昼夜的前进。谁想洪军精锐，全在右军，更有前锋老万营，个个如狼似虎，已先到了离宿松约十里下寨。清军闻得石达开名字，那个不怕？陈玉成即进道："宿松小城池耳，何劳大军。大王以我两人为先锋，若并不能取宿松，岂不令人失笑？某愿以本军乘夜劫进城去。倘有差失，甘当军令。"石达开道："汤贻汾在向荣部下已久，惯经战争，岂有彼不知夜里防劫？稍有不妥，反挫全军锐气，不可为也。今向荣大军计期未能速到。若急攻宿松，必至多伤人命，不如权且扎下大营，只须如此如此，即宿松可下矣。"便令陈玉成一面攻城，使营内的军士，故作荷锄负篸，往来搬运。汤贻汾在城上一看，暗忖洪军惯开地道，焚炸城池。这会情形，

一定又用此计。便立刻令军士增挖长濠，以阻截之。好一会，只听见洪军却无动静，也不来攻城。汤贻汾不解其意。

忽至夜分，鼓声大震，金角乱鸣，陈玉成领军亲自攻取。汤贻汾急督军守御时，那陈玉成已自退去。才歇一个更次，陈玉成又复来攻，汤贻汾依旧守御。一连数次，不胜其扰。及至四更时分，忽城后轰天响一声，却是地雷发作起来：后路城垣整整陷了三四丈。汤贻汾急分兵守御。还亏汤贻汾本部一万人，皆是精兵，久经战阵，因此城垣虽陷，一头御战，一头修筑，石达开也未能攻取城内。只是时陈玉成牵制其前，石达开又已偷过宿松城后，早把宿松围困。当下汤贻汾腹背受敌，目盼向军，却还未至。粮草又已困绝，只是勉励三军：竭力防守而已。这时石达开亦因攻宿松不下，恐向军赶到，更难下手，便心生一计，令撤去东门之围，让他逃走。只汤贻汾见石达开忽然撤兵，已知他是因攻城不下，放开一路的意思。惟心中究不愿弃去宿松。奈粮草既绝，军心多有怨言，十分可惧。急扬言向军将至，以安人心；奈杳无消息，军士度时如度岁，愈加怨望。汤贻汾无法可施。料守宿松不住，正在纳闷，忽东门守城将士报称天国大将石达开饬人奉书到。汤贻汾暗忖两国交兵，来书果有何意？便令留带书人在城外，取来书递进来，打开一看，书道：

天国翼王石达开，书达清将军汤公麾下：以将军勇冠三军，才不世出，徒以功名心重，转昧时机；遂至顺逆不分，沈迷至此。盖仰望之余，不禁叹惜之矣。满人据我中原二百余年，此皆我汉人所痛心疾首者也。天王奋起义师，识时务者，方冀光复旧物，还我神州，故凡我人民，罔不归命。将军乃以悍鸷之性，以驱驰就命于

他人，抑亦惑矣！今两湖既定，举兵东征，望风披靡。区区宿松，何忧不下？独思将军威以治兵，仁以爱民，宿松生灵十万，其性命方系于将军之手，本王亦何忍极其兵力，以负将军爱民之盛德耶？将军神勇高义，宁不知所以自处？舍民命以成名，吾知将军之不为也。伏为思之！

汤贻汾看罢，觉得石达开本是一个知己。自念失身仕途，实无以对同种，只丈夫不事二主，断无投降的道理。便回书石达开，不过说称尔尽攻城之军威，我竭我守城之兵力，各为其主。倘有不济，请以民命为重，幸毋多杀可也。石达开见了回书，早知汤贻汾以死自誓，不觉叹道："真忠臣也。"便提兵再复攻城。那时城内军民，多有偷出投降者。汤贻汾见救兵未至，人心已变，料不能支持。便回到帐里，教左右拿个笔墨来，写了一封遗书，仍是留进与石达开：再复劝他不可多杀。末后又题下诗示意。写罢便拔剑自刎而亡。管教：

失身胡虏，空将死命答中原；

大奋天兵，先令偏安存正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

向荣怒斥陆建瀛　钱江计斩蒋文庆

话说汤贻汾写下遗书，题过诗句，遂伏剑自刎而亡。左右见他在帐里，久不出来，急得进内一看，只见喉际血迹模糊，手上握住一口利剑，不觉大惊。再仔细瞧时，觉颈喉已断，知不能救，当下飞报副将彭定基。彭定基慌来瞧看，见他双眼未闭，面目如生，忙把他文稿一阅，内有一道交自己的：是劝他竭力守城；若不能，则当设法保全民命。这个意思，分明是劝他投降的了。看罢，不觉眼中吊泪；再看第二道：是交与石达开的。彭定基正欲看时，已见将士守门者飞报洪军已分两路攻城；洪天王大队，已又将到，伏乞酌夺。彭定基一听，没了主意。只是时城中内已绝粮，外无救兵，又见汤贻汾身死，将士都纷纷乱窜，呼天叫地的声不绝。彭定基料不能挽回。急拿汤贻汾与石达开的遗书，用箭送到石达开营里。然后举起白旗。石达开知得城中已允投顺，正欲督兵进城，忽部下军士拾得那书呈上。石达开急取来一看，书道：

书复翼王麾下：昨得来书，殷殷以民命为重，仁人之言，其利甚溥。自惟不德，既不能为复国安民，又不能为辅君戡乱，疚心自问，愧恧万分！只惟君臣大义，从一而终，弟虽愚昧，不敢不勉。若屈膝以求全性命，吾不为也。今宿松危在旦夕。乘以将军之殊威，何忧不

下？特吾仕清多年，无以对汉族；守城不力，无以对吾君。皆某一人之咎，非百姓之罪也。城中生灵十万，亦惟将军怜之！

石达开看罢，摇首道，汤贻汾死矣！为之叹息者再。看下又有诗道：

半壁东西夕照危，烟尘万里掩王师。
惜遗故老归无日，隐定诗人死有时。
百战余风悲马革，满山阴雨哭龙旗。
蜀娄古是招魂剑，留遂吴门答主知。

失足自成千古恨，衣冠回首已堪悲。
许衡未算污文庙，王猛何曾误晋基？
事去英雄心愧剑，时来豪杰口留碑。
泪洒孤臣遗一曲，苍茫风雨送旌旗。

石达开把诗读罢，更为惋惜。便令三军整队进城，自与陈玉成并马同行。一路上百姓都出来迎接，石达开一一安慰。百姓见洪军秋毫无犯，无不喜悦。石、陈二将，将次到衙，早有县令徐家相迎进衙里。点过仓库，封妥之后，即差人到中军报捷。这时自县令以下如县丞、主簿及守备、千总，都来亲身相见，单不见了彭定基。众人询问才知其负节不来。石达开即往见之，问以不出之故。彭定基道："手绾兵符，不能守一城池，深自愧矣。以民命关系，故迎将军进城，复何忍军前屈膝，以求荣邪？"达开听罢，难以心安。叹道："大匠之门无拙工，君不愧为汤公部将也。"遂请之出。相与点过迎顺军士，共存七千余人，惟粮草已绝。达开顾谓陈守御之能？玉成道："行军以粮为先。宿松城池虽小，以汤公使以三

五千人，粮草充裕，坚持以待救兵，未易下矣。盖兵多则食繁故耳。今宿松即下，吾军直趋安庆，必势如破竹，可无忧矣。”未几，洪军大队俱到，石达开即出城迎接。对洪天王说起汤贻汾的豪气，天王亦为赞叹。便令厚葬其尸，优恤其妻子，并任彭定基为都检使。着他领降卒一半回武昌助守；再以降卒一半，归石达开部下。待休兵数天，然后商议进战。

且说向荣领大兵五万，正望宿松而来，已过徐家桥，听得宿松已经失守，向荣急问其故？探子答道：“宿松粮食不敷，人心多变，故汤贻汾自刎，彭定基业已投降。今洪军大队正住宿松也。”向荣叹道：“吾恐众寡不敌，故候陆建瀛兵到安庆，有了后援，始行进发。今因陆建瀛多延两天，使宿松失守，非汤贻汾负吾，吾实负汤贻汾矣！今敌军锐气正盛，恐不可轻进。不如权扎此间，看太湖消息如何？再行计较。”谁想话犹未了，忽一骑马飞入军中，飞报祸事。称说张国梁守太湖不住，被洪军杀了一阵，折伤四千余人，已退至潜山，十分危急；江中源亦在潜山，专候钦差定夺。向荣听得，两路俱败，愤气填胸。大呼一声，几乎堕马，幸得左右扶定。便传令在徐家桥扎下大营，相连又扎下数十小营。以总兵陈胜元，臬司张宇熙分为左右翼，以张敬修为前军。一面着人打探洪军行止。再令江忠源自守潜山，以固安庆西北门户；着张国梁领本军一万拨来助战。并飞咨江督陆建瀛，领兵来赴前敌。是时陆建瀛已抵安庆。闻报即令巡抚蒋文庆，固守安庆，领兵五千前来。不多时，张国梁领兵亦到。统领清国大兵十余万，连营回环，一望旌旗蔽日，壁垒连云，十分声势。陆建瀛又请以张国梁为前部，与向营两边大营，东西相峙，专候洪军。

早有细作飞报天国军中来。钱江道:“吾向知江督陆建瀛有宠妾张氏,最有权势,建瀛深畏之;其妾弟张彦良,现在安庆充当要差。吾若破安庆,当拘留张彦良,即可挟制陆建瀛,以金陵相让矣。”正在议论间,忽捷报飞到。李秀成、林启荣已攻下九江,现望南康进发。钱江恐孤军不宜深入,即传令以林启贤扎守九江。又以九江为数省咽喉,乃令秀成为游击之师,阻清兵各路援应;再令第二路统帅黄文金、李世贤,留太湖牵制江忠源。却调洪仁发本军二万,到宿松助战。各路取齐,仍恐琦善由汴梁南下,即以洪仁发领军二万,护运粮食,兼照应武昌。安排既定,改以石达开、罗大纲为先锋,离宿松进发;只有洪天王与十余员部将,驻守宿松,余外都赴前敌去。

大军缓缓行了一日一夜,正与向军相遇,相隔二十余里。钱江探得附近一座小山,亦是用兵咽喉之地,得此亦足以分向荣军势。便令韦昌辉以五千人,先据此山。陆建瀛听得洪军已据山上,即欲分兵来争,向荣即止道:“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。若此移动大营,反中钱江狡计矣。”陆建瀛道:“我为总督,令由我发。如何相阻。”向荣听得,即向陆建瀛斥道:“弟虽是一个提督,只为参办军务的钦差大臣。彼此皆为公事,但求有济耳。足下乃欲以官位相压耶!”陆建瀛不能对。向荣即传令军中:如未得钦差号令,遽行擅动者斩!陆建瀛听得此令,益加衔恨。

这时乃正月下旬,天气晴和,正好用兵。钱江、韦昌辉夺了小山之后,不见向荣动静,心中疑惑。便引数十骑,自向附近山林,窥测向荣举动。早有人报知向荣。诸将便请向荣来追。向荣道:“恐是诱敌之计,不宜乱动,违令者斩。”诸

将皆肃然不敢说，都道是主将畏怯太过。少时钱江已自回去，诸将皆怨向荣，以为被钱江窥探虚实。向荣却置之不理，但传令各营谨守；若待洪军惫疲，然后以逸待劳，相与会战，未为晚也。诸将虽不敢违令，然心已非之。诸将有到帐前讨战者。向荣道："本帅身经百战，未尝退后，吾岂畏彼耶！不过彼以十万余众，乘胜而下，锐气正盛，故暂避其锋。若陆帅那里肯依吾主见，则江南尚可支持，否则吾与诸君，将不知死所矣。"众将听得，方才心服。

且说钱江自看过向荣虚实，即回营大集诸将听令道："向荣老将，其不出战者，欲以坚壁老我师也。某见向军所结连营，四至八道，皆有门户，回环整肃，甚为可畏。只右军殊欠整齐，必是陆建瀛之军无疑矣。我军即当从此下手。"便传令韦昌辉，以本军直下：据山林深处，遍插旗旌，以为疑兵；又传令陈坤书，以舟师直驶下流，攻袭安庆，以扰向、陆两军后路。这两路先行发付去了。随唤石达开、罗大纲嘱咐道："两位既为先锋，今宜早出：石军先进，罗军继起。却待到了向荣时，罗兄弟就移军从斜里转击张国梁，是明攻向荣，而实攻陆建瀛也。"二人得令。又唤洪仁发、李开芳道："尔两人各带本军，准备火箭接应；罗大纲又用火箭，直射陆营。待黄旗到时，即会合杀进去。"二人得令。又唤谭绍洸领军五千，随石达开直攻向荣；又令陈玉成领兵一万，打着黄旗，直抵陆营会战。分排既定，又附耳令曾天养如此如此；去后，又嘱令林凤翔如此如此。留赖汉英谨守大营。自己却督率诸将，为各路接应。约定五更造饭，平明起点，不得违令。

单说向荣那里，因恐陆建瀛一军以意见误事，甚为忧虑。且亦料钱江之意，必先取陆建瀛一军。那日正见钱江军中，

颇有移动，乃惊道："彼发令矣，我不宜妄动，亦不可不防。"便一面咨照陆建瀛准备守御；一面令张敬修增筑长堤御敌，待敌军疲惫时，然后乘势掩杀；再令陈胜元、张熙宇，分左右接战。倘陆军有失，不宜令彼拦入。可直取钱江大营，以进为退，此孙膑围魏救赵法也。"各人得令。到了次日平明，向荣忽闻寨外鼓声大震，石达开已压至军前。向荣一面督兵守御，却自登高以望洪军。只见石军攻营，不甚着力。向荣惊道："彼军虚攻吾营，实攻陆营去也。"正要咨请陆师防备，不相说犹未了，罗大纲已随石达开逼至阵前：已出其不意，转攻张国梁前军而去。

张国梁因得向荣告诫，不敢轻出。忽然北路上一彪人马，冲入右路中军，打着满清兵营旗号。说称奉江忠源之令，因潜山危急，来请救兵。陆建瀛正自疑惑，突见军中嚷乱起来。原来北路那一军，为首的不是别人，却是林凤翔：领钱江密计，打着清兵旗号；伪催救兵，乘势杀入右路中军去。弄得陆建瀛手足无措，只传令三军混战，张国梁犹支持不动。不提防洪仁发、李开芳，各领本兵杀奔前来：俱用火箭射入张国梁的军中，军心大乱。少时漫山遍野，都是洪军。张国梁料敌不过，还恐冲动向营，却领兵望北路杀出来。忽又一枝人马，拦住去路，军士纷纷退后。清参将阎兆祺中枪落马。为首皆打着黄色旗号。当头大将，却是天国陈玉成也。不多时，罗大纲、陈玉成、洪仁发、李开芳、林凤翔一齐杀进来。向荣知道张军大败，本欲改转号令，移军援应；奈被石达开军牵制，便欲拨兵直取钱江大营。忽见东南角上，一带树林，旌旗飘扬，向荣疑有伏兵；正在踌躇，忽又见后路相隔十余里一带森林，火光冲天而起，军心大乱。原来曾天养得了钱江

密计，从小路偷过向营后，在树林里放起火来，好扰乱向荣军心。向荣知不是头路，下令三军退后，且战且走，那陆建瀛且不知先逃到那里？张国梁因在军不能得脱，向荣便奋力杀进右军来救，正遇洪仁发。死命杀了一阵，救出张国梁，又救出军士大半。急令张国梁、张敬修，分两路且战且退。自晨时开仗，到这时已是日暮。

约行十余里，忽一声梆子响，左有韦昌辉，右有曾天养，都从林内杀出。向荣大呼道："这时若不奋战，全军皆死矣。诸军不可不死里求生。"军士得令，一齐上前力战。那张国梁观得亲切，枪声响处，天国猛将曾天养不及提防，竟中枪落马而死。韦昌辉不敢恋战，率军士抢回天养尸首而逃。向荣直透重关，回望后军，喊声又起：却是洪军大队复行赶到。向荣即传令望东而逃，并教陈胜元、张国梁断后。谁想石达开、陈玉成、韦昌辉、罗大纲四路会合。风驰雨骤，利害异常，向荣不能抵敌。陈胜元已死于乱军之中，向军大乱。向荣听得陈胜元已死，急令后军先逃，自己力敌洪军；怎奈军无斗志，洪军又来得势迫，向荣且战且走。时已日暮，再走上数里，将近石牌，犹望陆建瀛、蒋文庆引兵救援。突见前头旌旗齐整，一带火光，势若长蛇。向荣正自惊疑，只见前军报道："此钱江兵也，早知我们由此路逃走，故预先埋伏于此。"向荣叹道："吾中狡夫之计了！一着之差，乃至于此。彼志在吾先，安庆亦恐不能守。"只得传令三军，望集贤关而奔，以为安庆声援。

洪军赶了一日，知离安庆不远，即令扎下大营。韦昌辉进道："今向荣业已大败，正宜乘势夺取安庆。军师却扎营不进，何也？"钱江道："不劳诸军虎威，三日内安庆可下，而蒋

文庆首级至矣。”众将犹未深信。

单表陆建瀛奔回安庆，巡抚蒋文庆已知前军大败，便与陆建瀛商议固守安庆。陆建瀛道：“安庆不打紧。若南京有失，关系甚大。我为两江总督，不得不先顾根本；中丞慎守此城。我今要先回南京去矣！”说罢领军自行。蒋文庆留之不住。清军将士，亦因陆建瀛不战自逃，莫不愤怒；蒋文庆只得将安庆省城四门紧闭，终日纳闷，一筹不展。是时城内纷纷警耗：有说钱江将来攻城的；有说洪军大队水师，已排江而下，不久就到安庆的。蒋文庆已没了主意。寿春镇总兵李乘鳌进道：“某愿领军三千，防守江口，以当洪军水师去路；中丞却督率诸将守城。一面八百里加紧飞报京里，催取救兵为是。安庆据南京上流，倘有差失，南京便不能保矣，不可不虑。”蒋文庆从之。乘鳌去后，有左右报称潜山江藩台行营，差人奉文书到此。蒋文庆急令引带书人进来。那人到了抚署，自称江忠源部下前军前左营营官、都司王兴国，奉了江帅之命，带书到此。蒋文庆忙索文书看了，却是江忠源因潜山紧急，张国梁已去，兵单将寡，不能抵敌，故乞兵求救的意思。蒋文庆暗忖安庆已危在旦夕，如何能顾得潜山？正踌躇未决，王兴国只是催速。蒋文庆把文书细看了一会，觉得那一颗关防，的确属实。正计算发付来书，突听得城里喊声大震。蒋文庆正在派人打听，旋见参将李时中飞奔衙里，报称洪军水师，已由南城濠杀进来了。蒋文庆一惊非小。李时中道：“洪军大队已离城不远，水师又已攻进来，恐不能守矣。不如逃去。现向荣驻兵池州东北，为金陵声应，到那里与向军会合，再图恢复之策可也。”王兴国争道：“向荣为钦差，有军事之权，无地方之责。今安庆失守，责在大人。不如到潜山与江忠源

会合，径奔桐城，握庐州之险，亦足以窥安庆；且与向荣分峙两路，究足以壮声援。若同奔池州，则反嫌势孤矣，望中丞思之。”蒋文庆深以王兴国之言有理，便决意弃去安庆，来奔桐城。蒋文庆即令提督福珠隆阿、总兵李乘鳌、参将李时中，一齐杀出北门，直望潜山而去。因恐大兵误了时日，才出了集贤关，即转小路而行。

行不上十余里，只见路途僻小，树木丛杂，心甚狐疑。王兴国道：“待某先行探路，大人等随后进发可也。”蒋文庆从之。时王兴国去了，却许多时不见有回报。蒋文庆一发忧惧，李乘鳌道：“卑职在两湖已久，不闻有都司王兴国其人。此人神情恍惚，力劝大人不可奔池州，恐有诈伪，不可不防。”蒋文庆道：“他文书里所用的关防，视本帅从前与江忠源来往的一样；人可假冒，这颗关防，又从哪里得来？”李乘鳌道：“中丞差矣。江忠源与各镇常有来往文书，钱江降了宿松，拿住汤贻汾的文件，那有模仿不得?!恨不留王兴国以作按当，实为失算。”蒋文庆听了，不觉目定口呆。还未说得一句话，只听一声梆子响，树林里现出洪军旗帜；左有李世贤，右有黄文金，大呼蒋文庆快来纳命。管教：

复收安徽，妙算独推钱策士；

安排埋伏，奇谋又赚蒋中丞。

毕竟蒋文庆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勇鲍超独救江忠源　智钱江夜赚吴观察

话说蒋文庆由安庆杀了出来，意欲直奔桐城，好与江军相应。谁想出了集贤关，正到八龙山，那林木深处，早纷叫“蒋文庆快来纳命”！原来黄文金、李世贤，因得了钱江将令，教部将打着自己旗号，虚攻潜山，却先到这里埋伏。此时吓得蒋文庆几乎坠马，急令李乘鳌、李时中分头御敌。无奈军心慌乱，那里还敢接战，都呼天唤地逃窜。黄文金、李时贤乘势杀了一阵；又因道途僻狭，清军都不能逃脱，蒋文庆连中数弹，死于乱军之中；李乘鳌拔剑自刎而死；李时中只得请降。计清兵除了死的、降的，不曾走漏一个。忽见林中转出钱江。军士拥着李时中，先向钱江叩首。钱江便令清兵尽行脱去号衣，交太平军穿了；仍令李时中引李世贤先行，降军中选面貌相似的，扮作蒋文庆。使黄文金以本军领降兵在后，钱江自领中队，改道碎石岭，沿三桥直望潜山来捉江忠源。

时已夜分，将抵潜山城下。先使人报称安庆失守，蒋巡抚杀出重围，要与将军相合，同保庐州，然后谋复安庆。江忠源闻报，急登城楼一望，火光中认得清军旗号；又认得前部将军李时中。况从向荣兵败，早料安庆难守，此时如何不信？便令开了城门，令为首的进城。余外三军，在城外屯营。时洪军已分队潜伏城下。守备刘国康方开城门，李世贤眼快，

枪声响处，刘国康早中弹落马。李世贤挥军乘势杀入，清军不能抵当。深夜又不知洪军多少，人心大乱。江忠源闻变，已知中计，急上马率领本部兵，直出北门而去。钱江进城，已知江忠源逃走，急唤黄文金嘱咐道：“江忠源虎也，穷则易杀，莫教他复完势力。他此行必由北路投奔庐州，握桐城闸，以为复攻安庆之计。他逃得不远，可速行追之。”黄文金一声得令，直出北门追来。绕过了北门，只听得守城的军士说道：“江藩台已先行去了。”黄文金道：“钱先生真神算也。”即令骑兵先行火速赶来。

且说江忠源已出潜山。检点所存军士，不及一万，一路上且行且恨。将近天明，已到青草桥。忽听得后面喊声大震，金鼓乱鸣，知是追兵又到。军士无心恋战，自己也料敌不过，只得死命奔逃。回望喊声渐近。再走数里，已是人困马乏。忽见一条长河，拦住去路：那河宽广约有数丈，又无舟楫可渡，正是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好不心慌。回望天国已是黄文金的旗号，相去不远；欲调兵回战，又恐不敌。那时军中已纷纷叫苦。江忠源只得镇住军心，大呼道：“‘置诸死地而后生’，何必多惧？”虽然如此说，三军已个个魂魄不全，全无队伍。江忠源心里只是叫得苦，急令军士沿岸而走。争奈黄文金已相离不远，清兵又各自逃命，赴水而逃者，不计其数，江忠源止之不住。守备颜本元大呼道：“敌兵至矣，中丞须从速渡河。”江忠源早没了主意。便拨转马头，退回数十步，再尽力把马一鞭，意欲飞渡过江而去。奈那马到了河边，把双蹄高掀，不敢飞渡。江忠源长叹一声，急下马来，已见天国军中，枪声乱鸣，弹如雨点，江军有已渡河的，有正在凫水的，有在岸上的，都喊声振地。江忠源料不能敌，急的拔剑

自刎。忽然后军步队飞出一将，生得虎头熊额，豹体猿腰，身长五尺有余，年约三十来岁。手掣长枪，从队里飞出，夺江忠源的利剑，掷于地下；一手把忠源挟扶，凫水如履平地，不消半刻，已渡过对河，向队中取了一匹良马，扶江忠源坐定，亲自保护。而江忠源如梦初觉。回视未渡将士，大半已投降而去，余外死在河中的，都不能胜数。三停人马，已折两停有余。随收拾败残军士，到了个小山扎下。

原来救江忠源的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鲍超，字春亭，后改春霆，四川人氏。曾在向荣部下当步兵，后因病还湖南，落魄不偶；复应募隶杨载福麾下为哨官。从战岳州、金口有功，升守备；再从战武昌、汉阳升都司，改隶胡林翼军中。其后江忠源由湖北转战安徽，知超骁勇，请于林翼以为营官。屡战有功，得升游击。至是乃救得江忠源一命。忠源道："微子，江某死无葬身之地矣！恩不可不报，才不可不拔，自当奏知朝廷，格破录用。"鲍超称谢而退。江忠源即传令造饭，然后望桐城而来。忠源遂入奏自贬，请奖鲍超。鲍超由此得升参将。此是后话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黄文金追至河边，志在捉江忠源。忽远地见了一人，手挟江忠源渡河如履平地，半晌已登对岸，不觉大惊道："此人真虎将也。"急问左右，此是何人？左右无有知者。遂捕一降卒问之？那降卒答道："此游击鲍超也。不特勇力过人，且有一宗绝技：逾山过岭，轻捷如猿。声如巨雷，百步之外呼喝一声，军士多为惊倒，故皆以鲍虎呼之，又多呼为豹子。此人投效军营，已经两载，立功已是不少。只未蒙重用，现还屈为人下。"黄文金道："如此，可谓埋没英雄矣。"叹息一番，随令安抚降卒，收军回至潜州，自回军安庆。向钱江道：

“险些儿拿了江忠源，因被鲍超挟负而去，实为可惜。”钱江道：“彼未该绝耳。此后吾必设法擒之。”说罢，即令黄文金驻守潜山。自安庆回军，李世贤在路上，问钱江道：“先生何以知蒋文庆之必由小路逃走也？”钱江笑道：“文庆一书生耳，向未经临战阵，故以小计弄之。某自到宿松，已得江忠源同向荣往来文扎，模刻其关防；又使万大洪扮作求救的，冒称都司王兴国，诱其出城。他见安庆已危，自然要逃走，故易于中计也。独惜拿不到江忠源，未免大计小用耳。”说罢，大笑不止。行行不觉到了安庆。此时石达开等，已得了城池。听得钱江已到，即出来迎接，遂将军兵驻扎城外，并马入城。知石达开已拿了张彦良。钱江即致函陆建瀛云：“如欲张彦良得生，须以辖地相让。”此是钱江挟制陆建瀛处，按下慢表。

当下计点仓库，得白银八十余万两；粮米百十余万担；洋枪共六十杆。余外零星器械，不计其数。即把捷音奏报洪天王。谁想捷音未发，洪天王已经到了。钱江闻说，即率众将出城十里迎接。天王下马，与众将相见，即慰劳道：“孤住在宿松，恐独劳诸兄弟汗马，故赶进来。及至徐家桥，已知攻下安庆，此诸兄弟之力也。”众将答道：“此皆大王之恩威所及耳。”天王让谦一番。一齐进了省城。各官朝贺已毕，天王传令，大犒三军，分赏各有功诸臣。又因曾天养阵亡，甚为惋惜，即行赐祭，予谥毅武；并收养其二子：长名曾绍文，次名曾绍武。待年长时有功，然后赏授官阶。各人见天王恩重，都十分感激。自经这场大战之后，又恐军士过于劳苦，传令休兵十天，然从进战。这个令一下，军心越加悦服。

那一日，正在帐中议事，忽报驻扎汉阳东王杨秀清，有紧要公文飞报到了。天王听得，即传令把文书递进来。大众一

看，俱皆失色：原来那东王杨秀清报称："荆州将军官文，已改授湖广总督，与新授湖北巡抚胡林翼，一同驻兵鄂州。因清廷命粤督徐广缙为钦差，督兵进战；广缙在鄂州逗留，不敢前进，清廷把他钦差大臣革去，就令官文代领其众。便与胡林翼誓要恢复湖北。不意一虎未除，又添一虎。现在湖南巡抚，又换了骆秉章赴任。那姓骆的是广东花县人氏，与天王是个同乡，由翰林出身。他只图博得好官，势要与我们对敌；又令曾国藩调乡团出境助战，各路人马，声势甚大。故此先行报知，速作准备为是。"洪天王看罢，心甚忧虑，意欲调兵回守武昌。钱江道："安庆已下，金陵已在掌中矣。趁此向荣穷蹙之时，一鼓可以定江南。若再回兵，日后难寻此机会也。以江愚见：宜失十武昌，不可失一金陵。东王数万之众亦不弱，未必遽败也。"天王道："以诸将百战之劳，而得一武昌。若一旦弃之，使武昌人民，复蹈黑暗，于心何忍？"钱江道："不如令黄文金，以本部由潜山回驻汉阳；再增兵令李秀成由九江进兵，扰江西以邀其后路。待江南既定，再行计较便是。"洪天王从之。便令黄文金回军，再调谭绍洸领军万人，带部将万大洪、范德连等，往助李秀成一路去讫。一面议伐金陵。

此令一下，忽报清国布政使李本仁，按察使张熙宇，起兵由六安来援安庆。钱江急唤石达开道："六安来路，必往公公岭。此处树木丛杂，可以埋伏军马。石兄弟就领一军在那里埋伏：遍插旌旗，以为疑兵，吾自有计退之矣。"又令韦昌辉："以本军在公公岭后路，打着五色旗号，左右出入，轮转再换，以示军容之威，彼必退矣。"洪天王道："彼即退兵，于彼无损；不如与战而歼之为是。"钱江道："向荣以十余万之

众，吾犹不惧，况区区一李本仁、张熙宇耶！诚以旷日持久，而图此小功，使金陵得完其备，必不可也。”天王方才省悟：即令石达开、韦昌辉去了。果然李本仁、张熙宇领兵行至中途，只见公公岭一带，旌旗齐整，心甚狐疑。又见附近五色旌旗，军容甚整，却不敢进兵。张熙宇即谓李本仁道：“我们只道安庆紧急，特来救援耳。今安庆业已失守，料不能济事。且以陆、向两帅，领二十万之众，尚不能抵敌洪军之势，何况我辈？到不如退兵为上。”李本仁以为然，遂传令退兵。怎想说犹未了，忽一声炮响，石达开领军从林中杀出。李本仁听得石达开名字，早魂飞魄散，那敢恋战。石达开追杀数里而回。自到安庆城里缴令。钱江令登了功劳簿，再令兴兵，进取金陵。先令陈坤书以水师先进。

时清廷正以江忠源补授安徽巡抚。江忠源以鲍超武勇超群，奏保为副将，并令为前部，锐意谋复安庆，由桐城直下天宁庄；飞函向荣，知会分道进兵。这时江督陆建瀛，因妾舅张彦良被捉，洪军要他让地，正自徬徨，便先自借故逃回京陵而去。向荣便约会江忠源，分南北两路进兵。向荣因安庆既失，由池州东下，以图恢复安庆。忠源又咨照钦差大臣琦善，由汴梁下攻湖北，以截洪军后路。奈琦善逡巡不进，忠源无可如何。早有细作报入钱江军中。钱江道：“彼既伐我，我不如先伐之。先发制人，此其时矣。”先调兵分拒江、向二军，仍令石达开、李世贤为先锋，大军陆续起程，望金陵进发。

忽报上海道吴来，招集闽、粤拖船数千艘，又借得西洋大炮数百尊，由吴淞直驶上流，由海道来攻安庆。钱江听得清楚，先令陆军扎下大营，要先设法破吴来水师，断彼水路

接应，然后进兵。即对洪天王道："清军屡败，自知势弱，乃借西洋大炮，借外力以杀害我汉人，实不可忍。此行当令片甲不回，使他不敢正视我军。"洪天王便问计将安出？钱江道："今当仲春天气，阴云密布，将有微雨，且今夜必有大雾。吾计准可行。彼所借西洋大炮，早晚必为我用也。"便附耳说称如此如此。洪天王听得大喜，急召陈坤书，授以密计。

时吴来水师已将抵安庆。那夜初更以后，大雾迷江，对面不见人。陈坤书即依钱江密计，先将水师各船掩灭灯火，暗在两岸埋伏，并购定无数瓦埕，一排一排，相连配搭而下。埕口上下紧缚相合，中藏火光，顺着流水，直望下流驶来。那吴来在船上一望，但见江心一派火光，顺流而下。只道洪军水师大至。黑夜里雾色迷漫，又不辨真伪，却不敢擅进。即与管炮的洋人相议，洋人再随吴来，立在船头一看，反大笑不止。吴来便问洋人怎地大笑？洋人道："洪军只能在陆路称雄，却不懂在水上行军、渡河的法度也。"吴问何故？洋人道："看他乘雾进军，实兵家所大忌也。此一战，可以雪数年屡败之耻矣。"吴来又问计将安出？洋人道："彼枪多炮少，只能近地攻我；我军既多大炮，可从远以炮击之。"吴来深然其计：以为洪军水师，必败无疑矣。便下令军中，一齐发炮轰击。那炮声何止数千响，其声隆隆，震动天地，只望埕排上火光中攻来。一连几个更次，炮响不绝。陈坤书却督水师船挨岸边潜进。各船火乘风势，如箭激发。那洋人所发大炮，但望火光攻击，故陈坤书各水师，毫无损害。比至四更以后，吴来所用大炮，子药俱尽，但见火光依然顺流。洋人仔细看了一会，乃大惊道："吾中计矣。火光中必无洪军在也！"吴来听了此话，犹惊疑不定。将近天明时候，听得两岸鼓声大震，

吴来军士，个个畏惧。

少时，东方现出一轮红日，烟消雾散。洪军水师各船，鼓浪掀涛，遮蔽江面，已相隔不远。焰硝炮弹，纷纷望船击来。陈坤书坐在中央大舰，督令各船齐放枪炮。吴来急的登岸逃命。陈坤书见清兵各船，绝不还炮，只放空枪，料子药已尽，更不必畏惧。便令将各船移调直驶进来。又恐清兵各船逃跑，急令一队水师先进下流，截他退路，因此清兵船逃不出一艘。况自吴来逃去之后，军中无主，益自乱慌。西洋人没奈何，又见吴来已去，只得举白旗投降，要保三军性命。陈坤书也知得西国向有举旗投降的例，遂令军士停止攻击。一面使人报知钱江。然后过船与洋人定约：将西洋大炮，点入自己军中；并定洋人不得再助清军，不在话下。管教：

利炮坚船，转眼已成天国物；

奇谋妙算，唾手先成汉统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萧王妃夺旗镇江城　洪秀全定鼎金陵郡

话说西洋人因洪军水师逼近，迫得举白旗迎降。陈坤书即过船与西洋人定约：所有西洋大炮及船只枪械，都拨入洪军。订盟之后，更不能再助清国。西洋人一概应允。钱江见水师得胜，随回营要从陆路开仗。洪天王随向钱江道："吾军自下宿松以来，所向披靡。今水师又经大捷，而先生无故退兵，恐三军因此疑惧矣。"钱江道："自追随大王以来，此心有进无退，又何必多疑。诚以用兵固非一道。今日实不能明言，日后当自知之。"洪大王终不能释然，只不敢多问。是时军中多不以退兵为然。纷纷议论，钱江只诈作不知。及退十余里下寨，即传令造饭，也不发一军令。

当下这点消息，报到向荣那里，便欲领兵来追。忽又忖道："钱江诡计极多，恐是诱敌之举。"仍传令谨守，再派人打听钱江举动。次日，又闻洪军又起程退了。向荣狐疑，不解其故。忽见总兵张国梁入帐。向荣道："义儿独自到此，欲请令追洪军耶？"张国梁道："是也。吾军屡败，今有此机会，自不可错过。宜速追之！若得一大胜，犹可以固金陵也。"向荣道："洪军自进武昌，以至今日，未常少挫。且既得安庆，军粮亦足，乘胜之余，决无退兵之理。此是诱敌无疑，追之必中其计。"张国梁道："不然。今官文与胡林翼，两军会合于岳州；琦善既驻扎汴梁，亦有窥武昌之势。洪秀全或者以武昌

为根本地，将退而自保耳。”向荣沉吟未决。张国梁又道：“彼日前不退者，以两军相持，恐元帅蹑其后也。今水师一捷，必退无疑矣。”正说话间，忽报江忠源派人到。向荣忙请进里面，乃忠源之弟江忠淑。向荣犹未开言，江忠淑先道：“元帅知钱江兵退否？”向荣道：“那有不知？只恐彼以退兵为诱敌也。”说罢，并以张国梁之意告之。江忠淑道：“家兄亦听得杨秀清以武昌紧急，飞报洪秀全，只是此次退兵，其用意究不敢决。”向荣道：“据足下之见若何？”江忠淑道：“彼伪退而吾追之，必中其计；彼真退而吾不追，坐失此机会矣。以某愚见，当分兵两停：若元帅自追，张将军当驻守不动，以为后援，庶不至有大误也。元帅以为何如？”向荣亦觉有理，方自议决。忽探子又报：洪军又起程退矣。张国梁道：“他从缓退兵，防我追也，今当速进矣。”向荣便发令起大军赶来；令江忠淑回报江忠源。沿途打听，以为后应。忠淑领令自回。张国梁亦回营调兵，自为前部，以追洪军。

且说钱江一连两天，都缓缓而退，或行或止。那日忽大集众将道：“吾之忽然退兵者，料向荣必以我武昌紧急，赶紧回去，必领兵来追，吾好于中用计，使他堕我之术。彼若不出，坚守旧垒，破之亦非易事。今彼中计矣。”随唤石达开道：“兄弟以精兵二千，离此二十里，拣树木深处埋伏。向军到时，即出截之，或战或不战，望后而退。彼必以伏兵已过，安心来追，却好中计也。”又唤陈玉成、韦昌辉道：“汝两人各引军五千，从怀宁而出：夜行昼伏，直趋向军后路攻之。吾料向荣谨慎，必留兵一半，驻守大营也。”又唤洪仁发、洪仁达、李昭寿、李世贤、李开芳、林凤翔道：“嘱咐汝六人，各领兵三千，为游击之师。待石达开杀回时，向军自知中计，必然

退兵。然后沿途击之，不得有误。”各人得令而去。钱江自领部云官、罗亚旺几员健将，自来接应石达开。分拨既定，等候捷音。

且说向荣自从发令追赶洪军，心里犹恐中计，密令张国梁留心，沿途须侦探有无埋伏，方好追赶；又令沿途打听大营消息。当下张国梁在前，向荣在后，并手下数十员部将，领军数万，火速赶来。军驰马疾，如风飞电卷，约行有三十里：只见中央一片，山势不高，直如平地；但两边林木丛杂。向军急传令，告诫前军道：“此地正好战场，两边又好伏兵，钱江必算及此地。须令人探视，方好前进。”话犹未了，听得林内一声炮响，现出石达开旗号。向荣道：“不出吾所料也。”便欲驻兵不进。张国梁急来前进道：“虽有伏兵，不满三千人，不足惧也。元帅休再思疑。”向荣一望，果然达开那支人马，不过二三千人上下。便从张国梁之请，奋勇直前。石达开即着与张国梁接战，不多时已败走而去。张国梁赶来，石达开又复接战。不多时又败走而去，张国梁又赶来。向荣听得前军得胜，心中暗喜，只是放心不下。即策马前来一看，那张国梁只是追赶，向荣看了大惊道：“石达开退的齐整，非真败也，我中计矣。”急止张国梁勿追，即传令回军。不提防左右连珠炮响，左有洪仁发，右有洪仁达，两军杀出。吓得向荣心胆俱裂，顾谓左右道：“某素知钱江狡计极多，不欲出兵，今勉强赶来，竟中他人之计矣。”即令诸将混战，分头而退。谁想后路喊声又起：石达开会同钱江，引大队人马赶来。向荣道：“彼众我寡，必不敌也，远退为是。”于是且战且走。逃不出十里，又听号炮喧天，鼓角震地，天国大将李昭寿、李世贤，两军卷地而来。向荣不敢恋战，令张国梁在前，

自己在后，与诸将夺路而逃。洪军不舍，依旧分路追赶。向荣再跑十里，已见两枝军挡住去路，现出李开芳、林凤翔旗号。向军一齐喊叫起来。向军已心中无主，惟有奋力杀出重围。少时洪军前后皆到，反把向军困在垓心。向军那里挡得洪军数路之兵？但见烟硝如雾，弹子如雨，枪声如雷，向荣与诸将左冲右突，不能得脱。向荣不觉仰天叹道："吾死于此矣！"当下洪军人马，渐渐逼近。犹幸向荣驭军有方，军心不至急变，惟望江忠源领兵救应而已。谁料江军总不见到。是时洪军追到，皆大呼拿得向荣者受上赏！因此洪军人人奋勇，个个逞强，向荣正束手无策，忽东角上鼓声大震，一彪人马杀入，乃清藩司李本仁也。向荣大呼道："此吾一线之生路，可急从此军杀出矣。"遂一马当先，诸军继后，想要奋力杀出重围。谁想洪军枪弹，都望向营里打来。一颗弹子正中向荣坐马，把向荣掀倒在地。时洪军如铜墙铁壁，藩司李本仁人马，终不能直透进里面，倒望后而退。各军又七零八落。向荣此时，已知救军不能得力。正在危急，守备诸应元急扶起向荣。那马受伤已重，不能复用，诸应元即让与向荣骑坐。向荣道："吾以屡败之将，其死宜矣。老哥不可无马，宜速走勿恋我也。"诸应元大声道："今日为国大事，可死十应元，不可失一向公也。公如不允，吾将自刎矣。"向荣闻言，即向诸应元致谢，翻身上马，奋力杀去。奈军士不敢前进。少时石达开已自追到，向荣欲走无路，忽一枝军杀入，独救向荣，乃张国梁也。向荣心稍定，军心亦为之一振，遂复一同杀出。不及数百步，不料陈玉成、李世贤两军，又从前面杀来。向荣叹道："人虽不困，马亦乏矣，吾尚望偷生耶？"说犹未了，只见东路洪军忽然自乱，纷纷走避。鼓角响处，一彪人马分

开洪军、直透重围。向荣惊喜，已认得将军旗号。但见那为首的大将，一马飞到身前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江忠源的副将鲍超也。向荣大喜，便令鲍超在前，张国梁断后，自居中，一同杀出。鲍超马头到处，洪军皆不敢当，遂出了重围。向荣问鲍超道："将军现在那里？"鲍超道："被洪军从小路杀出，大营溃败，江帅料知中计，故差某到此。现江帅已败走庐州去了。"向荣听了，只仰天长叹，急令三军齐望庐州奔来。行数十里，只见洪军已远，便令人马权且扎下：人造饭，马喂料，甜了些时，然后奔去与江军会合，酌量共保金陵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钱江全军大胜，传令军士，以穷寇勿追，暂且扎下营寨。随集诸将会议。忽见洪天王面有忧色，不胜诧异。谭绍洸问道："今吾军方捷，自起义以来，未见有如此大胜者。三军皆大喜，而大王独忧何也？"天王犹未答言，钱江道："大王之意，吾已知之，不过以武昌虑耳。"洪天王道："诚如先生之言。朕虽在此，甚忧湖北。"钱江道："大王差矣。中国已被满人统一，今日我之所得，即彼明日之所攻。若处处为虑，则救不胜救，反自行掣肘矣。今日之事，有进无退，先得建都之坚固地，然后北伐，以复我北京，则岂特一湖北为我有耶。"天王听罢，意稍释。钱江又唤诸将道："吾军最要者，莫如粮械。此次捷于水上，得西洋大炮六百余尊；今又得洋枪不下二万杆，器械可不消忧虑。只粮食一道，最宜有打算。查东南各省谷米之饶富，莫如镇江、芜湖，若得此两处，则粮械皆无忧。不知谁人愿往取之。"说罢，石达开、陈玉成一齐应声道："某等愿往。"钱江道："吾大军将直趋江宁矣！汝二人是军前不可少者，却去不得。"石达开、陈玉成二人，听罢而退。

只见林彩新进道:“某愿往。”李世贤亦称愿往。钱江大喜，即令李世贤取芜湖，林彩新取镇江。正在分排，忽洪宣娇亦上前道:“妾父昔贩米于镇江，遂娶焉，故妾母镇江产也。自少随母归宁，颇识路途。且妾数月不上战阵,今日见各兄立功,其心颇痒。愿以一军随将军之后，特来请令。”钱江亦许之。遂令林、李二将，各带精兵五千分道起程；洪宣娇亦领本部女兵而去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林彩新领兵来到镇江，便拟埋伏火药，为轰城之计。洪宣娇道:“如此，则旷日持久矣。清军精锐，一归琦善；一归向荣。故镇江虽菁华之地，必无重兵把守。妾不才，愿为前部攻城。如其不克，再行尊策未晚也。”林彩新素知洪宣娇幼习枪术，能在马上转枪为左右击。且有一宗绝技,踰山上岭,矫捷异常。部下所领女兵一千名，皆平时所训练，指挥如意。自嫁与萧朝贵之后，人皆呼为萧王妃，或呼为萧王娘。虽在王府中，犹常与部下练习枪术,并不稍懈,故临阵未尝一挫。当下林彩新遂令洪宣娇，进攻头阵。

只是时镇江城里，仅有参将邓万松，领兵二千把守。听得洪军已到，不觉惊道:“我只道洪军直取金陵，不想分兵来取镇江。前者未有禀报上台,请增兵助守,实为失算也。”便令部下人马，登城守御。当有王良进道:“向荣以二十万之众，尚不足以敌洪军，况兵微将寡之镇江乎？以某愚见，不如投降，方为上策。”邓万松听得大怒道:“汝乱我军心耶?”命左右推出斩之。王良骂道:“我死何足惜。汝不度德量力，眼见镇江人民性命，断送于汝手矣。”说罢，骂不绝口。邓万松置之不理。须臾献头帐上。邓万松悔道:“虽然杀了王良，究于军事何补。只事到如此,惟有竭力而已。”奈自从杀了王良之后,

军心甚愤，因各人皆知镇江不能与洪军对敌，又因邓万松任杀人之性，故咸出怨言。邓万松心慌，急飞报上台：催请救兵。自己权为一时撑支之计。谁想洪军又如排山倒海攻来。清军本无心抵敌，只逼于万松之命，勉强施放枪炮，在城上，故皆击不着洪军的要害。萧王妃看得亲切，又见本军攻城，甚为得手，遂唤左右道："你看我击城上带顶子指挥军士的人！"左右还未深信。果然枪声响处，城上一将应声而倒，乃都司李守义也。清军大呼道："彼军有此能将，吾安能抵敌耶！"都一声溃散。萧王妃就军中夺了司令旗，从马上跃起，早登在城垣之上，城上清兵倒吓一跳。那时清兵心里，一来怨恨邓万松；二来萧王妃击死李守义，已呼他作神枪手女将军。当下见萧王妃登城，那有不惊。萧王妃即势手刃数人。并大呼道："我已登城矣！三军速进。"洪军只是一声得令，都撑附登城。清兵不敢阻挡。一面开城门迎林彩新进去。城内一时慌乱，都归咎邓万松，不从王良之谏。清军更有的呼道："不杀邓万松，无以谢洪军。"遂一齐拥入营里，要来寻杀邓万松。那邓万松初见城池失守，正要逃遁，今又见军心大乱，便易服从帐后逃出。清军进帐里时，不见邓万松，亦从帐后追出来。万松见追得紧急，急躲入一处民家。那民家是姓李的，名唤化龙。见了万松，方自怒从心起！不料邓万松先自说道："我本城知府也。汝能救我，我能福汝。"李化龙道："汝即邓万松耶？汝之罪恶滔天，犹未知耶？身膺民长，不识时事，祸全城百姓者汝也；汝不能自保，尚能福人耶？"急拔了一柄明晃晃的利剑出来。邓万松已知不是头路，方欲退时，恰又追兵寻到，不由分说，遂把邓万松剁成肉泥。即拿那个人头来谒林彩新道："抵拒天兵者，只邓万松一人之意。今人民已代将

军讨之矣。”林彩新闻报大喜，一一安慰各军民，并重赏李化龙。馀外皆招降之。即查点仓库，得粮食无数。乃出榜安民。把萧王妃如何攻城，如何斩将，随把捷音报知天王。休兵三日，然后请令会兵，由镇江直趋金陵。

当下洪天王接得林彩新捷报，钱江道：“彼请令由镇江会趋金陵，亦是一策。但兵力太弱，恐无济矣。便令范连德、罗亚旺领兵五千人，往助林彩新去。后又报李世贤已平定芜湖。原来李世贤带兵到芜湖，并不用交战，城内自己献出城池了。实是官民投降的本心。钱江见两处俱已平定，遂并力进攻金陵。早有细作报知清营。

江忠源问向荣道：“洪军势大，将如之何？”向荣道：“庐州城池失守，岂为善策。今虽筹辨防务，亦有名无实耳。陆建瀛无用之辈，断不能济事。吾两人一同退保金陵，未审尊意若何？”江忠源道：“此言甚善。但弟为安徽巡抚，今安庆失陷久矣，弟有失地之罪，应为恢复之谋。弟意欲引驻兵于桐州。若洪军大举入金陵，则弟当由桐城进窥安庆，以扰其后，亦得以稍助元帅也。”向荣道：“此计甚妙。昔日洪军得以长趋直进者，以无后顾之患耳。若得足下从后蹑之，彼亦不能尽其兵力也。趁今洪军未至，就请速行为是。”江忠源听罢，便请领兵西行，望桐城闸而去。向荣自领本军往金陵进发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钱江既定计进窥金陵，就令大军以三之二起程，以三之一为驻守。并请洪天王与韦昌辉、李昭寿及大小将校三十余员，领兵驻守。钱江自与诸将起行。濒行时，天王谓钱江道：“今吾军新旧二十余万，而留守之兵，乃至七万有余，究是何意？”钱江道：“大王未细思事耳。吾料江、向二人，必

有一人留驻安徽境外，扰吾后路，以为复安庆之计；若安徽得而复失，则吾军消息隔绝，不特金陵一路，不能成功，恐武昌之危更急矣。一着之差，则全局俱败。故不能不固守一带。”天王听罢大悟，便又说道：“如此朕亦愿身当前敌，以励将士，不愿徒享安闲，以徒劳诸将士也。”钱江道：“如此亦好。但万乘之君，不临险地；以其为全国所系命故耳。今大王要先去，请即随后继进可也。”天王从之，便以北王韦昌辉代领驻兵镇守。忽探马回报道：“江忠源已领兵复入桐城去了。”洪天王叹道：“果不出钱先生之料也。彼直欲援桐城，窥安庆，以扰吾后路矣。”即嘱咐韦昌辉小心防守。钱江道：“今日局面，又颇不同了。非以战为守不可。”便一面飞报黄文金：如江忠源攻潜山，则韦昌辉助之；如其两下，则黄文金慑之，互相环应。分拨既定，即以陈玉成为先锋，李世贤副之。洪大军十五万，直取金陵。并令陈坤书，以水师由新州直下七里州，水陆并进。大军起程时，忽一人直到军前要见洪大王。众问之，乃南王冯云山之子冯兆炳也。天王听得，忙令唤入相见。天王见了，又忆起云山，不禁泪下。徐道：“自南王薨后，其家属渺无音耗。今得其子一见，亦云幸矣。”冯兆炳道：“自从家父入广西起事，余即隐居不出；奈为仇家所侦，致被暴官肆逆，故逃至此。今坟墓已被清兵发掘去了。”说罢大哭。洪天王道：“吾兵所到之处，一草一本，不敢毁伤。今彼如此残忍耶？”各人听了，亦为之愤恨。钱江道：“广东现在景象，究竟若何？”冯兆炳道：“有陈开佛山起事：用经堂寺能禅师为军师，聚众数十万。惜无纪律，又好杀戮，故乡团均与为难。恐亦不能持久也。”钱江闻而叹道：“陈开固人杰。惜不听仆言，乃至于此。”天王便问何故？钱江便把从前在广东充发时，一

路上与陈开问答的话，一一说知天王。天王道："迄今派人相助他们何如?"钱江道："用兵如奕棋，一着之差，则全局皆乱矣，必不能以药救也。然陈开非背某言者，必聚众过多，不能久持耳。今失一大机会，甚可惜也。"天王听罢，亦为叹息。令冯兆炳回安庆，助韦昌辉驻守，立令大军火速起程。一路行来，秋毫无犯，直抵金陵。钱江大喜道："一路并无守御，陆建瀛真木偶。清廷用此人总督两江，安得不败乎！吾此次缓缓行者，惧彼以逸待劳，为害不浅。今若此，真出吾意料之外矣。"乃令押张彦良来，令之回金陵。行时嘱道："吾念陆建瀛一路不设守备，故放汝回去。汝归语建瀛：吾于金陵已伏十万大兵。若不以金陵相送，城破兵临之时，必不相饶矣。"彦良拜谢而去。天王便欲立攻金陵。钱江道："金陵坚固，与别处不同，务宜谨慎。盖大事成败，在此一举矣。"便在仪凤门外，筑栅垒三十六座：就架起所得西洋大炮，准备攻城；另筑各营，都用水墙遮蔽，又预通水道，以防断水；又令大张声势，遍树旌旗，以惊动城里人心。连营数十里，夜里灯火光耀，如同白日。钱江复对天王奏道："向荣驻军上流，须遣一能事者压之，吾方好专事于金陵也。"即令李世贤，以一军阻绝向荣来路。钱江又道："太平府为金陵屏护，此城守兵不多，吾得之则破金陵更易矣。"便令石达开往取太平府。石达开道："太平府在吾掌中。但兵多则指日可下，兵少则稍费时日耳。"天王便问需兵数多少？达开道："五千不多，二千不少。"天王听罢，心中猜疑。钱江道："当以五千与之。翼王必有主意。两日内必有捷音报到矣。"天王从之。众将以取一太平府，用兵五千，皆以为非。达开诈作不问。即令军士，皆加一倍旗帜，立刻起程，速趋太平府。

那时太平清知府李思齐，不意石达开骤至，一惊非小；金陵又无救兵，又听得洪军势大，一时手足无措。计点城内残弱兵士，只二三千人，急登城楼一望，见石军云屯风卷，计其旌旗，足有十万兵之数。登时吓得胆破。面色青黄，大叫一声，倒在城上而死。城内清兵，一时慌乱。石达开情知城中有变，乘势攻之。城内清兵不能抵敌，只得开城投降。达开取了太平府，一时捷音报到天王帐里，前后不过二十四个时辰。众人听了皆为失色。少时达开部署已定，回见天王。天王问以多取之故？达开道："吾军行时，已听得清知府李思齐递禀请开缺去位，吾先知其胆怯也；陆建瀛不准其去位，又不添兵，彼已日在战栗之中。吾因以声势吓之，敌易取也。"天王道："众人皆疑贤弟，惟先生独信之耳。"钱江道："太平府已定，吾有一计，可以助攻金陵也。"便附耳向石达开，说称如此如此。达开会意，即回转太平府。立下一令：诡称寺僧泄漏军情，要尽把僧人驱逐；如三天之内，不逃出境外者，当治以死罪。于是僧人纷纷逃走。达开大喜，就以本军一千人，亦扮作僧人逃走。是时僧人无处可逃，只有金陵最近，皆望金陵而来。石军所扮的僧人，亦望金陵而来。清军原重佛教，故最重僧人。那陆建瀛又最好佛的，听得僧人逃来，皆令开门纳入。无奈僧人来的源源不绝。陆建瀛深恐僧人被害，即令开门，一概接进。因此石达开所扮的军士，已全数藏在城里。

次日天未大明，忽报石达开全军到了，陆建瀛急令闭门守御。一时警报四到：东路林彩新攻来，南路石达开攻来。陆建瀛手足无措，急差人到向荣处求救。城里人心惶乱。那石军所扮的和尚，又在城里呼天叫地，摇动人心。忽然哄的

响的一声，西城崩陷数十丈。却是钱江预挖地道，埋药发炸起来，守城清兵一齐逃窜，都望第二重城守奔来。林彩新、石达开两路，一并奋力齐攻，已攻进第二重城里去。那金陵城池坚固，自第一重城隔第二重城相去十余里。石达开下令：奋力追赶，休叫清兵在第二重城，得完守备。第一重城里沿途各铺户，皆香花供迎洪军。那时署将军都兴阿，见人心已失，陆建瀛又不济事，只得率旗兵登城守御。谁知林、石两军，已直趋内城。军士打着洪军的旗号，由西路而至，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。陆建瀛在只衙里念佛，日望向荣救兵不至。谁想向荣接得取救文书，恐带兵进城，其势愈孤，且使洪军毫无内顾之忧，实非良策。故先把此意复知陆建瀛。随令兵望洪军大营攻去。不料几番冲突，都被李世贤阻当，不能得进。李世贤又因得了钱江的将令，只图把守险要，并不出战。向荣无法，乃仰天叹道："彼智在吾先也。"乃差人报知陆建瀛。那时向荣营里，凡接求救的文书，雪片相似，向荣进退两难。钱江仍恐李世贤有失，再拨精兵五千，前来助守。向荣知不能济事。

是时金陵城里，家家惊惶，闭门不出，已有十余日。那日挨到夜分，只见一般和尚数千百名，披袈裟，执度牒，在南门城里，作惊惶逃窜之状。都统富明阿方用好言劝慰，不提防石达开攻城紧急之时，看看城已近陷，城内和尚，忽然拔出短枪，出其不意，杀散守城兵士，放开城门，引石军进来。富明阿大惊，领残败兵士，策马而逃。石达开急令道："宜蹑后追之。若被他再进第三重城，则更费时日矣。"果然军士一声得令，奋勇来追。富明阿奔近第三重城时，闭门已不及了，竟被石军乘势猛扑进去。陆建瀛知不能挽救，急弃城而

遁，众官吏逃走一空。洪军遂进了京陵。管教：

剧战三年，先定偏安之局；

戡定半壁，复回正统之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

李秀成平定南康城　杨秀清败走武昌府

话说石达开乘清都统富明阿退时，随后攻进金陵城，城里关闭不及，洪军已大队拥进。都统富明阿仓皇奔到督衙，只见陆建瀛还跪在大堂，对佛像焚香念佛。富明阿大怒道："作城里奸细的，乃和尚也！大人还欲求助于无知之佛像耶？"陆建瀛听罢，吃了一惊，急问道："军情现在怎地？"富明阿道："金陵已为敌有矣，罪在执政。或降或死，惟公自择。"说罢欲走。陆建瀛即牵富阿明衣，问道："今尚可逃乎？子必救我。"正说话间，忽闻军声渐近，城内人民，都唤天叫地的，陆建瀛早已心慌，即带了爱妾张氏，随富明阿逃出衙门之外，正遇张彦良逃回，乃并同走。只见无数居民纷纷逃走，有认得陆建瀛的，就指着骂道："断送两江土地者，即此人也。"富明阿谓陆建瀛道："公闻之否？"陆建瀛满面羞惭，随答道："某亦知死难者，人臣之分也。子能责吾，何不自责，乃相逼何甚耶？"富明阿道："军权在谁，即谁为罪首。今江南已失，大势已去尽矣。"说罢恸哭不已。陆建瀛不能答。只杂在乱军中，望北门而逃。

是时洪军已大半入金陵，向荣又被李世贤牵住，不能相救；又恐全军俱败，只望丹阳逃走。不多时陆建瀛奔到，向荣掩面大哭道："诚不意在此处与相公相见也。"陆建瀛听了，仍委于军士守城不力。向荣道："三军之令，乃系于元帅。向某

虽遭屡败，实不敢委罪于军士也！独惜金陵城池坚固，守不及两旬，遂至于此，吾辈复有何面目见人哉?”陆建瀛自知不能委卸，惟有俯首而哭。少时将军都兴阿，都统富明阿，提督余万清，藩司李本仁，先后奔至，各诉兵败之事。向荣道：“为今之计，目下料不能恢复城池，不如暂退守丹阳驻屯。一面飞奏朝廷，请饬湖南、河南一齐进战，使彼首尾不能相顾，则河东或可恢复耳。”李本仁道：“向者之败，皆由以一路孤军对敌；而别路统兵大员，又观望不进：如琦善、徐广缙之徒，能以一师之兵，绕攻湖北，敌军未必能安然直下江南也。”向荣道：“此论甚是。但金陵城池坚固，实为十八省之冠，竟使洪军唾手而得，某罪大矣。”说罢大哭，诸将无不下泪。陆建瀛只是低头不语。向荣就立刻奏报清廷，传令退入丹阳而去。

且说洪军自进了金陵城后，计获洋枪二万余杆，白银六十万，粮食无数，降投军士三万有余。威信大振。附近州县，皆来悦服。时天国太平三年，即清咸丰三年。洪天王即传榜四处，告以光复大义，并安民心。一面加封官爵：以相国、军师、靖国王钱江兼大司马；以刘状元为秘书总监。令东王杨秀清、翼王石达开，假节钺，得专征伐。又征集贤良，凡不为满清所用，有一才一艺者，皆聘为从事。以鉴于萧王妃下镇江之事，知才女不可轻弃，遂设立女官，以洪宣娇、萧三娘为指挥使，更定制度。因江南连年苦于征役，传旨发帑，赈济人民；并减免两年粮税，国内大悦。各事甫定，忽接武昌驻守官奏报，知地官丞相胡以晃病故。天王哭道：“胡丞相与朕奔驰于患难之中，今中道先殂，岂不哀哉！”即传旨赐恤甚厚；迁李秀成为地官丞相，陈玉成、李世贤皆为副丞

相，余外进秩有差。于是修故明宫殿为王宫，首谒明太祖寝陵而祭之曰：

>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，谨祭于吾皇之灵曰：昔以汉族不幸，皇纲复坠；乱臣贼子，皆引虎迎狼，以危中国。遂使大地陆沉，中原板荡，朝堂之地，行省之间，非复吾有。异族因得以盘距。灵秀之胄，杂以腥羶；种族沦亡，二百年矣。不肖秀全，自维凉薄，不及早除异类，慰我先灵。今藉吾皇在天之灵，默为呵护，群臣用命，百姓归心；东南各省，次第收复。谨依吾皇遗烈，定鼎金陵，不肖秀全，何敢居功。自以体吾皇之用心，与天下付托之重，东南既定，指日北征，驱除异族；还我神州。上慰吾皇在天之灵，下解百姓倒悬之急，秀全等不敢不勉也！敢告。

祭罢再布中外：宣明复国之故。时外人有旅居上海者，见洪秀全政治，井井有条，甚为叹服。有美国人到南京谒见洪秀全，亦见其政治与西国暗合，乃叹道："此自有中国以来，第一人也。"遂请秀全遣使入美国，共通和好。秀全道："此事甚合朕意，如贵国官民到此，吾当优礼相待。惟吾国旅居贵国者，亦请贵国一视同仁可也。"美人听得此请，为之大惊，急唯唯应命。秀全便遣其弟洪仁玕，为出使美国大臣。兹把国书呈递美总统观看。那国书内云：

> 大汉天国天王洪秀全，敬问大美国民主安好：敝国亡于满人，二百年矣。今我国民奋兴，贵国独立之义：谋复宗社。幸得人民响应，东南各省，次第戡定。建立太平天国。特派朕弟仁玕，出使贵国。此后贵国与敝国共敦和好，共保侨民。互相兴商，造世界和平之福。朕

有厚望焉！

下书天国太平三年，并盖御印。美民主见了洪秀全的举动，深合文明政体，不胜惊异，亦遣使来报聘。自此两国共通和好。以后宫殿落成，行升御礼，天王勤求政治，每天分辰午两次，君臣共议大事。议事时，诸臣皆有坐位，扫去一人独尊的习气。其有请见论事者，一体官民，皆免拜跪。内中左殿名求贤殿，右殿名勤政殿。右殿有联文题云：

虎贲三千，直扫幽燕之地；

龙飞九五，重开尧舜之天。

左殿有联文题云：

拨妖雾而见青天，重整大明新气象；

扫蛮氛以光祖国，挽回汉室旧江山。

规模既定，即商议各路进兵。即日大集群臣会议，独是钱江未至，天王深以为异。即使人往寻钱江。原来钱江不欲东王执掌重权，每欲除之；奈当时东王羽党日盛，一旦除之，诚恐有变；且东王虽有异心，但反状未明，即除之，亦不足服人心。况当日天下，尚未全定，若内乱自兴，关系甚重，故隐忍不发。今见定了南京后，天王又予东王得专征伐，是时东王权柄愈重。钱江心中，益增忧虑。因此托病不出。

当下天王使人往请钱江，所使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北王韦昌辉。那韦昌辉既领天王之命，正欲起行，石达开道："某下愿与北王同往。"天王许之。石、韦两人，一路行来。在石达开知钱江的用意，欲于路上探韦昌辉的意见，特用言试之："公知钱江先生不出之意否？"韦昌辉道："未也。想无别故。前者岳州改元时，亦是如此，料不是故意要君；或者适逢有病耳。"石达开道："非也，他惧我兵权过重也。见天王予弟以

得专征伐，彼因不满意，或者有之。”韦昌辉道：“公休戏我。先生与足下，实为知心，岂有相疑。若疑公等兵权过重，恐所疑在东王，而不在足下也。”达开仍诈作不知。复说道：“东王乃是同体一事的人，军师疑他则甚？”昌辉道：“东王素性跋扈，惧难制耳。”达开道：“若然，又将奈何？”韦昌辉道：“军师非愚者；东王一日不去，后患一日不能免。既是如此，免贻后患。”达开道：“自冯云山、萧朝贵殁后，天王所同事最早者就是东王。近以兄弟之情，更有翁婿之分，虽欲杀之，而天王不从，想亦难行也。”昌辉道：“公好多心！为国家计，即不能为情面计。此事吾能任之。若机局不定，不由天王不从。”石达开听罢，默然、不觉到了军师府。先令守府的传进里面去。

军师在府堂，早知两人来意，即令请。钱江见韦昌辉面色含怒意，即说道：“两位枉顾，有何见谕？”昌辉道：“承天王命，请军师入朝议事。”钱江道：“吾已知此，适有小恙，未能至此耳。”达开听得，恐韦昌辉谈及路上所议的事，以目止之。奈昌辉不顾。即攘臂说道：“军师有何病？想为区区杨竖子耳！彼何足道？如有不善，当即图之，毋使噬脐也。”钱江大惊道：“我无此心，将军何出此言？”韦昌辉愤然道：“彼才略有限，而妄自尊大，杨竖子诚不足与谋。今若不图，后悔无及矣！”钱江道：“耳目甚广，请将军低声。”韦昌辉道：“除一竖子，一夫力耳，公何怯耶！某当请令助守汉阳以谋之。将来必有以报命。”说罢悻悻而出。钱江顿足为石达开道：“东王诚可杀，但尚非其时。谁以吾意告他者，此人必误我大事。”石达开道：“弟以言相试则有之；以情实告则未也。”钱江道：“吾当与公趋进朝，以定大计。将军为我晓以大势，暂止北王可乎？”石

达开道："此事断不辱命，愿军师放心。"钱江遂急整衣冠，与石达开并驱入朝。

当下洪天王见钱江同石达开齐至，即离坐起迎。钱江上前，免冠奏道："大王勿如此相迎。恐千载下，以臣弟为要君矣。"洪天王方才坐下，随又令各大臣坐下。天王道："一日不见先生，如失了左右手。今金陵已定，朕纵有不德，亦望以天下为重。"石达开道："先生无怨望之心，大王不可作过情之语。恐宵小之离间，从此生矣。"刘状元道："翼王之言，深悉大体，愿大王听之。"天王道："朕言过矣。诚爱先生甚切，故不自觉也。"钱江流涕道："臣以鄙陋，得言听计从；外结君臣，内联兄弟。方愿始终一德，生死以之，故无日不以国家为念。适因小恙，故未趋朝耳，大王万勿思疑。"天王道："朕并无疑心。正以京陵方定，国家大事，愿先生有以教之耳。"钱江道："臣计已定，恐大王不能行耳。臣固注重北京，而缓视南部。昔日之留重兵以守汉阳者，不过惧清兵之绕吾后也。今当派人另守武昌，先撤汉阳之众，使东王直趋汴梁；再撤回李秀成，以固金陵根本，而吾当倾国之众，以趋山东，与东王会合，以临北京。趁向荣穷蹙之时，必势如破竹；北京一定，不忧各行省不附也。大王若用此言，则中国之兴，固在今日；若迟疑不决，则噬脐之患，亦在今日。唯大王决之。"天王不愿轻舍武昌，沉吟未语。钱江亦知天王之意，遂又问道："臣弟此言，大王究有何疑？"天王道："朕料琦善无用之辈，未必便下武昌；东王仅当湘军一面，武昌未必便危。先生何为弃之？"钱江道："大王料琦善不进，岂能料清廷必不另易他人乎？且琦善之不进，惧不敌耳。若见湘军稍为得手，彼将乘势争功，小人行事，往往如此。武昌四战之地，必不

能当四面之冲也。若江西一省，今不为吾有，久亦必为吾有。李秀成世之虎将，岂宜置之闲散之地？昔之使李秀成下九江者，不过以九江为数省通衢，拒之可免清兵接应，我方好专事于金陵耳。”天王又道：“舍此之外，还有他策否？”钱江道：“臣固知大王不能行也。大王舍去已定之城池，而攻未得之地，以为不可；不知行军之道，全在攻其不备，臣知北京守御尚空，故力持此议。过此以往，则非臣所敢知也。天王若问别计，则方才所陈，自是上策；若增兵助汉阳之守，另分兵入汴梁，派一能事者以趋山东，则为中策；抚定江苏、闽、浙，由江西再出湖南，以牵曾国藩、胡林翼之后，以固吾根本，此为下策。若迟疑不决，亡无日矣。”天王道：“先生上计太速，下计又缓，不如依中计而行。朕今有主意矣。”于是各人一齐退朝。石达开密为钱江道：“先生使东王进汴梁者何意？”钱江道：“东王久后必怀异志，他亦守汉阳不住；不如使攻琦善，究易得手。若北京既定，彼虽欲反，亦无能为矣。彼若回金陵，实养虎为患。”石达开亦以为然。次日，天王即令谭绍洸移兵助守武昌，以代胡以晃；又领李开芳领兵二万，前往汉阳，以助杨秀清。一面令韦昌辉安抚江苏各省；复拜林凤翔老将为平北大都统，训练人马，以峇候北伐。钱江、刘状元两人，整理内政。并驰令李秀成进兵。钱江闻而叹曰：“林凤翔虽一时名将，然临时应变，万不及李秀成。北伐之责任，其重大百倍于南征，何天王用人一旦如是颠倒耶！”不禁为之叹息。自此钱江已渐渐灰心，颇为抑郁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李秀成接到进兵南征之令，时正值用饭，恰吃一大惊，不觉投箸于地。左右见此情形，急问道：“将军于千军万马之中，未曾惊恐，今闻进兵之令，却如此失意何

也？”李秀成道：“吾料钱江军师令吾攻九江者，不过据此数省通衢，一来隔绝清人消息；二来免被清兵由江西绕吾后也。今金陵既定，只望召回京，会同北伐，则天下不难定也。今忽然令本军南下，实出吾意料之外矣。不知军师何以如此失算。”左右听后，都点头称是。秀成忽又转念道：“难道军师自有妙算，欲自行北伐，故使某力攻南部，以牵清军耶？”想罢，犹疑不决。只得传令大小三军，留林启荣守九江，自拔队起程，将近南康下寨。

时知府李续宜，字希庵，乃湖南乡湘人氏，为李续宾之弟。同为罗泽南弟子，向隶胡林翼军中。因曾立战功，林翼奏保独当一面。适因事赴端州曾国藩大营，旋以九江告警，乃驰守南康。闻李秀成兵到，即与提督余万清商议。余万清道：“秀成一旅之师，何足畏惧，吾当亲自取之。”李续宜道：“秀成枭雄也。彼入驻九江不进，今忽然至此，不动声息，已抵城下。进如电，驻如山，此将才不可轻视。不如固守南康要道，然后赴端州报知曾营，合兵应敌，庶乎有济。不然，南康一失，则东至饶州，西至武宁，非复国家所有。彼将下鄱阳湖，屯水师以临省会，即南昌亦危矣。请军门思之！”余万清笑道：“吾军当屡败之后，正要收功，若偏师不能抵敌，安望敌被全军耶？”遂不听李续宜之谏，自领军出城而去。李续宜道：“公既要去，某愿守城。倘有缓急，可为后应。”余万清道：“如此，则吾军兵力转单矣！君怀二心耶，何故如此？”李续宜无奈，亦领兵随后出城。

李秀成见清兵已出，即传令退十里下寨，左右不解其意。及两阵对圆，秀成即挥书使人驰报余万清道：“今不用再战，汝军已败，安有孤城出屯之兵法乎。”余万清看罢大怒，以为李

秀成之戏已也，即传令进兵。忽流星马飞报祸事：说称南康后路城池，已被敌人攻陷去了。原来李秀成未出军之前，先令数十军士，扮作土民，侦探小路；预伏一小队于城后。乘清军俱出时，乘机用药发城垣，因此攻入南康。当下余万清听得这点消息，已魂不附体。方欲退时，李秀成督兵拥至，清兵无心恋战。李秀成如入无人之境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清兵直望南昌而逃。李秀成全不费力，已拔了南康城。那余万清、李续宜，既不能奔入南康，李秀成亦不能追赶。先出安民告示，次第收复汝宁、饶州各郡县，飞报水师，请拔水师入鄱阳湖，准备水陆并进，为攻南昌省城之计。忽接前途闻报，因汉阳紧急，南康之兵一去，要出绕岳州，以截曾、胡两军之后。秀成听得，暗忖汉阳兵力不弱，何以如此紧急。且下南康之兵，岂不前功尽弃？一面令部将伍员文，领兵五千人入岳州，以壮汉阳声势；自领本军，为窥取南昌之计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杨秀清自从领了汉阳之命，奈心怀叵测，只恐钱江为天王所用，自己不能独行大志，故诸事多梗钱江之议。同僚进谏，每多不从。是以胡以晃在武昌时，因咯血病故。那日东王听得谭绍洸领守武昌，不觉大怒。又以为天王只顾金陵，不顾汉阳，将陷自己于危地也。愤怒间每形于色。因思可以对敌钱江者，只有李秀成一人，遂欲羁縻之。乃力保为地官丞相，盖欲结李秀成之心也。秀成亦知其意，并不向杨秀清致谢，因此秀清亦怒李秀成。但不敢明责之，殆亦虑秀成辅天王之意。杨秀清是时，只顾经营一身大事，对于汉阳军情，不甚留意。

当时清国咸丰帝，以先后所用之满大臣，如赛尚阿、琦善

等，皆不能得力；主意专用汉臣：日前以江忠源为安徽巡抚，以胡林翼为湖北布政、兼署巡抚，又恐汉臣或有异志，因复以官文调任鄂督，名为助手，实是监督一般。此时清国各军，多以光复武昌为急务。内中曾国藩以湘团出境，先欲截九江要道，暂驻端州，兼援应湘鄂；官文驻军荆州；故林翼亦已到岳州地面。这三路人马，至少亦有一万八千。秀清到此，始有几分害怕。只得把争位之事，暂且按下，要商量应敌。故每日文书，如雪片飞到金陵，日盼救兵不至。只听得谭绍洸带兵到武昌助守，而汉阳急迫之际，尚无增兵消息，杨秀清大以为虑。

是时清兵已四面将抵汉阳。部将汪有为进道："汉阳守兵有五六万之众，可以一战，何必多惧？"秀清道："所虑者，秀清不能挡数面之众耳。吾欲拨武昌守兵，前来助战，尊意以为如何？"汪有为道："琦善倘若乘机而袭武昌，则两地俱危矣！不如固守为上。"杨辅清奋然道："拥五万之众，而不能一战，是示人以弱也。不如你们固守城池，吾领兵独当胡林翼之众。战如不胜，再退未晚。"杨秀清从之：遂使辅清领兵二万，出南门驻守，专候清兵。杨秀清即自固守城池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胡林翼，领清兵到汉阳城外，约二十里扎下大营。一面打听官文何时进兵？志在会合齐进。谁想官文部下，皆是民丁，疲弱无用。虽有四五千之众，不能济事。故亦打听胡林翼何如举动，再定行止。时胡林翼方飞书知会官文进兵，自却与杨辅清开战。忽听得杨辅清人马二万有余，心上转吃一惊。暗忖彼军乃乘胜之师，清兵原属屡败之众，深恐军心有怯，因而不敌，不免委决不下。随接得官文回复，约定起

兵时限。胡林翼即又知照曾国藩，将救江西之兵折回，遥为欲攻武昌之势，以为声援；遂拔寨来攻杨辅清。

当下杨辅清知胡军已到，忙令准备接战。忽杨秀清飞报专差道："清将官文一军已直攻汉阳，曾国藩现欲攻武昌，李续宾亦有回武昌之说。因此已调谭绍洸新军，堵御曾国藩矣。"并嘱杨辅清勿得轻出。那杨辅清自忖道："曾国藩一路有谭绍洸抵御，可以无忧。若官文些小人马，何足以下汉阳。我军若能退得胡林翼，则清军三路，皆为粉碎矣。"遂决意开仗。不提防军未成列，胡军已直压前：先令部将李孟群、张运兰先进。杨辅清急令人压住阵角，一面调拨三军成列。胡林翼望见杨辅清军中，烟尘纷起，乃大笑道："彼不料吾军猝至，今直移兵成列也。彼真呆子，吾破之必矣。"说罢，即令军士再进。皆大呼道："汝武昌已被曾军袭破矣，无家可归，尚欲何为？今降者免死。"当时天国兵听得此言，未知是真是假，一时慌乱。李孟群、张运兰乘势猛攻，弹如雨下。杨辅清大惊，即令军还枪混战。奈全无队伍，各军士又听得谣传武昌失守之说，皆无心恋战。杨辅清欲鼓励三军，便驰马当下督战，冒烟突火，反扑胡林翼军中。胡军纷纷退后。部将曾国葆大怒，立杀数十人，并呼道："前军已得胜矣，中军有退者俱斩。"军士听得，皆回头奋战，反把杨辅清困在垓心。那杨辅清全无惧怯，竟领亲兵杀入重围，望后路而走。部将春魁、汪有为，皆受重伤。及回至大营，原来已被胡林翼攻破了后路，曾国葆、张运兰正追得紧急。胡林翼一枝军从斜刺里又杀入，把杨军截做两段。杨辅清不暇兼顾。又恐为清兵乘势杀进，不敢奔回汉阳，只望武昌而逃。

忽前路一彪人马截住去路：乃曾国藩部将罗泽南。奉将

令把守汉阳、武昌往来要路。杨辅清欲夺路而走。罗泽南把人马一字儿排开，杨辅清不能得脱。两军混战。少时李孟群亦到，杨辅清大败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忽李孟群后军自乱，人马纷纷乱窜。原来天国大将伍文贵，奉李秀成之令，正领军由南康赶到。出其不意，杀败李孟群一阵，杨辅清乘势杀出，幸得水师营将官苏招生、吴文彩，接过武昌去了。此时杨秀清已知辅清大败，奈被吴文熔牵制汉阳，不能相救。不多时胡林翼亦迫到城下，炮火喧天，喊声振地，都望汉阳攻来。杨秀清即奋然率督诸将，死力相持。奈清军自屡败之后，得此一胜，大为奋勇。秀清料不能固守，急飞调武昌守兵来救：秦日纲在武昌得知，即令冯云山子冯兆炳领兵六千，来救护汉阳。惟隔于罗泽南驻扎之路，不能过要道。杨秀清望救兵不至，挨到第三天，人马困乏。清兵复分三路来攻。看看东南城角将陷，秀清即令大将李开芳、裨将洪容海、萧羽，一头修理，一头抵御。谁想枪声响处，萧羽已中弹倒在城上。血肉相薄，胡林翼与曾国葆，即督兵踏肉林而进。洪容海军早退下来。胡军直入，皆不能抵当。秀清听得东南角陷，忙令人将仓库器械尽行焚烧，一连烧了几个火头。然后领军弃去汉阳，望武昌而去。管教：

光复城池，转瞬再变裘羶之地；

庄严土地，瞥眼竟成瓦砾之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攻岳州智劫胡林翼　入庐郡赚斩江忠源

话说杨秀清先将粮草器械，纵火焚烧，随领军士弃城而遁。胡林翼遂进了汉阳。可怜一座庄严华丽的城池，成了一片焦土。那些居民，死的死，逃的逃。胡林翼到时，只是一座空城。先令军士将各处火势扑灭，整整三日夜，方才救息。立即出示：招回居民复业。复一面飞报各处，说称克复汉阳。是时总督官文，都已进军城里，各自商议犒赏三军，再行商议进攻武昌。那清廷又因琦善身拥重兵，驻扎汴梁，观望不进，遂把琦善撤回；另用胜保继其后任，更添上吉林清兵五千人。那胜保亦是满人，为人虽无甚机谋，却是勇敢惯战，向在吉林一带，戡定内乱，也立过多少战功。故此特调来替琦善之任。

当时听胡林翼复了汉阳，遂大逞雄心，欲南下武昌以博功名。这时清国咸丰帝，又因洪天王以汉人谋复江山，故不敢用汉臣执掌大权。今日曾、胡各人，竟能竭力死战，乃慨然道："惟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。如今而后知汉臣真可用也。"遂论功行赏，以胡林翼补授湖南巡抚；部将李续宾，升授按察；李孟群亦升授道员；曾国葆又以知府用。各人感恩欢喜。遂立意谋攻武昌。这点消息，飞报李秀成耳朵里，即欲亲攻岳州，以截胡林翼之后路，兼绝清军粮道。遂大叫诸将听令。问谁愿守南康？部将赖文鸿进道："某愿当此任。但当

定一期限，自必死力支持。如久，则不敢承命矣。”李秀成道：“往十天，开仗三天，休兵两天，不过十五天足矣。”赖文鸿道：“如此某不敢辞也。”李秀成大喜。即交割三千人马，令赖文鸿打着自己旗号，并令军中每日更换旗号，以示兵多。又嘱道：“倘有清兵来攻，宜守不宜战。公但尽力：如十五天之外，失了城池，不干你事；若是十五天之内使南康失守，恐军法所在，休得多怨。”赖文鸿唯唯领诺。李秀成为打点人马，濒行时，谓诸将道：“某之责任，全在江西；今移兵入岳州，实一时权宜之计。因金陵既定，如大举北伐，则弃武昌亦可也。若大兵未能北行，则武昌一失，必致江南震动。故吾必有以保之也。”诸将听了，无不拜服。秀成遂传令起程。果然夜行昼伏，人啣枚，马勒口，不数日不动声色，已抵岳州。

时官、胡二军，俱驻汉阳上流。曾国藩时亦遣塔齐布及参谋官李元度回援湖南。正到岳境，皆不料李秀成至，故全不以为意。且是时岳州地方，自清兵克复汉阳而后，直当太平无事，人民来往自如。那李秀成到时，早打听的清楚，先把兵马在山林四处埋伏。守到天明时分，传令分三路暗袭岳州。时城门正当开放时候，城里忽闻洪军大至，如从天而下，还不知秀成从那路到来？清兵如梦初觉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个个顾头失尾，不战自乱。李秀成先分军一半，在城外四门把守；另分一半入城，大呼降者免死。故清军不曾走漏一个。副将张元龙闻警，方欲鏖战，已死于乱军之中。李秀成尽降清军。急把四门复闭，城上仍留下清军旗帜，传令休得声张。搜检文报，不许走漏消息。一面抚慰三军，守到夜分，留下部将吉云龙守岳州城，亲领大队人马起程。用

本军穿着降军号衣在前。另以本军一半，夹降军一半在后，乘夜望汉阳进发。正是逢山开路，遇水迭桥。到了汉阳，诡称岳州已被李秀成袭破，军士逃出，特奔来汉阳。

胡林翼听得，急传令将为首者引入；余外军士，皆留在城外。一面再传令紧守城门，不提防正筹拨间，东南城垣一带，轰天响的一声，城垣陷了数十丈。胡林翼大惊，即令分兵堵御。谁想李秀成人马，已乘着一股锐气杀入，势不能阻挡。时汉阳城里的人心，都因天国政治宽大,恩念洪家不已。今见秀成军到，皆呐喊助威，反作内应。胡林翼情知人心有变，无法可施。惟秀成军马已到，先将曾国葆及李续宾两枝人马拦阻，然后直抢胡林翼中军。部将清总兵吴坤修，中弹受伤，望后先退，清军不战自乱。李秀成乘势猛攻，官文一军已先倒退出城外。胡军混战一会，不能得胜，只得弃城而遁。秀成已杀了一阵，清军分向东北两门逃走。李秀成进到城里，人民有见秀成的，皆呼万岁，甚至有用香花恭迎者，李秀成一一安慰。若见年老的人，反下马握手为礼，因此人心大服。秀成出榜安民之后，立即飞报杨秀清，并嘱竭力顾住北防，以免胜保南下；随又将克复汉阳的情形，奏报洪天王,并告以规汉阳为保全武昌,以免金陵震动之意；又谢擅离江西之罪。洪天王听得，以为李秀成胜钱江十倍也。实则钱江之意，全在即行北伐，故不甚注重武昌。在李秀成亦主张即行北伐，惟未经北伐之时，不愿使武昌俱危，以致江南震动。总而言之，钱江则坐而策万全；李秀成则见急而治标。观钱江兴王策，有内固江南根本一语，即同此意，使钱江处李秀成地面，亦必间道求复汉阳也。

话休烦絮。且说官文与胡林翼，自弃了汉阳，官文已退

至荆州；胡林翼扎金口，退与彭玉麟水师为犄角，会同商议。胡林翼道："彼乘我不备，从后进攻，若塔齐布、李元度能慎谨将事，扼住东防一带，秀成未必便能得志也。"李孟群道："事至此矣，已属难说。今汉阳复失，秀成军势正盛，此处非可以久居之地。不如请曾军攻南康、九江，以牵制秀成；而吾军再增湘勇，会合胜保、江忠源，先攻武昌。秀成虽勇，岂有七头六臂，以应敌各路耶？"胡林翼深以为然。一面知照曾国藩，督兵进南康、九江，并会合各路，议争武昌去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李秀成既克汉阳，部署既定，随报告杨秀清道："今虽幸复汉阳，然武昌此后益危矣。因清军不先得回武昌，实无下手之地，彼将会合以谋我。不可不慎。"秀清听得，自觉无主，惟心中益怒洪天王，不以武昌为意。只得把李秀成之议转达天王去了。秀成自报告东王之后，因想起与赖文鸿有十五日之约，到此已是期限，就移请谭绍洸领本军驻扎汉阳，自己却要回南康去。正要起程时，忽飞报加紧，传到洪天王号令：已派陈玉成征伐江西，却令杨秀清回金陵，而以李秀成坐镇武昌，兼保安庆。秀成得令，即渡江来见秀清。秀清道："以将军驻此，可为得人矣。"便将兵符印信交割。秀成拜领之后，秀清巴不得早回金陵，要窥朝中举动。濒行时，秀成进道："今日偏安之局，不可长恃；为我致语天王，早定北伐之计可也。"秀清道："诚如足下之言，竖子不足谋事，某此行必有主意。"秀成听了，默然不答。盖深知秀清欲笼络自己，言下已露出篡位之意矣。慢表秀清回金陵去。

且说李秀成驻守武昌，另选五百机谋灵敏的军士，为窥事队，以探清军动静。那日听得胡林翼会争武昌之计，即对

秦日纲说道："官、胡两人败走，元气未易恢复。若能破庐州，先斩江忠源，则彼计败矣。"便问现任庐州清国知府是何人？日纲道："闻是前任广东韶州知州胡元炜，自改省调任到此。将军问他有何缘故？"秀成道："若是此人，吾计成矣。不消二十日，管取江忠源首级也。"秦日纲道："江忠源久经战阵。钱军师以十万之众，仅能破之，恐未可轻敌。"秀成道："钱军师若在时，今日用军安徽，已不知取了江忠源的首级几时矣！"秦日纲不解其意，秀成亦不明说。次日秀成亦检出钱江文札，摹其字迹，即用钱江名字，写了一书，遣人密地送到。

胡元炜看过备细，只道钱江确往武昌。念起昔日交情，曾在韶州相约，今日有令，如何不行，先把来书发付去了。随召从事徐彦议事。元炜向徐彦问道："大丈夫生于乱世，为末世之先僚，与为开国之元勋孰胜？"徐彦道："自然为开国元勋胜的。"胡元炜又问道："大丈夫贵于名留竹帛。若尽忠于异族，与致身于本国，孰胜？"徐彦道："自然是致身于本国胜的。"胡元炜拍案道："子胡说耶？试问足下能作此言，何以屈留于此？"彦叹道："某不过委身于大人耳，并无官守，非尽忠于异族也。何独责我耶？"元炜听罢大笑不止。徐彦已知其意，随又说道："某在此间，实非本志。今洪氏已得天下之半。吾等如居危幕，终非长策。不如乘此时机为洪氏效一点微劳，投去明君，离了暗主，尚不失为好男儿。某蒙大人相待以心腹，倘有用处，愿以死报。"元炜道："吾阅人多矣，惟足下是血性中人，且为心腹交，故以言相试。机会实不远矣。"说罢，对徐彦说如此如此，徐彦大喜。元炜又道："足下出入此间，曾见有人可以同谋者否？"徐彦道："此事非同小可。且明大义者，实不多见。若因其私愤而利用之，亦无不可。所

见有守备陈树忠者，与弟莫逆，常对弟说：'他在将军部下，百战未曾落选，而绝无一次保举。'故口出怨言。容某探之，且看如何！"胡元炜点头称是，遣人密招陈树忠到来。诡称："江忠源有密令到此，将攻安庆，要我们尽起庐州之众为前部。我想庐州将寡兵微，自保不暇，安能出征？是直驱民于死地耳。某素知足下孰悉营伍，故特请来商议。"陈树忠道："竖子岂足与共事耶？"元炜又故问道："足下果以某为不足共事。奈弟深愿受教，幸勿过责。"陈树忠奋然道："某所谓不能共事者，非敢冒犯太守，实为江氏耳。吾出入生死，身又经百战，未蒙优保；今反使庐州军出战。败则庐州人民受苦；胜则彼安坐享其成。天下那有此理？吾将挂冠而去，决不为鄙夫所卖也。"元炜听罢，心里暗喜，故作惊道："某知足下是个足备谋勇之人，若舍官而去，似亦未得。"接着元炜又道："据足下之言，直是欲投洪军矣，如何使得？虽然，子豪杰士也，吾必成子之志，子但放心。"陈树忠便问计将安出？胡元炜叹道："吾之留住于此，亦有所谋耳。岂为屈膝于他人之下哉？夫抱亡国之恨，而甘为满人牛马，非丈夫也。"说罢，便把与钱江相约，及从前释放钱江的事，一一说知。陈树忠纳头拜道："大守所言是实，誓愿以死相助。"元炜道："岂敢相瞒。若能回头辅汉，其功不浅。"说到此处，才将李秀成摹钱江的文书，叫陈树忠一看。陈树忠看了，以手加额道："吾今日才脱出迷途耳。此事准可行也。"遂歃血为誓，共图忠源。胡元炜立即发付来信。

李秀成得了回书，不胜之喜。一面令秦日纲，督率诸将，镇守武昌；再令谭绍洸镇守汉阳，都不令出战。自日即亲自驰赴安庆，传令起兵，进攻庐州；即将消息通报知府胡

元炜。元炜即与陈树忠计议停妥，即飞报江忠源，说称庐州紧急，要亲来救护。江忠源闻报之后，即与诸将计议。鲍超道："庐州忽然告急，其情可疑，元帅不宜遽动。别遣将先到庐州，察看情形，然后报告元帅定夺，较为妥当。"江忠源道："庐州官守受朝廷厚恩，岂有他虞？况洪军遍地，征东伐西，行踪飘忽，故庐州有此警信，亦未可定，似此不用思疑。且庐州居安庆上流，固敌人所必争。若有差失，关系甚重。某当亲走，足下可随后进发。待庐州既定，即乘势以下安庆，亦是一策。"鲍超不复多言，江忠源便决志起程。令族弟江忠义统兵三千先行，自领本军直望庐州而来。早得谍报，知洪军驻扎南城外之二十余里。江忠源道："果然敌军至矣。幸我早来一步，不然则庐州危矣。"遂先报知庐州官兵，说救兵将至，然后鲍超赶来援应。时胡元炜及陈树忠，知得江忠源已到，着人远迎，报称城内人心惶恐，速请进城，以资镇压。时李秀成正作攻城之势，江忠源闻报，乃火速进城。总兵傅本仁道："古未有救兵并同进城者，不特军势反孤，且恐事情多变。待某先进城里，元帅自为后继如何？"江忠源乃道："此言虽是，但城当危急之际，若不亲冒矢石，恐军心堕矣。此不可不戒也。"傅本仁不敢再语，江忠源遂督兵入城。

胡元炜先令陈树忠领大队，把守城门外，元炜亦故作守城之势。忠源进城后，胡元炜即迎到府衙坐定，先报告守御情形。江忠源即领兵亲自到城巡阅。却因连日疲劳，不觉在城楼内伏几假寐。适胡元炜巡至。见江忠源睡着，即假作掩袖而泣，左右问何故？元炜摇首叹道："此何时耶！三军方誓死，非为将者昼寝时也。"左右听得，皆为愤恨。胡元炜自回衙之后，随有哨弁多名到来求见。告称吾辈亲冒矢石，偏是

江中丞如此安逸，吾等心实不甘。元炜问各弁属于何军？原来俱是陈树忠部下者。元炜会意，随怂恿各弁哨，说称："江帅如斯残暴，如斯好杀。"军心更愤，皆欲刺刀于江忠源之首。尔时江忠源仍不自知。睡醒时，只见守城兵士，交头接耳，忠源大愤，责以违律。立拿兵士十余名，各鞭数十。军心愈愤。陈树忠探得军心大变，即与元炜商议。元炜一面遣密人回复李秀成；即授计陈树忠如此如此。陈树忠听罢，即回营对军士说道："江忠源今将要我们出战，许胜不许败，败者即斩。试想洪军数十万，如何能敌？吾等不知死所矣。"军士听得，登时嚷乱起来。胡元炜即奔至城楼，面谒江忠源：怨恨陈树忠，恐累及元帅。请到府衙，然后议酌。江忠源听得，深恐有他故，即与总兵傅本仁、布政司刘豫珍，同登城楼。谁想陈树忠已引本营兵来到。只见军士纷叫道："不杀江忠源，不足以服人心。且城破之日，性命难保，不如投洪军去也。"说罢，军士纷拥上追来。江忠源大骇，陈树忠已自追到。忠源大骂道："吾何负于汝，却背我而从敌耶？"陈树忠亦骂道："汝身为主帅，赏罚不明，徒好鞭挞士卒。如某大小数十战，未常得一奖叙，今汝死期至矣，休复多言。"一时枪声齐响，江忠源已着枪，欲即自刎，左右皆持之，一仆负江忠源而走。行至水关桥，追兵已迫，忠源知不能脱，乃啮仆之耳及肩，仆痛甚，委忠源于地，又中数弹。忠源不能行动，乃奋投于古塘之桥而死。树忠即割江忠源首级，呼道："有不降者，皆以此为例。"于是军士无敢异言。计同时为洪军所戮者：藩司刘豫珍、李本仁，总兵傅本仁，池州知府陈源衮，同知邹汉勋，副将松安，参将戴文拦，马良芬，皆忠源部将也。江忠义扮作军士，奋力抢回忠源尸首而逃。元炜尽降其

众。即令开城，迎李秀成进去。管教：

百战将军，死命难扶清社稷；

五城重地，从头再覩汉宫仪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李秀成二夺汉阳城　林凤翔大战扬州府

话说陈树忠领了密计，赚杀江忠源之后，胡元炜即开城接李秀成进去。秀成下马，握元炜手道："非子则此城不易进也。"一到府衙，立即出榜安民。重赏胡、陈二将。胡元炜道："某道是钱军师到此，原来是李丞相耶?"秀成笑道："都为一国之事，何分彼此？吾必用钱先生名者，所以坚足下之信耳。"陈树忠要屠江忠源之尸，秀成道："不可。彼各为其主，亦能战之忠臣也。吾甚敬之。"即令礼葬江忠源尸首。此时陈树忠以有杀江忠源之功，意颇自得。秀成不以为然。密问元炜道："子看陈树忠若何?"元炜道："望赏而后立功，其心不可用矣。"秀成道："子言是矣！以功赏不及而杀主帅，为将者不亦难乎。"

一日陈树忠游出城外，随行只二三亲随，时已夕阳西下，四野无人。路经一小河，两边有些田亩，附近有些小山，林木颇盛。陈树忠正沿河上小桥而进，桥下泊一小艇；艇上三人，似渔父装束，披蓑戴笠，意甚自如。陈树忠不大留意。过桥之后，约数十步，忽听后面枪声乱发。陈树忠大惊！视亲随的二三人，已倒在地上。树忠急大呼道："我陈树忠也。谁听谗言，敢能杀我?"一声未绝，前路一人已拥至面前，大声喝道："吾就是杀陈树忠者。我乃江帅亲军李畴也。"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枪声响处，已击倒陈树忠下马。少时艇内

那三人，都一跃登岸。陈树忠知不是头路，急弃马而逃。那数人不舍，仍紧追来。都说道："不杀卖主贼，誓不干休。"树忠心慌，急躲入树林里面。随后数人赶到，陈树忠手无寸铁，逃避不及，胸中早中了一颗弹子，登时毙命。那数人既杀了陈树忠，就挖土泥，把陈树忠尸首埋住，正没人知道。

那日秀成正与元炜谈论树忠。忽城外军士报道："适才陈树忠引了随从人等出城，他的随从，已被杀死在城外去了。凶手不知是谁，惟陈树忠不知往何处去了？"秀成听得，明知是有些原故。因陈树忠杀了江忠源，实在是不义，一定仇家把他杀了的，定可无疑。这样人借他人之手除去，亦是美事。只得循例出了赏格，名是追寻凶手，实则并不追问了。

且说江忠源死后，文自藩臬以下，武自参、镇以下，为满州殉难的，倒也有一百余人。自此役后，清兵大为震动。清鄂抚胡林翼，便檄提督鲍超，与总兵邓绍良往救庐州。曾国藩又檄忠源旧部，广西臬司刘长佑，湖北道江忠浚，同赴庐州救援。各路人马，声势颇大。秀成听得消息，忙令城中内外，俱偃旗息鼓，休得乱动。左右不解其意，只得自去准备。秀成即令胡元炜与诸将守城，并嘱元炜道："庐州所必争。然众寡不足虑也。鲍军由池州而来，计当先至，江、刘三军由湖北而下，必取道宿松而进，为期尚迟。若破鲍军，则刘长佑、江忠浚俱退矣。"便引三千人马，离成千余里，拣林深处埋伏。果见鲍军如风驰电卷，望庐州而来。秀成在高处，看得亲切：先叫军士休要声张，任鲍军过去，看他如何举动。然后截出，不得违令。

是时鲍超一路行来，与邓总兵商议攻城之计。邓绍良道："江帅遗爱在人。且洪军初得庐州，众心未定；急行攻城，克

服诚不难也。”鲍超深以为然。直抵庐州，忽见四处偃旗息鼓，绝无动静。鲍超传令不可遽动。挨至夜分，仍无消息，鲍超心下愈疑。忽到三更时分，城楼上喊声喧天，鼓声震地，城里亦呐喊助威。鲍军在梦中惊觉，只道洪军杀至，赶忙准备。不意候了许久，毫无动静。及交四更，复闻呐喊之声。鲍军惊起，如是者数次，扰得鲍军终夜不眠。次早邓绍良力主攻城；鲍超惧秀成有计，不敢造次。传令先退十里，再行计较。正退时，前面喊声又起，鲍军大惊：见两边树林丛杂，愈加心慌。忽然树林里，天国兵纷纷杀出，现出李秀成旗号。鲍超惊道：“吾中计矣。”急令军士分头混战。谁想李秀成军士养精蓄锐，进时如排山倒海，清兵不能抵御，反被洪军困住。鲍超督率军士，奋力冲出，洪军不能抵当，才退去一角。鲍超冲出回头，见邓绍良尚被困住，复大喝一声，督兵攻回，救出邓兵大半。于是鲍军在前，邓军在后，望东北路杀出来。忽一枝人马拦住去路，正是李秀成。鲍军奋力混战。无奈邓军不得能脱，鲍军只得回头与邓军会合，然后杀出。一时李秀成军大至，把清兵四面围定。鲍超大怒，手挺洋枪，窥定秀成军中掌旗官轰击，应弹而倒。李军大乱，鲍超又冲出去。邓总兵亦出。只邓总兵部将戴文英、周天胜、储玖穷，俱死于乱军，降者大半。洪军大获胜仗。左右欲追赶鲍超，李秀成道：“彼虎将也，追之未必全胜，且穷寇莫追。今既大捷，不如收兵，即移师防刘长佑、江忠浚可也。”

却说刘长佑、江忠浚将至庐州，听得鲍超、邓绍良大败，长佑道：“敌人有备矣。”乃与忠浚一同退兵。秀成听得，即道：“不出吾所料也。”就令元炜紧守庐州，并遗密函一封。又嘱道：“吾去之后，鲍超必来争取庐州。盖庐州为安庆上流咽喉

之地，清兵必欲争取安庆，以截我要路湖北交通要道，则必先取庐州；然后沿桐城闸以下安庆也。若是鲍超到来攻城之时，即拆开密函一看，自有计可以退鲍军矣。"胡元炜一一领诺。随又说道："今江忠源既死，鲍超虽然有勇，惟兵权不及忠源，自难领众。安庆可以无忧矣。"李秀成道："公立此心，庐州危矣；庐州若亡，安庆亦失。且鲍超行将重用，以清廷无人可用故也。凡事不可托大，子必防之。"胡元炜唯唯拜服。秀成随即交割兵符，留三千精兵，十名健将，共守庐州。李秀成正欲行时，忽警报时到，说称胡林翼，又大犯汉阳，势甚危急；特请回救。秀成听得大骇，即先令部将洪容海，从间道驰回汉阳，转致谭绍洸紧守城池，不许出战。自己却沿安庆望汉阳进发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胡林翼自前次挫败退兵，遂日夜谋复汉阳，以为窥取武昌之计。分头派人打探李秀成举动。忽听得秀成已远征庐州，乃大喜道："秀成不在，吾复汉阳必矣。"乃增募兵，兼顾南北岸。先令副将王国才出攻纸坊，又令彭玉麟以水师攻蔡店，为左右道。纸坊、蔡店二处，敌人守兵不多，克复自易。若得此二处，吾进兵亦易矣。果然旬日之间：王国才攻破纸坊，彭玉麟亦攻破蔡店。林翼遂点军士三千人，沿唐角大别山亲攻汉阳围定。谭绍洸闻警，一面飞报武昌，请兵救援；一面竭力守御，以待李秀成救兵。

时曾国藩领湘军进攻九江，不能得手，便回军。以罗泽南、塔齐布会攻武昌，以为胡军声势，并断洪家救应之师，故此汉阳十分危急。谭绍洸不分昼夜，督将守御，以待李秀成救兵。惟武昌被清国塔、罗二将牵制，不能援应。且自彭玉麟攻破蔡店之后，尽断沿江铁索浮桥，故天国于武汉声气，

反已隔绝。谭绍洸见汉阳危急，料不能守，忖知清兵用意，必由东北而进，即在东北里面埋伏药绵，待清军进时发炸胡林翼，就缓了东北之围。谁想被胡林翼见了，以为如此紧急时候，偏缓守兵，其中必有缘故，但不料其埋伏炸药也。果然到了夜分，早将东北城攻陷，谭绍洸故作逃走之状，领军望西而去。胡林翼道："谭绍洸果退矣。"遂欲入城。忽念道："谭绍洸亦一员勇将，何以此次守城，忽然缓力，诚恐有诈。"便令前军先进。及至进军一半时，不想谭绍洸先伏在一处，并未出城。今见胡军已进，乃大喜道："吾计售矣。"急将药线发炸起来，轰天响的一声，胡林翼五千人，早有二千丧在城垣内外。胡林翼大骇，急欲再进时，只见谭绍洸挥军杀回。胡林翼督军奋力搏战，争奈众寡不敌。那谭绍洸正在得手，忽然南路城门告紧，原来骆秉章遣王开化一军，从岳州进逼汉阳，以应胡军。谭绍洸首尾不能相顾，乃叹道："吾力尽矣。汉阳有失，如之何？"正欲出走，忽见林翼人马，反退城外；谭绍洸不知何故？急登高向城外望去：只见上流一彪人马，如风驰电闪，从北而下，截击胡林翼，却打着李秀成的旗号。

原来李秀成料知清军进路，必锐攻东北两门，故沿武昌上流，直绕出汉阳之后，截击清军。胡林翼听得，只道李秀成人马是预先埋伏的，心恐中计，急令退兵，各路也一同退出。谭绍洸看得清楚，即回军杀出，清兵大败。三停人马，折了两停。都望岳州而退。李秀成到了，即与谭绍洸会合。一面令谭绍洸驻兵汉阳城外，阳作议取岳州之势，以阻曾国藩；一面整顿汉阳，修葺城垣，徐对谭绍洸说道："非将军，汉阳则失之久矣。某在庐州多延了两天，故至如此。此某之罪也。"遂奏报洪天王，甚称谭绍洸耐战，并请重赏之。

胡林翼在岳州城里，只剩一二千败残军士，已不能再进，惟有飞请长沙抚衙骆秉章，增发救兵而已。曾国藩见胡军已败，恐防有失，只得领罗泽南、塔齐布，撤去武昌之围，收军而去。

当下秀成克复了汉阳城，即移驻武昌，以为抵御曾国藩之计。今见曾军退去，并不追赶，只把庐州及汉阳两次战状，飞报洪天王那里。自己往来汉阳、武昌二郡，听候天王号令，再定行止。

偏是那时天国以金陵既定，各大臣主张权为憩息，以养军气。所以北伐之军，并未出发。今见武昌连胜，各将都有雄心，纷纷请出兵进取。洪天王即日大集诸臣，计议北伐。都一齐到了殿上。杨秀清进道："方今清军精锐，已聚于南部；北省地面，全属空虚。不过提一旅之师，征之足矣。"钱江即奏道："东王之言非也。兵以时聚，北方清军虽然少缺，但彼何难招募，亦不难改调。今为北伐计，非倾国之兵不可。若徒以一旅之师，恐一旦有失，谁从援救？必不可为也。"秀清又道："方今南方战事方殷，湖北地面常被清军窥向；而江西一路，亦被曾国藩牵制。若以大军北伐，恐根本未固，先已动摇，如何是好？"钱江道："以一李秀成，即足以支持湖北、安徽两省，则江南地面，非清军所容易摇动也。又何必多虑！"洪天王道："北京未定，中原一日不安；非以大兵临之，未易制敌。钱先生之言是也。"杨秀清又争道："恐金陵有失，如之奈何。以数年兵力得之，一旦有失，何以为家？愿大王参详为是！"天王不答。未几林凤翔进道："臣愿以一旅之师，沿扬州直进，以临城池，管取北京城池，双手奉献。"洪天王道："北伐事情重大，非朕亲征不可。将军虽勇，恐众寡不敌，殊

非万全之策。”

是时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互相争论，惟石达开低首不语。洪天王独问之。达开道：“臣力不能独取北京，故不敢多言。如天王亲征时，臣弟随驾而往，否则非臣所敢知矣。”天王点头称善。只是纷纷议论，终未能决。钱江回后暗忖：今日所议的事情，好生重大，倘有差失，如何是好？只是天王虽然见得到，奈被杨秀清把持，必不能独行其志。正在踌躇，忽门下报道：“石达开来谒。”钱江迎入坐定。达开先说道：“先生看林凤翔之才若何？”钱江道：“此勇将也，行军不可少之人。惟其喜功好胜，若以全军任之，使领军北伐，恐或误事。”石达开沉吟未答。忽报韦昌辉至。钱江令石达开暂避厢房里。随请韦昌辉进来问道：“将军乘夜至此，必有事故？”韦昌辉道：“先生见今天议事情形若何？”钱江故缓道：“恐天王意尚未决也。”昌辉道：“东王之意，欲身操北伐之权，若得燕京，彼将自为之计；又不敢独离金陵，故委之林凤翔。是以私意而误国家大事也。林凤翔若领大兵北行，必不能操胜算。先生将何以处之？”钱江道：“待明日再议，然后定夺。”昌辉奋然道：“今日之事，非杀东王不能了也。”钱江道：“事未必济！彼罪情未露，杀之无名；且其党羽甚盛，将何以善后？将军请勿造次。”两人正说间，石达开在厢房里，忍耐不住，即跳出厅前笑道：“你两人谋杀东王，吾当出首。”昌辉怒道：“达开你如何说此，岂亦助他为虐耶？”钱江道：“达开戏言耳，将军休怪！”说罢，大家仍复坐下。石达开道：“此事关重大，先生当速行定夺。”钱江道：“明日到殿上，如东王必欲以林凤翔当北伐之任，当以死力争之；不济，则惟有以大军为林凤翔后继耳。某观林凤翔为人，非偏助杨秀清者，但见识不及，甚为可惜。”

韦昌辉道："既言如此，先生可随军北伐，策画机宜。即用林凤翔为前驱，未尝不可。先生以为然否？"钱江道："林凤翔资望不足。果不能力争，吾当亲率大兵随进也。"石、韦二人称善。

三人谈论，直至更深。石、韦二人并宿于钱江府中。越早起来，梳洗毕，忽报状元刘统监到，钱江忙请入里面。只见刘状元面色仓皇。钱江心知有异，忙问有何事故？刘统监道："先生如何不知？东王已令林凤翔统兵十万北征去也。"钱江听得大惊。便问天王之见若何？刘状元道："天王亦大以东王此举为不然。但窥其意，似无奈东王何者！"钱江叹道："误国者我也。若初进湖南时，听萧朝贵、冯云山之言，先除此人，必无今日之事。只今他党羽既盛，如何是好？"刘状元道："彼之党羽，多亦无用。即李开芳、林凤翔两将，亦不能制。但不知李秀成意见如何？"钱江道："秀成豪杰，岂助彼哉？不过东王徒以笼络之耳。今林凤翔既已起兵，待其先行；吾随天王兴兵继进。"各人议论一会，惟韦昌辉不发一言，先自辞出。少时，刘状元亦退。钱江密为石达开道："吾观韦昌辉色似有亦所举动，足下当默伺之，毋令成大变也。"计议已定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天国太平四年，林凤翔领了东王之命，引军北行。时凤翔年六十三，生得精神矍烁，志气恢宏；虽是东王党羽，为人却颇识大体。濒行时，独自来见钱江问计。钱江道："将军此行，责任甚重。江虽无用之辈，究愿得将军成其事，以竟余志也。"凤翔道："先生何出此言！某此来亦欲问计耳。"钱江道："将军之志若何？"凤翔道："某欲沿扬州渡淮，直趋山东；兵行神速，出其不意，以临天津。先生以为何如？"钱江道：

“如此得之矣。将军持重，不劳多嘱。但谋国宜顾大体，此则将军所知也。然孤军深入难胜，倘天王不弃，吾将以大军为后援矣。”林凤翔大喜，即谢别钱江。而领大军十万，分为三十六军，每军二千五百人，余外统归中军部下。以曾立昌、朱锡琨为左右先锋；自率部将汪安均、周文佳、晏仲武等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扬州而来。

是时清军亦虑洪军北上，故调大将军胜保，以黑龙江马队驻扎淮南防守；直隶总督陈金绶，亦饬总兵双来领步军一万，会合琦善，以保扬州。那日正听得林凤翔北上的消息。琦善即与计议，有主战的、有主守的，纷纷其说。忽胜保自淮南趋至，力主会战。琦善遂从胜保之议，分军四扎城外，以待洪军。

原来林凤翔大军昼夜飞驰，已抵扬州城外。离城数里，在紫徒庙下寨。另分军一半，先扎廿四桥及法海寺地方，准备围困扬州。旋下令道：“清军屡败，慑吾军威久矣！因其意而用之，吾当示之以威，彼军胆寒，吾自势如破竹也。”就令三军整肃旌旗，夜分军中灯火，相连十余里，鼓角之声不绝。清军看见天国军容甚盛，皆甚惊惶，逃匿者不计其数。管教：

大旗高飏，又见扬州飞战气；

雄军直捣，顿叫老将建奇功。

欲知胜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林凤翔夜夺扬州府　韦昌辉怒杀杨秀清

话说林凤翔兵至扬州城外，先将壁垒布得十分严整，旗帜遮天，戈矛蔽日。清兵大惧。琦善恐军心散乱，欲先立战功，以镇人心。时交初夏，天时酷热，林凤翔亦恐攻城不利，将各军依山傍木为营，以避暑气；再从内河掘通水道，以备不虞。一面听候清军来战。忽听得清廷再调漕督杨殿邦，领兵万人，前来助战。林凤翔大喜。先锋朱锡琨问道："今闻满人加兵，元帅喜形于色者何也？"林凤翔道："扬州城内兵官，不是钦差，就是总督，必不用命。且兵符操于胜保，而琦善以相臣统兵，必不甘受令。不久自生意见矣。吾此时却好用兵也。"三军听了，皆为忭舞。实则清国兵符，本在琦善。林凤翔作为此言，不过恐军心闻清国增兵，致生疑惧，故为此言耳。话休烦絮。

到次日黎明，林凤翔见军移动，即对众将道："清军以时方酷热，不便用兵，故清晨来战，彼先攻紫徒庙无疑矣。"少时，又见清军旗帜不多。林凤翔对众将道："清队此来，必非大队人马，不过欲立小功，以定军心耳。吾可让之。待其小小立志，再兴大队前来，吾将可以一鼓再战也。"遂传令偃旗息鼓，不令出战。说犹未了，只见清军望紫徒庙拥进，约是三五千人马，军中打着双来旗号，直攻洪军。这一路正是朱锡琨的营盘。清军几次冲突，不能得进；林凤翔见了，果令朱营退

二三里下寨。双来见是不能得志，又见洪军众盛，恐防有失，即乘势收军。说称击退而回。琦善听得胜仗，不胜之喜。次日续遣各军出城：先令本部以马队先攻廿四桥；以杨殿邦与双来仍攻紫徒庙。方调动间，适向荣令张国梁，以本部兵五千人到来会战。琦善都令随胜保而去。两路人马，以五更造饭，平明起兵。

安排既定，早有细作，报到林凤翔军里。凤翔道："吾固知彼以为昨日小胜，必以全军求一战也。"遂令曾立昌伏兵于廿四桥西，待胜保过桥时，先折桥以断彼后路；随令朱锡琨以大兵从林里桥东深山，乘夜开地穴埋伏，待胜保过桥后，留军一半，截击清兵，却以一半直趋胜保大营；再以周文佳为前部，迎胜保接战。分拨既定，自与诸将来战杨殿邦。凤翔又下令道："清军如攻紫徒庙，本营且勿理他。待我军在廿四桥得胜，则彼全军皆乱矣。吾因而攻之，可获全胜。"三军得令，都于四更造饭，以待清军。

且说胜保以本部人马令张国梁为先锋，直望廿四桥杀来。时天色初明，远望洪军不多，却靠廿四桥驻扎。胜保以为洪军精锐，必在紫徒庙大营，故不以廿四桥一军为意。到时胜保拔队攻进洪军队里。周文佳略应一阵，都望桥西而退。张国梁不舍，直趋过桥来。胜保见洪军败得容易，且退时旗帜齐整，乃惊道："彼非真败也，吾中计矣。"急令前军休进。奈军士进如蜂拥，令传到时，已过了大半。胜保道："此时便不可退矣。不如齐进，或可并力支持也。"遂督亲军并渡过桥来：只见周文佳的人马，在草地上乱走。张国梁依然赶过来。不上四五里，只见伏兵四面齐起，金鼓响天，喊声震地。胜保大惊。回头望时，又见东南角上伏兵，皆从林里地道而出。

而朱锡琨一枝人马，如自天而降。胜保与张国梁，只得合力混战。争奈洪军人马多众，凭高看下，势不能抵敌。清兵折伤大半。胜保知不是头路，急传令退过桥来。奈桥已折断，不能得过。军心益惧，更不敢回战。曾立昌人马锐气倍增，逢者便杀。张国梁马下早着一枪，急向左右换了一匹马，奋力望北方杀来。并呼道："今不尽力，是死地矣。当于死里求生。"清军听得，胆气一振，就杀条血路，直出重围。张国梁在前，胜保在后，且战且走。

是时洪军又复大至，尽把清军围住。胜保传令军士：一头混战，一头筑造浮桥过河，无奈对岸的洪军，把抬枪乱行轰放过来。军心愈慌，纷纷逃走。胜保叹道："吾死于是矣。"张国梁听得大怒，立刃数人。军士畏惧张国梁，此时不敢逃遁。于是奋力复出重围，迤北而遁。洪军随后赶来。降者死者，不计其数。胜保奔到上流，见追兵远去，即令军士填造浮桥，奔回大营。谁想营中，已换了旗帜。早被朱锡琨分军夺了。胜保仰天长叹，欲拔剑自刎。张国梁急夺其剑抢救。随劝道："胜败兵家之常耳！何必学小丈夫为短智哉？"胜保道："吾以精锐马队，一旦中了奸计，丧于敌人之手，还有何面目见人？"说罢放声大哭。左右皆来相劝，方始收泪。张国梁便收拾残兵，不过二三千人，自与胜保欲回扬州城。

方欲行时，忽见前途喊声大震，原来杨殿邦往攻紫徒庙之兵，因听得廿四桥清兵大败，并相传胜保不知下落，故人心惶恐，不战自乱。林凤翔统率各路人马，如排山倒海赶过来，势不可挡。杨殿邦正在危急，张国梁欲领残兵相救，怎奈曾立昌、朱锡琨已追到了，只得望后而逃。曾、朱二将就分军，以曾立昌阻击胜保，以朱锡琨截击杨殿邦。因此杨殿

邦不能得脱。双来已死于乱军之中，杨殿邦死命杀出重围，军士大半逃走。林凤翔大杀一阵。正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清兵皆不敢回扬州城去。林凤翔即传令收军。是役毁营垒六十九座，倒大旗十余面，部将死者二十名。余外清军死伤，及所获辎重，皆不计其数。这一场大战，三尺小儿，也识得林凤翔名字了。凤翔遂大犒三军。会议攻取扬州城。有说明攻的，有说暗攻的，不能胜记。凤翔奋然道："用兵全凭一股锐气耳。今方乘胜，何患不得？"说罢，即点精壮军士百余人，皆身材矫健者，皆着随自己而行。约定朱锡琨三鼓时分，带兵到扬州城附近，呐喊助威。朱锡琨领诺。林凤翔又令军士，各带坚固麻绳一条，绳约二丈，绳上各束铁条一枝。二更时分，悄悄到了城外。

是时扬州城里，人心畏惧，不敢出观。故凤翔百人，直抵城外，用绳抛过城，大叫一声，杀入城楼上。拔出短枪，所有清军，闻风胆落，皆一哄而逃散。朱锡琨，又领大队人马直赶到扬州城外，金鼓乱鸣，呐喊助威。琦善听得洪军已进了城，急欲调兵时，林凤翔百人，已被夺开城，朱锡琨大队拥入。原来琦善因胜保、杨殿邦两军俱败，已如惊弓之鸟，只把重兵拥护衙之内外，四城俱安守卫。不意被洪军袭进去了。是时听得扬州失守，琦善全没了主意，又不知洪军人马多少，只得弃城而逃。林凤翔既得扬州，出榜安民，秋毫无犯，传檄各州县，纷纷来附，声威大震。清军皆望淮南奔逃。风信报到北军城里面，清军大惧，忧虑不知所为。林凤翔传令，休兵数天，然后大进。先把捷音报到金陵。

天王听得，正要集诸臣庆贺，忽东王杨秀清上殿，面有德色。天王尚未开言，秀清即说道："某固知林凤翔虽老，乃

能事之人也，故以重任付之。今扬州既定，满人胆落矣。乘此北上，天下不难定也。”天王未答，石达开先说道：“胜不必喜，败不必忧，但求努力谨慎。若得一胜，便沾沾自足，恐非国家之福也。”秀清道：“汝辈多恃旧臣，与大王出身共同患难，往往目无余子。今观林凤翔干如许大功，宁不羞煞耶？”石达开听了，心中大怒。以在殿上，不宜争辩，只得隐忍。东王并不请诸天王，直言令李开芳以大军出河南。韦昌辉道：“争伐乃国家大权，自有主者。未经众议，又未奉天王之令，谁敢擅动干戈？故河南虽应出征，号令不应出东王之手也。”说罢，悻悻而退。天王此时默默不语。钱江亦不答。各便退出。

及东王杨秀清回到府里，萧王妃萧三娘道：“日来见王爷心甚焦劳，精神恍惚，究有何事？”东王道：“老将林凤翔克扬州，军声大振，驰檄降服者十余郡县。指日北上。我明天即遣能将，沿徐州入开封，与凤翔兵合，破北京如反掌矣。”萧妃道：“王痴耶？妾问王有甚焦劳，非问王军务也。”东王道：“某所忧劳者在此。除此之外，实无所惧。”萧妃道：“然则王遣将调兵，天王知否？诸将更有何言？”东王道：“洪即杨，杨即洪耳。固无分别，亦无尊卑。今能员猛将，聚于杨氏，天与人归，行见天王之让位矣。”萧妃听了大哭道：“如此是灭族祸也！天下岂有大事未定，而行禅让者乎？今日谓多得能将，请自问比钱江若何？”东王听了不答。萧妃又道：“王爷再自问比秀成若何？”东王道：“秀成已为吾用矣。”萧妃道：“此恐未必。愿王自爱，毋为人算。且诸将能勿有后言者乎？”东王道：“石达开与吾论交于寒微，乃吾至交也，必不涉我事。余只一韦昌辉耳。”萧妃道：“方今军事得手，休生内变。愿王速改前念。

否则妾当出首，必不以夫妻情而误国家事也。”东王听了，甚不以王妃之意为然，只请王妃休得声张而已。次日，即拟调将入河南。又欲留李开芳为护卫，遂令丞相吉文元以大军六万先自起程；留李开芳随后遣发。及吉军起程之后，即独自谒见天王。

适天王有病，东王直入宫中，向天王说道：“现已令吉丞相起兵矣！”天王道：“此事先曾有报告军师府否？”东王道：“此洪、杨二家之事，何与他人？”天王道：“非也。兵符在军师府，不可不告。”东王道：“昔以为我得专征伐者何也？”天王不能对。随又道：“然则贤弟之意若何？”东王道：“吾欲得称万岁耳！非有他耳。”天王道：“如此何以称我？且何以报告天下？待事成后，任弟自为。眼前请勿复尔。”杨秀清不欢而罢。随即辞出，回转府里。心中甚怪天王，不从己志。遂令部下：称自己为九千岁。因此互相传述，都称东王府为九千岁府矣。

且说韦昌辉在桂平杀妻，救出洪秀全之后，及至岳州，遂娶了付丞相吉文元之妹，为北王妃。那吉文元是杨秀清的心腹部将，故此北王吉妃与东王萧妃常相往来。只吉文元虽为东王党羽，东王心怀非望，他一点没有知道，并也不信有此事。看见韦昌辉仇视东王，心里颇不为然。独是东王萧妃，人甚聪明，且有贤德。素知东王所作所为，诸将多有不服，必有伺其后者。去年九月十六，是东王千秋圣诞，大宴同僚，有许多歌颂东王者，韦昌辉听得，面带怒容。便当众骂道：“方今天下未定，为臣子当各自勉励，不宜互相阿谀。若如此恐非国家之福也。”萧王妃在内听得，便知北王大不满意于东王。遂与北王吉妃来往更密，以探北王举动。

那日北王韦昌辉二更时分，方自朝上回府。吉妃问北王

因甚事如此回迟？北王亦知吉妃，常与东王妃来往，故从不以机密相告。当下就糊涂答应："此国家大事，尔妇人何必多问？"吉妃愈疑。然吉妃素知北王性暴，此时亦不敢多言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适东王有书送到北王府。北王看罢，因信中押名有九千岁字样，北王怒道："谁是九千岁？某却不认得。"左右答道："此东王府柬书也。"昌辉更怒道："东王者，天王之所封。九千岁者，谁人之所赠？此竖子殆欲为王莽也。奈北王尚在何？"说罢悻悻。吉妃听得，遂托故归宁。

是时吉文元已领兵出征。其妻吉夫人，乃郜云官之侄女；其母乃第四十七天将伍文贵之姑。是时适同在府中。吉妃先谒其母。伍氏见吉妃回来，母女之间，自不免谈及机密事。那伍氏本来识得大体的，吉妃在言语间忽然问道："父母与丈夫孰亲？"伍氏道："未嫁时以父母为亲；既嫁之后，当以丈夫为主。"吉妃听得默然，旋即辞出。伍氏见他问得好生奇异，随又见他往见吉文元之妻室吉夫人，那吉夫人迎吉妃坐下。吉妃又猝然问道："兄妹与夫妻孰亲？"吉夫人听得此言，料有些来历，故意答道："兄妹是同姓的，夫妻是不同姓的，又何劳多说？"吉妃道："吾兄非靠东王九千岁为生活者乎？"吉夫人曰："然"。吉妃道："若东王不在，吾兄究可自全否？"吉夫人曰："恐不能也。"吉妃道："然则吾兄危矣！"说罢起辞而出。吉夫人听到这里，心内十分疑惑。奈吉丞相出征，无人商酌。

正在纳闷间，忽报东王萧妃至。吉夫人忙请进里面。寒暄后，就把吉妃所说的话，对东王妃细说出来。东王妃道："此何必疑哉！盖北王欲杀东王久矣。但东王有可杀之道。然请夫人早晚打探吉妃，为我侦悉北王举动，吾自有计对之。但不宜泄漏，否则吉妃且不免矣！"吉夫人领诺。东王妃遂回。

自此吉夫人每到吉妃处，或一二天往一次，或天天往一次不等，韦昌辉知有些原故。就因知吉妃与吉夫人，平日最少来往，今一旦来往甚密，早动了思疑。故吉夫人到时，北王窃听了多次，也常有谈及东北两王交恶的事。昌辉听得大惊，暗忖事机不密，险些丧在两夫人之手。此事若不速行，反为自祸耳。那一夜韦昌辉进房，就故意向吉妃摇头叹息，吉妃急问何故？昌辉道："东王将杀我矣！"吉妃惊道："此事妾不知。既有这点风声，妾明日即往东王府，托名探候萧妃，就侦探何如？然后报知王爷便是。"昌辉道："你好多心！夫人孰不爱其丈夫？谁似你这般愚拙，要把丈夫事泄出来，恐东王妃决不肯露出。"吉妃不觉哭道："王疯耶！谁曾把王爷事机泄漏？休枉屈妾也。"昌辉怒道："韦某是顾国不顾家，重公义薄私情的人。杀一婆娘，只如儿戏尔。不闻桂平逃狱之事耶？速休瞒我。"且问："吉夫人连天到我府里，究因何事？"吉妃听了，料知情事败露了，即作色说道："姑嫂往来，亦人情耳。况家兄与王爷尚属同僚乎？"韦昌辉沉吟少顷，随笑说道："日前不往来，近日乃如此密交，究是何意？"吉妃又说道："适因母病，妾不便多行，故往来问讯耳。"韦昌辉怒道："前言犹可，今直如此相欺耶？既是尔母有病，自可多使府役往来，何劳吉夫人跋涉？且尔之母，即吾之岳母也，有病胡不说及？也罢，明天你在这里，待本藩亲造吉府，谒见令堂，回来再说。"吉妃听了，浑身抖战，只是哀求恕罪。昌辉不答，一宿无话。次早，即将吉妃闭在一房，并嘱守门的府里人，不准出进。如有来谒的，一概挡驾。先将各门关锁，再令其弟韦昌祚守头门。昌辉自往吉府。

到时伍太君，接进里面，问以来意。昌辉道："特来问候。"

伍太君听罢，不以为意。韦昌辉见伍氏并无病容，料知有诈，坐不多时，即自辞出。昌辉回府，即向吉妃道："本藩往谒令堂，令堂病得十分危殆，尔言果不谬也。"吉妃听罢，面无人色，昌辉仍闭锁房门，随复转出。

打听得东王正进朝去，先令刀斧枪手，埋伏正厅屏后。随出府门，已是己排时分。东王正自朝里回，恰与韦昌辉相遇。两王即前来握手相见。秀清道："贤弟何来？"昌辉道："适才传说老将军林凤翔在淮南兵败，已溃走徐州府。兄那里还听得否？"东王秀清道："某全然不知。且朝中还未有驿报。贤弟的消息，究从那里得来？"昌辉道："说的是。江北来人现在敝府。王兄欲见其人否？"东王道："甚愿见之。可否请此人到敝府一会？"昌辉道："此人必不肯出门。因在金陵有仇家，防被侦悉也。"东王道："然则何如？"昌辉道："不如屈驾到敝府里，再问细底也好。因北伐之军，关系甚大，小弟欲上朝见王兄者，正为此耳。"东王听罢，点头称是。随行有十余人，都跟着东王、昌辉，同望北王府来。将进门时，东王见守卫甚严，心颇疑忌。北王知其意，即说道："头门诸壮士，皆是江北来者。"东王遂坦然不疑。直至大堂上，东王坐定，即问江北来人安在？北王道："尚在密室。待某传他出来。"一面着人备酒，又令家人引东王的随从，到外厢招待。

时方盛暑，北王即请东王便衣。东王就卸去外套，把自卫的短枪，放在桌子上。少顷只见一人自后堂出。北王道："此即江北来人也。"原来那人姓温名大贺，乃广东勇士也。精于拳棒，与昌辉交最厚。昌辉预使他充认江北官兵。待他相见时，好近秀清左右，便易下手，这都是预先摆布的，东王那里知道。见了温大贺，即举手令坐。北王也就座，一同

举杯饮酒。韦昌辉先向秀清问道："果如老将军兵败，王兄可动心否？"秀清道："大兵北伐，谁不望胜。贤弟此言，究是何意？"昌辉即离坐道："汝欲登大宝为操、莽事耶？奈何当昌辉未死。"秀清听了，登时变色。随曰："我无此心，贤弟何有此言？"昌辉道："九千岁是谁封你的？将置天王于何地耶！今大事未定，遽怀异心：多结党羽，擅发号令，以危国家；屡阻天王亲征，以图功高篡位；又梗军师号令，使不得行其志，汝罪大矣。某与汝分属兄弟，决不能误国家大事，而徇私情也。"秀清道："汝言及此，意欲何为？岂天王命汝杀东王耶！"昌辉道："吾非奉天王之命，乃奉全国人民之意也！"说罢，举手一挥，屏后壮士齐出。东王方欲逃走，被温大贺右手拿住，左手拔剑，向东王当胸一刺，东王大呼救命。随从人等，应声奔上大堂，东王又呼道："杀秀清者韦俊也！"那随从人等即欲迳奔昌辉，都被一班壮士拦住。此时枪声隆隆。昌辉先转过后屏，温大贺尽力刺了一剑，东王当时毙命。是时北王府的壮士，与东王府的随护，互相鏖战，温大贺竟死于乱枪之中。东王的随护，虽有十余人，奈北王府的壮士人多，不能抵御，都死在北府台阶上。统计北府死者三人，枪伤者五人，杀得尸横阶土，血染堂前。韦昌辉随出来审视，见杨秀清已经气绝，已不觉动起向来结义的交情，为之伤感。遂叹道："吾杀东王者，不得已也。"遂令人将东王尸首，收拾妥当，再将台阶上各尸，暂移别处。管教：

兄弟阋墙，顿令府堂成战地；

英雄刎剑，又叫天国失长城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钱东平挥泪送翼王　林凤翔定计取淮郡

话说东王杨秀清到北王府里，因生平怀了异志，被北王杀了。随从人等，都丧在北王府内。北王一面将各尸首移妥，即带齐护身壮士，直出府门，进朝上去。

时钱江正与天王商议大计。忽内侍报称北王请见。天王当即召至内面问道："贤弟此来，有何大事？"韦昌辉道："臣弟有罪，特来请死。"天王大惊道："贤弟何出此言？"韦昌辉道："国事未定，朝中竟有谋叛、以妨大事者，大王知之否耶？"天王道："朝中无非兄弟，谁敢异心？朕不知也。"韦昌辉道："有人自称九千岁者，多结党羽，总统军权，其意安在？"天王道："贤弟之意，殆东王杨秀清也。或贤弟别有所闻耶？"昌辉道："此事不特臣弟知之，军师、翼王皆知之。然臣弟不能徇兄弟私情。已代大王行讨矣。"天王听罢，面色一变。就对昌辉说道："秀清举动，朕那有不知？只以大事未定，不忍同室操戈，聊且优容。今日如此，恐东王党羽如李秀成、林凤翔，皆握重兵，驻重镇，倘激变起来，如何是好？内乱自兴，反使敌人得间耳。"说罢叹息不已！转以目视钱江。钱江还是低头不语。昌辉又道："古人说得好：'小不忍则乱大谋'，若养痈成患，亦非计之得也。臣弟故擅杀之。宁一死以谢擅杀大臣之罪。就请杀臣弟，以明国法可也。"天王道："贤弟无多疑，朕非无义人也。但恐东王党羽一变，无以制之耳。"说

了复目视钱江。钱江乃言道："东王有可杀之罪；北王无擅杀之权，两言尽之矣。大王若虞杨党为患，则殊不足为虑。李秀成乃沉机广识之英雄，非党于东王者也。即林凤翔、李开芳，老成持重，明于大体，亦不用多顾。余只吉文元、杨辅清耳。今吉文元统兵在外，趁杀东王之事，尚未传播，先令一将统兵往助起程，名为助战，实则监军，以防其变。此事最不可缓，宜速行为是。"天王听了，即传令罗大纲进来，领兵三万起程，以防吉文元之变。罗大纲领命欲行，钱江又附耳：嘱咐罗大纲如此如此。罗大纲一一领诺而出。钱江道："东王既死，彼之党羽，必挟大王以处治韦昌辉。大王将何以处之？"天王道："吾决不忍以同室操戈，自伤大义。倘不获已，唯有披发入山，择贤而让。多戮功臣，朕不为也。"钱江道："此系妇人之言耳。为北王计，不如权且避之。待杨党镇定，然后退朝未晚也。"昌辉进道："某杀东王之日，早存一誓死之心。军师从来说东王有应杀之罪，北王无擅杀之权，韦某知所以自处矣。"说罢欲退。

忽见翼王石达开飞奔进朝上，声色皇遽，汗流满面，到时气喘，开言问道："杀东王者，大王之命耶？若然，当暴东王罪案，布告天下，勿令民心疑惧也。"天王未答言。昌辉答道："此非大王之意。杀东王者，只韦某也。"达开怒道："东王有罪，其家人何罪，而乃尽行杀之耶？"韦昌辉道："那有此事？杀东王者，尚在敝府里，事后则趋朝听罪，那有杀他全家之事。兄究从何处听来？"达开道："城中传遍矣。吾亦知东王罪有应得，但焉有杀及全家者乎？"昌辉犹力辩其诬。天王急令人打听，原来韦昌辉进朝之后，其弟韦昌祚，深恐杨党要谋报复，只道斩草除根，免贻后患，就带了十余名壮士，说称

北王有令，一齐拥到东王府里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将秀清全家人口五十余人，尽行杀戮，不留一个。天王派人打听之后，回报是实。且言城内人心汹汹，恐杨党乘机煽动，致成大变。天王听了，长叹一声，登时泪下。翼王石达开向北王问道："此事何如？某何尝说谎？北王请自打点，毋误国家也。"韦昌辉听了，大叫一声，晕倒在地。天王令左右挟他回府。石达开亦出。

是时杨秀清死后，杨党又众，都纷纷传说，以石达开向与韦昌辉知己，都道翼王与北王同谋。金陵城内，喧做一团。天王忧之。召钱江计议。钱江道："为今之计，先下谕数东王之罪；并传翼王不与北王同谋，而归其罪于昌辉，责以擅杀大臣之罪。昌辉虽主谋擅杀，必有动手之人，不如杀其动手者，必杀害东王全家之人。然后夺北王官爵，以安众心，庶乎可矣。不然，当杀昌辉以殉众。否则人心激变，悔之晚矣。"天王忧疑不决。盖不欲暴东王之罪，亦不欲杀北王之首也。沉吟少顷，又向钱江问道："更求其次可也。"钱江道："宁有进于北王者？断无其次。愿大王思之。"时洪仁达在旁。原来仁达最恶石达开，竟从旁大呼道："此事必翼王主谋，不杀之不足以谢天下。若北王罪不可赦，已不待言矣！"钱江道："观翼王之责昌辉，则非同谋可知矣。乌可以私意，并害功臣？"仁达道："彼责北王之杀东王全家，非责其杀东王也。军师岂亦以其功名而以私意护之耶？他人能杀东王，吾何不可杀翼王？吾必不令东王全家含冤地下也。"是时钱江，已知仁达必要嫁害石达开，不免长叹。天王向洪仁达道："翼王精明忠慎，吾兄休得乱言！"仁达道："大王亦作此言乎？虽然，吾必为东王雪冤。"说到这里，又顾谓钱江道："为某致语翼王、北王两王，

毋轻人无尺寸之柄也。”钱江不答，向天王拱手而出。天王亦离座，执钱江手道：“国事如此，奈何？先生为朕谋之！”时钱江泪如下雨，直携手出堂阶，答道：“大王所误者，全在不忍之心过甚耳。人心服于大王，使布告东王之罪，以安人心，犹可为也。今尊兄尚如此说，其他可知矣。不然，恐翼、北两王，亦不能安枕也。愿大王思之！”天王道：“请先为朕安置翼王。朕今听先生矣。”钱江听了，拜谢而出。

回至府后，忽报石达开来见，钱江忙请至里面坐定，即以洪仁达之言告知。达开道：“如此，某亦不能安于金陵矣。”说了，又徐徐叹道：“本欲竭忠尽诚，与天王同谋大事。今宵小不能见容，复何望哉！”钱江道：“足下且安心，听候消息：吾料天王决不任作此谬妄之举也。”达开道：“天王仁慈有余，而决断不足；某自径行直道，岂能常防小人之谋害我耶？先生勿多言，吾志决矣！”钱江道：“足下之志，将若之何？”达开道：“大丈夫当谋自立，岂能屈于人下，以伺小人之颜色乎？吾将大举入川，据天府之地，出入汉中，幸而事成，即与天王犄角之应，有何不可？”钱江道：“如此，则大失算矣。足下如入西川，少带兵则不足为用；若尽起金陵精锐之老万营，则金陵根本反弱矣。与其西行，不如北伐，愿将军毋逞一时之气，而听某一言也。”达开此时，甚不以钱江之言为然，旋即辞出。

次日，即闻石达开具奏天王，请兵入蜀。天王看了，一来疑此事为钱江之意；二来亦以翼王与仁达不和，就此离开亦好；三来如达开平定川省，可以进窥陕晋，亦可以壮湖北声援。遂允达开领兵而行。达开得了号令，即召集老万各营，共大军六万，刻日起程。这点消息，报到钱江那里，钱江吃

了一惊。拍案叹道："大事去矣。诚不料翼王深识大体，以一时之愤，乃至于此也。"急具衣冠驰马来见达开。达开料钱江到来，有阻碍之意，只托故不见。钱江无奈，急奔上朝来求见天王。天王问以来意。钱江道："大王其允翼王西征乎？"天王愕然道："有之。朕以为先王早知此事也。"钱江道："大王误矣！今天下大势：北京如首，江浙如心腹，川、黔、滇、粤如四肢，断其肢爪，其人尚存；若决其首，则其人毙矣。臣欲以翼王统大兵，为林凤翔后继，惜东王屡梗此议，至不果行。今东王已故，臣方欲大王再行其志。今若去一百战百胜之老万营勇，而又去一识略盖世之翼王，天下胡可为乎？愿大王速止之。切勿自误大事。"天王遂急传令，阻止达开。谁想达开布成队伍，将次起程。接了天王号令，即复奏天王，谓军令已定，不可更改。具表复过天王之后，天王知达开意决，再问钱江计将安出？钱江道："可再传令：着翼王到湖北之时，再入河北，渡黄河，与林凤翔会合，亦一策也。"天王从之，遂再传令，石达开接了之后，亦不回奏天王。天王只说他必然遵令。唯钱江此时仍虑达开不从。因见洪仁达如此，他早已灰心矣。钱江没奈何，急回府里，写了一封书，即遣人投到石达开营里。达开接了一看，书道：

弟钱江敬候翼王将军麾下：

弟闻足下大举入川，欲图不世之业，雄才伟志，感佩何如！然当武昌既定，弟屡以入川之举为不可者，诚以天下大势，削其肢爪，诚不如动其心腹也。川省道途辽远，欲军行粮继，谁足以善其后？且定一川省，不足以制满人之死命，而徒自分其兵力；此中利害，足下宁不知之？当日前会议于敝府，方欲以将军大举为北征之

继。今余唾未干，足下遽以一时之愤，不念国家大计，弟诚为足下不取也。自金陵定后，东王归绾兵符，弟与足下，寥落南京，似不能曩日之得行其志，然郁郁再居此者，亦为大局计，故留而有待耳。今东王已故，虽以人心汹汹，亦不难谈唾镇定。盖弟虽愚昧，亦深知北王乃血性男子。其杀东王者，非出于私意，当必知所以自处而求息人心也。则将军之冤，不难大白于天下。当此之时，弟与将军，不难号令三军，扫平燕赵，使定湖平皖之志，重行于今后矣。天王神武，谦恭持己，忠厚待人，向以厄于东藩故，非为疏将军也。士生今日，大之以报人民之仰望，小之以报朝廷之知遇，大局如此，何忍遽弃？得君如此，何忍相违？以足下深明大义，胡弗一回首？且以数万乘胜之师，而入千里崎岖之境，成败之数，固不可知。倘出人意外，万一差池，震动大局，后悔何追。将军若知难而返：绕道武昌以入汴梁，固国家之幸也。不然，则非弟所敢言矣。今北王以死自誓，将军又去国而西，此间谁与为力者？倘不获命，弟亦何心于国事？览兹时局，岌岌若摇，一木难支。恐诸葛复生，亦不能勉支持于今日也。况以国家不幸，而致遭内变，为大臣者，正当努力调停。若以国家祸乱方兴，即图引身避祸，此豪杰弗为矣。今方寸俱乱，一日三泣，皆为将军。故将军之去留，即弟之去留，区区之意，伏望将军捐除私愤，而顾全大局，非惟弟一人之幸也！惟将军念之。

石达开得了钱江那封书之后，心上本有些悔意；只是手下将官，大半要自创基业。都说道："自古未有仇家在朝内把

持，而大将能在外立功者。况福王为天王的亲兄。王爷既不能除他，他却是谋害王爷，如何防得许多？天王为人，虽然爱将，只是思念太过。往往思念兄弟情分，是王爷终无如福王也。”石达开听得诸将如此议论，其志已决夺几分。忽然部将黄典英自武昌到，力陈川省空虚，宜乘机取之，不可失此机会。石达开志愈决。遂不从钱江之言。先复奏天王：自言此次入川，亦为国家大事，并非离天国而独行也。并奏请调李秀成回驻南京，及专用钱江。又复过钱江，具道己意非因私愤；并言已复奏天王：以李秀成回扎金陵；又劝钱江竭力任事，遂拔队起程，望四川而去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石达开去后，天王闷闷不乐。钱江又如失去左右手，不觉大叫一声，口吐鲜血不止，因此遂染一病。天王日日到丞相府问候。钱江整整病了一月有余，方才平安。是东王被杀之事，已传遍远近，清兵以为有隙可乘，攻打愈急。武昌一带，赖李秀成设计防敌，清兵不能得志。唯安徽省内，清国鲍超、舒兴阿、李续宾、彭玉麟、杨载福屡次开仗，志在恢复城池，互有胜败。镇江守将杨辅清，是东王的兄弟。当下闻得东王被杀，大怒道：“不杀北王，无以对先兄也。”又因天王不议治北王之罪，遂欲举旗，由镇江反攻南京。幸部将温十八颇识大体，力陈非计。并进言道：“如将军果反叛，名既不正；且南京，将军非其敌手，徒取灭亡耳。况今人心，正为东王称冤，而将军反自行背叛，是北王之杀东王全家，益有名。不如待之！”杨辅清踌躇不决。猛然想起林凤翔是东王心腹，今统大军在外，须与联络，方为有济。若得林凤翔允肯，则彼由扬、淮一带杀回，吾即从镇江应之，何忧不胜？若林凤翔不允，吾亦不动，然后请诸天王求雪东王之冤，有

何不可？想罢，即谓温十八道："吾今与林凤翔合兵相应。奈眼前无代弟致意之人。敢烦足下亲往江北走一遭，尊意以为何如？"温十八允诺。杨辅清立挥一函：无非说是东王受冤，求凤翔念昔日知遇之恩，兴兵问北王之罪等语。温十八领命，辞了杨辅清，星夜望江北进发。

且说林凤翔平定扬州之后，附近一带州县，望风投顺，军声大震。这日传檄淮安，正待发北，忽军中纷纷传说东王杨秀清凶信，吃了一惊。暗忖军事方自得手，如何一旦有这个变故。派人回南打听，都回复是实。均称东王杨秀清，被害于北王府中，料想此事不错。此时军中各将怕东王羽翼，都被剪除，纷纷传说，疑惧异常。林凤翔深以为忧。即大集诸将，告以："杀东王者，非天王之意；不过北王竟自行之耳。东王全家受害，在朝廷必有国法伸张，诸君皆无容忧虑。且天王以大权委于吾辈，正惟诸臣是赖。诸君幸勿摇惑，想旬日内必见分晓矣。"诸将皆唯唯听令。原来林凤翔素以恩信待人，故军士闻林凤翔之言，皆呼道："老将军非欺人者，吾等可安心矣。"于是军士顿时齐静。林凤翔遂传令：在淮扬交界，扎下大营；将三十六军，分班防守，听候南京消息。又恐清兵乘势攻击，遂每日亲自巡营，抚慰军士。是以清兵虽闻南变，仍不敢攻击。

那日凤翔正在帐里办事，忽温十八到营，呈投杨辅清书信。林凤翔即请温十八进帐里。寒暄后，当时屏退左右，问杨辅清意见。温十八欲探林凤翔之意，即说道："东王死于无辜，国人无不称冤者。辅清丞相，欲为兄报仇，其心甚切。屡欲以镇江军反攻金陵，吾以势力不敌，谏阻之。今辅清丞相，耑候将军主见，然后定夺。"林凤翔道："君之谏阻杨辅清，

乃国家之福耳。若不然，以同室互斗，万一清军乘之，恐举天国之君臣，无葬身之地矣。辅清竖子，不知大事，天下岂可以私愤而为乱国者乎？足下高义，老夫拜服。然吾料辅清之心未已，足下将何以处之？"温十八道："无他，将军若不为之主持，彼即绝望矣。"林凤翔道："非也。吉文元为人，念小恩而忘大义；若与辅清相应，不可不防。"温十八道："探得日前天王以罗大纲领精兵三万，往助吉文元，未知是何意见？"林凤翔道："此必钱军师之计：藉为监军以防吉文元之变耳。彼已预谋至此，设杨辅清无端举事，得不为钱江所擒乎！"温十八道："老将军之言是也。然则今日计将安出？"林凤翔道："东王气焰过重，某屡谏之不从。但东王遭遇，只私恩耳；国家大计，乃公事也。某岂能以私废公耶？烦足下致复杨辅清：毋以私愤坏公事。至于东王之冤，不患无昭雪之日；盖北王之罪，军师必有以处之也。今不见发迹者，不过视东王羽翼举动何如？倘有变故，则留北王为用。否则北王亦不偷生矣。"温十八道："老将军料事如见，令人心服。待某复过辅清，想亦必闻老将军之言，而自知敛抑也。"林凤翔即留温十八过了一夜。

次日，温十八即耑回镇江，见了杨辅清，具道林凤翔之意。辅清道："老将军之言，吾安得不听？但先兄何罪，乃至全家受戮？此愤如何能消。"说了椎胸大恸。温十八以好言相慰而罢。

且说林凤翔自送温十八去后，即致函钱江：力言东王有罪，不宜全家受害。钱江亦知凤翔之意，立即回书凤翔，极力抚慰：以为事宜缓办，不可操切，以激内变。林凤翔既得钱江的回书，分头又派人函达李开芳、吉文元，勉以顾全公

义。那林凤翔素为诸将信服，自然无不听从。是时既立北伐之志，遂督大军由扬州起程，缘高邮湖靠清河，直窥淮安。早有细作报入清军营里。

当日胜保，知天国东北两王，互相杀戮之事，屡请琦善兴兵，复攻扬州。奈自廿四桥之败，清兵已如惊弓之鸟，尤不敢遽动，故琦善不从。今听林凤翔大军过了高邮湖，直取清河，所以淮安人心，甚为震动。琦善即请胜保商议应敌之计。胜保道："当杨秀清被杀之时，人心汹汹。金陵之内，十室九惊，某屡劝中堂乘此时机，直攻扬州。然后咨照向荣，会攻金陵。不料中堂不听，已失此机会。今彼乘胜拥至，而吾人反为震动，恐不易敌也。"琦善道："清河乃咽喉之地，彼若先据，淮安亦受敌矣。不如分兵助守为上。"胜保听了，亦以此计为然。正在传令分军，忽探马飞报道：清河县已被林凤翔攻破去了。胜保跌足叹道："调兵如何这般神速！彼自东王死后，至今部署已定。林凤翔老将，老谋深算，恐淮安不能守。"琦善大惊失色，此时便欲弃去淮安。胜保道："扬州战后，吾军未尝预筹应敌，实是失着。今若弃去淮安，恐不特淮北非为国所有，即山东亦不免动摇，实非胜算也。"琦善道："然则足下不如闭城固守。吾以全军把守淮北，彼必未能得志。吾待其军力疲玩，分军为二：一则出其不意，以攻林凤翔；二则绕道攻彼扬州，以绕彼军之后，或者可以恢复前失。"琦善自鉴于扬州之战，此时甚信胜保，遂言听计从。一面令诸将紧守城池。

这时林凤翔见清兵不出，暗忖道："他若固守淮北，加以兵力，攻之，则旷日持久，实非良策。"更心生一计：嘱令朱锡琨如此如此。传令调兵直出河南，深言与李开芳会合，只略攻

城一会，即退步望西而行。琦善喜道："彼果然以久围无功，退兵而去，竟不出胜帅所料也。"遂欲起兵追之。胜保即谏道："林凤翔军力未衰，如何便退？深恐诱敌之计耳。"琦善半信半疑。忽探子回报道："林军不过行了二十里，即扎下大营。"胜保道："吾固知林凤翔非真退也。"次日，又听得林军拔寨而去。琦善道："老将林军，必料着胜帅之谋：恐吾军乘其后，故缓缓而行也。"胜保道："若然，则彼不退扬州，而专望河南退者，何也？"琦善道："彼或与李开芳、吉文元合兵，改道由河南入直隶，亦未可知。"胜保道："此说由彼军扬言出来。吾料林凤翔若为此计，未必如此疏虞。"琦善乃言："林凤翔善能用兵，实实虚虚，亦未可料。公何用兵如此多疑？"胜保遂不多言。

此时自林凤翔退后，琦善虽未起兵赶追，然四门守护，已不如昔日之严密矣。且自前数天以来，淮北人心正望风惊惧。今一旦林军退了，人人反觉安心，不以为意。林凤翔听得淮北守卫渐宽，即传令各将：夜行昼伏，一路上偃旗息鼓，营中并不举火，人衔枚，马勒口，直望淮北而来。

是时琦善尚在城中。只见天国大兵已退，正要商量追赶，自不料再复回军。那一夜三更时分，林凤翔先用精兵三千，先抵淮北城外；自统大军陆续继进。在西南两城外，先开地道，暗藏药线，预备发作。恰是一月将尽，夜月无光。周文佳在左，汪安均在右，林凤翔自统诸将居中。方到四更时分，先把药线发作起来，轰天响的一声如霹雳，恰似天崩地裂一般，淮北城垣西南一带，整整崩了几十丈。琦善与诸将，如梦初觉，在床上惊起。知道有了意外，急欲与胜保商量，已是不及。又想调兵接战，谁想天国兵已蜂拥而来。清兵个个皆没

准备。真是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如何战得？天国人马，如生龙活虎，当者披靡。淮北清军，呼天叫地，引动居民惊慌，号哭之声，震动内外。投降者不计其数。有投降不及者，都死在刀枪之下。琦善知道不是头路，只得扮作小卒，乘夜弃城而遁。

时胜保在西北城垣，正候琦善将令。奈终不见到，已自思疑。正欲派人打听，忽林风翔已自亲兵追到。胜保急令残兵，混战一场，哪里是林风翔敌手。一时曾立昌、朱锡琨，先后杀到，胜保更不能支持。忽探子飞报城池皆失，琦中堂已逃出城外去也。胜保听了，登时咯血，大呼道："竖子不足与同事。如此先顾性命，竟置全城民命于不顾也，吾亦不能为力矣。"遂传令退兵，望北而逃。好一座淮北城池，已被天国克复去了。管教：

老将鏖战，直撼幽燕形胜；

贤王却敌，共惊儒将风流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石达开诗退曾国藩　李秀成计破胡林翼

话说林凤翔进攻淮北，清将琦善既逃，胜保亦退，便率军进城。一面出榜安民；然后一面差人报捷到南京再议进兵。朱锡琨道："吾军并未疲惫，已破两淮，正宜乘胜进兵。老将军何故顿兵于此？"林凤翔道："孔子有云：'日行百里者，蹶上将。'吾不欲中胜保以逸待劳之计也。"朱锡琨默然。退谓曾立昌道："何老将军一旦畏胜保如是耶！"曾立昌笑道："非畏之也。彼以东王有罪，惟全家不应受戮；久怀不满，故欲拥兵以待北王之传首耳。"朱锡琨叹道："以老将军之英雄，犹不免重私仇，而忘公事，怨毒之于人甚矣哉！然吾惜其未尝读书也。倘诸君亦尔，汉事危矣。"说罢叹息一番，即密将此事函告钱江而去。

再说翼王石达开，既拔队起程，本意由安徽过荆襄，望夔庆而去。时清将曾国藩，正驻浦口，屡次发兵，往攻九江。奈天国大将林启荣死守，不能得志。故屯驻浦口，分顾南北岸。忽听得石达开入川，道经皖、鄂，即与诸将商议，对待石达开之计。因谓诸将道："吾甚爱石达开为人。若能降之，则诸将不足道矣。"罗泽南道："达开世之虎将，善能驭众，甚得人心。钱江倚之为命。若能罗而致之，固是吾长策，然吾料彼不来也。彼以百万家财的缙绅，弃之如遗；一旦从秀全以起事，其志可知矣。"塔齐布道："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当初

洪秀全君臣一德，故达开乐于同事。今互相杀戮，达开因谋高举远引，则其志灰矣。我因而用之，彼得回性命，又加之以官爵，何患其不来？”曾国华道：“二君之言，皆有至理。招降纳顺，固是军中要着。彼若不来，而大志又灰，恐军无斗志。不如求与一战，有何不可？”曾国藩道：“三君之言如此，吾乃执中而行之：先之以礼；如其不从，即出其不意，而截击之。有何不可？”众人听罢，皆鼓掌称善。

正议论间，忽报胡林翼遣曾国葆至。曾国藩忙请至里面，问以来意。国葆道：“抚军胡公，闻石达开将经此地，请问以何法待之？”国藩听罢，踌躇未答。原来国藩生平最忌胡林翼。诚恐以谋告之，彼反先行一着也。国葆道：“兄长，有何疑虑而不言乎？”国藩道：“非也，因议未决；有主招之者，有主击之者，未审胡公有何主意？”国葆道：“胡公言，达开必不能为我用。若招之，则宜先准备以防其袭击。若兄长这里欲截而攻之，则胡公愿以全军为公后援也。”国藩道：“胡公军当武昌汉阳之冲，何能遽动？想戏言耳。”国葆道：“此说不然。胡公为人虑深谋远，且现以分军牵制李秀成；而以本军之半，收回荆州附近各郡县，声势甚锐，未可轻视。”国藩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吾当招降石达开。若不获命，必出于一战。请胡公相助一臂可也。”曾国葆遂拜辞而退。曾国藩笑道：“胡咏芝其有意于石达开乎！然曾某断不放过也。吾闻石达开为桂省有名文士，吾当为书以动之。”便令左右，取过笔砚来，立挥一函。早见前派的探子回报道：“达开人马不下五万，旌旗齐整，队伍甚严，已离此不远矣。”国藩听得，面色一变。顾左右道：“石酋拥五万之众，整队而来，其意殆求战也。此函恐不能为力矣。”罗泽南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仍当招之：招之不来，战仍未晚也。”

曾国藩从之，遂令三军准备应敌。另派一人往迎石达开军，投递书函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石达开自离了金陵，尽统老万营大军合共五万，浩浩荡荡，本拟直取武昌，与李秀成合兵下荆州，望四川而去。忽军行之间，前军探子报道："有清将曾国藩，饬人带书到此。"石达开听罢，便问多少人同来？探子道："只一人耳，并无军马。"达开便令引带书人进帐里。那人把曾国藩书函呈上，石达开就在案前拆阅。书道：

> 大清礼部侍郎、节制湖广江西军务曾国藩，书候天国翼王麾下：某闻识时务者，呼为俊杰。今将军以盖世之雄，举兵湘、桂，为天下倡；奇略雄才，纵横万里，宁不伟欤！然时世不可不审也。当洪秀全奋袂之初，广西一举，湖南震动；进踞武昌，下临吴会，声势之雄，亘古未尝有也。然以区区长沙，且不能下；使南北隔截，声气难通：故冯逵陨命于全州，萧王亡身于湘郡；曾天养失事于汉口，杨秀清受困于武昌。以至盛之时，而不免于险难，则天意亦可知矣。历朝开创，皆君臣一德，以图大事。乃事功未竟，杀戮相仍，君王以苟安延旦夕，贵胄以私愤忌功臣。以建大功，行大志，如将军者，且不安其身，此则将军所知矣。夫范增失意于鸿门，姜维殉身于蜀道，此非智勇之缺乏，则以其所遇者非人也。寻将军去就之故，则以恃才智而昧时机；遂至沉迷猖獗，而有今日耳。国朝七叶相传，号为正统；深仁厚泽，礼士尊贤，如将军者，一登庙堂之上，方过冀北而群马皆空。英雄世用，只求建白，将军宁不知作退一步想耶？彼秀全以草茅下士，铤而走险，穷蹙一隅，行将焉往？将军穷

而他徙，倘再不得志，甚非吾所敢言也。弟忝主军戎，实专征伐，将军或失志迷途，或回开觉岸，实在今日，唯将军图之。

石达开看罢，顾左右道："彼深知我也。然以天王为草茅下士而轻之，非也；且种族不辨，非丈夫也。吾知所以却之矣。"乃立同一书，令来人回复曾国藩。书道：

涤生大帅足下：仆与足下各从事于疆场，已成敌国。忽于戎马仓皇之际，得大君子赐以教言，得无慕羊祜之风，不以仆为不肖，故以陆抗相待耶！今谨以区区之意，用陈左右：夫仆一庸材耳！汉族英雄，云龙风虎，如仆者乌足以当大君子之过颂？然足下以一时之胜负，即为天意，则谬矣。汉高履险被危，方成大业；刘备艰难奔走，始定偏安。苟其初亦诿以为天意，谁与造后来之事业？又试问两年之间：洪王收复天下之半；挥军北上，淮扬底定，此则天意又何在乎？历来开国元勋，皆舍命效力，西、南二王之死亦常矣！且足下之意，有为仆所不解者：岂茅草下士，遂不足以图大事哉？秦楚虽雄，而天命所归，乃在泗上屠狗之辈；蒙古一弱，而大业所就，即在皇觉寺之僧徒，此足下所知也。足下固曾读中国圣贤书者：春秋夷夏之辨，当亦熟闻之。自昔王猛辅秦，犹未至彰明寇晋；许衡灭宋，死后犹不欲请谥立碑，盖内疚神明，不无惭德。而足下喜勋名，乐战事，犹或可为；若以虏廷七叶相传，颂为正统，此则仆所深为诧异者，诚以不料足下竟有此言也。辱承锦注，欲以名器相假，然则足下固爱我而犹未知我也。曩者军抵三湘，直趋鄂岳，足下高楼广榭，巍然无恙，凡鸟过门，未敢

留刺。今幸赐教言，且惭且感。仆不知：如反其道以施之，设仆等所事不成，若他日足下辱过敝庐，曾能再动今日之情爱否也？既蒙错爱，谨以函谢。今当西征，席不暇煖，无从把晤。谨附俚词五首，以尘清听，足下观之，当笑曰：孺子其自负哉！

书词之后，又有律诗五首。再看下去，诗道：

曾摘芹香入泮宫，更探桂蕊趁秋风。少年落拓云中鹤，尘迹飘零雪里鸿。声价敢云超冀北，文章昔已遍江东。儒林异代应知我，只合名山一卷中。

不策天人在庙堂，生惭名位掩文章。清时将相无传例，末造乾坤有主张。况复仕途皆幻境，几多苦海少欢场。何如著作千秋业，宇宙常留一瓣香。

投鞭慷慨莅中原，不为仇雠不为恩。只觉苍天方聩聩，莫凭赤手拯元元。三年揽辔归羸马，万众梯山似病猿。我志未成人亦苦，东南到处有啼痕。

若个将才同卫霍，几人佐命等萧曹。男儿欲画麒麟阁，夙夜当娴虎豹韬。满眼河山罹异劫，到头功业属英豪。遥知一代风云会，济济从龙毕竟高。

虞帝勋华多美颂，皇王家世尽鸿濛。贾人居货移神鼎，亭长还乡唱大风。起自布衣方见异，遇非天子不为隆。醴泉芝草无根脉，刘裕当年田舍翁。

曾国藩看罢，不觉诧异道："达开有文事，而兼有武备，其志不凡，吾甚敬之。以大敌当前，而雍容整暇，其殆风流儒将乎。"遂传令退军二十里，让石达开过去。塔齐布道："达开穷而他窜，我复让之，朝廷其谓我何？"曾国藩道："彼众而我寡。且达开虎将也。其部下皆能征惯战，实不易胜之。战如不胜，

贻天下笑矣。况彼去金陵而入西川，正洪秀全失其羽翼，因而纵之，不亦可乎？"罗泽南亦以为然。遂拔寨退军而去。早有细作报道："石达开军里左右皆喜道：'清军避我矣，长驱而进可也。'石达开道：'不然。彼自料势不如我，故示之以礼让；但吾军若到荆襄，则胡林翼诸军，必合而谋我。此其时，曾军将绕吾后矣，盖彼惧清廷之责罚也。我军若三面受敌，胜负之数，固不可知。我不如亦示之以礼：转由江西贯湖南，绕道入川，有何不可'。遂令大小三军改道；入九江而去也。"按下不表。

且说洪天王自石达开去后，彷徨无措。因思石达开上表时，力言李秀成可用，便降诏李秀成，入南京办事。秀成得了天王之旨，谓谭绍洸道："弟自替守武昌、汉阳无恙者，恃智不恃力也。今胡林翼、曾国藩龙骧虎视，以窥武昌，此四战之地，诚不易守。现在东王已死，翼王已去，天王召我，大局关系，弟不得不往。但天王未言及以何人替守此处，想亦量才而用耳。足下意中究有何人，足当此任？"谭绍洸道："再请由南京调人到此何如？"李秀成道："黄文金在安庆，陈玉成入江西，林凤翔、李开芳、罗大纲各统兵北伐，眼见南京无人矣。若安、福两王短于才略，而桀骜不驯。此无用之辈，不足以当大任也。"谭绍洸道："然则足下将委何人？"李秀成道："胡以晃老成持重，深识大体，不幸去年身故，吾甚惜之。若以武昌人才，恐弟去而足下不能卸责矣。足下将以何策守之？"谭绍洸道："以汉阳之众，攻吴、胡二军；而以武昌精锐，截击曾国藩可乎？"李秀成道："如此则危矣。"谭绍洸道："然则足下之意若何？"李秀成道："弟昔日在此，彼三军齐举，吾则守以防之；彼一路来攻，吾则战而破之。足下谨记斯言可也。弟去

后，必不能再到武昌，今而后，金陵大局，将在弟身上矣。且吾一去，则清军必来攻击，吾有一密计遗下，可以破胡林翼，而退曾国藩者。待清兵来攻之时，足下即依计而行，切记切记。”说罢以密函交付谭绍洸。并嘱道：“破敌之策，全在于此。将军善藏之。”谭绍洸拜受。并答道：“受国家重任，而又得将军重托，敢不自勉。请将军放心。”李秀成道：“足下审慎有余，而机变不足，只此可虑耳。愿将军自爱！”说着又以兵符印信，交付谭绍洸。随布告各营，以应诏入金陵。谭绍洸道：“将军四处布告，恐敌人知将军已去，来攻益速矣。”李秀成附耳道：“正唯如此，而后所遗之计乃可用也。”谭绍洸乃不言。次日李秀成起程，谭绍洸又为之祖饯，秀成珍重一番而别。

慢表秀成入金陵。且说谭绍洸继守武昌，所有法度，皆依秀成旧制，传令不许更易。这点消息传到胡林翼军中，林翼大喜。即谓诸将道：“向者以三路之兵，不能得志于汉阳者，以李秀成在也。今秀成去矣，吾等窥汉阳，正在此时。不可失此机会。”部将褚玖躬道：“秀成诡计极多，但恐非真去耳。”林翼道：“不然。金陵空虚，即秀成不往，洪秀全当召之，吾决其必行矣。”遂一面知照曾国藩，请攻武昌；而自以大军攻汉阳。两路会合，杀奔前来。

谭绍洸听得，忙取李秀成遗计拆阅，不胜之喜。便令军中严整旌旗。一面令义勇军晏仲武，副将洪春魁，领五千人马出城埋伏洪山要道；又令陆顺德、苏招生，以水师屯守沙河。以武昌与汉阳，大江相隔，又用破舟缆铁索，为浮桥相通，互相接应。自与诸将谨守汉阳，以待清兵。安排既定，只见胡军先出，蜂拥而来。少时又接得曾国藩攻武昌之耗。谭绍洸顾左右道：“果不出秀成所料也。”

当下胡林翼大军已到汉阳。以李续宾、李孟群分攻西南两路；以曾国葆为前军，自为各路接应。军到城下，只见汉阳城上旌旗严整，不敢遽攻。回禀林翼道："汉阳守卫严整，李秀成尚在军中也。"胡林翼不信，遂微服杂在军中，前来观看。果见守卫甚严，几乎无懈可击。看罢闷闷不乐。回至营中，沉思一会，时日已傍晚，传令军中安扎，待明日攻城。军士得令，各自安排。忽然到了三更时分，三军正在安寝：忽东南角上鼓声大震，金角乱鸣，胡军在梦里惊起。只道洪军来攻，仓促准备应敌。久之寂然。夜里又不敢乱进，只得各自安息。才到四更，又喊声动地，汉阳城上复呐喊助威，惊得胡军乱窜。久之仍无声息。不觉将近五更，鼓声又起。自汉阳城至洪山一带，如千军万马之声，搅得胡军一夜不曾安息。胡林翼此时已料洪山地方，必有天国人马埋伏。欲分兵攻之，又恐汉阳洪军冲出，心甚忧虑。

忽报罗泽南已得曾国藩之令，会攻武昌，时正与塔齐布驻东路。林翼接见之下，正欲开言，不料罗泽南早说昨夜洪军惊扰，原来罗军亦是如此，一夜不曾安睡。少顷又报曾国藩至，所说皆同。曾国藩道："沙河一带，已有天国水军埋伏。自汉阳至武昌，又用铁索缆浮桥，互相联络，守御极严，无从下手。"胡林翼道："三军在此，不能遽退，拚与一战，不亦可乎。"就发令先请曾国藩以本军分为两队，以前队先烧浮桥，直抵武昌；以后队阻截沙河，使彼首尾不能相应。林翼以本军直围洪山，兼接应曾军。李续宾、曾国葆、李孟群各统大军，分攻汉阳。各人得令，回去准备。

时谭绍洸见清军各营，隐隐移动，料不久必来攻城，亦传令各依计行事。当下曾、胡各军，以部署方定，天色已晚，

夜里不便交战，姑待明天。只恐仍如昨夜一般，军士被其惊扰，便略退数里，分两班轮换巡逻。无奈天国军中，是夜鼓角之声，较前益甚，清军仍不能安心寝息。又到天明，胡林翼自引一军，会合各军，进攻汉阳；改令曾国葆阻截洪山要道，以防伏兵。一面打听曾国藩消息。

原来曾军令塔齐布引军，冒险来烧浮桥。谁想汉阳一支军冲出，反截塔齐布军后路，塔军阻厄河滨，不能成列，中枪落水者，不计其数。塔军正在仓皇，忽沙河一带，伏兵齐起。水师船如箭而下。船中所藏陆军，皆渡过右岸，夹击曾军大营。赖罗泽南死力支撑，怎奈前军既败，后军无心恋战，各自逃窜。胡军围攻汉阳未得手。因林翼本意欲用药线，炸陷城垣，谁想李秀成遗计，都在城垣外预通濠道，以故不能施其计。正在纳闷，忽探马驰报道："曾军水陆二路皆败。曾国葆围阻洪山，未敢遽进。又不知洪山天国人马多少？更不知此外更有多少埋伏？现在敌军正将冲进来也。"胡林翼听得，又见军士一连两夜受惊，皆疲倦无斗志。不觉叹道："吾今番进兵，又成画饼矣。"管教：

智勇能谋，巧授锦囊摧大敌；

声威所播，顿收金甲退雄师。

毕竟胡林翼进退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

韦昌辉刎颈答钱江　李鸿章单骑谒曾帅

话说胡林翼因听得曾国藩兵败，曾国葆又进攻洪山，不能得手，正在进退两难之际，本欲退兵；又恐汉阳城内，洪军冲出。想了一会，即照请曾国藩先退东路之兵，自己好缓缓而退。不想曾国葆因围洪山，自辰至申，军心渐渐懈怠，忽然洪山里面，鼓声大震，把曾国葆军士吓得手足无措，不战自乱。胡林翼就乘势退兵。

这时谭绍洸与冯云山之子文炳，由汉阳分两路冲出；义勇队统领晏仲武，副将洪春魁，又由洪山杀将下来。胡军无心恋战。谭绍洸率各路人马，奋力追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胡林翼死力支持一阵，折了些人马，领余军奔回岳州而去。时曾国藩亦以兵败，奔回九江。谭绍洸大获胜捷，收兵回汉阳，大犒三军。令洪春魁、晏仲武仍守汉阳；自与冯文炳回守武昌。大修战备，以为战守之计。一面写表申奏洪天王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李秀成离了武昌城，星夜往南京进发，一路沿安庆而下，绕道先入庐州。听得鲍超为寿春镇总兵，便对胡元炜说道："鲍超如许仲康，所谓虎痴；勇而好斗，乐功名而轻于所就。今清廷縻以好爵，彼更为清廷效死力矣。当慎防之！"胡元炜领诺。李秀成便巡视水陆各营而去。到了金陵，先报知洪天王。天王听得李秀成已到，便请到殿上相见。天王面

有忧色，料为东王被杀，翼王已去之事，不觉流泪道："臣弟在武昌，听得东王之变，本欲趋朝，只以任重，未敢擅离。今奉诏谕趋朝，听候差委。"洪天王道："自得贤弟镇守武昌，朕免西顾之虑。惟军师近来称病，不出任事；翼王又去，眼见金陵无人任事。故促贤弟回转。近来北伐之军，林凤翔虽叠得胜仗，李开芳却久无消息，朕甚忧之。是以欲与贤弟一决。"李秀成道："臣弟行时，曾授计与谭绍洸，必能依计破敌。然此后武昌亦危矣！至于北伐之师，虽胜，势孤力单，不可恃也。宜诏令李开芳、罗大纲、吉文元与林凤翔，合军再起，钱军师为四路都督，以临北京，庶乎有济。至于江南大局，臣弟当勉力以报国家，传檄江苏；另拣良将，抚定浙、豫，则天下不难定也。"洪天王深然其计。

谈论间，内宫传进午膳，天王就留秀成共饭。洪天王道："适贤弟言，武昌亦危，究有何法以维持之？"秀成道："以今日大势，进则图功，退则坐败。臣弟守武昌之日，以吴、曾、胡三路清军挟制，不能长驱入汴梁，此吾之受亏也。武昌四面受敌，谭绍洸必守不住。但武昌得失，无关大局，所重者北伐之军耳。为今之计，不如盛屯安庆之守，再调大兵出河南，则满人之气夺矣。"天王犹未答言，忽报武昌捷报到。洪天王投箸而起；李秀成亦起。得接捷书，知谭绍洸武昌大捷。天王大喜道："此谭绍洸之力，而贤弟之功也。"秀成谦让一回，重复入席再饮。一会，忽又报："李开芳递表到。"天王令人将书呈上，看罢面色一变。李秀成不知其意，徐徐问道："李将军其禀军情耶！"天王摇首叹道："非也！"随把原表教李秀成一看。秀成看下奏道：

征北大将军、第十二天将、夏官丞相李开芳言：窃

以东王毁家举义，自桂平奋起以来，转战各省，皆竭忠尽诚，以纾国难。卒赖上帝之灵，国家之福，英雄响应，士庶归仁，东南各省，次第兴复。用能继承汉统，正位金陵，东王固与有力也！朝廷论功行赏，晋爵开藩：外结君臣，内联兄弟，复假旄钺，得专征伐。方之往古，如汉萧曹，如明刘徐，当无以加之。今以宵小怀私发难，谋杀元勋，全家被害。朝廷不加罪责，将何以服人心？臣闻变之下，不知所措。诚以元凶尚在，先臣难瞑；军士离心，流言遂起，此臣所夙夜不安者也。臣统兵在外，非欲妄参内政，人心一离，大势即解。恐创业未半，而中道摇动，臣诚不忍坐视，谨拜表以闻！

秀成看罢，向洪天王道："钱军师之意若何？"天王道："军师言，东王有可杀之罪，北王非能杀东王之人，在北王诚不免于罪。然朕以勋臣汗马功劳，不忍加罪也。"秀成道："天王之言甚是，诚如钱军师之言：北王罪固不免。惟天王既不布告东王罪状于前，又不正北王之擅杀于后，实非良策。况乱离之世，治国故非一道，愿天王思之。"洪天王点首而哭，秀成亦哭。天王随转入内宫，秀成乃辞出。

次日天王以李秀成任水陆军务都督，知内外事，专征伐，晋爵忠王。李秀成谢恩后，先往谒钱江。钱江道："吾知足下到金陵，得封王位，正欲前往道贺，不期足下先到。"李秀成道："欲来谒先生久矣！只以进朝，与天王相见，故延至今日。"钱江便问洪天王有何事相议？李秀成即以劝天王注重北伐之说，告之；并告李开芳递折一事。钱江道："李开芳之责，诚有词矣。天王为人，过于忠厚，不明大计。前既与杨秀清以大权，后又不宣布其罪状，故有今日。然吾知北王必死。今后

国家又失一良将矣。”言罢而哭。钱江又道：“当东王之死，人皆以足下为东王党羽，势将拥兵为乱。吾独不信。盖以足下深明大体，必不昧于去就也。”秀成道：“东王之怀非望，弟早知之。昔林凤翔常对弟说，谓东王收罗羽翼，其志不小；然才短而志疏，自取其败，今果然矣。东王又尝以言试弟：谓天王将以重爵予子，子将若何？弟答道：‘弟为国家出力，非为天王效力也。’东王始无言。想惟先生知弟心耳。今东王之败，诚不足惜。所惜者：杀非其时，亦非其人耳。先生以为然否？”钱江道：“豪杰所见略同，足下勉之。江此后殆无志于天下事矣。”李秀成大惊道：“先生何出此言？”钱江摇首叹息，徐附耳对秀成说道：“怀异志者不止东王。如福王洪仁达者，其防之。天王以妇人仁，断不能大义灭亲。福王忌我甚，忌则蓄而谋我矣。今后足下任大责重，若大事未定，当周旋于安、福两王之间。足下高明，不劳多嘱。”谈次适天王令人送李开芳奏折到。钱江看罢，不觉叹道：“哀哉韦昌辉，今后国家损一良将也。”李秀成听了，看钱江有不舍韦昌辉之意，便答道：“三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倘有计策，请留此虎将，以备缓急。”钱江道：“此言甚是。除将军亲出汴梁，抚定李开芳、吉文元，告以朝廷之意；并告以东王自称九千岁，擅权谋篡之罪。然后夺韦昌辉爵位，杀韦昌祚以谢杨党，庶乎可矣。然恐不及也。吾料昌辉非畏死者。彼延至今日，盖待朝廷之正其罪；否则彼亦捐生也。”秀成道：“此时何不早行之？”钱江道：“非足下，谁与抚定吉、李二人？且安、福两王，日在天王左右，方以弟与北王同党，此吾所以不敢妄动也。”秀成道：“事已迟矣，然吾姑试之。”

方欲辞出，忽报北王至。钱江忙令引入。北王见钱江有

泪容，秀成亦有哀色，心知有异。遂向钱江见礼，随向秀成问道："将军回金陵，弟已知之。惜以负罪国家，心先惭愧，有何面目以见将军耶？"秀成道："尊兄何出此言！"北王听罢，低头不语。李秀成即以欲为他解脱之事告之。并请以国家为重，无效匹夫所为。北王叹道："误我者：吾弟昌祚也！东王有罪，其全家何罪？而并戮之，翼王责我有词矣！吾其忍苟免乎？"说罢直出。秀成与钱江相对叹息。未几秀成辞出，即发函吩咐李开芳、吉文元二人，告以东王被杀之原因，及东王罪状；另挥一函，安慰北王。

且说北王回府之后，自思杀东王全家之事，诚为太过。天王不忍加罪，然究无以自问。且现在李开芳、吉文元领军在汴梁，观望不进，虽有罗大纲监军，亦只防其他变耳。似此实误国家大事，岂不以东王被杀之事；己若不死，无以安彼辈之心，则罪滋重矣！正愁叹间，忽府里书记李文龙进来，北王问他有何事故？李文龙道："适闻李开芳有奏递到，天王以东王被杀一事，责重将军，将军何不为翼王故事，高举远引，另图大举乎？"北王道："吾与翼王不同。吾去，则东王故党益增变矣。全一身而增国家之乱，吾不为也。"说罢令李文龙退出。转身入内，见北王妃吉氏。北王故作言道："近日令兄举兵在凤阳叛，汝知之乎！"吉妃道："恐无此事，王爷何以知之？"北王道："令兄固知有东王，而不知有天王也。"吉妃大惊，不能措一语。北王道："卿勿惊，令兄之意，犹卿之意耳！"吉妃道："妾意如何？王爷胡作此语？"北王道："知有东王，而不知有天王，犹知有兄，而不知有夫也。"吉妃道："王痴耶？无枉屈好人！"北王道："吾若痴，早死于卿之手矣！吾舍命为国杀东王，事未行，而先泄之于其母，将置吾于何地也？"说

罢而出。故遗一剑于案上。吉妃不知其意，告以遗剑，使之取回。北王道："吾将死矣！生前不能杀吾，死后请以剑殉我！而遂卿本意可也。"吉妃不觉下泪，自悔从前之误。以母兄之情，为周旋东王计，几害夫命，想至此，不觉叹道："吾死晚矣！"时有一子，年方四岁，名韦元成。正在身旁，吉妃给之出房后。遂闭上房门，先执韦昌辉遗下之剑，意欲自刎，忽回想道："吾夫所遗之剑，而吾将而自刎，是吾夫杀吾也。为妇而见杀于其夫，益增羞矣！且亦死，亦求全尸，何必身首异处？"便解下罗带，以巾覆面，复叹道："吾无面目见吾夫于泉下也。"遂自缢而亡。当时有诗叹道：

绣阁妆余尚画眉，红绫三尺也堪悲。芳魂渺渺悲泉下，为哭床头四岁儿。

吉妃缢死后，侍婢英荷，见房门紧闭，潜听之，渺无声息。连敲了房门几次，亦无应声，急忙撬开房门，唬得一跳，只见吉妃直挺挺挂在一旁。急忙解下，已如冰似雪，用手抚时，不觉大哭起来。随奔告北王。北王听了答道："人生终有一死，死也罢了。"徐又叹道："大丈夫不能秉正朝纲，早定大事，徒怨及妇人，吾何愚耶？"英荷见北王如此情景，直奔入房里。原来吉妃平生待英荷如女，此时英荷想起吉妃贵为王娘，尚如此结局，何况自己。且北王以数年夫妻，绝无哀感，眼见吉妃死得如此冷落，心内十分情激。又想起吉妃平生待自己之恩厚，无从报答。想到此，泪如雨下，愤不欲生。遂亦闭上房门，自缢于吉妃之旁。

少顷，北王韦昌辉入内观看，见房门仍闭，只得尽力把房门推开：但见吉妃尸首已在床上，惟英荷尚挂在一旁。昌辉此时对景生情，不禁亦为伤感。便令家人打点丧事。自思

一己死生，关系国家大计。北伐各军，都为杨秀清一案，互相观望。又念东王可杀，彼全家何罪？翼王之言，实在不错。看来非一死，不足以服人心。想罢就案上挥了一函，着人送与钱江。然后自尽。钱江拆书一看，书道：

弟自追随左右，得聆玉训，每嘱以谨慎，毋酿大变。言犹在耳，弟岂忘心？只以赋性愚昧，不学无术；轻举妄动，悔无及耳。天王恩爱，不忍以斧钺加诸勋臣。然弟知罪矣！今北伐之师，徘徊不进；一若以东王受冤，必当泄发者：先生视弟，岂畏汤火而惧刀剑者哉？诚以东王之事未明，而徒加弟以杀戮之咎，弟不任受也。今不获已，当谋自处，而有以报于先生。而今而后，可以见志；惟功惟罪，后人必有知者。愿先生努力，以国家为念！

钱江看罢，拍案惊道："北王果死矣！"正嗟讶间，适状元刘统监至。钱江以北王之书示之。刘统监道："北王虎将也，当留为国用。盍往止之！"钱江道："你先去止住他，我随后就到。"刘统监忙即驰往北王府，满望救北王一命。谁想韦昌辉发书后，早已伏剑而死。时年仅三十六岁。可怜天国一员大将，以其弟韦昌祚，误杀东王全家，遂不得其死，惜哉！后人有诗赞道：

金陵日落众星孤，太息西林惹酒徒。谁是狼枭应剿贼？人非牛马不为奴！杀妻志已殊吴起，辅主心雄埽逆胡。风尘自古多奇杰，樊哙当年一狗屠。

后人多以东王被杀后，天王诏韦昌辉以偿东王之冤，殊属附会。天国探花及第王兴国，有诗单吊韦北王自刎诗道：

英雄末路古来悲，慷慨南京尽节时。五载烟尘余马革，满城风雨哭龙旗。弥留尺剑贻妃子，珍重瑶函答帝

师。大义岂真轻一死？英魂犹自绕丹墀。

刘状元赶到，韦昌辉已死，伏尸而哭。钱江亦至，放声大哭道："君不死，而国家不安；君已死，而国家亦危。呜呼痛哉！"刘状元谓钱江道："军师不宜多哭！且起来商议大事。"钱江遂拭泪，一面令刘状元将北王死事，奏知天王；一面令北王府家人打点丧事，并叫韦元成穿孝举哀。刘状元临行时，钱江嘱道："天王念北王前者杀妻相救，及数年汗马功劳，必优加以饰修令典。然如此，则贻东王党口实矣。当为天王言之。"刘状元唯唯而去。

却说天王听得北王自刎，甚为伤感，就欲拨给库款五千，与北王治丧。及刘状元至，告以钱江之言，便不再拨款。刘状元又请以北王死事，布告各路天将，以了结东王之案，天王从之。自此杨党才无异言。当下天王亲造北王府祭奠：就命韦元成承袭北王；俟其长时，命官授任。过了数天，徐议大举北伐。李秀成道："江苏肘腋之地，宜早为平定。且上海为西人居留地，吾当乘机克上海，以便与西员立约，免留后患。若我大举而全胜，清人将借力外人图我，我岂能当各国之兵？且我不忍为者，而彼为之，我如彼何？自当先发制人。愿大王思之。"天王深以为然。遂令天将古隆贤，领大军三万，由镇江而下；再令黄文金抚定安徽余郡；复令赖文隆领军二万，与陈玉成军会合攻江西，兼应湖北。李秀成拟自统金陵精锐，大举北上，会同林凤翔、罗大纲、李开芳、吉文元以攻北京。

自此消息一出，满清举国大震。这时就拉出一位，为清廷效忠尽力的大臣，姓李名鸿章，号少荃，本贯安徽省合肥县人氏，由两榜翰林检讨出身。他弟兄四人：长名翰章，号

小荃，是由徐姓归宗的；鸿章居次；此外尚有两弟，一名鹤章，号幼荃；一名煥章，号季荃。兄弟几人，皆有才干。鸿章自幼读书，更自不凡，颖悟非常。塾师大奇之，以为非常人。又有善相者，便到他家里相诸人。谓鸿章道："君家兄弟皆贵相。而君斗头方面，福泽尤远出诸昆仲之上。"后登道光进士，入翰林，寄居贤良寺。曾国藩方任侍郎，鸿章师事之。国藩每谓人曰："鸿章相辅器也。"旋外放福建延邵道，年已三十矣。时正告假在籍，与同乡刘铭传、程学启为密友。尝谓两人道："公等出仕，可至督、抚、提、镇。"二人还叩之？鸿章但笑而不言。及赞皖抚吕贤基幕府，所谋多不能用；听得曾国藩以湘团出境，围攻九江，回忆在京当翰林差使时，曾投拜曾国藩门下，屡蒙赞赏。不如到他营里图个差使，从军营里较易升官。主意已定，就与众兄弟商酌。皆云曾军屡败，恐难图功，不如勿往。鸿章道："此吾如毛遂所谓锥处囊中，将脱颖时矣。"遂决意前往九江。适前之相士至，鸿章告以将往从军。相士道："公若往，得其时矣。然公能立盖世功名，不能作惊人事业也。但庸人后福。激流勇退，不可不慎，子其勉之。"鸿章叩谢相士，遂打点行李，带了仆从，骑上牲口，别过兄弟，离了合肥，直望九江而来。一路上晓行夜宿，不多几天，早到了九江。探得曾国藩大营驻在府城附近，便策马前来，要与曾国藩相见。管教：

虏运未终，转奋风云兴俊杰；

矫情相折，顿教月夜走枭雄。

要知李鸿章与曾国藩相见若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谭绍洸败走武昌城　钱东平遁迹峨眉岭

话说李鸿章，策马投刺入内：时曾国藩正欲沐浴，接到李鸿章名刺，乃顾左右道："少荃今之国士！可惜他头角太露，视天下如无物，吾当有以折之。"说罢把鸿章名刺放下，尽自沐浴。

鸿章在外候了多时，总不见传出一个请字，莫明其故。又半晌见阍人自内出，以为曾国藩必传见无疑矣。阍人绝不道及。肚子里忍不住气，向阍人问道："曾帅得毋外出乎？"阍人道："非也！"鸿章又问道："得毋有客在乎？"阍人答道："无之。"鸿章道："如此，是轻傲我也！"暗忖在京为师生时，何等投契；今一旦兵权在手，遂忘故旧耶？意欲逃去。忽转念他有什么原故，尚且未明，何便逃去，且远道而来，纵彼以轻傲相加，尽不妨骂他一顿。便再令阍人再传第二个名刺。阍人无奈，姑与传递。少顷复出，阍人亦无言语。李鸿章怒甚，已不能耐；又半晌方见内面传出一个请字：李鸿章便盛气而进。然此时仍以初进营中，料曾国藩必具冠服恭礼相迎，故鸿章此时虽怒，仍以敬意相持，不敢怠慢。不意进了帐内，并不见有曾国藩，不过三五人在堂上谈天说地，指手画脚而已。鸿章心下纳闷。忽闻一旁人声问道："少荃你几时来的？"李鸿章急回头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曾国藩：尚在浣盘濯足，形色甚是轻慢。李鸿章这时，不觉顶门上，怒火直冒起来。乃

厉声答道："弟在营外候见已久，何至今犹浣足耶？"国藩听罢，仍未起身，复笑着答道："少荃相处已久，胡尚不知吾性耶！吾在京时，每函致乡中诸弟，使勤于浣足；盖勤于浣足，可以灭病。故吾生平最留心此事。少荃如以此相责，可谓不近人情。"国藩这时说了又说，絮絮不休。鸿章气愤不过。立在庭中，只见堂上诸人：皆注视自己，莫不目笑耳语。鸿章如何忍得？便向国藩说道："涤生将以此奚落鸿章耶？"国藩道："这怕未必！吾接尊刺时，方在沐浴间；及第二次接得尊刺，而又不能不浣足。待浣足已毕，将与子相见矣！"鸿章听罢，一言不发，径拂袖而出。行了十余步，只闻国藩笑说道："少年盛气哉！非大人物也。"鸿章此时直如万箭攒心，掉头不顾，出营而去。

走出营门，也不见有人出来挽留。营里将弁只各以目相视。鸿章出了营外，骑回牲口，且行且愤。自忖在京时，与国藩何等投契！且蒙他以国士相许。今如此冷淡，薄待故人，试问你国藩有何本领，敢如此相傲。枉教自己从前错识了他。想罢仰天长叹！不禁奋然道："岂俺李鸿章舍你国藩一席地，遂无出头处耶？"意欲奔回合肥，忽又转念道："自己当初来时，诸兄弟曾以言相谏，阻我之行；奈自己功名心急，又看得国藩那厮太重，致遭此奚落。然今回去，何以见诸兄弟。"想到此情，不禁勒住了马。看看西山日落，暮烟四起，又不知往那里才好。正自着闷，忽见一个农夫，迎面而来。鸿章便向农夫问投栖止。农夫道："先生非落寞中人，何栖皇至此？"鸿章本待不言，惟见农夫立足不语；没奈何，只得以实情告之。农夫道："求人者当如是。子千里求人，又负气而去，行将安归？且此间曾帅有示：惧人侦探军情，故生面之人，不

准留宿。不敢闻教。"说罢飘然而去。李鸿章又气又恼，踌躇了一会，忽见罗泽南策马而来，向鸿章大笑道："曾帅谓兄才具有余，而养气不足，今果然矣。"鸿章一听，心上怒上加怒。忽回头自想，暗忖曾国藩如此相待，难道故意相弄，以挫折自己不成！果尔，则自己如在梦中也。便向罗泽南问道："德山此来有何用意？"罗泽南道："奉涤公之令，专请足下回去。曾公向言足下头角太露，故为此计，何足下竟堕其术中耶！"鸿章听罢摇首："难道涤生竟能戏吾耶？"泽南道："天下盛气之人，皆可以戏，何必多怪。"鸿章无语，便与罗泽南策马同回。

及到营外，早见曾国藩盛服相接，鸿章急下马见礼。国藩道："少荃，得毋以曾某为前倨后恭乎！"说着携手入帐，分宾主坐下。塔齐布、杨载福、彭玉麟等相见。鸿章先道："方才盛气辱及先生，望先生休怪。"国藩道："吾方待才而用，岂知足下反加白眼。大丈夫以器量为重，才识次之，故聊以相试耳。"鸿章听了起身谢过。国藩道："近来闻足下赞皖抚吕贤基军幕，屡欲邀足下来此，因安徽军务紧要，是以不敢。究竟现在安徽军情如何？"鸿章道："吕中丞好谋寡断。当公与吴、胡两帅会攻汉阳，此时天国在皖省守卫尚虚；弟献议乘这时机，大举攻安庆，吕中丞不从，失此机会。今皖省只有鲍超一枝人马，坐镇几郡。而敌将胡元炜，方守庐州，坐镇桐城；黄文金又以重兵兼守安庆，甚为完密，恐难下手。不如趁李秀成已去，以全力先复汉阳、武昌，实为上策。"国藩道："公言甚是。但金陵为洪氏根本，若克金陵，则诸省不难恢复矣。"鸿章道："此事实不容易。因金陵为彼精锐所聚，加以李秀成智勇足备，吾军中实无出其右者。若不收复各郡，

以先孤金陵之势，恐收效亦殊不易也。”国藩听了，点头称是。又问道：“人才归于洪氏，为吾之大患；以足下所知，究有何人，足以当大任者？”鸿章道：“向荣、胜保治军虽严，然谋不济勇，此其所以败也；若知人善任，莫如明公；冲锋陷阵，莫如鲍超；料敌而进，莫如林翼。其余明公帐下人物：如罗德山、杨厚庵、塔齐布皆一时之英杰，皆足以当一面者，此则明公所知矣。此外湘中二李，明公还知之否？”曾国藩道：“岂非续宾兄弟乎？”鸿章道：“是也。彼兄弟皆卓荦不群之士：续宜则谨慎深虑；续宾尤骁勇非常。若得此人而用之，亦足以独当一面。明公以为然否？”国藩道：“足下可谓知人矣！续宾兄弟，向从学于罗山门下。其才识沉毅，吾识之久矣。当为力保使重任之，以收得人之效。现闻李孟群由知县超擢道员，有补安徽布政消息；此人若在皖，未尝无济于军事也。”李鸿章点头称是，谈罢而退。杨厚庵私向李鸿章道：“足下力举有名人物，而独不及左宗棠者，何也？”李鸿章道：“左公固才，然弟只不敢言于涤生之前耳。”杨厚庵乃默然不答。

国藩自李鸿章到后，便有意规复武昌。但以胡林翼现为鄂抚，此议本该由他发起，便与鸿章计议，以书示意胡林翼，使取汉阳。时胡林翼正愤前次之败，已听得李秀成入金陵已久，要来攻取汉阳。忽得曾国藩书，其议遂决。其时鄂督吴文镕，计议欲即进兵。吴、胡二人即知会官文，以旗兵六营，兼助文镕前军；一面请曾国藩助力，大举图汉阳。适湖南巡抚骆秉章，令李续宾带湘军五营，前来助战。

原来湘抚张亮基，因捻党起事，调办河南军务，特令骆秉章继任湘抚。骆秉章广东花县人氏，与洪天王乡相隔不远。少贫，为佛山镇张家西席。张氏恤其贫，以婢妻之。后举进

士，入翰林，屡典试差，历任藩臬，洊升至湖南巡抚。为人虽无智谋，然惟赋性谦抑，颇能用人。自见胡林翼败于李秀成之手，恐胡军单弱，固遣李续宾来助战。

那李续宾本贯湖南人氏，以道员统领湘军，转战湖南各郡，颇著骁勇。当下奉骆抚之命，领兵到荆州，胡林翼便用为前军。各路人马取齐，会同进发。当下天国副将洪春魁听得这消息，忙与晏仲武商议应敌之计。仲武道："天王自下江南以来，武昌、汉阳两路有守无攻，此诸葛所谓不伐贼，汉亦亡也。汉阳之守，责任自在主帅。不如飞报武昌，听候行之。"洪春魁道："公言甚是。"便差人报告谭绍洸。

那时天国太平四年，即清国咸丰四年也。当下谭绍洸正在武昌城外，沙河一带增练水军。听得汉阳告急，便欲移军亲自往救。冯文炳进道："吴、胡两人兵力既重，又增添荆州旗兵与长沙湘军，其势正盛；汉阳战守，皆不易也。即明公亲往，恐亦无济。且曾国藩必会兵以攻吾武昌，此时更无归路矣。兵法在攻其所必救：不如遣人星夜入安庆，使黄文金分兵江西，一以壮陈玉成军势；二以牵制曾国藩，或武昌可以无事也。"谭绍洸道："现陈玉成方由安庆下建昌，已克鄱阳湖，正困南昌省城，声势大震。恐曾国藩未必便离江西也，然亦不可不备。"遂使人驰报黄文金。黄文金闻报，即令部将王永胜，会合伍文贵之兵，直进赣境，以邀曾国藩后路。谭绍洸再调吴定彩，以水军助汉阳声势；令武昌人马打着自己旗号坚守，自己却暗入汉阳。

是时吴文鎔、胡林翼大兵已抵汉阳城外，令前军李续宾，先取洪山要道；自却筑营建垒，以压汉阳。林翼更嘱曾国葆道："汉口为咽喉重地，得此亦足以分洪家军势。"便令曾国葆

以五千人马，取汉口。

谭绍洸潜到汉阳之后，正欲依李秀成旧法，先夺洪山。谁想已被李续宾先据。谭绍洸道："清军鉴于前日之败，先据洪山，我失势矣。"正拟备兵固守，忽东门守将飞报，汉口已破，已被清兵夺去。谭绍洸大惊，急传令汉口败兵，休冲入汉阳。却奔回武昌去。谭绍洸急聚诸将议道："洪山与汉口两路俱失，汉阳势益孤矣。汉阳有失，武昌重地，究以何策保之？"各人皆面有难色。正议论间，忽报冯文炳自武昌饬人送书至。谭绍洸拆开一看，不觉点头称善。顾谓诸将道："文炳不减乃父云山之智，此策准可行之。"原来文炳亦知汉口与洪山已失，恐汉阳难守，故献策请调兵暗袭荆州。谭绍洸就依计行令：洪春魁与部将汪有为，以五千人马，径袭荆州去。

那日傍午时分，清军已大至，把汉阳西南东三面围得铁桶相似。谭绍洸竭力守御，亦虑胡林翼从地道发炸：急令人一面守御；又一面挖筑长濠。不料清兵愤于前次之败，人人奋勇。那胡林翼身先士卒，首扑南门，枪弹如雨而下。谭绍洸所开发筑长濠的军士，皆不敢向前。再那胡林翼安营后，已从营中先通地道，埋伏药线。此时一声轰炸，犹如天崩地裂一般，南垣已陷了十余丈。胡军猛扑而进。谭绍洸势将不支，忽义勇队首领晏仲武，从东南飞奔前往，奋力杀退胡林翼：仍令人冒烟突火，修筑城垣。胡军再复猛攻。时天国义勇队，全用抬枪，向胡营乱击。清国副将陈文瑞，已毙于阵上，胡军稍却。谭绍洸心亦稍安。胡林翼酣战时，未得吴军消息，心甚焦躁，盼望曾国藩前来相应。怎想曾国藩被伍文贵、王永胜两军牵制，不敢远离，只令塔齐布领二千人马来助，被天国武昌守将冯文炳伏兵半路袭之，塔军寡不敌众，

因此退避。胡林翼听得不觉咯血于地。部将吴均修奋然道：“区区汉阳，尚不能下，何以生为？”遂以本部再复猛攻南门。李续宾道：“吴均修真勇将也！吾当助之。”便亦带兵前来。

时谭绍洸以清军未退，已令晏仲武专守南门，自却引兵四面巡视。忽报西门紧急，正飞奔前来，原来蒙古人多隆阿向隶僧格林沁部下，奉令往援湖北，隶舒兴阿军中，即荆州所拨旗兵统领。见攻西门不下，心甚愤怒，便调炮队向城垣猛击。天国部将汪得胜，已渐渐守西门不住。那多隆阿冒枪林直进，谭绍洸到时，已是城垣将陷。多隆阿见谭绍洸军已到，恐洪军守力复完，更奋勇薄城垣而进，军士亦随进。加以炮势猛烈，西门遂陷。枪声响处，汪得胜左臂上早中一弹，几乎坠马，军士一齐退后。多隆阿乘胜进了城垣，吴文鎔挥军继进。谭绍洸望后而退。时城中知西门已陷，皆无斗志。汉军呼天唤地，故南门亦相继而陷。谭绍洸知汉阳不能再保，急与晏仲武、汪得胜会合，焚了仓库，杀出北门，直望武昌奔来。幸得武定彩早预备船只叠作浮桥，从水师船上以炮击清兵，保护败军，陆续回武昌而去。

吴文鎔与胡林翼，便率兵大进，进了汉阳城。一面扑救仓库余火。时城中人因臣服洪氏已久，素知清官好杀，因此人人惊惧，逃往武昌者众。胡林翼大虑，只得出榜安民：居民一概免罪。然自居民逃窜之后，约束不必过严；怎奈那些居民，年年沐洪氏和平政体，一旦又遭如此专制，自多怨言。竟有些人民，思念洪家的，相聚数百人，在东门外放起火来，欲乘火往武昌，请谭绍洸为外应。偏是外应未来，内事先发，被胡林翼以兵力镇定。自是人心虽有怨言，究不敢乱动，吴文鎔亦不追究。只与胡林翼计议进攻武昌。

忽流星马飞报祸事，说称天国大将洪春魁、汪有为引兵暗袭荆州。现荆州兵微将寡，恐不能抵御。胡林翼大惊道："汉阳新下，人心尚惶。荆州猝有此巨变，何以御之？"李续宾道："某愿以偏师截洪军之后，可以保荆州也。"胡林翼道："吾欲攻武昌，正须用子为前军，未可离去。此外更有何人，可以代之？"说犹未了，曾国葆应声愿往。林翼便令曾国葆，以本军驰救荆州，胡林翼自为后继。待回时，然后议攻武昌。不想风驰电捲，胡、曾二人到了荆州。洪春魁、汪有为两军，已自回去。林翼不能求得一战，空走一场，只得留曾国葆一军，暂守荆州，以防洪军再至，自己却引兵回汉阳。

不提防回到中途，忽见树林里一声梆子响，左有洪春魁，右有汪有为，两路杀出。在胡林翼往荆州时，本一股锐气，志在截杀洪兵。及回时，只道洪军已退，不甚留意，被洪、汪两人截杀一阵，折了些人马。胡林翼不敢恋战，恐汉阳有失，先夺路奔回汉阳。洪、汪二将即自回武昌去。自此胡林翼也知洪军能兵，只得修缮城垣，训练士卒，再图大举。暂把进攻武昌之事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谭绍洸败回武昌，计点军士，折了三千余人，心甚不安。急的具一表飞报金陵。是时天王，听得汉阳失守，深恐武昌亦危，遂大集群臣会议。各人皆主增兵，固守武昌，兼复汉阳。独李秀成奋然道："汉阳得失，无关大局，何用增兵？臣以为欲定天下，只注意北伐；欲固长江根本，不如注意江西。以江西一省，西界两湖，东界闽浙，可以为各省声势也。"天王深然其计：便令福王洪仁达，领兵二万，入江西助陈玉成。时陈玉成已克南昌省城，声势大震。福王濒行时，李秀成密嘱道："若由江西以一军出岳州，可以牵制胡林翼，

而又可为石达开入川声援也。”福王谨记其言。

只当日群臣会议，独钱江未到，李秀成退朝之后，独造访之，只见刘统监已在。李秀成先问道：“军师今天安往？”刘统监道：“某昨夜蒙军师召至府内，告某以归隐，某大惊，为之挽留，力劝以国家为念。军师道：‘方今大局之成败，系于北伐之胜负；然北伐军权，操于杨党，非吾所能号令之。此后大权，当在秀成，吾当退而让之，以成其名也。’军师言至此，某复苦劝。军师又谓某道：‘秀成临乱有智，深识大体，和于上下，胜吾十倍。他必能继江之志，不劳多嘱。至于成败则天也。早晚如见秀成，为江致谢，努力国家，勿学江之有始无终也。’某此时见军师之意已决，某遂问以何往？军师道：‘江自起兵以来，相得者，莫如翼王；将与相会于峨嵋山上矣。’说罢大哭，此时某亦哭不成声。军师又徐徐叹道：‘江昔日读书，深恨范增之无终始；不图今自为之矣。’”刘统监说罢，李秀成挥泪不止。刘统监道：“某昨夜三更回府，今方才来，探军师消息，适与将军相遇。”少顷只见一老翁出道：“昨夜五更，军师将府内历年所存的金银器件，分赐我们；只身出门而去。我们又不敢动问，只有一函，着老汉若见李忠王，好转致于他。”说罢遂将原函呈上。李秀成接了，忙拆开一看，书道：

北伐之军，虽胜亦败；金陵之业，虽安亦危。

末又有隐语数句道：

黄河水决木鸡啼，山林鼠窜各东西。

孤儿寡妇各提携，十二英雄撒手归。

李秀成看罢，不解其意，不觉放声大哭。刘统监道：“此非将军哭时也！军师一去，将军责任愈重耳！且进朝商议大事。”

李秀成方才收泪。有分教：

见机而作，顿教豪杰遁山林，

大举兴征，又见英雄平苏省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李秀成一计下江苏　林凤翔十日平九郡

话说李秀成听了刘统监之语，方才收泪。当下刘统监道："军师言十二英雄，此与五年前童谣相似，得毋应在十二正副丞相乎？"秀成道："怕未必呢！愚意此言，当应在天王也。"刘统监道："天王何以言十二，某实不解？"秀成沉吟道："此或就年份上言之，亦未可定。但世界茫茫，不可预知。吾辈惟以国家为重。或不济事，但归天命。"刘统监听罢叹息。李秀成道："军师掌大权，居大位，其去也，澄然以清，吾甚敬之。"遂与刘统监入朝，奏知天王。恰逢天王在廷议事。瞧见秀成与刘统监，面有泪容，不胜诧异。李秀成便把钱军师归隐的事情，奏个明白。就中只隐过几句隐语，余外遗书之语，及那老苍头之言，都说了一遍。天王听罢，就在座上大哭起来。廷臣亦皆坠泪。刘统监又将前夜钱江遗嘱之语，告知天王。天王叹道："自吾得钱军师，谋无不中，计无不成；自入金陵，屡称有病，吾正望他调养就痊，大兴北伐。今一旦舍我而去，是天丧长城也。"说着捶胸大哭。群臣皆为劝止。天王又道："昔年聚义兄弟，如萧朝贵、杨秀清、冯云山、韦昌辉，皆已去世。石达开与钱军师，又舍我而去。人非土木，能不哀乎！"丞相杨辅清道："刘统监既知钱军师欲去，就该报知天王，隐而不言何也？"刘统监道："某劝之再三，以为军师有回意，实不料其竟然去也。且军师召某时，夜已深矣。次

早军师已去，虽言亦不及矣。”洪天王道：“军师机智过人，若有去志，焉能阻之？再自起义以来，待军师无失礼，惟日来军师抱病，前往伺候略少，其或以此为礼貌之衰，亦未可定。”李秀成道：“军师去志，刘统监已言之矣，岂为此区区耶！目今大局又紧，望大王与各兄弟，以军师之去为殷鉴，戮力同心，恢复中原，以继军师之志。”各人齐道：“忠王之言是也。”天王即向秀成道：“方今林凤翔等北伐，未知胜负。吾意欲贤弟以大军继进，你道如何？”秀成道“天王之言甚善。但江苏未平，满人据在肘腋，以为吾患，亦殊可虑。臣弟意欲令林凤翔，暂缓进兵。待臣弟领一旅之师，平定苏州，即以乘胜之兵，大举北伐，大王以为何如？”洪天王道：“此计甚是！未知下苏州之兵，何日可能起行？”秀成道：“臣弟无日不以定苏州为念，故预备多时。一二天之内，就可以统领人马动身矣！”洪天王道：“阃以外将军主之：丞相以下，任由贤弟调动。”说着，各人称万岁而退。

次日秀成即领人马十万，以安王洪仁发为先锋，以杨辅清为副将，并部将十余员随行。浩浩荡荡，直望苏州进发。军行时，洪天王亲送秀成至城外而回。一路旌旗蔽野，戈戟如林，先到镇江驻扎一夜。次日，取道常州。常州知府李琨，听得洪军已到，即与常镇道徐丰玉商议，一面飞报苏州省城。

这时清国两江总督何桂清，以金陵既失，驻扎苏城；忙与巡抚吉尔杭，藩司郝立宿，计议应敌：令郝立宿领副将虎嵩恩，及参将杜文澜，领人马一万，到常州助守。一面知照驻仪徵钦差大臣琦善与驻丹徒钦差大臣向荣，请他派兵来援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李秀成，统领大军十万，将近常州，谓诸将道："常州居苏城上流，是个紧要的去处，非得此地，不足以定苏州。若延时日，使彼结连上海西人，及征调淮、扬各路之兵，则我难为力矣！诸将有何妙策？先下此城。"部将许宗扬进道："闻藩司郝立宿，调守常州。这个人好断送常州人民性命。"李秀成道："足下何以知之？"许宗扬道："某自幼随父在京，闻郝立宿十六岁，不知戥秤，活是个书痴。祇以夤缘位至藩司。若以军容示之，彼就将胆落。然后以兵攻之，常州可下矣。"李秀成从之。遂令大兵，离常州七八里下寨。

那夜郝立宿，登城望秀成军；只见灯火烛天，相连十余里，计数不下十余万，不觉心胆俱裂，呆若木偶，目定舌槁，不能说一话。知府李琨道："忠王人马如此之众，不如坚守城池，以待救兵。"郝立宿面色黄白如纸，不能对答，竟倒在城上。徐丰玉上前抚之，全体似冰。一时军中传道："忠王兵未到常州，吓死藩司郝立宿。"清军慌乱。虎嵩恩道："郝藩司无用之物，早死数天，尚不至调到常州。今却摇动军心，如何是好？"李琨道："常州为苏州屏蔽。常州若失，苏亦难保。不如把消息通告何制军。一面坚守此城可也。"各人皆以为然。虎嵩恩便分拨将士，把四门紧守。

时李秀成已把常州城池四面围定。那日前军解送一人到来，搜查身上，却是持文书往苏州的。秀成一看，知郝立宿已死，大喜道："不出许宗扬所料也。"便率军士，奋勇攻城。是时清军军心已怯。见秀成攻城已急，互相哗溃，清将不能禁止。秀成绝不费力，得了常州。李琨、徐丰玉俱自刎而死。虎嵩恩、杜文澜各领兵望苏州而逃。

秀成进了常州，即传令兵不卸甲，造饭后直趋苏州。许

宗扬道："兵力乏矣，不如休息，免中敌人以逸待劳之计。"秀成道："此非将军所知也。两军相对，自不宜疲其兵力，以中彼以逸待劳之计。今苏州清兵，寡不敌众，必有守无战。且郝立宿、何桂清、吉尔杭皆木偶耳！吾出其不意，以势示之，必得其志。"宗扬深服其论。李秀成又令许宗扬，抚妥常州之后，移兵江阴，堵塞清国上流救兵。分嘱已定，却移大军直趋苏州。将各军一字儿摆开，直压东南，两路势若长蛇。及暮军中灯火绵连不绝。

江督何桂清，在城楼了望，唬得魂不附体。将城中精锐尽移守西南两路，候向荣救兵。时向荣军驻丹阳，与天国兵大小数十战，多有不利，已退驻仪征。当时听得苏州紧急，欲令张国梁领兵往救，忽听得天国许宗扬，已拔江阴，向荣大惊道："彼领军者，莫非李秀成乎？何其神速也！"欲以大军往救，又恐淮、扬一带空虚，天国大兵，乘机而至，因此犹预不决。是时何桂清，日望救兵，一筹莫展。巡抚吉尔杭又是个素不经事的，万事只候何桂清裁决。只有提督余万清、参将杜文澜先后到何督行辕请令，并请分兵出城，以为犄角之势。何桂清道："城内军兵，不足当彼军之众，又分其兵势，非良策也。"便不准行。

当下李秀成，听得清兵不出，即顾谓杨辅清道："果不出吾之所料也。"说罢出营，亲阅形势：但见苏州城上，西南两路，鼓角森严；东门颇觉冷落。即回营谓洪仁发道："何桂清无谋匹夫，以我大军自西而下，必将锐攻西南两门，故坚守此地，以待救兵；却好中吾计也。"便附耳嘱咐如此如此。洪仁发得令去后，杨辅清道："恐彼虚者实之，以为诱敌之计，又将奈何？"李秀成道："桂清自带兵以来，未尝一战，故知其

无谋胆怯也。若遇胡、罗，吾已防之矣。”随又嘱咐赖文鸿，如此如此。分拨已定，即拨兵往攻西门；又令杨辅清攻南门。三军一齐奋勇鼓噪而进。何桂清见李秀成，以重兵趋西门，急令提督余万清、副将虎嵩恩同守西路。却令参将杜文澜，引兵守南路，以拒杨辅清。时近黄昏时分，忽东门守将游击李定邦，飞报紧急，有天国安王洪仁发攻城。原来洪仁发已得令，抢过东门攻城。何桂清听得大惊，便调虎嵩恩回守东门，以助李定邦。余万清争道："本军已不能当李秀成之众，又转调虎副将东去，西门奈何？”何桂清只是不听。及到夜分，守力渐懈。在苏省城垣坚固，本不易破。况又无地可逃，故何桂清只得竭力死守，日望救兵赶到，庶解重围。忽报向荣救兵已至，已经恢复江阴，先令张国梁领军赶来，入城助守。现到北门听候大帅号令。何桂清听有救兵，喜出望外。急登城一望，见赖文鸿一军，纷纷望西而退。来的果是清兵旗号，便令开门放入。不想城门甫开，三军一齐乱喊起来，清总兵李元浩，中枪落马。天国人马，一齐拥进。

原来李秀成，早预备赚城之计，打着清军旗号，军士都穿清国号衣。却令虚打自己旗号，在西门攻城。暗令赖文鸿，虚攻北门，转杂在前军，赚开前门，乘势把李元浩击于城下，因此进了城门。当下何桂清听得北门有失，仍令诸将力战；却令提督余万清保护自己与吉尔杭，杀出东门先遁。洪仁发让过何桂清等逃走，先进了东门。是时城中清国将官，听得何桂清已遁，莫不愤怒。有降的，有逃走的，纷纷乱扰。副将虎嵩恩、参将杜文澜都弃城微服而逃。李秀成急令军士止杀。但大书旗上：降者免死。清军降者大半。李秀成立即出榜安民，令以冠服葬李元浩尸首。大发仓库，赈济难民，莫

不悦服。

苏州既定，杨辅清便欲进兵，取上海县，擒捉何桂清。秀成道："上海多西人居留。稍一误杀，即开外人交涉。我不宜以大兵临之，然吾已定计矣！不消一月，不愁上海不为我有也。何桂清一无知子，纵之何害，得之何益。此土木偶人，吾所以令安王纵之也。"说罢各人皆服。秀成平定苏州，由先夺北门，因表录赖文鸿为头功。捷报到金陵，天王大悦。秀成以北伐紧要，留许宗扬、洪容海安抚苏州各郡县，一面回金陵商议北征。

天王听得忠王回到，亲自出城迎接。秀成急下马道："何劳大王相接！"天王道："往返十余日，即定江苏省，军威之速，古未尝有也。"遂与秀成并马入城。谓李秀成道："贤弟这回出师，何成功如是之速也？"秀成道："这条计，祇可弄何桂清，实不可为训。且以北征紧要，不得不从速竣事耳。"天王然之，便在殿上摆酒庆功。录赖文鸿为丞相，余外各人，皆有赏赠。议休兵一月，便行北伐。

且说老将林凤翔，自从领三十六军，大捷于扬州，清将琦善、胜保，皆退保山东。林凤翔便直进淮南。因前者听得东王杨秀清被杀，因此缓兵不进。及听得北王已死，忠王用事，正待进兵。忽又听得忠王李秀成有文报到，顾谓左右道："忠王想催吾进兵而已。果尔则英雄所见略同也。"及左右呈书上，拆阅后，乃大惊道："忠王缓吾进兵，果是何意？"左右道："得毋忠王随后进兵，故留老将军少待乎？"林凤翔道："言虽如是，然恐非忠王之本意也。"部将王大业进道："弟与忠王向在老万营同事，其人忠厚而多智，待人以礼；断非诳老将军者，愿老将军少待之。"林凤翔道："吾以三十六军，由扬州到

此，攻城破垒，如摧枯折朽。勇如胜保，迄今穷蹙山东，更有何顾虑，而必待忠王后继乎？”副将温大贺道：“忠王自用兵以来，算无遗策，不如待之，较为稳着。”林凤翔奋然道：“诸兄弟何便轻吾！某将独进幽燕，双手取北京，单骑迎天王于都下，方称本心。”说罢，便移文李开芳、吉文元、罗大纲约会于大名府；又以进山东，恐黄河难渡，便移大军而西，将由汴梁北进。下令军中，明日五更造饭，平明起程，先取兴化。

临行时，温大贺复叩马谏阻。林凤翔道：“忠王待克江苏，然后进兵；以江苏城池坚固，恐忠王定苏州时，某已在北京矣。且军令既下，不可以儿戏止也。”诸将遂不复言。时清兵以林凤翔日久不进，军中多懈怠，忽凤翔军掩至，猝不及防，守令皆弃城而遁，遂唾手拔了兴化县。传檄盐城、安东，次第降附。林凤翔下令道：“清官讳言兵败，十不报五；某料清军不易南下：令军士休便解甲，宜裹粮趋安徽上游，即可与李开芳合军矣。”大军便沿洪泽湖而进，直抵盱眙城。忽流星马报：清提督鲍超，会同江忠源，攻庐州甚急；罗大纲已回兵南下矣。林凤翔道：“大纲孤军恐不能当其众；黄文金驻安庆，又不易离城。庐州有失，安庆震动。我不如先取凤阳，以夺清军之气，则庐州、安庆安矣。”诸将皆以为然。立即令军士衔枚疾走，倍道迳趋凤阳府。

时清国守将总兵易良干、参将杨虎臣、知府李文望，闻凤翔兵大至，急飞报胜保，求请救兵。林凤翔离城十里下寨。与诸将计议道：“凤阳被困，必然求救于琦善、胜保二人；彼救兵若先守彰德、卫辉，以压吾上流，我将大费筹画；彼若蹑吾之后，吾兵但顾前进，不必虑也。”左右皆壮之。时凤阳

城外，清兵建筑木栅，以为固守。凤翔道："彼如孩子戏，若把他木栅焚去，军心胆落矣。"立即分兵为五道，先遣五百人分头抢到木栅前纵火，木栅、房栅，一时皆着，木栅守兵不战自乱。城上又恐自击其兵，不敢发炮。凤翔督五路大兵，乘火势而进，直迫城下。清军大乱，皆弃枪而逃。清总兵易良干，立杀数人，非但不止，反乘机哗变。凤翔令在城下发炸起来，城垣陷了数十丈。易良干早葬在火坑之内。温大贺抢进城门，杨虎臣便弃城逃走；清知府李文望死于乱军之中。

凤阳既定，林凤翔安抚居民之后，便传令诸将道："某此行将直抵燕京，与诸兄弟作太平宴，自应疾行北趋。但恐军士连战疲乏；且庐州胜负未知，不得不留兵以壮声援。今特将三十六军，分为两班，轮流更替。头班休兵两天，便要起程。"这令一下，诸将皆请先行。这时清军因凤阳失守，恐林凤翔大军南下，鲍超已解围而去。林凤翔听得大喜道："鼠辈果不出吾所料也。"便留温大贺领兵，抚定附近各县，然后继进。果然数日间，凤阳府属各县，已次第降附。统计旬日之间，平定十余郡县。林凤翔即传令领兵北行。行时又下令道："吾当先取彰德府，迟则胜保至矣。"即传令督军大进。管教：

义若武侯，炎汉风云摧北魏；

勇如宗泽，渡河声势慑东胡。

要知林凤翔此去胜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林凤翔大破讷丞相　李开芳再夺卫辉城

话说林凤翔进了凤阳府，旬日间属下各州县，多已降附，便进兵北行：以朱锡琨为十八军前部先锋，兵次南平。清县令朱祖祥，听得林凤翔大军已到，自知不能抵敌，便出城迎降。林凤翔督兵进城，秋毫无犯。留兵五百，仍令朱祖祥守南平。次日即进兵望永城进发。

清廷听得天国兵大举北上，林凤翔所向无敌，心甚忧虑。便调直隶总督、大学士讷尔经额，领军三万人，吉林马队八千人，并蒙古旗兵七千人，共统四万五千人马，来拒林凤翔。早有细作报知凤翔。凤翔即令军士倍道而行，先取归德府，以为驻兵之地；归德知府王襄治、副都统托明阿，听得讷相已经起程，商议坚守城池，以待救兵。谁想讷相大军方至保定，畏惧林军，逡巡不进。归德守将正造次间，忽报林凤翔大军已压城下。托明阿登城一望：见天国军兵，旌旗蔽野，连营二十余里。托明阿大惧。时城中居民，纷纷乱遁。托明阿急令闭上城门，不准军民离城，人心大愤。即与清军交战起来，有欲逃走的被捉回来，立时杀却，人心愈愤，城中大乱。林凤翔乘势攻城，旗上大书招降二字：人民遂拥至南门，杀散守门军士，意图开门迎敌。朱锡琨乘势杀进去，托明阿欲援救时，已是无及。急乔装杂在乱军之中，落荒而逃。天国副丞相曾立昌，领百骑绕过北门，来捉托明阿。及知托明

阿已离城而去，始调兵回转来，正遇清知府王襄治。襄治自料逃不去，下马向曾立昌请降。

林凤翔入了府衙，安抚居民才毕，就闻清将胜保，由徐州入河南，来争归德。林凤翔笑道："胜保此行，我早料及。"遂令曾立昌、朱锡琨，立刻领军离城，分两翼以待。并传令道："军士已疲。胜保若来，休便与战，吾自有计破之。"随唤温大贺道："兄弟可从间道回凤阳，趋蹑胜保之后，彼腹背受敌、必然退矣。"温大贺得令去后，果然胜保领军万人，已到归德。见林凤翔调两军分屯城外，心内沉吟道："林凤翔十战十捷，未尝少挫；今忽然缓兵不进，而以军候我，其中恐有计也。"便与左右商议。左右皆惧林凤翔威勇，不敢进兵，皆以胜保所虑为是。且以大军远来疲乏，若一中伏，吃亏不浅。胜保便传令暂扎大营，派人查探，有无伏兵。一面以小队，向曾立昌挑战。

天国曾、朱两军，紧守不出，胜保不得一战，心甚狐疑。次日探子回营禀报，并无伏兵。胜保立意进战：传令明日五更造饭，平明起兵，来争归德城。

当下林凤翔见胜保未退，即诫曾、朱两将道："胜保来，必然大进；仍宜坚壁以待凤阳之兵，则事半功倍。若不得已，吾亦统全城大军，以为两贤弟后继也。"时胜保已督率人马，分列而进。曾、朱两将，先严阵相待。林凤翔随督大军，从西门分队而出。胜保正在分军时，忽飞报天国大兵，已从凤阳大进。胜保大惊道："如此则前后受敌矣。"清军听得凤阳军至，只道中了林凤翔之计，一齐哗噪起来。林凤翔见胜保军心已乱，督兵直捣清营。恰值驻凤阳的天国人马亦到，胜保不欲恋战，传令退军。不料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可怜胜保一员勇将，欲争归德，反吃了个大败仗。统计这场恶战：清

军死伤的，不下万人，降者二千有余。林凤翔大获全胜，收军回城。便令朱锡琨、曾立昌，移兵往取卫辉府，并嘱道："卫辉为我军必争之地。若僧格林沁与讷尔经额先据，以与我相抗，实为阻碍，故宜先取之。老夫将引军为汝后援也。"朱、曾二人，领兵便行。路上朱锡琨谓曾立昌道："旬日连下数十郡县，颇不负此行矣。"曾立昌道："兵有利钝，战无常胜。某所虑者，长胜则骄矣！"朱锡琨深以为然。即日将抵卫辉，令人打听城中消息。

原来城内总兵赵镇元，与知府奇龄意见不合。奇龄力主出城迎敌；赵镇元道："胜保、琦善以十万之众，不能当林凤翔，况我们兵微将寡，坚守为上。"奇龄道："我军大败之后，正宜一战，以安人心。若示之以弱，人心益震动矣。"赵镇元不听。奇龄不服他，所统旗兵，向与赵军有意见，加以主将不和，益生冲突。曾立昌把这点消息报知林凤翔。凤翔大喜道："果尔，则卫辉城入吾军中矣。"遂疾继前军。忽见城内尘头大起，居民呼天叫地。原来奇龄的旗兵，与赵军争战起来，居民各自逃避。赵镇元见此情形，将来不免见罪，不如投降天国。遂将西门大开。林凤翔道："城内必有内变。今若不进，失此机会矣。"即领兵进城。见城内旗兵与赵军互相殴斗，林凤翔乘势杀了一阵，奇龄知不是头路，逃出城外。林凤翔得知备细，便准赵镇元投降，即令仍守卫辉。

忽报李秀成书至。具言江苏已经平定，不日北上。林凤翔笑道："忠王下江苏，可谓神速矣。然此处亦无须尔也。"朱锡琨道："老将军连战皆捷，声威已著；不如候忠王到时，一同大进，较为上策。"林凤翔笑道："兄弟何过虑也！吾以十八军，横行数省；勇如胜保，只求得一败，岂惧讷尔经额一孺

子乎？"遂令大军先进山西，取潞安城，然后转进直隶。

军令一下，无敢谏阻；改令朱锡琨为前部先锋。第二班大军，望山西进发。军行时，温大贺暗谓曾立昌道："老将军由胜生骄，吾甚虑之，公何不言也？"曾立昌道："谏之于大胜之时，势必不从。不如密函，催忠王速进为是。"温大贺道："忠王自江苏回，必休兵而后进战；且返往之期，即函催亦恐不及也。"二人说罢叹息，只得把战事情形，详报忠王：促其北上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纳尔经额，领大军并吉林马队，共三万余人，驻扎正定。此时清廷虑纳丞相，非林凤翔敌手，急令刑部尚书桂良，领御林军万人，为后援。桂良军到保定，见纳相逡巡不进，随把情势奏知朝廷。清廷大惧。急调蒙古郡王僧林林沁，领蒙兵二万，回镇顺天；一面催纳尔经额进战。纳相便欲趋驻顺德府，部将永良道："卑职知潞城、黎城之间，有一小路，循太行山东出；可由河南之武安，直趋直隶临名关，往来甚捷。且中多险要，若以六百人守之，虽有大兵十万，不能过也。再以奇兵截其后路，破林凤翔必矣。"纳相道："吾亦知之矣。今林凤翔转进山西，但这是山西巡抚的责任，吾马上知照他，令其依计而行可也。"永良道："转折而待他人，不如先自守之，较为得力。"纳相不从，便飞令山西巡抚，扼要驻守。传令进兵临名关，以迎林凤翔。谁想纳相军令未发，林凤翔已拔潞、黎两城，听得纳相将进临名关，便唤曾立昌，嘱咐如此如此；又传令朱锡琨，嘱咐如此如此，二人得令去了。便令温大贺为先锋，望临名关而去。

且说纳相尚未动身到临名关，附近州县，早见纳相大军旗号，责令州县供张。那州县见是纳相旗号，自不敢不从，

都应付粮草而去。到了次日，忽报纳军已到，州县皆大惊道："纳军方才过了，如何这会又有纳军到来？"急令人打听，方知确实是纳军。州县皆到营前问讯。纳相惊道："本帅并无遣派前驱，得毋敌人假冒乎？"遂迁怒州县，一齐摘去顶戴。传令到临名关，把大营扎下。忽闻鼓角喧天，喊声震地，左有曾立昌，右有朱锡琨，分两路杀出。纳相未曾准备，曾、朱两军，如生龙活虎，把纳军冲做两段，清军皆无斗志，纳军十分危急。林凤翔又统大军杀到，纳相急领百骑，望广平府而逃。忽一枝人马拦阻去路，正是温大贺。讷相不敢接战，重又逃回。温大贺直闯中军来捉纳相。纳相策马飞跑。回望四至八道，皆是洪军。加以临名四面，皆崎岖小路，清兵苦难逃脱。犹望保定有兵来援。谁想林凤翔已先派兵埋伏。故清将桂良在保定，并不知临名关已经交战，那里还有救兵？当下林凤翔知纳尔经额已经逃脱，降令军中：降者免杀。于是军士降者大半，余外都四散逃走。统通三万人马，纳尔经额仅存百余人，逃入广平府而去。林凤翔大获捷胜。一面调二班人马来更替，欲乘机北上。

忽报蒙古郡王僧格林沁，领大军三万，会合桂良，由保定而下。左右皆向林凤翔道："北京为满酋根据之地，必以全力临我。我孤军深入，非兵法所宜。且老将军自淮上进兵，纵横五省，威名已震华夏。倘有疏虞，非所以重国家之寄也。不如择要自守，以待忠王兵到。"林凤翔道："若待忠王，恐日月蹉跎，老将至矣。诸兄弟果以孤军为虑，姑待李开芳军至可也。"左右听了，皆无异言。林凤翔便令分兵，权扎要地，分小队收复各州县。僧格林沁亦以林凤翔军势甚锐，不敢遽进，因此两面权且罢兵。

且说李开芳，自接林凤翔文报，即会合吉文元，起兵北上。忽听得清廷拜鄂督官文任钦差大臣，督楚军及旗兵，趋怀庆府。李开芳惊道："彼忽然统兵北上，志在蹑林军之后；吾不如先取怀庆，较为上策。"便兵望怀庆进发。恰恰吉文元军亦到，李开芳谓吉文元道："官文现住河南府，此行必与我争怀庆矣。我两军相合，力虽壮，而势反孤。某素知河南府以北，有条小路，直通孟县。孟县为官文必经之路。将军从小路疾趋孟县以扼之，然后某取怀庆。官文知怀庆已失，必然胆落。将军以兵乘之，可获全胜也。"吉文元鼓掌称善。遂领军从小路先取孟县。

果然官文领军已到，前部先锋武中略来争孟县。吉文元分要驻守，全不出战。武中略报知官文。官文道："敌人智在吾先，攻城恐亦无益。不如从小路偷过孟县也。"左右谏道："不特小路，恐有埋伏；且敌人既以重军驻孟县，我若偷过，反在敌军之前，腹背受敌，又将奈何？"官文沉吟半晌，便令军士先扎大营，一面打探敌军如何，然后进发。

却说李开芳自吉文元去后，即领军攻怀庆。清国守将提督善禄，副都统西凌阿，尽率精锐，出城迎击，天国黄袍将阵亡二名。李开芳传令缓攻，分军望北而退。提督善禄，领军赶来。忽然怀庆西路烽火大起，善禄军心惊惧乱窜，李开芳引军杀回。原来未攻城之先，李开芳先派小队，偷过北门，然后诈败。却从北门，举起烟火，以惊清军之心。果然清军惊乱，望后奔窜，互相践踏。李开芳杀了一阵，直逼怀庆城下。提督善禄，绕城而走；都统西凌阿，落荒而逃。怀庆遂下。李开芳进了怀庆府，立即布告各郡县。官文听得消息，仰天叹道："某欲长驱北上，蹑林凤翔之后，今怀庆已失，吾将安

归？”便令退兵。忽报吉文元兵大至，官文分两翼死撞一阵，大败而回。吉文元也不追赶，进兵怀庆，与李开芳会合。吉文元道：“凤翔留赵镇元守卫辉，今赵镇元已死；清将李云龙，复举清国旗号，是卫辉复为清国有矣。不如先取卫辉。”李开芳道：“卫辉为进大名要道，得此可与凤翔军合。某如此如此，可以取卫辉也。”便令军士，衔枚疾走，由元村直抵新乡。

卫辉守将总兵李云龙，听得天国兵至，急缮垣固守。李开芳令军士数百人，扮作居民，纷向卫辉逃难。李云龙见邻邑告警，人民逃难，便令开城收纳：初犹是居民赤手来奔，渐渐来者愈众，或携包裹；又渐渐箱箧累累，拥挤城门。李云龙急令守城检搜行李。谁想李开芳暗点军士千人，直蹑其后，所带箱箧，都藏军械。听得要检搜行李，乱喊起来。李云龙情知有变，急欲闭上城门，不提防李开芳军已到，进城内的乘势杀了守城军士，天国军一拥而入。李云龙阻挡不住，死于乱军之中。管教：

妙计成功，不费分毫之力；

名城克复，大张挞伐之威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李秀成出师镇淮郡　林凤翔败走陷天津

话说李开芳，督兵拥入卫辉，知清将李云龙已死，即安抚居民，一面捷报南京。再与吉文元计议，知会林凤翔，共议进兵之计。

当时林凤翔知李开芳、吉文元已拔卫辉城，便进兵攻广平府，并请李、吉二军，会攻大名。然后乘胜会合，以趋天津。再从天津分三路，直上燕京。主意既定，便欲即行。大将温大贺道："清将僧王、桂良皆驻军正定。今我军连战大捷，声威大震，正宜直趋正定府。若能败桂良一军，则清人气夺，我乘势攻北京，留李、吉二军分攻各郡，阻截清人救应之兵，大势不难定也。其趋天津，势反孤矣。且僧王与桂良在前，胜保在后，我居其中，腹背受敌。倘有差失，干系非轻，愿将军防之。"朱锡琨亦道："能固守以待忠王兵至，固是上策；即不然，老将军纵横五、六省，所向无敌，岂惧桂良一孺子？兵法在攻其要著，若舍正定，而下广平，恐僧王、桂良反蹑吾后矣。"林凤翔道："吾岂惧桂良？不过吾军以粮食为虑，若趋天津，则转运较易耳。"温大贺又道："连战以来，一路因粮于敌；仁义之师，所至都有供应，何忽以粮食为忧？吾自从军以来，跟随钱军师，所到尽行指教。今不求制人，而反求受制于人，是绝路也。岂复能战乎？"当下纷纷谈论。林凤翔阴有悔意。忽报洪天王有使命至，凤翔急命引入，则天王

以凤翔每立大功，加封凤翔为威王；又封李开芳为毅王；并封吉文元为顺王。其余各级，皆有升赏。

凤翔既得王位，进兵之念益急。顾谓左右道："大丈夫得遇明主，委以重权，隆以大位，马革裹尸，亦分内事。"复问来使，忠王在金陵作何举动？来使道："忠王定江苏，近一月矣！现在征集常镇各军，大举北上。想以老将军之勇，济以忠王之能，北京不难定也。"时曾立昌、温大贺，在旁听得忠王北上，皆喜形于色。凤翔见此情景，遂疑左右以已之能，不及忠王；且以为若非忠王，即不能定北京者。心中已自不平。遂遣来使回南京。并嘱道："烦足下为某致语天王：不消一月，准延天王至北京高坐也。"来使听罢，自然盛称，林凤翔益自满。来使去后，便下令进攻广平府。曾立昌、温大贺一齐苦谏，凤翔只是不从。谓曾、温两人道："以吾治兵多年，经事不少，诸君何多虑也？"方争论间，朱锡琨疾趋而入，谏道："昔忠王下江苏，先取江阴，以阻向荣救兵；今将军用何法以阻胜保，不要吾后也？"林凤翔道："用兵之道，各有不同。吾昔在新疆行伍，久经阵战，此时李秀成，尚在乳哺中耳。诸君何遽视吾不如秀成也？"原来凤翔平日，见李秀成年少，颇不服李秀成；故每欲争功，图出秀成之上。今闻朱锡琨之言，如何不怒？便令大军望广平府进发。军行时曾立昌复进道："以将军之威，何攻不克！但临事而惧，计不如出以万全。请令分一军，弟当力趋正定，以牵制僧格林沁，亦可备缓急。"林凤翔道："足下诚多虑，然亦可以不必。我由广平沿大名趋天津，彼将挟全军，与我迎敌，犹恐不足，彼亦岂能另行分军耶？"曾立昌仍复固争，林凤翔不得已，便使曾立昌领军三千人，驻守临名。余外朱锡琨、温大贺皆随林凤翔，望广平

而去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李秀成，自克江苏，回金陵，本意与林凤翔会合，然后北上。休兵一月，正拟调集各军起程，忽见一月之间，林凤翔十余次捷报，以为他虽不从令听候，然由安徽入河南，攻山西，未必便攻北京。后来见他已克潞城趋临名关，乃大惊道："林凤翔竟入直隶矣！其志必以得北京为荣。奈北京为清人根据之地，势必以重力把守；凤翔虽勇，若清人坚守，以疲我兵力，则凤翔坐困矣，焉有不败乎？"遂趋朝谒见天王。告以："凤翔擅趋直隶，吾甚忧之。"天王见林凤翔连战皆捷，势如破竹，以为未必便败。李秀成争道："兵法岂有孤军深入，而能长胜乎？必败无疑矣！凤翔一败，锐气丧尽，南方必多事，恐大局从此去也。"说罢泪涕不止。天王道："然则何如？"李秀成道："向使林凤翔暂缓北上，自是万幸；盖非全力，不足以撼北京也。且兵未有久战不疲者。今林凤翔横行五省，大小数十战，譬如强弩之未，势不能穿鲁缟，况北京乎？吾自江苏回，必令休兵者，盖以此耳。某本意由河南北趋，则黄河易渡，然恐不及矣。今惟有出师，由淮地直走山东，或者胜保以有后顾，而不尽其兵力耳，但山东黄河难渡，若被胜保窥破，则彼将全军长驱北还，以邀林凤翔之后，而我师无用矣。"天王道："事已至此，贤弟姑为之。"天王虽如此说，心下究不信林凤翔便败也。

当下李秀成点视各军，取齐共五万人，并令军中倍增旗帜，以壮声势。分为二十五军：每军二千人，仍以洪仁发为先锋；召回罗大纲为副将；大将许宗扬、赖文鸿同行。余外部将二十余员，一路旌旗蔽野，戈戟如林，由扬州望淮郡进发。军行时，先出檄文一道：

大汉天国太平六年，大将军忠王李，为布告天下：

自昔昆阳缵绪，汉业因以重光；灵武中兴，唐祚因兹不坠。盖拨乱方能反正，伐罪所以吊民也。今满清当灭，皇族当兴；合久必分，乱极思治，此其时矣！自满人踞我神京，虐我黎庶，朝中文武权重者，皆归旗满之人；外省职员尸位者，无非贪残之辈。逞其狐狸之性，害及生民；肆其狼虎之威，毒贻闾里。横捕强剥，害善欺良，我民际此，聊生何赖？是以我朝圣神文武天王陛下，心怀怛恻，志切焦劳：求复宗祖之山河，力拯国民于水火。自义旗一举，四海同归。一人不准妄伤，一物不准妄抢，故天下响应，东南底平。革其左衽之非，复其衣冠之旧。本帅深体天王陛下之意，大举北伐，恢复中原，保护人民，扫除妖孽。问其累世猾夏之罪，成我大汉一统之体。发政施仁，赏功伐罪，凡尔村乡市镇，不用惊惶；士农工商，各安本业。效力者论功行赏，国家自有常规；助敌者厥罪当诛，军律断无轻恕。此檄！

这道檄文既出，远近皆仰忠王李秀成之名，莫不箪食迎师，赀助军费。秀成伸明号令：所过秋毫无犯，直抵淮郡，降附已有十余州县。忽有李文祥，领义勇数百人来归，秀成嘉之，使为后军。许宗扬道："李文祥忽然以兵来降，未知其心何若，元帅何以信之？"秀成道："不必问其心之何若，然附顺除逆，人之恒情也。且吾示之以威，结之以恩，彼亦为我用矣。"左右皆叹服。

秀成既至淮上，胜保闻之，谓左右道："秀成此行，无能为矣。"左右问其何故？胜保道："彼欲出师，以为林凤翔声援也。若转入河南，则旷日持久；若直趋山东，彼岂能飞渡黄

河耶？即全军北还，亦无忧也。”说罢便令人打听林凤翔消息，以起兵截之。

且说林凤翔起兵攻广平府，讷尔经额弃城而遁，凤翔坦然入城，左右皆贺功。林凤翔手绰白须，顾谓左右道：“此未足贺也！诸君皆以某不如秀成；吾将入燕京，获虏酋悬首市街，与天王作太平宴，一洗诸君小视老夫之耻。”说罢洋洋自得，左右皆不敢复言。林凤翔即令攻大名府。时满守将领军侍卫内大臣默特、贝子德勒克，领旗军二万，守大名。听得林凤翔兵至，忙着筹画防守。谁想清军皆畏林凤翔威名，面面相觑。默特深以为虑。忽报胜保有文书至，默特拆开一看，却道是：“大名一府，能守则守之；不能则待吾军至，当与僧王三路会合以图之可也。”默特听罢，知胜保大军将到，欲分军一万屯城外，以为声援，那林凤翔亦虑默特分军，内外相援，难于攻击，先把大名围定。

次日李开芳、吉文元，两军俱至。清军愈惧，往往缒出城外逃窜。林凤翔知其军无斗志，与李开芳、吉文元乘势攻城。吉军先攻下南门。默特与贝子德勒克，领军望北而逃。林凤翔既进大名府，传檄州县，纷纷来附，声势大震。李开芳道：“吾军骤至，如迅雷不及掩耳，当乘势逼清军，无使徐为之备也。”林凤翔以为然，便与李开芳分两路而进。议定林凤翔由巨鹿趋冀州，入河间府；李开芳由寺庄趋景州，过新桥，沿砖流镇而进，会攻天津。并以吉文元为李军前导。林凤翔又以己军久战，李开芳实为生力军，故令李军先发。

时李开芳一军，久蓄精锐，又得吉文元先导，故势如破竹。所过清国官弁，无不降附，李开芳皆抚慰之，用为向导，故所至披靡。十余日内，已抵静海，又与吉文元军互相犄角，

安排攻取天津。便令吉文元阻截北路，以防清军救应之兵。时林凤翔已由巨鹿过了冀州，将抵河间府，各州县听得林凤翔名字，小儿不敢夜啼，清国官吏纷纷投顺。林凤翔既进河间府城，得白银三十余万，粮食无数，军心大慰。凤翔谓左右道："吾若听曾立昌之言，直趋保定，胜负固不敢知，且安得士马饱腾如今日耶？"遂议定次日进兵。是夜宿于河间府衙。忽朦胧间见当天一轮红日，坠落营中，投而复起；忽然红日不见，但见水势滔滔，淹没城池，所有山林城市，尽成泽国，人民淹没，不计其数。猛然惊醒，却是南柯一梦。忙出帐外一看，只见明月当中，别无声息，心甚诧异。

次早许宗扬、温大贺皆入帐请令。凤翔告以梦兆，并使参测，是何吉凶？许宗扬道："红日当天，自是吉兆；然洪水为患，淹没城池，其凶甚矣。老将军当防之。"凤翔叹道："大丈夫遇明主，委以重权，封王拜相，恩遇极矣！今梦兆先吉后凶，或者京城破后，而吾身不免耳。然亡一身，而有功于国家，使千秋下竹帛流芳，愿亦足矣，吾何惧哉！"即发令温、许二将，与李、吉二军会合，进攻天津。温、许二人退后，那温大贺谓许宗扬道："此梦不应则已，应则凶实甚。"许宗扬叩其故？温大贺道："日虽吉象，然坠于地下，恐非佳兆；况有洪水为患哉？"许宗扬道："吾一时见不及此，当为老将军复言之。"说罢遂同至帐里。凤翔见他两人复回，便问以何意？许宗扬以温大贺之言对，并请暂缓进兵。适部将李文祥在旁答道："洪水淹没城市山林，或应在老将军之杀僧格林沁也！"各人纷纷争辩。凤翔道："大丈夫纵横天下，安可因一梦而阻其志气乎？吾意决矣！君等请勿多言，当速进兵。"各人不敢违令，遂分三面攻天津。清国守将陈大林、刘邦盛，料敌不

过，弃城而遁。林凤翔遂进了天津府。安民既定，便令吉文元，领军由静海进三角池，由丰台攻北京；以李开芳由和合而进，林凤翔由河西务进通州，以会攻北京。分兵既定，大军克日起程。

是时咸丰帝见天国兵已克天津，指日北上，京城大震，便欲遁归热河；又因京城富户，避走一空，人心更加震动，急调僧王堵守京城东南两路。时贝子勒德克及默特两人，已领败残人马回京。僧王陆续收拾，隶归本部，统共清兵五六万人，因此军声复震。复令桂良由保定回屯新城，为左右声援。时咸丰帝已拿讷尔经额回京逮问，再调德泰统九门步军，镇守通州。安排既定，适吉文元由静海进兵，打听得桂良已住新城，恐被桂良邀截后路，不敢遽进。林凤翔听得这点消息，转令吉文元独当桂良；自己先攻僧王，而改以李开芳望通州进发。忽流星马飞报军事，说道："胜保领本军兼统琦善旧部，共五万人马，已渡黄河望北而来。"林凤翔听得，觉如是则前后受困，心上已怯了一半。仍是镇住军心，只顾前进。叵耐胜保北上之说，传布军中，皆以清军前后共十余万，莫不以腹背受敌为虑。大将朱锡琨入帐告道："军心已动，恐不能战矣！不如回军大名府，较为稳便。"林凤翔道："阵上全凭作气。我军锐气而来，一旦退后，军心一摇，且清兵将纷蹑吾后矣。"朱锡琨道："北伐之军，关系甚重；倘有差失，南方根本亦恐摇动也。"林凤翔听罢，踌躇莫决。忽又报清兵僧王，领大队由丰台而下。凤翔道："此时更不可逃的。"便张两翼而待：以温大贺在左，朱锡琨在右，分拨甫定，正欲使李开芳北进，谁想胜保已疾趋而来。时李秀成方下兖州，直趋济南，满意望胜保回救；不料胜保深知秀成不能遽渡黄河。左右皆

劝胜保回军，胜保道："北京一地，重于山东；山东失犹可为，北京若失，大局去矣。乘此林凤翔被困之时，休令纵去也。"遂走天津。

当下李开芳知胜保已到，便欲出战。忽听得僧王先令默特领万人下天津，以应胜保。李开芳道："坐据天津，是徒自困耳。"遂督兵出城外。恰值胜保兵至，李开芳部下兵士，既知默特南下，又见胜保北来，军心大乱。李开芳大惊，先令前锋与胜保接战，因军心既摇，不免失利。李开芳料敌不过，遂领兵望高唐而逃。只有林凤翔、吉文元两路与清军对敌。林凤翔令吉文元迎胜保，自领军与僧王会战。更嘱咐吉文元道："我两人至此，惟有死战。若先能破其一军，则大势尚可为也。"吉文元挥泪而别。林、吉两人分军甫定，吉文元直望天津而下，正迎着胜保兵至，吉文元不能成阵，急传令混战。怎耐军怀怯志，清将桂良见吉军移动，又疾趋下来。吉文元只顾前进，力冲胜保阵前。这时胜保军见吉文元来势太猛，令军士压住阵脚，暂不出战，只用枪轰击。吉文元肩上早着一颗弹子，翻身落马，军士益乱。胜保乘势进兵，吉军被杀者，不知其数。清将因愤恨屡次大败，皆以杀天国为甘心，因此当者便死。又被桂良兵到，前后受敌，不能得脱，有欲伏地请降的，却被身首分离，真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尸首堆积，惨不忍睹。清军践踏尸身而进。数日之间，臭闻数里，清军亦置之不顾。胜保只顾与桂良，合军来截林凤翔。时林凤翔闻得桂良南下，又被僧王牵住，不能要截桂军，早虑吉军必败。此时已无可如何，欲退兵时，不想胜保军倍道而行，如风驰电闪，僧格林沁是时亦进兵直攻林凤翔。

论起那林凤翔，身经百战，本未曾逢过敌手。奈是军心

摇乱，皆无斗志；又听得吉军大败，吉文元已死，军士知不能复胜，皆欲遁去，林凤翔不能阻止。单是温大贺，平日治军有方，军心皆乐为用，故温军绝少动。是时温大贺见林凤翔方寸已乱，遂进道："为今之计，只有分军之法：各当一面，鼓励三军；或者死里求生，不然恐皆坐毙矣。"凤翔道："吾亦计及此，但恐分军不及耳。"温大贺道："除此亦别无他策，请试为之。"凤翔称是。温大贺出，私谓朱锡琨道："今日局面，全因事不早决：若退军则早退军，分军则早分军，当不至于此。"朱锡琨道："足下宁未知耶？林威王百战百胜，胸中已无清人矣！故不以为意，致有今日耳。"言罢相与太息。当下林凤翔决意分军：令朱锡琨敌胜保；令李文祥敌桂良；令温大贺敌默特，自与诸将来战僧王。分拨已定，温大贺先进，正迎默特一军。温大贺传令军士道："置之死地而后复生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某愿与诸军士同生死，断不负诸兄弟也。"军士闻之，皆饮泪鼓噪而进，皆一以当百，默军不能抵御。温大贺一马当先，举枪向定默特轰去。默特中枪落马，清军不能相顾，大败而逃。温大贺乘杀了一阵。忽东北下鼓角大震，一枝人马杀到，乃清将贝子勒德克也。挡了温大贺一阵，救出默军无数。温大贺不敢穷追，收军使回。自此胜了一阵，军心稍定。

林凤翔就乘一点锐气，反攻僧王。僧军不知凤翔骤至，颇受损害。可惜林凤翔虽勇，时已众寡不敌。况清国不时增兵，四面密布，僧王又或战或不战，以疲凤翔军力。林凤翔已知是计，便令温大贺复取天津，以为驻地。

当时温大贺与士卒同甘苦。有功必赏，凡有赀财，皆以奖赏；军士受伤的，必亲自慰问，指点医药，军士皆以感激。

部下六千人，莫不视温大贺如父兄。闻得取天津之令，皆踊跃而从。时胜保正与朱锡琨相持，不料天国兵再下，故李开芳去后，清人虽得回天津，亦无守备。温大贺听得天津尚空虚，急领军士衔枚夜走，倍道直攻天津。时天津城清兵既少，不敢守扼，即弃城遁，大贺一鼓而下，因此复据了天津。差人报知林凤翔，凤翔大喜。立即留军一半在后，自领一半在前，先回天津而去。管教：

虎将雄心，徒叹渡河未果；

蛟龙失势，顿教浅水难飞。

要知林威王能否脱出天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完大节三将归神　拔九江天王用武

话说威王林凤翔，因温大贺复拔天津，遂领军一半，径奔天津城驻扎；余外的也都退到天津附近。只有朱锡琨所领人马与胜保相持。凤翔知外应已绝，李开芳已退，恐朱锡琨不能与胜保持久。僧王、桂良，默特三军，必相继南下，同守孤城，亦非长策。便令温大贺守天津，自领本军在城外驻扎，以为犄角之势。温大贺道："军心已乱，孤城必难久守。不如老将军仍守城，待某杀奔高唐，向李开芳催取救兵，较为上策，不然大局去矣。"凤翔道："吾匹马纵横天下，岂惧僧格林沁乎？李开芳退兵，心已怯矣！安能望来救援？"温大贺道："彼见老将军不退，不甘同败，故先至高唐，非心怯也。休戚相关，岂有不救之理？况大河南北相隔，除此更无外援矣。"林凤翔道："吾乘夜往劫清寨何如？"温大贺道："僧王连日不战，不过欲疲吾兵，以乘我敝，自然步步提防。若往劫寨，必中其计：清军连营数十里，号炮一动，各军齐至，恐项羽复生，亦难为力也。"凤翔道："兄弟如此多疑，何以用兵？"温大贺道："某非疑虑，诚以事势不可为耳。今幸有此天津一城，若能催取救兵，更令曾立昌由正定进兵，以蹑桂良之后，胜负固未可知。否则吾辈亦不知死所矣！"林凤翔叹道："吾岂不知？只恐行之已不及，劫营之计，亦如孤注之掷耳。"便不听温大贺之言，准备前往劫寨。

不意清将僧格林沁，先已准备。约到三更时分，林凤翔选惯战兵士千人，衔枚疾走，以大军后继，直趋僧王大营。远地见僧营殊无灯火，心中甚疑。但念此役，为死里求生，只要侥倖一胜，便稳住军心。疾督驰进，忽闻一声号炮响动，各路伏兵齐出，枪声乱发，都向林凤翔军中击来。林军又无灯火，直无从还枪，林凤翔因此大败。凤翔急令退兵，死了好些人马。凤翔叹道："果不出大贺所料。"便收拾人马拟退，与朱锡琨合兵。时胜保已紧逼朱营。朱锡琨已知不敌，欲进战，又恐无济，适李文祥军至。说道："威王因劫营而败，今以余兵牵制桂良，特令某到此来助将军。"朱锡琨至此，知道林军又败，不免仰天流涕；又见李文祥已至，便令乘势与胜保开仗。不料桂良知凤翔不能复振，却留军一半，牵住凤翔；却自领半军来助胜保。正在混战之间，朱营军无斗志，大为失利，军士复有逃窜。胜保乘势大进，李文祥抵敌不住，朱锡琨更被困垓心，不能得脱。料知再无生路，又惧被擒受辱，乃叹道："吾为汉臣，当为汉鬼。"遂拔短枪自击，登时气绝。左右见朱锡琨已死，逃的逃，降的降，一时散尽。胜保随分军：使提督成禄并副都统托陵，领五千人，并降兵，会同僧王，攻林凤翔；自领本军分三路望高唐进发，单迎李开芳，以阻天国人马救应。是时四面八方，皆是清兵。天津一城，反困垓心。

温大贺见军心虽固，粮食渐尽；又无别处可以转运，即发城内太平仓库，分给林凤翔，怎奈外运不通。林凤翔既不敢进攻清兵，而僧王及各路清兵，又或战或不战，以待林军坐毙。温大贺深知其意，便出城对林凤翔道："今四面皆是清兵，以败残饥饿之卒，孙、吴复生，亦难为力。不如冒险而

进，或冀万一得脱重围；即不然，亦当与清军拚个死活，不宜待毙也。”林凤翔叹道：“兄弟所见甚是。惜某不早听良言，以至于此。今日惟有决一死战耳。”说罢便欲反攻清军，顺道望西而逃。忽一支败残人马奔到，乃李文祥也。林凤翔方知朱锡琨已败死军中，不禁心胆俱裂。李文祥哭道：“敌将将至矣，望元帅速作区处。”林凤翔便令部将王邦瑞在前，李文祥在后，自己居中，直望清军杀来。谁想清将提督成禄，副都统托陵，两路已到。王邦瑞督率军士奋战。凤翔更下令道："清将草菅人命，逢者便杀，无准降者，望各兄弟死里求生。”军士听得，人人奋勇。清提督成禄，副都统托陵，两军倒退后而走。凤翔更鼓励三军直进，枪声齐发。副都统托陵先死于乱军之中。天国人马正自得手，忽北路上喊声大震，鼓角乱鸣，僧格林沁大队人马，已经杀到。清提督成禄又引兵死命杀回，反把凤翔人马困在垓心。凤翔谓左右道：“僧格林沁人马众多，且蓄锐已久，宜督率三军，只顾向前杀退成禄，直透重围可也。”左右得令，仍属奋力前追。怎奈军士久战力疲，且又众寡不敌！凤翔左腿上已中着一颗弹子，仍奋力督战，杀至静海地面，人困马乏。时清将桂良，虽驻丰台，听得天津复失，亦领军沿三角池而下，僧军亦已追至。凤翔四面受敌，便欲再战。王邦瑞哭道：“人虽不困，马亦乏矣。”凤翔仰天长叹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忽然清将桂良一军，纷纷退后，望东北而逃。凤翔不知何故？原来天国大将曾立昌，会同黄隆才，已由正定进兵，直蹑桂良之后。桂良不意其猝至，因此大败。林凤翔大喜，正欲领军改向西北而行，谁想王邦瑞已先中了一颗弹子，落马而死。清将成禄，又复杀到，天国人马一齐哗噪起来，桂良亦回军，与曾立昌死战。凤翔料不能杀

出，只得回军。这时僧格林沁军已漫山遍野而来。天国军士已气喘声嘶，不能接战。凤翔叹道："吾今死于此地矣！何天之不祐汉也！"李文祥道："三军之勇怯，系于主帅。愿老将军毋出此言。"凤翔道："既败成禄之军，又得曾立昌之救，终不能透出重围，复何望乎？"说罢便下马，略憩片时，复谓李文祥道："为将者得死沙场，固亦幸事；况吾视死如归，所忧者，以一时之误，致国家挫动锐气耳！"李文祥道："老将军的结束，为敌人注视，万箭之下，恐难逃去；不如以某结束如老将军，伪为老将军也者，以替一死。请老将军速微服改装，杂在军中逃出。再请雄师，以雪此恨。"凤翔道："忠义如兄弟，老夫铭感矣！然以不听言，一时好胜，致误事机，罪将何逃？某死迟矣！"李文祥听罢，仍复固请不已。凤翔又道："某纵偷生回去，有何面目，见天王与李秀成乎？"李文祥道："以老将军之才勇，倘自轻如此，是国家损一栋梁，甚可惜也。"凤翔道："我国人才尚多，老夫年逾六旬，譬如风前之烛，光亮几时？留亦何用！汝勿多言，吾意决矣！"说罢，清兵喊声渐近，凤翔复整束上马，志在冲进敌军，杀一敌将而甘心。忽一骑马奔到，乃天国指挥使吴永胜也！见了凤翔，气喘报道："曾立昌一路救兵，已被默特、桂良合兵杀败去了。"凤翔叹道："接应亦绝矣，此天亡我也！"遂不复顾。正待领亲军进战时，清兵已杀到：左是桂良，右是默特，势如潮涌。林凤翔大叫一声，冲进默特军中，万枪齐发。清将默特先已中枪毙命。林凤翔复奋进，军士皆以清将残酷，恐降亦被杀；故欲死里求生，个个奋勇。默特军士，见主将已死，皆无斗志。凤翔杀了一阵，斩首三千余级；桂良又被李文祥牵制，不能相救，这一战实出凤翔意外。不提防僧格林沁军

到，凤翔部下数日苦战，死伤既众，只存五千余人，那里敌得僧王？因复大败。凤翔逃至一个小山上，见敌兵渐聚，把小山团团围住，料不能脱，遂拔剑自刎而薨，亡年六十五岁。可怜天国一员勇将，以一时好胜，竟丧在这里。后之为将者，可不戒哉！后人有诗叹道：

林王名字震京师，吓煞燕齐众小儿。
山岳无灵摧上将，沙场有幸裹遗尸。
渡河未果星先坠，拔地空悲马不驰。
十载神威今已矣，英雄犹说汉家仪。

时天国王探花，又有古风一篇，单道林凤翔北伐的：

君不见精神矍铄老元戎，雄师廿六出淮中。纵横湘鄂皖豫燕齐晋，吁嗟敌手犹难逢！扬州一战敌气夺，廿四桥头飞英风。琦善胜保如鼠窜，铁骑骁将为先锋。先声夺人九日下十郡，先平淮皖临开封。旌旗直指山西去，挥军大战临名里：堂堂额相西走复奔东，出奇制胜古无侣。大军转折下河间，进如潮涌当之死。既定河间及大名，清兵望风齐披靡。望风先惊林威王，增兵况有李开芳；吉公文元智复勇，三军会合奋鹰扬。王师所至毫无犯，壶浆箪食来归降。苟不降，势莫当：前驱自有温大贺；后劲犹留曾立昌。将军百战真无敌，呵气直吞僧郡王；桂良畏缩观壁上。威王马首驰东向：雄军直抵天津城，投鞭先断西河浪；儿童闻之不夜啼，徒见清廷面面相觑望。方期恢复我神京，何期天不祚皇汉！事败垂成宁不哀，星沉遂折栋梁材。僧王人马从北下，枭雄胜保相南来：威王见之殊不屈，摧锋陷阵仍突冲。忠臣报国拚捐躯，英雄视死如归日。临危犹复拔天津，歎特难逃命已毕。

直如猛虎入羊群，桂良成禄纷逃奔。无如众寡终不敌，
岂战之罪不如人！一剑自能存节义，丈夫岂忍辱其身。
吁嗟乎，丈夫岂忍辱其身！昊天不敕遗一老，皇汉不幸
失将军。头颅虽断心不死，英魂犹绕大河滨。

时天国太平六年八月十六日。威王林凤翔既殉国难，清郡王僧格林沁，见从前杀戮过甚，今天国人心宁死不降，因此变了一计：下令降的免死。所以林军除死伤逃窜的，都降清军去了。

李文祥被困在军中，知林凤翔已死，遂微服杂在乱军中，落荒而逃；时曾立昌亦已兵败，率败残人马，奔至鉅鹿。故文祥迳奔鉅鹿而来。僧王尽降其众。僧王又恨林凤翔屡败清军，前后杀清国大小将校百余员，兵士死伤数万。今闻他自尽，便令戮其尸。世之相传僧王生擒林凤翔，不过清官欺骗清廷，冀邀重赏，实无其事也。话休絮烦。

且说温大贺，在天津城内，满望凤翔杀出重围，与李开芳合，因此死守城里，专待救兵。忽见清兵蜂拥杀回，温大贺惊道："噫，威王败死矣！"左右问道："将军何以知之？"温大贺道："如威王能杀出重围，清兵必直追去；今却整兵杀回，显已大败吾军矣。吾军一败，威王断不偷生也！"左右听了犹未深信。

不多时，清军已压至城前：僧王居中，左有桂良，右有勒德克。耀武扬威，将威王头颅高竖，以恐吓天国军心。温大贺见了，大叫一声，气倒城楼上。左右急救起，便欲鸣炮乱击清兵，以泄威王之恨。温大贺急止之道："孤城断不能久守，徒伤人命耳！"左右惊道："将军岂欲降耶？"温大贺道："非也！军士皆可降，惟某不可降耳。"说罢，便回府署修书一封留下，劝僧格林沁勿乱杀百姓。写罢转入后堂，久不见出。

左右急入看时，已见大贺直挺挺的挂在梁上，左右吓了一跳。急上前抚之，已气绝多时了。后人有诗赞道：

义队兴江汉，将军勇冠时。
南淮惊战略，北伐策戎机。
屡捷称良将，多谋确可儿。
英雄殉国难，大节古来稀！

左右即将温大贺尸身，解了下来，草草营葬毕，兵士知大贺已死，莫不垂泪，皆欲与城俱碎。只温大贺临终时，亦知孤城难以久守，只遗书劝僧王，勿妄杀百姓而已。左右便举白旗，听清兵进城。左右急把温大贺遗书送到僧王帐里。僧王叹道："温公忠义之士，吾亦为之感动矣！"即传令勿惊百姓。

僧王进城后，便欲将天国投降将校奏奖，以勉将来，惟皆辞不受。僧王复叹道："此所谓不忘故主也。"是时僧王既复取了天津，依次痛治昔日投降的各郡县官吏，以至纷纷逃走。后来清廷恐人心气愤，更相逼为天国助力，始降旨免罪，此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僧格林沁，既胜了林凤翔，一面表奏清廷，便率兵望西南而下：要与胜保会合来攻李开芳。当时李开芳退至高唐。听得林凤翔被困，乃叹道："吾退军只道林军亦退矣。今如此，是不得不救也。"便领兵望北而来。大军既抵平原，听得胜保一军，正从南皮而下，大惊道："胜保若来，是凤翔一军已败矣！去恐无益，不如退兵。"左右皆道："凤翔尚拥数万之众，未必便败。恐胜保知吾催取救兵，故先发制人耳。今若不救，是林军绝望矣！"李开芳亦以为然，催军前进，两军会于吴桥。李开芳见只是胜保一军，全不在意，令三军鼓噪而进。胜保略战一会，率兵望东北而逃。李开芳督军追赶。

约十余里传令扎下大营。但心上甚虑清军有埋伏；又虑林凤翔望救已急。满意要杀退胜保，然后合力对付僧王，方是胜算。次日仍是进兵。

胜保初意只道李开芳败残人马，所存有限，今见他仍有万余之众，故不敢轻视。略战一会，仍复败走。李开芳正自追赶，忽吴桥上流，连窝地面大队人马杀到，乃僧格林沁军也。李开芳大惊，暗忖林凤翔若在，僧王何敢便来，可知凤翔已死无疑矣。想到这里，心胆俱落，传令退军。胜保与僧王会合，共分五路赶来。李开芳人困马乏，正奔走间，忽前头一条小河隔绝，李军纷纷凫水而逃。李开芳正要下马，一颗流弹飞至中间肩窝，翻身倒在地下。军士各自逃命，四分五散，首尾不能相顾。李开芳欲自刎，怎奈伤势既重，动弹不得，恰部将胡龙奔至，恐李开芳被擒受辱；又料他不能逃遁，急发枪向李开芳轰击，志在把他轰毙，免至被擒。无奈连击不中，胜保前部已到，胡龙急自逃遁。可怜李开芳，乃天国一员猛将。以伤重难脱，竟被抢去了。余外军士，除凫水逃去的，胜保尽降之。即送李开芳回营，令军医调理；然后槛送北京，听候发落。是夜李开芳，竟以伤重而卒。后人有诗赞道：

慷慨兴团练，功成佐太平。
威名胡虏惧，义气鬼神惊。
百战摧齐豫，孤军定大名。
高唐星殒处，万姓有哀声。

天国北伐之军，全都失事。曾立昌、黄隆才领败残人马，奔回河南。把失事情形，一面飞报李秀成，一面飞报南京。

那时李秀成在山东，正连战皆捷。忽听得北伐之军大败，

林凤翔、李开芳、吉文元先后殉难，跌足叹道："凤翔世之虎将。不听吾言，致遭此败，挫动锐气不少。今后国家自此多事矣！"说罢为之流涕。复对左右说道："北伐之军既败，清兵锐气正盛；进亦无益，不如退兵：先固江南根本，徐图进取可也。"遂表告洪天王以退军缘由，传令大军，陆续南旋。

时天王亦已接得曾立昌奏报，已知道林、李、吉三将败死，不觉大哭道："何天之不佑皇汉也！"左右急扶起，劝以筹画大计。天王道："朕不特哭师出无功，实哭损朕三良将也。今番锐气挫动，非朕亲征，不足以壮军心矣。"便一面征集各军，待李秀成回朝，然后定议出征。

且说李秀成自山东奔回南京，所得山东郡县，已俱为清人复有。到了江宁之后，天王出郭迎接，秀成下马伏地流涕道："败军之将，何劳天王远接。"天王恐秀成意怯，乃慰道："有贤弟在，何忧天下不定。且胜败亦兵家之常耳，何必介意！"遂并马入城。到殿上，天王问今后大计。秀成道："今北伐既挫，实难轻于再举；宜先整顿两湖皖赣各省，免肘腋之患，待养回元气。一面令翼王石达开，由川入陕、晋，以分彼北军势，然后可以北伐也。"天王道："贤弟算无遗策。可惜林凤翔不听贤弟之言，以孤军独进，贻误非浅。朕今欲自亲征，以鼓将士之心，贤弟以为何如？"秀成道："大王既欲亲征，将从何处进兵？"天王道："陈玉成一军，已到江西许久，互有胜败；但月来仍未有消息。故朕欲直走江西去也。"李秀成道："江西之地，其重要究不如安徽。以安徽左应湖北，右带金陵，进兵可以由河南北伐。大王若欲援应陈玉成，自应先据九江府城。九江为各省咽喉之地，助陈玉成声势，然后乘胜入皖城；臣弟将遣兵出祁门。前以守将不得其人，故得而复

失。今当取之，留良将把守，可以阻窒清兵，而又可以为大王声援矣。"洪天王道："然则贤弟将出何处？"李秀成道："上海为外人居留地。吾向虑清人借力于外人，以为我敌；故宜先收上海，实为要着。吾前与人相约，为取上海之计，一日便见分晓。待上海一定，吾当见机而进。且今番出师，不同往日，必求万全乃妥。"天王深以为然，便令李秀成、洪仁达，辅幼主洪福瑱监国，镇守南京。以元帅林启荣、陈芒其，为左右先锋。天王领大军三万人沿池州，经东流望九江进发。

时清将曾国藩，正领兵进攻黄州。天国陈玉成，另分军驻南康府。洪天王打听得曾国藩往攻黄州，留幕员彭玉麟、李元度两将，领三千人守九江。洪天王听得真切，决议暗袭九江之计。恰恰池州地面已由黄文金平定，天王便令池州守将，休要声张；自领本军，人衔枚，马勒口，直抵九江。彭玉麟、李元度看到天国兵猝至，虽然守护森严，却未有通报曾国藩准备。

当下天王兵至九江，离城只二十里。天王令部将汪永成领五千人，各暗藏短枪，并携火药，乘夜望九江先行。天王复令陈芒其、林启荣，各领五百人随行，天王也随后令军大进。汪永成先抵九江城外，并无人知觉。可巧彭玉麟、李元度，俱领军在城里。汪永成乘势发炸起来，城垣陷了数十丈，如天崩地裂。清国彭、李两将大惊，急调军来救时，陈芒其一队先到，彭玉麟一头御敌，一头接战，城垣内外，弹如雨下。不多时洪天王大队已到，俱用长枪轰进城里。洪天王另分军偷过后路攻城。清兵首尾不能相顾。城内人马又少，不能抵御。陈芒其、林启荣，一拥进了城垣。血肉相搏，好一场恶战。

天国兵因天王亲自领兵，胆气愈壮，清国彭、李两将，知不是头路，急开了北门，人马望西北而逃。天王既夺了九江，安抚居民，既毕，即报知陈玉成道："朕今不动声息，已取了九江，为数省咽喉。得此可以助贤弟声势，贤弟可免后顾之忧矣。"陈玉成听得，知天王之意，欲自已攻据南昌而已！便对左右说道："今九江既下，已无后顾之忧；吾取南昌，此其时矣。"便决定明日进兵，攻取南昌。时陈玉成已复取了饶州府。因自李秀成由江西入武昌之后，被清将赣抚严树森，赣臬李续宜，取回饶州一带。后经陈玉成再败清兵，自南康至饶州一带，已次第收复。这时玉成正驻饶州。自此与清兵相战，互有胜败；又因清将曾国藩，分兵驻九江，故陈玉成不敢大进。今九江既下，如何不奋起雄心。便号令人马，并调南康兵队，分两路望南昌进发。管教：

天将神威，克复南昌省会；

商民归附，先收上海城池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陈英王平定江西地　刘丽川计取上海城

话说陈玉成在饶州，得天王既下九江之信，便会合南康各军，来攻南昌。是时清国南昌守将巡抚严树森，臬司李续宜，听得陈玉成兵到，即会议筹御之策。严树森道："城内湘、赣各军，只有二万，战恐未必能胜。不如固守城池。一面飞报湘鄂各省，催兵援救；再求曾帅回军，攻九江，以邀陈玉成之后，彼不能不退矣。"李续宜道："中丞此言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陈玉成之军，旦暮薄城而进，此时求救，必无及矣。且九江为洪秀全驻扎，必为精锐所聚。以秀全亲自领兵于九江，恐曾国藩攻之亦未必能胜。今陈玉成之攻南昌，并未劳及九江兵力。故攻九江，亦不足以邀陈玉成之后也。"严树森道："闻陈玉成军约近四万，众寡既已不敌，战必无功；若战败，南昌难以保守，厥罪非轻。"李续宜道："此言虽是有理，但中丞之失机，全在事前不甚留意。今则战守均难制胜矣！然与其均败，则不如一战：吾可以声东击西，以求其当。若坐守此城，则吾已无胜之之理；彼得胜则夺我南昌，不胜亦可从容而退，实于彼无损。昔彭玉麟、李元度，以全军集于城内而致失九江，此可为前车之鉴。愿中丞思之！"严树森道："足下之言，实属至理。但某所虑者：势不敌耳。"李续宜又道："南昌城垣坚固，未必便破；不如领军在外接战，另留军五千人守城，休令敌人近境，方是长策。"严树森半信半疑，终以

众寡不敌为虑，沉思了一会，说道："既足下如此用意，请足下领军一万，出城接战，由某自行守城，以为犄角之势；则敌人攻城，亦不能尽其力也。"李续宜大为不然，复争道："以区区万人接战，而将士又不敷用，实置之死地耳。某以为欲战则尽率精锐，以求一胜。否则当合力以固守南昌，较为稳便。若分军一半出城屯扎，在于不战不守之间，虽孙、吴不能为谋也。"严树森听罢，终不以此然。只令李续宜领军一万名，使离城数里驻扎，以候陈玉成之军，严树森却领军兵守城。自己亲自昼夜巡城督视。李续宜因严树森是上司，不敢不从。只拨一万人马，断不能与敌人对敌，便悻悻出城。先布了营寨，以本军分为三队，势若长蛇，传令如陈玉成军到时，互相接战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天国英王陈玉成，领大军到南昌地面，听得按察使李续宜驻军城外，先令人打听他人马多少，然后计算。忽见探子回报道："李续宜一军共分三队人马，为长蛇之势，志在首尾相援，计兵不过万人上下。且右军一队，略欠整齐，可攻而破也。"陈玉成听得，微服改装，亲往审看回来，即谓左右道："李续宜亦颇能军。可惜人马不多，不敷分布；右路统领失人，绝无能战之状。我如乘其懈而击之，必获全胜。李续宜一败，南昌必为我有。可笑严树森无谋，以为拥兵在城，可以困守，此直呆子耳。"便令大将洪春魁、陈仁瑞，领军一万，攻南昌省城，以防严树森冲出。又令部将指挥使韦昌祚领军三千，偷过城后的小山，暗袭南昌城。各将得令既去，陈玉成自统兵来攻李续宜。

续宜听得陈军已至，督兵而进。传令军中：攻左则右应，攻右则左应，攻中则左右皆应。一面坚严壁垒，以待玉成。

当下玉成兵至，先令左翼统领大将孙寅三，领部将十员，转攻清兵右路。并嘱道："清兵右路殊欠整齐，必不能战；如既胜之，休便追赶，即转击李续宜中军。吾自有兵可以破之。"孙寅三领兵而去。又嘱部将指挥使张祖元，如此如此；又唤都检使雷焕如此如此。分拨既定，孙寅三由左转右先进。清兵右路统领、总兵何凤林督兵接战。自巳至午，正在酣战之际，忽孙寅三率亲军直冲过来。何凤林看看抵敌不住，李续宜忙调右路接应，忽陈玉成领大队人马冲来。李续宜急下令道："彼军击吾左右两军，欲使吾中军受其牵制也。右军既败，由他进兵；只奋勇前进，反攻陈玉成一军。"不提防孙寅三领军不赶何凤林，反望李续宜击来。李续宜左右不能相顾，忽流星马飞报：天国指挥使张祖元，都检使雷焕，已攻后营去了。李续宜此时纵有七头八臂，实无分身之术，只得拨军而回。

那时四面八方，皆是天国军兵，把李续宜困在垓心，不能得脱，但见枪弹如雨而下。李续宜欲奋力杀出重围，奈天国人马纷向李续宜攻击。续宜正在急危，忽一枝救兵杀入：乃左路统领官提督李云林也。续宜乘势与李云林会合，望南昌城杀回。忽然陈玉成领军赶到，将清兵截为两段，右路何凤林不能得脱；少时孙寅三亦领军追至。枪声响处，何凤林中枪落马。孙寅三尽降其众，与陈玉成合兵赶来。李续宜、李云林，不能顾得后路，只顾奔逃。谁想一枝人马拦住去路，左有雷焕，右有张祖元，分作两路杀来。李续宜不能逃回南昌，只得领数百骑落荒而走。陈玉成便令雷焕追李续宜；张祖元追赶李云林；自与孙寅三领军乘胜攻击南昌。

是时南昌城内听得李续宜兵败，皆料南昌不能久守，人

心惶惶。严树森不分昼夜，亲自督兵防守。无奈李续宜兵败后，天国又加增陈玉成、孙寅三两路分攻东西两门，严树森渐渐不能抵御。韦昌祚那枝人马，在南昌城后山上用炮轰击城中，一连两颗炮弹子，把那巡抚衙门击作粉碎。城内军心一时哗溃。陈玉成乘势攻破北门。洪春魁一马当先，领军先冲进去。枪声乱发，清兵不能当，望后而退。时城中纷纷传说：天国人马已进北门，皆无斗志，左逃右窜。孙寅三、陈仁瑞，相继攻进城来。严树森无法，急乔装杂在民房。还亏严树森平日治民，颇无苛政，故民间亦乐收藏之，始得逃去。那玉成见南昌已破，传令不再诛求，凡无论官民军士人等，概令降者免杀，并出示安慰人心。计点仓库：得白银八十余万两；另仓米三千余石，谷四千余石。陈玉成以南昌附近，连日遭兵，农民失业，令拨仓中谷米，分赈农民，人心大悦。一面使人打听雷焕及张祖元两路消息。

原来李续宜已同李云林领军逃至瑞州。雷、张二将便收兵回来。陈玉成见南昌既定，大犒三军，复传檄招抚各郡县。有不服的，都派兵征伐。以故附近州县，都畏威怀德，纷纷降附，徐奏报洪天王。洪天王听得南昌既下，即封陈玉成为英王。令以洪春魁、韦昌祚、雷焕、张祖元共守南昌，兼分抚各郡。使陈玉成、孙寅三回九江会同北上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当日上海地方，为中西人文会萃之地。天王屡欲用兵。惟李秀成之意，以为上海商务繁盛，半多西人经商；若一旦以大兵临之，最易震动商场，反被外人藉口。使清人更得以藉此为名，拥借外力，实为不便。故主计取，不主力敌。便分布党羽于上海，鼓动华商，从中举事；若得上海，固不必说，即稍有失利，亦无与天国人马之事，西人亦不能责言。

时奉令往上海：一为粤人刘丽川，一为闽人陈连。那两人向在上海经商，情形熟悉。且当日上海华人经商的，尤以闽、粤为众。那些人在租界地方，沾染欧人习气，多知亡国的可耻，故这时听得洪天王得了金陵，自然日望天王兵至。偏这会来了那刘丽川及陈连两人，说起谋袭上海，然后归附天王的说话，自然没有不从。

当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凡在上海经商的华人，都附和成一片，要谋袭上海城。只那时洪天王正在当盛，凡是中国的人，都当攻城袭地，是一件得意的事，并不畏惧，自然不至隐秘，纷纷传说出来。因此事未成，倒被清官得知。争奈那些人多在租界，清官实在捉他不得。况且西人亦知洪天王是个有法度的，与盗贼扰乱的不同，所以任华人在上海怎么说话，都不甚拘管，清官好不忧虑。没奈何惟有出一张告示：劝人不得乱动而已。那张告示又出得十分利害，不是说杀，就是说拿，又说什么如有听信浮言，妄行举动，即从重严办这等话。只道这些话，就能够把人吓退了。谁知那张告示一出，却是两江总督何桂清领衔的，当时华人正洋洋得意，那里识得个总督来？当下见了那张告示，就满城门闹起来，把他的告示纷纷将来扯去；并有些人写了一封密函，交过何桂清；又写一封交过上海道吴建章，叫他休要乱说。如再有这等告示，定然要取他的人头。故江督何桂清，及上海道吴建章，见了两通书函，反不胜忧惧，急的向刘丽川及陈连两人谢罪。

这时刘、陈两人越加得意。惟何桂清与吴建章虽然如此谢罪，究竟虑商人真正发作；便在暗地具一张照会，送过上海西官，请西官弹压商民。因此西官也循例出一张告示：劝

商民休得在租界乱动。不想那张告示却又提明，是接得清官照会的。所以刘丽川一干人，更加愤怒起来。又复具函，责骂何桂清以诈术欺人，对我们商家没点信义。那时何桂清更加恐惧。因当时美国既与天国通商，且西人又见洪天王确有文明平等的制度，故循例出过那张告示之后，却实在不甚打理。

刘丽川这时既受李秀成所嘱之托，又愤怒清官，便立意举事。可巧那年八月二十七日，城中孔庙正有祭典，刘丽川料得是日清官必聚集孔庙，便约齐党羽，到这时围攻孔庙，要杀尽清官。统共约七八百人，各扮商人模样，先一日暗运军械在城里密藏。将近夜分，就在城里暗伏。次早天未黎明，清国各官确畏惧乱事，但究竟清廷向以祭祀为重典，何桂清等却不敢不往。先由上海县袁梓材先到，其次陆续都到了。最后江督何桂清，约有清兵护送数百人，直至孔庙。刘丽川先分拨数百人对敌江督亲兵，自与各人杂在孔庙中，作为观礼的。正值行礼的时候，刘丽川用暗号传示各人，一齐拥上。何桂清初时见人多拥塞孔庙，怀了疑心，故以上海道吴建章代主祭典。这会见人众欲动，先自逃了去。上海县袁梓材，见江督先自逃去，亦知有变，急的相继逃遁。余外各官都如丧家之狗。刘丽川党人先攻未逃散的亲兵。丽川即领数十人，上前拿住吴建章。建章知刘党人众，不敢与较，惟有俯首就缚。

刘丽川见拿不得何桂清，随领数百人，拥至上海县衙门，迫令袁梓材献印。袁梓材骂道："我十年窗下，乃得进身任这上海县，实是不易。安能把印绶给与别人？"刘丽川听罢大怒，便谓众人道："快杀汉贼。"于是众人一齐动手，取了袁梓材的

首级，计得官家金银无算。然后会议杀吴建章与否：或云杀，或云不杀，竟不能决。适美领事马遐氏与吴建章有交谊，为之说情，使免其一死。刘丽川不许，马遐氏便设法使人诱吴建章至西门，乔装逃出城外，匿于马遐氏之住所。吴建章因此得保性命。

这时刘丽川听得此事，不觉大怒，有攻居留地之势，先驰书责美领事道："我们起事，皆遵守法则，未尝损及居留地分毫。今忽然干涉我们战事。我所拿获之敌人，亦诱之逃去，与劫狱何异？且贵国自与我天国通商以来，实相和好，则贵国对天国与对清国，实不宜有所偏倚也。祈即将吴建章交回，否则断不能为贵领事原谅矣。"书内这等话，即马遐氏领事看得这封书，亦觉得此言有理，便欲把吴建章交还；因恐不交回时，怕动了刘丽川之怒，居留地反有不妥，自不敢再庇吴建章。时马遐氏止与署内人员相议，被吴建章知道，即贿左右，私自逃去。马遐氏无奈，只得照复刘丽川。刘丽川大怒，便欲攻取租界。西人大惧，严筹防备。恰好苏州天国守将汪大成，驰书与刘丽川，劝他不可误犯上海租界。刘丽川因此中止，便提众先夺上海城。管教：

义勇齐兴，取上海易如反掌；

雄兵再举，降桐城共许归心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

取桐城陈其芒鏖兵　奉朝旨左宗棠拜将

话说刘丽川领兵来取上海城，这时吴建章已经逃脱，往见何桂清道："刘丽川拿获卑职，而不据上海城，是彼等之意，不过欲得吾等而甘心耳。今忽领兵来取城池，必受洪党所嘱托可无疑矣。"何桂清道："刘丽川本不足惧，但恐天国人马相应，则难与为敌矣。"吴建章力请出兵与刘丽川一战，何桂清深然其说，立即调兵城外，约共四五千人马，驻在租界西场之外，见刘丽川兵少，不以为意。此时，西人亦多出来观战。谁想清兵人不明公法，恨西人不来助攻，纷纷用砖石抛掷西人。西人大怒。各国领事会议：所有租界内巡警防兵，均请往西场防护。何桂清见西人调兵出来，只道要帮助刘丽川，急得向西人谢过。西人责何桂清：认真申饬军人，免碍租界商务。何桂清都唯唯应诺，西人始收兵。

是时，何桂清见西兵已退，便令吴建章攻刘丽川。不想刘丽川的党羽在上海城内者尚有千余人，这会见清兵纷扎城外，只剩数百兵守城，便乘势杀散守门军士，分头把住四门，举起天国旗号。守备吴应珍、都司李镇邦、副将何邦福，皆被刘党杀死。刘党千余人，又引动城内居民，纷纷附从。陈连正在城内，与其党羽乘着刘丽川攻城之际，便振臂大呼道："有志杀汉贼者当随我来。"因此一时之间，声势汹涌，清官都被斩毙，大开城门，迎刘丽川人马进城。江督何桂清、沪道

吴建章领兵在外，不能一战，竟被刘丽川夺了上海县，只得退回仪徵驻扎。刘丽川把捷音报知苏省汪大成并李秀成。秀成听得上海已定，即重赏刘、陈二人。又因洪天王已拔了九江，陈玉成已定了江西，便奏请洪天王，直进安徽；又咨请陈玉成领兵入浙江；一面请杨辅清一路，由镇江进兵仪徵，以拒向荣及何桂清等。时向荣与天国人马，前后大小不下数十战，互有胜败。故秀成再以杨辅清当向荣一路；并令秦日昌、洪仁达坚守金陵；李秀成亲出安徽，要与洪天王会合。令赖文鸿为先锋，林彩新为副将。秀成自统大兵五万，望安徽进来。

且说洪天王在九江，即与李秀成订约进兵，便商议留守九江之人。陈其芒进道："九江为数省咽喉之地，乃清国必争之处。非有智勇之将，不能守也。"洪天王道："吾欲在林、陈二将中择一人，以守九江，将军之意如何？"林启荣道："臣弟非不愿守。留一人恐不足固守，若并留之，则前敌者更有何人？"洪天王踌躇未定，忽陈玉成令孙寅三到九江，呈报在南昌所得金银仓库款项，洪天王就令林启荣、孙寅三共守九江，仍令陈其芒为先锋，大军望安徽进发。

到宿松离城约十余里，已有百姓夹道相迎。洪天王下马相见，安慰众百姓道："朕自与众兄弟举义以来，累各处乡老，惨遭兵燹，朕心实在过意不去。可恨敌人占我中国，于今二百年，不得不竭力谋个光复，实出于不得已也。"众百姓有年纪稍高的，便上前说道："某等受暴君污吏需索，已非一日。今得大王起仁义之师，除水火之患，百姓得重见天日，皆大王之赐也。"说罢，纷以牛酒相献。洪天王向百姓致谢时，附近有孙姓祠齐邀洪天王至祠中歇马。左右恐有意外，劝洪天

王勿往。天王道："朕以至诚待人，他人谁以诈伪相待？又何必以不肖待人？"遂令人马扎下，带数十人毅然而往。既至，乡中男女纷纷拥至，皆以得识天王为荣，拥塞祠门之外。洪天王便亲出祠前，对众说道："尔等欲见朕耶？亦犹人耳！望尔等为农者，勤于耕植；为士者，勤读书，以大义相劝，毋助异族，自不难重见太平也。"各人听罢，皆流涕道："愿大王早平大难，使吾民早享太平之福。"天王再转入祠内，将满州盘踞中国，及清官自杀同种的历史演说一番，听者无不愤激。时村民多以一酒一肉相奉。天王见众民出于诚心，不忍过却。有名徐仁者，家中有一老母，贫甚，无以敬奉洪天王，回家对母而泣。其母亲至洪天王跟前说道："吾儿家贫，无以敬大王，心实不安，愿以小儿随大王左右，便得为国家效力。"洪天王询悉其故，深怜徐仁之孝，命左右赠以白金三百两，遣之归。因此，百姓皆颂洪天王仁慈，欢呼万岁。天王盘桓数时，才与百姓相别。当下天王道："朕以军务紧急，不能久留，待事平之日，当与举国臣民，同作太平宴。"说罢便行。百姓送至营前，天王抚之使回，即令人马起程，百姓犹鹄立而送。天王叹道："朕若不竭力扫除枭獍，何以对吾百姓也？"左右皆为感泣。大兵行近安庆，黄文金早派人马迎接。

天王进了安庆，先问敌情如何？黄文金道："清将鲍超，不时窥伺；曾国藩拥巨兵往来于皖、鄂之间，因此不敢远离安庆一步。现闻曾国藩已取黄州，胡林翼又据汉阳，分兵扰掠武昌附近州县，武昌怕亦濒危呢。"洪天王道："湘、鄂亦多读书之子，何以不明种族之界，不以亡国为羞，反助他族以杀同种也？"言罢叹息。黄文金摆酒与洪天王接风，徐议进兵之计。黄文金道："罗大纲驻兵河南，不如令他由怀庆而下，

以壮湖北声势；某坚守此地以拒曾国藩；天王举兵北征，可无后顾矣。”洪天王道：“林凤翔既败，罗大纲一路，其势已孤。使之回应湖北，亦是要着。但朕本军之力，亦非雄厚，不如发令秀成以军相应，然后会同北行。朕先取桐城，以待秀成消息可也！”随令罗大纲由怀庆趋湖北，以壮声威；随督大军，望桐城进发。

时清将张亮基的兄弟张亮业正在桐城本籍，兴办团练，约有二千之众，与清总兵虎嵩林共守桐城。虎嵩林听得洪天王领兵亲到，志在出战；参将万长清，志在守城，意见各不相合。虎嵩林便与张亮业计议道：“桐城一掌之城，战守皆难。不如混战一场，胜则有功，败则退走河北，未为晚也。”张亮业不能决。虎嵩林叹道：“何乃兄勇锐英姿，乃弟却没点志气也！”迫得飞报鲍超，催请救兵；一面督兵紧守城池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天国前部先锋陈其芒，领兵浩浩荡荡，杀奔桐城而来。忽探马报称：“清国人马在桐城紧守，请绕道而行。”天王道：“庐州已平，桐城为安庆北趋要道，反不能攻下，实是心腹之患。彼四面相隔，救兵亦难，朕誓必取之。”便唤陈其芒道：“桐城虽小，地颇紧要；守兵虽不多，然当速取之。迟者鲍超之兵一至，反费手脚矣。”陈其芒得令而退。将近夜分，陈其芒进帐禀道：“今有一密事，特对大王说知：桐城内有一庄户，姓王名唤以成，好交结豪杰。臣弟前时，与他相识最稔。今他到军前来，愿为内应。现他戚友刘文光，隶团练部下为百长，正守西门。约以城上插白旗为号，当即攻城。彼约二更时分，放火为号，即开城门，迎接我军而入，此机会不可失矣。”天王道：“行军百变，特恐满人用诈耳。不知兄弟

与王的交情如何？恐未可造次！”陈其芒道：“弟与彼固肝胆交也！不足为虑。若大王不放心，不如以小队暗伏西城外，乘机拥入，亦是一策。”天王深以为然，令陈其芒回复王庄户：休要与多人同谋，以免泄露。

其芒即令部将康成，以三百人偷过西门，陈其芒令以本部分军一半，先攻南路；自引一半，为康成后应。是夜，一月将尽，月色无光，人马悄悄而行，即至西门暗探工事，城上正是张亮业团练军守把。少时见一小小白旗，在城楼角上随风飘扬。陈其芒大喜，暗令人马，但见火起，便薄城而进。原来王以成家正住在西门，料知桐城必破，故愿为天国内应，好建立攻勋。将近三更天气，刘文光即复王以成道：“时将至矣，城外隐有人马行动，当速准备。”王以成会意，不觉谯楼已打二鼓，王以成就在家中放起火来。张亮业只道军人失火，还没心慌。时虎嵩林正在南门，见西边火起，即调兵前来。忽然天国人马，纷向南门猛扑。不多时，弄出几处火起。康成即领数百人先抢西门。城内团练军忽然哗噪起来，却是刘文光传说：天国人马已进南门，因此兵士纷纷逃窜。张亮业又是不济事的人，见兵士如此，没法阻挡。刘文光领本团百人，乘势打开西门；康成一拥而进。正遇参将万长清赶过来，康成眼快举枪先发，那万长清在人马忙乱之际，防顾不及，早已中枪落马而死。天国人马，一拥而进，陈其芒大队亦至。王以成更纵起几处火来，满城中烧得烈焰冲天，清兵纷纷逃遁。张亮业率百骑，在火城乱窜，陈其芒便领人马追赶前来，张亮业死命逃走。忽被一火势烧残的墙壁压将下来，把张亮业和数十骑压在墙下，呜呼哀哉，送了性命。陈其芒即令军士，抢开南门，迎那一半人马进城，一面令人灭了余火。

其时，虎嵩林已领败残的军马杀出东门而逃。陈其芒救灭余火之后，即迎洪天王入城。天王即进城内，一面发款赒恤被火之家；随唤王以成至，向他说道："你这场功劳，本是不小；只在已得城之后，便不应续行放火，以害百姓。姑念功能抵罪，当予重赏。"乃封为殿前都检使。并传谕各营："到王庄户功成之后，不再纵火，便当赏指挥；今与以都检，是以儆将来也。"各人听之，皆为悦服。王以成亦唯唯伏罪，谢恩而退。天王出示安民之后，令人打探各路军情。忽流星马报称："鲍超大队人马已至。"天王道："吾已取桐城矣，彼来亦无所用也！"便留五千人把守铜城；令陈其芒统大军，以拒鲍超。分拨即定，专候清兵。

且说鲍超所得桐城告急，星夜调人马前来。部将王衍庆进道："洪秀全亲至，领兵到铜城，其势甚大，铜城必不能久守。恐军门调兵到时，桐城已失矣。彼以逸待劳，吾军恐难制胜。不如回复虎嵩林：以必救坚其心。然后我出兵以取安庆，秀全必回顾根本，则桐城之围，不救自解矣。此孙膑围魏救赵之法也！"鲍超道："此计虽是，但秀全久经战阵，必知我之用意；安庆黄文金势亦不弱。就即攻之，黄文金自能抵御，秀全未必回也。况铜城已急，我坐视不救，实难免处分，不如救之。"便不从王衍庆之言，立行拔队。以王衍庆为先锋，望桐城进发。

将近桐城，约二十里地，见虎嵩林奔到。鲍超大惊道："果不出王衍庆所料也！"便传虎嵩林至前，细问失城何如斯之速？虎嵩林便道："卑职屡言出战：战如不胜，守犹未晚，怎奈部下皆不听此言，以致如此。且更有城内王庄户，及团练军中人，为洪军内应，致有此败。现在洪军声势正盛，进恐

无益，不如退兵。”鲍超对左右道：“朝廷以兵权授于我，若并不能救一桐城，将谓我何？”王衍庆争道：“皖抚吕贤基，驻在大通，犹观望不进；纵有失城处分，当在巡抚。军门进而取败，则咎在军门矣。愿军门思之。”鲍超心上终以取桐城为得功，且平日性又好战，遂传令挥军直进。并嘱三军：“如与敌人相遇，当急攻进去。”三军得令而进。

及抵桐城，正与陈其芒两军相遇。陈其芒见鲍超兵到，正欲督兵接战，忽洪天王传到号令：以清国鲍军远来疲备，宜速进攻。陈其芒既得号令，便乘鲍军安营未定，直冲进去。鲍超不意天国人马猝至，又因自己人马困乏，喘息未定，实是吃亏。便混战一场，徐退十里下扎。陈其芒亦不追赶，权且收兵。至夜半里，重又进兵，把鲍军四面围定。鲍超奋力杀出。谁想陈军觑定鲍军，投东则投东；投西则投西。一来鲍军连日赶路，二来又众寡不敌。那陈其芒军中万枪齐放，鲍超正自危急，忽一枝人马杀入，乃鲍超部将王衍庆也。鲍超乘势杀出重围，折了些人马，连夜奔回大通而去。陈其芒大获胜捷，收兵自回桐城。自此以后，安徽全境，大为震动。

清国御史纷纷参劾安徽巡抚吕贤基师久无功，且观望不进，清廷便令鲍超为湖北提督，帮办安徽军务；将吕贤基开缺。又令鄂督吴文鎔，保举贤才，因此就引出一位喜功名，乐战事的人物来。你道是谁？就是湖南壬辰举人，湘抚骆秉章的幕府左宗棠，字季高的便是。那左宗棠为人好喜功名，很有才干。洪天王入武昌时，他曾上书与天王：劝他勿从外教。洪天王见他不明种族，又不识君民同重的道理，因此不甚留意。他满望上书洪天王，得个重用，故经许多人聘请过

他，他倒不愿出。后见洪天王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换了宗旨，一意帮助满清：先受张亮基湘抚之聘，参赞戎幕；继又受湘抚骆秉章之聘，办事很有点本事。故此湘中人士，就起了一个“新亮”的名号，这名就算是新诸葛亮的意思。那时有说他的道：“诸葛亮他是辅汉的，你辅满不辅汉，怎能比诸葛亮呢？”左宗棠叹道：“大丈夫负不世之才，岂能甘老牖下？”安徽军情吃紧，清廷诏举贤能，鄂督吴文镕、鄂抚胡林翼就猛省起左宗棠来。胡林翼就飞函责骆秉章道：“左季翁乃天下之才，足下不得私为己有。”骆秉章就把胡林翼的意思对左宗棠说知：劝他出身治兵。左宗棠道：“我是一个举人，未有报捐什么官，谅出身有多大官职。我又不肯向人叩头，又不肯向人递手本的，如何做得了官？”骆秉章道：“朝廷当用人之际，或能破格录用，也未可定。”便把左宗棠的意思，报知胡林翼。胡林翼大喜，立即具奏保举左宗棠：说他本事好生了得。差不多说他前古后今，没有一个比得了他的。清咸丰帝看见胡林翼这道本章，遂再出张谕旨，向曾国藩问左宗棠的人物如何？曾国藩明知左宗棠为人，实出自己之上，本来十分忌他的；今胡林翼已有保奏他，料左宗棠有个出头，就不该让胡林翼一人得了荐贤的名誉，因此立即复奏，说这个左宗棠的为人，识略冠时，胜己十倍。所以清廷就降了一张谕旨，特赏左宗棠一个五品京堂，办理皖南军务。使他独挡一面，好建立功劳。管教：

棋逢敌手，忽来左老助清皇；

大战丹阳，又见忠王擒向帅。

毕竟左宗棠得了谕旨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

向军门败死丹阳镇　胡林翼窥复武昌城

话说左宗棠见清廷如此重待一个举人，骤膺五品京堂出身，确是算得荣华，便定了主意，出来任事。那时清廷见李续宾兄弟屡立战功，便撤去吕贤基，以李续宾署安徽巡抚，使担任办理安徽军务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洪天王自进了铜城，威声大振。令李秀成出师安徽，会同北上。李秀成由江宁过太平府入皖境，驻军含山。洪天王大军已过无为州，离含山不远，忽庐州天国守将胡元炜奔到，洪天王大惊。原来清国陕、甘总督舒兴阿，引兵五万五千人，合寿春镇总兵玉山已复取庐州。洪天王听罢，以庐州为要冲之地，若不先破舒兴阿，终不能北上，便移营与李秀成相会，同议进兵之计。秀成道："今番出师，早被清人侦悉，故舒兴阿骤到，欲阻我北进。且清兵先取庐州，其志在复取安庆，故救兵大至。观舒兴阿驻兵冈子集；总兵玉山驻兵拱宸门；丽鹤镇总兵德音布与同知江忠浚、刘长佑，复募湘勇前来驻扎五里墩，清兵声势，实是不弱。我当择其易者先破之。一军败，则各路皆无用矣！"洪天王道："庐州固在必争。但贤弟所见，究从何处下手？"秀成道："清总兵德音布，系宗室纨袴子弟，不谙军事。吾当分兵攻之。却先取拱宸门，以破玉山一路，只如此如此，可以破清兵也。"洪天王大喜，立著秀成发令：秀成即令先锋赖文鸿以精兵五千阳攻德音布，

反助攻拱宸门；另唤陈其芒以前部攻五里墩，取江忠浚、刘长佑；却请洪天王阳攻岗子集，以牵制舒兴阿。自领大兵来会清将玉山，单攻拱宸门。分拨即定，约定四更造饭，五更起兵。

且说舒兴阿部下，俱属甘兵，与湘勇意见不甚和；且又藐视湘勇，便欲天明引兵直进。忽五更时分，洪天王兵大至，把舒兴阿人马四面围住。湘军在五里墩相隔非远，只是观望不进。刘长佑奋然道："此国之大事也，安可以私意废公耶？"便欲拔队前往接应。不意陈其芒领天国人马，卷地而来。刘长佑大惊，急与江忠浚共御陈其芒。那德音布一路，不能挡赖文鸿之众，早已望风先遁，因此清兵大乱。驻拱宸门清将总兵玉山，正欲移营往救，谁想李秀成人马已至。清兵听得秀成名字，不敢恋战，秀成乘势杀了一阵，玉山恐庐州失守，仍不敢远离拱宸门，忽东角上一枝人马杀入，乃天国大将赖文鸿也。那赖文鸿发枪百发百中，直入中军，向玉山举枪先发。玉山应声而倒，清兵益乱，互相逃窜。赖文鸿乘势抢至拱宸门，把火纵将烧来，城楼遂陷。城内望见拱宸门火起，呼天叫地，李秀成即领兵直进城内，一面拨人救火，一面将四面城门大开，迎天国人马进城。秀成复令赖文鸿，引兵助陈其芒；另拨一枝人马，往助洪天王。舒兴阿知庐州已复失，不能抵敌，急领败残人马，望和州而逃。洪天王也不追赶，即收兵进城。清将刘长佑、江忠浚料敌不过，引兵退十余里。赖文鸿、陈其芒亦引兵回庐州。遂即出榜安民。传令休兵半月，然后北进。

忽流星马飞报祸事。称说："向荣现拜钦差大臣，增添吉林马队，以张国梁为先锋，往攻金陵。声势甚大，恐有危急，

特来报知。”洪天王听罢，叹道："我军自由九江入皖境，破铜城，再下庐州；正拟乘势北上，长驱大进，今金陵又遭此警变，怎生是好？”李秀成道："彼实防我北进，故攻我金陵，以为牵制耳。金陵人物尚多，未必便急，只遣一将，直趋丹阳，以要向荣之后，即可解金陵之围矣。”洪天王道："金陵附近，可以挡向荣者，究有何人？”秀成道："有杨辅清、洪仁达在金陵。且城池坚固，向荣未必遂得能志。又有刘状元主持大计，准可无虑。不如催李世贤，由浙江回南京，军声一振，向荣自气夺矣。大王不必虑也。”洪天王犹豫未决。副将林彩新道："金陵为我国根本，倘有差失，干系非轻。不如回金陵，待破向荣之后，由淮扬往山东，长驱大进，亦无不可。”秀成道："此言亦是。但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。我若闻金陵之急，即疾趋回军，清人必更蹑吾后，此取败之道也。吾军若败，金陵更震动矣。不知领兵由庐州略地而来，虚作进势，兼应金陵；再调兵分堵南北岸，与九江林启荣相应，以防冲突。一面使金陵守将固守，我却打听缓急：若金陵无事，我却要向荣之后，乘势北进；否则回应金陵可也！”洪天王鼓掌称善，便飞令杨辅清、洪仁达固守金陵；又传令李世贤，由浙回军，以为声势。便提大军望东进发。

再说向荣，自以屡败无功，久欲一雪其耻。适拜命为钦差大臣，又乘洪天王出征，便思复取金陵。即大会诸将计议。张敬修道："我军屡败，洪军轻我久矣！金陵城中，必不设备；不如乘势南进，若得金陵，大事了矣。”向荣深以为然，便率提督张国梁、将军福兴、副都统德崇额、总兵张敬修，共步骑四万人，并吉林马队六千人，分道大举。以张国梁、张敬修领步骑万人，先攻镇江，并嘱道："镇江为金陵咽喉之地，

不可不争；既破镇江，可分兵并掠溧水，会攻金陵，以应我师。以金陵城池坚固，非合大军，不能动手也。”张国梁道："金陵既已难破，今又分兵于镇江，恐势亦弱矣。”向荣道："杨辅清为敌军劲将，今回住镇江，若我攻金陵，彼必来救，是我腹背受敌，正欲仗汝军牵制之耳。”张国梁、张敬修便率部将冯子材、刘存厚等，领兵而行。向荣一面知照提督和春，移仪徵之兵进窥皖北，以扰洪军。即与诸将起军，望金陵进发。

早有细作报知李秀成。秀成谓洪天王道："向荣死日近矣！彼行军向来小心，今倾兵以窥金陵，志图一逞。须知我镇江劲旅，既足支持；金陵坚固，亦难遽下。且吾军虽出，与金陵相隔非遥，接应亦易，此行破向荣必矣。”便请洪秀全先回金陵，以镇人心。打听得向荣分为二军，以一军沿六合，以一军沿句容，分道齐进，而以桥瓮为大营。秀成打听得清楚，即令溧水守将吉志元兵，分略金柱，攻黄马及大小关。自率大军，与健将赖文鸿、李昭寿、陈其芒，驰东而出，单迎向荣交战。

且说张国梁统兵万人，行抵镇江。太平将杨辅清，谓部下道："张国梁此来，非欲得镇江，欲牵制我耳！我若坚持，彼即将去。吾相机乘之，不亦可乎？”便令诸军紧守。张国梁连攻二日，毫不得志，即与张敬修计议道："杨辅清骁勇好斗，今独不出，恐有他谋。”敬修道："某料向帅一军，必难遽下金陵；我军若在此，旷日持久，终非良计，不如弃之。分掠溧水而西，以应向帅，较为上策。”张国梁从之，便解镇江之围，改掠溧水。时吉志元既得李秀成之令，已于张国梁未到时，破黄马，下大小关，张国梁大为惊骇。谓诸将道："我军

甫行，彼军先出，是何神速乃尔！吾欲掠溧水亦难也。"冯子材道："若不攻溧水，必须速奔句容，某料吉志元即击我矣。"不想说犹未了，吉军已至城内。四门亦分兵突出。张敬修欲与会战。张国梁道："军心惊惶，战必失利。不如避之，速奔句容，以会向军，尤为稳着。"便引军至北，吉志元从后蹑之，张国梁无心恋战，只图与向荣合。吉志元乃联合溧水各地人马，将图大举。欲追迫瓮桥，以要向荣之后。

时向荣闻张国梁一军失利，正欲援之，忽报张国梁兵至。向荣谓众将道："吾由扬州进此，以张国梁为前部，先制镇江；国梁性本耐战，今突然来此，正不知何故？"说罢张国梁已入，具道退兵原因。向荣道："既不能牵制镇江，恐杨辅清、吉志元反合而攻我矣！更以李秀成军一至，吾焉能挡数路之冲。今当速行布置，以御敌军，反以缓攻金陵为上策矣！"即令将军福兴，引兵驻六合之南；以副都统德崇额，引兵驻句容之北；以张国梁引冯子材、刘存厚为游击之师，以防吉志元。以张敬修为前部，自统大军居中策应。张国梁道："高资一地，以为太平军运粮要道，若断彼粮道，则镇江、溧水之敌人皆胆落矣。某攻镇江时，未计及于此，大为失著。今请冒险一行。"向荣许之。张国梁便统兵赴高资；刘存厚欲争首功，乃屯于附近高资之烟墩。

不意杨辅清，已知张国梁回军，乃亲自统兵出城，直进高资。却令副将陈宗胜领兵万人先围烟墩，自己单迎张国梁。时太平军副将陈宗胜一军先出，刘存厚以众寡不敌，只令部下紧守。陈宗胜选劲卒为前队，步步追击，冒死而进。刘存厚不能抵御，纷纷溃退。刘存厚先中弹而死。陈宗胜直进中军；先后斩知县事松寿及张翔国，挥兵直追，清兵大败。时

杨辅清方与张国梁大战，辅清军士极锐，张国梁亦奋战不屈，两军喊杀连天。不料张军右军已败走，刘存厚阵亡，国梁军中无不胆落。时太平将陈宗胜一军亦到，国梁不能抗御，副将冯子材，急保张国梁杀出重围。杨辅清会合陈宗胜，乘势追杀，国梁大败。折兵五千余人，遗失辎重器械无数，狼狈奔至句容。

向荣知张国梁军败，乃令先踞六合、句容两城，以为根据。果然两城之内天国守兵弃城而遁。向荣以天国人马不战而遁，心正滋疑，忽报李秀成一军大至：前部先锋赖文鸿、李昭寿已离此不远。向荣即以张国梁、张敬修分为左右二军，分迎赖文鸿、李昭寿。忽报句容、六合城内同时火起。原来这火实系太平军所布置。因太平军深得人心，当弃城逃时，先留人马杂住民间，待秀成到时，一齐放火，故向军大乱。向荣急下令道："两城同时火起，乃敌人纵火无疑，不必理他。可撤城内守兵而出，弃城以求一战亦可也。"不料吉志元联合溧水各道人马，先已驰到，即陷句容，以邀击向荣。向荣即令德崇额力御吉志元，而以大军与秀成交战。时李秀成军已至，以六合、句容火起，知向军已乱，乃令赖文鸿、李昭寿于军到之际，即行进攻；勿令向荣得以复行布置。故赖文鸿、李昭寿甫与向军相遇，即猛力进击。向荣恐张国梁一军转战镇江、溧水，军力已疲，急以福兴一军相助。惟赖文鸿、李昭寿性最勇悍，且战且进。文鸿又工枪法，枪声响处，张国梁坐下马已被击毙，把张国梁掀下地来。军士只道张国梁中枪毙命，一时哗溃。比及张国梁换马督战，军中已全无队伍。赖文鸿、李昭寿乘势进攻，国梁一军先已败阵。太平将李昭寿即下令道："赖军已胜矣。吾军不可落后，速宜奋力，以图

立功。”于是军士皆欢呼而进。清将张敬修亦不能支，同时败溃。

向荣正欲往援，忽见大营火起，却是后军知向荣必败，欲降秀成，故纵火以乱向军。向荣此时已漫无主裁。李秀成、陈其芒复至，与赖文鸿、李昭寿分四路，併压向军。向荣料不能支持，适德崇额又为吉志元所败，向军即令退军。忽见东北路尘土大起，一军要截去路。探子报道:“来军乃是天国大将杨辅清。”杨辅清知道向荣一败，必回扬州，故引兵沿上流而下。向荣听罢，急改向东南而逃。随后太平军分数路截击向军，或逃或降或死，不计其数。向荣回望后军，见大营火犹未息，太平军已捲地追来，军中呼天叫地，互相奔窜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吉志元已率兵赶至，把向军杀得七断八续。吉志元正逼攻德崇额一军，大呼降者免死，于是纷纷投降。向荣已无心回顾，不提防一颗弹子飞来，正中向荣左臂，几乎坠马。正是慌忙，见张敬修与福兴狼狈奔至。仓猝言道:“后军皆覆矣！ 速图驻扎之地可也。”向荣急问张国梁现在何处？张敬修道:“现伊军尚足支持，故殿后以保前军耳！惟敌军势大，恐亦难以久持也。”原来张国梁见向荣已逃，恐为敌人所获，故死力拒住后军，且战且退。不想太平将杨辅清一军，从东北掩至，取建瓴之势，如从天而下，把张国梁一军冲破两段。国梁此时人马俱乏，无力支撑，亦惟有策马而逃。太平军士奋力追杀清兵，累尸数里，太平军皆踏尸而过。时张国梁与德崇额皆奔至向荣马前。向荣此时已知全军覆没，便令急走丹阳。李秀成与诸将率兵追杀十余里，即传令收兵。李昭寿道:“向荣穷蹙而奔，如鼠失穴，迫而杀之，直反掌耳。若待养回元气，又多一劲敌。不知大王何故收兵?”李秀成道:

"不劳诸公虎威，向荣行即死矣！"吾军已疲，丹阳尚有清兵万人，未可轻视。方今黄文金在浦口，为左宗棠、鲍超所扼；曾国藩以塔齐布、彭玉麟等围攻九江；胜保亦驻兵皖北。吾当留此一军，以顾大局。"李昭寿道："大王何以知向荣必死乎？"李秀成道："向荣性质最强，强则气胜；今经数败，必抑郁成病，羞愤交集，能勿死乎？"说罢即令杨辅清暂回镇江；吉志元暂回溧水。复令军士掘土掩埋清兵尸首，一面安抚被兵燹各地，自领兵回金陵。

且说向荣与诸将走至丹阳，计点部下共四万人马，只剩五千余人。乃谓诸将道："吾自用兵以来，自问坚忍耐战；今一旦狼狈至此，丧师辱国，固无以对朝廷，亦羞见江东父老。"言罢，咯出血来，不觉昏倒在地。左右急为救起，臂上伤势又发，急觅医治疗，将弹子取出。自觉昏沉不醒，不能理事。只令张国梁坚守丹阳，以防李秀成再至。

惟向荣病势，延医调治，毫无起色，日重一日。那日，诸将方环集问安。忽报有人送书至，向荣即令呈上。就在病榻拆开一阅，乃太平大将李秀成书也。书道：

> 太平天国七年，忠王都督江淮诸军事，为檄告清将钦差大臣向荣曰：昔将军立功秦陇，视师广西，拥旄万里，此非将军得志之时乎？秀成以陇亩匹夫，瞻望旌旗，久深钦佩！以清国虽危，而保障东南，抗衡天国，当非将军莫属也。何将军先走永安，再走灌阳；既败长沙，复败武汉。奔走东南，仓皇吴会，今复为奔亡之虏，穷蹙丹阳，抚残兵而椎胸，对同人而洒泪，何今昔盛衰，一至如是乎？秀成一耕夫耳，忝膺大任，与将军抗衡，方以为螳臂挡车，且惭且惧。乃吾兵一举，将军已败不

旋踵，师徒数万，残留数千；尸累荒原，血流漂杵。秀成性最慈懦，方惨不忍观，而将军独忍为之者，故吾虽敬将军报清廷以尽忠，究惜将军驱人民以就死也！夫以将军久经战阵，熟谙韬钤，纵不奏功，何以蹉跎至此！意者雨露无私，不育异类；皇汉旧邦，自有真主。故将军虽人事已尽，而为天意所阻挠乎？抑将军为识时之俊杰，知大事已去，真命有归，聊作溃败以相让乎？抑观天心当居一于此。或以将军穷蹙一隅，纷称以吾军乘胜之威，破丹阳掳将军，有如反掌，而秀成实不忍迫将军也。以秀成遇将军而大功成，方为将军戴德，何忍恩将仇报？且将军固名将也，久著威望，性复坚强，必图再举；将军又钦差大臣也，令旗一指，大军即集，提剑所及，诸将景从，以旬日而丧数万精兵，断不甘于终败，势必再集师徒，重决胜负。则秀成虽愚，惟秣马厉兵，准备而待。今与将军约，以十日期，再于句容、六合，重与观兵。英武能事如将军，其或不以秀成为不肖，而不吝赐教乎？”

向荣看罢，大叫一声道：“气死我也！”即复吐鲜血，不省人事。诸将不知其故，急为救起，细读来书，知为李秀成所气，无不愤怒：个个摩拳擦掌，誓要与李秀成决个雌雄。正在愤怒间，只见向荣神气略已回转，扬目遍观诸将，奄然下泪，徐徐叹道：“悍酋秀成好恶作剧也！”叹已又道：“吾命亦不久矣。可惜视师数年，毫无寸功，涂炭生灵，吾负国家，又负斯民矣！”又谓张国梁道：“吾与你共走于患难之中，义同父子；吾必荐汝，然荐汝非私情也！汝实耐战，临阵不屈。此后宜努力国家，以图名垂竹帛，勿如吾之无用矣！”说罢便令取笔墨

来，口授遗折，书记缮写之。折内力称和春、张国梁，皆可大用。向荣是夜，即没于丹阳城中。后人有诗叹道：

秦陇称良将，东南表战功。
英才为国用，甘苦与军同。
秉性能坚忍，居心独誓忠。
丹阳星陨处，遗恨泣西风。

自向荣死后，清廷大为哀悼，特予谥忠武，并赠封男爵，又赠太子少保官衔。即依他遗折：荐满员和春及提督张国梁为钦差大臣，办理江南军务。即有消息报到洪天王那里。

洪天王大喜道："果不出吾忠王所料也！"便厚赏忠王，并向李秀成道："向荣虽屡败之将，然好勇耐战，在江南屡苦吾军，且屡扼金陵，使朕不能大进，实为心腹之患。今向荣已死，朕无忧矣。"遂开太平御宴，与诸臣共醉。不料正饮间，有武昌急报，飞报祸事：称鄂督官文，鄂抚胡林翼，及前鄂督杨沛，会合各路大军，共争武昌。原来鄂督吴文熔，因战被伤殒命，清廷乃以杨沛任鄂督。杨又失机革职，留办军务；乃以荆州将军官文移督两湖，于是与胡林翼共攻武昌。洪天王听得，欲叫秀成往救。李秀成道："目下尚多能战之人，臣弟非不欲救武昌，然东奔西走，反中敌人牵制之计。"天王听罢，点头不语。李秀成深知洪天王之意，遂再奏道："果不获已，臣弟就提一旅之师，前往武昌，以释大王廑虑。"洪天王立即允准。李秀成退后，叹道："今番出师，实不得已耳！"又以各事部署未定，且恐武昌已危，便令赖文鸿以五千精兵赴鄂，随领大军继进。

且说清将曾国藩，自被洪天王袭取九江之后，心甚愤激，便移文胡林翼欲先取武昌。时胡林翼正取了黄州而回。忽得

到曾国藩书信，便决意进攻武昌。即与鄂督官文、副都统多隆阿计议。多隆阿道：“方今天国人马，只有谭绍洸在武昌，取之此其时矣！”胡林翼道：“前二次出师无功，皆由过于张扬，使敌人予作准备。今宜谨密行之，不忧武昌不下也。”官文深然其计。胡林翼一面回复曾国藩，请其会兵；一面令多隆阿取洪山；并请曾国藩调湘军水师进妙河。胡林翼自与官文领各路人马攻武昌，分拨既定。那天国守将谭绍洸，不时打听清兵举动，并谓左右道：“吾以一人，镇守武昌，而牵制曾、胡诸人于此地，实彼之失算也！彼时时志在窥复武昌，且胡林翼正自黄州而回，来攻此地必矣！”便令军士于武昌城外，增置木栅；并于西南两门，埋伏地雷火线。再飞报金陵告急；又函致九江请林启荣令孙寅三，由九江进兵，以邀曾国藩之后。不料分拨甫定，已报洪山为多隆阿所夺矣：官、胡两军，已直趋武昌城而来；清国水师，亦由妙河而进；余外各路都一齐进发。谭绍洸不意曾、胡两军骤至，倒防备不及。胡林翼前部，就是多隆阿、曾国葆。自湘省水师练成，即以杨载福、彭玉麟兼理。余外陆军前部就是塔齐布，领五千人马，先攻武昌南路。胡林翼一军已至，妙河水师又喊呐助威。武昌城内，天国人马惊惧。谭绍洸谓晏仲武道：“清兵向不能得志者，以徒恃陆军故也。今彼水师既成，势力已与我共之矣。清兵既至，恐不易防守。兄弟究有何善策？”晏仲武道：“彼挟全力而来，我有守无攻，实为失着，不如避之。”谭绍洸道：“吾自起义以来，逢敌未常落后。今如此反示其怯也。”冯文炳道：“横直武昌不能固守，不如全伏地雷，彼来我退，因而炸之，吾乘其败，而复夺之，有何不可？”谭绍洸道：“皆非长策也。”便命苏招生、隆顺德，各统水军，堵塞妙河，以迎清国

杨、彭二将；却令副将洪春魁、晏仲武分守各路。自率大军，昼夜巡视。谁想曾军水将彭玉麟，已派小艇十余只，偷进南门濠口，志在水陆相应。时官、胡两军攻城甚急。谭绍洸督诸将竭力守御。忽然冯文炳奔至，谓绍洸道："兵力疲矣！清水师已偷进南门壕口，此时恐不能久守也。清兵众多，故轮流攻击，吾军实是疲于奔命。不如依某前计：弃此城以炸清军，然后谋以复之可也。"谭绍洸此时觉得此言有理。乃命军士各打衣包，尽做逃状，胡林翼从高处望之，深信谭绍洸将逃，即令军士猛攻。并下令道："谭酋将遁矣，休令彼逃脱也。"清兵闻令，加倍奋力，水陆并进，西南一带城垣遂陷。太平人马已纷纷逃出，清兵皆欲急进。忽然震地一声，如轰天声响，城垣遂陷了百余丈，清兵被陷者不计其数。管教：

妙计成功，先伏地雷摧大敌；

小孩斩将，直叫天意夺湘儒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

罗泽南走死兴国州　罗大纲夜夺扬州府

话说胡林翼统率大军，直进武昌城，忽然火药爆发，城墙倾陷百余丈，登时压死清兵数千人。彭玉麟偷进南濠的水师，亦有多艘压溺，清兵军势稍却，各欲退后，胡林翼以既中敌人之计，折兵数千人，若不能取一武昌，更无以见人矣。不觉大怒。立即下令退后者斩。时多隆阿及曾国葆，俱已受伤，然闻胡林翼之令，亦皆振奋，一齐督兵拥进。

当谭绍洸领兵逃出武昌时，犹在城外东北路盼望：只道清兵被焚，必然退却，正欲乘机再取武昌。忽闻喊声动地，料知城陷，方欲回军，突见清兵不特不退，仍冒烟突火而进，不觉大怒。乃谓左右："清兵屡战，未见有如此强悍者，今何以忽然猛勇耶？"晏仲武道："彼日前既愤于屡败，目下又愤于军中被焚，蓄怒已极，如痫马走平原，无复知人性。当者必为所蹶，计不如避之。吾军目前断不能再入武昌矣。"谭绍洸道："果如汝言，吾深悔弃武昌而走也。"晏仲武道："是又不然。彼竭数路兵，合水陆之众，不下数万，以争一武昌，志在必取。吾军虽死守，终难于保全。若困惫已极，则逃亦难矣。今冯文炳之策，虽弃一武昌，不过早弃几天耳，然犹能焚炸清兵。料此后清兵攻我城池，亦知所畏忌也。"谭绍洸道："既不复争武昌，则吾军须入皖境。"晏仲武道："必不可也。今只失一武昌，鄂省尚多退步；若即走安徽，是湖北全省皆失矣。

吾军势力未损，何必远逃。以某愚见，不如先奔兴国州城。以该州人心，素服吾国，故每次科举，以该州人赴试为多。我既得人心，军力又全，且与武昌相近，若金陵救兵一至，且能合力以攻武昌矣。”谭绍洸以为然，乃与诸将领兵同望兴国州而来。

且说胡林翼既下武昌，一面奏报捷音，一面出榜安民。检拾被焚的尸首，尽行掘土埋之。立令将修复城垣，以图固守。忽听得谭绍洸已奔往兴国州，官文便欲提兵往取。胡林翼道："我兵围武昌，料谭绍洸必往金陵告急。恐金陵救兵不久必至矣，吾须留守以待之。且兴国州城小易破，无劳大兵，只令一将前往可矣。”曾国藩道："谭绍洸弃城而遁，兵力未损，恐未可轻视也。”罗泽南道："某虽不才，量取一兴国州，实如反掌耳。且深受侍郎知遇，虽死亦复何憾。”曾国藩从之，便令罗泽南领兵万人，并部将八员，望兴国州进发；又令塔齐布领本军随后起程，倘有缓急，即行接应。罗、塔两军去后，又令杨载福、彭玉麟，统水师沿汉水而下，以壮声援。分拨即定，曾国藩仍留鄂境，专候罗泽南好音。

且说谭绍洸望兴国州奔来，将抵金湖附近，仍恐清兵相逼，又欲东逃。冯文炳道："官、胡即取武昌，必以兵力迫我；我若远遁，不特湖北全境俱失，且清兵亦必穷追。不如暂屯兴国州城，量敌行事，果终不敌，则且战且退，以待救兵。某料既往金陵催请救兵，天王必有法以处之也。”谭绍洸道："此言有理。”便令人马到兴国州驻扎。洪春魁请领兵扎在城外，待敌兵追到时，乘其喘息未定而击之。谭绍洸亦从其计：即令洪春魁、晏仲武各领一军驻扎兴国州城外左右。时已傍晚，谭绍洸虑清兵乘夜追到，分咐军士，夜里轮流替守。将

近黎明，未见清兵到来，遂疑官、胡二人不再来追。冯文炳道："清军屡败，一旦得了武昌，纵损失数千人，然亦自以为得意之事，自然乘势进兵，恐不久清兵至矣。"正说话间，纷纷报到：罗泽南领兵追来。冯文炳道："罗泽南乃浙江遗缺道，名位虽微，实湘中儒将也。行军最为紧慎，故缓缓而来。洪春魁欲乘其喘息未定而攻之，此策恐用不着矣。"谭绍洸道："然则以何策御之？"冯文炳道："今本州城有义勇军一队，不下四千人，内中且有女兵，可见民气实在可用。今请将军固守州城；而令洪春魁、晏仲武二军迎敌，可伪败以诱之。吾率义勇队以抄出金湖，只如此如此。可以捉罗泽南矣。"谭绍洸即依其言，冯文炳亦抚循义勇队，自为统领以袭清兵。

次日清晨，罗泽南率兵而进，晏、洪两将，亦一齐准备接战。时罗泽南亦分兵以一半驻扎金湖，以一半进攻州城，随报塔齐布一军亦至。并探悉太平将洪春魁、晏仲武分军而出，罗泽南乃请塔齐布先攻洪、晏二军，自率兵围攻州城。不想谭绍洸军力未衰，罗泽南奋力猛攻，终不能得手。随听得塔军已胜太平军，洪春魁、晏仲武已望东而逃。罗泽南谓部下道："塔军已成功矣，吾军正宜奋力。"便令军士悉锐进攻。谭绍洸在城上亦奋力抵御，两军各有死伤。罗泽南正自焦灼，忽报兴国州有义勇数千，已抄取金湖去了。泽南听得，急撤兵而回。

原来兴国州的义勇队最为奋勇：男者任战攻，女者任工役，各司其事。冯文炳知其可用，乃领之往袭金湖。乃罗泽南回军后，冯文炳即约退数里，却以村妇为前驱，另编一队壮勇者，以横击之。计拨已定，罗泽南已到金湖：见营伍尚无损害，乃谓左右道："彼必非求战，不过以我攻兴国州，欲

扰吾以救兴国州耳。此义勇队皆属民兵，必不能战，吾当先破之，彼自胆落矣。”言罢鼓噪而前：见洪军义勇队分为两队；泽南亦分一队，先防横击一路，即自领本军与冯文炳接战。不料冯文炳先已定计，于两军交绥时，令前驱村妇，尽行裸衣；罗泽南军士不知其计，惟停枪注目以视。冯文炳即率后军突进。所有另编横击一军，又同时进攻。罗泽南军抵敌不住，望后溃退。冯文炳一马当先，诸军随后猛追，罗军伤死甚重。冯文炳领一军强壮亲兵，直入罗军中，要捉罗泽南。泽南此时已知无可挽回，惟策马而逃。冯文炳追杀十余里，罗军死伤三千余人，降者数千，余外半多逃散。罗泽南所领一万人马，已化为乌有。冯文炳乃乘胜收军，回取金湖。时塔齐布方攻晏仲武、洪春魁二军，听罗泽南军败，恐孤军难支，亦引兵而还。故洪、晏二人，又以塔军即退，乘势追之。塔军亦败，奔至金湖，已见金湖大营，亦为冯文炳所败，更无心恋战，领着败残人马，且战且走，望武昌一路而回。洪、晏二将见塔齐布已经去远，方始收军。

且说罗泽南自败于冯文炳之手，军士伤死降溃，已经散尽，只有单人匹马，望东而逃。见冯文炳军已收去，方回马西行，欲还武昌。自念此次领兵往攻兴国州，实自报奋勇，只道取兴国城易如反掌，今竟片甲不回，自悔来时夸大口，今番何面目见人？羞愤交集，且行且愤。已将近黄昏时分，但见荒山夕照，倒映疏林，一望皆山林田野，远地村落中，已是炊烟四起。罗泽南停马向农夫问路：叩以欲回武昌，将由何路而进？农夫见他模样，身挂长枪，坐骑骏马，已知是个官员。又见他欲回武昌，知是清国大将。内中一农却道：“闻清将领兵来攻兴国州，汝即其人乎？”罗泽南道：“吾即罗泽南

也。”农夫听罢，低头不语。泽南心中怒极，但以为此乃无知农夫，不必与较，仍催马而行。心中自念道：“当初若终身研究理学，设帐授徒，当不至此。”正想象间，忽近一短桥。泽南不知欲回武昌须过桥否？回望又无人可问，便策马过桥。忽闻枪声响处，罗泽南竟跌在马下，即有一人从桥飞越而出。罗泽南扬目一望，却是一青年童子，年约十四五岁。罗泽南道：“汝年尚幼，即能为逆耶？”那童子道：“我杀贼，吾未尝为逆也！”罗泽南尚欲再言，那童子复放一枪，罗泽南登时殒命。可怜罗泽南以理学出身，号为儒将。当时设帐授徒，如李续宾、李续宜、蒋益澧、易良虎之徒，皆执弟子礼，为泽南门下士。一旦图功名，与诸弟子舍学从戎，至今乃没于童子之手，岂不可叹。时人有诗叹道：

湘中有儒将，名遍汉江间：
理学宗濂谷，风流仰戢山。
否曾娴虎略，偏欲附龙颜。
何如终绛帐，犹胜裹尸还！

自罗泽南殁后，官、胡诸将仍未知悉。及见塔齐布奔回，方知两军皆败，但未知罗泽南下落。随有自罗军中逃出者奔至武昌，报称罗泽南全军俱没，并述战败情形。胡林翼便问泽南下落？有亲见泽南逃时景况的，却道：“当我罗军为冯文炳所败，欲奔回金湖，与后军会合；不想冯文炳率兵大至，连金湖各营皆溃，已见罗泽南单人匹马望东而走，但不知他往何处。”各人听得，皆为忧心。时曾国藩在坐，乃道：“若罗山有什么差池，皆吾之过也！昔罗山在湘中讲学，称为湘中一代宗风。自洪党陷了湘省，吾以国事艰难，人才缺乏，力劝罗山出山，为国效力。彼乃欣然乐从，与诸弟同入行伍中。

伊弟子如李续宾兄弟，及蒋益澧等，皆成为能将。东南战事，多赖其力。即罗山在吾军，亦立功不少。若一旦丧在敌人之手，能勿悲乎？”官文道：“他既望东逃出，未必即为敌军所害。想不久即回矣！”国藩道：“罗山性质坚忍，能识大体，若仍在人间，断不轻于一死也。”林翼道：“以吾思之：殆凶多吉少。以武昌而东，皆为敌军所盘踞。罗山单人匹马，逃将安往？恐不免陷于敌人矣！倘有不测，吾甚惜国家损一良将也。”说罢不胜叹息，即令部下分头探访。到次日，方由军士搬运罗泽南尸首回来。武昌各员，无不大恸，即行表奏入京：胪陈罗泽南战功。即有谕旨：罗泽南著照布政使例赐邺，将平生事迹，宣付国史馆立传；又加恩予谥，并赐祭葬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那击毙罗泽南的童子，正不知其姓名。原来兴国州人，最嫉清国将官，谓其残杀，反顺服洪秀全。那童子，本是个猎户人家，当罗泽南向农夫问路时，已从树林中看出，故绕道出罗泽南之前，至于桥下，乃出其不意以击之。时谭绍洸只道罗泽南全军覆没，幸成此大功而已。及纷纷传说，知罗泽南于战败后被害，实出意外，欲求得手击罗泽南者而赏之，终不可得。只以此次成功，全出兴国州人之手，乃竭力抚慰人心；一面把武昌失守报知金陵；又飞报安庆，恐官、胡等乘势东下，好预备守御。忽得军报，探悉李秀成已过安庆。谭绍洸恐李秀成未知武昌失守，急遣人飞报秀成，请他到兴国。相见时谭绍洸诉说败兵之事。李秀成道：“武昌存亡，实无关大局。我国若不能攻下北京，即能坚守武昌十年，亦复何补？”谭绍洸道：“君言诚是。然今局面已不同矣：武昌居长江上流，有俯瞰江南之势。我国自林凤翔失败，未尝举兵北上。若武昌已失，安庆已危，故我一日未曾北上，即武昌

一日关系重大。以目前而论，武昌实不可不争也。”李秀成道：“此言亦殊有理。且天王视武昌如命，吾军到此，当思妙策以窥复武昌。为今之计，急宜抚循附近武昌各州县，以维系人心，再图进取可也。”即令晏仲武、洪春魁，各率兵攻取各郡县，再报金陵以武昌既失，清兵必然大进，请遣良将先图北进。并道：“我进则敌谋御我，实胜于我之谋以御敌。且金陵尤为紧要，清兵将环集而攻金陵矣。”洪秀全听得，甚以为然。时太平将罗大纲方驻庐州，清国钦差大臣和春，以大兵围攻数旬，罗大纲以庐州粮多城固，拒守不屈；亦不出战。和春见不能得手，解围而去。罗大纲乘其退时，突出迫之。和春兵败，折损三千余人。罗大纲得胜回城，即令胡元炜及部将孔照文，领军万人，镇守庐州。并嘱道：“庐州虽小，为安庆北方屏蔽，请诸君努力守之。”孔照文道：“未有天王训谕，将军带兵何往？”罗大纲道：“和春继向荣为钦差，受收江南之任，吾当请洪天王先破和春，以挫其威。和春一败，张国梁无能为矣。今侍王李世贤，英王陈玉成转战浙江等省；李秀成又提兵往鄂，吾当固江南根本也。”孔照文应诺，督众镇守庐州。罗大纲乃率本部人马，取道东行，一面报知金陵。

洪秀全以李秀成方请兵北进，乃令罗大纲先取扬州。罗大纲至金陵城外，适赖汉英由瓜州回来。洪秀全乃令与罗大纲一同北进。于是罗大纲领人马三万，率部将郜云官、刘官芳等；赖汉英领人马二万，率部将李春发、伍文耀等，分两路而进。洪秀全亲出城外劳军。罗、赖二将辞了洪秀全，取道起程，时天国太平七年、三月初一日也。罗大纲濒行时，谓赖汉英道：“扬州为江北要道，清将向荣曾据之以扰金陵。今托明阿、和春，亦重屯扬州，视为要地。昔老将林凤翔，自扬

州既破，即纵横于江淮皖汴齐晋之间。今吾等进兵，亦当先破扬州，然后长驱大进。”赖汉英道：“丞相之言，正合吾意。某打听得扬州城内，有知府世焜，及参将祥林守把。钦差托明阿，大营即驻扎城外。城内守兵亦只有七八千人。惟托明阿大营不下二万人马。若非先破托明阿，恐取扬州亦非易事也。”罗大纲道：“百足之虫，虽死不僵；托明阿人马既众，破之不易。托明阿虽无用之辈，其军中未必尽无能员。且吉林马队，向称锐战，若不能破他，扬州亦不能取矣。今请将军以本部压托明阿，吾即以本军夺扬州。若扬州既下，托明阿必然胆落。合军破之，如破竹矣。”赖汉英深韪其策，即依计而行。

且说清国钦差大臣托明阿，自从在皖省为陈玉成所败，折兵数千，乃回驻扬州。再将本军配以吉林马队，欲约会和春直攻金陵。计议未定，已闻罗大纲进兵。托明阿知照和春：罗大纲既离庐州，就好乘便窥复安庆；却自以本部与罗大纲接战。一面传令扬州府世焜及参将祥林紧守城池；复飞报清江，调都统德兴阿引兵到扬州接应。计划甫定，罗大纲大兵已到。原来罗大纲立意先取扬州：于大军未离金陵，即以精兵百人混入扬州城内为内应；及到时令赖汉英进攻托明阿一军，又叫刘官芳领兵五千人，先行攻城，以试城内守御之力。时刘官芳先攻南路，城内世焜悉力相拒。罗大纲却令部云官率军而东，直攻东路。参将祥林亦坚守不出。罗大纲却统本部窥懈而击。先以抬枪射击城内，故城内人心皆为惊骇。比至入夜，忽见北门火起，世焜即急拨兵往救；又恐城中有人为敌内应，再拨兵巡察城中时，罗大纲望见城中火光，知是先派作内应亲兵发作，特以大火扰动清兵。大纲即下令道：“守将分兵城内，必有事故，此机可乘也。”便率兵会同刘官芳，

奋力猛扑。并道："当于此时即破扬州。若迟一刻，则城中之兵皆被捕矣。"说罢即身先士卒而进。忽见城上一将，头戴水晶顶子，大纲不知其何人？但见他手执令旗指挥守兵，竭力守御，又不避矢石。罗大纲乃谓左右道："此人真奋勇。若杀得此人，料守兵皆溃矣。"乃谓左右十余人，相约一齐发枪，向那将攻击。果然枪声响处，那守将中弹而坠，城上守兵一时哗溃。罗大纲乘势，率兵直薄城垣，掷药焚之：城垣突陷了十余丈。罗大纲挥军冒烟突火而进。城内知府世焜犹领兵向城垣陷处竭力抵御，又不避矢石，至罗军死伤十余人。刘官芳却令军士各将器具，在城垣叠起，踰垣以进，时城楼守兵已无一人，故刘官芳安登城楼。世焜见不能挽回，始望后逃走。罗大纲乃率兵直进。乱枪齐发，知府世焜即中弹落于马下。清参将祥林知南路溃败，罗大纲已经进城，亦领兵齐遁。郜云官攻进东门，那参将祥林正走时，忽前头正遇刘官芳一军，见其被敌人迎阻，知不能脱，乃拔枪自击而没。罗大纲尽降其众。复令军士择城空地架叠柴草，纵起火来。问其故？罗大纲道："赖汉英尚与托明阿相持，未知胜负。吾藉此火，以惊敌人军心，而壮我军锐气也。"各人皆服其计。扬州既定，乃出榜安民。管教：

一战成功，已见扬州归版宇；

两番用计，又教鄂省变旌旗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

李忠王定计复武昌　陈玉成弃财破胜保

话说罗大纲拔了扬州，令刘官芳抚恤灾民，修复城垣，并留兵镇守；自率本部人马，令部云官为前部往助赖汉英，与清国钦差托明阿会战。时赖汉英已进攻清军。那托明阿本无将略，惟以军中人马尚众，料赖汉英不能遽破其军，只令军士坚壁紧守。并下令道："扬州城池坚固，未必遽陷，我们且守着，等各路援兵大至，必大破洪军矣。"以此之故，只于赖汉英进时，才悉力抵御。赖汉英见托明阿不出，疑有别谋。部将李春发道："托明阿并不知兵，有何别谋？今当悉力攻之，勿待其援兵云集也。"赖汉英乃令李春发为左，伍文耀为右，自己居中，分三路猛进。

托明阿仍主力守。其部将缉顺奋然道："将军授命为钦差大臣，朝廷欲将军进攻敌人也。吾军非守城者，何待守御？敌至不战，已为失计。且焉有拥数万之众，尚坐守营中，以待外援者乎？"托明阿不能答，乃与诸将出战。时赖汉英等已逼至托明阿营前：前部列牌为壁，且攻且进，托明阿全失地势。及战至夜分，望见扬州城内火起，托明阿军心惶骇，一时慌乱。不多时已报扬州失守，军心益乱。赖汉英乘势迫之，托明阿不能抵御。罗大纲人马又至，两军夹攻，托明阿更不能支，一齐溃散，只得领军望西北而逃，志在与和春会合。罗大纲、赖汉英乃分头追赶。追杀十余里，方始收兵。计是

役托明阿军中，折伤八千余人。托明阿只顾逃走，更不敢回顾，直奔至盱眙，见罗、赖二将退回已远，方始心安。自念既失扬州，又损兵折将，因此忧愤交集，奏报入京，清廷大为震怒，立革托明阿钦差大臣之职，以将军德兴阿代之。

时和春正由皖北回军，已知扬州失陷，乃率兵锐攻江浦；张国梁亦率兵往取六合，出洪军不意，遂拔了六合城，以温绍原守之。张国梁复与和春相约道："扬州既陷，罗大纲军势正盛；吾若与战，诚不易得手。兵法攻其所必救，不如合攻金陵，洪党诸酋外出，金陵空虚，若有紧急，必以罗大纲回军，此孙膑围魏救赵之法也。待罗大纲回军后，即以德兴阿一路，先复扬州，以为吾等根据之地。然后据上游以撼金陵可也。"和春大然其说，一面知照德兴阿，遂移兵逼攻金陵。

洪秀全听得以和春及张国梁合军，其众不下六万，恐为所困，乃先调罗大纲回军。罗大纲闻命乃叹道："吾今番出兵，又成画饼矣。天王有命，吾不得不从也。"遂留刘官芳领军万人，并部将指挥数员扼守扬州，自与赖汉英等复率兵向东南分道，拊和春、张国梁之背，以救金陵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李秀成进兵湖北，立意窥复武昌：先以赖文鸿、李昭寿、洪春魁、晏仲武收复附近各郡县。官文、胡林翼遂疲于奔命，调兵遣将，往还应援，皆不能及，以至武昌附近州县，皆为秀成所复有。会太平将陈玉成方由皖北进兵而西，先后陷潜山、太湖、宿松、黄梅，复转向西北，当者披靡，直趋湖北。又陷英山、罗田、麻城，传檄黄陂、孝感，势如破竹。李续宜、李续宾、李孟群等，皆为所败，纵横千里，以次底定。计洪朝自武昌失守，鄂境皖境一带，几为官文、胡林翼所乘，至是乃军声复震。李秀成听得，谓诸将道："英

王可儿，壮国家声势不少。吾窥复武昌，此其时矣。”先令人打探清军情形。

时曾国藩方因丁艰回籍守制，所部杨载福、彭玉麟、塔齐布等军，暂归官文调遣。官文时已拜钦差大臣之命。以太平将李世贤方纵横于江西各郡县，两湖皆为戒严，故鄂督官文、鄂抚胡林翼与湘抚骆秉章皆惧李世贤一军由江西拦入湖南，不特湖南难保，更足要武昌之后。况石达开方纵横川黔，若李世贤更由湘入川，与石达开相应，则东南大局，更不可问。湘抚骆秉章乃商诸官、胡两人，官、胡两人亦甚以为虑。乃令李续宾、李续宜仍在安徽攻战，却以塔齐布、杨载福领人马入江西，邀李世贤之后，以为湖南声援。官、胡却仍留武昌，以防李秀成之攻击。那时李秀成打听得清楚，便谓诸将道：“彼重顾江西。于大敌当前，犹分兵四出，此官文之失算也。吾破武昌必矣！”乃谓李昭寿道：“洪山为武昌要道，势所必争。今洪山清将李孟群，所部不过五千人，汝领兵五千人，会同赖文鸿先争洪山。若官文、胡林翼遣兵往救，则吾之攻武昌更易；彼若置洪山于不顾，亦可先取洪山。得此，亦足以据武昌要害也！”李昭寿、赖文鸿得令去后，秀成又谓谭绍洸道：“汉阳系湖北重镇，与武昌只隔一河，地势在武昌之后。官、胡二人，只防我进窥武昌，必不防我复夺汉阳。今陈玉成既拔黄陂，该处与汉阳相隔不远，吾当知照陈玉成，使分兵南下，以壮声势；公可扎筏渡江，以窥汉阳为名，料官、胡以汉阳为入湘要道，彼既惧李世贤拦入湘省，必惧我更得汉阳之后，即径趋湖南，势必分兵往救。公当其分兵渡过汉阳时，乘势袭其救兵。一面与彼救兵相持，一面率一半人马渡过对岸。无论能拔汉阳与否，武昌必然震动，我如此如此，

即可以破武昌。”分拨既定，便告知各营，使准备往攻武昌。诸将以李秀成此次出兵太过于张扬为虑。秀成道：“吾正欲彼知我即攻武昌也。”

是时官文、胡林翼知李秀成将来攻战，便悉以精锐防守武昌。胡林翼道：“秀成此次出兵，布告各营，不畏为吾所知，吾恐其必有他谋也。”官文道：“彼盛屯兴国州，不取武昌，待取何地？吾等经营数年，方规复此城，若一旦不守，诚为可惜。今大冶、冰湖、梁子湖等处，已为敌有，彼进兵既易，安有不急征武昌之理？非悉锐守之不可。”正议论间，忽报李秀成引军来攻武昌。官文道：“果不出吾所料也。”即设法调兵守御。忽又报秀成军退，官文不信，再使探之。果然，未几又报李秀成军至。原来秀成分军两路，一沿大冶，一沿梁子湖，以疑官、胡两人。时官、胡两人不解其何以忽进忽退。正在忖夺，已报到陈玉成分兵由孝感直趋汉阳；谭绍洸亦引军渡河，前往会袭汉阳矣。官文大惊道：“汉阳有兵，不能挡陈玉成、谭绍洸之众。若汉阳一失，即隔断荆州消息，湖南亦危，此时武昌更为孤立。自此两湖皆休矣，速宜调兵救之。”胡林翼道：“吾初亦疑其有他谋，吾二人并聚于此，自孤其势，颇为失着。汉阳虽重要，然欲救之，只合早为布置。若此时分兵，恐武昌更危矣。”官文心中：以为胡林翼为湖北巡抚，自然专顾武昌；我为湖广总督，应兼顾两湖。遂力抗林翼之议。且是时纷传侍王李世贤，将以大队压入湘境，湖南一省大为震动。湘抚骆秉章雪片似的文书，正请设法援应。官文便不再知会胡林翼，即以提督李成谋、道员多山领兵急援汉阳；复知照将军都兴阿由宜昌领兵上进，以抗陈玉成支队。李秀成探得官文已分兵往援汉阳，乃率诸将力攻武昌。官、胡

两人守御不屈。忽报往救汉阳一军，于半渡时为谭绍洸所击，所有浮桥尽被敌人烧毁，今败兵正逃回城也。官、胡听得大惊，举止失措。守兵望见城外火光，大为震动。正在仓皇之际，飞报洪山失守，李孟群败走，为敌人所压，不能回应武昌，因恐汉阳失守，已直奔汉阳去矣。

原来赖文鸿与李昭寿往攻洪山，李孟群亦防战不屈。孟群有一妹，好谈兵事，自编女兵一队，随兄出征。当太平将赖、李二人到时，与其兄并力防战。李孟群久知赖文鸿枪法利害，惧自己装束为敌人所认，乃令手下亲兵乔妆如己装束在前，自己却在后督兵。果然文鸿见李孟群奋力防守，即谓左右道："若能先杀死李孟群，则敌军必挫矣。"乃擎枪发击，即应声而倒。清军疑主将已亡，一时慌乱。不知所击者非真李孟群也。时赖文鸿、李昭寿见孟群军溃，乃尽力冲击，清兵大败。李昭寿乃请赖文鸿直蹑清兵之后，又惧清兵奔回武昌，反增武昌守御之力，遂率兵转向武昌：一面横击清国败兵，一面助攻武昌而去。

不想官文自闻两路军败，前往汉阳的兵，又纷纷拥回武昌，人心益摇，防守亦懈。正没措手，已被秀成攻破东门。先在城垣下，叠草举火，以惊人心。于是城内清兵以为城已尽陷，各自逃窜。官、胡二人，亦由南门逃出。秀成遂率兵直进城中。时前任鄂抚陶恩培，方留省帮办军务。不知武昌已陷，乃与总兵王国才，由咸宁带兵来援。不知官文、胡林翼已离城退守汉阳；亦不知武昌早已为李秀成所得。在昏夜乃率兵竟进城中。望见李秀成旗帜，方知武昌已陷，乃大惊。方欲退时，已为李昭寿所截，遂相与巷战。少时赖文鸿一军亦到，诸军相继而出，互相夹攻。陶恩培先为李昭寿击

杀，全军皆降；总兵王国才知不能脱，亦自刎而死。赖文鸿下令招降王国才的人马。当巷战时，城中极为震动。及次早李昭寿、赖文鸿报捷，李秀成笑道："焉有城池已陷，犹未打听清楚，即鲁莽进城者乎？清国用此等人带兵，安得不败？"当下重赏诸军。以汉阳一地，清将既有多隆阿把守，又以都兴阿由宜昌上驶，今胡林翼、官文、李孟群又相继赴汉阳，是汉阳清兵云集，取之亦殊不易。乃令谭绍洸回军。一面将收复武昌情形，报知金陵。

以诸将此次战事之中，以李昭寿先能取各郡，继夺洪山，又斩巡抚陶恩培，遂录李昭寿为功首。自此李秀成益重视李昭寿：日则同食，夜则同榻，待以殊礼。谭绍洸道："忠王之重李昭寿过矣！"李秀成含糊答道："昭寿骁勇善战。每次出兵，当者皆溃，几于战无不胜，攻无不下，吾所以重之也。"谭绍洸道："此人骁勇善战，诚如忠王所言。然昭寿赋性刚愎，立心奸险，如魏武帝谓司马懿，所谓鹰视狼顾，后必生乱，不可不防之。切勿付以大权，否则恐为国大害矣。"李秀成听罢默然。徐遣退左右，乃向谭绍洸道："公固能识李昭寿者！特弟所以重之，亦不得已耳。"谭绍洸急问其故？李秀成道："吾国自林凤翔殁后，北进无期。今捻党龚得树、张洛行、苗沛霖等，以数十万之众，横行于齐、鲁、秦、晋、河朔之间，声势甚大。李昭寿与张洛行等为至交，吾欲藉昭寿联络捻党，以牵制北方。待吾等抚定东南，即可以长驱大进耳！"谭绍洸道："虽然如此，亦宜慎防其人。"李秀成道："其凶暴叵测，吾固知之。吾待以恩遇，以结其心，必能为我用矣。"谭绍洸唯唯。

时秀成正欲由湖北入河南长驱北进，乃令军士修复武昌城垣。以武昌屡次被兵，居民太苦，即发赈居民。并令晏仲

武领兵驻守洪山，以为武昌犄角。又令阻断武汉河道，以防汉阳清兵；又令增修水师于妙河，以防清国水军掩击。仍令谭绍洸领着重兵，与洪春魁、冯文炳镇守武昌。布置才毕，适燕王秦日刚驰到。秀成道："自黄文金被困于浦口，公久驻安庆，何以忽然至此？"秦日纲道："黄文金为左宗棠所困，吾又以安徽多事，不敢稍离，今文金已回安庆矣。左宗棠军势极锐，清廷已有旨升他为候补四品京堂，襄办皖南军务。幸林启荣由九江分兵，出其不意袭击左军，故文金得以脱险，今可以无事矣。我今奉天王之命，恐忠王攻武昌不下，故领兵来助。今已规复武昌，是何神速也！"秀成乃将攻取武昌计划，向秦日纲细述。并道："吾正欲北征，惧武昌兵力单薄，燕王到此，正合用著。就请以公本部大军，巡视武昌附近，以防汉阳，兼保武昌。吾北征亦可以无后顾矣。"燕王秦日纲领诺。

忽金陵有急报飞到：以清将德兴阿方困扬州，赖刘官方设计死守，而和春、张国梁两路大兵，又合窥金陵。虽有洪仁发、洪仁达在金陵防守，但罗大纲、赖汉英屡与和春、张国梁交战，只互有胜败，不能取胜。现清廷又以福建延郡道李鸿章，调署江苏巡抚。李鸿章并借洋人的利炮，锐意进窥苏常。故镇江杨辅清及溧水吉志元两军，俱不能移动。特请忠王先回金陵。待金陵稳固，然后由淮扬北进等语。李秀成叹道："局境如此，吾徒东奔西走耳。"乃先知照陈玉成，使由鄂北直进河南，而自以本部赶回金陵。一面令李昭寿领骁骑五千人，星夜赶赴扬州，以壮声势。秀成即领大兵，望金陵而去。

且说英王陈玉成，两目上有摺痕，清兵谓为"四眼狗"。鸷悍善战，所向无敌。自纵横皖鄂，抚定各郡之后，威声大

震。及得李秀成知照，即欲由鄂入汴，忽报清将胜保领本部人马三万人，并吉林马队由皖北直趋鄂境，单攻陈玉成，以援武汉。原来胜保自破了林凤翔之后，清廷即调他攻伐捻党，及向荣败死，武昌复为李秀成所夺，官文、胡林翼俱败，以东南震动，乃再调胜保南下。那胜保以在皖北时，屡为陈玉成所挫，方愤前败，至是悉锐与陈玉成相争。陈玉成听得，恐胜保蹑其后，遂暂缓进兵汴梁，先移兵马单迎胜保交战。方抵安徽，已与胜保一军相遇。两军尚相离四十里，陈玉成相度地势，先在八斗岭屯营。

那八斗岭地势崎险，峰峦拱伏，绝妙一个战场。陈玉成踞之，以为大营；复在八斗岭前后分扎各营，共连营数十里。军中四万人，号称十万。每夜置灯火，光气烛天。诸将问其增灯火之故？陈玉成道："胜保屡为吾军所挫，其军必怯，吾因其意而用之，故以军势慑之也。"诸将皆服其计。陈玉成复集诸将道："胜保此来，锐意与某决个雌雄：故以三万之众，再附以吉林马队，众寡与吾军等耳！彼志在速战，不惜百里奔驰，吾扎于此以待之，已得以逸代劳之法。胜保到时，吾以前军迎战诱敌，而以后军抄出扰之。吾窥便以大营进击，破胜保必矣。"遂令前军骁将蒙得恩如此如此；又令后军骁将林绍章如此如此。自与副将韦朝纲、洪容海，准备窥便进战。

时清将胜保，因欲直蹑陈玉成，故日驰七八十里；听得陈玉成驻军八斗岭，乃笑道："四眼狗必败矣。彼知老守兵法：以为据高视下，势如破竹，故屯于八斗岭中。如马谡穷守街亭，吾困之直如反掌耳。"忽报称陈玉成屯兵八斗岭，前后皆有连营，横亘数十里。计点夜里灯光，不下十万人也。胜保道："此是虚张声势，不足惧也。"但胜保虽如此

说，清军已有震惧，胜保乃杂在前部亲行窥探：终不明玉成所扎营盘，是何用意？即与部将道："陈玉成前军颇占地势。但他连营数十里，后军且距在岭后，必呼应不灵，何以用军。吾实是不明其意！今当以吾前军并拨吉林马队之半，向彼前军挑战，先行试敌；吾留大营观陈玉成动静可也。"便令提督李若珠、副都统舒保两军先出，一声呐喊而进。蒙得恩先得陈玉成之命，初犹不出，及陈玉成已知胜保调兵先进，却先令后军横绕而出，直攻胜保大营。待后军既动，徐在大营将红旗一举，蒙得恩即率兵接战。自辰至午，胜败未分。蒙得恩遂约兵而退。清将李若珠、舒保，各奋力追赶。陈玉成在岭上亦故作约兵退后之状。胜保见前军得手，正率大兵继进，忽见陈玉成后军已横绕而出。胜保乃留本部窥看陈玉成，而令总兵勒阿及副都统恩布领右军向陈玉成后军交战。胜保居中，左右应援。两军喊杀连天。忽然陈玉成前后两军皆溃，陈玉成亦有逃状，率大营奔至岭后。胜保乃深信陈玉成真败，即挥军直进。

陈玉成前后两军，皆受有密计：退兵时，沿途把财物抛掷。那胜保军士见满地皆玉成军中遗下财物，乃纷纷争取，队伍全乱，胜保已知是计：乃下令不得贪取财物，军士那里肯听？只顾取财物，不顾敌军。陈玉成知敌兵中计，又将红旗一举，前后两军一齐杀回。陈玉成又将大营分为两路，左右截击。清兵仍自争取财物，绝不顾及战事，被陈玉成人马万枪齐发，胜保军士死伤不计其数，因此大败。玉成乃领兵直冲清营，要寻杀胜保。管教：

尸横遍野，英王方奏捷而归；

身陷孤城，良将又尽忠而去。

要知胜保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守六合温绍原尽忠　战许湾鲍春霆奏捷

话说胜保一军，被陈玉成用计：令军士抛掷财物，致令清军争财忘战，以致大败。陈玉成即令左右两军齐进，自率本部大军，直冲清营，要捉胜保。

时胜保见军士争取财物，禁止不住。又见陈玉成军士进如潮涌，陈玉成居中，蒙得恩居左，林绍章居右，三路一字儿追赶。万枪齐发，来势十分凶猛。即传令："诸将虽败，亦要力御追兵；若只顾逃走，不知敌军追至何时，反要片甲不回，性命难保也。"诸将闻言，便振声一呼，于是李若珠、舒保、阿勒、恩布四将，也鼓励三军，分头抵御。太平军见清军忽然回战，以为清兵有了救兵，军心稍却。不想李若珠、舒保正在抵御来兵，突见陈玉成一枝人马，直冲入清营中军，当者披靡。又听敌军扬言道："胜保已被困矣！降者免死。"清兵听得，各自慌乱。李若珠、舒保闻主将胜保被困，不知是真是假，急回军救护；队伍一时慌乱。太平将林绍章、蒙得恩乘势猛击，清兵更分头乱窜。陈玉成军中枪炮齐发，清兵死伤更众：但见尸横山野，血渍荒原。陈玉成率兵践尸而过，仍不住追击。李若珠、舒保、保着胜保夺路而逃，回望后面，喊杀连天，也不及回顾。少时阿勒、恩布二人，亦领败残人马赶到，谓敌军势大难以抵御，须从速逃走。胜保方仰天而叹。徐见后路喊声又近，陈玉成人马，又渐渐逼至。胜保此时唯与诸将

没命奔走，被陈玉成追杀三十余里，方始回军。陈玉成大获全胜，仍暂屯八斗岭，大赏三军。一面令三军将两军死亡者掘土掩之；一面向金陵报捷。

时胜保既败，见陈玉成人马退去已远，方始心安。计点败残兵士：合各路只存万余人，其余或死或伤或降或逃，已折去二万有余，将校死伤数十人。胜保乃叹道："勇如林凤翔，吾尚破之。偏屡与四眼狗交战，未尝一胜，岂天不欲吾与洪党战乎？何不幸至此！今三停人马折去两停，挫动锐气，复损失诸公虎威，皆吾之过也。"即入奏报告大败情形，将李若珠、舒保两路分隶钦差和春部下，而以本部及阿勒、恩布两路军马，引向淮南，招集逃亡，再图恢复，复行奏请降去钦差大臣之职。

时清廷咸丰帝颇能用将，唯降旨慰谕胜保，复留为钦差大臣。着以整军再战。然自胜保败后，当时人士乃起一种谣言道：胜保音似兔，陈玉成名"四眼狗"，兔非狗敌，故必败。这等语，至今依然传诵。这都是闲话，不必细表。

单说洪秀全在金陵，自李秀成复取武昌；今陈玉成又大破胜保，自此江楚局面声势复振。视谭绍洸失守武昌，及黄文金被困浦口，向荣屡撼金陵之时已自不同。怎奈和春、张国梁二人仍屡攻金陵不已。正自忧闷，恰李秀成至，洪秀全大喜，即把金陵情形，向秀成细述一遍。并道："得卿如此，朕无忧矣。"秀成先述报江楚情形，又道陈玉成军锋极锐，但已疲战矣。强而用之，如强弩之末，难穿鲁缟，宜令暂行留皖休养。秀全复向秀成问以防守金陵政策。秀成道："和春本非将材，唯所部多向荣旧部，久经战阵，故其兵尚可用耳。张国梁屡败不惧，精悍好斗，与和春共事一方，亦足鼓和春之

气。若能以劲力制和春，和春一败，张国梁势孤，破之至易。彼二人本以扬州为根据，今德兴阿力围扬州，实为根据计也。吾已令骁将李昭寿领锐卒绕道先趋扬州，以却德兴阿。若德兴阿一退，和、张二人惧腹背受敌，吾再以兵力慑其前，彼不退何待？是金陵之围自解矣！”洪秀全道：“吾甚忧江南大局，惟卿足以解吾意耳。”秀成又道：“但退和春、张国梁，本是不难。恐退而复至，是吾等亦疲于奔命。查六合为金陵与扬州往来要道，上抗天长，下撼江浦，彼若出攻金陵，瞬息即至。今六合久为敌人所据，屡攻不下，使和春、张国梁随时得六合为根本，以扰金陵，实吾之大害。今当先破六合，使彼失其依据，则彼自易退矣。”洪秀全以为然。秀成乃部署所部人马，扬言单攻和春。

时李昭寿一军亦已驰到扬州，在城外驻扎，与刘官芳互为犄角，屡挫德兴阿一军。以致德兴阿立脚不住，引军奔回兴化，扬州之围遂解。那和春听得德兴阿已退，料太平将李昭寿必取建瓴之势，从扬州而下。又闻李秀成一军将到，心中益惧。料此次窥取金陵不得，且恐腹背受敌，为害更深，便先自引军回驻天长，江浦之围亦解。只有张国梁一路，恐六合不能久守，欲为六合声援，仍未退兵。李秀成谓诸将道：“国梁蠢悍，竟敢不退，吾有法以处之矣！”乃令赖汉英一军，与张国梁相持，以牵制之。令罗大纲分拨部云官一路，助赖汉英声势：上遏张国梁，使不能往援六合；再令罗大纲会攻六合一城；复调李昭寿回军，与赖文鸿各为一路，分攻六合，秀成乃居中指挥。左右皆疑道：“六合一县城耳，即欲破之，胡费如此兵力？李秀成道：“非尔等所知也！六合城小坚固，守将温绍原极为英雄，部下亦多能战之人，守御甚为

得力。回思数年以来：六合一城，屡得屡失，然每攻下此城，皆在温绍原既离之后，可知此人精于守御，非以劲力致之不可也！”左右皆服其论。于是太平兵马，环集六合攻城。

且说清提督温绍原，自奉命镇守六合，与部将李守诚、罗玉斌、海从龙、夏定邦、王家干等，前后六年间，共守了六合数次。若温绍原往攻别处，六合即为洪秀全所得；若温绍原在六合镇守，即经洪秀全命将调兵，屡次攻击，皆为温绍原所却。以故温绍原英勇之誉，附近妇孺。无不知名。当温绍原最后回守六合时，察度地势，修缮城垣，于城垣内增筑辅墙，较城垣略低些，以便驻兵守御，使能向外攻敌，而敌人不能攻及守兵。所部八千人，以一半屯城外，互为救应：如敌军在远，由城垣外守兵击之；敌军若近，由城垣内守兵击之。或内外夹攻，相机发令。复在城外增筑炮垒，分驻炮队，以为助力。大凡炮垒，其炮位必然向外。惟温绍原所筑炮垒，无论向内、向外，皆有炮位，不幸城垣已陷，倘炮垒未毁，仍须攻战，大有城亡与亡之势；又于城垣外掘有深坑，以防敌人偷掘地道，并防埋药焚炬。种种设备，十分完密。且温绍原平日，优待部将，皆称兄弟，示以亲厚，以期得力。若军士被伤，必亲自慰问；即军士遇有疾病，亦给资调理，以是极得军心。所以将校士卒，无一不为温绍原愿效死力。自再守六合以后，知六合为洪秀全所必争，每日必亲自巡视四门各营。又恐士卒劳苦，将所部千人，分为两班；十日为期，届期瓜代。及听得李秀成将攻六合，乃鼓励将校军士道：“李秀成在敌军中最为勇悍。今合兵来争，非寻常敌兵可比。诸君各宜努力。金钱奖叙，某不愿独私，此诸君所知也。今和春既退，张国梁又被牵制，是六合之势已孤，惟不可因此即生畏惧。吾与诸君受国厚恩，兼承重任，

吾早以死自誓。一息尚存，断不少懈。吾不负诸君，想诸君必不负吾也。若彼此同心，共行奋力，彼李秀成岂能正视此城！故城之存亡，尽在诸君奋力与否耳！诸君如能用命，固在今日；如其不能，请各自离去，慎勿中途贻误大事。即诸君散尽，吾惟独坐孤城，以死报国耳！断不忍遽去也。”说罢放声大哭，三军无不感动。皆大呼愿从军令，以效死力。于是温绍原先行囤聚粮草，以壮军心；伸明号令，整肃旌旗，准备守备。

早有消息报到李秀成那里。秀成以温绍原守御完密，极为焦虑，乃令军中尽购攻城之具，无一不备。以便随时可以应手。正欲商议进攻，适李昭寿带兵到。李秀成谓昭寿道：“吾知君冲锋陷阵，最为骁勇，此任非君不能当也。君可领精兵为前队，温绍原非寻常可比，可冒死撼之。六合一下，即江南之大患已去，君此功不小也。”李昭寿慨然领诺。秀成又唤赖文鸿道：“君有神枪手飞将军之名，百发百中！可领本部自为一队。某料温绍原必临城督兵。君领兵休便近城，可望城上有红顶花翎者，先发枪击之，若击得温绍原，则六合不下而下矣！”赖文鸿领命而去。李秀成即与罗大纲督兵继进：各路鼓噪而前，且攻且进。不意六合城中，全无动静。

李昭寿方领兵先行。赖文鸿亦依秀成所嘱，用望远镜窥定城上，次第发枪，皆不能击中要害。因温绍原早知秀成军中，有一赖文鸿枪法精利，惧为所击，先在城上筑定坚厚短墙，凡将弁俱立在垣内督兵，以避枪击。故赖文鸿仍不济事。忽然六合城上号炮一响，枪声齐发，秀成军士大受损伤。李昭寿背上先中一弹子，昭寿大怒，不特不退，反欲奋力，以报一弹之仇。惟秀成知此次攻城，必不能得手，徒损将士，只得传令收

军。赖文鸿入帐禀道："温绍原守御极严，可仿做吕公车攻之。"秀成此时亦未有奇策，乃依文鸿之言，将人马分四路环守，以决六合通运之路。然后召工役万人，不分昼夜赶做吕公车。

惟温绍原见秀成连日不出，即谓诸将道："秀成虽败，仍未大伤，何以不进？必有异谋。"乃令城外军士增固长垒，准备火器，以防冲突。约数日后，秀成军果至。以吕公车为前部：车中军士各执长枪，俾向外攻击；复以炮队为第二路，诸军随后而进。令携带火药，从备行近城时，焚炸城垣。不想温绍原从城垣上窥视，乃谓右左道："秀成所用乃吕公车也！若以枪击之，必不中要害；可待其近时，以火焚之。"传令既毕，秀成军士已至。惟温绍原军中绝无动静，远地但见城外长垒，已经增高；垒外复镇以乱石，以图坚固。秀成仍令前队吕公车护军而前。先令车中军士，发枪试敌，乃六合城内外全不答应。清兵只伏在内垣，外垒之间亦不见一人。李秀成再令炮队发炮，以攻长城外垒。奈长垒之外，温绍原早布以铁网，外即是横濠，故弹子俱落在濠中。秀成大怒，惟令三军冒险而进。忽然城内号炮又响，城内炮垒先以炮还击。秀成中军及吕公车行近时，清兵纷纷对付火器。那吕公车本是木质，最易着火，故秀成不特不能攻进城垣，反致挫败，折了好些人马。秀成没奈何，又惟有传令收军。秀成乃复令罗大纲领军，巡视要道，以断六合交通。一面以兵力围定六合。沉思默想，自筹良法。猛然省起一事：急令人查探六合城濠。

温绍原欲濠运利便，正深挖濠底。秀成急令购置小艇，艇上支以薄铁，并裹以棉花，以御弹子；置军火于艇中，准备攻城，却密召赖文鸿、李昭寿嘱道："温绍原所恃者大炮

耳！吾以小艇沿濠而进，非炮力所能及；若彼用枪击，吾以薄铁片及棉花置诸艇上，即可以御之。方今清明时节，雨水正多，小艇可往来于濠中，吾此计可行矣。"乃令赖文鸿、李昭寿，各领小艇队，分沿东南两濠而进，待逼近城垣时，即掷弹药焚之。李、赖二将领命去后，秀成复令军队随后起程。意待赖、李二将，焚陷城垣时，即拥兵而进。复令罗大纲率兵扰攻西北两路，以分温绍原之力。计画既定，各皆依令而行。

原来温绍原亦防城垣或陷，致被秀成扑进，却拨二千人，分队为城中游击。无论何处城垣陷了，即一齐发枪，以拒来兵。自己仍不住的在四门督视。那日正见无数小艇，沿濠而进，温绍原看了，面色为之一变，已知秀成用意。但念此等小艇，非炮力所及，用枪又恐击不中要害，一时无计。惟秀成的小艇队渐渐逼至，只令守兵权且发枪御之。却令城中游击各路，尽向东南两门，嘱令若见城垣一陷，即一齐发枪猛御勿退。军中得令，已见秀成小艇队，已抢近城垣，离不及百丈，温绍原传令发枪。惟枪弹到艇面时，即卸落水中。赖文鸿、李昭寿却冒险而进，直扑城垣，一齐抛掷火药。忽然轰天震动：东南两处城垣，皆陷了十余丈。时秀成方随后继进，仍以吕公车为前队，向城垣陷处直抢。不料城垣之内，又有辅墙城内守兵，千枪齐发。温绍原的部将李守城手执令旗，指挥军士，被赖文鸿眼快，提枪一发，李守成已先死于马下，清兵稍却。那温绍原恐军士退后，即亲自擂鼓，清兵却不敢退，仍不住手的放枪抵拒。故秀成小艇队，终不能登岸。李昭寿大怒，急提枪向城内执旗官猛击。那执旗官，正是温绍原部将海从龙，早应声落马，把令旗撒在地上，部兵

一时惊溃。李秀成乃发令猛攻。所部将抵城垣，不意温绍原仍督率各军，将火器掷下，焚毁秀成所用吕公车。城内部将如罗玉斌及夏定邦继李守城及海从龙之后，率军在城内守御，城已几陷，清兵依然奋勇。温绍原在城楼上又奋勇督战，不退半步。军士见之，皆道主将如此，吾辈何必畏死乎！一齐依旧还枪抵拒。忽北门飞报：太平将罗大纲，率大兵来争北门。温绍原道："此李秀成恐攻城不下，故以罗大纲分吾军力耳！"只令部将王家干，奋力守御北路；并令此军，不要慌乱。故李秀成几番猛击，终不能进城；且见士卒死伤甚多，吕公车又多为温绍原所毁，惟有传令左右小艇队先行退出，将本部护小艇队而退。这一次攻城已陷了城垣两次，仍不能得手。计点士卒：又死伤二千余人。退兵之后，一发纳闷。传令将各路约退十里，只令环守六合，使断绝外来交通，另筹良策。

随即大会诸将商议，李秀成道："吾用兵以来，未见有守御之能如温绍原者！与吾国林启荣之守九江，实相伯仲，即古之张巡不能过也。六合不下，金陵不安，诸君有何良策？"罗大纲道："吾军以十万之众，不能下一六合小城，实足为天下笑！请不必多用别法，惟以军力猛勇攻之：如鼠斗穴中，惟勇者胜耳。"赖文鸿道："不如赴金陵，再请增兵以撼之。"李秀成道："吾军在此不可谓不众，何待增兵！吾今已思得一计，可柔以制之也！"李昭寿便问以柔制之道？李秀成道："吾今先停止攻城之事，而以兵四面环守六合，彼交通既断，城内必有绝粮之日。此时欲取六合，如反掌耳。"李昭寿道："然则以大兵停滞于此乎！"李秀成道："非也！张国梁一军尚在，温绍原犹有待救之心，不如增兵以助赖汉英，先退张国梁，使六合外援既绝，粮道又困，人心必乱，吾始因而乘之，是即以柔

制之道也！”诸将皆以为然。秀成便令罗大纲前往助攻张国梁，然后将本部人马四面环守，以绝六合水陆交通各道。令赖文鸿、李昭寿各统兵马，轮流虚作攻城，以扰城内军心。李秀成复引兵四面巡视，以防六合于意外得有接应。因此把六合一城断绝外应。

惟六合城中以连日不见秀成攻城，以为秀成将退，心中窃喜。独温绍原更为纳闷，密谓部将罗玉斌道：“秀成用此计，六合殆矣！”罗玉斌急问其故？温绍原道：“我军只能战，而必不能守：彼若来攻城，犹可挫之，待其锐气折尽，即可退兵；今彼不来攻城，将四面断我交通，城中军民杂处，粮食浩繁，焉能持久？是彼不战，而吾等已坐毙矣。”罗玉斌道：“张国梁大军离此不远，或不久可来援应也。”温绍原道：“此更无望矣。秀成若不来攻，来必先退张国梁一军也。彼能断我交通，岂不能断我外援乎？”罗玉斌深以为然，然终无法以对待，惟有督军修缮城垣，将人马日日训练，并不将秀成四面围困六合之事说出，以稳住人心。

早有人报知李秀成，以温绍原日日修城操兵之事。李秀成听得大喜，人都不知其故。次日忽报清钦差和春，特遣总兵陈升带兵一队，约五千人前来助守六合。秀成道：“彼此次援兵，必有辎重。”乃令李昭寿领本部人马，往袭六合援兵。并嘱昭寿只要掠其辎重，即放他援兵进城。李昭寿领命去后，时陈升领兵由天长而至，李昭寿先在中途埋伏，待陈升过后，果然有辎重相随，李昭寿乃引兵直袭其后。时陈升人马以为中了敌人埋伏，不敢恋战，尽弃辎重而逃，及陈升知得已回救不及。李昭寿尽焚其辎重，复引兵阳作追赶之状。陈升见队伍已乱，不能回战，只率兵直奔六合来。温绍原见援兵已

至，见敌兵随后追赶，援兵为人所击，急开门迎纳陈升。那李昭寿亦不再攻城，只引兵回营缴令，并问李秀成道："前闻温绍原修缮城垣，操练人马，大王既喜形于色；今又令末将纵其领兵入城，不知是何故也？"李秀成道："此易明耳。吾正欲断其粮道以乘之。彼日惟修城练兵，工事过多，则军中食粮尤巨也。吾惟惧彼屯田裕饷，今温绍原于前不及见此，今已无及矣！且吾军非众寡不敌，彼仅增数千援兵，于吾何损；彼若有谋，当以死士杀出重围，催大兵以接济粮饷，方为上策！吾料温绍原方寸已乱，见不及此。今只增数千人于城内助守，则无须此兵，而城内人多，则糜饷尤大，是绝粮益速，吾故纵之入城也。"李昭寿深为拜服，自此依然分道环守。

如是又两月有余。时罗大纲、赖汉英两路，已攻退张国梁。而洪秀全又以六合未下，令遵王赖文光引兵来助。李秀成乃大会诸将告道："吾今番可以破六合也！吾昨日带兵佯作攻城，见温绍原守兵枪力已缓，而队伍不齐，盖军心乱而精力减，饷项之困乏必矣。今勿失此好机会。若再阅时日，恐和春知陈升辎重已失，必纠合张国梁、都兴阿同援六合，则吾军殆矣。不知诸将谁敢当先？"说罢罗大纲、赖汉英、李昭寿、赖文鸿、赖文洸等，一齐应声愿往。李秀成道："罗、赖二将疲战方回，可分道绕攻六合各门，以助声威。"乃令骁将李昭寿、赖文鸿，为左右两路先行。却令赖文洸，先攻南门，然后各路继进。秀成并道："若赖军先攻南门，而敌人若多，移兵南路助守，则吾之破敌更易；不然彼亦不能久持矣。务使四面围攻，水泄不通方可。"罗大纲道："何不分攻三路？特留一路，以待温绍原逃走乎？"李秀成道："温绍原必不逃也。非四面分其兵力不可。且勇如温绍原，安可留之，以资敌乎？

吾意决，请勿多疑。”秀成更令李昭寿、赖文鸿，制定大面坚厚藤牌，以御枪弹，使为前路护军前进；各人皆携带干粮，毋得退后，以攻进六合为止，那时自有重赏。分拨既定，准备进兵。

原来温绍原军中辎重乏绝，乃尽出私款购米于民，亦所得无多；因城中已被困三月，粒米未进，居民已有菜色，安能再助军兵。温绍原不胜忧闷。忽罗玉斌入见，请办屯田。温绍原道："此时亦不及矣！益以陈升一路无粮之救兵，更为紧迫。且不特粮草已乏，子药亦稀，若秀成来攻，如何拒敌？"正在嗟叹间，忽报张国梁一军已被秀成攻退，外援更绝矣。温绍原道："此亦意中之事。所惜和春全无将略；统数万之众，乃观望不前，坐视危我六合，丧我三军也。"说罢，又报李秀成引各部人马大至，分四面攻城。温绍原听得，乃泪如雨下。哭道："吾死不足惜！然误我军民矣！"乃一面拭泪，赴城督战。先是南门告警，温绍原道："彼必注意东门。今先向南路进攻，只欲移我军耳！惟令诸军不要张皇，敌来则奋力抵御。"温绍原虽如此说，奈军中粮草既绝，而子药亦微，无有不必慌之理？还亏温绍原平日治军有恩，故大局虽危，军中犹乐为用命。于是闻温绍原之令，尤勇往守城。奈李秀成率军大至，环迫四门，城内子药不敷分布。李秀成见城内枪声极缓，知城内子药已尽，乃下令军中：谓城内已无子药，可放心勇进。故军心更奋，直抵城垣。初时清兵犹有发枪，此时已枪炮全歇，盖子药真尽矣！时太平兵已毁城中炮垒，城中清兵绝不逃窜，仍用短兵抵御。李秀成下令招降，亦无降者。秀成令军士发枪击之，清兵尸如山积。秀成大为哀恸，乃令军士止杀。奈温绍原部兵，仍持短兵扑来，秀成挥泪道："吾

非好杀，奈不得已耳！温绍原真得人心，吾甚敬之。”遂下令军中，如见敌兵来扑，方可发枪；否则勿妄杀一人。惟令发枪攻陷城垣，及四门俱陷，率军直进六合。惟温绍原与诸将，仍率兵以短兵器巷战。秀成只令先击将官，余外军可勿多杀。少时温绍原与陈升、罗玉斌、夏定邦、王家干，皆中枪阵没。秀成下令着清兵缴械投降，乃除陈升一军在外，温绍原所部，无一降者。即秀成军士，不加杀戮，彼等仍以短兵相缠，至是乃不得不杀。城内尸骸盈街塞巷。秀成见了，意殊不忍。一面检葬温绍原、陈升、罗玉斌、夏定邦、王家干等尸首；余外军士遗骸，俱捡至城外山丘掘入墓葬，名其地为义勇坟，以示敬爱之意。复以六合被兵既久，发款赈济，乃检查仓库，已见子药粮饷，无一遗存者。秀成叹道：“使温绍原若有接济，胜负之数，未可知也。”乃传城中诸父老，问温绍原治兵守城之法？父老一一告知，秀成不胜赞叹。并道：“清国军中，只有温绍原一人耳！吾若有暇日，当为温作传也。”遂以破六合之事，报捷金陵；即留李昭寿镇守六合，修缮城垣。又嘱昭寿：“只宜固守六合，不宜再失，以生金陵之患也！公以温绍原自勉可矣。”说罢乃回兵金陵，暂行休养，然后商议北争。

且说太平主将侍王李世贤，自统兵入江西，纵横全省，及杨载福、塔齐布、李续宜率兵赴援，皆为世贤所挫，于是东至乐平、景德，西至建昌、安义，沿鄱阳湖一带，皆为李世贤所有，威声大振。不特南昌震动，即湘鄂两省，亦俱戒严。鄂中官文、胡林翼，湘中骆秉章，皆惧李世贤移兵相犯，极为忧虑。时提督鲍超在湖南通城养伤，甫愈，自请独当李世贤，兼保南昌。胡林翼与骆秉章，皆壮其志，并令增益人马，以江忠义、江忠浚军助之，共大军四万余人，望江西进

发。

原来鲍超本四川奉节人，以落魄长沙，先应募为江忠源部卒，所向有功；后隶塔齐布部下，始升守备；再隶杨载福部下，便补都司，积功至任湖南绥靖镇，随调至鄂，归胡林翼调遣。及当独一面，将所部号为霆军，败随王杨柳谷于东坝；却陈玉成于英山；退李秀成于无为州。时洪军大将以忠、英两王为最，号东西二成。数年间所向无敌，惟鲍超独能却之。至是乃补湖南提督，复转战安徽，先后破翰王项大英，烈王方成宗等，战功卓著，与多隆阿齐名。军中称为多龙、鲍虎。实则多隆阿战迹，万不及鲍超也。当下奉令驰至江西，欲直蹑李世贤之后。

时世贤方据许湾，欲争南昌。而太平将听王陈炳文，宁王张学明，奖王陶金曾，亦分据双凤岭、琉璃冈、九子岭、苦竹冲州洋等处。与世贤在许湾一军，互相为犄角之势，合各路大军约五万人，连营四十余里，远近震动。及探子来报提督鲍超领兵来争江西，李世贤乃谓诸将曰："鲍超蠢而悍勇，贪斗耐战。若能破之，敌将再无人敢视江西矣。"乃一面使人打听鲍超行程。

时鲍超正由通城驰至江西，探得李世贤军势浩大，自念军行疲惫，未可猝战。忽闻抚州已危，因李世贤欲并拔抚州，为会攻南昌之计。故令听王陈炳文绕趋抚州。鲍超以为抚州若失，南昌更危，不如先救抚州一地，遂以大队望抚州进发。李世贤听得鲍超先往抚州，乃召陈炳文先回。陈炳文遂问何以撤回抚州之围，并问以攻剿鲍超之策？李世贤道："鲍超用兵向无军法，惟恃蛮斗耳。以吾人马之众，不患不敌！一经交绥，各自奋力可矣！若破了鲍超，南昌且为吾有，何

忧抚州不下乎？”便准备与鲍超接战。

原来鲍超平日治兵极严，惟一经得了城池，即纵兵三日：此三日内无论军士如何抢掠奸淫，皆不过问。故各处人民，以霆军不胜为幸。惟他的军士只望得胜后，可以淫掠，故遇战无不奋勇。当时霆军既抵抚州，乃大集诸将分令：时部将宋国永、娄云庆、唐仁廉、王衍庆、孙开华、苏文彪、段福、谭胜达等，皆在帐中。鲍超乃令诸将：各统二千五百人，分为八路；自统中军万人，准备迎头大战。不论如何，有进无退。又令江忠义、江忠浚两路为左右翼，使一面助战，一面分防掩袭。分拨即定，向许湾进攻。鲍超乃脱下乌靴，足登草履，用红锦制两面小旗，旗上各书鲍超二字，以示声势。

那日黎明，即分道同进。两军相近，便枪声齐发。时李世贤一军亦工力悉敌，两军喊杀连天，自辰至午，未分胜负。两军死伤极众。李世贤见战鲍超不下，忽引军移左而出，单攻江忠义，进势极猛。江忠义措手不及，军势大挫。李世贤乘势迫之。江忠义已望后而退。鲍超军以为右军已败，战力顿怯，军中已有些纷乱。忽然听王陈炳文复乘势猛捣段福一军。那段福臂上中了一颗流弹，坠下马来，军中以为段福已死，一时大乱。同时鲍军各路皆以惊疑之故，军势稍却。侍王李世贤下令道：“吾军已胜矣，速宜猛进。”于是太平兵马一齐拥进。李世贤复舍去江忠义一军，转疾趋鲍超中营夹击。鲍军死伤不计其数。鲍超大怒，立令江忠浚以左军掩击李世贤后路；复亲自擂鼓，令左右军掌旗官，各拔两面锦旗，冲前而进。鲍超在马上擂鼓直前。并下令退后者斩。时部将王衍庆、唐仁廉两军，正凑近鲍超。那鲍超又传令王、唐二将道：“此战若败，非死二万人不了。退而必死，不如进求不死。

诸君可怜鲍某从军七八年，未尝少挫，今若丧于此地，诸君亦损威名也！”唐仁廉、王衍庆听罢，雄心大发，立杀退后军士两名，大呼道：“三军进则可以求生；退则反以寻死矣。”说罢，唐、王二将，先驰马独进，诸军乃一齐继后。时李世贤见战事得手，又时以夕阳将下，以为若持两句钟，霆军必大败，即不败亦退；退而乘之，当获全胜。方令军士且追且战。忽见清兵回击，声势尤猛。只见鲍超居中，王衍庆在左，唐仁廉在右，一字儿率军扑回。随后娄云庆、宋国永、苏文彪、孙开华亦徐进。江忠义、江忠浚两军亦夹辅回战，只有段福因伤重不能督兵。鲍超乃令段福先回，自行兼统段福一军，同时大进。侍王李世贤，亦知此战关系重大，乃并力坚持。故两军又复喊杀连天。两军战法俱乱，惟互相逼近，互相扑杀。不料听王陈炳文以为擒贼擒王，若结果了鲍超，即万事俱了。乃引军欲横冲清军中营，单攻鲍超。不料反为衍庆截击。枪声响处，陈炳文先落马而死。李世贤肩上同时又中了一颗流弹，几乎坠马。由是鼓声顿歇，太平兵大乱。时已日落，清兵仍乘时猛击。万枪齐发，太平兵遂不能支持，乃大败而退。这一场大战，管教：

壁垒连营，几番战绩崇朝丧；

尸骸遍野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金陵城大开男女科　李秀成义葬王巡抚

话说侍王李世贤、听王陈炳文，正与鲍超鏖战，军事方自得手，忽然陈炳文毙于王衍庆枪下，李世贤又已受伤，遂为鲍超所乘，因此大败。李世贤只得策马望北而逃。自恃天将入夜，敌人不久收军。但鲍超比不得他人，只是好斗，今乘我兵败，必然穷追。乃心生一计：今大军北还，自与宁王张学明分东北及西北而遁，果然鲍超亦分兵追逐，沿途发枪，死伤极众。谁想李世贤一面逃走，一面分留人马，择树林山岭埋伏。待鲍军追近，以横枪击之，鲍军颇受重伤。部将唐仁廉乃请诸鲍超，以穷寇莫追，且夜里不便进兵，鲍超乃传令收军。计此一场大战，追杀二十里，两军死伤遍地，太平将奖王陶金曾一路，为王衍庆及孙开华所逼，乃率本部万人投降。其余陈炳文战没，李世贤受伤，黄衣红衣将领，死去五十余名，除陶金曾一路投降之外，军士死伤仍不下万余人。至于清兵一方则段福因伤重致毙，苏文彪亦被重伤，娄云庆、宋国永、谭胜达各受微伤。其余将校，亦死伤数十名；军士死伤八千余人。一场恶战，垒尸十余里，沿山遍野，皆为血水流注。鲍超收军后，谓诸将道："此次获胜，实是天幸！自辰至午，几为李世贤所困，幸能以死力持之耳。然若非王衍庆一军，先毙陈炳文，以乱其军心，其胜负仍未可知也。"乃录王衍庆为首功。并道："今李世贤既退，必回靠九江：将左

连瑞昌，右连湖口，以阻我北进。李世贤诚为劲敌，吾此后亦不能轻视之矣。且彼回九江，尚有林启荣相助，攻之尤非易事。今惟收复各郡，再商行止耳。”时自李世贤退后，所有乐平、景德、饶州、鄱阳，俱不复守，鲍超乃乘机收复各郡县，即向各路报告捷音。稍休士马，然后再图进战，不在话下。

单表李世贤败后，各地震动，这消息报到金陵，洪秀全大为忧虑。即召李秀成计议道：“自前者武昌失陷，幸年来所战皆捷，吾军已回复元气。今侍王此败，干系非轻，不特江西各地，化为乌有；且传闻鲍超且沿广信拦入浙江，是南方大局，正未可知。不知以何计处此方可？”李秀成道：“胜负乃兵家常事耳！侍王虽败，必能阻鲍超北行；今惟令林启荣在九江严备一切，并令李世贤暂且固守，待回军势，再图进取可也。若浙江一路，密迩金陵，倘有缓急，臣自有法以处之，天王不消忧虑。”洪秀全乃从其计，即传谕林启荣、李世贤固守。

时金陵城内，自洪秀全建都后，改为天京。自前者武昌为官文、胡林翼所夺；黄文金被左宗棠困于浦口；向荣屡撼金陵，军势乃大挫。及李秀成破向荣，退张国梁，收复武昌；陈玉成又大破胜保；李世贤纵横江西，又先后大军拔扬州，下六合，军声复振。洪秀全乃大封诸臣。因其起义之初，非两广人不王，此时乃一体封赠。计当时爵位最高，权力最重的：

文衡总裁总统十门御林义宿都卫军都督各部　忠王李秀成；

文衡总裁都督十门御林忠勇羽林军　英王陈玉成；

文衡副总裁九门御林忠懑都卫军　辅王杨辅清；

文衡副总裁九门御林正系都卫军　侍王李世贤；

九门御林忠贞朝御军　赞王蒙得恩；

九门御林忠义都卫军　燕王秦日纲；

九门御林忠毅敬御军　堵王黄文金；

九门御林靖虏都卫军　慕王谭绍洸；

九门御林荡妖卫御军　勇王罗大纲；

九门御林敬升都御军　章王林绍章。

余外如林启荣、李昭寿、赖文鸿、赖汉英等，皆积功封王，并称丞相。如汪有为、汪海洋、洪容海、洪春魁、晏仲武、陈宗胜、陈其芒、刘官芳、周文佳、汪安均等皆为副丞相。又封赖汝光为遵王，郜云官为纳王，伍文贵为比王，吉志元为庄王，余外大小官员，皆有封赏。以安王洪仁发、福王洪仁达，驻卫天京。时洪仁玕，方出使美国回来，乃封为开朝精忠殿右军王，总理政事。复划清兵权，任陈玉成为前军主将，以潜、太、黄、宿等处为根据；任杨辅清为后军主将，以殷家汇、东流等为根据；任李世贤为左军主将，以赣、浙二省为根据；任黄文金为右军主将，以安徽为根据；任李秀成为中军兼五军主将，并专征伐。各路支配既妥，以洪仁玕曾驻美国，熟知外国文明政治，乃令与刘状元参酌中西，改制政法。洪仁玕首乃禁绝人民吸食鸦片，订立市政制度，按太平实录所载：当时所定军民法令，愿者从军，不愿者营业；男女街行，各有一路，不得混杂；百工商贾，凡累重货物，准用车运，不得肩挑背负，以省人力；官兵不得私入民居，违者立斩；工商士庶七日一休息，凡无业游民，俱罚令挑筑营垒；夜行不能过三鼓，惟街上有巡更者，身悬小灯，手执小旗；有事夜出者，须巡更人保其行往。所有官制：天王玉玺，长二尺，宽一尺，用黄印泥；诸王印宽五寸，长一尺，用紫

印泥，惟李秀成统领十三王，其印略异，宽六寸，长一尺二寸，用鸦蓝色印泥；丞相印宽四寸，长八寸，用红印泥；天将及副丞相，用横印，以黄金饰之，用绿印泥。忠王李秀成，印内篆文书：文衡总裁十门御林义宿都卫军、统领十三王忠王李印，共二十二字。官制凡称文衡及丞相，则文武兼理；行军则全属武职。天将以下有三十六检点，七十二指挥，皆衣黄衣。武职有谍探司、理粮司、递文司、运粮司、火药司、洋炮司。文官则自丞相以下皆为专官，最高者为秘书监，以刘状元任之，总理枢府文务。其次则有审讼官，稽查户口官，主考科举官，其余则尽习簿牍及演说而已。又据《南都新录》所载：太平天国七年，适开科举，有陈生赞时上书，略谓江南历来建都诸帝，皆有女官。故江南文风之盛，端由于此。请开女科，与男科并重：使女子尊重读书，为家庭教育之本等语，洪秀全览摺大悦，故又设女官，以便掌司祭祀，及批答文牍。是年科举男状元，为池州程文相，以下八十人，皆赐及第；女科则得傅善祥为状元，钟汉华为榜眼，林瑞兰为探花。男科题文：为《蓄发檄》，程文相文内有云："发肤受父母之遗，无剪无伐；须眉乃丈夫之气，全受全归。忍看胡族椎髻，衣冠渎乱；从此汉官仪注，髦弁重新"等语，乃拔为状元。女科题为《北征檄》，傅善祥文内有云："问汉官仪何在？燕云十六州之父老，已呜咽百年；执左单于来庭，辽卫百八载之建制，当放归九甸。今也天心悔祸，汉道方隆。直扫北庭，痛饮黄龙之酒；雪仇南渡，并摧黑羯之巢"等语，故拔为女状元。又傅善祥应制诗有："圣德应呈花蕊句，太平万岁字当中"之句，洪秀全大为嘉许。凡男女及第，皆以笋舆文马，游街三天，时人以为荣幸。洪仁玕又制定宫室制度，第一为龙

凤殿，殿上匾额题为龙凤朝阳，即为议政台，凡有要政，君臣会议于此，皆有座位，言者起立，方许发言；第二为说教台，高数丈，其式圆台阶百步，皆以大理石排之，洪秀全每登此台，穿黄龙袍，朝靴底厚三寸，冠紫金冕，垂三十六疏，后有二侍者，皆执长旗演说宗教，又有议政院，院长始以东王领之，自东王殁后，翼王领之，翼王去后，以忠王领之，类如各国议院。凡此皆略见当时洪秀全制度。自男女科盛行，人才益多，除武职料理军事而外，不废文事。尝有美国人大队游于金陵，见其一切制度，大为嘉许。谓其士人道："金陵政治，与我外国立宪政体相似。"因此许为东方文明之国。当春秋佳日，秀全与文官、女官荡舟于玄武湖：文官则随侍秀全之侧，女官则随侍妃嫔之左右。彼此唱和诗歌，略去尊卑之分。彬彬文化，盛极一时。因秀全度量，颇为活达。时金陵东，有一李生，为江南名士，以廉洁自持。平日谈讲性理，读书乡中，每经年不到城市。洪秀全慕其为人，聘之不至，乃令殿前指挥使，以笋舆舁至殿前，询以治安之策。李生初惟不应，及授以笔墨，李生乃书十八字，呈诸秀全：书道：

一统江山七十二里半，

满朝文武三百六行全。

这十八字，盖讥秀全坐守金陵，不思远取；又讥其在廷文武，为不懂政治也。秀全览毕，遍示殿上诸人，左右请杀之。秀全道："彼有何罪而杀之耶？匹夫不可夺志也。"命左右善遣之回家，人以是许秀全为大度。当秀全初下武昌时，湖南举人左宗棠尚未出仕，曾上书于秀全：力称秀全武将有余，文事不足；且称秀全不宜信仰外教，宜尊崇孔子。秀全看罢，觉左宗棠所言有理，但由广西以来，相随者数百万人，皆皈依

自己所说宗教；今一旦舍此，将来人心不可知。惟眼前相随之数百万人，不免以自己有始无终，从此离散矣。用怀此惧，遂接见左宗棠，告以现在相随者数百万人，若一经改变，恐难于收拾；若现在相随者离贰，而改靠未经归服之人心，其势必难制。惟待天下平定后，再行设法而已。左宗棠听罢，知秀全起事以宗教引导人心，猝难改变，断难从自己之言。故秀全欲爵以大官，左宗棠已离武昌而去。遂就骆秉章所聘，继乃出仕为满人督兵。自秀全失一左宗棠，此后乃反增一劲敌矣。今把闲话搁过一边。

且说李世贤自败于鲍超之手，随后鲍超将江忠义、江忠浚两军回湖南调遣，复遣半军回鄂，然后自率所部，再趋浙江。那左宗棠，时以功授太常寺卿，留皖襄办军务，与安徽布政使李孟群共争安庆，为太平将黄文金所劫。及左、李两军退至铜陵，又为英王陈玉成所截击，左、李两军俱败。李孟群乃回军祁门，而左宗棠一军亦退至宁国。适曾国藩以丁艰在籍，方请终制。咸丰帝不准，催令墨绖从军。于是曾国藩复至江西视师，旧日塔齐布、杨载福、彭玉麟等军乃复隶曾国藩部下。那曾国藩以九江为数省咽喉，若不能复取九江，则军中消息梗断，援应俱难，乃锐意要攻九江。遣塔齐布会同李续宜攻之；又遣杨载福、彭玉麟以水师会攻；而以塔齐布由陆路会同攻之。皆被九江太平守将林启荣所挫。曾国藩前后损兵折将，不计其数，终不能得一九江。惟曾国藩虽不能取胜，但以大军驻九江附近，则洪秀全在九江之军力，无不震动。致令侍王李世贤，时方屯兵小池驿，被曾军牵制，亦不能抽动。故洪秀全于赣、浙两省，已大为吃紧。时曾国藩以屡攻九江不得，即思先定浙江，以断洪秀全援赣之师，

较为得计。恰值浙江藩司王有龄，领兵万人，由绍兴往争杭州。而鲍超由江西入浙江，由景德绕皖南之祁门，并下休宁，直趋淳安，复沿饶州，以至新城，军锋极锐。曾国藩乃乘机令鲍超会同王有龄，合取杭州；又请左宗棠，由宁国赴杭，为三路会取杭州之计。合共鲍超、左宗棠、王有龄三路，不下三万余人，齐向杭州攻捣。时太平在杭守将，只翰王项大英及天将周文佳、颜金，指挥李雅凤，胡汤铭，以众寡不敌，杭城遂陷。李雅凤、胡汤铭，俱战殁城中。翰王项大英，及天将周文佳、颜金引败残人马，遁回金陵。颜金为粤人，乃东王杨秀清之婿，后降清回粤，为虎门参将。自杭城陷后，洪秀全在赣、浙之势力尽去，远近震动。洪秀全大为忧虑，急与李秀成计议。秀成道："此时又不能北争矣！非先复浙江，无以固金陵，此事臣愿任之。"秀全大喜，乃令秀成出军，便宜行事。李秀成乃先行知照英王陈玉成，请他移兵抚定皖省西南各地，以牵制鄂、赣二省。自己简阅师徒，共大军五万余人，以赖文鸿、陈其芒领兵万人，为左右先锋；以赖汉英、陈宗胜为副将，并同指挥检点部将二十人，为中路；复以遵王赖汶洸，领本部万人为合后。前后三路人马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杭州而来。

时清廷自攻陷杭州之后，论功行赏，加左宗棠以钦差字样；鲍超则赏穿黄马褂；而以王有龄为浙江巡抚。原来有龄本贯福建人氏，为人毅勇机警，平日治兵有法，且与士卒同甘苦，故军士皆乐为用。带兵数万，所向有功，至是以功授浙江巡抚。自授任后，修缮城垣，训练军马，并谓诸将道："杭州与金陵相隔八百余里，然苏、浙密迩，杭州又为浙中要地，敌所必争。且敌将李秀成方回金陵，料来争杭州者，必

此人也。此人若来，诚为劲敌。诸君宜枕戈待旦，以图功名。”于是诸将闻言，皆奋勇自励。王有龄复迎家眷于城中。人问其故？王有龄道：“家眷随军，本不是正当办法。但某以死自誓，即举家殉难，亦所不惜。倘有不幸，吾全家将以此为死所也。”各人皆为叹息。

且说李秀成引大军前赴杭州，王有龄听得秀成军势浩大，时清国一军因英王陈玉成，纵横皖、鄂两省，先后李续宾、李续宜、及总兵李续焘、藩司李孟群等军，皆为玉成所挫，故胡林翼特调鲍超回军鄂省。左宗棠一军，亦向安徽与堵王黄文金相持。因此鲍、左二军，已不能援接。王有龄乃派员六百里加紧赴江西，请曾国藩调兵相助。曾国藩乃调知府张运兰，及提督张玉良、况文榜，各领本部，往救杭州；又令幕友李元度，带兵五千同往。那李元度久居曾国藩幕府，策画军务，号为能员，故此曾国藩抬举他，为独当一面。于是各路星驰赴浙。

那巡抚王有龄，便与将军瑞昌决定：议以瑞昌镇守内城；自己镇守外城。却令浙江提督饶廷选、总兵文瑞、副将继兴出城屯扎。待张运兰、张玉良、况文榜、李元度等军到时，即会同拒战，王有龄又于中策应。并以盐运使庄文焕、道员锡庚应付各路粮草。时藩司林福祥，方调任他省，尚未离省；而新任藩司麟趾已到，惟尚未接印。故王有龄一并令林福祥领兵出城助战；而新藩司麟趾及臬司米兴朝，则在城外助守。王有龄亦不时领兵出城，筹策军事，布置既定。

那时李秀成大军直趋杭州，一路沿溧水而下，已抵长兴。打听得浙抚王有龄，已征集援兵，乃谓诸将道：“杭州人马不少！吾欲胜者，只在各将官能征惯战耳。彼敌人各部进兵，

惟张玉良、张运兰，久经战阵，彼若至杭，互为战守，吾军亦多一劲敌也。今张运兰由芜湖赴浙，不如中途截之，以了此一军，则吾之攻浙较易。"乃令陈其芒领六千人，赴宁国县截击张运兰。并嘱道："吾当故缓行程，以候捷音。以将军虎威，约一二日间可以了事矣！"陈其芒去后，果然张运兰并不防及，为李秀成人马所截，竟败于陈其芒之手，折兵三千人，乃不敢赴杭州，自还祁门去。李秀成遂直抵浙江，知王有龄大兵聚于杭州，各附近皆以少数人马把守，秀成乃谓诸将道："吾此次攻杭，动需时日，今当先取附近州县，以孤杭州之势。"乃分途遣兵，夺取各州县：遂将湖州、桐乡、石门、德清、武康、安吉等州县，次第收复，徐悉锐直攻杭州。又以杭州救兵环集，乃令分军一半，围攻杭州四门，如攻六合之法，断绝杭州交通；另分军一半，攻击赴杭救兵。故清兵各路赴杭援救的，皆不能进城，又不敢与李秀成明战，因惧一经战败，杭州更为震动。故张玉良，况文榜只与李秀成人马坚壁相持。惟李元度率军进攻，以为既败秀成，杭州之围自解。

那秀成听得，却笑道："吾闻李元度，字次青，在曾国藩幕里，倚为能员。今观之，乃庸材耳！焉有大兵临城，守御不暇，而可以少数人马，彰明进战者乎？"乃令赖文鸿、陈其芒，先以本军接战：以一军伪为败北，以一军设伏以破之。赖、陈两将去后，果然陈其芒先以本军接战，交绥后，即引本军望山林而逃，李元度舍命追之。忽到林木深处，赖文鸿引兵突出，陈其芒亦引兵杀回。李元度大败，所有本部人马，折去十之七八，乃走回江西。自李元度败后，杭州只存张玉良、况文榜两路援兵。秀成却令赖汉英、陈宗胜迭次攻击，

计小战数次，张、况二军，皆有损失。张玉良乃谓况文榜道：“吾军在此，必非秀成之敌。以彼人马既众，战将复多也！但杭城已被围二十余日，水泄不通，深恐城内粮草渐尽矣！吾军随带辎重甚伙，本以接济杭城，今若不能通进省城，徒顿兵于此，不特不能久持，且城内将以无粮自毙矣。不如设法输运粮草于城中，以镇人心为是。”况文榜道：“战且不胜，焉能通运道于城内乎！”张玉良道：“吾得一计：以人马依旧守营，却分军由城濠运送粮草以入城可也。”于是张玉良一面出战，一面打听运粮。

时杭州城外守兵，已屡为秀成所败，清兵死伤山积。秀成乃以大兵重扎凤山门外，正防杭州有粮草接济；复分派小队，四周侦缉。那张玉良却准备小杉板快艇，乘候听门潮水涨时，从水道输进去。那秀成先得张玉良准备快划小艇消息，乃笑道：“此准备运粮也！可见城中粮食将尽矣。今查杭州通进城内之水道，皆以淤浅，惟候听门可容船艇往来耳。”乃令赖文鸿、陈其芒夹攻张玉良，况文榜二军。并令赖汶洸专截张玉良的粮草。故张玉良甫将粮草安置艇中，正欲驶进时，赖汶洸一军掩至，早已先攻其运粮兵。张玉良正欲救护时，赖文鸿、陈其芒两军亦到，攻势极猛。张、况二军大乱，粮草亦救不得，尽为赖汶洸所夺。赖文鸿乘势掩杀，张玉良、况文榜又以寡不敌众，于是大败。时杭州城外清兵，如文瑞、继兴、饶廷选各军，又迭被李秀成所挫。自知不能再战，尽数退出外城，以图固守。秀成率军环攻，城内亦奋力抵御，连日进攻，依然未下。

原来王有龄深得人心，军士皆乐为死守。秀成极为纳闷，乃乘马带同军士，巡视城外西门。只见西门一带，贴近城垣

之处，有许多草棚。秀成乃定一计：于夜里从西进攻，先纵火焚烧草棚，以惊城内军心。是时为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后，月色无光，秀成先以猛力攻东南两门。王有龄与饶廷选亦悉力抵御。忽见西门火光冲天，城内人心大乱，以为李秀成已攻进西门了，纷纷逃窜。时值隆冬，火势复猛，那草棚之火，并连烧民房。王有龄乃嘱饶廷选坚守南路，自率兵往西救应。不想军中慌乱，军士多已逃亡。李秀成乃用大炮攻陷南门数十丈，率军一拥而进。时张玉良知杭外城将陷，乃用死命率军冲来，欲于夜里乘李秀成不备，侥幸取胜，以解重围。乃令况文榜在后，自己在前，驰军突进。不料甫到凤凰山前，秀成伏军突出，张玉良措手不及，先已中炮阵亡。原来李秀成知张玉良人最耐战，料他必扰攻自己之后，故是夜先派兵二千人，自湖海寺以至凤凰山一带，当着张玉良来路，准备伏兵。故张玉良到时，果然中炮。可怜张玉良久经战阵，积功已至提督，是夜乃死于凤凰山下。所部尚存五千余人，或死或降或散，一时俱尽。况文榜身亦被伤，军士已折伤大半，乃引兵走回安徽。自张玉良殁后，况文榜又去，李秀成知王有龄所恃在张、况二军，至此更无后顾，先踞了杭州外城。所有清兵除投降死伤之外，已退入内城把守。秀成即下令安抚外城居民，西门被火之家，亦周恤以款项；一面计算进攻内城。

是时外城既陷，凡内城居民，有亲眷居于外城的，皆不知安危如何，故人心极为慌乱。王有龄不胜愤懑。及听得张玉良战死，况文榜亦因伤引退，自知外援已绝，更难保守，乃欲通函李秀成，请其勿杀居民；任彼进城，以保百姓，然后自尽，免至涂炭生灵。惟此议先为将军瑞昌所反对。他幕

友又道："若致书李秀成，究作何等称呼？若称之为逆，殊非通问之礼；若尊称之，人将参劾我公矣。"王有龄听罢默然不语，惟立心以守自誓。是时杭州内城粮食亦尽，将军瑞昌一筹莫展，只有王有龄死命撑持。惟城中已被李秀成围得铁桶相似，无可输运。王有龄自知不济，乃向左右哭道："今外援既绝，兵士又有饥色，此城不久即破。吾负国家，并害百姓矣！"说罢大哭而入。

时秀成困住杭城，见王有龄极得人心，又如此忠勇，心中不胜敬服，故不忍加害。乃写书夹定箭枝上，射入城中，待清兵拾得，送与王有龄；并分写数十通，射与城中军民共看。书道：

> 太平天国忠王函达巡抚王公麾下，并将校军民人等知悉：尔奉尔主之命，固守城池；吾奉吾主之命，到兹攻取。各为其主，此攻彼守，固应如是。然攻破在即矣，吾仍不欲极其力者，以尔外援既绝，内粮亦竭，不患此城不破！惟怜巡抚王公平日得人，且忠勇不贰，临危不变，吾甚爱之。为此之故，欲彼此协商，共保生灵，仰体我天王仁慈本意。尔如撤去守卫，让吾进城，断不加以杀戮：欲归乡者，准给船只，如有资财，准其携去；如乏资斧，吾当给之，送至上海为止。满人据吾华夏中国，虽非正理，亦有数焉！吾实无仇视之心。顾各扶一君，两不得已，祇以行吾心之所安。现时被获之满洲将校，吾概置于营中，优以居处，丰以饮食，固未杀害，亦无苛虐；且下令三军，毋得骚扰，违者依律抵偿：其愿留营者即效力营中，不愿者送其回国。盖除两军对垒之外，吾实不忍妄杀一人。今与尔等约，皆出至

诚，祈于明日复我。如其不然，则吾惟于后日尽其取城之力而已！

王有龄长叹一声道："忠王真豪杰哉！"适将军瑞昌亦拾得此书，往会王有龄。并道："想李秀成或知吾将有援兵，彼将要解围而去，故以此书诱我先降耳！"王有龄道："援兵究在何处？今日还望保全杭州耶？吾与君皆将任失城之罪矣。"瑞昌闻之不悦，即辞回署。王有龄乃略书数言，射出城外，以答秀成。那书道：

谨复忠王麾下：

来书已悉。至哉仁人之言！然吾力诚竭矣，惟吾志勿衰，仍当死守；以吾之地位，不能从君所约也。倘不幸吾城真破，望君勿残杀百姓，并请君先到敝署中，吾将一晤君容，而后就死。以君豪杰，倾慕已久，未识荆州，终以为憾也！

浙江巡抚王有龄启

李秀成读罢来书，已知王有龄并无降意。惟仍守原约，候至后天，始行悉力攻城，以巨炮轰之。先把东南两城攻陷，秀成乃与诸将率军一拥而入。原来城内粮械俱尽，先一日提督饶廷选，向王有龄问防守之计，王有龄惟掩面而哭，已无法可施，至是乃被李秀成把城池攻下。秀成立先传令：嘱军士不得妄杀一人！即带领数十骑，直奔抚衙，要与王有龄相会。左右皆止之曰："设抚衙或有伏兵，王爷危矣！切勿轻身而往。"秀成笑道："彼方欲求我勿杀百姓，焉敢害我，致激我军心。且时非对战，安有挟诈害人之王有龄乎？彼既约吾相见，吾不可不往。"遂不听左右之言，自领数十骑直奔抚院衙门。

时王有龄正在后堂。自听得城垣已陷，敌军已进，已整

饬衣冠，准备自尽。当李秀成到时，直进大堂，不见王有龄，乃令左右大呼："忠王李秀成已到！"早有衙役通报里面。王有龄乃立即出堂，与李秀成相见。王有龄犹从容言曰："君即忠王乎！相见恨晚。所惜者，二人面交之日，即王某逝世之日也。"李秀成听了，正说得一声景仰已久，方欲慰藉数言，王有龄已不得置词，即转进里面。李秀成不知其意，犹在大堂等候，忽衙役传出：则王有龄已自缢毕命矣！遗下一函，寥廖数语：只求秀成勿杀百姓。李秀成不胜叹息，挥泪不已。即令抚署旧日衙役，善视王有龄尸首，传语慰告王有龄家小，不要悲伤。并道："王大人已死得其所，尽忠报国。当为运柩回归，一切吾能保护之也。"遂出资千元，盛备棺椁，以大清巡抚之礼，殓王有龄尸首。管教：

孤城失陷，忠臣惟舍命报君恩；

两国相争，名将竟倾心存友道。

要知王有龄死后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

张国梁投殁丹阳河　周天受战死宁国府

话说李秀成既盛殓王有龄尸首，又以自己与王有龄先有来往，怕清廷削其恤典，乃特立一碑于抚衙之内：碑文是某年月日，浙江巡抚王有龄尽节于此。

一面设坛致祭，放声大哭。左右皆为感动。李秀成谓左右道："吾今生不能与王公为友，当相期于来世。"复饬王有龄家眷运柩回籍：一切仪文，皆如清国巡抚之礼；并发银五千两，恤其家小；于运柩起程时，更选出王有龄旧日亲兵五百名，护送回里，备文通告各地，饬为沿途保护。是时杭州殉难各官，自王有龄之外，如将军瑞昌及都统等俱已自缢。若提督饶廷选、总兵文瑞、副将继兴、盐运使庄焕文、道员锡庚，皆已死于乱军之中。秀成一一备棺殓葬。其各家眷欲运柩回籍者，皆助赀斧；又查城中军民人等饿死、战殁，不下二万人，都发给薄板棺木，俱为营葬，共费棺木银三万余元，左右皆以为费巨。李秀成道："城战与野战不同。野战无从购棺木，故惟以土掩之；若在城市，苟不殓葬妥当，易生疠疫。吾不忍惜小费，以祸民生也！"复令由嘉兴运米万余石，以赈抚贫民。

一切办妥后，乃集清国尚存的各部人马，宣布己意：如愿从军者，请留营中；如不愿从军者，可报名给赀，使之回里。时军人多感秀成义气，亦多有从军。是时清国官员，尚

在城中者：为藩司林福祥、臬司米兴朝及未接任之藩司麟趾，皆被秀成人马擒获，李秀成一一款留，令军士不得骚扰，待以客礼。新任藩司麟趾，惧为秀成所害，乃乘间逃去，秀成令军士不得追赶，并笑道："彼殆以小人之心视我也！"后知麟趾夜间误跌河中而死，秀成亦为营葬。

秀成每于灯下与林福祥、米兴朝谈论世情。林福祥道："久闻忠王大名，今见之果为人杰。然吾惜公不遇明君也！"秀成听罢默然，徐道："君或为流言所误！吾主固文武兼资，励精图治者也。"林福祥自知失言，乃不复语。米兴朝道："杭州人甚爱明公，每欲献城，故明公未进内城前一天：兵民交哄，损伤三十余人。军士不愿降者，为念王巡抚之恩；人民愿降者，为爱明公之德。此则明公所未知也！数日前将军瑞昌，请于王巡抚伪为献城，诱明公以伏兵劫之。王巡抚谓终不能保全杭州城，徒损人命，惟将军不从。欲使百姓伪降，以坚明公之信，惟百姓不从耳。由此观之，则明公与王巡抚，殆如羊祜与陆抗，互为人杰矣！"秀成道："若以百姓伪降，吾或中计；若以军士伪降，吾必不信。以军士乐为王巡抚所用，断不愿降，吾应知其伪也。然献城与破城大异，即以伪降赚吾，吾岂造次入城耶？瑞昌徒多事耳！"言谈之间，米、林二人倾服不已。

次日寻得林福祥家小，并寻得米兴朝之马，俱送还米、林二人。米、林二人，大为感激。米兴朝乃以其马，送与秀成部将汪安均，以留纪念。数日后杭事平定，秀成准备船只，送林、米二人至上海，各赠用资一千两。米、林二人乃辞别而去。濒行时，犹依依不舍，与李秀成洒泪而别。

自此杭州既定，秀成布置防守之后，即欲班师。忽报张

国梁、和春合兵五万，力攻金陵。请李秀成速即回军救应。李秀成谓左右道:“昔清国向荣，屡为吾败，而百战不倦；每窥吾远出，即扰我天京，致我不能北进。吾故以全力置之死地。方以为向荣既死，天京可以稍安，不意张国梁又复如此，真心腹之患也。”左右道:“以忠王神威，何惧一张国梁乎?”秀成道:“诚然！惟彼存一日，天京即不安一日；吾亦疲于奔命。吾今番不杀张国梁，誓不回军。”说罢便引兵还金陵。沿途接得洪秀全急报，络绎不绝。

原来张国梁自六合失守之后，退屯丹阳，知会和春，重整人马，窥便进攻金陵。先以丹阳为根据，上至丹徒，下至常州、金坛，联络一气。自听得李秀成攻打杭州，以为兵法在攻其所必救，若秀成知金陵有警，必然回军，是杭州之围自解。乃以和春大军，先攻金陵；国梁却进军溧水，与和春分东西两路而进：乃以总兵冯子材、吴全美，分水陆两路，据湖州、广德二处。适曾国藩知张运兰、李元度两路救浙之师，俱为秀成所败；又再遣赵景贤领五千人，进宁国，以为声援。因此浙江境内，如湖州、广德及皖南宁国，皆有清兵驻扎，以阻秀成。使和春、张国梁得专力金陵一路。若秀成不回，金陵可破；若秀成回军，又有冯子材、吴全美、赵景贤等，为秀成牵制，自问调遣颇为完密。早有消息报到李秀成那里。

秀成方欲回军，适侍王李世贤领兵到来。原来金陵紧急，李世贤得急报，恰值英王陈玉成，大破左宗棠于桐城；又败杨载福、彭玉麟于太湖，九江大局颇定。故李世贤得了洪秀全告急，立命林启荣固守九江，自己即引兵东行。甫至安吉，即与李秀成相见。李世贤具述陈玉成在皖、鄂用兵得手，大

局可以无碍。秀成令世贤先攻湖州，以破冯子材、吴全美之师；然后引军北截张国梁。世贤去后，更令杨辅清，以本部出城拒和春；而以吉志元援应金陵。俱待自己到时，始行大战。

时广德一城，冯子材离城东二十里驻扎，欲与湖州相应。李秀成令部将陆顺德、吴廷彩，攻广德。那时冯子材被李世贤困住，不能援应，故陆顺德、吴定彩，水陆并进，一日夜已攻破广德城。参将文芳领人马往依冯子材。众寡不敌，冯子材亦败于李世贤之手，于是齐奔湖州。秀成见广德已下，乃令李世贤专攻湖州，以绕出金坛。秀成仍恐南顾有忧，复调陈坤书由临安赴杭州助守。始率大队人马赶回金陵。乃谓左右道："吾以杨辅清拒和春，而以李世贤绕出张国梁之后，盖欲和、张分军也！和、张军势一分，吾即有法破之矣！今去天京只有三百里，不过两三日行程耳，不患不能援救天京也。"便引军疾行，夜分赶至四明山。

原来自金陵紧急，洪秀全已分道布告，故英王陈玉成亦引军而东，不期而至会议于四明山。秀成道："英王到此极佳。可合兵了张国梁那本帐也！"陈玉成道："某近来破胡林翼于潜山；败李续宾、李续宜于黄梅；复败曾国藩部将塔齐布、杨载福于浦口，敌军锐气丧尽。今闻胡林翼回湘募勇，料难急举。故闻天王告急，特引兵东来耳。"秀成乃与玉成计议进兵。适古隆贤由繁昌通文亦到。秀成一发令古隆贤趋宁国，以压清将赵景贤；复请英王陈玉成，由西梁山直下江浦，以扰和春之后。李秀成即由赤沙山，直趋黄雄镇。探得和春两军，共有五万人。提、镇部将数十员，悉锐以争金陵，声势颇大。李秀成正欲与张国梁会战，忽接各路军报：李世贤已攻下湖州，

冯子材、吴全美俱走溧阳。李世贤乘势破溧阳，以绕出金坛之后；陈玉成则由江宁镇至头关，进扎紫荆山尾；辅王杨辅清亦引军由秣陵关而进，驻雨花台，以应敌军。各路无不得手。李秀成大喜，即出兵直攻张国梁。那张国梁亦准备会战。

不料张国梁甫行交绥，已报侍王李世贤由后掩至，张国梁自知难以抵敌；又接探马飞报：派往救杭之兵，俱已败挫；续派之冯子材、吴全美，又尽为李世贤所败，湖州、广德俱已失守。冯子材、吴全美已奔回苏省；赵景贤亦被困于宁国府。种种消息，张国梁听得，暗忖："军饷全靠闽、浙及广东三省。今闽、浙运道已断，只有广东，相隔太远，将来粮饷不免拮据。即目下情形：前后受逼。勉强交战，损失必多；和春一军，又不能相应，计不如暂行退军。"想罢，即令三军拔队速逃，望丹阳而退。

李秀成见国梁已退，天京之围已解，乘势追杀：张国梁折伤三千余人，逃回丹阳去了。秀成即令李世贤、杨辅清、吉志元，俱屯扎金陵城外；自己进城面君，具述近来战状。

时和春亦为陈玉成所败，失去营垒四十余座，折兵四五千人，亦领兵东逃。料得张国梁以丹阳为根据，必退回丹阳地面。故亦引兵同奔丹阳与张国梁会合。

是时太平军大获全胜，陈玉成亦同进天京，与李秀成计议进兵之事。洪秀全设宴款于殿上。并召李世贤、杨辅清、吉志元一同入内饮宴，共商大计。李秀成道："历年胜负无常。自前者武昌失陷，吾军已一弱；及英王破胜保，某等斩向荣，吾军乃复振；及许湾一战，吾势已复弱矣。幸近来仗国家洪福，破六合，斩温绍原；破杭州，取王有龄；英王荡扫皖、鄂间；侍王又破冯子材、吴全美；吉志元、杨辅清撑持苏宁；

今又复败和春、张国梁，气势已大振，是此正进取之时也。然吾国久不能长驱北上者：以天京屡次被人牵制故耳！今诸将环集于此，当悉力结果和春、张国梁，以绝苏宁之患，然后留劲将分持鄂、皖、赣、浙省，我即可以大军北上矣！”众人皆以为然。李秀成乃请英王陈玉成，先还安徽，以镇诸路；留吉志元驻溧阳，并镇金陵；留杨辅清驻军芜湖，以镇皖南、浙北，兼筹粮道，徐与李世贤率军直趋丹阳。适刘官芳亦引兵至，秀成乃令附于李世贤一军，以厚世贤兵力，即分左右直趋丹阳。

且说张国梁走至丹阳，不多日和春亦到，各诉败兵之事。国梁道：“此次之败，失在分兵；今当互为犄角，免中敌人奸计。”和春点头称是。忽报李秀成军到：张国梁计点部下及和春部下，尚有三万余人，尽可一战。乃自出南门，离城十余里驻扎；和春亦扎军东门外，与国梁互为声援。国梁以知州游长庚及总兵熊天喜，驻守丹阳城内；以冯子材领本部四千人，更拨马队一千，使为游击之师；以吴全美统水师，在内河为援应。分拨既定，专候李秀成军来交战。

时李世贤沿句容，李秀成沿溧水，分道共趋丹阳。忽前部先锋赖文鸿，捉获一人为奸细，那人口称：愿见忠王，有要事报告。赖文鸿即将那人解进中军。原来张国梁自雄黄镇溃败，那溃败之勇，沿途抢掠民间财物，故居民多怨国梁。张国梁以逃兵留在民间抢掠，颇非得计，故到丹阳后，再招逃兵归伍。赖文鸿部下所获者，即张国梁的逃兵。当李秀成传他讯问时，那人自称为张英，愿作秀成内应。秀成道：“汝既逃，焉能为吾内应乎？”张英道：“今张国梁再招逃兵，免其抢掠，故小人立意归伍也。”李秀成道：“汝即归伍，只是一个

军人，又焉能作吾内应？”张英道：“小人在营时，自为一党，有数十人。若当忠王与张国梁交战时，吾等从后窥便刺杀之，有何不可？”秀成道：“汝若能如此，当有大功，汝可以行之。但恐不及耳！”张英道：“小人今便去投营。若忠王迟到一日，当可成功矣。”秀成乃赠以白银十两，笑而遣之。左右恐以为伪。李秀成道：“吾今自问，除敌将之外，断无人肯以计赚吾！但某所虑者，只以他区区一个军人，或不能济事耳！然事终不成，于吾亦无所损也。”于是率军缓缓而行。离丹阳二十余里，与张国梁一军离约十余里，即扎下大营，与李世贤左右相应。各结军垒百余座，夜后营内灯火冲天，震动遐迩。

秀成令李世贤、刘官芳合战和春一军；而以本部独当张国梁。此时张国梁招集逃兵，军势复振，和春戒以战事在即，不宜再招逃兵，免敌人纵人混进。张国梁深以为然。甫一日秀成已到。张国梁即知会和春：欲乘秀成已到，人马喘息未定，即行攻之，便与和春相约同进。

时秀成大集诸将，令赖文鸿为前部，先进兵掠阵，首从左路进攻，却向右奔来，料张国梁必以右路截击，那时张军必尽数移动，然后以一军乘之。又探得清国钦差德兴阿一军，方扎兴化，恐闻丹阳紧急，必移兵相救，乃飞令罗大纲、郜云官，移兵直向扬州，以牵制德兴阿，而阻丹阳救应。此时赖文鸿一军，首攻张国梁左军。国梁引兵迎敌，赖文鸿却移兵反向右路，国梁左军即奋勇蹑追，右军复出，以夹击赖文鸿。正喊杀间，秀成却令陈其芒引兵，攻张国梁左路。时张国梁在中军，只注意李秀成一路，不虞再有陈其芒来攻自己左军，故被陈其芒一击，队伍全乱。李秀成大军齐出，国梁仍死命坚持，只望和春可以相应。不料和春一军，亦已被李

世贤、刘官芳所困，张国梁更没援应，那李秀成进势愈锐。国梁正冒死相拒，忽然后军大乱，反放枪向国梁中营击来，国梁措手不及，坐下马先已倒毙，急向左右换取马匹。甫复乘马，那赖文鸿、陈其芒两军，已直扑阵前，万枪齐发，张军大受损害。国梁料知不敌，急行军杀开血路而走，欲奔回丹阳固守。谁想李秀成早防国梁再退入城，却令赖文鸿、陈其芒，于国梁退时，先行截出张军后面，以阻国梁入城之路。张国梁军中后营，又有与李秀成相应的，以截张国梁，故国梁直不能进城。此时喊声连天，张军死伤不计其数，张国梁只得引兵望东北而逃。李秀成引军追袭，沿途奇击，张国梁无从抵御。见追军渐近，欲拔剑自刎，左右急夺其剑。国梁求死不得，李秀成已经赶到，下令捉得张国梁者，赏万金，授指挥；击死张国梁者，赏五千金，授检点，李军一齐奋勇。

时张国梁左右只剩数十人，拚命前走。忽前面有一河相隔，那河正是丹阳河。水势滔滔，阔约二十丈。张国梁此际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坐下马又已被伤，料不能过河，不禁两眼垂泪。即下了马，欲投诸河中。回望追兵，已尽望见旗号，正是李秀成的。忽有一亲兵飞步至张国梁之前，自言善识水性，挟定国梁，便欲游水渡河。张国梁回望李秀成军兵，离不得数十步，恐为秀成所获，乃尽力争扎，要投河去；奈那亲兵十分粗猛，用力挟定张国梁，竟令张国梁争扎不得。张国梁大怒，以口奋力啮亲兵之后项，该亲兵痛极，始掷放张国梁于地上。国梁即翻身跃于河中。那李秀成随即追到，已认得张国梁，眼见他投诸河上，只有张国梁从骑三十余人，口称愿降。李秀成一一抚慰之，并向降兵问张国梁情景？那些降兵便把张国梁兵败原因，及投河情形，具向李秀成详述。

秀成叹息不已。谓左右道："昔张国梁与洪天王共事于广西，天王以其向处绿林，惧其野性难改，颇轻视之。翼王石达开，谓国梁虽粗武无文，但骁勇善战，故每向国梁晓以大义，冀为吾国出力也。乃国梁终不谓然。因当时金田初起，人马不多，以为洪天王难于成势，故早已心变，欲得清朝一官半职，以为荣幸。那安王洪仁发，又不心细，致令国梁私遁降清。叵奈执法太严，竟以国梁降清，乃尽杀其家小，使国梁以此怀仇，始终为敌人效死，吾甚惜之。今国梁得此结局，真可叹也。"秀成说罢，仍恐国梁或知水性，可以逃生；乃派人马环守河面。并嘱道："如国梁泅水得生，则放枪致其死命；如其已死，乃拾而葬之。因各扶一主，各有一忠，生则与之为敌，死则不与他为仇也。"左右听得，大为感动。

徐见张国梁尸首浮于水面，李秀成即令人捞获之，复令备棺葬于丹阳城外。可怜张国梁一员健将，由绿林出身，初与洪秀全同事，后投于向荣麾下，始终奋勇，为清廷出力；虽屡战屡败，唯仆而后起，数扰金陵，使洪秀全不能安枕。故国梁虽败，人谓其实足阻洪秀全北上之师，且牵制金陵，为皖、鄂、赣、浙各省助力不少。虽败亦清国功臣也。今乃败于李秀成之手，殒命丹阳河上，亡年五十余岁。后人有诗叹道：

绿林有豪客，从戎拒太平。
盗魁传桂省，将略在金陵。
百战心无惧，三军勇可惊。
愚忠原可悯，誓死报清廷！

张国梁已死，清廷怜其尽忠，加以太子少保官衔，世袭一等轻车都尉，并赐谥忠武，此是后话，不必细表。

单表张国梁既死，所遗部下军士尚存数千人，俱为李秀成招降去了。并访得国梁部下从后营反击国梁者，如张英等数十人，俱重赏之，升张英为都检点。秀成全军大捷，复移兵向右路。时李世贤一军，与清将和春相拒，世贤却令刘官芳领兵绕趋后路，以要和春之后，兼攻丹阳。那时丹阳守兵无多，居民又多有思念李秀成者，故城中极形纷扰。见张国梁已败，乃开门迎刘官芳人马入城，知州游长庚、总兵熊天喜，俱已殉难。那和春部下人马虽众，以吉林马队三千人为前路，死命进冲李世贤中军，奈不能得手。不多时知道张国梁大败，军中已无斗志；徐又报刘官芳已攻进城，和春已知势不可为，乃欲退兵，不想刘官芳复由城内杀出，直攻和春后路，李世贤又扼其前，以致腹背受敌，和春大败，引兵望东而逃；惟前部吉林马队，已被李世贤人马围困，不能得脱。所有吉林马队三千人，已为李世贤攒击，死去二千有余。冯子材欲以游击一路冲入援应，亦被刘官芳人马击退，以致和春大败。李世贤乃乘势东下。时清将总兵吴全美，方领水师屯扎丹阳河之下流，当李世贤追至时，将其兵船纵火焚烧，数百号拖罟化成一炬。吴全美只得登岸而逃。和春见各路俱败，所部三万人只存数千，狼狈往苏州而逃。那时两江总督何桂清，在常州尚拥兵万余人，听得丹阳大败，不敢往救，挈妻小亦向苏州逃走。李秀成、李世贤大获全胜，计点清兵尸首，沿途山积，死去不下二万人；招降者，其数亦有万人，余者多已逃散。统计和、张两军五万余人，张国梁全军覆灭，和春只存数千人，逃至苏州浒墅关，方移书诘责何桂清先逃之罪。忽听得张国梁部下二万余人，全军覆灭，已投死丹阳河中，乃愤不欲生；又因和、张两军，向来抢掠，苏省人民

多视之如仇，故和春奔至浒墅关时，见居民户首多有楹联贴出，道是：

同心尽杀张和贼，协力相扶天国兵。

和春见民心如此，欲在苏州再复招兵，亦是难事。又思本部人马，向与张国梁共事，最为得力，今国梁已死，更无人相助。且自觉一败至此，亦无以见人，乃即吊梁自缢。自和春、张国梁俱死，苏省清兵势力已尽，李鸿章时在上海，方配置洋枪队，欲行上驶，亦已不及。于是李秀成、李世贤，留刘官芳在丹阳附近，检理清兵尸首，安抚居民，办理一切善后事宜。并收复金坛、丹徒、宜兴各县。李秀成乃直下无锡，趋苏州；李世贤则攻下常州。所到之处，清兵皆反，开门迎降。故李秀成、李世贤，自丹阳大捷，顺流而下，已唾手得了苏、常二府。李秀成乃即出榜安民，拨人马留守苏、常一带，与李世贤一齐班师而回。

沿途探听得清钦差德兴阿兵在泰兴，本欲移救丹阳，已为罗大纲等截击，退回淮南；那冯子材、吴全美，亦奔回松江。当李秀成回金陵，一路上出示抚谕居民。那时居民前见和春、张国梁等军纷纷抢掠，故无不欢迎秀成人马，皆道和、张两军既去，吾民可以安宁矣！李秀成以居民频遭兵燹，乃向芜湖、镇江运米前来，举办平粜，民心益悦。秀成自回金陵，奏报丹阳战务。洪秀全以秀成此次出兵，往返不过一月，乃破丹阳，和春、张国梁走死，复平定苏、常二府，不胜欣喜。李秀成乃请大简师徒，与李世贤一同北征。洪秀全亦以为然。

时洪仁玕出师安抚各省。惟安王洪仁发、福王洪仁达，在南京执权。那洪仁发，自洪秀全既定金陵之后，与平时性

情大异：从前是个天真烂漫的人，胸中别无心计；惟洪仁达则度量狭隘，性尤忌刻，至是更唆动洪仁发，同为一气，只是揽权持势，妒忌功臣。那洪秀全性又过柔，以兄弟之情，不大敦责。故洪仁发、洪仁达，更为得意。朝中文武，大半趋承其意。洪仁达性又贪婪，臣僚中如有供应的，则视为莫逆；否则诸多阻挠。前既迫走石达开，此时又忌及李秀成。因洪秀全当时政事之权，俱在议政局：那局长实掌政治大权。自杨秀清既死，石达开既去，于是议政局长一任，乃以李秀成领之。洪仁达欲为议政局长不得，更嫉李秀成。李秀成亦知其意，每欲以局长之职让之，奈洪秀全不允，诸臣亦以为然。故李秀成虽然出征，亦遥领局长之权。及此次大捷而回，数月之间，如王有龄、和春、张国梁皆清国有名将官，尽死于李秀成之手，斩清兵数万，拓地数千里，威望愈著，而洪仁达之妒忌亦愈深。当李秀成既回金陵，力请北伐，洪秀全已有允意；惟洪仁达百般阻挠，但言东南未靖，一旦北伐，不无内顾之忧。洪秀全因是又不能决。乃以李秀成连年疲战，暂行休兵江宁，再商进取。

单说皖南宁国府，逼近浙江。从前李秀成下杭州，曾国藩调赵景贤驻守宁国后，以宁国为秀成必争之地，更令提督周天受领兵五千助守。然自李秀成由浙旋师，已令古隆贤扼宁国一路；及定了苏、常回金陵，知宁国为四战之地，不容轻视，乃令部将吴汝孝、陈士章，由高淳移兵，会攻宁国。至是古隆贤、陈士章、吴汝孝三路云集，共攻宁国府城。

时清将赵景贤，以本部人马屯扎城外；而以周天受守城，为内外相应。古隆贤乃请吴汝孝、陈士章合攻赵景贤；自己却亲自攻城。果然陈士章、吴汝孝分两路夹击赵军，赵景贤

寡不敌众，欲退入城中，与周天受合守，又为陈士章所截，不能进城。那宁国绝少山岭，多是草场战地，无隘可阨。那陈士章、吴汝孝，自以人马倍于赵景贤，不用奇兵，只用混战：初犹两军合击，继而各自轮战，赵景贤无可休息。连日争战，损伤极众。

那一日吴汝孝、陈士章，乘景贤兵已疲惫，乃奋力合出，赵景贤大败。部下折兵三千有余，又不能回城，只得引败残人马，走回铜陵而去；周天受又不能出城援应。自赵景贤败后，守势亦孤。陈士章、吴汝孝，乃悉锐助古隆贤，合攻府城。周文受百计死守，终不忍弃城而去。那古隆贤、吴汝孝、陈士章，将宁国围得铁桶相似，水泄不通，以绝宁国援应。计自九月初四日，围至十三日，前后十天，城内粮饷已绝。周文受只望外应，惟绝不见有援兵驰到。眼见粮尽，军士多有饿毙，遂于十三那一夜，率死士三千人，突开城门，直冲洪军。但那里敌得太平兵马多众。管教：

死士三千，陡见营前摧上将；

孤城七载，又教城内殒良才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

陈玉成大战蕲水城　杨制台败走黄梅县

话说周天受被困宁国，知内粮已空，外援亦绝，乃率死士三千人，由城内冲出，志在出敌人不意，可望一胜，以保宁国。不料太平将古隆贤、吴汝孝、陈士章等，已步步提防。故周天受一经杀出城外，古隆贤已督兵重重围裹，枪声齐响。周天受身中十数弹子，登时毙命。所有战士三千人，不能得脱，奋力死战。古隆贤见其来势凶悍，且周天受已死，宁国可下，本不欲多杀，乃放条血路，让他逃出。惟该三千人，以死自誓，不特不退，且力攻太平兵，要为周天受报仇。古隆贤无奈，只得再行合围，故三千死士，无一存者。计此恶战：自赵景贤之退，以至周天受之死，清兵折去五六千人，太平兵亦折二千余人。古隆贤遂直扑城池。时城内以粮食困乏，死伤枕籍，料不能守，乃开城投降。古隆贤遂率兵直进宁国府城。因城内米粮俱尽，急令人由芜湖运米前来接济，民心稍安。一面将战况报知金陵。李秀成为宁国四战之地，据此可以扼皖南咽喉，亦可为金陵、浙江屏蔽，乃令古隆贤等力守宁国，紧固皖南门户，窥便援应各路。

忽得报告："堵王黄文金进兵江西，已下浮梁县，收里布，复渡西瓜州、罗家桥诸镇，乘势攻下景德。清将左宗棠，以粮道不继，已引军回抚州；惟提督鲍超及总兵陈大富两军，绕出石门迎战，一日数十合，两军死伤山积。今鲍超、陈大

富已退回建德矣。”李秀成道：“黄文金虽勇，然自用兵以来，未尝有此血战者。敌将陈大富不打紧，鲍超精锐好斗，左宗棠亦有战备，黄文金竟能挫之，吾国其有起色乎？”忽又有探马飞报：“清将鲍超、陈大富两军，会同副将贝廷芳，三路直攻建德，欲乘势撼安庆也。”李秀成道：“建德为安庆下游保障。建德若失，必摇动安庆，我不能吝此一行矣。”遂引兵望建德而来。

时太平将会天侯林天福，在建德把守，城中兵有八千人。鲍超、陈大富、贝廷芳三路不下二万余人，军势浩大。林天福不敢出战，只闭城拒敌，以待救兵。正值正月天气，雨雪交加，秀成到宁国，抽出古隆贤一军，令为前部，冒雪直趋安庆下游，由池州而进。恰侍王李世贤，以苏常既定，金陵可免东顾；复率兵下浙江，进江西，入婺源，听得建德有警，复移兵北向，与李秀成同时趋到。李世贤先攻贝廷芳一路。那贝廷芳不虞李世贤猝至，叹道：“岂吾国在赣浙军官，皆已死尽乎？何李世贤纵横千余里，如入无人之境也！”说罢奋力接战。不意炮弹飞来，闪避不及，就此呜呼。时林天福在城上督战，已为鲍超枪毙，鲍超方率兵入建德城，及听得贝廷芳战殁，而贝廷芳所部，又俱是浙江兵，见主将已亡，无处可逃，已大半投降于李世贤一军。鲍超遂令陈大富守城安民，急欲出城援应，奈李秀成大军亦已趋到。鲍超知两面受敌，料不能支，乃令陈大富复弃建德，相与望彭泽、湖口而逃。李秀成等进了建德，与李世贤计议，以苏、浙现在可以无事，留李世贤经略皖南、赣北一带，以古隆贤暂守建德，并为安庆、九江声援；复移文陈玉成，使进兵皖、鄂间，然后引兵回金陵，准备北上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陈玉成，自入江南合破和春、张国梁之后，回军皖省。以连年东援西战，北伐无期，探得捻党龚德树，聚众十余万，欲联合之，以镇东南，然后可以北上。时李昭寿以移守滁州，亦与捻首张洛行有八拜之交，遂函商李秀成：令李昭寿联合张洛行，大举以破曾、胡等军。李秀成深韪其论，即函复赞成。陈玉成乃一面令李昭寿约会张洛行；自与龚德树合兵进发。

原来龚德树，本眇一目，时人呼为龚瞎子。初时本从洪秀全，自初进武昌，乃附入捻党，因龚瞎子与捻首张洛行、苗沛霖向为旧交。是时捻党势大，在齐晋河洛之间，纵横无敌，故李秀成、陈玉成之意皆主与之联合也。时龚德树正扎皖北颍川。陈玉成在麻城本籍时，即与龚德树互有来往，至是乃与之联合：计本部三万人，合龚德树大军三万人，共众六万，乘势南下。

却因当时曾国藩一军，锐意欲先复安庆，彼以安庆在长江中央，若一经收复安庆，则隔断洪氏东西消息，庶大局易于着手。便遣部将彭玉麟、杨载福、塔齐布会同皖将布政使李孟群、巡抚李续宜会攻安庆，由江西进行，先后下彭泽东流，迳渡长江，入望江，沿潜山以趋安庆省城。复令道员赵景贤，提督周凤山，道员王珍，皖南道李元度，分握太平、石棣、铜陵等处，以断洪氏东来救应之兵，俾得专力安庆。那曾国藩本最爱李元度，从前任以幕府诸事，谓为运筹帷幄，算无遗策，至是乃以布政使衔保为皖南道，并令扼守险要，以拒洪秀全东路。并驰书以戒李元度。书道：

次青方伯大人左右：公韬略在胸，仆久资倚俾。惟公生平，有为仆所不解者：料事则纤悉如神，定谋则百

无一误；及至事权在手，竟无不失败，古称李广数奇，足下岂其流亚乎？抑如孔子所云：足下为赵魏老则优，而终不可以为大夫乎？皖南管钥，非常重要，以公大才，故以相委。今仆悉锐以撼安庆，志在必得，藉公为东方屏障，公将有以慰仆乎？伏祈勉黾，并候捷音。

仆曾国藩顿首

此书去后，曾国藩觉东路可无顾虑，便令诸将奋攻安庆。

惟英王陈玉成，平日军势既张，此次复合龚德树之众，声势尤大，遂取庐州，沿庐江而下，探得清副将成大吉，聚守松子关，乃以松子关为安庆要道，若先破松子关，则安庆气脉易通，军事即易着手。遂率众先击松子关一路：以龚德树为前部，直攻成大吉一军。那成大吉虽然死战，怎当得陈玉成之众？且龚德树初次来助洪氏，正欲一显其勇，故率军进如潮涌，成大吉大败。忽然龚德树所骑之马，失了前蹄，把龚德树掀在马下。清兵乃反击之。幸诸军力持一阵，折了千余人。龚德树遂引兵而退。

次日龚德树乃大举复仇，进势愈猛。成大吉防战一昼夜，不能抵当，大败而逃，为乱枪所击毙命，军士纷纷逃散，龚德树遂据了松子关。时曾军以杨载福、彭玉麟从水路进攻，而陆路塔齐布等，亦先后赶到。陈玉成听得，谓左右道："曾国藩以五路争安庆，若其五军齐至，吾军必不能敌。今陆路塔齐布、李孟群到此，或先或后，则虽五军，不啻一军耳！如此已失了布置，吾可陆续破之。"时清将李孟群一军，正趋松子关，欲援应成大吉。到时始知成大吉已死，全军尽散，李孟群又以军士初到，喘息未定，龚德树已先受陈玉成之命，立击李孟群。那陈玉成却移军而东，与塔齐布人马遇于观音

墟，塔军亦以跋涉而来，未及休息，陈玉成亦乘势迫之。故塔齐布、李孟群两军，所部不过五六千人，一来众寡不敌；二来劳逸不同；三来以乘胜之威，是以塔齐布、李孟群二军，即为陈玉成、龚德树所败。

原来陈玉成一军，最为精悍：他在部下挑选健儿三百人，谓为小儿队，皆十四五龄之童子充之，各冠红巾，绿绸围腰，从英王执令旗。凡被选者薪俸极优，且各授以指挥使衔名，唯须矫健机警，飞走过常人者，方能入选。此小儿队长即为陈国瑞，骁勇无匹。陈玉成倚为护卫；此外又有五色旗亲兵，每旗二十人，称红黄白黑青五旗营，此五旗皆百战健儿，惟不用以当前敌。每次临阵，在大营中先建一将台，玉成立台上指挥将校，五旗营军环立台前：前军若胜，则五军齐出追敌；若前军阵脚稍有移动，急调青旗营继进；如青旗营仍不胜，则急调黑旗，以次及红旗营，即无有不胜。因红旗营尤为健中之最健者也。闻红旗营下各兵，皆矫捷如猿，善于飞走，军中号为红猿队。每接战时，皆腰悬双剑，不事洋枪，惟舞长矛冲阵。仅见红旗营之影，即倏忽已至阵前：近敌即舍矛舞剑，剑复锋利，若雷疾电闪，敌军遇之莫不奔溃。除红旗营之外，又有三十六回马枪，尤为精利。设红旗营仍不能胜，即令退后，而以三十六回马枪应之。每枪百人，皆背红黄绸袱，纳金银之属于袱中。当红旗营退时，马枪军亦散袱中金银而退。敌军追至，一见金银，必争执取，于是马枪队及五旗营一齐回击敌军，无不取胜。又有七十二行军检点，押住后阵：有退后者，即截杀之。安营后，必每夜守严粮屯及军门左右，与探队互通消息。若有警报，即监护粮草，鸣号告众，故七十二检点，亦不临前敌。计英王行军几千里，

未尝一日乏饷，皆七十二检点之力也！陈玉成又善骑，惟非届临阵，必不骑马；平时喜乘笋舆，控两马以随，舆后舆中纵横史策，实则好乘舆，以便观书。遇急时即改而乘马。两马皆日行五六百里：一名追汉，一名破楚。玉成每当乘马时，有持黄罗实盖者随之。此持盖人，其行如飞，迟疾皆与两马相等；所步之小儿队亦然。故陈玉成一军，称为最健。

当下破了松子关，乃与龚德树分途并进：龚德树先破了李孟群，陈玉成亦破塔齐布于观音墟，以众寡劳逸之势既异，塔、李两军如何抵敌？李孟群即望湖北而逃，塔齐布亦退回赣省。及塔、李两军退后，李续宜一军始到：陈玉成乃与龚德树合兵夹攻李续宜。原来李续宜兵到时，先扎潜山，满意与塔齐布、李孟群合兵，好与陈玉成大战。不想人马到时，塔、李两军早已败退，自知本部不能敌陈玉成、龚德树两路之众，又听得杨载福、彭玉麟两路水师，欲进攻安庆，时已为太平将林启荣，由九江发军，直趋下游攻击。且李世贤自攻破鲍超于建德，已分道援安庆，由小军先渡对岸，故杨载福、彭玉麟两路水师，皆不能立足，已先后退去了。李续宜此时更不能久留，即欲退军，忽陈玉成与龚瞎子分两路大至，直向潜山，合逼李续宜。那李续宜所部不过三千人，如何抵敌？早望英山而逃。陈玉成调齐五旗营，与龚德树分头尾追，李续宜大败，折了二千余人马，走回英山而去。陈玉成与龚瞎子大获全胜。

时安庆之围已解，陈玉成乃移家眷于安庆城内，并令部将陈得才、张朝爵入安庆助守；附近安庆之集贤关，乃令部将刘玱琳、李四福领一万人驻守，以为安庆声援。此时太平

大将成天豫，正沿庐州而下，因闻安庆有警，亦欲驰救安庆。乃至时，安庆已经解围。陈玉成便令成天豫，先回金陵坐镇，以替李秀成出征；而以李世贤顾江西一路，并请秀成以杨辅清顾浙省，玉成自认保障皖、鄂一带。计画既定，乃与龚德树，齐向英山进发。

那时陈玉成连破各路，军威大振，李续宜以孤军难敌，先行退回湖北，驻扎蕲水。故陈玉成与龚德树，一举拔了英山。玉成谓龚德树道："李续宜在敌军中，用兵最久，性亦耐战；彼为李续宾胞弟，皆负时名，若能斩得李续宜，固除去敌军一员健将；且李续宾闻之，亦必大举为弟复仇，因而破之，并除续宾，则挫敌人锐气不少矣！"龚德树道："英王之言固是，且我以乘胜之威，彼以挫败之众，乘势蹙之，如狂风之震败叶，无有不胜，亦足以张吾国威也！"时探得李续宜已退至蕲水，与刘坤一军会合，陈玉成大队乃并趋蕲水而来。李续宜听得，乃与刘坤一计议道："吾处溃败之后，方寸乱矣，公有何良策？不妨赐告！"刘坤一力主出城迎敌。李续宜道："吾军不特众寡不敌，且既败而后，军心如惊弓之鸟，战必不济；若复溃败，恐全军俱没矣。"刘坤一道："公言虽是，然使敌至则逃，恐敌军不知追至何时始止。今鲍军在江西，令兄军在皖北，而李孟群与曾军诸将，又皆同时并遭挫败，眼见湖北境内，除胡林翼以外，再无能员，恐更为敌军所乘，则湖北全境亦不能驻足矣。"李续宜听得，踌躇无计。乃一面固扼蕲水，一面飞报胡林翼，使速筹战守，兼请援兵去后，陈玉成大军已到。见李续宜只守城内，城外并无人马迎敌，即行攻城，将蕲水四面围定，昼夜攻城不息。李续宜以既催湖北援兵，不欲遽退，惟督军固守。

一连两日，两军矢石交加，陈玉成仍未能攻陷蕲水。遂与龚德树分南北夹攻。龚德树战尤奋勇，用枪炮向城上轰击，城上亦以枪炮还下，不料龚德树正当扑进时，竟为城上守兵一颗弹子，击中头部。龚德树被击，大叫一声，早已毙命。军中已哗乱起来。刘坤一在城上见击毙龚德树，乃乘势开城杀出。时陈玉成部将叶练坤及松王陈得风，正攻东门，见龚德树一军哗乱，料知有故，乃以叶练坤依旧攻城；陈得风乃领兵转向南路，知龚德树已死，知府刘坤一方从城内杀出，陈得风率兵直攻刘坤一。时龚德树部将苏老天，见陈得风救兵已到，乃抚循所部，与陈得风夹攻刘军。刘坤一所部三千人，不能抵敌，欲退回城中，奈既出之后，城门复闭，只得引兵望西逃。陈得风乃令苏老天追赶刘坤一，陈得风自行续攻南路。那时李续宜在城内方竭力拒御陈玉成，忽听得刘坤一击毙龚瞎子，已杀出城去，乃大惊道："岘庄出城必败矣！"急欲止之，然已不及。后听得刘坤一果败，自知孤军必难久守，正欲引军逃出，不意陈玉成已攻陷北门。原来小儿队长陈国瑞，领小儿队杀至城边，移米成垒，一跃飞登上城，杀散守卒。小儿队三百人，一齐飞跃登城，杀不尽的守卒，都已逃走。陈国瑞乃率小儿队斩开北门；陈玉成留三十六回马枪在外，率五旗营一齐进城。李续宜乃杀条血路，走出西门而去，却又为陈玉成手下健将林绍章截击。幸有护兵千人，非常奋勇，拥护李续宜西奔。奈林绍章人马多众，又都是百战精锐，已把李续宜困在核心，不能得脱。续宜恐为林绍章所擒，方欲拔剑自刎，忽见林绍章后军自乱，原来知府刘长佑、总兵李续焘在黄州听得李续宜被围，乃统兵前来救应。到时正见李续宜为林绍章所困，即奋力杀进重围。李续宜见

林绍章后军已乱，知有援兵赶到，遂亦率护兵千人，奋力杀出，里应外合，遂透重围而去。

时陈得风、叶练坤，已分头攻下东南两门，只顾进城去。及陈玉成知李续宜逃出，方调陈得风、叶练坤合兵出赶，李续宜已逃去多时了。苏老天亦追刘坤一不上，引兵自回蕲水。陈玉成大获全胜，惟以龚德树阵亡，又擒李续宜不得，心中甚愤。遂一面表告金陵，追封龚德树为勇王；令龚德树部将苏老天，统领龚德树旧部，会同直趋黄州。时李续宜、刘坤一、刘长佑、李续焘，以败后不能立足，纷纷溃退，陈玉成遂复陷了黄州。所有罗田、麻城、黄陂、孝感各地，前为清将鲍超、李孟群、李续宾、李续宜等先后收复者，皆复被陈玉成攻陷，声威大震。

官文、胡林翼、曾国藩等，大为忧虑。曾国藩乃驰至汉阳，与官、胡会议：以陈玉成一军，且不能敌，焉能平得东南？各省务须设法制洪秀全死命；九江为数省咽喉，此次五路会攻安庆，所以为陈玉成败者，以五将不能如期会合。而杨、彭两路水师，又为九江分兵袭击所致，不如先取九江。官文、胡林翼、曾国藩皆意见相同。座中杨沛发言道："某亦愿先取九江。某虽不才，于九江地形颇熟，愿以本部人马，取还九江，以赎前过。"原来杨沛曾任湖广总督，以失机开缺，留办军务，自以曾任九江知府多年，熟识地势，故愿当此任。曾国藩道："敌人在九江守将是林启荣，非等闲可比。他原是石达开部将，转战各省，所向无敌。自驻守九江以来，吾等屡以大军撼之，未尝得手。洪秀全以九江重地，东西南北交通，不委他人，而独委林启荣者，以启荣固有将材也。其人胸储韬略，腹有机谋，且极得人心，恐未可轻视之。"杨沛道：

“别人重视林启荣，然吾独不然。彼扼守九江数年，未尝出境一步，吾未见其有材也！此行如不胜任，任从参办。”各人见杨沛如此果决，只得允其进兵。胡林翼仍恐其军力不足，乃于其部下六千人，再令增募六千；另以曾国葆一军相助，直望九江进发。

且说太平将真天侯林启荣，驻守九江，数年以来，连败清将，九江得以保全。只会听得杨沛以大军万余人，益以曾国葆相助，来争九江，便与部将元戒、李兴隆计议道：“杨沛此来，志在必胜；彼前以失机落职，欲立功以兴复其官阶，故夸下大口而来。其志极骄，吾当以骄破之也。”遂移书堵王黄文金，于湖北之大冶、兴国、金湖，以至江西之瑞昌附近，皆派少数人马驻守：每处约二三千人马不等；若遇杨沛兵到，只要溃败而逃，不必力战。待杨沛来至九江，自有计以破之。去后复在九江城外，离十里五里不等，俱埋伏地雷；另伏人马，以备发炸。计画既定，时杨沛引兵，由汉阳起行，望东而下。所过之处，凡有太平兵马驻守者，皆乘势攻之；太平兵略与接战，即纷纷逃散。杨沛自为前部，曾国葆在后，奋力前进，所过大冶、兴国、金湖，太平兵无不披靡。杨沛势如破竹，乘势直下瑞昌，皆无敌手。杨沛大有得色，顾谓左右道：“吾固知敌军易与也！此行当直陷九江府城，斩林启荣之首，以雪历年诸将屡败之耻矣！”说罢置酒痛饮，复引兵直进。时官、胡各人，方惧杨沛不敌，欲派兵为后援，及听得杨沛连败敌兵各路，直冲千里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皆道杨沛此次战功，其锐足与敌将陈玉成相比，可以洗数年挫败之羞矣！因此不复置意，亦不再派人马为杨沛援。

那杨沛以为九江唾手可得，不欲分功与人，故亦不请兵

相助。即号令人马，由瑞昌鼓行而东。那瑞昌离九江府城不远，瞬息可至，遥望太平兵马，沿途皆有驻守，却是林启荣部将李兴隆。杨沛更不踌躇，挥军直进，李兴隆即弃营而遁。杨沛传令急追。曾国葆时在后军，急趋前向杨沛谏道："洪秀全自起事以来，其手下将士，皆勇敢好战。今我军由湖北至此，沿途太平兵马，皆望风而靡，其中过于易胜，恐有奸计，不可不防。"杨沛道："君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每次战事，敌军动有数万人之众，故胜之尚难。今我直行数百里，所遇敌兵，每处皆不及万人，故以吾军遇之，如摧枯折竹，不足奇也。君休要过虑。看历年屡攻九江不克，吾军今夜便要成功。"说罢率军前进，李兴隆又复败走。已离九江府城不远，转出林启荣部将元戒，略与接战，亦弃营而遁。杨沛更自得意，曾国葆谏道："林启荣精悍强斗，其部将亦皆坚忍，屡次大战，皆为所摧。今吾军至此，彼此不欲交战，即纷纷退后，吾甚疑之。"杨沛至此，颇觉醒悟。原来曾国葆甫至瑞昌时，早惧孤军无继，为兵家所忌，已密报其兄曾国藩，请为援应，惟时已不及。及杨沛省悟，亦欲退军。

不提防堵王黄文金，自在饶州战退左宗棠之后，已扯回九江，故由下游掩至，夹击杨沛。那林启荣又见杨沛追近九江府城，乃将机关发作，所埋地雷，皆爆炸起来，如天轰地裂，杨沛军士血肉横飞，死者不计其数。急领败残人马，杀出重围，又被黄文金截击，军士死伤大半。还亏曾国葆死命前来相救，相与望北而逃，后面黄文金、李兴隆、元戒已分头追赶。幸曾国葆先报请曾国藩援应，故曾国藩特派彭玉麟，领水师驶过右岸；杨沛奔至时，得下舟而渡，直望广济而退。管教：

千里纵横，反以骄夸遭挫败；

全军覆没，顿因羞辱丧残生。

要知杨沛败后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

李秀成义释赵景贤　林启荣大破塔齐布

话说杨沛兵至九江，中了地雷，军士大半被炸；又中了伏，被黄文金、元戒、李兴隆诸将追杀一阵，还亏曾国藩特派部将彭玉麟领水师来助，才得相救，遂得借舟渡过对岸，计部下万余人，已折伤大半；即曾国葆所部，亦损失八百余人，相将退至黄梅县，志在小息。忽谣言传布：谓陈玉成回军英山，将欲再下黄梅，以通潜山、太湖之路。杨沛此时如惊弓之鸟，听得消息，自念所部兵马万余人，益以曾国藩之助，为林启荣所败；今日兵微将寡，如何抵御陈玉成？欲回向汉阳去，又以请攻九江时，夸过大口，有何面目见曾、胡二人？故不免进退两难。后听得李续宜、李孟群复行招募湘军，已抵广济，欲相机收复黄州，为攻取武昌地步。现二李正在广济训练人马。杨沛便与曾国葆引败残人马，同奔广济而来。正是：

初逞雄心思破敌，今偏丧胆要依人。

当下杨沛与曾国葆二军，齐到广济。李续宜、李孟群接着，追论兵败原因。李孟群道："敌兵声势，近日更为精悍；吾等身任重寄，成败本不足计，惟有矢勤矢慎，实心任事，必有奏功之日。若因胜而喜，因败而怯，骄矜用事，此取败之道也！兵法云：'轻敌者必败'，孔子云：'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。'吾等今后，当以此互相策励也！"李孟群本属平心而语，

惟杨沛听得，以为揶揄自己，不觉满面羞惭。那杨沛更自以身居前辈，自己任湖广总督时，彼等不过一同知，遂以为李孟群自恃有点战功，就语语侵讽自己，羞愤交集，遂成一病。自念从前以战事失机，失去总督一缺；只望此次立功，回复官阶，不幸又遭挫败，为孟群等讥讽。越想越愤，不觉咯出血来，病势愈加沉重。请医服药，终无起色，数日殁于广济城中。自杨沛既死，所余部下人马，拨由李续宜兼统，仍暂住黄州附近，听候征伐。

惟杨沛死后，曾国藩、胡林翼等，一发注意九江：计数年以来，诸将皆攻九江不克；大小数十次，皆为林启荣一人所挫，心中更愤。遂欲合诸将之力，悉数精锐，以撼九江。早有消息报至李秀成那里。

李秀成时在金陵。听得林启荣复败杨沛，而曾、胡等乃欲全力撼九江，乃入见洪秀全奏道："林启荣坐镇九江多年，大小已数十次胜仗，诚古今不易得之良将。他内抚人心，外挫强敌，视张巡之固守睢阳，真无异也。自宜封赏，以酬其功。但林启荣虽谋勇足备，恐敌一将则易，敌诸将则难。九江为四战之地，敌人尤易进兵，今闻曾、胡等欲以全力争九江，以九江为数省咽喉，若一旦有失，则吾国东南西北，消息梗滞矣。吾恐林启荣久守易倦，久战易疲，今欲固九江根本，必扫清九江附近之清兵方可！故臣不能惜此一行。待金陵无近顾之忧，然后可以安心北伐也。"洪秀全亦以为然。李秀成即打点出师。惟恐安、福两王，恃是洪天王之兄，要揽权误事，适赞王蒙得恩及成天豫俱在金陵，乃以政事转托蒙得恩、成天豫与刘统监三人主持。又设立军报司，专司文报，以状元程文伯相司其事。又以镇江一带，为金陵爪翼，

令陈坤书驻守。其间专为安抚人心起见，时吉志元已殁，并令陈坤书兼统其军。令罗大纲顾淮南、皖北。复以辅王杨辅清，由殷家汇入浙江，兼平、闽浙两省。以侍王李世贤、堵王黄文金，管江西军务，以却曾国藩、左宗棠等，并为九江下游屏障。若皖、鄂两地，有英王陈玉成大军，可以无虑。筹划既定，李秀成领了人马，由金陵西行：大军沿太平、芜湖而下，令松王陈得风与健将赖汉英，先趋石埭，自率大军直走铜陵。

时清道员王珍，方扼守石埭。那王珍亦湖南人氏，从战湘、鄂、皖、赣各省，所向有功，在湘中号为儒将，与罗泽南齐名，最为曾国藩所赏识。此时以所部六千人，扼守石埭，以当赖汉英、陈得风等军。而李元度、赵景贤、周凤山等，把守铜陵一带。听得李秀成大军已过芜湖，乃集议应敌。赵景贤力主固守，欲催请曾国藩移兵相救，然后迎敌。并道："李秀成为敌军著名劲将，且此来带战将多员，复拥数万之众，吾军中固无秀成敌手之人，且又众寡不敌。若勉强出战，徒取败耳！一败之后，则皖南一带必为敌有，而自金陵以至安庆，敌人已贯通一气，此后大局益危矣！"李元度听得，颇不以为然。自恃曾在曾营，久为国藩器重，因瞧赵景贤不起，故一力主战。并道："向荣败死，张国梁、和春、王有龄复相继败死，吾国军威尽挫。复经敌将陈玉成，纵横东西，久视吾国如无人，此次若再让之，恐敌氛益炽矣。屡败之后，正当再振军威。我以三路之兵，若谓不能敌李秀成一路，则吾等真无用矣！"李元度说罢，再决于周凤山。那周凤山是个武员，自无有不主战，遂不听赵景贤之言，令周凤山左，赵景贤在右，自己居中，共为三路。计每路约五六千人，共计一万五六千人之众，离铜陵十五里下寨，专待李秀成交锋。

赵景贤又谏道："空城出屯，为兵家最忌。昔公在曾国藩幕府，于沈葆桢守南康之日，公曾致书沈葆桢：以空城出屯为戒！故卒能保全南康。今日何自己反忘之耶？以沈葆桢遇黄文金一军，犹不宜出屯，况今遇李秀成之众，又安可弃城于不守？公等若必主战，某愿守铜陵。在某非畏战，特以留此一城，固有驻足；即留此一军，亦可备缓急也！公等以为何如？"李元度道："公真食古不化。军法乘宜制变，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彼时只有南康沈葆桢一军，故不宜妄战；今三路之众，故不宜固守。若公必守城池，是前军又少一枝兵力矣；前军若败，城池又焉能保守耶？"赵景贤无可如何，只得一同出屯。早有探马飞报，李秀成已陷了繁昌、南陵，今乘势向铜陵来也。李元度听得，令部署队伍，待秀成到时，以逸待劳，即行接战。忽又报李秀成一军，不下五六万人，沿途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已离此不远矣！李元度听得，殊不以为意，祇下令如敌军到时，乘其喘息未定，即迎头痛击。

此令既下，李秀成前部已到：左右先锋为陈其芒、赖文鸿。不知秀成久知军法：过劳者必蹶，沿途虽声势浩大，仍缓缓行程，与李元度一军，尚距十五里，即不待清兵来攻，先已进战。秀成并下令道："吾军众而彼军寡，彼且用奇兵，我宜用混战；今彼驻于平原，以待交锋，不败何待？"说了乃亲自擂鼓，诸军齐进，相与混战。李元度只有鼓励军士，责其奋勇，奈李秀成人马众多，又复强悍，如何抵敌？自辰至午，虽李元度竭力撑持，军势已渐不支。李秀成见阵脚移动，乃以中军突出，直击李元度一军。如波开浪裂，清兵不能抵御，于是大败。赵景贤知军不能挽回，又恐铜陵有失，没奈何乃回铜陵扼守；李元度大败而退；周凤山一军却望石埭奔

来，志在与王珍等合兵，不想赖汉英、陈得风两路人马，已攻下石埭，王珍已死于乱军之中。除死亡之外，余军非降即窜。周凤山听得，更不敢赴石埭，乃引败残人马，急奔池州暂驻。

李秀成既获胜仗，料知敌军必有一路回守铜陵，故当两军未战之时，先分数百人，皆不用武装，乘敌兵由城调出时，即乘势混入铜陵城中。此时既已得胜，知赵景贤回城驻守，乃并力围攻铜陵。令先锋陈其芒，自引本部先追李元度，以断铜陵救应，自己却率全军，专力于铜陵一城。

那时赵景贤在城中，知秀成必来攻城，只得鼓励三军死守。并传令道："铜陵城池虽小，却有可以固守之处。且铜陵为皖南要冲，此处若失，是皖南全境皆休矣。今幸粮食尚多，固不患绝粮。况李元度、周凤山，既已败去，必然催取救兵，亦可无被困之虞。望诸君努力守御，赵某断不忍负诸君也！"正说话间，城外已呼地震天，李秀成已引大队攻城，将铜陵四面围得铁桶相似。赵景贤正指挥军士防守，忽报北门火起，赵景贤大惊，深恐城中有敌人内应，只令三军不要惊慌。不想没一刻时间，已纷报火起。赵景贤已知不妙，急传令不要救火，只先拿奸细。突见东路上火光更烈，居民纷纷逃走，原来东城已陷。因自城中报道四处起火之后，赵景贤分遣兵搜拿奸细。李秀成乘其守力一缓，即令锐卒五百人扑近城垣，用药炸陷数十丈，遂攻破东城，率兵大队拥入。自东城陷后，守卒皆慌忙失措；南门亦被赖文鸿攻下，都一齐拥进城来。赵景贤自知不免，乃率亲兵望西门而逃。不知李秀成自攻破铜陵而后，已将人马遍绕四门，故赵景贤奔至西门时，已有敌兵大队拦住，为首的大将：乃先锋赖文鸿也！赵

景贤不敢前进，拨转马头，再向北门奔来。又被李秀成部将汪安均杀了一阵，所有亲兵，非降则死。赵景贤单人匹马，转望南路而来，乃见一队人马，一字儿拦住去路：为首大将正是李秀成。赵景贤至此，走头无路，正欲拔剑自刎，李秀成已率人马上前，一拥围定，把赵景贤拿下来。李秀成见捉了赵景贤，诸事已了，立令三军将城中余火救灭，再令发款赈恤被难诸家。先将赵景贤送至一处，令护卒看守，以优礼相待。徐把军马安顿停妥，然后请赵景贤至帐中，秀成一见，即下阶相迎，待以客礼。赵景贤道："败军之将，何劳优待？"李秀成道："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弟仰慕大名久矣！"说罢便力劝赵景贤投降。赵景贤不允，并道："弟久知忠王大名，今日幸得相见，然使李元度肯听我言，恐亦未必能与忠王相见也！吾意欲紧守铜陵城；另以一军为城外犄角，守险不守地，以待曾国藩救兵。然后东连都兴阿，北告胜保，一以大军撼金陵，一以大军蹑忠王之后，忠王岂能遽胜乎？惜李元度自恃才能，以致于此。今既被捕，只求速杀可也！赵某非不欲与忠王共事，然忠臣不事二主。若畏死求荣，某不为也。"李秀成听得，大为叹服。并道："某生平并不好杀。今为吾敌者，不止足下一人，即杀一足下，于敌何损？于我何益？君既不降，吾当纵足下回国矣！"遂命置酒款待赵景贤。

席间纵谈世事：赵景贤先谢不杀之恩，再说道："弟于再生之身，出于忠王所赐，论情本该图报，论理则两为敌国。尚不知如何而后可以言报也！"李秀成道："吾岂望报者乎？若必望报，吾何为释君；然君亦幸而获释耳！如易地而观，设不幸而吾为贵国所擒，尚能如今日樽酒晤对，宾主欢饮乎？"李秀成说罢大笑。赵景贤听了，不胜感动，为之挥泪不止。

复道："忠王固人杰，惜我所处之地位，无可报德。然此次被释，而后若再蒙国家赦宥，从事于疆场，吾固非忠王敌，亦誓不与忠王交锋矣！"李秀成听得，惟颔首而笑。赵景贤又道："既蒙不杀，不知于何时始允放回？"李秀成道："惟君所欲。戎马仓皇，两皆不暇，无论何时，皆任君回去，吾亦当派人护君出境也！"赵景贤道："若此，吾当即行矣！诚如忠王所言：戎马仓皇，未得长侍左右，深以为憾！"李秀成逊谢一回，乃令左右准备，明早送赵观察出境。未几终席，李秀成更邀赵景贤至寓纵谈一夜。

次早赵景贤急欲回去，李秀成已准备夫马护送。更派亲兵二十五人，持忠王令箭，到处放行。李秀成乃亲携赵景贤之手，送至营外，赵景贤力请秀成不必远送，秀成不从，直携手同行，亲送一程，又一程。赵景贤力止之，李秀成乃止步，谓赵景贤道："君才过于李元度辈多矣！惜君屈为道员。若君兵权在手，吾国亦多一劲敌。吾缘分浅薄，不能长留足下，至为可惜。"赵景贤道："忠王不必过奖！吾辈各事一方，惟各尽其力而已。然此次别后，深望彼此皆无再见之期；除是分国而治，或能周旋来往耳！惟今当远别，愿忠王以一言相赠！"李秀成道："心中本有数言，几已忘却矣！闻巡抚李鸿章，已借洋兵，以与吾国构战，此非长策也！烦君寄语李中丞，彼此皆中国人，以土地之故，各辅其主，致起争竞。胜负之间，悉付天数。慎毋借外力，以残同种。语云：'一将功成万骨枯'，残杀同种之性命，以成外人之战功，而索此后酬报，斧柯倒持，胡可为也！"赵景贤听得不胜叹息。正向秀成辞别，仍依依不舍，复送一程，乃各道珍重而别。

不说李秀成自行回去，且说赵景贤回时于路上赞叹李秀

成不已！及离洪秀全兵力境外，乃遣秀成亲兵回营，却因曾国藩当时驻兵江西，乃策马望江西前来，先谒曾国藩，首诉在铜陵兵败原因。曾国藩道："李元度慷慨谈兵，夙娴韬略；胡一当事权，无不溃败，此真奇事也。"及听得赵景贤诉说：李秀成如何豪杰，自己如何被释，细述一遍。曾国藩听了，默然不语。只令赵景贤暂行休息，却与部下诸将计议道："李秀成此来，实欲故示兵威，以巩固安庆根本。竟戕我王珍；辱我赵景贤；败我周凤山、李元度，此仇不可不报也！"部将彭玉麟道："李秀成军势浩大，破之殊非易事。且秀成此来，志在求战；我若进而与之战，中彼计矣。况根本未立，即破秀成亦所无用！欲立根本，先图安庆，以隔断敌人消息。然欲图安庆，又须先图九江。愿大帅毋舍本以求末也！"曾国藩道："吾亦知九江为重要之地，不可不图。叵耐林启荣一人，屡次败吾上将，损吾军威，今欲取之，须用何策？"帐前闪出提督塔齐布进道："量林启荣一人，未必有三头六臂；昔者之失，全在吾军未出，敌已先知。故彼得慎为防备耳！以小将愚见：不如舍明攻而从暗袭。如某不才，愿领本部人马，往袭九江。倘有不胜，愿当军令。"曾国藩道："吾固知将军谋勇足备，但恐一人之力，仍非林启荣敌手耳！"塔齐布道："凡攻城掠地，贵在出人不意，兵法有以小制胜者，此类是也。故小将此行，不愿多带军马，只领部下七千人足矣！攻而弗克，再动大兵，未为晚也。"曾国藩道："李秀成一军，既尚在铜陵；我即以大军攻之，彼必来救，是祇与李秀成宣战耳。故今日欲取九江，吾亦暗袭为是也。今准将军领本部人马，往袭九江，将军早报捷音，以慰吾望。吾当密遣水师，潜渡湖口，俟将军攻城时，得水师力，以壮声援。更拨一员上将，助将

军同去，吾早晚看将军成功！”说罢便令部将杨载福，领水师潜渡湖口；又令部将吴坤修，引本部人马，望九江而来。

原来林启荣人最精细，凡事不肯托大，即未有战事，仍多派间谍，以探敌人踪迹。且平时防守之力，亦步步严密。故不论何时，皆无懈可击。且自王珍、李元度、赵景贤等败后，料曾国藩等必来争取九江，故益发注意。一日得报清提督塔齐布与吴坤修及各部将引人马来袭九江。林启荣道：“不出吾所料也！彼军重视九江，屡次以大兵来争，今只用塔齐布一人，断非明攻。乃欲出吾不意，以暗袭之耳。”故令城内不必张扬，只如平时，以作安闲之状，而密布锐卒于城楼：各持火器。所有一切城垣，亦派守兵在垣上偃卧，不令塔齐布知道有兵把守。待塔军来近时，出其不意以攻之；又令部将李兴隆、元戒各领精卒千人，当着来路，择地分左右埋伏：任塔军前来。待闻九江炮声，一齐分道杀回。分拨既定，时塔齐布以为此次出军，林启荣必无准备，故得意而来：人衔枚，马勒口，星驰电闪，望九江进发。到时正在夜里；但见刁斗无声，城内寂然。塔齐布大喜道：“林启荣果无准备。吾今番可以成功矣！”遂饬备登城之物，挥军直进攻城。忽然城内火光冲天，鼓声震地，塔军逼近城垣，城垣上掷下火器，放出枪弹，纷纷攻击，清兵死伤甚众。塔齐布大惊，知道中计，正欲撤军，肩上已中了一颗弹子，翻身坠地，左右急为救起，不多时背上又中一弹，乃急令兵速逃。忽听得喊声大震：左有李兴隆，右有元戒，分两路伏兵杀来。远地早已大叫：“休走了塔齐布！”管教：

孤军深入，顿教良将殒军前；

五路难平，又见忠臣殉地下。

要知塔齐布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

曾国藩会兴五路兵　林启荣尽节九江府

话说清提督塔齐布，正领人马与吴坤修往袭九江，忽中林启荣之计：当清兵攻近城垣时，被城内守兵掩击，塔齐布身上已中了两颗弹子，正要走时，又被李兴隆、元戒两路杀至。塔齐布更不敢恋战，只领败兵望东而逃。那李兴隆、元戒，已随后赶至，军中大呼塔齐布快来纳命！那时塔齐布更自心慌。又见李兴隆、元戒依然尾追，不觉反慌为怒，乃谓吴坤修道："人生终有一死！丈夫得死于沙场幸也！吾治兵多年，未尝挫败至此。今却被林启荣匹夫所辱，吾安能忍乎？"说罢乃与吴坤修再成列，以与李兴隆等决战。不料布阵未竟，那李兴隆、元戒两军已经追到，见塔齐布忽然成列，料其必欲回战。乃乘其布置未定，急挥军攻之。李兴隆在左，元戒在右，奋勇杀来，塔军大败。一来既败之后，军中未免心慌；二来布置未定，尽失形势；三来李兴隆、元戒，两军乘胜之威，更加生龙活虎，塔军如何抵当？被李、元两军直入阵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吴坤修急着保塔齐布出重围，塔齐布道："吾将死于此矣！即幸而获生，何面目见人也？君可任吾死于此地，犹博个殉国之名；他日好封妻荫子。"吴坤修道："将军若死，自为计则得矣。然大将系三军性命，将军若死，全军俱覆矣！将军不为一身计，亦当为万人性命计也。"塔齐布觉得有理，于是带伤而逃。李兴隆、元戒复追了十余里。

这一战直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塔齐布军中万余人，只剩得四五千人：都是伤头损额，衣甲不完。乃叹道："大丈夫所志未终，先行殒殁，此大不幸也！"说罢眼中垂泪，又复叹道："吾治兵多年，今日乃死于林启荣匹夫之手，至为可惜耳！"说罢竟咯出血来，不省人事。左右急为救起，乃徐徐复苏。便索笔墨为函，以致曾国藩。并将遗摺大意，请曾国藩着人代缮为之递奏。写毕即送至曾国藩处。函道：

涤生大帅麾下：

弟以一介武夫，辱荷陶成，厕身行伍间，已八九年矣。复蒙天恩高厚，为不次之升迁；迭颁异数，责任专阃：上念国恩，下怀私义，方谓粉身不足以图报。故自从戎以来，自知才具既短，韬略不娴；惟有奋不顾身，以补其拙耳。此次九江之役，弟愤林启荣匹夫，屡次摧我军威，损我将士，每欲得当以一洗前羞。何期才识短陋，竟中敌人狡计，全军几殁；身受重伤，今将不起，大帅视弟岂畏死者乎？特以敌氛方炽，国事且不知何如？而自恨治兵多年，不及亲见肃清，至为可憾！此则丈夫死难瞑目之时也！虽江左英雄，湘中俊杰，如云如雨，必不难歼大敌，以奏承平。然时事如此，实堪痛恨！无论东南半壁，遍地疮痍，欲竟其功，固非易事；即九江一地，握长江之中央，为数省咽喉，东连江左，西接湘鄂，上枕安庆，下撼江西，一得一失，实关大局。故九江不复，即武昌、安庆不可图，即不足以制金陵死命，大帅其以全力图之可也！弟今再不能从事疆场，以受大帅驱策矣！东南大局，惨淡风云，悠悠苍天，曷其有极！为寄语同袍诸君：努力国事，勿如弟之无德，自取败也。

弟之部曲，皆坚强耐战，若大帅量才委用，加以陶溶，必有可观。临死神驰，欲言不尽！

弟塔齐布顿首

塔齐布写毕，复大叫一声，再又咯血，是夜遂殒于军中。可怜塔齐布，以英勇健斗，从军多年，为清廷效力，所向有功。今以恃勇妄行，徒死于林启荣之手，岂不可惜！故时人有诗叹道：

早岁从团练，终身辅大清。
心雄思拔地，胆壮作干城。
名欲千秋著，功由百战成。
九江星殒后，遗恨挫军声。

塔齐布已殁，年只四十余岁。报到曾国藩那里：曾国藩知道塔齐布已死，不觉拍案大怒道："塔齐布坚勇耐战，惯摧强敌；自从军多年，久立战功，实足与多隆阿、鲍超，鼎足齐名，为陆军健将。何物林启荣，以奸计坏我良将。今后吾军折一左臂矣，此仇不可不报也！"时彭玉麟在旁，乃进道："自九江为洪秀全所得，使我军情梗滞，消息不灵。那林启荣又复凶悍，屡次与吾军为难。由今思之，九江不复，不能通军中消息；林启荣不死，不能除心腹大患也！"曾国藩道："今当以全力撼之。然非假以时日，不足了林启荣那本帐也！今一面为塔军门缮递遗摺，请加邺典，以示将来；然后与官、胡二公图之可矣。"便单衔具摺奏报塔齐布死事，并陈须以全力，先复九江。又颀列塔齐布生平战绩，为请邺荫。清廷知塔齐布是个能员勇将，多立战功，故数年之间，由守备洊升提督，以攻九江之故，被伤殒命，大为震悼。即有谕旨降下来：加塔齐布为太子少保官衔，合从前云骑尉轻车都尉，改赠一等

男爵，赏银治丧；赐谥忠武，入祀昭忠祠；令太史将其事绩立传，并荫他的子孙。又以塔齐布一军，向来勇战，其部曲必多有长材，故令曾国藩，将塔齐布部曲分配各军择尤重用；其余在此次九江战事阵亡者亦有多员，都一概奖邺，并附祀于塔齐布专祠，及塔齐布本传。曾国藩一一遵旨办理：将塔齐布旧部，分拨于李续宾、胡林翼二军，余外概留于自己部下。

时清廷又以曾国藩所陈九江形势，最为重要，乃责成曾国藩、官文、胡林翼先取九江。且自江督何桂清溃败后，已有旨逮问，至是乃升曾国藩为两江总督，并加钦差大臣，节制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西四省军务。因清廷此时已知曾国藩可靠，从前多有以曾国藩兵权太重者，更有云："曾国藩虽官居侍郎，然在籍只一匹夫耳！乃一呼而万军即集，恐非国福。"至此时咸丰帝亦不复思疑；且鉴于宗室大员，先后如赛尚阿、琦善、讷尔经额、桂良、默特等，皆老师糜饷，久战无功，益知汉大员，皆肯为己尽力，故重用曾国藩。

那时曾国藩自拜任为两江总督，于收复九江之举，更为注意。乃备函知照官文、胡林翼，互相酌议：须合力取回九江。那日会议之际，曾国藩先说道："自九江为洪秀全所踞，七八年来，误我军情，故鄙意屡图恢复。虽屡经挫败，未尝少怯。非谓今日为两江总督，始欲尽守土之责也！叵耐李秀成拥数万之众，其部曲又非常精悍，我若往攻九江，必多费时日。而李秀成救兵已至，恐亦不能收效耳！诸君有何高见？请发奇论，以抒茅塞。"胡林翼笑道："弟等未尝或分畛域：吾等只为鄂省督抚，然年来分兵援湘，援皖，援赣，皆可见矣！彼此皆为国家公事，涤生不必芥蒂。"曾国藩听罢，面色不觉

发赤，逊谢一会。胡林翼道："自杨沛、塔齐布，先后殁于林启荣之手，弟心未尝一日忘却九江也。弟今思得一计：非合数路之众，十万之兵，必不能对付林启荣一人。今当以我三人领衔，先备文知照德兴阿及胜保，使会兵合攻金陵。想洪秀全以金陵为根本，不思远图；一闻金陵有警，必调李秀成回南京。我又令胜保等故延时日，以牵制李秀成，则秀成必不暇救九江。吾等乃得以全力制林启荣死命也！"曾国藩、官文听毕，皆鼓掌称善。曾国藩道："咏芝此计，弟极赞成！但李秀成那人，终不能轻视！今欲伐九江，须扬言先伐武昌、安庆，使秀成不做准备，更为得计。"当下三人议妥，便会衔通告，德兴阿、都兴阿与胜保，使会攻金陵。时胜保方在河南，攻伐捻党，至是乃以僧格林沁代胜保攻捻党，而改以侍郎吕贤基、前任桂抚周天爵及钦差大臣袁甲三为助，替出胜保，使再复南下。同时德兴阿驻淮南，都兴阿在皖北，都会同取齐，共攻金陵。

官文与胡林翼乃编定队伍，扬言先取武昌。而曾国藩亦传令各部将，扬言先取安庆。先以多隆阿、鲍超单攻陈玉成求战；以左宗棠、李续宾等，扰皖南赣浙一带。然后曾国藩、官、胡三人，部署人马，计分五路：第一路是鄂督官文，以将军福兴、都统舒保属之，由金湖而进；第二路是鄂抚胡林翼，以藩司李孟群、总兵李续焘、江忠济及知府曾国葆等属之，由广济而进；第三路是巡抚李续宜，以总兵江忠义、臬司刘长佑、知府刘坤一等属之，由黄梅下驶；第四路是水师，以提督杨载福、臬司彭玉麟、总兵黄冀升统之，沿长江会进；江督曾国藩自为第五路，与部将道员李元度、提督周凤山、总兵周天培、普承尧、知府张运兰、同知吴坤修、刘崇佑等，

由江西直攻九江。共五路大兵：合计十余万人马，大小将校数百员，水陆并进，以攻九江府城；专待胜保等往攻金陵，然后望九江进发。

早有消息报入李秀成军中。时李秀成正抚定皖南各郡县，听报多隆阿由河南回湖北，与鲍超共攻陈玉成；接连又得安庆守将陈得才、张朝爵文报说称：曾国藩、胡林翼有会攻安庆之说。秀成初时听得，却谓左右道："以多、鲍二人，牵制陈玉成，料玉成必不能回顾安庆。若不派兵往援，恐安庆危矣！"说罢沉吟少顷，即拍案叫道："非也！曾、胡二子，不遽攻安庆，不过声东击西之小计耳！"时部将汪安均、石贞祥在旁，急问其故？李秀成道："此易明耳！安庆虽为要地，唯咽喉命脉，不如九江，曾国藩势所必争也。况数月之间，总督杨沛，提督塔齐布，皆死于林启荣之手。那杨沛犹不打紧，惟塔齐布为敌军健将，与多隆阿、鲍超齐名，曾国藩倚为左臂。既殁于九江战事，曾国藩焉能罢手？吾固决其必争九江也。"石贞祥道："然则何以御之？"李秀成道："敌军数年以来，为争取九江之故，损兵数万，失去大小将校不下数百员，彼恨林启荣深矣。以九江重地，又深恨林启荣，此次敌军，必尽倾精锐以争之！然以林启荣英勇机警，敌人纵欲制之，亦非易事。吾亦惟相机以定行止可也。"于是回复陈得才等，以安庆必无警急，可以安心；但仍须勤修守备，以防不虞。一面又飞函陈玉成，劝以慎防鲍超。又函告李世贤，不必远离，当在赣、浙之间，以打听九江声息，随即报告金陵。辅王杨辅清以福建未定，清兵每由闽、粤两省接济粮道；且每由福建发兵，以扰江西及浙江等处，故杨辅清由殷家汇起程，领本部人马，由浙入闽而去。李秀成听得方与左右谈论此事，

以杨辅清有大将才，不以之北伐，而反用为南征，未为得计。说犹未了，又接金陵告急军报：知道清国钦差胜保，会同德兴阿，三路取攻金陵，故洪秀全恐金陵有失，特催李秀成回去。秀成道："德兴阿、都兴阿二人，久不敢动；胜保又在河南，今忽然攻金陵，必非主力，想不过欲移动我军，又不知作如何狡计耳！我军若急回金陵，必中其计。"乃令大将陈其芒先领本部一万人马，回应金陵地面；复令松王陈得风万人扼雨花台，以备不虞；又飞令地官副丞相周胜坤及周胜富，往守六合；以比王伍文贵及天将汪有为助守江浦，并为金陵犄角；再令陈坤书、洪容海驻军于溧水、镇江之间；又以天将苏招生、陆顺德领水师游弋常州、金坛、丹徒一带，以壮声援。一面传令金陵城中蒙得恩及成天豫二人，顾重防守。又传令罗大纲，驻兵扬州，以为金坛、丹徒、江浦、六合等处声援。自经种种布置停妥之后，知道金陵万无一失，决意不得回军。不想洪秀全一再催促，秀成叹道："我欲回金陵，必中敌计矣！"因此心极焦躁。部将汪安均道："昔钱先生在时，谓吾等欲成大事，须天王肯舍去金陵方可。今观之益信矣！天王视金陵为家，稍有兵警，即自疲其全力，此实一大患也。"秀成道："正为此故，吾屡欲北伐，惟料清兵必乘虚蹑我金陵，那时天王必又将我召回，是徒劳跋涉耳。故屡欲抚定东南，然后北上。今敌军惟恃牵制法，以疲我兵力；而天王又惟恃我以镇金陵。是以北上无期，至为可惜。吾心惟汝知之耳！"说罢不胜叹息。乃为书表奏金陵，奏道：

臣弟李秀成顿首言：窃惟大王首事之初，不二年而戡定东南一带，遂立天京。乃六七年来，土地不增，国势不进，何也？则以大王前则首弃桂林，继弃长沙，不

区区于寸土尺地，惟务进取；后则徒事固守，使师徒百万，日惟奔驰于苏、浙、皖、鄂之间，不闻远征故也。以弃一长沙，而即足据长江数省；则今日纵失一城，弃一地，而其收效，必有过于其失者，皆意中事矣！中国幅员辽阔，若唯恃救危守险，则进取无期；縻饷老师，亦终有救不胜救，守不及守之时也。满人命脉，厥在北京。昔军师在日，曾谓天下大势，北京为首，倾其首，则立亡：犹言北京定，而全国皆定耳！自林凤翔殉难于天津，李开芳殒命于高唐，吾国北伐之师，已无后继。满人遂得安居都会，号召四方，以与吾为难矣！得失比较，情势显然。故臣弟屡议北征，即原于此。而议者谓为非计。谓昔者符坚，奄有中国三分之二；然国本未固，遽下江南，卒有肥水之败，而国亦随亡，不知时势固不同也。昔者正统犹在东晋。外族符坚觊觎神器，非国民所乐从；今则正统倒移久矣。北京未亡，即中原未复，故纵能保全十金陵，终不如光复一北京。诚以北京一破，即大局随定，人心亦移；前之为我敌者，至是亦反为我助。观元顺帝一离大都，而各路强敌，尽附朱明，皆前车可鉴也。今大王而不欲恢复中原则已；若曰欲之，则惟冒险以争北京，断不能为东南尺寸土地，至踌躇重计。此则大王聪明睿智所自知，毋烦臣弟再言耳！盖惟敌人屡遭溃败，乃狡计百出：以扰我天京，使臣弟疲于奔命。大王纵不以鄙言为是，亦思天京根本巩固，人心团结，粮械充实，敌人非旦夕兵力，即能动摇。况复以罗大纲、陈其芒援应于上游；陈得风、陈坤书、苏招生、陆顺德维持于附近；蒙得恩、成天豫主持于中，已万无可虑乎？

今臣弟驻兵皖南，犹去金陵不远，倘有缓急，亦回应不难。故臣弟非不欲回军也！诚以敌人非以全力撼金陵，而将大逞于皖、赣。一经回军，必受牵制耳。区区愚诚，愿大王之垂察！

此折既上，洪秀全仍放心不下，乃与诸臣计议。成天豫进道："忠王向来鞠躬尽瘁，如诸葛武侯所谓死而后已！此次不遽回军，彼必有深谋，或料金陵未必便危；或料敌人只以虚攻金陵为牵涉，故留镇皖南，为两面照应耳。臣等当力顾天京大局，大王不必多虑也。"洪秀全听罢不答。洪仁达道："李秀成部下数万人，又为五军主将，百万大兵俱在其手，兵权太重矣。若无异心，是国家之福；倘意图不轨，谁能制之！今彼闻召不回，于君臣之义已背矣，忠臣岂如是乎？"蒙得恩道："福王之言差矣！忠王苟有异心，岂待今日，愿大王勿信此谗言。今天京兵马既多，粮草又足，何惧胜保？以忠王不肯回军，必有高见。且天京大局，臣等自问亦足以撑持，又何必劳忠王往返乎？且臣弟更有一言：以吾国之有忠王，类如擎天一柱。若东有事则调之往东，若西有事则调之往西，反中敌人奸计耳。今请由忠王留镇皖南，臣与成天豫愿保天京，倘有差失，甘当死罪。"洪秀全听至此，意似稍解，不料洪仁发大怒道："汝等谓天京有失，愿当死罪，但恐天京失时，治汝罪亦不及耳！"洪秀全听罢，不作答言。蒙、成二人嗟叹而出。蒙得恩乃暗谓成天豫道："亡国者其安、福两王乎！天王惟念亲亲之义，不加罪责。而彼二人，乃益逞其威，徇私好货，进谗妒贤，安得不败？自今以往，吾等不知死所矣！"说罢互相叹息。

自此洪秀全亦把召回李秀成之议，暂作罢论。不想十余

日后，胜保及德兴阿、都兴阿三钦差已会合人马，共约六七万人，号称十余万，共攻金陵，分东西北三路齐进。天京得了只个消息，大为震动。蒙得恩乃与成天豫，力筹捍卫之策，乃分布人马，分道守险；复依秀成号令，以松王陈得风领二万人扼守雨花台；并令各路人马不离天京附近，以备缓急；又令苏招生、陆顺德将水师移在金陵内河游弋，以壮声援。蒙、成二人以为布置完密，可以安洪秀全之心，即可以罢召回李秀成之令。不意东路又飞报急事：清廷以前任江苏巡抚薛焕，驻上海办理交涉，购借新式洋枪，以应转运；而以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，会合各路进攻苏常一带，特来告急。

洪秀全听得，又吃了一惊。那洪仁达更以为金陵危险，李秀成既拥重兵，非调秀成回京不可！洪秀全自无有不从，立即降谕飞召李秀成回军。那秀成此时仍不欲遽回，再陈金陵险固，万无一失，不宜回去。洪秀全那里肯从。一连数日，连发几道敕诏，催李秀成回军；末后一诏更为严厉：谓李秀成拥据重兵，坐视天京不救。秀成乃无可奈何，一面布置皖南各路，复嘱林启荣镇守九江一地；并命侍王李世贤，须驻兵九江附近，以为声援，始传令班师，直回南京而去。

且说曾国藩会合五路大兵，为攻取九江之计，至是乃探得李秀成全军已回金陵，乃与各路水陆并进。仍让鄂督官文为主将，沿长江而下；曾国藩先以本部人马，由建昌起行，先夺了南康府。侍王李世贤本欲往救，却为左宗棠所牵制，移动不得。曾国藩遂夺了南康，复以知府沈葆桢驻守。乃规画将攻九江时，正是三月将尽，天气晴和，正合用兵。适接官文来书：欲以四路分攻四城，而以水师为助。曾国藩以为不然；以林启荣精悍得人，语云困兽犹斗，况勇如林启荣

乎？遂改令只攻三面，留东路让林启荣逃走。于是鄂督官文与诸将攻西路；曾国藩与诸将攻北路；胡林翼、李续宜与诸将攻南路，以水师为会攻。计画既定，准备出发。

及九江太平守将真天侯林启荣听得消息，谓左右道："清兵此来，不啻以全国大兵与吾决生死矣！不特五路之众，大兵十余万，战将百余员，为争九江；即用以牵制各路者，亦皆为九江。彼以全国之众，以争吾一九江，吾此次若能破之，彼此后再不敢正视九江矣！诸君立功，尽在今日，各宜勉之。诸君不负吾，吾亦不负诸君也！"左右听得，皆为感动。林启荣知此次战事，必然利害，乃先行表告金陵，即商议应敌。正在筹议间，已报官文、曾国藩、胡林翼、李续宜及水师杨彭等将，已各路齐至。林启荣即率兵登陴守御：传令以洋枪从远击之，休令敌兵近城。部将李兴隆问道："昔者九江屡次战事，将军皆调兵于外，为内外夹攻。今独主内守，不主外战何也？"林启荣道："兵法不能执一。此次敌兵太众，即调兵于外，亦不能制之；故不如以全力守之耳。"李兴隆又问道："前破塔齐布，乃故令纵之近城；今必从远击之，不令敌兵逼城下，又何也？"林启荣道："塔齐布兵少，且志在暗袭，吾故将计就计，因其意而用之；今官、胡等以十余万众，若一经近城，彼将开地道、埋地雷矣！是以从远击之。此时势不同故也！"李兴隆听得，大为叹服。

正说话间，已报敌兵大至。曾国藩从南路攻来；官文从西路攻来；胡林翼、李续宜从北路攻来，并会同水师夹攻。为水陆并进，各路人马不知多少，惟声势甚大，已将至城外矣！林启荣听了，却令九江水师，固守濠道，不宜远攻；所编划艇，俱陀城下水道，以防掩袭。即令陆军以火器拒战，

每六十人为一队，以二十人持火器，以二十人施放排枪，以二十人司放巨炮。时林启荣早知敌人屡窥九江，已从上海与洋人购得枪炮。故所用枪炮，亦多新式。林启荣复与诸将衣不解带，手不离旗，指挥诸军抵御；又令军士各备干粮，昼夜御敌，不准退后。时三月二十九日，天有微雨，清钦差官文与诸将齐出，且攻且进，以逼府城。那林启荣下令远者炮击；行近时即放洋枪；再近者即拒以火器。

自辰至午，清兵各路共伤死者八千余人，绝不攻得九江要害。官文乃传令暂退，以林启荣所用枪炮，多新式利器，反受吃亏，正要另筹别计，李续宜道："我众而彼寡，我攻而彼守，自宜分兵轮班，不住攻击，使彼应接不暇而后可，此李秀成攻六合法也。"官文以为然，于是分兵为两班。次日改以巨炮为前驱，鼓噪而进。不料林启荣亦知此次清兵以全力到来，志在必克，非一二日战事可了，自不应疲其兵力，故亦分兵为两班，轮流拒守；另招乡兵为工程队，以备城垣若有损坏，好随时修辑；又分兵守险，以为犄角。

到次日清兵又复至，沿途不发枪，只从远发炮攻城。那林启荣却早已准备在先：预将城垣增加坚厚，此昔日城垣加高五尺，厚八尺；以软灰杂以碎石，筑城坚固；并植以野草，使日益坚实。外垣铺以棉花，外罩铁网，以御炮弹。城垣复掘长濠，深逾一丈五尺，阔逾二丈，所有外攻的炮弹，既遇棉花，自然不着城垣要害，且炮弹更从铁网，泻于濠中。故九江城垣，号为至坚最固。时清将官文、曾国藩等，愤前日之败，折去八千余人，及次日进势愈猛。官文并檄告诸将道："是役无论生死，务要拔九江险要，则长江敌垒可覆，一劳永逸，是所望于诸君。"故诸将听得，无不奋起。官文更会同各

路奋进，直薄城下。林启荣在城上指挥军士，远者炮攻，近者枪击，清兵死伤盈道，仍不退却，冒死直扑城下。林启荣更令以火器掷下，清兵多葬在火坑，计又死去七千余人，清兵大为震惧。官文见攻不着九江要害，徒进无益，只得传令退军。

时清兵各营经两次败挫，共死伤万余人，无不震恐，各有退心。官文与曾国藩大为忧虑，乃作慰劳书，以示诸将，由此人心稍定。官文乃大会诸将，会议再攻九江之计。李续宜道："九江四面而我军只攻其三，只欲留一路，以待林启荣之逃，或可省去兵力耳。早知林启荣精悍好斗，必不轻弃九江，徒留一生路，以便其转运，实非长策也。今唯有将九江四面围定，使其运道不通，断了接应，然后假时日以困之，庶乎可矣。"各人皆以李续宜之言为是：以官文攻其西，以曾国藩攻其南，以胡林翼、李续宜分攻东北，四路并进，而水师则沿河且攻且进。林启荣欲先破其水师，乃令水军部将魏超成，伪为通款于清提督杨载福，约以西门濠道相献。杨载福信以为真，约以二更时分，与彭玉麟同率水师，直捣西濠。魏超成又约以白旗为号，如见白旗掩映，即可进兵。

果然二更时分，杨载福在前，彭玉麟在后，领水师船二十余号，偷进西濠。果见濠口白旗当风招展，正欲猛进，忽然迎头炮声震动，枪弹如雨，两边火器纷纷掷下。彭、杨二将正待退时，各船早已着火；城上又叫喊助威。杨载福乃改乘小艇而逃，还亏得彭玉麟在后接应，始得逃出。所有二十余号船上水军不死于火，即死于水。是时官文等正奋攻九江西门，与林启荣军并力搏击，自午至夜，清将轮班攻击；城内亦轮班抵御，两军各有死伤。忽见西门外火起，官文自念此

次攻城，未尝定火攻之计。此次之火，定是林启荣之火，究不知是何原故？唯见城上林军耀武扬威，料知是己军有失，正踌躇间，已报到水军中计大败。杨、彭二将虽然逃出，惟兵士已死者数百人了。清将闻得不免心惊。以为林启荣能用计破我水师，不难用计破我陆军，故清营大小将校，又多疑惧，因此攻力已缓。

林启荣却令船只载运陆军二千人，由西濠出城登岸，直劫官文大营。那时官文不料城内有兵杀出，故绝无准备，时林启荣所遣二千人，由骁将李兴隆领着，直冲官文大营。一头放枪，一头纵火，官文部下将校，皆措手不及，死伤五千余人。提督李曙堂，都统舒保，俱受重伤。其余军校死伤亦数十名。败走三十余里。此及胡林翼遣军来救时，林军已自回城去了。

自官文大败，各路亦死伤不少，于九江城池仍毫无动静。曾国藩、官文惟有传令暂退。自计三次进攻，死伤二万余人，尤以官文一军吃亏更重。到夜里曾国藩微服巡视各营，见诸将皆有怨声，以为徒恃兵力攻人，并无妙计在先，以至屡败；今顿兵城下，徒自取死而已。曾国藩听得，更为忧虑，急与官文计议。时官文亦因屡败损兵折将，心甚焦躁，闻诸将已无斗志，即问曾国藩计将安出？曾国藩道："吾等以五路之众，十万大兵，若不能敌一林启荣，诚为天下后世笑矣！"说罢不胜叹息。适胡林翼到来，曾国藩具述其故。胡林翼道："诸将若有退心，大事去矣。正惟九江难攻，则九江益为重要，吾等宁死于此地，亦断不能退军也。此次以全国兵力，争一九江；若不能克，自后更无人敢窥九江矣！是九江永为洪秀全所得，东南各省亦无恢复之日也。今当一面慰告诸将，以激

起其雄心；一面将九江围困，断彼交通之路，料九江城内必有绝粮之日，此时因而破之易如反掌耳。”曾、官二人遂从其计。乃为檄示普告各营：力言与诸军共死生，以十万之众，而不能克一九江，不特为林启荣，且为后世讥也。自此诸将稍有奋志，乃定议先进者赏，后退者杀。即将各路人马，又复分班，效李秀成取杭州之计，以一半剪除九江附近地方，使九江孤立，并防敌兵外援；其余一半即分四面围定九江，以四路陆军轮流攻击，使九江城内粮械尽绝，然后乘之。官文、曾国藩等，计画既定，依次而行。

不意又历攻两月，清兵若猛攻，则林启荣用猛御；清兵若缓攻，林启荣用缓拒，终不能奈九江何？原来林启荣最得人心：自镇守九江以来，初则与地方缙绅款洽，不计尊卑，不拘形迹；以次及于居民，如同一家，于贫民尤时有赒恤。在九江数年，设立义学，以教贫家子弟；设保婴局，以抚养无靠之孩童；又立义仓，积谷防饥，随时赈济。并立善堂，以赠医施药，居民无不歌功颂德。又设宣讲所，劝民以大义，人民多受感化。五六年来，无有构讼者。每月四次，在四城亲自演说，居民皆呼为林侯爷，没有一人唤及林启荣名字者。林启荣又能敬老爱幼，每届冬至前后，必预期布告，置酒款宴乡老。凡年六十以上者，皆得与会，故每次赴宴者，常至千或数百人。又设恤孀局，凡妇人夫死无依，一届岁暮即按名赒给。以故九江城内，军民人等，无不悦服。林启荣又善于将将：所有部下诸将，皆称为兄弟；既不爱惜金钱，又好归功部曲，将校多乐为用。且能与士卒同甘苦。慰问死伤，待如子弟。因此镇守九江数年，最得人爱戴，每有战事，莫不甘为效死。那林启荣既优待一体军民，自士卒以至居民皆

共相守望。

又知九江为重要之地，敌人在所必争。于太平天国六年，增凿四门河道，引水入城，以防断绝水道；又辟垦荒地，令军士屯田，且与业户税田开耕，以裕粮草，务使九江城内，常有二三年的饷项；复开辟铁炼局，制造器械，遂使九江一城，无物不备。

种种计画久为清将所知。以至曾国藩亦称林启荣为林先生，景仰极切。此次曾国藩会合五路来攻九江，前后数战，损伤二万余人。于是从胡林翼之策，围困九江，志在断绝九江交通，以望九江粮械，当有断绝之日。不料林启荣既筹备在先，防患未然，故虽被困日久，九江全无损害。官文一发纳闷，又与诸将计议。李续宜道："攻之不克，困之不能，惟有挑选死士，自为一军，以与林启荣决个生死耳！"官、曾、胡三人，至是亦无别法，急下令军中，募死士二千人，分为四队：每队五百人，欲冒死至城垣焚之。其愿充此役者，死后恤银二百；伤者恤银五十；若不死不伤者，每人奖银十两，以资鼓励。此令一下，约二日后，已募得二千人，准备行事，而以大军为后继。

那林启荣见清兵三日不出，料其必有异谋，急令军士小心防备。时九江居民，见九江被困，多愿出营助力。林启荣大喜。乃令乡民备任工役；将一切兵士，尽作防战，增携火器，以为对付。到次日果见清兵前队人数不多，分四路而来，大军则随后拥护继进。林启荣见之谓左右道："彼前驱小队，殆将冒险誓死以来矣。"即下令军中，休令敌兵前队近城；凡见火器可及，即掷火焚之。军士得令，果见清兵前队，每约五百人，并无长枪，各携短火，另负小包而来，至是已知清

兵志在焚城。惟林启荣已令军士，先掷火器，从远焚之。还亏林启荣平日训练军士，却另有两法：一是令军士由高跳下，或由下跃高，初则由二三尺，或四五尺，渐至丈余皆可跳跃；一是令军士抛掷物件，使能及远，视所掷之物，重量若干，看掷得最远者，即受上赏。军中练习有素，故那时抛掷火器，皆能及远。当清兵前队犹未至城下，已多被林军火器所焚。唯是时清兵前队，亦能冒险，皆冲火林而进。把纵火之物，向城垣掷来。只一场算是火战：两军烟火薰天，喊声动地。清兵所掷火器，还是不多，因前队各五百人，多已先为林军烧毙。林启荣令军士一面掷火，一面发枪发炮，清兵死伤极众。鄂督官文见焚不着九江城垣，急令发炮攻击。少时清兵火器亦尽，火烟散处，已见尸骸遍地。惟林启荣一军，仍不住抛掷火器，清兵死伤山积。胡林翼见势不佳，急下令退军。计是役清兵死伤万余。巡抚李续宜，亦被枪弹击伤左腿，其余各路部曲，亦死伤数十人；林启荣军中亦死伤二千余人。自辰至申，历战八句钟，方始收军。

林启荣知清军损伤更众，惟本军亦死伤二千余人。自念清兵在外，即死伤众多，亦易催救；惟自己在城内，死一千，即少一千，乃飞报各道，催取救兵。奈金陵被胜保等所扰，洪秀全不肯放李秀成离去金陵，陈玉成、李世贤又各被牵制。李秀成乃飞报李世贤，力当各路，使抽出黄文金，往救九江而去。

惟官文等败后，觉迭次进攻，皆徒损人马，未尝攻得九江要害，乃大集诸将计议。胡林翼道：“斗智斗力，林启荣皆足以拒吾。今惟有开地道，埋地雷，以炸之耳！”曾国藩道：“彼拒御极能，安能埋藏地雷乎！”胡林翼道：“今当令三军步

步为营，节节而进，一面攻城，一面掘通地道，以炸之可也。”官文道：“恐兵士损伤过多，不得不退，是地道反无成矣！”胡林翼道：“此易事耳。前军宜结阵坚固，阳作攻城，以专从事于地道。四门皆用此法，林启荣不能出而求战，即不能伤我地道工兵矣。”诸将皆以为然。乃每日必派兵攻城，先固前阵，虚作进势。

林启荣在城楼上观望，不觉面为变色。暗谓部将元戒道：“敌人非真进攻，殆有预谋也。观其后营尘头大起，往来挤拥，是从事于地道无疑。此次若无外援，九江危矣！”说罢欲就近飞催李世贤来救。怎奈四城被围得铁桶相似，不能杀出；又日望救兵不至，林启荣闷极。猛思一计：急令三军亦从城内开掘地道，以透出城外，直透城外长濠。在地道中排以铁板，并垒以巨石，以阻清兵地道之策。毕竟清兵人马多众，自屡败后，又复增兵以数十万，从事四城地道。林启荣又不知其着力何处？四城辽阔，反防不胜防，惟日日鼓励三军，以图死战。

那一日大集诸将语道：“今清兵以数十万众，来撼九江；若外援不至，九江必有难守之日。林某受国重寄，当与城存亡。吾实不忍祸诸君。如诸君见事机难挽，请各自图生，另立功名可也。”诸将听得，无不垂泪。皆道：“某等断不忍离将军而去。若九江失守，则将军死忠，吾等死义，亦分也！”说罢大哭，林启荣亦哭。此时林启荣早以死自誓。忽报敌兵已各率大队，猛扑四门，林启荣听得，乃复率兵登城抗守。管教：

玉石俱焚，顿教土地成灰烬；

虎龙会战，又见霆军奏凯歌。

要知林启荣胜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龙虎战大破陈玉成　官胡兵会收武昌府

话说林启荣在九江城内，知道清兵要开掘地道，定计亦从城内开掘以拒之。叵奈清兵人马多众，虽自攻围九江之后，死伤不下四万人；又复陆续增兵，竟将九江东南西北，四面开掘。真令林启荣防不胜防，阻不胜阻。林启荣自知难破此策，奈救兵不至，只得以死自誓。那日报到清兵大队，分四面围攻，林启荣即引兵抵御。还幸士卒用命，各愿受听指挥，并无分毫畏惧。城内居民亦出而相助：或从事工役；或为军人炊爨，不辞劳苦。林启荣见之慨然下泪道："有兵如此，有民如此，若吾不与城共存亡，非人也！"

当时城外清兵枪炮交攻，林军亦率兵枪炮还击，两军喊杀连天。林军凭高视下，死伤清兵极众，幸城楼上各有躲身之所，故城内林军还不大受伤；奈清兵虽死伤枕藉，又陆续加增，并不退后。甫进一程，即扎营停止，不再攻击。林启荣见此情景，知道官文用意，视地道所至，为进攻之程。欲不住抵攻清兵，又恐枪弹不继，心极焦急。惟督兵猛力开掘地穴，以阻清兵地道政策而已。是时城内守兵，已逐渐稀少；因死伤数千人，虽仅在清兵死伤十分之一，但一来城内守兵，只约二万人，除死伤外，只存万余人；二来城已被围，凡死伤之人，其尸首无法出城安葬，只埋诸城内地道。且尸首久停，遂成疠疫，从前林启荣所设赠医局，皆应接不暇，或兵

或民，日中死者常数百人，病者不计其数；药肆几为之一空。从前只准备粮食，那有准备药材，因是居民大为惶恐。林启荣意殊不忍，欲图自尽，任军民献城。惟一切军民，皆不愿见林启荣自尽，于是病者多讳言疾病。奈死者众伙，林启荣无可如何。乃在城北购民房数十间，辟为空地，以葬死者于一隅。居民一闻此令，皆愿献屋，不愿领价。惟林启荣不忍，饬令给还价值，使另行觅地而居。自此另辟葬地，疫症似乎略减。但此时兵力不免稍疲，惟仍体谅林启荣，各贾余勇，以待救兵。

是时李世贤亦得李秀成文报，着以援应九江。李世贤以苦被左宗棠牵制，不能抽出，乃力当各路；令黄文金驰救九江。那黄文金即引所部人马，直向九江进发，以击李续宜、曾国藩两军之后。清兵以九江救兵已到，心固惶急；又因各处开掘地道，已被林启荣破了两处，清兵更有些灰心。都统舒保，乃请诸官文，以九江难克，宜约兵暂退。是时官文已无主宰，乃商诸胡林翼。林翼大怒道："吾军到此不易。若即行退兵，恐已死之数万人，亦有怨声也！"乃决议力攻。即令李续宜一军抽出江忠义，曾国藩一军抽出周凤山，胡林翼一军抽出江忠济，共三路合当黄文金。其余诸军，仍悉力攻城。

时林启荣盼得黄文金援兵已到，惟仍不能通进九江，心中已觉无望。又见子弹渐少，兵、民皆有倦色，不觉双眼垂泪，惟过一日，守一日耳。时清兵所开地道，前后已被林启荣破了数处，压死清兵四五千人，仍从事开掘不已。凡未经林启荣所破之地道，尚有西北两处，皆藏了炸药。那日是六月初七日：官文、曾国藩、胡林翼、李续宜引兵齐进，并力环攻四门。林军在城上一齐发枪抵御。清兵死在城下者，又

如山积，两军方猛战间，忽然轰天响震，西北城垣陷了百余丈，砖石与血肉腾飞空中，太平人马在西北城者，俱已毙命，尸首掷至半空。清兵死伤更众。官文、胡林翼率兵践尸而进。四出放火，乘势冲杀，太平兵犹抵死巷战；城内人民亦怒清兵乱杀，皆同在街巷相拒。此时烟焰蔽天，不见人影，但闻喊杀之声。积尸流血，壅塞街衢。太平守将真天侯林启荣，先已自尽，其部将李兴隆、元戒、张辉、杜应时、陈官义等二十余人，皆奋力抵杀，力尽而殁，至是九江遂陷。

按林启荣本翼王石达开部将，所向无敌。自奉令再守九江之后，数年间斩敌将不计其数。清兵以攻九江，致毙者不下七八万人。德泽及于闾阎，名闻于敌国。至今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等，皆称为林先生，不呼其名。又曾国藩曾与左宗棠讨论围攻九江。左宗棠道："吾敢以孤军与百万之众，战于沙场；不敢以本部与林启荣决胜负于九江城外。"其令敌人敬畏如此！至是乃殁于九江之役。闻者莫不惜之！时人有诗赞道：

智勇真无匹，将军本绝伦。
奇才摧大敌，遗爱及斯民。
身与城俱碎，心同石不磷。
古今谁似汝？惟有一张巡！

林启荣既殁，城中军民初尚未知。及至西门，见林启荣身首炸为两段，身与四肢，已不知飞至何处，只存一颗头颅，已为药气薰蒸，惟双目犹闪闪如生。其部兵乃取其首级，逃出城外，后以檀木配成全身，为之安葬。惟军民知林启荣既死，更奋勇与清兵格斗；极至手无寸铁者，犹以石相掷。计城破时，尚在午间，及至夜后，胡林翼首先下令招降：惟自军人

以至百姓，无有一人言降者。城东菜佣张吉，惧其老父被害，诣胡林翼军前称降，城中军民大怒，竟击死张吉。胡林翼见杀人太多，竟无一人降服，不禁下泪，乃谓左右道："不意林先生结得人心，一至如此，古所未闻也！"乃请诸官文、曾国藩速行止杀。凡太平兵马杀不尽的，及城中居民，愿留者留城，不愿留者听其自便。于是城内旧日军民人等，皆各检细软出城逃走。行时并将府库军械粮食，及田亩种植与房屋所存物业，一概尽行焚毁，并不留分毫，以资敌人。官文大怒，欲追而杀之。胡林翼与李续宜力止乃免。计是役九江被陷，太平兵马死去万余人；城内居民死去八九千人。清兵前后死伤直逾五六万，可谓一场凶战。为历来破城所未有。

警报到了金陵，是时清将胜保及德兴阿、都兴阿等，各军只顿兵金陵城外，并不象向荣当时认真攻击。故李秀成已知清兵之志，不在攻击金陵，只图牵制，料金陵万无一失，已屡欲往援九江。奈洪秀全不允。及听得九江失守，林启荣阵亡，君臣无不失色！李秀成进道："昔日之所以能阻敌人兵力者，以九江为数省咽喉，据之足以制敌死命也！今当失守，局面又大变动。自此清兵往来较易，而吾国于东南益多事矣！"洪秀全道："今朕以重兵往争九江何如？"李秀成道："此时已无及矣！林启荣布置多年，今已被陷：陷要尽失，菁华俱毁；纵能复之，已难守御。况清兵频年屡窥九江，合前后损七八万人马，折数十员将官，而始得之，必以重兵驻守。且彼乘胜之威，攻之亦难也。吾恨不早以大兵救九江，致坏我名城，损我良将，自此一战，关系不少也。"说罢大哭，洪秀全低头不语，左右皆向秀成劝慰。秀成道："吾非徒哭九江，实重哭林启荣也！昔林启荣在翼王部下，与吾同事：临事不

荀，遇敌则先，待人则恩威并济；所有余赀，尽赏战士，故军士皆乐为用。因之无攻不克，无战不胜。稍有暇日，即周览地势，绘为战图；或研读兵书，手不释卷。自守九江以来，皆守险不守地，斩敌将一二品者十余人。今一旦殁了，此后国家失一长城，安得不哭？”洪秀全乃问道：“然则现在计划如何方可？”李秀成道：“敌人不啻以全国兵力，争回九江。以为一得九江，诸事必易着手也。自此东南，必形多事。武昌、安庆，尤为吃紧。故猝然又难北上，必在东南再振军威，庶乎可矣！”洪秀全道：“朕信卿，任卿图之。”李秀成遂出。叹道：“天王不从我言：以致九江失守，实为可惜。苟吾不回天京，九江未必便失也。”乃一面料理金陵军务，并赏赠林启荣，以勉人心；一面致书李世贤，使会同黄文金，顾重赣、浙二省；复致书陈玉成，使进趋湖北，以袭官文、胡林翼之后，然后再商行止。

且说英王陈玉成大军，既由皖入鄂，自龚得树战殁后，所有龚军捻党旧部，由苏老天管带，隶在自己麾下：计大军共四万余人。初未知九江遽陷，欲取道北行，遂由黄州进占麻城。那陈玉成本原籍麻城人氏，对于地势更为熟识，先将军情布置一切，复招本籍子弟数千人，使训练成军，以厚兵力。忽听得清官多隆阿、鲍超两军，将由下游上进，陈玉成乃大集诸将计议道：“多隆阿、鲍超二人在清兵中最为骁悍，屡败不退，清兵号为多龙鲍虎，诚劲敌也。以为犄角，则敌人之势力孤，而吾之布置易矣。”于是发遣诸将，分道四出，尽收险要之地，以中军驻扎麻城，设立坚垒五十八座，安置大炮二百门于垒上，深沟固壁，以待敌军。分拨既定，忽接得安庆守将张朝爵飞报：知道九江被陷，林启荣阵亡。时陈

玉成正与一班部将讨论军事，听得只点消息，不觉大惊道："不料林启荣乃败于清兵之手。林启荣初守九江，已非常得力；及后出兵江右，九江复失，至第二次洪天王夺回九江，复以林启荣守之。数年以来，屡破清兵，历斩清将，远近闻名。今一旦殉难，九江遂失，此后安庆必日形多事矣。哀哉启荣！痛哉启荣！"叹息一回，部将韦朝纲道："九江既失，自安庆而天京，皆失了屏障，吾等在此，若能以一战破多、鲍二人，尚可支东南半壁，否则大局渐危矣。英王勿徒自叹息，且商议大计为是。"正说着，又报多隆阿、鲍超，忽移兵东下安庆；胡林翼却遣兵来攻麻城。

原来胡林翼探得陈玉成在麻城，经营守战之策，十分完备，故不欲直攻麻城。改令多、鲍二军东下，以为陈玉成听得，必回救安庆，因安庆为陈玉成家小所在，故欲乘玉成回军时，以多、鲍二将中道求战，实欲避其险锐也。却又令提督苏文焕为先锋，自率诸将往攻麻城，以牵制陈玉成之后。陈玉成听得亦知胡林翼之意，即下令先破林翼，后攻多、鲍二军。即令苏老天及韦朝纲各引本部离城南五十里埋伏，俟胡军来时夹击之。一面率五旗营及小儿队，扬言往救安庆，仅离东南二十余里即驻下，打探苏老天及韦朝纲胜负。

时胡林翼只信陈玉成精悍，也不料其独有深谋。听得陈玉成趋救安庆，乃大喜道："吾故知安庆为陈玉成家小所在，必不刻忘安庆也。吾今当先收麻城，然后回军，以为多、鲍二将后劲可矣！"说罢催兵前行，限今晚即到麻城地面。不意大军正行间，尚离麻城四五十里，忽然两边山岭林木内，已现出太平军旗号：炮声震动，左有韦朝纲，右有苏老天，分两路杀来。胡军措手不及，一时慌乱。胡林翼方下令分军抵

御：惟前部提督苏文焕，已如惊弓之鸟，早以为中了敌人之计，没命的向后奔逃，苏老天、韦朝纲分两路追赶。胡林翼正督兵奋战，忽然陈玉成大队拥至，以小儿队为前锋，五旗营亦随后杀将进来，胡军大败。小儿队统领陈国瑞，一马当先，直冲清兵，要捉胡林翼。正遇清将提督苏文焕，陈国瑞枪声一响，苏文焕已中枪落马，清兵大乱。小儿队乘机奋杀，五旗营又一齐拥至，苏老天、韦朝纲又从后杀来，清兵没命的奔逃，自相践踏。胡林翼正走间，忽见前途一队人马，迎面前来，正在心惊，却叹道："来截者若是敌军，吾其死矣。"正叹间，忽见来军驰北而行，方知不是敌军，乃都统舒保也！官文恐胡林翼有失，特遣舒保来助。胡林翼得舒保支撑一阵，遂引败残人马，向南而逃。那舒保终抵当陈玉成不住，亦一同败走。陈玉成追杀三十余里，计清兵死者三千余人，降者其数相当。

陈玉成大获全胜，部将吴汝孝进道："乘此一胜，胡林翼必不敢再出，可以驰救安庆矣！"陈玉成道："敌人正欲我往救安庆，我安可中其计乎？昔孙膑救赵，未尝至赵；吾今日惟有邀多隆阿、鲍超之后耳！吾早已发人，打探多、鲍两军行路矣！"说罢已报到：多、鲍两军清兵，并有各路大军附属，不下四五万人，已沿英山而过，一路而来，将抵太湖地也。时陈玉成听得，乃立令拔队东行，由罗田直过英山。原来多、鲍二将，方取缓行，以待陈玉成之兵，故陈玉成到时，两军相遇于附近太湖之二郎河，两军相隔，仅三十余里。陈玉成知鲍超一军，必争宿松，乃欲先踞之，以为声援。便令大将陈仕章，领本部人马，间道先夺宿松。并嘱道："若得宿松，鲍军即有后顾，而兵心亦震动。若到时见宿松已为鲍军所踞，

切勿攻城，可即回军，以扰二郎河之后可也！”陈仕章去后，陈玉成又令章王林绍璋，与大将涂镇兴，各以本部迎敌多隆阿；而亲自率五旗营，以当鲍超；令苏老天以所部为游击；以慰王朱兆英，为自己先锋；以韦朝纲及铁玉刚为各路救应；复令顾王吴汝孝及李远继镇守大营，并应各路。分拨既定，适大将陈宗胜引兵万人来会，自称得忠王李秀成号令，由桐城特来助战；并称李秀成已退了胜保等，即率大军西来。因惧英王以孤军临险地，恐如九江故事，被敌人以五路合逼，或至受困也。英王陈玉成大喜道："忠王西来，皖省无忧矣。"便请陈宗胜会同林绍璋、涂镇兴共当多隆阿，单候清兵迎敌。

且说多隆阿、鲍超两军，附以江忠义、江忠济，而李续宾一军复为声援，声势颇大。方望而东行，欲待陈玉成回军，乃要而战之。军行既近太湖，已接得湖北文报，知道胡军往攻麻城大败而逃。时官文方使清将李曙堂、舒保来助多隆阿，备述麻城战败情形。唐仁廉乃谓鲍超道："陈玉成乘胜之威，恐未可轻视。不如略地而东，使曾军就近为声援，较为稳便。"鲍超道："吾纵不追，陈玉成亦必追我，故不如先决胜负。且胡中丞既败，尤宜复振军威也！"遂与多隆阿计议，意见相同。适胡林翼又有书至，催多隆阿、鲍超开战。书中略道："世称多龙、鲍虎，吾闻其名，欲一观龙争虎斗，毋徒负此虚名也！"书末又有一诗，内有"与君烹狗贺新年"之句。因清兵呼陈玉成为四眼狗，故作是言也。鲍超听得，以为得胡林翼赏识，雄心顿壮，便与多隆阿决议：以多隆阿本部，及李曙堂、舒保两军，共当林绍璋等；鲍超与诸将单迎陈玉成；以李续宜、江忠义、江忠济援应各路。

时正是十二月将尽，天气寒冷，陈玉成自恃能战，以为不过数日，当可破敌，即先还安庆，故冬衣不大齐备，即向鲍超下书：约期十二月二十八日开仗，鲍超批答如期。因陈玉成固欲急战，又见鲍超批答如期，乃笑道："吾军冬衣不备，幸鲍超未知。若不然，彼将以缓战疲我军矣!"次日即是二十八日，军各互进。各距十余里，即发枪炮。陈玉成只令三军坚守营门，下令看红旗一举，始行杀出；若红旗退后，即行退兵。惟鲍超将部下分为三路：以唐仁廉、王衍庆为左路；以孙开华、娄云庆为右路；鲍超自与诸将为中路，势若长蛇。中军两面鲍字锦旗，随风招展，齐向陈玉成一军猛击。而林绍璋、涂镇兴两军方合击多隆阿。时多军斜左正近山脚，颇失地势，被太平军逼至山下，林绍璋与涂镇兴分两路夹攻。太平军大将陈宗胜，方在林绍璋之后，高立坛台，以望两军战状：忽见林、涂二将已压多军至山边，清兵已多有死伤；随见多隆阿一面接战，一面移军向右，陈宗胜谓左右道："多隆阿自见失了地势，故移军以推广战地也！吾当有以截之。"说罢，自料必然大胜，立提笔挥函，以战情报知陈玉成。并有二语道："我等屠龙，君自伏虎可也!"因人称多龙、鲍虎，那陈宗胜故作是言。写毕遣人送至陈玉成处。即拔队：以本部万人，直出夹截多隆阿一军，多军遂三面受敌。

自黎明以至巳牌时分，多军已损伤三千余人。多隆阿急令李曙堂、舒保合当陈宗胜，奋力拒陈宗胜一路；欲乘势杀出，志在与鲍超合军。忽然陈宗胜后军自乱，原来提督江忠义听得多隆阿为林绍璋、涂镇兴所压，已失便宜，乃引本部人马来援。正遇陈宗胜截住多军攒击，乃奋力攻陈宗胜之后。舒保见陈宗胜阵脚惊动，遂振臂向部下呼道："吾军外援已至

矣！诸君宜速乘此机会，以求一胜也。”清兵听得，一时振奋，前后夹攻，陈宗胜抵当不住，急领人马逃出，与林绍璋、涂镇兴会合，亦分三路，与多隆阿战斗。那多隆阿见方才失了地势，死伤数千人，乃下令军中道：“如不奋力，全军皆歼矣。”亲执令旗，左右指挥：清兵一齐冒弹林而进。那太平将林绍璋仍不少却，亲与多隆阿对垒。忽部下飞出健儿魏超成，向林绍璋道：“人非独冲敌阵，生擒上将，不为奇！看吾生擒多隆阿，以必成吾父大功。”原来魏超成最有勇力，走路矫捷如飞，林绍璋见其每战必冲前敌，勇气过人，认为义子，保为指挥。当下听得魏超成所言，深壮其志。时魏超成身披皮甲，坐骑骏马，左右皆挟长枪，独自一骑，遂直冲敌阵，皆不能阻当。径发第一枪，欲击多隆阿头颅，却中了顶帽子，揭在后面。多隆阿方吃一惊，第二枪已连珠迸发，复中多隆阿左臂。多隆阿正要坠下马来，却为左右扶定。多隆阿忍痛大怒，急割战袍下幅，自裹伤口，督兵奋战。那魏超成连发两枪，以为已击死多隆阿，即策马直回，早为多隆阿亲兵发枪回击，魏超成身上已中两弹。幸身披皮甲，所伤不是要害。而涂镇兴一路，见魏超成直冲敌阵，已随出接应，故力与多隆阿中军接战。但附近中军各队清兵，以为主将多隆阿已死，一时大乱，遂为林绍璋、涂镇兴所乘。故多隆阿虽裹伤奋战，无奈队伍已乱，复失战斗之力，清兵渐渐欲退。陈宗胜又左右会击，看看清兵将败，多隆阿正愤怒不知所措，忽部下报到鲍军大胜。

原来陈玉成平日行军，最好诈败，即掷金钱以诱敌人；使敌人只顾抢取金钱，不顾战事，然后回军攻之。偏是对付鲍超，此法却用不着。因鲍超所部霆军，每胜一仗，每得一

城，必纵兵抢掠，任其奸淫。因此霆军部下，以为一经得胜，即子女玉帛，无所不有。所以陈玉成军中所掷金钱，霆军不大起心。其时陈玉成一军，迎着霆军来时，先按兵不发，少时始将红旗一举，于是三军齐出。甫战了一个时辰，陈玉成又将红旗按下，号令三军齐退：退时把金钱沿途抛掷。只道待霆军争取时，即回军攻击。不意霆军并不争取财物。鲍超却下令道："一经得胜，子女玉帛，何所不有？诸军勿争此微资，以中敌人奸计。"于是霆军各队惟乘势追赶。后路以为得胜，亦一同猛进。这点消息报到多隆阿军中，多隆阿即下令道："吾军与霆军，势力相若。今霆军已胜矣，若吾军独败，何以见人？"当时多军听得，一来欲与霆军争功；二来又见那一军已胜，更为心壮气雄，乃无不奋勇。而林绍璋率众并力抵御，多军只是不退，皆冒烟突火，虽死伤遍地，依然猛进，太平军无不骇然！不多时鲍军大胜，陈玉成大败的消息，更传遍两军。林绍璋、涂镇兴、陈宗胜各部人马已是心怯。因以陈玉成一军，著名能战，今独败于鲍超之手，以为林绍璋等更为可危，战力大为减退。林绍璋军里指挥使万大洪，看见自己人马势渐不支，乃引亲兵驰骤而出，欲身先士卒，以为三军鼓励。不料甫至前营，万大洪已为流弹所中，登时毙命。军心一时慌乱，即乘机望后而逃。多隆阿乃趁势催进。数万枪声，连珠发响，弹子如雨而下，一时杀将进去。多隆阿却注意猛攻林绍璋一路：是以林绍璋中军损伤颇多，先已退后。多隆阿乃亲自擂鼓，督各路诸将一齐追赶。林绍璋等大败，太平兵死伤极多。

中营守将顾王吴汝孝，听得林绍璋、陈宗胜、涂镇兴等兵败，即率兵马来援。恰林绍璋正被多隆阿尾追，吴汝孝奋

力杀退多隆阿，救出林绍璋人马，望东而逃。忽然后路喊声又近，李曙堂、舒保又已追至。林绍璋却引败残人马转向东南，欲与陈宗胜合兵，令吴汝孝抵御后阵，且战且走。奈清兵屡败，得此一胜，皆耀武扬威，并力追来。多隆阿一军又复赶至。吴汝孝抵御不住，乃一同败走。正在危迫，指挥使魏超成急请林绍璋不必顾念后路败兵，只策马先逃；魏超成却转身向后，率健卒五百声言援应后路，却提枪备弹，向定衣黄色马褂的敌将，枪机一发，那敌将应声而倒。那敌将不是别人，正是提督李曙堂。自李曙堂翻身落马，军势顿歇。吴汝孝令部下一齐发枪，然后逃走。少时涂镇兴已奔到，各路会合，多隆阿亦不敢再追。林绍璋等乃望潜山而逃，沿途打听陈玉成消息。

原来玉成诈败退兵之后，霆军并不争取地上财物，只顾追赶；陈玉成见敌人不中己计，急下令回军迎战。惟鲍军势如潮涌，枪声乱鸣，前锋朱兆英身上先被数伤，不能督战。陈玉成乃以小儿队为中军，而亲率五旗营绕左而出，让朱兆英退后，自己斜里猛攻霆军，正当着鲍军部将孙开华一路。孙开华那如何敌得英王之众？头一阵交战，死伤千余人。陈玉成乘势猛进，欲冲击鲍超中军，并下令五旗营先进者赏，退后者斩。五旗鼓声乱发，一齐压进。霆军初时只从直追，那陈玉成忽改作横攻，已防备不及。鲍超看看，却道陈玉成用兵转移便利，直不可及也。说罢移营。惟陈玉成所带五旗俱已压至。鲍军多受损伤。鲍超大怒，惟令诸将混战。两军方喊杀连天，后路李续宜，知鲍超战陈玉成未下，即提兵前来助战。陈玉成乃拨苏老天一路当之，依然没半点怯心。五旗营皆奋力相持，忽后路探马报到：清将多隆阿与提督江忠

义，已引兵前来接应鲍军。陈玉成听得，一惊非小。暗忖多隆阿移兵而至，难道林绍璋等俱已败退不成？适才方接得陈宗胜来言，以为我军已经得手。今又报多隆阿人马将到此间，心中正自疑惑。不想接续已纷纷报到：林绍璋、陈宗胜、涂镇兴等俱已大败，已退往潜山去也。陈玉成此时心胆俱裂，以林绍璋既退至潜山，料不能来助；而敌将李续宜既来；今多隆阿一军又到，似此面面受敌，如何抵当？正欲趁多隆阿未至时，乘势先退，乃一面催李远继来援，一面拔红旗先退，传令诸军，且战且走。惟后面尘头冲天而起，多隆阿已自赶到，鲍超又引军捲地相乘，陈玉成几不能退出。幸得李远继支持一局。惟清兵乘胜之威，非常奋勇，陈玉成正无所措手，忽见李续宜一军先乱，陈玉成即乘懈而出。

原来太平将陈仕章，以奉了陈玉成之令，往争宿松一城。到时已探知宿松先为清兵踞了，乃引兵抄出二郎河之后，远地听得喊声大起，已知是两军交战，只未知谁胜谁负？督兵直袭清军，恰乘著李续宜后军之去路。李续宜一军措手不及，纷纷溃乱，陈玉成即乘此机会，当时攻出，望东而逃，与陈仕章一路，互为相应，一同退走。后面清将多隆阿、鲍超等不舍，合各路一齐赶来。时陈玉成军中心慌，以为本与霆军兵力相敌，今又益以多隆阿之众，如何不惧！因此皆乱了队伍。陈玉成以吴汝孝、陈仕章二军尚未损伤，乃教李远继、陈仕章断后，即下令望潜山而去，好与林绍璋等会合。后面多隆阿、鲍超、李续宜，分三大路追击。真是尸横遍野，血染成河。

陈玉成等正在仓皇之际，忽报李秀成人马已近潜山，今先遣前部赖文鸿领兵望西南来也。陈玉成军中听得，此时人

心稍定。原来李秀成自安顿金陵之后，即与诸将引大兵五万，令赖文鸿为先锋，望西而来。甫过安庆，就听得二郎河已有战事，欲以大军赶至，继思"日行百里者蹶上将"，为兵法所忌，即勉强赶至，已是过劳难战，究非所宜。只得选骁卒六千人，令赖文鸿统领，不分昼夜赶至二郎河。一来使英王知大军将到，兵心必定；二来敌人知自己已到，亦有所忌也。赖文鸿得令后，即星驰电卷，沿潜山南界而下，犹欲急到助战。不料潜山还没有到，陈玉成、陈宗胜、林绍璋、涂镇兴等，俱已大败。赖文鸿只得奋力援应。果然多、鲍二将，见李秀成兵到，料知不敌；且更防有失，乃不敢再追，即传令退兵。被赖文鸿截住，清兵折了些少人马，即先回太湖，一面收复太湖宿松各县，立行报捷于武昌。计此一场大战，清兵死伤五六千人；太平人马死伤一万五六千人，沿山皆是尸首血迹。陈玉成逃至潜山，叹道："吾自用兵以来，未逢敌手！今鲍超真心腹大患也。"吴汝孝道："英王此败，误在简于号令耳。兵力将才，非减于鲍超也。"陈玉成急问其故？吴汝孝道："英王始用诈败之计，若先告之林绍璋一军，则林军必不疑英王真败，自不至惊慌，即不至为多隆阿所乘。若非多隆阿先败林绍璋，彼鲍军又岂能为英王敌乎？兵家每失于细微，此类是也。"陈玉成道："吾唯以屡胜之故，小觑清兵，以至于此耳。"

正说话间，人报李秀成已到。陈玉成即迎接至里面，先向李秀成道："吾有何面目再见忠王！若忠王早到两天，吾军断不至有败也。"李秀成即慰之道："胜败亦兵家之常事。所惜者九江被陷之后，英王又败，不免元气大损耳。"陈玉成道："吾生平未尝挫败至此，鲍超此仇，不可不报也。"说罢复述兵败

原因。李秀成道:“所以行军之法，凡有所谋，须与诸将透商。今以一误之故，林绍璋则应胜而反败；英王不败，而亦败矣，不可不惧也。”陈玉成道:“今忠王既到，不如合两军之力，复争太湖宿松，以雪此恨，忠王以为如何?”李秀成道:“仇固当雪，然今非其时也。彼以乘胜之威，军心振奋。宿松去武汉既近，彼援应固近；而曾国藩自收复九江之后，已虎视安庆。我若共出宿松，以争此区区之地，则曾国藩必出安庆，而官文、胡林翼亦出援多、鲍，胜负未决，而安庆已危矣，必不可也。”陈玉成听得，又道:“然则忠王之意若何?”李秀成道:“今蒲圻一带，多有起义者，已有投函于吾，愿附我国，我当抚而收之，以厚兵力；或令其自为一部，亦足以扰鄂、皖间，而分清国兵力也。今既败之后，兵力损亏，正宜培养。且吾等之兵，疲战久矣，兵虽听令，而力已不如。不如派一能员回广西募兵。以两广为天王产地，其人又习于战斗，不似江、鄂文弱，必足以敌湘人。待其募兵一至，军威更振，方可用也。”陈玉成道:“若从广西募兵而至，动需时日，奈何?”李秀成道:“今请英王驻军庐、滁一带，四出招罗稔党，又可以固金陵、安庆之门户；我若招抚各地义勇之外，再移军而东，择其易与者，求一大捷，即足以镇人心。想吾二人尚在江、皖，清兵亦不能为害也。”陈玉成深以为然，乃先令洪容海回广西募勇。

是时湖北境内经陈玉成一败，人心更愤，于是兴国、大冶、武昌、江夏、通山、通城、嘉鱼、蒲圻一带约有义勇三十余万，都具禀向李秀成求降。李秀成尽行招抚之。于是与陈玉成相约，一一抚定各郡，并训练新降之众，然后再议征伐。

且说官文、胡林翼，自会合五路，攻破九江；此次又会合多隆阿、鲍超、李续宜战败陈玉成，自此军声复振，决意要先行收复武昌。乃与官文计议：一面调多隆阿、舒保回来相助；时李曙堂已回汉阳养伤，乃令李续宜、鲍超扼守太湖宿松一带，以阻东来太平军人马。以舒保隶诸官文军中，而胡林翼却以李孟群、曾国葆为前部，来争武昌。

当李秀成自前者再复武昌之后，仍留谭绍洸把守。谭绍洸自听得九江既失，陈玉成又败，料清兵必来争取武昌，乃与部下会议预防之计。冯文炳道："弟以为今日局面，清兵固争武昌；且武昌亦难久守，不如弃之，犹免涂炭人命也。"晏仲武道："吾等奉命守此省会，所以牵制汉阳、荆州之众，而阻湖南敌兵北上，最为重要也。国家以重任付吾等，而兵力又不为弱，若甫见敌形，即弃城而遁，人其谓我何也？"洪春魁道："以某愚见，一面宜报知忠王，告以武昌危险情形，以候其设法援应；一面缮修守备，以防敌兵，守如不能，救又不至，那时逃走未为晚也。"冯文炳道："若依洪兄之言，幸勿使三军得知！若军中知吾等预作逃计，其力亦缓矣。逃则先逃，守则竟守，不宜游移两可也。"谭绍洸时亦不愿逃。并道："自复守武昌以来，从战不下数十次，清兵何尝得胜？今某断不轻弃城池。愿与诸君共守之。若守之不能，那时再商行止。"于是筹战守之具。一面并以武昌危状，飞报李秀成。冯文炳道："今李孟群复守洪山要道，而妙河复为敌人水师所踞，眼见武昌已尽失战地矣。今通山、嘉鱼，义勇蜂起，不如先调义勇队，以要敌军之后。吾即以本处人马，紧守城池，乘义勇队与清兵交战时，然后出而乘之可也。"谭绍洸道："前往抚辑义勇队，须得人马而往，不知谁人敢当此任？"韦志俊应声

道："某愿当之。"原来韦志俊即韦昌辉之子，曾任指挥。前以东王一案，曾经革职，后李秀成保之，此时乃在武昌效力。当下谭绍洸急令韦志俊前往。燕王秦日纲道："志俊资望尚轻，恐义勇队不为用矣！某不如亲领一军，往袭汉阳，亦足以少分敌人兵势也。"谭绍洸并从之。遂并令晏仲武守南门，洪春魁守西门，东北门不当要地，以冯文炳督守之。谭绍洸为各门巡视。

分拨既定。时胡林翼已锐意欲收武昌，乃与官文定战守。并道："吾等为湖北督抚数年，尚未安驻省城。今当竭力图之！不入武昌不休也。但汉阳亦属要地，不可不防也。"官文道："若往武昌，吾当亲守汉阳。"胡林翼便令李孟群由洪山转攻南门，而以曾国葆助之；并令罗镇南、罗信南、及易良虎，为西南两路游击；而尽以满兵及附以吉林马队，令舒保统之，并力往攻西门。复令鲍超、李续宜分兵而西，以扰东北两路。胡林翼自为各路救应。并下令兵贵神速，立刻便行。故谭绍洸甫行分拨，而清兵已至，皆势如狂风骤雨，尤以南门一路，最为猛力。计李孟群、曾国葆、罗镇南、罗信南、易良虎，共五路人马，并力攻击。晏仲武分头抵御，势渐不支。谭绍洸乃亲自来助，但终不能敌五路之众。胡林翼更下令道："各军兵宜奋力，于四门之中只破其一门足矣。"乃复率三军鼓噪而前，并力再攻南路。晏仲武更不能支。

那时谭绍洸见势情危急，只望嘉鱼、蒲圻等处义勇齐起，而要清兵之后。不意韦志俊往抚义勇，甫起程后，清兵即围武昌，故义勇队皆用不及。既日望义勇队来救不得，乃悉力死守，一面又催促秦日纲渡河，往袭汉阳。惟前次李秀成再复武昌，清兵以其先袭汉阳，故此次清兵重固汉阳一地，不

特官文以重兵居中驻守，且分兵屯扎城外，不容秦日纲渡河。时秦日纲以渡河不得，乃欲引回武昌助守，此时又已为清兵隔截，遂兵力益孤。谭绍洸心极焦急。晏仲武道："武昌此城料不能守矣，将军当早作区处。以将军为国栋梁，当与燕王（即秦日纲）留身后用。若晏某将与城俱碎矣！"谭绍洸道："三军系于某一人。若武昌不守，某何忍独生乎？"晏仲武道："武昌之难守，早已知之矣。将军勿守此小信，当留身大用也。"谭绍洸道："死则同死，逃则同逃，谭某自奉守武昌，诸事多蒙指导，断不忍独视足下于死也。"晏仲武力争道："今日断不能同逃也。惟恃某坚持一阵，将军方能逃出耳。"说罢又力争之。谭绍洸不得已，乃与晏仲武洒泪而别，急将妻小扮作民居，仍留在武昌城内，即引亲兵二千人，欲杀出北门。

时鲍超方派江忠义回军，助攻武昌北路。惟燕王秦日纲，以渡河不得，又知武昌已危，欲由北门再回武昌城，乃悉力扰攻江忠义一军。谭绍洸遂乘势杀出东门，冲过江忠义一军，正与秦日纲相遇。谓日纲道："武昌不可为矣。速作逃计可也！"乃以晏仲武之言告之。秦日纲不胜叹息。再道："徒走无益，今既在城外，可以分扰清兵；即不幸城破，亦可以救援败兵也。"遂再复飞报李秀成告急，一面扰攻各路清兵。惟清兵探得谭绍洸出城，又知秦日纲在外应战，乃传令西东两路，勿放太平人马南下，即尽力合攻南门。晏仲武知守力已竭，自谭绍洸去后，即埋伏炸药于南门，引兵欲向北，途中正见冯文炳身带重伤，始知东门亦将失守，乃同向北门杀出。惟清兵自见南门守力已退，乃并力扑至城垣，用炮轰开。忽然霹雳一声，震动天地，南垣陷了百丈。沙子飞扬，清兵死者不计其数。管教：

万骨齐枯，已见腥风迷鄂省；

九江挫败，又来勇将助清廷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

救九江曾国荃出身　战三河李续宾殒命

话说胡林翼，以数路之众合攻武昌南门，乘晏仲武退去守兵时光，即扑进去，忽然城垣陷了百余丈，清兵多被死伤。原来晏仲武知不能守，在城垣下埋伏药线。当清兵攻城时，药线发炸，瓦石飞腾，清兵被炸尸首不完，血肉横飞，真是一场惨祸。李孟群督兵先进，亦受重伤，左臂被及，面上被药气熏灼，宛如黑面瘟神，登时跌落马下。胡林翼立令军士将李孟群救起，先令回营养病。眼见兵士死去二千余人，林翼不觉大怒，即率兵齐进。清兵更乘机纵火，烧得漫天通红，大兵在城内的，互相冲突。冯文炳受重伤而死；晏仲武走至北门时，正遇洪春魁，先问谭绍洸何在？晏仲武道："吾已请他先逃矣！今清兵已纷拥入城，速逃可也。"乃以洪春魁在前，晏仲武在后，向北门杀出。忽然舒保一军大至，已攻破西门，欲捉洪春魁，乃随后追来。

时太平人马军心大乱，唯各自逃窜。晏仲武不敢恋战，只催令先出北门，忽被舒保所部冲做两段。那是洪春魁已出北门去了。却因谭绍洸一军在外，尚余清提督江忠义相持，故洪春魁得乘间而出。那晏仲武被舒保所截，不能出矣，乃策马转奔东门。是时城内四面皆是清兵，所有太平人马，除已先逃出者外，或死或伤，幸平日多与居民相得，故有改装匿在民居者。时胡林翼亦已进城。一面分兵救火，一面分军

搜捕太平败兵，余俱陆续进城，故清兵更众。晏仲武正在奔至东门，又遇罗信南一军。时晏仲武只存亲兵数十人，正无路可脱，舒保又蹑追至，晏仲武奋力杀退罗信南，看看已近东门，那易良虎一军又至。晏仲武仰天叹道："吾不能生矣。死不足惜，如国家未定何？"言已拔剑自刎而死。自是武昌城内已无太平将官，胡林翼乃下令止杀，并救灭余火。一面报知官文，已克武昌，并会同奏捷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谭绍洸自逃出武昌，即与秦日纲、洪春魁同奔安庆，途中正遇韦志俊回来，乃相约共奔安庆。洪春魁道："若全走安庆，恐湖北全境皆失矣。不如就近择地自守，然后报知忠王，再作区处。"谭绍洸以为然，乃令秦日纲暂住金湖；而与洪春魁共奔兴国州，就近与义勇队联合。乃使韦志俊往潜山，以武昌失守情况，报知李秀成。

时李秀成接得武昌急报，正自烦恼，忽见韦志俊奔到。李秀成急问武昌近状？韦志俊乃将武昌如何失守，晏仲武、冯文炳如何阵死，及自己如何往抚义勇队，救之不及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李秀成听了，乃谓陈玉成道："吾知九江被陷之后，武昌必难久守，但不料其亡之速耳。失一武昌，无关大局。然使清兵得一根据，以临安庆，则后患正长也。"言罢不胜太息。又道："晏仲武以义勇出身，来助我国，可谓鞠躬尽瘁。其人得人心，娴军略，以之助守武昌，已用违其长。唯慕王必倚之为助，故屈置之，实可惜也。"乃表告金陵，厚恤晏仲武，以为各义队劝。又以冯文炳为冯云山之子，足智多谋，父子同死国难，即以南王之爵追赏之。又请开韦志俊之罪，以韦昌辉自杀东王，于其子何罪，宜即开复，以鼓励勋臣子孙；且韦昌辉虽有罪，但前功不可没，宜候韦志俊立

功后，令其承袭北王之爵。洪秀全皆从之。唯洪仁达于开复韦志俊一事，颇多谤语。秀成乃不敢令韦志俊入天京面君，先留在营中效力；即一面与陈玉成商议出兵。陈玉成道：“吾等奔走驰驱，皆在东南半壁，此最失算也。弟欲引大军北向，而由君主持东南各事，君意若何？”李秀成道：“此策极佳。但行诸叠次挫败而后，实非其时也。足下虽威震远近，然若欲北伐，非以全力不能，凤翔前车，可为殷鉴。今求一大捷，稳住人心，以壮天王之胆，然后以大军北行。料敌人在东北之兵力，亦将以半还北路，而东南敌势亦轻，是江、皖之间，亦可以无大敌。所忧者，安、福二王，淫威用事，天王又不能制之。设吾等远行，或将出大事耳。”说罢不觉流涕。韦志俊扬臂道：“国家内政、军令，寄于英、忠二王，何不回朝，先清君侧？否则养痈为患，非国家之福也。”李秀成道：“自东、北两王交哄，国势衰微至今，固不宜妄举。且安、福二王，非他人，乃天王之兄也。天王笃于兄弟之情，安容吾等此举乎！”陈玉成道：“此事不必再提，且商议目前之事，不知忠王欲先求一大捷，当注意何处？”李秀成道：“湖北清兵，其势方锐，急未可图；目下唯有先固安庆根本，则当与曾国藩一战耳。今皖、鄂二省，留兄坐镇；吾即举行南下，扬言欲争九江，以求战于曾国藩。若得一胜，则李世贤、黄文金两军皆复元气，吾即回军，以清皖省敌军，然后北上，君以为何如？”陈玉成鼓掌称善。李秀成乃部署人马：以赖文鸿为先锋，古隆贤、陈坤书为副将，带同部将郜永宽、陈赞明、黄子隆、蔡元龙、汪安均、汪大成等，及补王莫仕葵，首王范汝曾，共大军六万余人，由潜山而下。先传令安庆守将陈得才、张朝爵，准备舟楫渡河；又飞令堵王黄文金，由江西

接应，以防半渡被击。一路旌旗蔽野，枪械如林，浩浩荡荡，声言欲夺九江，望南而下。

早有消息报入曾国藩军中。国藩即与诸将计议道："吾正欲进规安庆，今李秀成以大兵先争九江，是先发制人之计耳。吾料李秀成未能一刻忘九江也！将以何策御之？"彭玉麟道："九江城未复，恐难固守；不如候其半渡之时，于半江击之，则江西无事矣。"杨载福道："敌人渡江，必分军而渡；吾将于何处御之，尚在难定。今秀成此来，志在必胜。且军势浩大，若与交兵，胜负难决。不如飞文湖北，请官、胡二人调鲍超一军，径入秀成之后，若幸而得胜，即不渡江，而秀成已退矣。"曾国藩道："二公之言，亦有见地，但所筹只在未战之前。设李秀成竟能渡江与我决战，又将奈何？"部将周凤山道："兵来将当，水来土掩，九江虽无险阻，未尝不可一战。秀成远来疲惫，亦易与耳！今当分为十数路，使之接应不暇。而以大军为后断，若得数十路中胜负俱半，即以大军乘之，亦将全胜矣。"曾国藩乃从其计。一面飞文湖北，请胡林翼调鲍超，以要断秀成之后；却令彭玉麟尽统水师，以阻秀成渡江；再令部将杨载福转统陆军，并部将周凤山、周天培、张运兰、吴坤修、江忠泗，各统兵三千人，分屯九江以备交战；自已却与刘崇佑、刘连捷、萧启江、普承尧等，尽统大军，由湖口相机而进；又令南康知府沈葆桢，分兵出瑞昌界，为九江后援。

分拨已定，李秀成知曾国藩重防九江，大喜道："吾今番必得成功矣！"乃急令陈玉成，故作南下之势，以防鲍超东来，且兼顾安庆。时太平大将雷焕、张祖元，方由南昌驻军饶州，秀成即派飞马传报黄文金，檄令雷焕、张祖元之众，沿南康

先握九江下游。部将汪安均道："忠王非趋九江，而必令雷焕、张祖元，独赴九江何也！"秀成道："正以此坚曾国藩之心，以为吾必赴九江耳。"说罢又令苏招生、陆顺德以水师压湖口，以阻彭玉麟。遂领大军，风驰电卷而下，沿望江夏，直渡彭泽。所有船只，都是陈得才、张朝爵准备在先，故安然而渡。彭玉麟的上游水师，皆为苏招生、陆顺德所压。

时曾国藩听得彭泽告警，乃惊道："李秀成扬言欲攻九江，今非攻九江也！吾中计矣。"便欲移兵而东。忽报黄文金引兵来攻湖口，同时九江各地又报雷焕、张祖元，引兵大至。曾国藩情知中计，但此时已不能移兵。乃督令诸将，奋力战退黄文金；同时九江诸将，亦将太平将雷焕、张祖元两路人马杀退。不料两地交战间，李秀成大队已渡过彭泽。曾国藩此时不敢东进，亦不能退，乃将九江人马留周天培守九江，余外尽移至湖口，以图应敌。一面令彭玉麟引水师泊于江岸，以防太平水军。而号令各路陆军，与秀成交战。以杨载福为前部，而以张运兰、吴坤修、江忠泗、周凤山分为四路，自与诸将为中军。部将刘宗佑道："敌人虽重屯兵于彭泽，然安知不再调人马，另取九江。设九江有警，周天培一人，必守九江不住也。"曾国藩道："吾本欲鲍超一军，急袭秀成后路，今秀成已经渡江，吾料鲍超亦趋九江矣。"正说间，探马飞报太平将英王陈玉成，现会合稔党苗沛霖，又得大兵数万，已离潜山，直下宿松，要与鲍超决战。今鲍超现驻宿松一带，若一经离开，恐陈玉成将复进湖北，故鲍超不能来矣。

曾国藩听得觉少了鲍超一军，九江更危，乃问部将谁肯助守九江？赵景贤道："某昔蒙李秀成不杀，得纵回本国，仍得效力于麾下；某曾说过，此后不复与秀成交锋以报之。今

大敌当前，愿诸公立功沙场，某愿以本部前往助九江，望大帅原谅。”曾国藩听罢许之。原来赵景贤自得李秀成省释之后，以不复与李秀成交锋一语，颇为当道不喜。特以其有用，故仍留之，因此迭著战功，仍屈为道员。至是乃派守九江一地。

是时李秀成已知曾国藩，檄调九江各路前来助战，即令黄文金兼统雷焕、张祖元之众，往蹑九江，乘间回截湖口；一面进兵与曾国藩交战。仍令赖文鸿为先锋，独挡杨载福；却令古隆贤、陈坤书、莫仕葵、范汝曾分当各路清兵，自与诸将共攻曾国藩。并下令道：“若前军足敌曾国藩各路，吾自破曾国藩必矣。”复令部将郜永宽、陈赞明为各路援应。分拨以定，以明日五鼓造饭，平明进兵。

时曾国藩久知李秀成用兵，算无遗策，自知不敌。先把困难情形，报知家乡。原来曾国藩性情固执，在营中无论如何多事，每日必写家书，或某日不暇，则下日补之，习以为常。此时所寄之函：已有安危不知，性命不计之语，盖已自知必败。当下号令三军，准备迎敌。部将刘连捷道：“吾军势力不弱于李秀成，近见大帅忧形于色，何也？”曾国藩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，一子错，全盘皆乱。李秀成扬言欲争九江，吾据探报即信之。至今吾方重顾上流，而秀成已安稳渡江。军心气沮，欲胜难矣。然兵法云：‘置诸死地而后生’，务望诸君奋力可矣。”正说话间，已报李秀成兵马大至：赖文鸿、古隆贤、陈坤书、莫仕葵、范汝曾，相继并进，皆望曾军击来。曾国藩即檄诸军速进：于是杨载福、张运兰、吴坤修、江忠泗、周凤山等，疾忙分头抵御。不意秀成养精蓄锐，三军无不奋勇，曾军如何抵当？时清将杨载福，正与赖文鸿鏖战；后面

周凤山、吴坤修等四路亦一齐向前。李秀成即令古隆贤、陈坤书等，分四路而出战。时已近辰牌，秀成忽令退兵。杨载福恐其中有诈，已不敢径追。秀成见诱之不动，乃令前军直退，遂即转攻曾国藩大营。而自己反与诸将,合击曾军前部。清兵见李秀成旗号，心上早吃一惊。杨载福独战李秀成，秀成乃将本部分而为二：夹击杨载福。而以郜永宽、蔡元隆、黄子隆、汪安均分敌周凤山、张运兰、吴坤修、江忠泗等两军，喊杀连天。秀成下令道："彼一路若乱，则诸路俱乱矣！"乃复分部将汪大成夹攻江忠泗。江军受斜里一击，队伍俱乱；汪大成复引健卒五百人，直捣江军。并传令军中："如吾红旗一举，即齐向敌人主将击射。"于是五百健卒，一齐发枪，江忠泗身被数十弹子，登时毙命。汪大成复以第二队继进。时江忠泗既亡，全部皆不敢恋战，互相逃窜。汪大成、汪安均乃合击江军，斩首千余，伤者不计其数。时近午牌，江忠泗既死，汪大成、汪安均在既破江军之后，乘势合击周凤山、张运兰、吴坤修等，太平将郜永宽，更下令道："汪公部下已斩将立功，诸君不宜落后也！"军士得令，更为奋勇，直攻周凤山。

那时周凤山方竭力抵御，忽报到江军全数覆没，周凤山大惊，部下人人胆落。复见张运兰、吴坤修两军，都已败下，不能立足。谁想太平将汪大成、汪安均，已分道抢来，合同郜永宽，分三路把周军围定，弹子如雨点子而下，周兵死伤更众。周凤山亲自擂鼓，正待杀出重围，右腕上早着了一颗弹子，痛不可忍，鼓声顿息。兵士只道主将已亡，一时哗乱。郜永宽乘势压之，周军左队两营，皆逃不及，已倒枪投降。郜永宽乃尽缴降兵枪械，移诸后军；然后悉心进逼，把周凤

山困在垓心，不能得脱。太平将汪大成、汪安均，又都逼进。周军部下五千人，此时只存二千人左右。正自危急，突见汪大成后军自乱，只见一队人马冲过太平兵杀入，乃吴坤修兵也！周凤山遂乘势杀出，并问道："足下何以至此？"吴坤修道："吾与张运兰二军，已为蔡元隆所截，首尾不能相顾。且闻张运兰亦败走矣，吾军被压，不能退后。闻足下被困，特来相救。"于是周凤山，亲自当先，令吴坤修在后，奋力杀出。

不意太平人马，各路齐到。前有汪大成、汪安均，后有郜永宽，一齐夹击。蔡元隆以既退张运兰之后，又再复夹攻杀来。周凤山被四面受敌，料知不能前进，乃与吴坤修约兵退后，转望东而逃。只顾前走，不顾后追，合力杀退郜永宽，此时部下只存千人左右，吴坤修部下所存更不及千人，乃合而为一，望东而奔。忽见前路喊声又起：原来杨载福一军，已为李秀成所败，杨载福易服杂在军中逃走，其余军士，皆东奔西窜。周凤山、吴坤修，欲赶上相救，只是后路太平将郜永宽、汪大成、汪安均、黄子隆等四路，已卷地而来。周凤山、吴坤修，又不能屯驻，乃与杨载福败兵同逃。此时队伍全乱，所逃亦无一定方向，唯见路则奔，复被李秀成率诸将大杀一阵，杨载福、周凤山、吴坤修，三人合计所存二千人马，落荒而逃。汪安均力请与诸将同追杨载福等，李秀成道："吾志不在捕一无名小将，而志在捉曾国藩耳。"乃立令诸将会合：仍令赖文鸿为先锋，直捣曾国藩。

是时曾国藩听得前军已自失利，乃尽提本部下大兵与诸将所部，前来接应。忽探马报到：太平将士赖文鸿、古隆贤、陈坤书、莫仕葵、范汝曾共五路人马，每路约四五千人，已亦齐攻到。曾国藩大惊道："赖文鸿乃秀成先锋，今已到此，

岂吾前军皆已败绩乎？事已如此，只有号令诸将，准备迎敌。”忽又报到：先锋杨载福、周凤山、吴坤修、江忠泗、张运兰俱已溃败矣！曾国藩谓左右道：“五路人马不为弱少，何败之速耶？”此时正不知所措。忽见张运兰奔到，部下只存约千人，多是焦头烂额。见了曾国藩气喘言道：“前军各路，已尽为秀成人马所破矣！江忠泗且阵亡去也。”曾国藩急问杨载福、周凤山、吴坤修何往？张运兰道：“眼见周、吴二军被压，与末将首尾不能相顾，现不知何往？”曾国藩摇首叹息。忽听得号角喧天，喊声振地，赖文鸿等五路一齐拥至。国藩急教迎敌。不想军士，皆如惊弓之鸟，一闻号令，唯有勉强接战。赖文鸿乘胜之威，人人奋勇，如何抵敌！陈坤书更下令道：“吾等先与敌人前军接战，未能取胜；今反他人立了头功，吾等有何面目！今唯有竭力以博一胜耳。”乃领兵一马当先。古隆贤、范汝曾、莫仕葵亦同时继进。曾国藩令刘崇佑、刘连捷、萧启江、普承尧分敌四路，而以中军副将周天孚，独当赖文鸿，自己亦率人马为各路声援。唯赖文鸿在秀成军中枪法著名，准头命中，百无虚发。故周天孚到时，早被赖文鸿窥定，枪声响处，周天孚早已落马而死。于是中军大乱。赖文鸿乘势猛扑，直冲敌阵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那时刘崇佑、刘连捷、萧启江、普承尧各路正与太平人马相持，忽见周天孚全军俱溃，无不大惊。曾国藩当调军来救时，方虑各路俱败：实因所在战场不好，诚惧一经同败，更无退路，故那时极欲奋战。怎奈周天孚阵亡之后，三军已自惊惧。忽然李秀成大队又至，陈书坤、古隆贤等，更为得势，各军加倍奋力。刘崇佑、刘连捷、萧启江、普承尧各军立足不住，皆望前而逃。李秀成率大军拥入混战。一来太平人马奋勇；二来乘胜之威；

三乘此时兵数已数倍于清军，如何抵敌？曾国藩先自逃走，诸将亦随后俱退。秀成号令三军：一齐追赶，如捉得曾国藩者，赏银五万，位列公侯。

诸将一闻此令，更为奋勇。赖文鸿率兵当先冲进，直向清军中来，要寻曾国藩。刘崇佑恐曾国藩有失，急以力挡赖文鸿。无奈赖文鸿提枪猛击，刘崇佑左腿上早已被伤，只得策马奔逃，军士亦纷纷乱窜。赖文鸿更不理会，只令降者免死，即直冲清军而过。是时漫山遍野，皆是太平兵马，清兵除降者、死者，唯东奔西撞。秀成率诸将直追。忽见首王范汝曾带伤而回。秀成即问其故？范汝曾道："某正追赶萧启江，看看赶上，方欲发枪，不意面上先着了一伙流弹，故此先回。"秀成即令回营养伤，自率大军前进。突见一队人马，秀成问之，乃普承尧败兵也。因普承尧已带亲兵先逃，故军中无主，特地投降。秀成令尽缴其军械，褫下号衣，安置在后。令本部亲兵穿着，扮著承尧败兵，直蹑曾国藩而来，中途却先遇刘连捷。那些扮作普军的太平人马，不知秀成志在单捉曾国藩，竟乘势杀起来，刘连捷一军也被杀去大半。刘连捷也仓皇奔遁，秀成见之叹息："吾此计欲捉曾国藩，今却大题小做矣。"说罢仍督兵奋追。

时古隆贤、陈坤书、莫仕葵等，各军皆如入无人之境，但闻清兵呼天叫地。赖文鸿一军，更在秀成之后，远望曾国藩旗号，早已不舍。国藩正人困马乏，忽见刘崇佑负伤而至，即道："后路皆是敌军，吾军已覆去大半矣，速宜逃走。"说罢，后面喊声渐近。国藩叹道："吾今番死矣！"正说话间，却见周凤山、吴坤修赶到，只存些少败残人马，护著曾国藩而逃。时曾国藩不暇问及败兵之事，只顾奔走。周凤山道："吾等败

后，已落荒而逃；适见后军又败，故引残兵至此。今不特赖文鸿追到，即李秀成大军亦追近矣！战力既失，彼来势更猛，宜早作区处。”曾国藩道：“能逃则逃，否则死之。吾身断不为辱也！”不料说犹未已，已见前途尘头大起，忽有一队人马拥至，截住去路：乃太平大将堵王黄文金也。曾国藩见了，魂飞魄散。前面既有黄文金，后路又有李秀成及诸将卷地而来，此时清兵皆如七断八续，已毫无次序，曾国藩前后受迫，传令暂歇于小山之上，自必料死。

正在急迫之际，已见张运兰奔到，即言道：“前后大兵至矣。现彭玉麟方引水师屯于岸边，大帅速下兵船逃生，否则危矣。”曾国藩听得，即引败残兵马，望北奔来，随后刘崇佑、刘连捷、萧启江、普承尧亦陆续赶到，乃一同奔走。不多时李秀成大军掩至，清兵皆如波开浪裂：太平人马皆大叫休走了曾国藩！曾国藩更惊，不觉把马鞭坠地，幸左有张运兰，右有吴坤修保着同逃。曾国藩道：“吾兵至岸边时，若被秀成掩至，则不知死所矣。”乃教普承尧、萧启江与诸部将竭力断后，然后与吴坤修、张运兰，同奔兵舰逃走。随后李秀成、黄文金追到，复大杀一阵，清兵已所存无几。清军诸将皆夺路而逃，独不见了曾国藩。后得降兵相告，知道曾国藩在水师逃命。李秀成见多杀无益，即传令收军。计这一场战事，清兵统领以下将校，死伤数十员，军士死伤约三万人，降者万余，李秀成大获全胜，诸将乃请进兵九江。李秀成道：“今日九江，非昔日可比。吾国得之在昔日，固倚为长城，以足以阻清兵来往要路也。今则九江已绝无险要可守。今日攻之，诚如摧枯拆朽。留重兵守之，则徒费兵力；否则今日得之，明日即失矣，徒损军威无补也！”莫仕葵道：“然则今日大胜，

又将焉往?"李秀成道:"吾军以北伐为主，未得径行吾志者，固由天王专顾东南半壁，亦由敌军每以兵力困余也。今曾国藩大败，湖北诸将可再出安徽矣，故速宜回顾皖省也。"说罢乃令黄文金，仍留江西，以分左宗棠兵力；并令雷焕、张祖元之众，并属诸黄文金，以厚兵力，然后报捷南京。复引大队渡江，再回安徽境界而去。

且说曾国藩经此大败，愤不欲生,各路合计不下五万人，所存不过数千，损兵折将，何以见人?又不知何以奏报?不如索性做一个梗直，报称全军覆灭，仅以身免；一面报知湖北官文、胡林翼，诉说兵败情况，求互相设法恢复。徐即以水师及败残人马回驻九江。一面又将兵败幸免情况，函报家乡。原来曾国藩乡中尚有两弟：一为曾国潢，表字澄侯；一为曾国荃，表字沅甫。自从曾国藩从军，本不欲诸弟出身，故屡劝以在家尽孝。怎奈他的兄弟，皆喜功名，乐战事，故大不以此说为然。以为自己要尽孝，为兄的便可不必尽孝。故自曾国华、曾国葆相继出身，曾国潢犹可，惟有曾国荃，却不能隐耐，每欲得一机会出身治兵，图个建功立业。恰接得曾国藩函报，知李秀成引大队渡江，国藩正在危急，乃与其父亲商酌，立意出身。其父亦欲其往救国藩，乃立即具禀湖南巡抚骆秉章，在乡招集乡兵二千名,直望江西九江而来。自此曾国荃一出，而太平天国又多一劲敌矣。

闲语不表，且说曾国藩自经大败之后，全军元气失尽。及走回了九江，仍恐李秀成追至，赵景贤道:"秀成不来也。今日九江本非重要，非彼所必争；彼若来追,吾不难即退彼。徒耗兵力，究所何用呢?"曾国藩以为然。一面再派人回湘募勇，以复元气；一面再催湖北请官文、胡林翼进兵。胡林翼

听得曾国藩几至全军覆灭，乃叹道："近来迭遭大胜，偏遇曾军有此不幸，殊出意外。今当先挫敌人锐气，否则再难制止矣。"时李续宾在座，乃进道："近来秀成全军南下，破我大兵者，全欲皖省无内顾之忧耳！某愿以本部大兵会合各路，由鄂省直趋皖北，东撼金陵，以隔彼之声势；则安庆势孤，而诸公亦得从事于安庆矣。"胡林翼道："公为安庆巡抚，皖省用兵，乃公之责任，吾其赞公行。且更拨一员上将助公，公其勉之。"乃令曾国华领所部五千人，付于李续宾，立行出发，续宾慨然允诺。乃与部将彭友胜、胡廷槐、孙守信、邹玉堂、杜延光、赵国栋、董容芳、王揆一、何裕、何忠骏等，以及大小将校数十员，大军三万余人，与曾国华号令三军，伸明队伍，一路旌旗遍野，枪炮如林，直望安徽进发。

是时声气振动远近。那李秀成早知曾国藩败后，敌军必猛图安庆，乃调谭绍洸助守安庆，以壮声援；忽报燕王秦日纲病故，秀成伤感不已！并道："燕王与天王，共起于贫贱，多立功劳，今遇身故，是诚可惜。"说罢乃令并撤金湖之众，调洪秦魁回守兴国州城。正在商议进兵之际，忽流星马飞报：清国大将李巡抚续宾，会合诸将，领数万人马，要破安省。现由宿松进兵，所经黄梅、太湖、潜山、铜城皆望风披靡；现又攻陷石牌，向庐州来也。秀成听罢，适陈玉成又有文书飞到，亦说李续宾一路人马，如此这般，速宜合兵破之；并言自己引兵东回，要先破李续宾。李秀成至是，乃谓诸将道："李续宾为罗泽南弟子，自用兵以来，久著能名，军锋亦锐。今彼以破竹之势，不乘机下安庆，反北趋庐郡，其用意欲东渡江宁，以扰我根本，而孤安庆之势耳。续宾得胜后，胡林翼亦将分军，以攻安庆矣！吾须先行破之。"部将陈坤书道：

"李续宾虽勇，然以英王遇之，力足敌矣。吾惧忠王北行，而安庆危也。"李秀成道："英王虽足敌李续宾，不过为敌兵前驱；吾惧湖北清兵再至，则英王受制，吾不得不往，续宾一破，安庆即安矣。"说罢将本部分而为二：令古隆贤、陈坤书、莫仕葵、范汝曾各引本部，分屯安庆附近，以壮声援；即与诸将共引人马二万五千人，望巢县而进，以截李续宾东趋之路，一面打听军务。

原来陈玉成亦由六安回军，并不直入庐州，反沿庐州上流，直到含山界口，以截李续宾，与李秀成一样意思。因陈玉成不料李秀成人马到得如此神速，恐进了庐州，湖北清兵复出，必腹背受敌；且料李续宾必引兵东指，故不分昼夜走至含山。听得李秀成大兵已到，遂与商议进兵，并令吴汝孝，带兵往把舒城要路。吴汝孝道："前者大军既经过庐州，而不守庐州，今反令小将回守舒城何也？"陈玉成道："前因不知忠王兵到，惧无援应；又惧清兵由鄂再至，则腹背受敌矣。今李续宾正困庐州，若知将军已扼舒城，而吾与忠王又据巢含而进，则李续宾必惧掩击，将舍庐州而求战地，是吾计成矣。"吴汝孝得令去后，时庐州守将吴定规，一日三次文书，飞来求救；少顷李秀成亦有书到：力言各将合兵，各用各计，速截李续宾，庐州之围自解；若徒守庐州，是拙计也。陈玉成道："所见略同，吾计亦决矣。"乃传令进兵：由金牛而进；李秀成却引兵沿白石山而进。

那白石山只隔金牛二十余里，两军分道而趋，务截李续宾。时续宾正困庐州，唯吴定规竭力死守，以待援应，李续宾更下令道："吾军至此，一路沿太湖、潜山、石牌、桐城，势如破竹，敌人望风披靡，今独不能下一庐州，以数万大兵，

为吴定规一人所挫，皆由前则英锐，而今则疲玩耳。诸军务宜奋力，否则敌人救兵一至，吾兵益受困矣。”曾国华道：“吾军长驱至此，如强弩之末，难穿鲁缟。今深入重地，又经疲战，适遇敌军，吾未见其可也！且焉有军行千里，而敌人不知者乎？吾惧兵将至矣。不如捷报湖北，并请援兵，方为上策。”李续宾听罢点首。忽探马飞报：陈玉成已派顾王吴汝孝，扼守舒城要道。李续宾听罢大惊道：“彼扼舒城要道，而阻我援兵来路也；然则敌军已在前矣。”部将邹玉堂道：“如此，计不如回军，较为稳着。”李续宾道：“敌兵必至，然后扼要道，以阻我援兵；今若退后，反为所乘耳。今不能再攻庐州，亦不能退归后路，惟有撤庐之围，引军直指，故缓行程，以养兵力。若遇敌人，拚与一战而已。”说罢便离去庐州。时吴定规不知李续宾何故撤兵，也不追赶。

且说李续宾离了庐州，约行五十里，正是三河镇，李续宾传令扎下大营，打听得陈玉成已驻军金牛堡，乃决意先扑陈玉成大营，为先发制人之计。传令休兵一日，到夜后商议进兵。是夜正大雾迷天，对面不见人。李续宾传令：五更造饭，黎明出队。部将赵国栋道：“不如五更进兵，因陈玉成兵众，闻李秀成兵亦至矣。若与明白交战，势必不敌，不如以奇兵破之。料大雾之际，陈玉成必不出兵，我宜择土人熟知地理者为向导，直抄金牛，出其不意以扑陈玉成营寨，必获全胜。”说罢各部将在座者，一齐鼓掌，皆主五更出队。李续宾被拗不过，且觉其言有理，乃依计而行。传令各营：三更造饭，五更进兵，密派土人四五十名作向导，乘大雾而进。到时，李续宾令三军：人衔枚，马勒口，不想玉成亦因雾重，惧为李续宾所劫，乃谓诸军道：“我今日兵驻金牛，已为敌人

所知。今夜大雾，须防劫掠。”乃传令大军起程，欲夺三河镇。因那时陈玉成，只探得李续宾已离庐州，尚不知李续宾已到三河镇也。不料陈玉成人马起行时，与李军两不相遇；皖北一带，又是陈玉成走惯的，故深悉地理，将近天明时，陈玉成人马已过三河，反抄在李续宾之后，及浓雾散后，陈玉成已过了三河后面。

那李续宾所用向导，仍不识地理，竟为雾误；左转右折，所行总离三河不远。当陈玉成到了三河，忽见前军报称：所过见其无数壁垒，烟灶尚新。陈玉成道：“李续宾曾驻兵于此。核其踪迹，是东去矣。当从后截击之。”乃令以后军为前军，亲率小儿队为前队，卷地追回。追至金牛洞，约离李军后路七八里，即发炮攻击。李续宾知道陈玉成一军已折在后路，急令回军激战。李军不知陈玉成误折在后，以为预先埋伏，无不惊心落胆，诸部将亦各有惧色。李续宾奋然道：“兵法云‘置之死地而后生’，是在诸君奋力否耳？”诸将闻得一齐奋进。惟陈玉成愤于二郎河之败，欲雪前耻，亦鼓励三军，人人猛勇。两军正在恶战间，时李秀成正沿白石山而进，约离三河八里，听得炮声震动，知道两军已经交战，乃挥军赶上接应。时陈玉成见秀成人马已到，军心更壮，并力攻击清兵阵脚，不一时清兵阵脚早已移动。李续宾全军队伍已乱，陈玉成乘势督兵猛扑而进。令军士大呼道：“李续宾快来纳命。”管教：

三雄会战，顿教名将陨庐江；

重壁鏖兵，又见忠王破桐县。

要知李续宾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五 十 回

战桐城忠王却鲍超　下浦口玉成破胜保

且说陈玉成见李续宾阵脚移动，乘势攻击，李军大乱，玉成率队直蹑李续宾，令军士皆呼李续宾快来纳命！续宾大惧，自料不能透围，乃再督诸将奋战：以中军统领副将彭友胜、参将胡廷槐，双敌陈玉成。陈玉成令陈国瑞猛扑胡廷槐一军；自己亲攻彭友胜，而以五旗营分左右并进，包裹续宾大营。

先是陈国瑞以小儿队先进，忽枪声响处，胡廷槐死于马下，陈玉成乘势冲进，把彭友胜一军隔做两断，即令陈国瑞独捣李续宾，续宾全军皆乱。正在危急，忽得两路兵马杀入，同救李续宾，乃曾国华、邹玉堂，李续宾心始稍定。不料英王部下五旗营齐至，所遇清兵，如狂风败叶，杀得呼天叫地，李续宾不能立足，率了曾国华、邹玉堂及诸将望东而逃。忽见左路人马，纷纷倒退，原来左路已为先锋赖文鸿直冲而入。清参将杜延光、游击赵国栋，双挡赖文鸿不住。赵国栋早被赖文鸿枪毙，清兵纷窜，杜延光亦为李秀成所败。那时李秀成沿白石山而来，离三河战地只有七八里，听得炮声震动，乃挥军进战，乘势攻击，杜延光不敢恋战，亦望后而逃。忽道员孙守信、知府董容芳，引兵来救杜延光一军，力阻赖文鸿。不意秀成部将汪安均、汪大成、陈赞明、黄子隆等已分道扑至。杜延光、孙守信、董容芳如何抵敌，乃一齐溃散将来，反与李续宾来路相撞。于是清国各路败兵，反合做一处。

李秀成乃传令诸军，合围而进，与陈玉成共困清兵于中央，不能得脱。部将汪安均问道："何不此时让一路，放清兵出走，然后追之；今合围包困，恐困兽犹斗，清兵将为续宾效死矣。"李秀成道："彼全军俱败，队伍尽失，焉能复振？且我众彼寡，不足惧也。诸君速宜奋力，休教清兵走漏一人也。"三军得令，一齐奋击。李续宾四面被围，无路可脱，乃令部将邹玉堂、曾国华在前，诸将在后，自己居中，欲奋力透出重围。奈此令甫下，邹玉堂先已中枪阵亡，曾国华一军亦大乱，陈玉成已扑至阵前，清兵互相哗叫。陈玉成下令降者免死，清军多有弃枪而降。陈玉成更逼近一步，曾国华知不能得脱，即已自尽。是时李秀成亦从后逼至，与陈玉成越逼越近，清兵皆无心战斗，李续宾左冲右突，不得越出半步。看看部下诸将，所存无几，三军所存不及万人，同在垓心，李续宾看见三军呼天叫地，太平人马，已一层紧一层的杀进来，清兵尽失战斗力，或降或死，不计其数，太平人马更践尸而进。李续宾见了，慨然泪下，顾谓左右道："吾受国家重任，且任安徽巡抚，身为主帅，统数万人马，以至于此，今使全军覆灭，皆吾之罪也。吾万死犹轻，然诸君当以性命为重也。速设法图生耳！"时王揆一在旁答道："今全军已失七八，四面皆敌兵，焉能逃生？吾等亦不忍言降。今唯率众死斗，或犹胜于敛手待毙耳！"说罢王揆一与何忠骏，乃身先冲敌而出。李续宾此时仍欲继后奋战，不意陈玉成部下皆如铜墙铁壁，不特撼之不动，且陈玉成部下的小儿队，已节节挨进；陈国瑞更逞神威，直冲何忠骏。计忠骏部下尚存五百多人，皆被小儿队一枪一个，如寸草不留。何忠骏先死于乱枪之中。于是王揆一一军，亦不能前进，李续宾更为危急。忽

然后军哗溃，原来李秀成已引各路人马拥至，隔不得一二里。李续宾自知不能逃脱，乃尽将文牍摺件，一概检起焚了，然后北面再拜，拔剑自尽。按李续宾字布庵，本湘乡人，为罗泽南弟子。自从军以来，身经六百余战，所向有功。一时湘中清将，无有出其右者。临事勤慎，遇敌奋勇，与多隆阿、鲍超、塔齐布齐名，今乃死于三河之役，时人有诗赞道：

儒生慷慨策从戎，良将威名皖鄂中。
北面罗山贤子弟，东来江左小英雄。
身经百战支危局，雾掩三河起恶风。
回看兴国州城外，一样师生死难同。

自李续宾死后，诸部将中被阵亡，或同时自尽，无一生存。所余残兵，只有数千，亦尽倒戈投降。计这一场大战，自李续宾而下，所有死亡者将校：如彭友胜、胡廷槐、邹玉堂、杜延光、赵国栋、孙守信、曾国华、董容芳、王揆一、何裕、何忠骏等，共四十余人；大兵三万余人，死亡者二万七千人，降者约万人，全军覆灭，无一生还，为历来战阵所未有。因被李秀成、陈玉成两雄会兵，四面包裹，合围而进，故并无一人逃出也。

当三河败时，鲍超欲驰往援救，比至舒城，已为吴汝孝所阻，不能通路。李续宾外援既绝，遂遭此大败。自此消息报到湖北、江西，官文、曾国藩大惊，各省皆为震动。因李续宾一路人马，清国倚若长城，一旦殒灭，如何不惧？当即会衔奏知清廷。时咸丰帝好不震悼，立即加恩厚恤，以李续宾照总督例赠予，谥忠武；并赏银三千两，入城治丧，将他入祀照祠；并荫其子孙，从资鼓励。原来李续宾平日治兵，所到之处，好掠淫妇女，曾为御史所参。咸丰帝以用人之际，又怜其勇，不加责备，反称好色乃武夫小节，着毋庸议。李

续宾得此一语，便不胜感激，乐为效死，此次遂殒于三河。

今闲话不必细表，且说李秀成、陈玉成，全军大捷，降清兵万人，斩二万余人，平清兵营垒七千余座，所得器械粮草无数。李秀成谓陈玉成道："此战清兵胆落，关系甚大。吾两军固然有功，吴汝孝功亦不浅，若不是他紧扼舒城要道，恐鲍超救兵一至，李续宾未必便死也。"遂录吴汝孝为头功。一面商议进兵之法。陈玉成道："自湖口一战，曾国藩胆落；三河再战，李续宾阵亡，吾国自此复振矣。唯皖、鄂一带，苦于湘军；天京一带，又为胜保、德兴阿等所扰，隔我天京交通之路；而鲍超一军又屡伺安庆。今若能西挫鲍超，而东破德兴阿，则江、皖安如磐石矣！吾当与忠王分兵，各破一路，未审尊意如何？"李秀成道："正合吾意。英王欲往何处？可先自择之！"陈玉成道："吾军两挫于鲍超，然一遇胜保，无有不胜，吾本欲斩鲍超之头，以雪前败，只恐军心尚怯，故欲忠王西行也。"李秀成允诺，遂由陈玉成下浦口，秀成自领人马西行。又念谭绍洸守安庆，兵力已足，乃令古隆贤、陈坤书两路，由安庆东趋，相会于桐城。李秀成率大兵望桐城进发。

时清将鲍超一军，自二郎河战后，转战各路，互有胜负；及李续宾深入庐州，催请救兵，胡林翼特派鲍超往救。奈为太平将吴汝孝所阻，不能通过舒城，遂驻兵桐城一带，报知胡林翼，欲直下安庆，以分李秀成兵势。迨闻清兵全覆，李续宾阵亡，知道太平兵势正锐，未敢遽近。忽接得胡林翼来文，多隆阿已调往攻捻，现胡林翼特出兵潜山，以鲍超声援，欲同下安庆。突有探马飞报：秀成之兵马已过庐州，沿舒城直望桐城而来，鲍超听得秀成兵势雄壮，心上稍怯，先把军情报知胡林翼。林翼以鲍超向来用兵，遇敌则进；今忽然以

李秀成军势浩大来报，是有怯心矣。遂回书鲍超，并道："吾为巡抚，受朝廷厚恩，理当效死。若诸君则不然。可战则战之，不然即先宜退兵，勿过临险地也。"林翼之意，直欲激起鲍超奋心。故鲍超看了来书，以为胡林翼既宜效死，难道自己不宜效死，便立心奋战。一面复林翼，自称誓与李秀成决个胜负。胡林翼听得大壮其志：欲以兵为鲍超后援。不料李秀成亦虑湖北清兵将出，将为鲍超后应，乃飞令补王莫仕葵，以本部人马西行，直击潜山、太湖之间，以为声援。胡林翼听得莫仕葵人马将到，乃惧为所蹑，不敢遽进。

是时鲍超进兵，已近桐城，李秀成大军亦至。部将汪大成进道："霆军已至矣，不如先踞桐城，迟则鲍超先入为主矣。"李秀成道："将军之言非也！桐城乃囊中物耳，不患不得！吾军若入桐城，其势已孤，徒待霆军之攻击；彼纵攻之不克，犹可从容而进，而彼先立于不败之地也。鲍超此来，志在求战，吾因而破之，又何忧桐城不为我有乎？"说罢诸将叹服。忽报探马飞报："鲍超大军合约三万人，已相离二三十里。"随后又报："胡林翼一军不敢前来。"李秀成急令三军掘土为垒，计分二层：其外就所掘之地，以为长濠；然后传令三军，如遇霆军来攻，且勿急进，宜先并力御之。部下听得，皆为不平，以为李秀成畏惧鲍超，故皆磨拳擦掌，愤愤不平。秀成皆诈作不闻，只传令不得违抗。

不移时霆军已至，秀成又令三军不得妄动，待看中军红旗起时，方始出兵。时霆军进势极猛，惟苦于太平人马重壁相隔，不能攻得要害。那鲍超本是精悍好斗，乃督兵猛进，欲直扑长濠。奈秀成人马自内击出，霆军死伤颇众。时太平天国诸将，皆请令越濠而出，秀成不从。并且出示言霆军壮，

陈玉成且为所败，不宜妄进。待稍有机会，然后乘之。惟诸军心中不服，又不敢抗李秀成之令，只有奋力抵敌。计自辰至暮，依然不出。鲍超令部下绕攻秀成，昼夜不息。李秀成乃分军为二队轮班歇息。鲍超不知李秀成有何计策，只欲摧倒李秀成壁垒，欲填濠而进；一面令部将孙开华，领兵先取桐城；复飞报知胡林翼，谓已入桐城，现正压攻李秀成营前，以为必胜。去后复鼓励三军，冒死猛进；奈进势愈猛，死伤愈多。那李秀成所筑营垒，以数十小营，护一大营，势若回环；且两重壁垒，任鲍超如何攻击，全不着紧。乃至次辰，李秀成得探马飞报：古隆贤、陈坤书，两军将到，李秀成大喜。时霆军损伤三千余人，军力亦倦。李秀成乃飞令古隆贤、陈坤书，直从下游截攻霆军。随即中军把红旗一举，太平人马蓄愤已极，即开壁门，分道而击：计赖文鸿、汪安均、汪大成、陈赞明、黄子隆，共五路人马，令蔡元隆、郜永宽，留守大营，兼防后应，以防桐城清兵冲击。秀成却与诸将校，共统大军，为五路后继，一齐向霆军杀来。

那时霆军连攻了一昼夜，兵力已倦；二来太平人马蓄愤已极，人人愤勇，无不一以当十，霆军如何抵敌得住？皆望后而退。鲍超大怒，下令退后者斩。却令部将王恖庆、娄云庆、熊铁生等，各率本部猛御，鲍超复引兵当中直进。忽报部将唐仁廉坐下马，被赖文鸿枪毙，唐仁廉翻身落马，唐军中营、左营，先已惊溃，队伍遂乱。赖文鸿乘势直捣，唐仁廉支撑不住，先已败下。同时熊铁生为太平将黄子隆部下流弹，伤了右臂，负伤不能督战了。于是唐仁廉、熊铁生，两军先败。赖文鸿、汪安均、汪大成、陈赞明、黄子隆一齐蹑追。鲍超仍欲奋战，不意唐仁廉、王恖庆、娄云

庆、熊铁生各路兵马，反冲动鲍超中军。李秀成大队已到，万枪齐发，鲍军死伤极众，乃一同败走。鲍超传令先奔潜山驻扎，只望胡林翼应援，不料补王莫仕葵先到，古隆贤、陈坤书亦到，胡林翼已不能驻足，引军西回，欲改向北路，以应鲍超，诚不料霆军败得如此迅速。那莫仕葵、古隆贤、陈坤书等不追胡林翼，反引兵北截鲍超。所以鲍超反倒前后受敌。李秀成见霆军已败，复拨军为二，令赖文鸿、黄子隆、陈赞明为一路，从吕亭驿追下来；秀成自与汪安均、汪大成及诸将为一路，从斗铺追下来，两路皆取建瓴之势。下令行军不能中止，不分昼夜，务令鲍超全军覆没方休。太平军士得令，皆且追且攻，看看将近潜山，鲍超已失军万余人，正在人困马乏，忽见前路尘头大起，三路人马势若长蛇拦住去路，早发炮向霆军攻击。随据探报称乃太平将古隆贤、莫仕葵、陈坤书兵也。鲍超顿足叹道："似此前后受敌，吾其死矣！吾死，诸君又岂能独生？其各宜奋战可也！"便令诸将分头抵御。究意寡不敌众，且又溃败后，军士皆无心恋战。时太平人马已分道压至，秀成大兵在东北，古隆贤、陈坤书、莫仕葵在东南，诸路夹攻，且攻且进，霆军不能抵御。赖文鸿更统本部人马，直冲清国兵，声言勿放走鲍超。

时霆军死伤遍地，太平人马皆践尸而进。鲍超知不能抵御，乃传令向西而逃。惟太平人马复随后追击。鲍超谓左右道："此行得生为幸，霆军能战之名从此扫地矣。"见三军纷纷乱窜，部下所存不及万人；后面人马又已追至，此时霆军皆已疲倦，被太平人马冲入，当者便死，霆军更为纷乱。鲍超怒军士投降，已传令诸将：使转布军中，谓昔者霆军连败太平人马，杀伤既多，蓄愤已久，降者必被诛戮；故霆军无敢

言降。经秀成下令招降，亦无应者，故死伤更众。时鲍超亦不顾及后军，只由诸将保护而逃，随后娄云庆、王衍庆等，亦皆奔到，都称全军将尽，快些逃命。

正走间，忽见后路一枝人马赶到，乃部将孙开华兵也。因孙开华攻入桐城，闻得霆军大败，料知孤守桐城无用，故并弃桐城奔走。鲍超得这一枝生力人马，心上颇安，传令孙开华断后而奔：无如无孙开华所部仅二千人，不能当李秀成各路之众，折去人马大半，也只好一同奔溃。秀成仍率诸将猛追，纵虎归山，终为后患也。遂悬重赏：务捉鲍超。鲍超正在危迫之际，又见前路一枝人马已到，远见尘头飞滚，乃谓左右道："来者若是敌军，吾等岂尚有生路乎？"说犹未已，已得探马报称：胡林翼已率李孟群、江忠义两军来到，鲍超方才放心，未几果见胡林翼旗号。时李秀成三军疲战，恐不敌胡林翼生力军，遂传令勿追。那时鲍超已被李秀成追杀五十余里，沿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及得胡林翼救援之后，部下所存不及五千人，计死亡逃窜约有二万之数。鲍超不觉垂泪道："吾向不曾与李秀成交锋，今日遇之，方知其能也。今使军士涂炭，皆吾之罪也。"说罢力请胡林翼代请议处。胡林翼道："使君以孤军深入，致遭失败，此吾之罪也。胜负兵家常事，但九江一败，桐城再败，吾军损失军锐，不下十万人，军势大挫。既敌人军势复张，关系不小，即君之威名，亦甚可惜也！"鲍超听罢，摇首而叹。随觉腕上微痛，却已为流弹所伤，但非要害。胡林翼见敌军已退，霆军亦疲极，乃令安营，暂行休息。鲍超欲合军追击李秀成，胡林翼道："彼众倍于我，胜之不易；待公恢复军势后，再求一战，未为晚也。"鲍超乃无言。计霆军会合各路共二万余人，存者数千，尚多

焦头烂额；其余将校除唐仁廉、熊铁生被伤之外，凡营官哨弁死伤者四十余人。这一场大败，蹇军向来所未见。胡林翼只得令人掩埋各地尸首，自桐城南下转北而西，五六十里，尸骸遍地，简直埋不胜埋。

李秀成大获全胜，即会各路人马于潜山，范汝曾道："鲍超为敌军著名虎将，今全军覆灭，敌人胆落矣！胡林翼虽到，亦无济于事，不如乘胜追之。胡军若破，乘机收复武昌，有何不可？"李秀成道："语曰'归兵莫掩，穷寇莫追'，以吾军连战两昼夜，众将军力已疲矣，强而用之，徒以取败。设胡林翼有胆，以生力逼吾，则胜负未可知也。且武昌一地，为满人所必相争，守亦不易；今日得之，明日失之，是徒耗兵力耳。"范汝曾道："然则今日作何行止？"李秀成道："自吾下九江以来，前后三战，敌兵大败，皖、鄂、湘、赣之精锐尽矣；只留都兴阿、胜保，犹以马队属步军，断吾浦口，隔我天京交通路道，若英王能破之，则吾国可获数年之安。吾即乘机以谋北伐，不亦可乎？故我今当回军为英王声援矣！"遂酌拨人马驻守潜山、太湖、桐城一带，以为安庆屏障，即引军东返，以应陈玉成。

且说陈玉成，自与李秀成分兵，先由巢县，直抵滁州。忽得探马来报：清将钦差德兴阿一军，已由浦口趋小店；钦差胜保一军，亦直趋水口而来，两路人马合计四五万人，中有吉林马队万余，声势极大。陈玉成听得踌躇未决，部将陈仕章道："胜保军势徒有外观，不足惧也。吾军与胜保前后数战，未尝少败；今大敌当前，惟有奋斗，何待思疑！"陈玉成道："吾岂惧胜保者耶！但敌军中于胜保而外，复有德兴阿，吾以一敌二，须筹善法耳！某料德兴阿、胜保必引兵疾走乌衣，吾

不如先据之，然后以主待客，以逸待劳可也！”说罢即督军直向乌衣进发。

原来胜保再调都统富明阿一军为助。那富明阿军中，亦有马军五千名，胜保因前次八斗岭之战，步军多，马军少，为陈玉成所败。此次欲多用马军。故与德兴阿约，俟富明阿一军到时，然后同进。遂使陈玉成得先进乌衣。忽听得侍王李世贤，转战赣、浙二省，屡破清军；今闻忠、英两王西出，而胜保、德兴阿合兵重屯浦口，隔断天京之路，因恐天京有失，特此北还。一路破宁国府，入繁昌，趋和州，大军将抵全椒。陈玉成听得大喜道："侍王若至，此天助我成功也。”一面鼓励李世贤，约以分道破敌，并告以驻军乌衣；又飞令六合守将李昭寿，引兵而西，以截胜保之后。一面鼓励三军：敌来即战。

时玉成部下，自李世贤兵到，军心已壮；徐又听到李秀成已大破霆军于桐城，斩首二万，陈玉成此时更眉飞色舞，即示令诸军："以本军曾败于霆军，而李秀成独能破之，我军已形减色。今若更不破胜保，则我军威名扫地矣！”于是三军听得，更为奋勇，恨不得胜保、德兴阿早来交战。

时清将胜保两军，已取齐同来。胜保抽出富明阿马军五千，以为前部；令富明阿以步军为各路援应，共两军合计马队二万，步队三万。听得陈玉成驻兵乌衣，望乌衣进发。陈玉成令李世贤，兼统九伏洲之众，准备来攻。一面传令军中：待清兵至时，由李世贤先发；却号令本部，以吴汝孝为左军，以陈仕章为右军，以小儿队为前部，以五旂营为中军亲兵。并下令道："若清兵至时，先自守御；及李世贤军到时，料清兵必移击李世贤一军，然后乘之。”诸将得令，皆准备迎敌。是时清兵分两路并进：右路为胜保，以副都统嵇腾阿为前部，

以提督李若珠，副将戴文英继进；左路为德兴阿，以总兵陈升为前部，以道员孔继铄、宣维祈继进，皆向乌衣击来。到时已近日暮，德兴阿初欲休兵一夜，然后进战。胜保道："陈玉成骁悍好斗。我军至此，彼将出而击我矣！我壁垒未坚，必不能守御，不如先制之。"德兴阿以为然。远望见陈玉成连营五六十里，旌旗齐整，三军皆有惧色。胜保谓左右道："兵法在一鼓作气，今三军见陈玉成军容严整，似有惧意；若再延时日，兵心更动矣，是宜速战。"乃约会德兴阿，鼓励兵士前进，直攻陈玉成左右二军。不料吴汝孝、陈仕章早得玉成之令，先立寨栅，以防冲突，清兵一连进攻两次，太平人马不动。

未几夕阳已下，夜色初升，是日为九月初一日，夜后月色无光。胜保觉玉成向来健斗，此次独不出，正以为疑，陈玉成又预嘱土人，布散谣言：称陈玉成孤军难敌两路，故候李秀成方敢交战。胜保半信半疑，一怕陈玉成有别谋；二怕李秀成真到了，更难抵敌，便思退兵。左右皆争道："陈玉成非不能战也。我军若退时，陈玉成将出而乘我矣！"不想说犹未已，下流声鼓大震。探马早飞报道："太平军侍王李世贤，已会合九洑洲之众，前来助战矣。"胜保大惊道："此吾军探事不明之过也。早知李世贤至此，吾断不同趋乌衣矣。"说罢乃急报知德兴阿，趁玉成未出时，急行分兵：胜保自拒李世贤，而以德兴阿单迎陈玉成，立令分军。正移兵时，只见陈玉成军中火把明耀，一齐冲出。令吴汝孝、陈仕章转攻德兴阿，而陈玉成独击胜保，这三路人马，皆如生龙活虎，不辨人马多少，但见得弹子如雨而下。胜保前部副都统嵇腾阿，先已中枪毙命，军中一时纷乱，玉成乘胜夹击。那时李世贤亦率

大队拥至，胜保亦不能支。陈玉成传令每兵一队，半击清兵，半击坐下马，清兵惶乱之际，皆无心恋战。胜保令李若珠、戴文英双战陈玉成；传令自拒李世贤一路。不意陈玉成后路，五旂营已分道压至。李若珠先已受伤，军中更乱；戴文英一路亦不能支，乃一齐溃退。胜保见两路俱败，本部又为李世贤所压，所有马队已死伤三分之一，其余亦向后奔逃，胜保乃传令暂奔浦口。

陈玉成知李世贤必追击胜保一军，自已却分军一半，追蹑胜保；而以半军助吴汝孝、陈仕章夹击德兴阿。时德兴阿，正与吴汝孝等拒战，犹以吴、陈两路人马无多，初时不大畏惧，尚奋勇与吴汝孝、陈仕章相拒。及闻胜保已败，德兴阿大吃一惊：恐胜保一退，自已不能支持，正在筹思无策，忽见陈玉成分军拥至：已知道胜保已真溃败。于是全军皆惊。陈玉成督令吴汝孝、陈仕章猛进，德兴阿大败，传令将人马望东而逃。忽流星马飞报：六合太平守将李昭寿，已引大队截来。德兴阿更魂不附体，亦传令暂奔浦口。陈玉成乃与吴汝孝、陈仕章一齐追击。不多时李昭寿人马亦到，杀得德兴阿人马呼天叫地，沿路尸骸满目。陈玉成惟率兵直追，将近浦口时，李世贤亦已追至，太平人马耀武扬威，清兵被压至浦口，被追至河中溺死者，不计其数。管教：

五路西来，已压败兵沉浦口；

孤军东下，又来降将献苏城。

要知胜保、德兴阿此败若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

何信义议献江苏城　石达开大战衡州府

话说胜保、德兴阿两路人马，被陈玉成、李世贤督率诸将一齐追击，直压至浦口，那时竟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胜保欲回军猛战，以背水作阵，置之死而后生。不意清兵自溃败后，人人胆落，已无心恋战；及闻胜保回战之令，欲勉强支持，不意前军只顾逃走，两不相应。后面陈玉成、李世贤已随后逼到，枪炮交施，清兵死伤又不计其数。清兵皆互相逃窜。陈玉成、李世贤乘势冲入，吴汝孝、陈仕章更当先猛进，当者便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胜保仓忙无措，忽见提督李若珠奔到，谓胜保道："敌将至矣，速作逃计。"乃保护胜保直奔岸边，掠舟而逃。胜保得了生命，远望德兴阿一军，七零八落，浦口船支，又不敷用，统计本部溺死浦口者七八千人。岸上的更不能渡，所有岸上的队伍，皆是满人，亦不敢言降。是时胜保、德兴阿俱逃，岸上未及逃的，已无主将，又尽失战斗之力，被李世贤、陈玉成、李昭寿、吴汝孝、陈仕章等杀得呼天叫地。陈玉成更令三军：向马队攻击。故马上弁兵，皆无得免，凡杀不尽的，皆舍命冲突，见路则奔，余外或伏地请降。李世贤见了，意殊不忍，准令降者免死。计太平诸将中，以李昭寿独为好杀，故清兵所伤愈多。计胜保、德兴阿两军，共计死伤不下四万余人，余亦悉数投降，死伤将弁数十员。陈玉成、李世贤大获全胜，得马二千余匹，所获辎重

器械，不可胜数。

自此一战后，南京隔江之信始通，胜保与德兴阿剩得残兵万人左右，是夜逃回盱眙洪泽湖一带，以图恢复军势。

英王陈玉成知胜保已狼狈远逃，乃留李昭寿驻守滁州；即与李世贤扫平来安、六合、天长、仪征、扬州等处，以固金陵根本。然后以李世贤力顾南岸，以应浙、赣之师。自李世贤去后，陈玉成即入天京面君，具述近来战状。洪秀全不胜之喜，一面宴待陈玉成。忽报李秀成自桐城回军，一路扫平皖省，现已回至天京。洪秀全一并延入。是时忠、英两王，同会于殿上。洪秀全道："自清国曾、官、胡三将，会同破我九江；胜保又重屯两浦，以隔我天京消息，朕日夜不宁。今幸连番出师，一战湖口，再战三河，三战桐城，四战浦口，皆令敌人全军覆灭，既能张我军威，又得通达隔江消息，非两位贤弟之力，断不至此！"忠、英两王齐道："此皆仗天王洪福及将士用命所至。望天王勤政恤民，臣等当驰驱于外，誓恢复国家，以成一统。"洪秀全听了大喜。正在欢饮之际，忽报江苏巡抚李鸿章，又兴兵来攻，大兵将抵常州。所借洋人枪械，十分精利，今金坛、丹阳等处，已飞来告急。洪秀全听罢，面色为之一变。并道："前者李鸿章已迭次来犯，赖周胜坤、周胜富握守，以至金陵不受其困。今李鸿章若起重兵而来，又借有洋人利器，何以御之？"李秀成道："不劳天王费心，臣等必能使金陵无事。"洪秀全道："两位之中，必须一人前往，方能了此大事。不知谁人愿当此任？"李秀成道："皖省一带，非英王不能镇慑。英王可回军皖境，力顾北岸；吾当提一旅之师，再下苏、常。当臣弟未到天京时，已留意东路，早知前任苏抚薛焕，已改驻上海，专办洋务交涉，为借兵借械

之事。而以李鸿章实补苏抚，专事战争。臣素知李鸿章不打紧，其部下淮军，亦非能战；唯其部下将校数人，如刘铭传、程学启皆勇悍能战，颇为劲敌。且器械精利，若不挫其威，将来为患金陵不浅也。”陈玉成道：“忠王必有成算在胸。李鸿章不难破也。臣愿荡平皖境，以免天王西顾之忧。”洪秀全一一从之。陈玉成次日回军皖境而去；李秀成即部署人马，立刻东征。起程之日，洪秀全亲自送行，与李秀成握手，问几时可以奏凯班师？李秀成道：“往返及战争，计期一月可矣。”洪秀全道：“朕当专听捷音也！”李秀成即拜辞而行。时章王林绍章，正驻军金陵无事，乃令林绍章领兵同行，共大军三万余人；又令苏招生、吴定彩二人，统领水师东下，以为声援；仍令赖文鸿为先锋，并与各部将督率大军，望东而下。及大军既抵丹阳，得探马报称李鸿章之兵，有洋兵为前部，现时尚驻常州；又听得上游扬州一带，有清兵欲截秀成之后。秀成听得，乃令丹阳守将周胜坤，将本部人马屯守城池；秀成尽将大军屯扎城外。时陈玉成方留部将涂镇兴驻扎金山，即令涂镇兴移兵上驶扬州，先扫清兵，以免后顾；并令涂镇兴立速起程。秀成却先将常州附近各县收复，并下令诸将道：“苏、常两地，久经我军克复。自我军西出，遂复陷于清兵。今我大军到此，清兵不敢遽进，当先平各县，以孤常州之势，然后进战。常州一破，即顺流攻苏州可也。吾来时对天王言：一月可以往返。今观之，又须稍费时日矣。”

时清将冯子材正驻守金坛。秀成却令赖文鸿会同黄子隆、陈赞明先攻金坛；又令苏招生、吴定彩统水师先据运河，以直下江阴。一面发出告示：谓李鸿章引洋人来打仗，纵将来得回城池，亦必与洋人共分土地等语，于是苏、常一带土人，

皆攻击李鸿章，日望秀成战胜。秀成却以马军千人为前部：此马军就是陈玉成战浦口时所得，令松王陈得风统之；以蔡元隆、郜永宽各统步兵五千人，皆用抬枪，为第二队，同望常州进发。时赖文等往攻金坛，清将冯子材以众寡不敌，金坛又不能久守，已弃城而去。李秀成知赖文鸿已得手，即令引兵一同东下。

且说李鸿章自实授苏抚后，知道太平人马利害，决意借用洋兵洋械，由前抚薛焕驻居上海，专理交涉。那时借得洋兵三千名，并精利洋枪三千根，由刘铭传、程学启分统之；并辅以清兵为左右两队先进。李鸿章却与部将刘松山、钱鼎铭、潘鼎新等，共统大兵为后进，先趋常州。是时洋兵统带，只由鸿章部下刘、程二将兼统，其所部清兵，皆是淮军，向来轻视外人，因此与洋兵大生龃龉。李鸿章以华洋同伍，意见不和，故到长洲后不敢遽进。忽报李秀成已引大队人马前来，乃即调集洋兵，并檄令三军奋勇接战。惟李秀成颁示之后，土人皆以洋兵将来必分掠土地，故无不怨恨洋兵。李秀成见人心可用，已决意急战。

忽探马飞报捷音：那涂镇兴，自得李秀成之令后，由金山渡过瓜州，而后出其不意，先破土桥清兵，沿途至红桥、卜著湾、三岔河各路清营，望风而溃，直过扬州，所得粮草无算。李秀成即令周胜富代涂镇兴驻扬州；即令涂镇兴乘胜下泰兴，渡运河，抄出常州之后。那时李秀成部下三军，皆欲与洋兵见仗。惟秀成知李鸿章部兵与洋兵不和，料不能即进，故亦缓以待之。及见土人反对洋兵，又得涂镇兴乘兴助力，且见军士奋勇求战，乃大会诸将听令。并道："洋人恃其利器，故用彼为前驱；今我前军改用抬枪，其力实能及远，

准可一战。”便令陈得风统率马队并抬枪队为前军，从远地先击洋兵；后以蔡元隆、郜永宽为左路；以黄子隆、陈赞明为右军，如洋兵溃时，即三路同进。又令赖文鸿为各路援应。分拨既定，自己即率各部将，引大兵，一齐出发。尚距常州十余里，前队主将陈得风，先发令进击；清将刘铭传、程学启亦率洋兵接战。奈洋枪虽利，仍不及太平兵抬枪能及于远，清兵前队颇有死伤。时洋兵以为被清兵藐视，亦欲奋力一战。不料常州土人既恨洋兵，又因秀成前下苏、常，绝无骚扰，深望秀成得胜。故到了夜里，土人有暗自发枪，向洋兵攻击的。洋兵初以为中伏，及查知左右皆无伏兵，遂疑为清兵暗截，心中甚愤，先诉刘铭传。惟刘铭传以所部并无此事，力慰洋兵；奈洋兵不以为然，以为刘铭传有意袒助。刘铭传无心战斗。秀成见洋兵战力顿缓，正不知何故？忽探马报称土人开枪攻击洋兵；秀成知清兵必有变，故即率队猛进。李鸿章见洋兵不大力战，亦疑外人之心难测，即令刘松山、潘鼎新引兵接应。惟太平人马已大队扑来，清军前队洋兵望后便走，清兵大乱。李鸿章知不能战，方传令暂退。忽报太平大将涂镇兴，已抄出常州之后；李鸿章所部，已前后受敌，军心益惊。刘铭传、程学启仍率所部清兵，奋勇抵御洋兵。此时见太平人马，来势凶猛，亦回军再战。忽然西南角上一枝人马扑到，乃太平大将赖文鸿也。清兵被横贯一击，更为纷乱。那时洋枪虽然厉害，惟太平大军既已合围，两军器械，皆能击及，洋兵利器，顿失其威。李秀成即令陈得风及左右两路速进；更令各部将，分道紧逼清兵。

那时清兵一来惊慌，二来零乱，又当不得太平人马各路之众，于是大败。李鸿章欲退时，后面涂镇兴人马又到，清

兵死伤极众。刘松山见势不佳，知不能久持，急保李鸿章望东南而逃。李秀成乘势猛追，并谓左右道："敌者所持者唯洋人利器耳。有此一败，敌兵胆落，得此机会，勿令李鸿章逃生也！"各人得令，无不奋勇。

李鸿章此时欲回守苏州，又为涂镇兴所压，不能逃过；时副将吴全美，正领水军驻泊太湖附近，急来相救。无奈后面太平人马已经逼近，沿途清兵死伤不计其数。李秀成追杀数十里，方始收军。计李秀成是役毙洋兵四五百人，毙清兵四千余，得洋枪千余根，大获胜捷。

秀成打听得李鸿章已引兵退回清浦，便率人马先取苏州省城；及大军既抵无锡，苏州守将守兵皆为震动。以为洋兵有此利器，依然不敌，何况自己，因此皆有惧色。守将何信义，乃与李文炳计议道："李秀成久称能兵，向荣、和春、张国梁、胡林翼、曾国藩、鲍超、李续宾等均为所破，所战则胜，所攻则取；以王有龄因守杭州，外多援兵，内有能将，尚不能坚守；今李抚台所用洋兵，器械何等精利，亦为所败，看来李秀成必破我苏州无疑矣！今复军心震动，十室九惊，何以战守？徒死无益，计不如降为上策。"李文炳道："吾等皆是粤人也。今南京天子亦是粤人，降时必得优待；且李抚台所持者洋兵耳！洋兵此败，此后何以御侮，君子贵于见机，将军之言是也。"何信义至此，意益决，并以彼两人之意，告诸部下将校，皆以为然。于是派员往李秀成军中纳款，并请太平人马进城。

李秀成得苏州降报，不胜之喜，部将汪安均道："苏州未见敌形，守力尚足；忽而言降，恐不足深信也。"李秀成道："人心思汉，乃常事耳，何疑之有！"汪安均道："虽则如此，

然可让末将等引队先进；以忠王为国柱石，勿轻临险地也。”秀成道：“我为主将，畏险偷安，何以服人？”言罢遂不听汪安均之言，引兵直进。到时城门大开，城楼之上白旗招展，早有李文炳、何信义引将校在城门迎接。时汪汝均、汪大成仍贴近秀成左右，进城望见李文炳、何信义及其将校，手中皆无军械，秀成乃谓汪安均道：“我言若何？”说罢即下马与何信义等相见，并握手道：“将军能知大义，此功不少也。”何信义等即延之进城。时城内居民多具香花迎接，秀成一一点首酬答，同至抚署暂住，太平人马亦陆续进城。李秀成乃将人马一半守城中；一半守城外。时城内清兵约五六万人，秀成尽行慰抚，收为己用。并传令军中：以此次苏州献城，功劳极大，不得歧视，于是新旧人马皆相安如故。共计收得清兵五六万，新洋枪万余，旧洋枪二万余，其余利器无算，并得白银百余万，及粮草称足。旧时苏省官员，其愿入太平朝为官者，皆位置之；其不愿为官者，皆给赀斧遣送回籍。一面表送洪天王，以李文炳为辅天侯，何信义为助天侯，苏城既定，乃出示招民。

惟附城一带县落，尚有许多乡民，不受抚慰；且前者清国官吏，曾扎令各乡举办民团，此时团丁未散，竟有抢到城边，欲攻杀太平人马者。秀成急令各兵，只可固守，不宜进击。谓何信义道：“此苏城人未知我朝威德耳！吾当亲往抚之。”乃带同部将汪安均、汪大成及随从数十人，乘了舟只，亲往各乡抚谕。此时各乡团丁听得李秀成到来，乃一齐召集往围李秀成。汪安均见其来势凶猛，劝秀成逃走，秀成道：“此时走亦难矣！待其至时，吾当以言抚之。”不料各团丁举矛挺刃，直向秀成；随往各员，皆为变色，秀成面不改容，即向众人

道："尔等欲杀余乎？余等数十人，并无军械，尔等不患不能杀余也；但请允余得尽其言，然后受死。"各团丁听得，以为秀成等并无军械，料不能逃脱，遂将秀成团团围住。秀成乃道："吾等带兵到苏州，为大义也。尔等须知：中国是何人之中国？盖被满洲人灭我，而为之君二百余年矣。尔等皆中国人，何以爱满洲之君，而拒中国人自为之君乎？我大王定鼎金陵，并无暴虐政治；即我等带兵出征，亦不如清兵之骚扰。昔和春、张国梁等，尔等亦称：'同心杀尽和、张贼'，何以今日便忘之？今清国自知不敌，又借洋兵；纵后来得胜，亦必分土地于洋人，于尔等有何利益？今我朝只欲恢复中国，拯救万民而已！我言已尽，如尔等欲杀余，请即杀之，余断不逃走也。"该处团丁听李秀成之言，觉极为有理；又见秀成自敛其手，任人杀戮，更为感动，于是一齐息手，愿从招抚。李秀成乘机抚定元和、吴县、长洲各县，苏州遂定。李秀成恐李鸿章再有举动，即暂住苏州，并把详情报知洪秀全：具言暂住苏州的原因。洪秀全以陈玉成既在安庆，李世贤已在江西，清将胜保、德兴阿新败，料得南京无事，便传谕李秀成留镇苏城。惟涂镇兴、陈得风两人回军金陵，以固根本，自是金陵稍觉安静。

今且再说翼王石达开，自领了精锐五万人取道安徽，退了曾国藩之后，以湖北为清国重兵所聚，恐不易通过，遂折入江西：先拔南康，大破知府沈葆桢一军；再取崇义县，一并下之，由是清兵望风披靡，大军直过湖南，势如破竹。湘抚骆秉章大为忧惧，急即加紧驰驿飞报湖北，催取救兵。胡林翼乃即请巡抚李续宜、道员江忠泗、刘长佑回救湖南。时石达开沿途招纳，故甫到湘境，即拥众十万，声势大振，

远近望风畏惧。

时石达开先攻桂阳，计城内驻守清将总兵刘培元、彭定泰各拥众三千，镇守桂阳。初时听得石达开名字，早已害怕；及率兵登陴守御，瞧见石达开军容，吓得面如土色。刘培元乃与彭定泰计议：以为守不能固，战亦不敌，惟有走为上着。刘、彭二人，乃瞒着部下军士，乘夜易服先逃。次早石达开引兵攻城，城内守兵不见主将号令，急往察之，则刘、彭二人两总兵及县令俱已逃遁，守兵乃开城迎降，石达开尽收其众；又得枪械五六千，益增声势，更乘势攻陷宜章、兴宁诸处，欲改道由湘入鄂，分趋豫章，折入川境。

忽闻湘抚骆秉章，已请得湖北救兵，为李续宜、江忠泗、刘长佑各路来救湘境。石达开道："吾军由江西至此，来兵必蹑吾之后；吾当引军上驶，彼必疲于奔命，是救兵虽至，亦不能为我敌矣。"说罢传令大军，直走衡州。原来湘抚骆秉章，惧湖南之众，不能与石达开一战，又飞催荆州将军都兴阿，发吉林马队，亲下湖南；同时鄂督官文，又发副都统舒保、副将陈金宝、参将赵福元、萧翰庆等共数路，或万人，或数千人，都来与石达开决战。早有细作报到石达开军中，达开即分为前后两路：以一路敌李续宜、刘长佑、江忠泗；以一路敌都兴阿、舒保、陈金宝、赵福元、萧翰庆等，筹拨既定，大军即趋衡州。

时都兴阿以上流清兵既众，料石达开必下趋广西，乃先令部将余星沅，在永州驻扎；并在祁阳县之观音滩设防，以截达开。即与李续宜分军为二：所有江忠泗、刘长佑二军，由李续宜统之；自舒保以下各将由都兴阿节制，分道并趋衡州，以截达开。

时石达开既进衡州，城内守兵无多，立即趋散，即据有衡州。并传令诸将道：“李续宜在敌军中号为能将，今并统江忠泗、刘长佑之众，欲致死于我也。孙子有云：‘军行趋百里者蹶上将’，今李续宜从湖北下驶，间关转折，以蹑吾后，其力疲矣！吾当先破之，则都兴阿等亦惧，惧则不能战矣！”说罢即令左军紧拒都兴阿等；而以右军先与李续宜交战，并令依李续宜来路，布伏些少人马，多备旌旗，届时举发，以为疑兵，一面严阵待战。

时李续宜由湖北南下，直至永兴，探得石达开已破桂阳，转向衡州，随率军再走耒阳，欲截达开。不料到时，达开已到衡州。道接都兴阿分军击之之议，李续宜恐达开远遁，不能一战，遂趋衡州。约离衡城二十余里，将近日暮，左右皆谏止，请暂歇一宵，然后进战。李续宜道：“达开虎也，不宜纵之，明日恐不得一战矣！以吾军合都兴阿之众，军势不弱，若往返十里，不能一战，何以见人？”遂不听左右之言，催军齐发。再行十里多，夕阳已下，夜色初升，这时正是六月初旬，天气酷热，军行十分疲苦，马嘶人喘，左右皆欲休息。忽听鼓声震动，远见了左右山林，火把齐明，旌旗飘映，皆石达开旗号。李续宜早吃一惊。所部军士，以为中伏，更魂不附体；又不知石达开人马多少。李续宜此时正不知如何处置？忽又听上路喊声大震，石达开已遣先锋赖裕新，引大兵四万人，横贯而下。左右两面，又不知伏兵多少。李续宜即下令准备接战：令江忠泗在左，刘长佑将人马摆得势若长蛇。不意清兵此时心已慌乱，太平人马又众，相离不及七八里，即万枪齐发，向清兵击来。管教：

衡郡分兵，已见翼王摧大敌；

庐州作战，又闻清兵失元戎。

要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李孟群战死庐州城　左宗棠报捷浮梁县

话说李续宜正移阵成列，志在拒战，忽前路已见太平人马横贯而下。那时清兵已疑左右山林，皆石达开伏兵，已无心恋战，皆有惧色。江忠泗急上前向李续宜说道："三军不能战矣。今如强用之，必不济事；不如速退，再图良策。"李续宜道："吾亦知之，但左右山林，如有伏兵，退亦必败？若是疑兵，则吾兵尚可一战。退而必败，不如战而求其不败也。"江忠泗道："军有惧色奈何？"李续宜道："可扬言敌人在山林只布疑兵；来路敌军又只万人，则军心可以不惧，是在鼓其气而用之耳，言退则反令军心疑惧也。君快些督阵，毋再迟疑。"江忠泗听罢，无言而去，惟有准备交战。

谁想石军已将近压至，远望石军不知几路，皆尽占形势；只见火光冲天，旌旗掩映，不辨人马多少。李续宜看罢，毛发悚然，并谓左右道："彼诚占得形势，若吾军早进一步，则夺之矣。今敌既据高原，有凭高临下之势，奈何？"左右皆面面相觑。少时石军左路已进中央，先锋赖裕新传令发击，弹子如雨而下。李续宜即指挥分头应敌。奈石军尽处高原，清兵总击不着要害，惟石军一经发击，清兵大受夷伤，无不望后退却。李续宜传令不得退后，乃立斩数人，终不能则止。忽然左右山中鼓声亦止，都发枪来击清兵，哗言大震，不知左右两路敌人有多少伏兵？李续宜此时不能分军，勉强拒战一

会，石军鼓声顿歇，枪声亦止，清兵正不知何故？惟见太平人马并未退后。正在思疑，约一个更次，鼓声又起，枪声乱发；约战一会，又复停止。

初时李续宜不敢追上，及石军第二次停鼓停枪，遂对诸将道："敌兵必尽防都兴阿，其与我对垒者，必兵数无多，故不敢追下耳。今诸君不必自怯，速宜进击。"说罢即率诸将督军前进。三军得令，勉强进行。谁想石军鼓声又动，枪声又发，先锋赖裕新已督率各路齐下，势如恶潮，不下五六万人，直冲清兵。清兵一来心怯，二来众寡不敌，三来尽失地势，故受石军所击，不能撑持。但闻石军枪声一响，清兵纷纷倒地，望后而走。刘长佑仍恐李续宜坚执不肯退兵，乃飞马至李续宜之前，急谏道："若不退兵，三军尽死矣。"李续宜此时方知太平人马多众，惟有传令退兵。三军一闻退兵之令，即纷纷溃窜；石军愈逼愈紧，分十路赶来，枪弹所及，但见火光迸裂，烟硝迷漫，死伤山积。李续宜、刘长佑、江忠泗等，冒烟突火而逃。此时清兵但呼天叫地，又因军行疲乏，行走俱钝，石军如生龙活虎，渐渐追近，赖裕新令军中大呼降者免死，一面却向头戴顶子，坐着骏马者射击，故将校死伤亦复不少。

右军统领江忠泗，身被数伤，倒下马来，当有左右负著带伤而逃。自江忠泗既被重伤，右军多已投降，清军更为惶乱。赖裕新乘势督兵，直入清阵，各以短刀相斗，清兵死伤更众；只有李续宜所领中军，半已先行逃出；刘长佑亦丧失军士大半，与李续宜同向耒阳奔来。谁料赖裕新不舍，直追至耒阳县。李续宜不能驻扎，反向茶陵而遁。计李续宜部下各路人马，折去三之二，将校死伤数十人，江忠泗更已奄奄

一息。李续宜亲视其伤，并道："君曾请退兵，若听君言，虽败亦不至如是！今令君重伤，此吾之过也。"江忠泗道："胜负常事耳！即为将者死于沙场，亦常事耳！惟吾等以数万之众，不败于石达开，只败于达开之部将，为可耻矣。"说罢即时咯血，李续宜抚慰数语，即令送回原籍养伤。一面报知湘抚骆秉章，请筹良法，以防达开。

是时太平将赖裕新大获全胜，即以半军驻耒阳，而以半军回应衡州，向石达开细述胜仗情形。达开道："李续宜大败，将何以处之？"诸将听罢，皆欲乘胜直捣。部将李义道："我军以二十万之众，一举而破李续宜，更何惧于都兴阿？今宜以大军急进，沿湘乡、益阳，以通常德、石门，复转折而西，以撼川境，谁能御之？此不可失之机会也。"石达开道：都兴阿会合诸将，以数万之众，复附之以吉林马队，理应与李续宜分道并进；今彼独固营坚壁，以候我军，彼必有谋矣。此吾军奔驰数千里，已如强弩之末，若与都兴阿交兵，恐劳逸之势不同也。"赖裕新道："大王之言是也。自湘乡、益阳而上，皆为清兵屯驻。吾纵能破都兴阿，必须苦战匝月，始能通入川境；兵有利钝，军无常胜，不可不防。且吾军一经与都兴阿交锋，吾料两湖督抚，必调兵临我。我军虽众，仍须八面支撑，设有差池，全军俱覆矣，不可不慎！"石达开道："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赖将军所见极是。然今日顿兵于此，又将何策以处之？"赖裕新道："兵法取易不取难，今清兵重防长江上下，桂、黔一带，久已空虚，吾等乘机南下，然后折入川境，必无能御我者。"石达开听了，深以为然，即传令移兵、先向永州，石达开自为后路，以防都兴阿侵袭。乃都兴阿并不追赶，只称已逐达开出境，即与诸将引兵而还，

石达开遂直走永州。

时清副将余星元，方在永州驻守，本承都兴阿命，以兵三千要截石达开。以为石达开由桂阳，反趋衡州府，必不复南下，故全无准备。石达开知其虚实，乃令赖裕新选五千精兵，衔枚疾走，先趋永州，乘虚袭之，并斩余星元；复命兵进袭祁阳之观音滩，降清兵二千余人，石达开声势更振，桂、黔皆为震动。石达开更无阻碍，直趋桂、黔而去。

且说李续宜败后，因见都兴阿不进兵，大为愤恨。惟见石达开已离湘境，即引残败人马先回湖北，言于胡林翼之前曰："弟领兵南下，直蹑石达开，以至于衡州，纵横奔走千余里，军行疲乏，以至于败，此诚弟之罪；然石达开之拥众十余万，声势既大，吾军非奔驰疲乏，又岂能必胜乎？以众寡不敌，劳逸主客之不同，而欲求一战者，以有都兴阿大军为声援也。都兴阿所部及其诸将，马兵步兵共五六万人，势力比吾辈倍之，如合力夹击，弟未敢即败。即败矣，亦未必如是之甚也！乃都兴阿由荆门下湘乡，与弟军之疲乏既异，竟拥众数万，袖观壁上，任石达开来去自如，不为一助，使弟独败。弟诚不足惜，如国家何？"胡林翼听罢，却举酒一杯，以递于李续宜，并道："都将军与国休戚，更甚于贤弟！而贤弟奋勇任事独过之，此贤弟之所以为贤弟也。愿贤弟自勉之可矣！"李续宜听罢无语。

忽报称陈玉成大军复入皖境，由滁州、全椒、含山、巢县并下无为州，以迄庐州；方下舒城、桐城，直取潜山，势如破竹，当者披靡。今玉成大兵，将拦入鄂境。胡林翼听得大惊道："皖、鄂一带，使吾等无日安枕矣。陈玉成其人悍锐，其兵健斗，今复将入鄂，武昌震动，奈何？"说罢，又谓李续

宜："近年未足抗陈玉成者，鲍超也！然自曾军大败于湖口，江西空虚，故以霆军入江西防战。贤弟又复新败，军力未复，将以何人御之？"李续宜道："李秀成已下苏城，今在皖省者，只陈玉成一人耳。吾以一能事者，往袭庐州，以要其后，则玉成必退矣。"胡林翼道："李孟群骁勇善战，现方驻军六安，即檄令孟群往袭庐州何如？"李续宜道："若用李孟群则得之矣。"胡林翼便令李孟群往取庐州，一面以湘军重防皖、鄂交界之地，以阻陈玉成来路。

时陈玉成欲沿潜山、宿松以入鄂省，大将吴汝孝进道："庐州为安庆上游屏障，乃四战之地，敌人所必争。今英王全军南下，恐清兵又复北侵，势将奈何？"陈玉成道："吾亦虑及此矣！鄂省清国文武，以鲍超、多隆阿为柱石。吾之欲入鄂境，盖有意也。因清国以失城为大罪，吾军一到，胡林翼必求援于鲍超，吾欲其来时，以掩击之，以雪二郎河之耻也。"吴汝孝道："忠王曾破霆军。败一鲍超，究有何用？"正说时，得报胡林翼现调李孟群往攻庐州，而率湘军重防鄂界。陈玉成道："果不出吴汝孝所料。孟群在清军中号为能将，亦当先除之。昔吴定规能坚却一李续宾，此次岂不能却李孟群？若以偏帅截之，以大军继进，杀李孟群必矣！"便飞令陈宗胜移军相助。

时陈宗胜正驻庐州，乃令陈宗胜引兵沿巢湖而东，并嘱道："李孟群若败，必不能西向，即须向东而奔；若以一军截之，李孟群死无葬地矣。"去后即以大军北还，以陈仕章为前锋，同向庐州进发。

且说布政司李孟群，自李续宾死后，已得旨署理巡抚，及接胡林翼之令，即拨队由六安，迳趋庐州。时李孟群军中有

女子李七姑者，名嗣贞，为李奉贞之妹，本贯河南人氏，流寓湖北。姊妹二人，自言能卜吉凶，知休咎，测风雨，观星象，分毫不爽。原任鄂督杨沛曾聘之不就，自谓时尚未至。及李孟群闻其至，以礼召之。奉贞、嗣贞与其兄恒本，同诣李孟群营中。孟群欲试其术，因奉贞姊妹自称能布八卦阵，孟群即使布之。乃以石子为阵，置鼠其中，而置猫于外，猫纵横驰突，终不得进；又反而置猫于中，置鼠于外，猫亦不得出。既而向李孟群道："此阵入者不能出，出者不能入也。"李孟群奇之，谓左右道："孔明八阵图之妙用，今始见之矣！"又与谈气数，奉贞姊妹皆精于易学，闻者莫不奇之。当李孟群驻军汉阳时，奉贞自处静室，能庇全军，但勿见红黄色，否则不验。是时李孟群，奉胡林翼之命，与诸军共战李秀成于武昌。孟群军中万余人，皆以为有神女护助，勇气百倍，不意竟同败于李秀成之手，于是军中以为虚妄。李奉贞愤极，率数十人直趋武昌城，孟群止之不听。及到武昌城外，令士卒先牵马回营，以示必死，后竟为太平人马所杀，其兄李恒本、其妹李嗣贞大恸，留请在营效力，以报家仇，李孟群许之。自是李孟群每次出军，必与李嗣贞相随，所问吉凶，亦间有应验。如取罗田、攻霍山、下六合，皆嗣贞先决必胜，已亦果然。李孟群因此器重李嗣贞。且谓奉贞武昌之败，祇出偶然；而以李氏姊妹之言，为无有不验也。此次李孟群遂率所部二万余人，迳趋庐州，先决胜负于嗣贞。嗣贞卜之，以为必胜；而幕友方玉润，亦精易学，以为不利。且言道："吾军以三万众，所过罗田、霍山、六合，皆守兵无多，宜其胜也。此次往取庐州，是直与陈玉成挑战，彼军精锐且众，不可不防。"惟李孟群惑于李嗣贞所言，乃不听方玉润之谏，

直进庐州，后迳围府城。

惟城内太平守将吴定规设法死守，李孟群连攻三日不下，心极焦急。忽报陈玉成已引大军六万，反旆庐州，风驰电卷，已过桐城，从斗铺而进，将抵庐州矣。李孟群听得面色骤变。忽见方玉润从外奔入，向孟群道："公已得陈玉成军报乎！此李续宾三河覆辙也！玉成殆伪南下，以诱我至此，公宜速筹善法。"李孟群道："吾欲北趋定远，东连寿、颖，与胜保合军，始与陈玉成再战何如？"方玉润道："若此则公或可保全。然吾料陈玉成必蹑公后，是导陈玉成北进也。且胜保屡为陈玉成所败，军心望风即怯；今又新败于浦口，元气未复，即与合军，又岂能有济乎？"部将总兵王国才进道："李续宾之败，在移军东走，相失于大雾之中；今陈玉成奔驰到此，我主彼客，未必即败，何事远遁乎？"李孟群慨言道："丈夫得死于沙场幸矣！今宜深沟固垒，暂避其锋，鄂抚胡公，必有以援应也！"于是令三军增筑营垒木栅，以图固守；然后相机应之。时各道军报如雪片一般，皆以陈玉成回军庐州，无不震动。

原来陈玉成已是星夜由桐城、斗铺而进，行时却谓吴汝孝："三河一捷，赖将军扼守舒城要道，有以致之。今李孟群自恃其勇，将陷李续宾前车，将军复为我扼守舒城可也！"吴汝孝得令，以本部万五千人，分扼舒、桐要道，以阻援军。陈玉成再嘱道："据要守险，坚壁却敌，我不如将军。鲍超驻军瑞昌，若胡林翼闻我还庐州，孟群被困，将调鲍军渡黄海，以蹑吾后，将军若能拒之十五天，即吾事济矣。若鲍超改由他路而进，则将军亦要其后可也。"吴汝孝去后，适左右进酒，陈玉成道："今无须此，待手缚孟群之后，即与诸军齐饮矣！"

说罢号令速进。探得李孟群驻兵离城二十里，皆深沟高垒，以待外援。陈玉成听得大笑道："李孟群将死矣！以三万之众，拥主待客，不敢一战；反自困以待外援，安有此兵法乎？彼所靠湖北援兵耳，庐州去武昌数百里，往来徵调，岂旬日能及乎！孟群必为我擒矣。"说罢即飞令陈宗胜，由东而西，往来伺察，以绝李孟群粮道、水道。陈玉成即以全军齐进，包裹李孟群全军。复分数十小队，向清兵攻击，渐攻渐进；一面令陈宗胜拦截李孟群粮草。

时孟群粮仅敷十天，若十天援兵不到，则全军尽绝粮矣。胡林翼亦知，虽得陈玉成回军，自念鄂省虽安，惟孟群可虑，果调鲍超前往援应，惟往返徵调，路途跋涉，皆已无及。李孟群坐困于重围，待救不至，粮草又断，一军皆惊。李孟群此时已知坐守之误。督兵冲围而出，奈军心已乱，毫不济事。陈玉成部下，包围如铜墙铁壁。经部将王国才、李庆瑞等，几番冲突，不能得出。陈玉成惟令部下包裹困之，节节挨进。围攻了九日，玉成部将陈仕章，欲越围进击。陈玉成道："我若进击，何患不胜？惟困之使其就地死，则彼军无一生还也。今已包围九日，宁勿忍耐一二天乎！"果然李孟群军中粮草已尽，运道又不通，孟群祇令节食待援，余外已无一策。

时清兵皆有饥色，王国才愤然道："断不可待死。"次早黎明，即引队先进，孟群在外奋力杀出。不意王国才先中火被焚，立时毙命，部兵一齐哗溃，亦不能出。又次日已越十一天，陈玉成见李军无斗志，抵抗乏力，自辰至申，逐渐疲缓，大喜道："彼军皆饥病矣！"下令次早，即率全军一齐越围而进。三军得令，无不涌跃，以五旗营分道合击，诸将一齐继进，尽焚李孟群木栅，并破壁垒，飞越而入。清兵不能抵御，

皆面有饥色，有坐睡不能起者，纷纷言降。李孟群大怒道："丈夫不可徒死，当杀敌而后自尽。"不想说犹未了，英王小儿队长陈国瑞当先赶到，随后数百拥上，立擒李孟群。计部将李庆瑞等以下将校死者三十余人，军士降者大半，余外尽死于乱军中，由是孟群全军覆灭。玉成既获全胜，即将李孟群押在一处，丰以饮食，亲劝其降。孟群骂道："吾岂降贼乎？"陈玉成大笑道："汝为中国官耶？抑为满洲人官耶？汝方助贼不知进退，还骂我为贼耶？"玉成说罢，传令仍将李孟群看守，使其悛悟。惟李孟郡已自誓必死，越五日而自刎，亡年未及五十。自刎之前一天，作绝命词四首，中有句云："生无将略酬时望，死有忠魂答主知。"又有句云："家国艰难空涕泪，乾坤维系祗君亲"等语。按李孟群，字鹤人，为河南固始人。以清道光丁未进士，任知县，由广西为江忠源调赴安徽，径二三百战，积功累至巡抚，嗜勇好斗，与李续宾齐名，至是乃并殁于玉成之手。自孟群死耗传至，湖北、江西无不震动。曾国藩为之奏其事：得咸丰帝赐谥武愍，并加饰忠之礼。

时鲍超方奉胡林翼之令，往援孟群，及至潜山，已闻孟群战死，亦将兵折回。胡林翼不胜叹息，以陈玉成又斩清国一员良将，并将孟群全军覆灭，乃会商曾国藩，以累年用兵，李秀成则覆曾军，破鲍超，败洋兵，夺苏州；陈玉成则挫胜保，败德兴阿，斩李续宾，擒李孟群，与昔日既死之王有龄，又毙和春、张国梁，其锋正锐。不如先平赣省敌军，然后合军以共向安庆。曾国藩深以为然。忽得太常寺卿左宗棠由乐平飞报，乞请援兵，兼借粮草。

原来侍王李世贤，自会合陈玉成，大破胜保、德兴阿之后，已由芜湖，直破宁国，下续汉，陷徽州，由休宁入祁

门，纵横一切，望风披靡；且趋浮梁，夹击左宗棠，断左宗棠粮道。而黄文金又由东乡回军，以走乐平，即与李世贤相应，皆志在摧陷左军，故特来告急。曾国藩得报，乃先令以婺源、浮梁等县，厘金钱粮，由左宗棠徵收，以备军饷。左宗棠听之，不觉怒道："乐平、婺源、浮梁等县，悉为太平人马所陷，所有钱粮厘金，已尽为太平人马所夺，是今日徒有徵收之名，并无徵收之实，曾国藩将陷我矣。"正说著，忽报黄文金一军大至，沿景德镇北进。时左宗棠一路不过万人，不能抵御，损失千余人，望风而溃。左宗棠无奈，先退至浮梁，黄文金从后蹑追之；旋则侍王李世贤一军亦到，左宗棠束手无策。一面令军士深沟固垒，先图自守；一面仍飞马催曾国藩速来援应。于是曾国藩速发各路人马：张运兰领本部五千人，曾国荃领吉字营亦四五千人，次如唐义渠、林文察、丁长胜、席宝田、石清吉、周天培所部或三四千，或二三千人等，分道往援左宗棠。以张运兰、曾国荃、唐义渠，由景德而进；余俱由饶州府直趋浮梁。

时李世贤知左宗棠救兵将到，乃飞令黄文金力御救兵；已则专力往攻。左宗棠却弃去浮梁县城，屯兵城外原野，并谓左右道："县城固无可守，且坐守城中，即自困矣。敌人若败，何患县城不复乎！"于是鼓励军心迎敌。无如李世贤势甚大，连经数战，皆为李世贤所挫，左军先后损伤二千人。李世贤节节挨进；左宗棠军力既疲，粮草又断，不胜焦虑。李世贤督军包击，再飞告黄文金，令奋力拒住救兵。并道："若能再御五日，擒左宗棠必矣。"不料黄文金虽勇力抵御，无如救兵过多，随后曾国藩又再调王开化一军往援，共计景德镇一路有：张运兰、曾国荃、王开化、唐义渠、吴坤修；饶州一

路有：林文察、丁长胜、席宝田、石清吉、周天培共十路人马，皆夹击黄文金。

先是清兵由景德镇进，黄文金力挡五路，一连二三天不分胜负。时张运兰扎崖角镇，隔景德镇十余里，军锋极锐。黄文金分左路击之，张运兰连败两阵；惟曾国荃、唐义渠、王开化、吴坤修已纷拥而至，黄文金以右军极力抵御，奈一路难当四路之众，故损伤到二千余人，退军十余里，黄文金谓左右道："各军皆易对付，惟张运兰、曾国荃两军，未可轻视。"令坚壁固守，随报之李秀成，使分兵来援。分发去后，饶州府各路清兵又到，黄文金力不能支，竭力死守。

曾国荃见黄文金未退，乃通告各路：黄文金不退，则左军必至覆灭；乃约同十路齐进，分三路环攻：黄文金虽有七头八臂，亦不能抵御，乃引军向东北而逃。李世贤先得探马飞报，知黄文金已败，乃并力攻左宗棠，欲于清国救兵未到时，先灭左宗棠一军。惟左宗棠见李世贤忽然猛攻，料知救兵得手，但此时左军节节溃散，已走至范家村，部下除死伤饥病，只剩五千余人，左宗棠乃号令三军：得飞报，曾军各道救兵，已大破黄文金于景德镇，诸军宜奋力；若能持一天，我们都有命了。三军得令，一齐奋力。李世贤包攻左军，忽见左军突然奋勇，已是奇异；坚持南路，又尘头大起，纷报曾国藩十路救兵都到，李世贤料知不敌，乃解围而去。左宗棠乘势迫之，遂转败为胜。管教：

十道援军，竟助孤军成战绩；

一人爱士，反延伪士佐元戎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

雷正琯密札访钱江　杨辅清匿兵破庆瑞

话说李世贤解围而去，左宗棠乘势追赶，追杀到二十里而回。而张运兰、曾国荃、唐义渠、王开化、吴坤修、林文察、丁长胜、石清吉、席宝田、周天培共十路援兵，已一齐赶到浮梁。知左宗棠回军，即会见左宗棠，曾国荃道："李世贤已远去乎！何君回军之速也？"左宗棠道："敌将似知将军等救兵将到，解围先遁，吾始从后击之。连追二十里，惧孤军深入，故以折回，若将军等早到半日，则李世贤全军俱覆矣！"曾国荃道："左公若能诱致世贤，则十路援兵擒世贤必矣！今以十路援兵，奔逐数百里，使李世贤得全军而退，诚为天下笑也。"张运兰道："早知如此，吾等十人当分为二：以五路趋浮梁，以救左军；以五路直蹑黄文金，犹胜于此。今黄文金必回扰浙江；即李世贤军力未衰，亦回扰皖南，则宁国、祁门一带，又将多事矣。"说罢诸将齐出。席宝田、张运兰道："左公此举，借吾等援军声势，以败敌人，而将独引为己功也！"于是张运兰、曾国荃等，以战状报知曾国藩，且以婺源、乐平、浮梁等县粮草缺乏，先后引军回屯饶州府、景德镇、新淦章树镇一带，以听曾国藩后命。

惟左宗棠自退去李世贤之后，自以为得此一捷，出于意外；适郭意诚时在曾国藩幕府，左宗棠乃致意郭意诚，自以乞粮于曾军，国藩只予以乐平、浮梁、婺源三县钱粮厘金，得

诸灰烬之余，纵有征收之名，而无征收之实，以此抱恨于国藩；又自以数千饥病之卒，意外得一胜，颇为自得。郭意诚告诸曾国藩，国藩心颇不怿。又接张运兰、曾国荃、席宝田等报，亦以左宗棠自贪小功，致纵大敌，更不悦左宗棠。而曾、左交恶，已始于此矣。

且说太平天国军师钱江自遁迹后，已无有踪迹。当胡林翼第一次收复武昌，所得洪秀全文卷，即钱江《兴王策》，前曾呈诸洪秀全者，亦为胡林翼所得。读其《兴王策》十余条，无不叹钱江为奇才，而苦不知其所在。时雷正琯在湖北，为团练大臣，览钱江《兴王策》，击节不置，抄录一遍，日为之朗诵，自是深慕钱江其人。时谓左右道："钱江天下才也！其初辅洪秀全，诚为可惜；若得而用之，天下不足平矣。"时幕友王延庆进道："观钱江怀抱大才，不遇于世；又欲急就功名，以展其骥足，如范增欲依项羽以成名无异也。彼既离洪秀全而去，必知洪秀全不足与有为，然后舍之；今彼匿迹销声，不过惧罹罪耳。方今海禁未通，彼逃将安往？若密访之，必得其人也。"雷正琯深以为然，乃密令人访察之，终无所得。后以捻党日炽，清廷以袁甲三为钦差，驻兵河中，袁甲三奏以雷正琯总办粮台，雷正琯遂移军河上。惟酷爱钱江之心，依然不息。左右皆谏道："钱江本辅洪秀全，位为军师，且弃之而去，如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公安得而用之？"雷正琯不以为然，并道："彼若非急于功名，必不轻就洪秀全；彼之去，必知洪秀全不足有为，而后去之也。天下安有急于功名者而不可以聘用乎？故吾患不得钱江，不患钱江不为我用。以彼方惧罪，吾若赦之，而复加以功名，何患其不就？吾若得钱江而用之，绝大功名不难致也！"由是欲访钱江之念，其心益

坚。

时委人四出，以访钱江；所委之人，且丰其薪水，务欲得之。而被委者，又恐无以报命，故造谣言：今日言踪迹在何处，明日言踪迹在何处，闹过不了。左右皆道："若如此访之，是反令钱江疑惧也！虽有踪迹，且将避之不遑，又安得能之？不如先出一示，劝人勿作捻党；并言如有怀才不售者，许其来见；纵前有罪者，亦声明赦而用之，则人不致惊疑，而访才亦易也。"雷正绾从之。自出此示后，便有许多一知半解之徒，跃跃欲动。时有一人作道装，漫游河上，亦时往来于城市中，且好吟诗，每遇丛林古刹，则以粉笔留题，皆署名闲散道人。每题诗必有自负气，且涉及时务，时人多奇之。有环绕攀谈者，彼则指天画地，旁若无人。由是悠悠之口，皆叹为奇才。时雷正绾所发侦探，亦留意及之，尝向他问道："以君大才，何不为世用？"那道人答道："吾不能再用于世矣！果能用我者，其在雷正绾乎？"各人益奇之，以告雷正绾。那雷正绾听得，亦以为异，密令人抄其诗词一看，有杂感诗数首，雷正绾读之。诗道：

独倚青萍陋杞忧，谈兵纸上岂空谋。谁催良将资强敌，欲铸神奸首故侯。机已失时惟扼腕，才无用处且埋头。东风何事吹桃李？争与梅花妒似仇。

飘零无复见江乡，满眼旌旗衬夕阳。芳草有情依岸绿，残花无语对人黄。汉家崛起传三杰，晋祚潜移哭八王。却忆故园金粉地，苍茫荆棘满南荒。

地棘天荆寄此身，生还万里转伤神。乡关路隔家何在？兄弟音疏身自亲。扪虱曾谈天下事，卧龙原是草庐人。西山爽气秋高处，纵目苍凉感路尘。

草野犹怀救国忠，而今往事哭秋风。桓刘有意争雄长，韩岳终难立战功。沧海风涛沉草檄，关山霜雪转飞蓬。匆匆过眼皆陈迹，往日雄心付水中。

桑麻鸡犬万人家，谁识秋情感岁华？夜气暗藏三尺剑，边愁冷入半篱花。云开雁路天中见，木脱鸦声日暮哗。几度登楼王粲恨，依刘心事落清笳。

一年一度一中秋，月照天街色更幽。天象有星原北拱，人情如水竟东流。贾生痛哭非无策，屈子行吟尽是忧。寥落湖海增马齿，等闲又白少年头。

山中黄叶已萧森，招隐频年负客心。北海酒樽谁款客？南华经卷独追寻。乾坤象纬时时见，江海波涛处处深。莫怪东邻老杜甫，挑灯昨夜发狂吟。

余生犹幸寄书庵，自顾深知已不堪。芦雁归音回塞北，蓴鲈乡思到江南。虽无马角三更梦，已有猪肝一片贪。且染秋毫湿浓露，手编野史作清谈。

雷正琯见之，却道："此人必怀才未售，但是否为钱江，姑不必计。就其语气，亦象一二，姑且请见之，看其才略如何，然后计较。"于是奉委各员皆注意该道人。次日复遇之，为邀至雷正琯行台之内，雷正琯以礼相接，相与谈论时务。那道人口若悬河，对答如流，雷正琯许为奇才。并道："观君诗词，似从前曾建许多事业，想君当时必在洪军任事。吾固倾城以待足下，足下幸勿隐讳。"那道人听了，却笑道："公既知之，何待多言！"雷正琯大喜，待以殊礼，每事必询之而后行。惟那道人建言论事，则滔滔不竭；临事画策，却不中大肯。时雷正琯方办粮台，而捻党势炽，各路大兵顿聚陕、晋，各处粮运每虑不继，那道人一筹不展。雷正琯至是疑之，以其言有余而行不

足，知为该道人所欺。自言道："此非钱江，吾却误矣！"后来遂借事借口以杀之，以杀钱江报闻，此是后话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太平大将前军主将辅王杨辅清，自得洪秀全立为主将，以江、鄂一带，有李秀成、陈玉成等，可以支持大局。唯清军粮道，当时实靠闽、粤，若不先破福建，并下广州，终无以断清兵粮道，乃函商李秀成，愿以大军下闽、浙。时李秀成自抚定苏州之后，连与洋兵交战，直下清浦，复破洋兵，得洋枪二千余支，乃回军苏州。适清兵冯子材等，有复攻常州之说。秀成乃再回常州府，抚定各路，使由南京直至苏州，皆无梗阻。乃甫到常州，即接杨辅清来文：力陈由浙入闽之利。秀成亦念欲顾东南，须阻断清军粮道，方足使东南稳固，庶可以北伐也。遂赞成杨辅清之议，改令李世贤重顾浙江，兼应赣省，令黄文金顾赣，而以魏超成助之；并令陈宗胜重顾皖、赣之间，即准令杨辅清南下。

那杨辅清既接李秀成回文，亦以入闽为是，惟秀成回文之意，仍注意北伐，故并嘱杨辅清道："伐闽以断敌军粮道，自是要策。但鄙意仍重北伐，若既下福州之后，即留将驻守，宜速回军，以固天京根本可也。"杨辅清道："豪杰之士，所见略同，吾意决矣。"乃即报之洪秀全，将发兵而南。

广西一带，有陈金刚起事，欲附太平天国，乃致函于杨辅清道达意见。杨辅清道："此人正合用著也！"原来陈金刚部下，亦拥众万人，有部将江志、侯臣、戴郑金等，颇称敢战，故纵横于广东之肇庆、罗定、以迄广西，清兵屡疲于奔命。杨辅清因此以为陈金刚可用，并对左右道："两江清兵之粮，仰给于广东、福建；两湖清兵之粮，仰给于贵州、广西。今吾下闽省，以断清兵于两江运道；即以陈金刚牵制广西，亦

足断清兵于两湖运道，并足为翼王声援也。”乃奏知洪秀全，以王爵封陈金刚；并封江志、侯臣、戴郑金为列侯，令其分攻桂省去后，杨辅清摒挡各事，发兵六万，由宁国南下，先后陷徽州、淳安等处，复破严州、金华，所向披靡，远近震动，直趋处州。

时清廷以庆瑞为知兵，飞调庆瑞为闽浙总督，以拒杨辅清。那庆瑞探得杨辅清军势浩大，恐不能抵敌；乃六百里加紧求救于曾国藩。那时曾国藩自分兵十道，攻退黄文金、李世贤后，军势复振。及接庆瑞告急之报，即派总兵朱品隆、江长贵，各领兵七千人，分道往援庆瑞。此时庆瑞部下士卒二万人，连着旗兵共有二万余人，由福州过单阳，直抵温州，移向处州进发。沿途听得杨辅清领大军六万，将由浙南下，乃谓左右道："杨辅清在洪秀全军中，号为能将，自李秀成、陈玉成而下，彼即与李世贤齐名。其部下又能征惯战，且数倍于我。彼若先得处州，将乘势南下，那温州地方濒海，我军水势未备，难为犄角。不如先踞处州，方为上策。”随率人马趋处州；再一面催曾国藩发援应。

将抵处州，探得杨辅清本部，离处州城只有三四十里，瑞庆欲候曾国藩救兵到时，然后出战，是夜在城楼上从高北望，见杨辅清本部旌旗齐整，刁斗森严，不觉骇然。谓左右道："杨辅清人马何其众也！想不出明日来攻城矣！”次早传令军中，严密守御，不想自晚至暮，并不见杨辅清来攻城，庆瑞心中大疑。自忖道："杨辅清南下，应在急战；不来攻城，其中必有别谋。”正在疑虑，忽探马飞报：杨辅清现派兵四处查察小路，大营向西路，不知何意？庆瑞拍案道："杨辅清军中必无六万人马，不过虚张声势耳！吾方以大兵先扼处州，彼

即不敢越处州而过矣。今计曾国藩救兵非旬日可到，若被杨辅清借越小道，直达闽境，沿途号召，后患方长。今不可不战。待今夜再看情景如何，即准备战事可也。”及到夜分，果见杨辅清大营已移向西边，且计其灯火，亦不如前夜之众。庆瑞益决，言曰："吾几为杨辅清所赚。今观之，乃知其不攻处州，自有原因耳。”遂下令明日五更造饭，平明起兵。

时杨辅清自知人马多众，庆瑞必不敢遽出，将紧守城池，以待援兵。是终难入闽，乃独不攻城，惟寻觅小路，故作偷渡状，并将大兵分道，向山林埋伏，减少旌旗以诱庆瑞。徐探得庆瑞军中半守城里，半守城外，忽然并将城内各军，亦大多移出，营中颇有举动，杨辅清道："庆瑞将出兵矣！”便传令军中：如庆瑞兵到时，以伪败诱致之；若见中军大红旗高举，便是庆瑞中计，各路伏兵可一齐杀出。复飞令魏超成，由赣南拦入闽境，以扰庆瑞之后。分拨既定，亦于五更造饭，专候清兵。

不多时庆瑞已统大兵齐至，远望见杨辅清旗无多，益轻视之，促军直前，约离不得十里，清兵一齐发枪，向太平人马攻击。杨辅清亦督兵接战。庆瑞点数杨辅清军中，约不及二万人，遂于马军在前，步军在后，竭力猛战。自辰至午，杨辅清势似不敌；庆瑞左右指挥，并令如敌军一败，即猛力前进。说犹未了，已见杨辅清引军退，且战且退。庆瑞督兵追之。

原来西北一路，颇多山林，且林木丛杂，地亦崎岖，时杨辅清方率兵而走，后路人马，且约有千人，向清兵投降。庆瑞更无思疑，以马军直蹑杨辅清之后，约追二十里，地益难进，左右皆谏道："此处地势颇不便用兵，杨辅清恐非真败

也。”庆瑞道：“此地我不宜用兵，岂敌人独宜用兵乎？彼军且有降者，诈败必不如是也！”说罢仍主急追。忽听得四处鼓声大震，四至八达，山林之内，皆现出杨辅清旗号。庆瑞见了魂不附体，又惧军心惶乱，乃故意谓左右道：“八公山草木，恐非真兵也。杨辅清故作此以疑我耳。三军不要畏惧，只管向前，今夜定要斩杨辅清之首矣！”但庆瑞虽如此说，唯说时已手忙脚乱，左右皆为变色。虽庆瑞之言，亦只唯诺相应。时浙江参将张其光，方以本部隶于庆瑞军中，庆瑞用为中后军统领。张其光忽从后路策马而至，谓庆瑞道：“杨酋伏兵已现矣，新降之兵不下千人，尚恐非真降也！若为内应，吾军乱矣！宜早作区处。”庆瑞道：“此言亦是。但军中方惧中伏，吾唯设法稳住军心；若遽杀降兵，军心亦惧，必不可也。但密防之可矣。”张其光退后，庆瑞方寸已乱，漫无主裁。继思地势既险，退亦难艰，不如直进。乃传令从速进兵。但号令虽下，人马不前，庆瑞大怒，前锋副都统穆腾阿立杀数人，军士始勉强前进。忽然上游鼓声大震，尘头飞滚，杨辅清已率兵杀来。太平军前锋成大吉，率兵当先，直冲清军。庆瑞即令穆腾阿引马队接战。杨辅清将大红旗一举，复下令道：“庆瑞已中我计矣！当尽歼清兵，休令放走一人也。”太平兵得令，一齐奋勇，左右八道，伏兵亦尽行杀出。旗帜掩映，皆向清兵杀来，大呼不要走了庆瑞，清兵无不胆落。但见子弹如雨，硝烟蔽天，清兵大受损伤。后路新降之兵，又哗然自乱。张其光传令先杀降兵，奈清兵此时已互相逃窜，前路马队又望后而逃，自相践踏，清兵死伤不计其数。杨辅清大兵已漫山遍野而下。穆腾阿知不是路，率马队飞入中军，保著庆瑞望后而走了。管教：

一计成功，已见处州成血海；

两军会战，又教广信起风云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

破金陵归结太平国　编野史重题懊侬歌

话说杨辅清已困庆瑞，是时伏兵齐出，四方八面，皆是太平人马。相离或十里、八里，分道环攻，清兵皆呼天叫地。穆腾阿保著庆瑞，正望南而走，庆瑞传令以后军为前军，极力越围。此时清兵只顾逃窜，再无抵御之力。杨辅清人马分数路攻击，地方又崎岖，几逃无可逃，于是清兵大半愿降。穆腾阿与庆瑞不能顾得许多，惟策马落荒而走。时又近夜，军中辎重尽失，所有枪械抛弃原野，杨辅清大获胜仗。是时清兵已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计庆瑞所领二万余人，已死伤万余，降者数千人，都是焦头烂额，衣甲不完的各自逃命。杨辅清一面抚辑降兵，一面分道追赶庆瑞。

那庆瑞此时只有穆腾阿率引马队拥护而进，余外步兵又留存无几，心中又羞又愤。忽听得后面喊声又近，料知太平人马又复赶来，时已入夜，不辨方向，正不知向何处逃走。庆瑞心慌，不觉叹道："吾死于此矣！"言犹未已，已闻枪声响处，弹子纷纷打来。庆瑞手忙脚乱，早跌在马下，正在危急，忽得一支人马拥至，乃张其光兵也。庆瑞此时心中稍安，遂由张其光在前，穆腾阿在后，保著同走。并传令先奔处州府城。再走数十里，觉追兵已远，庆瑞方暂定了魂魄，取道将奔至处州城时，见居民纷纷逃走，庆瑞惊道："敌兵已得处州乎！"张其光道："吾军败时，为敌军所压，故越山绕道，以救

大人；若处州消息，概未可知也。”庆瑞好生惊疑。

时已抵处州城外。但见城门紧闭，城上旌旗整齐，庆瑞觅土人问之，原来处州府城，已为杨辅清人马所夺。盖杨辅清另分一队人马，伺庆瑞离城后，已间道先袭城池。庆瑞听得这点消息，又不知城内所存守兵，逃往何处？正自惊疑不定，忽然城上鼓声振地，似杀将来，庆瑞大惊，急取败残人马，望南再走。亦不敢逃回温州，只率人马，向云和龙泉而逃。杨辅清大捷之后，笑谓左右道：“吾此计只能瞒庆瑞耳！吾以大军南下，苟非兵力充足，岂敢遽下闽境？乃庆瑞不以为疑，其愚一也；军行最忌险道，若见地势掩映，敌情未悉，必不可穷追，乃庆瑞独不知之，其愚二也；彼若以大兵阻处州要道，以待曾军后援，吾兵断不易至此，今彼不出所计，是吾军得天助耳。庆瑞既败，处州已得，即曾军至，无能为矣。”说罢，传令分军为三：以一驻处州城内；一守处州城外；而分一路收取温州。待温州既定，然后会同入闽。

一面飞报魏超成，告以破了庆瑞，拔了处州，便一同南向，折入南境。时魏超成已由贵溪直趋弋阳，部下大兵二万余人，所过披靡，时接杨辅清文报，知道杨军大捷，遂悉锐进攻。是时清国总兵王健元，副将袁艮，各率兵五千，与魏超成抗战。奈魏超成乘胜之威，不能抵敌，清都司赖正修，引部下千余人，先降了魏超成。于是清兵尽溃。魏超成道：“吾军须速入闽境，与辅王相应。今清兵若败，必退保弋阳，以阻吾去路，又须大费时日矣。”遂分大军为两路：直蹑清兵之后，以攻弋阳。果然清将王健元、袁艮，欲退守弋阳县。惟太平人马已随后追至，清兵不能立足，魏超成乘势取了弋阳。清兵遗下器械粮草无算，皆为魏超成所得，魏

军大振。总兵王健元，副将袁良，即随保广信府。先是王健元、袁良驻守贵溪，自听得魏超成大军已经南下，已恐众寡不敌，即催曾国藩发兵来救。时曾国藩先得庆瑞催救文书，已令朱品隆、江长贵两总兵，先带大兵赴敌。随后又接得王健元、袁良告急书，遂更调萧启江带兵五千，往救弋阳一带。明知萧启江以五千之众，不是魏超成敌手，惟探得李世贤、黄文金两路大兵，又将入赣，故曾军亦不敢移动。萧启江承派之后，即对曾国藩道："闻魏超成大军将近三万人，号称五万。今以五千人马当之，恐难取胜。且王健元、袁良两军，又久不经战事，若不能得其助力，是同与俱败矣。"曾国藩踌躇半晌，乃道："敌军极狡，吾若多调人马赴援，恐本处兵力单薄，李世贤、黄文金又乘虚攻我矣。今唯有一计：令朱品隆、江长贵便宜行事；若处州未失，能破杨辅清，则移军而东，以助将军；若处州既失，杨辅清声势更盛，则朱品隆、江长贵往浙，亦属无用，即可移助将军矣。江西乃吾治地。设城池失守，干系非轻，吾亦当重顾根本也。今更拨张运兰领劲兵南下，以之助君，君亦可以放心也。但赣南危急，君当先行，吾即令张运兰随后至矣！"萧启江乃率军先行。曾国藩随令张运兰起兵援应。

唯是时张运兰方扎景德镇，听得曾国藩有令，遂亦抽调人马六千人起行。共计萧启江、张运兰两路，约万余人；朱品隆、江长贵两路，亦有万余。合四路人马，亦近三万，以此援应赣南，曾国藩亦觉心安。奈朱品隆、江长贵先往处州，不想领军赶至衢州府，已得处州失守，庆瑞大败之信，江长贵道："庆瑞久于用兵，既已求援，自应待援兵到时，然后开战；今彼如此，其败也宜矣！"朱品隆道："事已如此，吾等往亦

无用。”正说著已得曾国藩追到文书，遂移军回助赣南。江长贵道：“魏超成志在入闽，与杨辅清相应。由赣入闽之路，必经广信府，吾料王健元等，必不能保守贵溪。吾等不如先赴广信府为愈矣。”朱品隆甚听其计，乃率军望广信进发。

早有消息报到魏超成军中，魏超成乃与部诸将计议道：“曾军南来，其势必锐；且合四路之众，不易挡之。请问诸君计将安出？”翰王项大英，时为前部总先锋，即进道：“彼分四路而下，以为破我必矣！然朱品隆、江长贵两军，奔驰往返，纵横跋涉，其力疲矣！因而破之，势如反掌。今请分军为二：以一军压广信府，以防王健元与袁艮冲出；以一军拒萧启江。某愿以本部人马，为将军破朱品隆、江长贵，待朱、江二军既破之后，如此如此，则萧启江亦为吾所败矣。”魏超成一一从之。先令降将赖正修用计，一面听候项大英消息，然后行事。

时萧启江不知江长贵即能回军，以为朱、江两将与杨辅清相持，必费时日。自料孤军难抗魏超成，故一心待张运兰到时，方好求战。不意张运兰再离景德镇，即已染病，行程顿滞。萧启江又专待张运兰，因此观望不前，反至朱品隆、江长贵先到。那朱品隆以为魏超成之勇，不及杨辅清，而合张运兰、萧启江之众，实足以破魏超成而有余，遂奋勇赴敌。并谓江长贵道：“吾等奉派援浙，徒劳无功；今此行乃予吾二人以立功机会也，万不宜落后，以惹人笑也。”江长贵亦以为然。乃星驰电捲，由衢州回江山县，入江西玉山，直望广信北路拦截进发。时翰王项大英，知王健元、袁艮如惊弓之鸟，退守广信，必不敢出。乃以人马五千，压住广信来路，亲率劲旅万人，由弋阳起程，往迎朱品隆、江长贵。甫过了兴安北境，约十余里，已知道朱、江二军将到，遂直趋广信北路，

拦截朱、江二军。将人马分为五路：每路二千人，单候迎接。

安营甫定，清将朱品隆、江长贵已到，已见太平人马在前，朱品隆大惊道："岂魏超成已得广信乎？何以驻兵于此！"遂惊疑不定。惟远望见太平人马无多，又不是魏超成旗号，江长贵道："如魏超成已得广信，必将速入福建，以应杨辅清；何暇与我交战。今魏超成必为萧启江、张运兰所来，特兵于此以疑我耳。今宜速进，勿令敌军得以退去也！"于是朱、江两军齐发，忽然炮声震动，太平人马，各路已一齐出现。

原来太平将项大英所领的兵马，偃旗息鼓，清兵只见其中军齐发，故以为兵马无多，此时忽见项大英有五路人马，心中已怯。且远行疲乏，不便战斗，无如太平人马养精蓄锐，纷向清兵击来，清兵如何抵敌？还亏朱品隆、江长贵，平日久经战阵，仍能死力支持；无如军士疲倦，终难抵御。太平人马已纷扑进，清兵只望后而退。项大英率齐五路，一同追击，清兵死伤五六千人，戈甲抛弃遍野，降者亦二三千人，三停人马，失去二停，朱品隆、江长贵，引败残人马，退三十里屯扎。一面打听萧启江、张运兰消息，再作行止。

原来张运兰既因病阻，误了行程，及朱品隆、江长贵既败之后，萧启江始至贵溪。魏超成早依项大英之策，用计令降将都司赖正修，致函萧启江。那函中大意，却道："王健元、袁艮等，并未力战，即退保广信。"又道："自己所部千人，为敌将魏超成所困，致为所擒。今日投降，本非真心，遂请萧启江带兵来战，愿为内应"等语。此函写妥之后，即遣心腹哨弁，投至萧启江处。

原来赖正修，曾隶萧启江部下，平日深为萧启江所信；且与萧启江有同乡之谊。故萧启江得信之后，初犹半信半疑，

继思赖正修为同乡，又是旧部，未必相欺。且彼言王健元、袁艮之无用，亦系实情。乃回复赖正修：请其设法内应。魏超成谓赖正修道："若由足下设法，以诱致萧启江，吾恐萧启江不免生疑。不如请由萧启江定计，使令足下遵守，然后吾等因其计而用之，较为妥善也。"赖正修乃再飞函萧启江，并称自己无才，所恃者，皆得之部下千人，皆可信任耳。且此间敌将非王即公侯，吾自降后，尚无何职位；即偕降之千人，亦未有声明月饷若干，故旧部下人心依然愤恨。弟故决其可用。尊处不论授以何计，无不可遵命矣！萧启江接函后，心中更安。幕客王席珍进道："吾所难者两军相拒，而赖正修书信来往，如是其易，须防之耳。"萧启江道："彼降兵尚在部下，用人自易。且赖君多是湘人，其仍欲归吾者情也，又何疑乎？"遂不听王席珍之言。即密覆赖正修，约以是夜进战，著赖正修举火为号，乘机掩杀，俾里应外合，以破魏超成。计议已定，即密地打点出兵，并谓左右道："自来用兵以诈降赚敌，往往有之。惟赖正修之降敌，非其本心；且为吾同乡，其部下亦皆有乡情，此其可信者也！况非由彼定计以赚吾，乃使吾定计以使之遵守，尤不必多疑，破敌必矣。"随派人密告广信府城内，使王健元留袁艮守城，引兵出城相助。

不知魏超成早料萧启江，必令城内清兵杀出相应，乃分派小队四处巡察，以搜截萧启江交通消息。果然由军士拿到一人，在身上搜得文书，是萧启江著王健元由城内冲出相应的。魏超成大喜道："果不出吾所料也！"乃将原函毁了，立刻摹仿萧启江印信，另拟一函，选一精细心腹军士，穿了那清兵号衣，投函于王健元。直至城下，声称萧启江有机密函到。时城上守将见他只有一人到来，乃开城迎入，直呈函于

王健元。王健元折开一看，那函大意：却称今夜即破魏超成，惟探得敌将翰王项大英将绕东偷度崇安，直取福建之建阳，宜即引大兵南出，以扼崇安要道等语。王健元细看印信不错，坦然不疑。遂留少数人马守城，余外尽提大兵出发于崇安要道。

魏超成打听得城内清兵已经移动，乃一面令翰王项大英移得胜之兵，以三分之二，径袭广信府城；余外则扼阻朱品隆、江长贵来路。去后，即密令诸将准备迎战。并谓左右道：“若敌将张运兰已到，则吾军胜负尚未可知。今萧启江欲以孤军侥幸一战，不败何待！”说罢，即令诸军偃旗息鼓，以待敌军。清将萧启江所部分为三路：人衔枚，马勒口，一字儿逾山挨岭而进，即趋魏超成大营。远望见魏军营中灯火烛天，惟不见太平人马的动静，左右皆有些疑惑。萧启江道：“不入虎穴，安得虎子！”即率军扑近魏营，立传令放枪攻击。魏军故作惊惶之状。萧启江以为得手，下令军中，须望见魏军后军火光，方得前进。说犹未了，已见魏军后面突然火起，魏军复似更为惊扰，启江大喜，即令三军一齐追入，魏军即望后而走，且人无多。萧启江此时有些疑惑，自念此处，若为魏超成大营，其人马必不止此数；此时始不欲遽进，又不肯遽尔退回。正踌躇间，忽见前锋统领胡廷干驰至，报道都司赖正修已有军士来报，说称纵火之后，方欲杀出相应，今已为魏超成所围，请速往援救。萧启江听得，乃令诸军急进。忽然省悟道：“吾中计矣！”左右问其故？萧启江道：“敌军如真败，岂能再围赖正修？且深夜扰攘，两军仓皇，赖正修岂能使人到来求救耶？”说罢即令退兵。惟前军已进如潮涌，止之不得。忽然听得魏军连放号炮，只见四面八方，皆是魏超成人马，蜂拥

杀来，万枪齐发，弹子如雨点而下。萧启江见此情景，乃叹道："吾用兵多年，今乃为人所弄，悔不听王席珍之言，吾有何面目见人！"乃欲拔剑自刎，左右急为挽救，并道："胜败兵家常事。大丈夫当留身，以为国用也。"正在纷乱间，忽部将易艮干奔至，大呼道："敌近矣，速作逃计。"说着，即拥萧启江先逃。未几胡廷干亦奔到，乃共保萧启江急奔，回望后路，不觉叹道："为吾一人失机，以至陷此数千人，皆吾罪也。"正说着前面敌军已拦住去路。易艮干道："敌人料我必走贵溪，故以重兵阻此要道。今当望南杀出，再作区处。"于是望南而下，又折了些人马，方得杀出重围。萧启江谓左右道："剩此败残人马，纵出得重围，亦难立足！不如先走广信府城，以待援兵。"时只剩数百败残人马，绕道奔至广信府城。不料城上旌旗齐整，尽是魏超成旗号。萧启江大惊道："吾才调王健元，使由城内杀出相应，今不特不见杀出，城池反已失守耶？"说罢急即调转败残人马先行，暂居铅山。

那铅山本去崇安不远，至时始知王健元，已往守崇安。询悉原委，始知派人送书于王健元，中途亦为魏超成所截，遂改转函中语意，赚出王健元，并袭了府城。后得城内逃出的清兵报告：原来袁艮已死于城中。萧启江叹道："此行损兵折将，失城丧地，复有何面目回见曾国藩乎！"说时不觉垂泪。当即挥书到曾国藩处，报称失败情形，并自引咎请开差，暂行回籍。却可次日张运兰兵已到，便交张运兰料理军务；朱品隆、江长贵，亦引败兵回见曾国藩。

适湘抚骆秉章，自奉得总督四川之命，久未成行，此时以石达开将行入川，不得不往，乃打算起程，特向曾国藩借用人员，俾一同入川，助理军务。那曾国藩就令萧启江回

湘，由骆秉章差遣；并令萧启江所存人马，及王健元部下并交张运兰统带。又令张运兰察看赣南情形，再定行止。

唯是魏超成既下广信府，听得张运兰已到，自念须从速入闽，以应杨辅清，故不欲再与张运兰交战。惟尽取广信府所有辎重器械，即飞报杨辅清，尽统大军，弃了广信同向福建进发。那张运兰见魏超成已入闽境，自己只奉令来援赣南，并非奉令要往福建，且听得魏超成军势甚大，亦不宜追赶，只得报称收复广信，即引军回至曾国藩处缴令。

那曾国藩却谓诸将道："江、浙两省，全赖闽、粤。今杨辅清、魏超成连破我军，直进福建，于我粮道根本，最为阻碍，将以何策处之？"幕友郭意诚道："两年以来，自湖口一败，三河再败，直至桐城浦口之战，皆大挫军威；今又警报及于福建，若福建亦危，则粮道绝矣！以洪秀全久踞金陵，西拥东西梁山之固，以连安庆；东并常、苏之富，以通海道。我军处处受制，东南大局危矣！以某愚见，若与之求战，即徒得一胜，亦无济于事。观昔日洪秀全不能分兵入闽者，以京陵被向荣、和春、张国梁所扰也！今彼金陵稳固，不特可以分兵南往，且可以移兵北伐，故不如合谋金陵，以动其根本，方为上策。"曾国藩道："公言是也！今闻胜保军势复振，且新到吉林马队，并为一军，可以战矣。不如会商胜保，使下窥金陵，吾亦相机而进可也。"说罢即备文书，加紧告知胜保。

时胜保正驻凤阳。自浦口一败，军势尽挫，随即再招人马，复由吉林调到马队五千名，因此军力又复一振。正拟下趋安庆，以雪从前屡败之耻，忽接得曾国藩文书，要攻金陵。自恃年来用兵，迭为敌人所败，与昔年李秀成破向荣、王有龄、张国梁相似，若不动摇洪氏根本，必难复振。是进攻金

陵，亦是一策。但敌将陈玉成，方纵横皖省；而李世贤等又在赣浙牵制，曾国藩若不顾全皖、鄂一带，又恐陈玉成更为得势。原来湖北巡抚胡林翼，那时正丁母忧，清廷准假百日，使胡林翼治丧；而鲍超又值告假养病。因此湖北一路，只恃官文督率各将主持。那陈玉成以湖北无人，已大有再取武昌之势。故胜保一接曾国藩文书，颇费踌躇，乃与诸将计议。部将提督李曙堂道："陈玉成驻军皖南，常欲面撼武昌；今不敢遽进者，以吾大军在此，惧拊其背也。若我移军东趋金陵，彼必乘机入鄂，恐金陵未必即破，而武昌已陷矣。"部将戴天英道："陈玉成家小尽在安庆，故彼深顾安庆；我若攻金陵，玉成必不骤离安庆。而李秀成又东下苏州，与李鸿章相持，我此时若窥金陵，或可得志。若以湖北一路为忧，可即回覆曾国藩，使鲍超速起，力疾视师，屯湖北以图进取，以陈玉成平日本忌鲍超，如是即足以牵制陈玉成，湖北可以无事也。且曾国藩虽被李世贤牵制，然曾军部下诸将，能战者不少，亦可分军渡皖，为鲍超声援，此又何虑乎？"胜保道："此策极是，吾当从之。"时又听得陈玉成结合捻党苗沛霖，将会皖北；胜保乃调多隆阿一军，直入汴省，以攻捻党，并防陈玉成分军北上。一面知会德兴阿，并各路共攻金陵。

适德兴阿驻军淮南，乃定议德兴阿，由天长并绕六合而下；胜保却由定远绕滁州入江浦而来，皆向江宁进发。

且说太平天将李昭寿，自会合陈玉成，在浦口破了胜保、德兴阿之后，陈玉成却改令地官副丞相周胜业，代守六合；而以李昭寿移守滁州。原来李昭寿人极骁勇，无战不胜；唯是性情凶暴，最嗜杀戮。且自以屡有大功，每凌辱同僚，故同僚多恨之，绝少与之往来。当其领守六合以后，两败德兴

阿，又与陈玉成共破胜保；后守住滁州，亦屡挫清兵，复先后分援全椒、乌衣、小店、东西梁山，清兵皆不敢犯，故天京无西顾之忧。自以屡立大功，欲得封王位，并为主将，洪秀全乃商之陈玉成。陈玉成以其性情骄蹇，恐他兵权过重，难以节制，稍裁抑之，李昭寿每立战功，只有厚其赏赐，未尝进爵加权，李昭寿心颇怀恨；但念李秀成待之极厚，不忍违背，心中不免含恨，且时出怨言。除李秀成、陈玉成之外，罕有能调动之者。先后如谭绍洸、赖文鸿曾言于李秀成：皆称昭寿赋性凶险，小用之，则不为我用；大用之，又恐难制，宜以罪诛之，免为后患。惟秀成终怜其勇，故极意笼络之。

那一日适接松王陈得风，自天京发来军报，以地官丞相罗大纲身故，特调李昭寿往镇扬州；著李昭寿择员代守滁州一路。李昭寿见之大怒道："陈得风何人？俺李某岂肯为彼所调遣耶！"左右皆谏道："陈得风身居王位，坐镇天京，居中策调外将，固所宜也。"李昭寿道："此皆天王用人不明耳！国家分茅胙土，设爵位以待有功；我李昭寿汗马功劳，岂在陈得风下乎？今置英雄于无用之地，使懦夫竖子，皆得而调遣之，辱莫大焉。当吾守六合时，若以城降德兴阿，则当日金陵，不知竟归谁手！吾亦不至寥落至此矣。"言时怒形于色。乃回书陈得风：力称不能移动，反调陈得风往镇扬州。

陈得风得书亦大怒，竟不往镇扬州，一面奏知洪秀全，又报知忠、英二王，皆称李昭寿将反，不受调遣，宜设法防范。洪秀全以李秀成远在苏州，乃急令陈玉成处置昭寿。陈玉成道："昭寿悍将也！若果降敌，为患不浅矣！"乃急令李昭寿移军小池驿，扬言用以阻曾国藩北渡。李昭寿得令，本不敢抗陈玉成，惟其部将朱志元，私向李昭寿说道："陈玉成此

次调公，必非好意，大约得陈得风之言，防将军北窜，故调至小池驿，使易制将军。前日复陈得风之书，实为取祸之本也，将军危矣!”李昭寿听得，不胜惶惑，乃道:“吾亦不甘于此，只不忍负忠王耳！今号令交迫，将祸及其身，吾欲北投胜保如何?”朱志元道:“若此则将军自可保全。然轻往必为胜所辱，吾当为将军图之。”原来朱志元，亦欲降清国，以图富贵，只恨无路可通。至是乃密报胜保，愿劝李昭寿来降，并以滁州相献。

胜保素知李昭寿之勇，听得大喜，乃密复朱志元：许以重赏。并道:“昭寿猛将也！若允来降，吾事济矣。吾当以提镇之间位置之，决不相负。”朱志元乃回报昭寿道:“吾已得胜保欢迎将军矣！将军若自降他，必不见重；今胜保自求将军归降，优待将军必矣。”李昭寿乃深感朱志元，且道:“非君则吾危矣!”遂具书即呈胜保，使督兵来滁，愿以滁州奉献。胜保得书大喜道:“昭寿若来，则敌人失一良材，而吾军多一猛将矣。此机会不可失也!”遂引兵望滁州进发。昭寿接见胜保，立谈之下，相见恨晚。胜保专摺保奏昭寿为记名提督。从此李昭寿便变了大清头品大员了。人心思汉，天意佑清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太平天国，自金田起义到金陵定鼎，兵非不众，将非不多，无奈老天不佑，凭你一等好本领，总达不到北伐的目的：第一误了在东王；第二误了在安、福两王。总之一句，洪天王仁慈有余，刚断不足；今岁不伐，明年不征，坐使清廷购械筹饷，遣将派兵，把天京一困再困，弄到接末，覆国亡宗，烟消雾散。荡荡乾坤，依旧是大清世界，岂不可痛！那种痛史，在下也不忍逐细描摹，只得忍痛含泪，略述几句罢了。

诸君欲知其详，自有那专讲清朝事情的清史演义在。

闲言少叙，却说李昭寿降清之后，警报传到金陵，天王大惊，急召陈玉成问计。玉成道："昭寿反戈，必为天国大患；忠王北伐之计，怕不能行了。"天王叹息道："此孤之罪也！"从此天国声势，一天弱似一天；各地风云，一日紧是一日。翼王石达开，在四川为骆秉章所窘，弄倒个全军覆没。清将左宗棠，力攻杭州；李鸿章力攻苏、常一带；曾国藩的兄弟曾国荃，力攻金陵。天王听了安、福两王的话，把李秀成吊住在京，不肯放他离开一步。李秀成所画之策，都不听用，在围城里每日只做那唱赞美诗，祷告叩拜上帝这几桩事情，军国大事，一概不闻不问。秀成几回哭谏，天王总打着天话："我自有天父、天帝、天兄，耶稣派遣天兵十万，前来救我。"秀成白着急，奈何他不得！围城里粮食将绝，秀成奏告天王，天王坦然道："那有何妨！天父上帝，方赐我天粮百万，我的军民不会饿的。"孝经退贼，符咒却兵，真是从古到今从没有过的事。在天王肚子里边很明白，不过借着天说，安安各人心的，无非自喝姜汤自暖肚罢了。这日接到说苏州失守，谭绍洸殉难，天王知大事已去，无可挽回，遂背着人，悄悄服了点子毒药，呜呼哀哉，就此千秋万古！天王薨后没有几时，南京城就被曾国荃攻破，忠王李秀成等是闸中之虎，池内之龙，都被清兵活生生捉去，结果了性命，天国就此亡掉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曾国荃、李鸿章等，一个个封侯拜相，耀武扬威，做了清朝的中兴良佐，再造元勋，把已绝的胡运，又延续了三五十年寿命。后人题诗凭吊，摘之于下。其一道：

哀哀同种血痕鲜，人自功成国可怜。莫向金陵闲眺望，旧时明月冷如烟。

其二道：

楚歌声里霸图空，血染胡天烂熳红。煮豆燃箕谁管得？莫将成败论英雄。

其三道：

故国已无周正朔，阳秋犹记鲁元年。伤心怕看秦淮月，剩水残山总可怜。

其四道：

民众齐呼汉天子，欧人争说自由军。倘教北伐探巢穴，此是当年不世勋。

洪秀全演义

黄小配

·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　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　17.75印张 381,000字

1981年5月第1版　198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8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30　定价：1.38元

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30

定　　价：　1.38 元